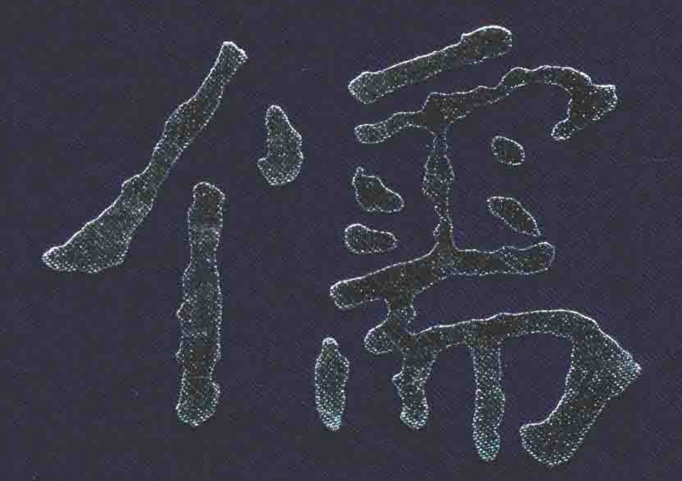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三五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三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1-11953-2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86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三五）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53-2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65印張　630千字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五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王玉德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五册

集部

攻媿先生文集

〔南宋〕樓鑰　撰

張麗娟　校點

目　録

二三五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五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七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一三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一五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九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二一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二二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二七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二九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三一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三一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四一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四二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三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四八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五二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五三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闕)……六〇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六九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七三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七四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七四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七六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八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八八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九〇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九五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九六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九九一

銘……九九一

贊……九九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一〇三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一〇五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〇六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 一〇八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 一一〇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一一二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闕)……一一八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一二三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一二四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一二六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一三〇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一八一六

校點説明

《攻媿先生文集》，南宋樓鑰撰。樓鑰（一一三七—一二一三），字大防，號攻媿主人，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南宋孝宗隆興元年（一一六三）進士，爲温州教授，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光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遷給事中。寧宗時爲吏部尚書，忤逆權臣韓侂胄，遭奪職告老歸鄉。韓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後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嘉定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

樓氏歷仕孝宗、光宗、寧宗三朝，位高名重，與當世名儒多所往來。又博極群書，文章淹雅，制誥奏議爲人所稱，光宗内禪詔書即出自其手。立朝有大節，持論堅正。朱熹以言事得罪補外，鑰上奏論朱熹不當去，稱「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又上奏乞留彭龜年，遭韓侂胄深恨，告老家居十數年。平生静專，惟酷嗜書，潛心經學，旁貫史傳、諸子、金石、小學等。《四庫全書總目》云：「蓋宋自南渡而後，士大夫多求勝於空言，而不甚究心於實學，鑰獨綜貫今古，折衷考較，凡所論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謂有本之文，不同浮議。」所著詩文，由其季子樓治集爲一百二十卷，按文體編排。卷一至十詩，卷十一至四十七表箋、狀劄、奏議、制誥文字，卷四十八以下記、序、題跋、墓銘等類。末二卷《北行日録》，爲乾道間樓氏隨舅父汪大猷出使金朝一路所記日記文字。

《直齋書録解題》、《宋史・藝文志》皆著録《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當即樓氏家刻本。宋以後直至清乾隆間，此集都未再重刻，除宋本外，僅以抄本流傳。宋刻《攻媿先生文集》傳世僅一部，爲清代藏書家徐乾學、曹寅遞藏之本，今藏北京大

學圖書館。存卷一至四，八至二十五，三十至三十七，四十一至七十六，八十至九十三，九十八至一百二十，并目録五卷。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全書避諱嚴謹，宋代帝后稱號及「主上」、「陛下」、「大宋」、「本朝」等字樣，皆前空一格以示尊崇。此外，今存數部明清抄本，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殘存二十三卷）、清初抄本、清抄本等，經調查，其内容皆不出今傳宋本範圍，宋本所缺的内容，抄本亦缺。有的抄本名爲全本，實際上是將宋本闕卷相鄰各卷的内容分拆開來，補足一百二十卷之數。這些抄本的情況説明，明清時期藏書家所能見到的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只有今存北大圖書館的這一部，而且此本在明代即已有殘缺。

清乾隆時編修《四庫全書》、《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收入樓鑰《攻媿集》，底本爲「兩淮鹽政採進本」。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記底本闕卷及《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攻媿集》實際情況看，所謂「兩淮鹽政採進本」，當亦出自今存北大圖書館的傳世唯一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其卷三十八至四十、卷七十七至七十九缺，《揚州平山堂記》缺「郡城堡寨」以下文字等情況，皆與今存宋本一致。不過，《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攻媿集》所據底本的傳抄時間較早，而宋本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續有散失，故《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攻媿集》也保存了部分今存宋本已缺失的内容。如宋本闕卷的卷五至七、卷二十六至二十九、卷九十四至九十七，及宋本他卷有少量缺葉之處，皆可據《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補足。需要注意的是，四庫館臣在編修《四庫全書》本《攻媿集》過程中，删削了原本中青詞、朱表、齋文、疏文等類篇章，對清廷違礙文字進行了大量删削改易，並將原本一百二十卷重編爲一百一十二卷，此外傳抄過程中形成的文字錯訛及後人妄改處比比皆是。民國間《四部叢刊》本據武英殿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據武英殿本排印並加點斷。今有浙江

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出版、顧大朋點校之《樓鑰集》。

此次校點整理，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樓氏家刻本《攻媿先生文集》爲底本，以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攻媿集》爲校本（簡稱「殿本」）。底本闕卷、缺葉處，以殿本補。底本、校本皆闕之篇目，據底本目録補入篇名，下注「闕」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攻媿集》與殿本編次、文字基本相同，今以爲參校本（簡稱「《四庫》本」）。整理過程中參考了《全宋詩》、《全宋文》及顧大朋點校本《樓鑰集》的成果，謹此致謝。

殿本、《四庫》本源自宋本，而傳刻過程中多有錯訛妄改之處，不過也有少量底本誤字而殿本、《四庫》本改正者。今於底本誤字，慎重改字出校；底本疑誤或校本有價值之異文，有選擇出校。宋本有避當朝帝諱改字處，如「貞觀」改「正觀」，「魏徵」改「魏證」等，爲保持底本原貌，不予回改，僅於首見處出校説明。

清光緒間翻刻殿本《攻媿集》附《攻媿集拾遺》一卷，收録殿本所缺樓文三篇。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從《全芳備祖》等書中輯出諸本所缺的樓詩六篇，陳新等編《全宋詩訂補》又增輯一篇。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文》從《宋宰輔編年録》等書中輯録樓文二十二篇（包括《攻媿集拾遺》所收篇目），其中《趙汝愚除右丞相制》等數篇，與宋本目録篇名相似，或即宋本殘失之文。據《全宋詩》、《全宋詩訂補》、《全宋文》所輯篇目，删除其中誤收詩一篇、重收文二篇，另加以新搜輯佚文五篇，各注依據並核對原始出處。編爲《補遺》一卷，附於全書之後。又胡建生《〈全宋詩〉10家補遺》（《蘭州學刊》二〇〇七年第一期）從《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中輯出樓詩一首《考功直舍窗前雙竹》，此篇亦諸本所缺，而與宋本卷七目録篇名相合，據以補入卷

七正文。

校點中或有不當之處，敬祈讀者方家批評指正。

校點者　張麗娟

攻媿先生樓公文集序

鄮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真德秀伏讀而嘆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閤門事，忠肅彭公力諫，改侂胄内祠，彭公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❶「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❷時侂胄之惡未著也。❸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虜棄盟，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内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説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雅，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它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册、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

❶「之云」，原殘，據殿本補。
❷「遠」，原殘，據殿本補。
❸「時」，原殘，據殿本補。

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有本者如是，非邪？公既齾五轄切。侂胄之鋒，退居却掃者十有四年。嘉定起爲内相，俄輔大政。向來儔輩凋喪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爲一代文宗。德秀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並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谿汪公彦章及公三人而已。❶念昔校藝南宫，白事東府，或清言竟日，或極論達旦，德秀退而書紳，終身誦之。其所以猶爲當世善人君子所與，而不遂爲塗人之歸者，公之教也。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德秀何敢辭！建安真德秀謹序。

❶「惟」，原殘，據殿本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攻媿齋

余以攻媿名齋，俞致翁惠書，謂若無媿可攻者。讀之悚然不敢當，以詩謝之。

聖賢不得見，道散固已久。學者多自賢，鮮肯事師友。顛冥聲利中，悔吝皆自取。動言無媿怍，未知果然否。寡過云未能，先聖欣善誘。凛凛孟氏言，幾希異禽獸。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簀，又在此段後。吾儕況小人，氣質素凡陋。以其所以養，孝道亦何有。勉前類水馬，立處秖如舊。儻復不自力，其末當愈謬。每思攻所媿，扁牓銘座右。三誦故人書，慙汗幾欲溜。夫豈爲戲言，知君於我厚。因之更加警，補過尚無咎。

謝湖山居士示和陶詩吴給事芾

淵明千載人，❶風節仰孤峭。豈惟辭督郵，蓮社不得召。❷書不求甚解，眼高得玄要。詩亦本無意，但寫胸中妙。❸齊梁紛衆

❶「淵」，原殘，據殿本補。
❷「得」，原殘，據殿本補。
❸「寫胸」，原殘，據殿本補。

作，嘈雜春禽叫。稚子候簷隙，文通劇搜紹。矯矯玉局翁，尚友謝浮漂。飽喫惠州飯，追和欲同調。湖山老居士，宏才盍廊廟。出入官五紀，懷歸自年少。屢賡歸來辭，吾行有先兆。老龍卧林壑，年高德彌卲。向來批敕手，甘心事耕釣。築室據仙居，泉石造深窔。亭榭望堂皇，蓬萊對圓嶠。涉園日成趣，遇客酒頻釂。巖巖鸞鶴姿，炯炯雙眸瞭。隳體黜聰明，坐忘樂遺照。西疇時告春，東皋快舒嘯。襟期古暗合，此事不容詔。盡和靖節詩，筆走追風驃。又如裴旻劍，騰空徑投鞘。人生嗜慾深，山林不供燒。何當從公游，翛然寧荷蓧。小子敢言詩，未免事華彯。西施難效顰，邯鄲恐貽笑。思欲焚舊藁，世味輕咀嚼。稍尋韋蘇州，旁引孟貞曜。絶去翰墨畦，毋鑿渾沌竅。尚或庶幾焉，未暇期速肖。

送袁和叔尉江陰

澄江少日曾經行，高城傍有長江横。君山特立江之汀，下瞰淮甸一掌平。申港引潮深無聲，萬頃灌注滋農耕。戰國今幾二千齡，黄歇此地猶垂名。舊以邑屬南蘭陵，疲於奔命吏失寧。今焉裂地爲專城，獨當一面行雙旌。井市雖小民厚生，❶四十萬緡輸賦征。舶商輻湊衆貨嬴，牒訴簡省官曹清。一邑負郭相依憑，守宰同僚齊弟兄。脉絡貫通易盡情，尉職無卑近編氓。坐閲是否真權衡，傍郡孔道困將迎。我乃静趣如郊坰，安輿並行人子榮。況有海錯供庖

❶ 「生」，原殘，據殿本補。

烹，河肫鰣鮝鮮不鯹。車螯蛤蠏均藜羹，❶詩書夫君傳家有典刑。父子知己人一經，詩書滿門不慙卿。豈羨漢士黃金籯，薦口久已徹帝京。九萬自此開鵬程，平生寒窗照短檠。興亡千古無遁形，妙年射策當彤庭。歸領後生爲主盟，友朋講習誠專精。世故多端須飽更，京口直下連滄溟。官府闊稀行旅驚，邊頭久無夕烽青。要在彈壓潢池兵，簿書期會勤經營。人物酬應審重輕，一言行之可終身。謹毋失己毋失人，贈人以言豈吾能。頗嘗於此三折肱，舉以送君君試聽。

登育王望海亭

瘦藤拄破山頭雲，山蹊盡處開危亭。平田萬頃際大海，海無所際空冥冥。乾端坤倪悉呈露，飛帆去鳥無遺形。蓬萊去人似不遠，指點水上三山青。❷褰裳濡足恐未免，儻有飈馭吾當乘。是中始覺宇宙大，眼力雖窮了無礙。雲夢八九不足吞，回視塵寰一何隘。曾聞芥子納須彌，漫説草庵含法界。看我振衣千仞岡，笑把豪端捲煙海。

林景思雪巢 憲❸

四時不皆雪，陸居本非巢。高人興寄遠，表此一把茅。吾非二祖可，夜立寒齊腰。吾非烏窠師，結廬真樹梢。❹白日照我心，不以見晛消。兩脚踏實地，風雨無漂

❶「螯」，原作「鰲」，據殿本改。
❷「山」，原殘，據殿本補。
❸「憲」，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❹「真」，殿本作「寘」。

摇。作詩窮益工，寒瘦逼島郊。落筆句驚人，不復尋推敲。客至不問誰，淡若君子交。直氣干霄上，下視鄙斗筲。富貴頃刻花，誰能等幻泡。附離如幕燕，自謂漆與膠。先生閲世熟，兀坐山城坳。春陽會有時，豈曰終繫匏。錫山寄雄文，凛然豎髮毛。我非敢言詩，爲君聊解嘲。

題龍眠畫騎射拖毬戲

緑楊幾枝插平沙，柔梢裊裊隨風斜。紅綃去地不及尺，錦袍壯士斫鬃射。横磨箭鋒滿分靶，一箭正截紅綃下。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繡毬飛碾最難射，十中三四稱爲優。元豐策士集英殿，金門應奉人方倦。日長因過衛士班，飛騎如雲人馬健。駕幸寶津知有日，窮景馳驅欣縱觀。龍眠胸中空萬馬，駭目洞心千萬變。❶追圖大概寫當時，至今想象如親見。静中似有叱咤聲，墨淡猶疑錦繡眩。閑窗撫卷三太息，五紀胡塵暗畿甸。安得士馬有如此，長驅爲決單于戰。

題羅春伯所藏脩禊序

東游登會稽，秖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不知處。閒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絶難遇。曾經耶律氊裹去，至今胡虜猶知慕。時將一二餽虜使，持歸往往快先覩。未知玉石真在否，要比江南終近古。他日縛取呼韓作編户，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論數。

❶「萬」，殿本作「百」。

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韻

誰歟住前谿，夜深以琴鳴。天高顥氣肅，月斜映疎星。橡林助蕭瑟，泉聲激琮琤。彈者人定佳，能使東野聽。東帶不立朝，遥夜甘空庭。龍眠發妙思，神交窮杳冥。不見彈琴人，畫出琴外聲。郊寒凛如對，作詩太瘦生。恨不從之游，撫卷空含情。

壽安撫伯父

東樓德澤流無窮，我公挺生慶所鍾。瓊枝玉樹瑩精彩，迥然不墮風塵中。少年慷慨吐虹氣，文詞元不減儕輩。胸中妙蘊經綸才，剸劇裁繁特餘事。曾從蓮幕試牛刀，舉城但識劉功曹。瀾飜薦口動天聽，一語便逾華衮褒。上方欲革嶺南弊，東才果得吴刺史。不妨一勺飲貪泉，清德泠泠今可紀。憑軾雍容安七閩，列郡合詞稱得人。從兹十載秉麾節，坐令萬里回陽春。洞庭風月瀟湘雨，君王無復憂南顧。抗章乞得半生閑，遥指家山賦歸去。廟堂未肯閑宏材，大開東閤需公來。朝隨召節赴天闕，夜馳使馹歸長淮。廣陵卧治要汲直，金節熒煌照熊軾。底用腰纏十萬錢，且看身享二千石。忽思鱸膾寒菰羹，拂衣欲遂鄉關情。視去西陽如脱屣，意色蕭然同鬬生。畫船重泛西湖上，水光山色都無恙。主人管領東風回，故園桃李倍清爽。六鼇背負三山歸，輪囷老檜蒼龍姿。了無塵俗敗人意，棐几長物皆瑰奇。横岸綸巾披鶴氅，神情直出羲皇上。塵事到頭曾不聞，

卧聽歌臺傳煖響。百花堂前手自栽，興來一盃復一盃。人生亦欲自適爾，富貴於我何爲哉。中春況屬懸弧旦，史君亭榭風光煖。東君預借一分春，不許芳菲作春殿。綺羅香深初肆筵，弟兄酬酢盃相傳。此時更復惜一醉，君從何處挤垂蓮。五侯貴盛德未美，簪纓不滿高陽里。何如清白傳家風，奕世青氈盡朱紫。燕居今喜相比鄰，其如四海須陶鈞。羽書鼎來在朝夕，何數羔鴈徒成群。芙蓉城中有仙宅，十洲三島環其側。此中樂不減商山，功成歸作茹芝客。

送伯舅汪運幹 大雅

人生自古悲別離，別離今日何足悲。試問今日行者誰，鄞江名族真男兒。虬鬚燕頷軀十圍，凛凛端有熊豹姿。毅然剛立不怒威，笑視鼠輩何脂韋。州縣小試囊中錐，政績今在衆口碑。姓名通籍黄金閨，便汎王儉紅蓮池。平時幕府多素尸，坐縻公粟遨以嬉。只今方當多事時，正要名士同驅馳。森森百萬虎與貔，荷戈分駐淮東西。兩淮千里雙使麾，幕中僚吏皆擢犀。惟公婉畫明蓍龜，辯如懸河不可隄。胸中武庫深難窺，決策固有堂上奇。朔風吹空黄草齊，正恐秋高胡馬肥。萬人相顧目睽睽，見公此去多腹非。公獨襆被行不疑，單車西去征馬嘶。平生氣概衝虹霓，恨無尺箠笞羌夷。方今天相中興期，黠虜戴頭來邊陲。願公速蹈功名機，匈奴不滅何家爲。出門千里何足辭，但願滿引金屈卮。

月夜汎舟姚江

秋暑不可能，幾思泛中川。晚來興有適，溪船偶及門。涼月纔上弦，平潮可黄昏。倚楫縱所如，卧看龍泉山。長虹跨空闊，過之凛生寒。坐穩興益佳，夜氣方漫漫。草蟲鳴東西，飛烏相與還。仰頭數明星，垂手摇碧瀾。坐客惜此景，不及携清樽。無酒要不惡，徜徉足幽歡。幽歡有何好，叩舷澹無言。

送王正言守永嘉 逨[1]

江頭潮生江月小，暝煙緑暗垂楊道。向來有客扁舟送史君，道傍不怕揶揄笑。一别三换歲，正喜情親得傾倒。吏民引頸望旌麾，空有離愁滿懷抱。史君讀殘萬卷書，古事今事俱了了。便應珥筆侍天陛，不然代言登鳳沼。瀛壖山水久寂寥，爲屈朱幡來坐嘯。帢幘峯高舊題詠，赤城所在經行飽。永嘉名郡太守尊，靈運後來詩絶少。改轅却向箇中去，更得江山助詩好。齋鈴静處定得句，不待池塘夢春草。去年海水上平地，大風駕浪從天杪。蒼生溅溅生魚頭，聚落隨波迹如掃。今年二麥連野秀，田家扶犁事秔稻。史君憂國眉不開，叱馭徑行仍及早。哀哉千里方更生，縣官租錢須户曉。縱民自恐上不足，誅取仍憐下無告。邦儲邦本孰輕重，肯使疲民困征擾。君不見巖巖千古陽道州，政拙催科自書考。

[1] 「逨」，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遊龍瑞宮

隔山望危石，老面凛如鐵。路回兩屏開，見此高嵽嵲。偉哉名公卿，峩冠會朝列。又如鼓迅霆，玄雲助擊烈。癡陰不作雨，空翠襲冰雪。野水不知源，遶徑幾萬折。子長真愛奇，萬里探禹穴。我家甬水東，扁舟輕入越。竊此半日閑，到處輒清絶。傳聞古洞天，瓊臺照金闕。神僊杳難問，一笑山石裂。相逢客路中，翻手數年別。勝地更躋攀，莫厭屐齒折。

三日不得過都泗堰

南朝何公棲禹穴，嘉遁悠然志高潔。一朝送人都泗埭，歸嘆此途於此絶。我亦何爲走塵埃，數年不記幾往來。船横三日不得度，愧想高風安在哉。

宿佛日山

平生臨平山，知誦藕花句。輕帆幾來往，山色澹如故。寧知千萬峯，中間著佳趣。蕭蕭蒼髯翁，爲指花城路。我來春正濃，天寒日將暮。雲深鍾唄鳴，自喜得勝具。緬懷玉局僊，老筆掃朝霧。玉槊儼相持，珠旒竟何所。惟餘渥洼水，蒼龍角牙露。人間翻覆手，烈日變煙雨。俗子眩炎涼，三四錯賦芋。道人笑視之，萬化隨所遇。深坐十笏地，一息了千慮。箇中誰得知，幽鳥背人去。

求仲抑招遊山歸途遇雨

竹輿遶湖濱，宿露尚厭浥。徑到玉岑下，坐久客始集。起穿靈石山，萬松介而立。梅天氣清潤，空翠行可挹。古藤幾百年，枝蔓兩山及。見説春暮時，花紫光熠熠。直疑老潛虬，初起夜來蟄。俯瞰歲寒泉，齒冷不敢吸。相將上龍泓，塵鞅謝羈馽。洞有靈獸居，臨深心岌岌。魚游明鏡中，巨浪無三級。寒苔載水去，萬頃潤原隰。濛濛山雨來，歸僕鳥飛急。野興殊未已，日昃不暇給。衝泥上湖船，雨陣遽奔襲。飄風將急點，回旋驚四入。中流益蕩兀，短蓬不當笠。停篙亦久之，怒勢不少戢。我徒方嘯歌，弗爲改豪習。但耻缾罍罄，莫問衣裳濕。

吴江舟中

阿連久矣共一被，小別愁生夜無寐。風帆將我上征途，回首江山忽千里。小舟橫卧吴江水，夢回依約蕭齋裹。五更漏急月黄昏，烏鵲一聲人未起。

讀范吏部三高祠堂記

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以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寓目滄浪獨惆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膾鱸魚，茶竈筆床歸

甫里。先生固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捉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

僊都獨峯

漢家武徹求神僊，方士搤掔多夸言。蓬萊隔海不可到，屬車方羊上橋山。傳聞黃帝久僊去，胡爲有石高巑岏。游談不經理欲屈，謾言此地藏衣冠。縉雲自是僊窟宅，萬壑千巖比如櫛。突然一石摩青雲，造化應勞巨靈擘。僊風吹墮碧蓮花，玉井半空人不識。望之不計幾千尺，八柱擎天此其一。伯夷制行高且孤，萬世猶能立懦夫。英魂凜凜今不死，化作此石山之隅。橫斜轍迹依然在，我亦何能窮古初。

靈壁道傍怪石

飽聞茲山産奇石，東南寶之如尺璧。誰知狼籍亂如麻，往往嵌空類鑱刻。長安東風萬歲山，搜抉珍怪窮人間。汴流一舸載數輩，徑上艮嶽增孱顔。當時巧匠斵山骨，寘之河干高突兀。干戈動地胡塵飛，坐使奇材成棄物。君不見黃金橫帶號神運，不數臺城拜三品。只今零落荒草中，萬古淒涼有遺恨。木人漂漂不如土，坐閲興亡知幾許。行人沉嘆馬不前，石雖不言恐能語。

括蒼溪漲

雨餘大溪觸山流，氣勢直欲凌沙洲。

浮梁中分斷螮蝀，流沫東去行蛟虬。人家嘈嘈避新漲，雲稼苒苒添平疇。漁翁輕生有如此，小艇横絶隨飛鷗。

石門洞

扁舟百里蓮城回，青山中斷立兩崖。清都虎豹隱不見，但見閶闔排雲開。峯回失喜大飛瀑，聲震萬壑驚春雷。掀髯目極九霄外，玉虹千丈飛空來。一冬青女靳天雪，不知聚此山之隈。傳聞神龍卧其上，寶藏擊碎真瓊瑰。胸中先自無塵埃，到此更覺心崔嵬。天風爲我噀空翠，春水瀉入騷人懷。謫僊曾來寫勝句，劉郎又爲開天台。我慙筆無挽牛力，醉墨滿壁誰爲裁。或言龍湫更奇絶，鴈山高處深雲埋。我方携笻往尋訪，未知比此何如哉。

大龍湫

北上太行東禹穴，鴈蕩山中最奇絶。龍湫一派天下無，萬口贊揚同一舌。行行路入兩山間，踏碎苔痕屐將折。山窮路斷脚力盡，始見銀河落雙闕。矩羅宴坐看不厭，騷人弄詞困搜抉。謝公千載有遺恨，李杜復生吟不徹。我遊石門稱勝地，未信此湫真卓越。一來氣象大不侔，石屏倚天驚鬼設。飛泉直自天際來，來處益高聲益烈。從他倒瀉三峽流，到此誰能定優劣。鴈山佳趣得要領，一日盡游神悪褻。驪龍高卧喚不應，自媿筆端無電掣。輪囷蕭索湍不怒，非霧非煙亦非雪。我聞涷雨初霽時，噴擊生風散空闊。更期雨後再來看，净洗一生煩惱熱。

連雲亭望海中諸山

鴈山本在雲海中，波濤千古相撞舂。是誰泥沙洗盡見山骨，巖壑所在皆玲瓏。至今往往有遺迹，相傳渺漭何能窮。我乘單車來自東，佳處千數一覽空。晚登四十九盤頂，曠望巨海煙濛濛。群山錯立不知幾，朝日照耀天霞紅。是間瑰奇定多有，鯨波掩蔽深莫通。我無太真燬犀法，安得一闖馮夷宫。會聞滄海變成陸，却與鴈山争長雄。

寄題張法曹瞻雲軒

張侯名軒意可知，如登太行看雲移。我雖未得登軒墀，不鄙要我巴人詞。爾時膝下遨以嬉，欲斵數語語不隨。娱侍東嘉樂無涯，官舍偪仄親不怡。安輿相將甬水湄，日日東望勞支頤。官事有程不得違，欲去故拜親下聊信眉。秋風得檄欣星馳，歸國行遲遲。重來橘柚黄金垂，霜著新蟹雙螯肥。海魚甘鮮一尺圍，欲奉色養舂爲期。人間瞻雲之思今同之，慨然落筆成新詩。人間至樂在庭闈，何用自縛微官爲。君方欲解左顧龜，我亦日思投檄歸。相望百里俱萊衣，從他天外閑雲飛。

次韻翁處度同遊北山

兩夫持鎌行我先，巧尋徑路其智專。我扶枯藤衣短後，意氣已出層峯巔。何郎飽叔飽經歷，勝處一一手自編。我携舊記訪陳迹，正恐急景不得延。當年共登青雲

梯，今日邀我爲擊鮮。始觀神龜闖清泚，上有石壁來飛泉。隱清遺基平可坐，下顧亂石如磨鋋。懸崖雙瀑灑空雪，來自一握孤雲天。却從下流泝深險，崎嶇直到清潭邊。朝陽射光破幽閟，斷虹上下遮潺湲。傳聞高山更高處，雅有行路從西偏。同行無乃深好事，盃酒自犒脚力全。誅鋤荆棘窮鳥道，欲進不得意愈堅。旋呼僮僕累危石，笑採野菊聊盤旋。捫蘿騰身上苔磴，往往歡呼争著鞭。側行危步汗浹背，石角或使衣裳褰。少焉身在雙瀑上，又見高派衝泓淵。自笑泉石成膏肓，愛賞不減蟻慕羶。巉巖數峯巧遮護，妙處二老初無傳。脱迹塵埃到此地，便覺神思飄飄然。回首江南塵一聚，城郭歷歷眼欲穿。相期更看水流處，步履未倦夸輕翾。一上千尺窮山椒，碧澗靡迤流蒼煙。尋源不能且忘返，石猊巍踞驚神鐫。退求歸徑惘難問，藤蘿所在相縈纏。我方踟躕風煙表，披披衣袂身欲僊。晚歸招提各痛飲，讀盡屋壁長短篇。截筒環山筧清駛，竅出珠穗心亦憐。棋枰相與論瓜葛，横琴不妨揮五絃。人生易老費扶掖，勝具大率須少年。伊余歷聘佳山水，愛奇切慕太史遷。明年炎暑襲故步，與君共枕清流眠。

遊白石巖

我遊僊都觀獨峯，轍迹雖在車不通。鼎湖望極幾怊悵，悵無羽翮凌天風。茲來樂成望白石，玉甑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聃裔，鑿開洞府遺僊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躋攀伴我惟枯筇。縈回約略三十里，踏遍萬疊高巃嵸。斷崖泠泠落殘雨，雙石凛

凛亭孤松。却從山椒下谷口，石欄屈曲遮碧樓。頗疑山高氣凝凛，古來積雪今未融。是誰玉斧妙鐫斲，僊洞雙闢驚神工。巖深白日尚幽閟，别有石竅開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泚，苔鏬涓滴聲冬瓏。奮身更與上虚閣，海山錯立煙濛濛。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摇落當玄冬，長嘯一覽萬象空。解衣寄宿且過寮，魂夢亦墮冰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蠟炬百萬燒天紅。眼高不數鴈蕩雄，行田下笑康樂公。未能辟穀追僊翁，頗亦有意棲琳宮。三山不覺去人遠，安期羨門宜相從。驂鸞駕鶴太多事，但欲御氣遊無窮。

約諸公再遊龍湫

昨暮與君上龍湫，天久不雨無湍流。嘯呼拊掌喚不應，悵望頗亦令人愁。夜來雷皷驚龍起，溪聲已覺亂人耳。莫辭重訪尊者居，坐看倒翻三峽水。

送劉仲起主簿興祖❶

劉郎鸞棲海瀕邑，不減向來人姓習。❷凛然軀幹即之温，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笑甘醴，御吏以嚴無束濕。公餘黄卷頻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永嘉素多君子僚，休沐新盟有清集。伯倫忽去誰鯨吸，欲挽不留情悒悒。君年方盛才有餘，逸驥寧容在羈馽。期君速蹈功名機，塞草連雲朔風急。

❶「興祖」，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❷「姓」，殿本作「性」。

王侍御壽詩

史君威名聞四方，南床凛凛凝秋霜。頗聞史君和氣到甌越，幕府初開夜飛雪。黄堂洗印此雪仍歲無，定知來隨御史車。明年豐登日可未多日，慶朝況此當懸弧。遲明賀版擁譙門，試數，父老兒童争起舞。史君風度神僊人，相門出拾歡謡作詩語。妙齡兩科談笑得，晚趨嚴召依相寧非真。臺端敢言姦聽聳，至今讜論時傳誦。風雲。却尋春草池塘夢。人傳踏遍巫山十二峯，我知威愛元兼行。蒼髯如戟史君稜稜，惠養自有循良稱。高牙入境紛進面如鐵，賓屬庭趍公磬折。民生共喜愛日温，吏謁，獨畏春冰裂。向來夔州妙籌邊，夷蠻落行皇靈宣。還朝奏課居第一，夜半帝席爲瞻之前。東嘉今爲股肱郡，小試望之三輔近。會循故事入三公，致君要使登堯舜。東風未動春先回，梅花照眼歌筵開。吏民合詞頌難老，一笑千里傳銀盃。佳兒恂恂授衣鉢，玉樹芝蘭俱秀發。江南世胄比長淮，更看雲來萃簪笏。平生知己今上天，敢復坐嘆寒無氊。巴言未足贊公壽，載誦峻極崧高篇。

鮑清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坐客次韻

鮑侯年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富耕穫。胸中涵養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慙門巷非尺五，字欲問奇誰與榷。開樽竹院望同醉，遮眼腦脂何太虐。團圞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雅歌了無恨，秪恨車公一前却。海棠春深照眼明，風物融融悟非昨。從教雨洗烟脂淡，小摘何妨供

把握。夜闌燒燭照春睡，靚粧如在結綺閣。墻頭西望爛蜀錦，嫣然一笑無聲樂。飛紅點地綉作茵，正須席地天爲幕。要知富貴出天姿，艶杏夭桃何足録。主人小築真好事，肯學區區專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笑君大似羊公鶴。雨餘珠淚色慘悽，一顧正嫌無佰樂。忽驚新詩來叩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中傳觀字欲漫，我竪降幡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脚。指摩病目不應遲，及此紅英半零落。枝頭尚有未開花，縱已離披亦何惡。知君既負西岑游，可使一春終落寞。會須來此共賦之，正要重聞誦新作。

贈光孝益老

光孝長老師益，蘇魏公諸孫，兄延壽，爲台州判官。别四十餘年，一見歡甚。林吏部有詩，次韻。

鴒原鴻鴈行，此理懸諸天。萬事可變滅，天性難推遷。顯菴幼出家，潔飢同玄蟬。一鉢寄西東，悠悠經幾年。外慕等浮雲，百念灰無煙。難兄忽相逢，觸動歡喜緣。光陰信可惜，征袂何翩翩。叱胥掩簿領，來同妙峯禪。刺刺道家世，客淚如迸泉。玉堂與黄閣，衣鉢親相傳。游宦非爲貧，不敢替所先。老師雖宴坐，至情豈唐捐。此會非偶爾，絶倒秋風前。手持詩卷來，謂予得無言。曉以天性語，人生要有原。嗟哉僞日薄，萁豆本同根。一旦成仇敵，釜中急相煎。寧知有佳人，芳草夢阿連。相見無幾時，瞥如魚躍淵。固知出世法，惜别詎不然。又當作大觀，勿爲愛網牽。千山元不隔，毋庸對床眠。

送王道州

九疑之南爲春陵，瀟水清駛山爲城。郡齋正據山直上，一覽萬家無遺形。家君頃年入蓮幕，我不得往空馳情。先生分符此中去，心旌摇颺隨雙旌。先生平生飽文學，身上著作承明庭。奥篇隱帙辨如響，一時自許文章鳴。高詞坐奪造化巧，凛凛韶濩聲鏘鏗。把麾江海非無意，親扶版輿賦南征。頗聞楚俗未蘇息，糟糠不厭嗟疲氓。正資儒術飾吏事，拔去强薤摩孩嬰。政成環召事未晚，天子日夜開延英。風流千古三刺史，往繼聱叟陽先生。毋庸自書追科考，但願寄我春陵行。

哭王知幾墓

知幾少也爽，萬事笑談了。自謂頗寡合，見我輒傾倒。百年能幾見，一别迹如掃。父子俱埋壁，烏乎何其早。向來論文酒，和淚傾宿草。此意誰復知，痛歎令人老。

仲舅尚書生朝

去年生朝燕稽山，館舍朗朗屋百間。紅裙合樂飲徹旦，坐上衆客皆酡顔。今年生朝半歸路，竹輿蕭蕭曉衝雨。回頭風景非去年，當時賓客今何處。仕已喜愠曾何分，適齋未減楚子文。鼻閒栩栩固自若，世情物態徒紛紛。平生知足志閑退，歸老鄉關了無悔。但欲年年醉西風，坐閲人間百

千歲。人閒萬事日不同，尚書人望方顒顒。明年舉酒拜公壽，安知不在槐庭中。

送鄭惠叔司封江西提舉

君名切斗魁，步武上霄極。蓬萊群玉府，圖書照奎壁。郎官應列宿，寖覺象緯逼。胡爲作使星，炯炯向江國。仰奉鶴髮親，版輿映萊服。昔日紅蓮池，帥垣資婉畫。方將散餘潤，連城被膏澤。官摧與民豀，豐儉煩振糴。小試活國手，疲甿賴休息。便歸侍玉皇，拱立香案側。富貴殊未已，行行上鑾掖。君其妙演綸，三能看齊色。

次韻胡元用末利花

殘暑未盡秋欲來，玉刻萬葉瓊英開。孤標雅韻一枝足，江上紫翠空成堆。素娥長與明月約，青女細把輕綃裁。主人好事趂時買，買寘此地真宜哉。墻間閑地方丈所，幾年累甓裝層臺。春花秋卉紛互發，胡葵芍藥參徘徊。眼明忽見此奇絶，弟畜素馨兄事梅。夜深飛香性幽獨，未許蜂蝶來相陪。糖罌封餘有閩土，會須掃取添花栽。吾聞閩山千萬本，人或視此齊蒿萊。何如航海上天闕，玉色照映瑠璃杯。新涼徙倚看不足，坐見日影欹庭槐。

同官登勑局小樓觀雪

去年歲豐登，雨暘應時須。所欠惟一雪，祈禳遍精廬。晚亦粗飄瞥，六花舞空虛。雲氣不待族，風伯隨驅除。淺春寒尚深，忽見雲模糊。撒鹽壓衡茅，晨興粟生

膚。隨班上原廟，恍若登蓬壺。岧嶤宮殿深，朱扉黄金鋪。百神衛靈居，半天散瓊琚。又疑守護嚴，寶網絡明珠。參差鵷鷺行，簪笏皆沾濡。退歸冷局中，窗間竹扶疎。爲思此絶景，往往終年無。不應憚凌寒，閉門守紅爐。爲君登危樓，深盃泛醍酥。崔嵬瞻吴山，莽蒼望西湖。瓊枝宿飢鷹，玉街走韓盧。酒興萬里遠，容我歌且呼。坐欲斲五言，所媿李與蘇。君與工屬聯，灞橋去騎驢。

久不作詩喜仲兄遷鄰居因成長句

宦游各天涯，皇州今鴈行。官居半里所，相過復相望。西鄰得老屋，往來連户窗。水竹占幽勝，風雨對一床。十年短檠燈，今夜分餘光。兒曹亦可樂，洛誦聲洋洋。天邊有白雲，隨風正飛揚。相期奉旨甘，萊衣戲親傍。軒冕皆儻來，此意可暫忘。詩成喜可知，且復釂此觴。

送林宗丞浙東議幕 劭

先生風骨天與清，孤松野鶴何瘦生。胸中落落笥五經，大篇短章筆縱横。壯年文場諸老驚，俯仰世故雙鬢星。萬事不理詩自鳴，笑視軒冕秋豪輕。市者争利朝争名，著脚往往遭譏評。先生四五官神京，又復歸去鴻冥冥。臺家急賢理不應，況復寮舊離觴傾。先生自喜得此行，禄粟可已啼號聲。秦望之山高且平，卧龍横亘環州城。鏡湖千頃波不興，晉宋遺迹多豪英。議幕了無塵務縈，撫物吊古皆關情。我亦久矣懷滄溟，旦夕欲乘緹油屏。相望縱復三數

程，詩筒尚得尋前盟。

臨海縣治琴堂

子賤彈琴真是琴，我今無弦知琴心。使我不得琴中趣，弦以脩綆誰知音。才術高低不自由，單父二子心則侔。後人不得彈琴暇，勿以戴星爲可羞。

送石應之司户歸剡以室邇人遠爲韻

捷徑指終南，索價譏少室。窮達豈無命，踏地胡不實。之人吏海隅，所吐百未一。夷塗澹無營，君其有終吉。

年來嘆離群，磨琢殆無幾。資凡學益落，駑駘費尺箠。羨君富春秋，發軔方自邇。驊騮更著鞭，洗眼日千里。

南明千古秀，慶源久益新。剡溪照人清，況復屈斯人。摻袪不容留，椒觴思拜親。他年風雪中，扁舟儻知津。

平生貪賢心，山川恨悠緬。寧知日相見，懷抱竟不展。樽酒了無暇，離情果深淺。室邇猶許踈，況今乃真遠。

送王仲矜倅興元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蜀山天險固自若，視難爲易在人爾。王尊真有四方志，叱馭徑行了無累。早登岷峨仕陰城，談笑動行千萬里。漢中由來説鷄肋，意謂弃之爲可惜。君今此去良似之，更欲遠遊尋故迹。漢都南鄭啓炎圖，秦置石牛山徑闢。淮陰拜將餘高臺，武侯葬處空松栢。大笑出門何慨慷，天涯離愁各

盡觴。荷君走馬却送我，李侯參語夜未央。君方往蹈功名機，何止別駕歌王祥。先正九年遺愛在，更携故笏訪甘棠。仲矜象簡，乃參政入蜀時所用。

巾　山

兩鼇贔屭隨西行，勢欲吸盡西江清。是誰繚以千丈城，欲去不去豈不靈。化爲青山鎮東溟，首冠窣堵雙峥嶸。安輿從東喜逢迎，笑指鼇背同來登。春殘雨足緑陰成，山鳥相和聲咿嚶。自從半山經小亭，仰望巨石扶軒楹。千山萬山擁翠屏，陰霾掃静纖雲興。翠微下有長江橫，衮衮不盡千古情。廣軒俯瞰萬瓦平，佳處歷歷堪指名。雪蓬蹙雲連曲肱，蜂房蟻垤棲殘僧。扶欄更上三兩層，一覽物象無遺形。徙倚未厭茗椀傾，長嘯兩腋清風生。親顔甚怡輪爲停，我亦色笑喜不勝。願我雙親俱遐齡，方瞳鍊顔華髮星，如此兩峰相對青。

沿檄柯山歸別張特秀

我昔志學年，侍親宦西安。弟兄游庠校，見君平生歡。君才獨穎出，逸駕不可攀。夜窗共檠燈，春遊合盃盤。虚堂卧雪嶺，傑閣橫雲山。爛柯上危磴，烏巨沿溪灣。是時氣相高，辯論俱瀾翻。一別二十年，天街見峩冠。殿廬看決科，藍袍立清班。黄牒墨猶濕，大弨力能彎。爾來又五載，短書能幾番。玆焉捧檄來，吏牘方拏煩。室邇歎人遠，一朝脱籠樊。滿意縱劇談，痛飲到夜闌。十步九太行，此事亦孔艱。進哭老先生，畫圖慘青綸。特顯顧何

爲，一昔成大還。回思我伯氏，人琴有餘嘆。感今念疇昔，相與涕淚潸。故人悵無幾，恍如春夢殘。有酒不得飲，有琴不成彈。復歸坐冷屋，使我凋朱顔。我歸不可遲，倚門夢連環。君言欲春粮，伴我行路難。欲去不得去，僧坊話閒關。年各幾半百，後會鬢亦斑。何處更有詩，此心匪石頑。群憂發孤笑，屬聯不當慳。氣岸有如君，著身簿尉閒。鹽車勿長鳴，會當上天閑。摻袪不忍别，雨聲爲潺潺。君有門户責，慇懃願加餐。

次韻沈史君懷浮岡梅花

玉人迥立山谷裏，不有使君誰與憐。毋庸高牙煞風景，爲著佳句增孤妍。寒溪照影謾千樹，横笛吹殘又一年。傳聞年後更多在，便思躍馬趨平川。

送王木叔推官分韻得錦字

王郎天下士，中和自生禀。澹然初無營，見者輒歛衽。幕中資婉畫，處事極精審。與人如恐傷，律己淵冰懔。深恐馬駭輿，要使鴞食葚。一寸憂國心，幾年不甘寢。此意大未酬，退静若已甚。使之行所學，庶幾人奠枕。向來孰間之，未免斯立噤。川泳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章極推轂，分韻句裁錦。風流有如許，不復嘆踔踸。如君豈蓬蒿，人物妙流品。不應奉香火，爲養謀禄廪。與君幸瓜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别，行道情苒荏。紅蓮色何似，翠栢風逾凛。願君踈蘗裏，一意護茵餁。棄鼎竇康瓠，浮名如拾瀋。行矣無多言，臨岐且劇飲。

彭子復臨海縣齋

乾道癸巳冬，此邦我經行。鬱攸氣未殄，千家真赤城。來訪臨海令，瓦礫紛縱橫。翹然三尺高，問是戒石銘。徘徊重太息，更聞愁歎聲。試詢來者誰，共言令姓彭。我時語傍人，此邑其將興。迨予來贅倅，客館方暫停。夜聞蕭鼓沸，聽事先落成。起望輪奂美，壯觀聳連甍。百堵日以作，斧斤喜丁丁。層樓庋勑書，兩廡環中庭。久乃遊其間，宏大使我驚。位置既深穩，斵削仍攻精。田里不知役，纖粟無輸征。安得屋朗朗，突兀有寧馨。退食不苟處，扁榜皆佳名。中虚物自照，政平由心平。穉栢已可悦，況有賢弟兄。小亭真吏隱，縣擁高山青。琴堂雖增舊，此意宜細評。智調天下理，夸言笑後生。大弦可以急，小弦恐弗勝。舉意屬俄頃，立欲如所營。手足民無措，吏姦益相乘。不如踈節目，示以信與誠。施行有次第，幽遠無隱情。上下始相應，温和亮以清。子賤意不傳，僅許勝戴星。彭令蓋得此，所以千里稱。此非以政學，淵源甚分明。行矣解印去，衆心已先傾。太守薦之朝，一鶚飛青冥。傍無蚍蜉援，日夜思歸耕。我無薦賢柄，直書氣填膺。安得採詩官，取以徹明廷。

送虞仲房赴潼川漕

我來丹丘乘貳車，送客往往萬里餘。盛山使君別寖久，漢中郡丞新寄書。公指四明喜鄰境，典午何知成畫餅。揚旌忽作梓潼行，去路六千抑何迥。餘杭名家多俊

奇，君於輩行尤白眉。雍容晉韻足夷曠，百家到手無停披。向來郎曹天咫尺，引身閩山接商舶。賈胡嘆仰清節高，霧中親見越王石。此行叱馭不作難，手遮西日又長安。長安日近公應住，未放使星臨蜀山。不然一行亦不惡，潼川應如錦城樂。鄧侯功名凛如在，拾遺風采今猶昨。流馬木牛諸葛公，飛輓正欲修前功。蜀民險遠日凋瘵，摩撫要令畿甸同。況公五絶追鼻祖，隸古真有兩漢風。歸來富貴固未晚，爲傳此學川西東。

奉口遇雨

七月欲盡八月初，天久不雨暑未徂。下田焦卷上田槁，愁歎不止田間夫。嘔啞水車日夜響，漕河揚塵成坦途。喜見此溪深且廣，玄雲忽起西北隅。林間槭槭水漚起，兩岸人物歡欲呼。未聞霶霈潤龜拆，且使萬物聊沾濡。船窗飄灑踈蓬漏，客意自適涼襟裾。引身東望雲氣薄，未知帝城有此無。傳聞今日方奏告，便有響應來斯須。人家百萬苦炎熇，君王齋禱幾月餘。君王齋禱幾月餘，雲師雨師其疾驅。

游天台石橋

兩龍争欲赴深壑，觸破山骨成脩梁。滔滔共出一門去，凛凛直落千丈强。初疑鞭石跨滄海，絶勝乘鵲横銀潢。要須高躡前峰過，往叩山中真寶坊。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史少師賜第賞芍藥分韻得木字

帝城有僊山，雙徑森萬玉。洞户入深窈，突兀見華屋。相君領衆客，紅藥想芬馥。霜刀妙裁剪，烟脂點冰縠。枝弱不勝花，翠葉共斜矗。向來争春風，桃李媿麤俗。百卉紛何在，庭樹擁新緑。此花丈人行，儼立見幽獨。相君戴花笑，和氣俱可掬。人言此花勝，相君意傾屬。誰知心廣大，何物不蒙福。豈以庭中花，而肯棄凡木。君看擇勝具，所在可追逐。自言居閑時，情話會親族。一花有可觀，爛賞費銀燭。此心何揀擇，寓意本無欲。以此宰天下，以此鎮藩服。兒童與走卒，人人歌相國。有能達此觀，春風四時足。

送錢伯同寺丞守嚴陵

嚴陵錢使君丐外得請，外府同僚相與飲餞于錢塘之津，某病疹，弗得預。方得請之初，某嘆曰：去年送君來，今年送君歸。使君笑曰：此即送行詩也。卧病枕上口占。

去年送君來，今年送君歸。君善全去就，我獨念别離。君是忠孝家，襲紫傳金龜。門户二百年，所寄在一夔。少年便老

蒼，況今更險夷。不獨妙言語，理窟深莫窺。健筆照手澤，典刑從可知。向來御祥琴，欲把江海麾。促召歸舊班，退食方委蛇。世事等飄瓦，人情嘆燃萁。向非渾金質，百煉豈不衰。浩然賦歸歟，潔身而去之。爲僚曾未幾，棄我忽若遺。君既棄我去，謫僊復追隨。陡去二良友，摻袪重分岐。前別易再會，今見當何時。❶ 才具素絶倫，涵養日以滋。且爲牧嚴陵，赤手磨瘡痍。歸來應不晚，青氊當屬誰。願君厚自愛，歲寒尚相期。

送楊嗣勳校書守眉山

我生東南陬，不識蜀道難。觀君眉宇秀，想見岷峨山。漢廷射策時，連璧照鴛班。伯氏書萬言，逸駕不可攀。茲焉從君游，頗得窺一斑。僊凡隔弱水，接辭良亦艱。矧茲萬里別，望望何當還。三蘇騎鯨去，詞章滿人間。豈無後來者，遺珠有餘嘆。願君効樂全，飛章達天關。報國此最急，餘事付等閑。宣室行見思，朝暮當予環。別語敢言詩，屬聯不容慳。

送何道夫祕監守潼川

妙齡冠蜀士，名聲振王畿。晚隨召節來，天朝增羽儀。我昔倅丹丘，鹿侯掛冠歸。群公俱祖送，見公四三詩。頗恨著鞭先，自言乞身遲。拳拳慕下風，直欲夢見之。還朝挹高致，氣宇清且夷。稱者不容口，往往同一詞。始見荷傾倒，笑談欲忘

❶「今」，殿本作「後」。

疲。況當秋風高，濫吹參試闈。鼎鸞得一嘗，豹斑容管窺。叔度真似道，莊生信忘機。親踈皆不可，況復容磷淄。諸生得公來，讙曰真吾師。叩簾或三請，響答了不疑。私謂如此人，定應備論思。胡爲歸興勇，抗章氣不衰。鼓盆萬里外，抱孫更成悲。擁麾東川去，無人留孔戣。別懷不自勝，別酒聽淋漓。他時念老成，追鋒且復西。公能重來否，此意非吾私。

送趙子直貳卿帥三山

一蹴登從班，人胡謂公遲。建牙帥七閩，人胡爲公疑。公今第一流，志操古與期。兩州有遺愛，江西憺霜威。重來長道山，批勑兼瑣闈。一片憂國心，輾轉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誦滿紳緌。造膝有啓沃，削藁知者誰。此心與天通，此意上所知。所以名愈尊，萬口同一詞。進用恐不速，小却成嘆咨。天語自昭然，更欲試望之。況彼三山重，謀帥皆袞衣。茲行豈細事，報政不待朞。登門恨最晚，臭味忘賤微。自慙空惜別，不解留孔戣。十連終歛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人，但知望公歸。

玉版鮓次陸子元郎中韻

鱘黃不減鯨與鱣，逆風鼓鬛噴腥涎。漁人不顧浪如山，談笑坐致扁舟前。一鈎香餌不得去，何用大網相縈纏。揮刀紛紜臠肉骨，巨口噞喁誠可憐。珍鮓萬甕不論錢，頭顱萬里頳行肩。星郎日參玉版禪，頗厭蔬食供盤筵。尚書親作孟宗寄，坐覺匕

箸生春妍。却笑多事張茂先，光怪異説空千年。

走筆送僧義沖

一氣行太虛，流形紛不齊。要之本無物，洞然無足疑。梵志有至言，還我未生時。燒了似不曾，亦有毛僧訶。沖師名家子，少年習裘箕。談吐霏木屑，落筆皆珠璣。自稱十年來，不復念作詩。空門坐枯禪，綺語知昨非。聞之意已消，談笑到日西。習氣終未盡，舊編還自携。秀句堪供佛，古作力可追。愛玩不去手，未免成一癡。又欲上西湖，駐錫來語離。我生墮宿業，筆硯置藩籬。拔擢困胄胥，未老神已疲。幾欲焚故藁，要使心清夷。君詩既不作，何不等棄之。萬事都放下，一意探玄機。語罷復自笑，無使高人知。作詩固無用，參禪亦胡爲。勸人反自蹈，此紙何必揮。不如兩俱忘，他時赤體歸。

催老融墨戲

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濡毫洗盡始輕拂，意匠經營極深夐。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猶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煙山欲暝。中含太古不盡意，筆墨超然絶畦逕。畫家安得論三尺，身世生緣俱墮甑。人言可望不可親，夜半叩門寧復聽。三生宿契誰得知，一見未言心已應。巖傾千丈雪散空，上有清池開錦鏡。意行忽發虎溪笑，許作新圖寫幽勝。歸尋一紙五十尺，傅以礬膠如練净。自知能事難促迫，捲送松窗待清興。筆端膚寸今何

如，西抹東塗應略定。何當一日快先覩，洗我昏眸十年病。

獨旦蕈次九五從叔韻

朝菌晦朔雖不知，食之實冠東南味。庾郎二十有七品，一見流涎驚絶異。擷蔬剪韮皆可却，味苦應無夏蟲避。大阮哦詩聲未了，又索蒸芝今再遺。邇來枯枿尚未茁，拳拳頗媿臺無餽。儻容小摘寄情親，會遣長鬚見芹意。

雪

丙午九月才入冬，晦日忽驚雪墮空。傳聞都城更復早，萬官入賀明光宫。自從開霽更不雨，和氣直似青春濃。斗柄插子日丁卯，夜煽裂缺鞭雷公。從以震霆至三四，驚破蟄户紛昆蟲。寧知玄冥全未究，翻手作雲千里同。暗窗初聽灑珠雹，巽二縢六方施工。一日喜見瓦溝積，忍寒待伴炯不融。二日三日遂盈尺，膏潤四海恩無窮。古來詩人詠不盡，巧思横出昌黎翁。少時奮筆不肯已，老矣袖手便踈慵。兒曹作戲記昨夢，舞狻猊踞金雙瞳。誰人苦欲撩詩思，更作玉山高數峯。移將劉叉兩冰柱，輝映愈覺清心胸。見之躍躍忽技癢，起呵凍筆尋詩筒。開門一看天宇闊，素蜺百萬飜長風。瓊樓玉宇滿妙界，千林寶樹春玲瓏。恨無高臺三百尺，縱觀萬象凌空濛。固知幻景有變滅，一時如入崑閬中。僊家俄頃閲塵劫，安知此際非神功。賸喜年來米價賤，便欲扶犂隨老農。墻頭濁醪走來過，相與痛飲歌年豐。

少及兄真率會

晝錦坊中作真率，群從相過無俗物。主人就樹折楊梅，醉倒薰風涼拂拂。小舟傍城登雉堞，坐看白鳥蒼煙没。須臾撑出洞天去，傑閣三層高突兀。樽前賦詩貴神速，十分鈍似遼天鶻。從他銀漏促殘更，要見林閒紅日出。

送元聲弟赴水陽監鎮

吾翁積德厚，九子官其六。不幸失三人，孤嫠紛在目。三弟尚白丁，升沉猶未卜。吾人扶門户，參立如鼎足。脱死憂患餘，偏親須水菽。阿連先著鞭，去去長江曲。弱冠承賞延，十載荷衣緑。閒關困家食，才就五斗粟。要知官無卑，豪髮當畏肅。督耕兩大圩，受輸十萬斛。處之誠未易，勉旃直自勗。執別動萬感，酌酒再三祝。吾子素解事，涉世要未熟。意行須揆理，言輕恐招辱。王事究一心，言玷復三復。細行累大德，陰財損陽禄。豈惟贈爾言，余亦每自恧。公餘稍有暇，更取故書讀。行矣更自愛，家聲要人續。

伯中弟生朝賦酴醿

春日足風雨，不知艷陽天。桃李俱成塵，懶上西湖船。春餘忽微和，酴醿發清妍。池塘芳草夢，況復向阿連。中庭月方午，密林澹清煙。蒙蒙青羅帔，粲粲白玉鈿。幽歡久不講，群從俱讙然。銀燭煩高燒，妃子浴温泉。花以酒爲名，我以杯相

傳。爛醉不復辭，此會期年年。

黄巖令鄭仁叔索委羽洞詩

君不見王君羽化脱秦厄，故山至今名落翮。又不見烏程野鶴投氅毛，佞臣稱瑞民斯勞。何如奉林控鶴登青霄，傷然委羽登山椒。青衣出入洞方杳，紫氣氤氲風尚飄。令君頗似丁令威，鶴馭久去雙凫歸。山川良是人民非，一新琳宫還舊規。黄山父老歌循良，誦君詩句游雲房。更將山石比堅操，百碎猶能徹骨方。

青林

郡齋偶休沐，驅車出西城。依依山水佳，蕭蕭松柏聲。雪餘春意動，新緑生坳泓。行行到青林，老眼增雙明。主人喜客來，倒屣欣逢迎。幽居迹甚遐，健筆詩方鳴。回首幾年別，千里摇心旌。相見又睽隔，此意猶未平。不如造齋閣，四座酒重傾。風流陶彭澤，骯髒阮步兵。看劍引三尺，論文驅六丁。緑野秀横檻，山寺傍連甍。石罅幽泉溢，脚底輕雲生。詩盟忝予會，弈道從君争。哦詩谷禽應，列炬林鴉驚。清歡未云足，累句忽已成。環坐粲十眉，舉酒酬三英。滿壁灑醉墨，歸夢含餘清。我方媿此集，君欲尋前盟。吏鞅方縛我，秋風爲君行。

隱清

右軍訪文君，遁迹入深竹。我來尋獻歙，人亡但空谷。靈龜鬭澄潭，華宇對飛

瀑。若人今何之，尚想舊茅屋。吾聞古君子，千載守孤獨。楚些不可招，懷哉愴喬木。

送劉晉父監嶽

濟南劉夫子，生來逢百罹。乃翁負長才，宦游至京西。時當建炎間，寇盜紛不齊。轉徙入湖廣，一家屢阽危。五羊買海舟，萬里向鮚埼。舟破投永嘉，有如鳥擇棲。哀哀老治中，藁葬山之垂。母家在衡陽，孤嫠往相依。久卧漳濱疾，羈窮命如絲。事母以孝聞，執喪禮無虧。廬墓屏葷茹，至行徹丹墀。有詔寵數蕃，得官祇奉祠。行年六十二，霜髯照厖眉。慨然念防墓，千里來海涯。西山如蓮華，古今冢纍纍。況此久宿草，蕪穢不復治。孝思雖甚切，冥漠何從推。行道爲興嘆，智力無所施。有僧幾九齡，自言記當時。君聞亟叩請，東岡指荒基。吾師慕泓公，少也從吾師。墓中有版識，倉猝不暇碑。素棺無石槨，灰炭周四圍。君方感斯言，鑽穴從旁窺。其言皆可驗，自此不置疑。惟餘蓋棺木，遺骨不堪移。斲石表故阡，遂塞無窮悲。此僧老而壯，斗酒如覆巵。與君登山椒，下上幾如飛。竣事才數日，溘然不可爲。孝感人益仰，真有神相之。君曰某不孝，遷奉致失期。未得如有失，既得涕滿頤。嗟我誠寡陋，識君顧已遲。一朝來短札，謂我從此辭。皎皎真白駒，安得施縶維。戴侯舊山長，參語心相知。謂余當詩此，頽風激澆漓。世出世間法，君方探玄機。引證即贖語，焉用骫骳詞。衡陽尚寄書，當有鴻鴈歸。後會渺無日，爲賦古

別離。

王成之給事囿山堂

煙雨望麗陽，前山羅紫翠。照水挹南明，不與巾子對。朅來登囿山，一覽萬山會。蓮城山固多，此地要爲最。主人意軒豁，物境供曠快。山椒湧華屋，迥立風埃外。一物無遁形，所在見纖介。清霜肅天壤，佳樹隔闤闠。俯仰隨取捨，左右從盻睞。門墻尋故步，杖屨許從邁。恍然至絶頂，更覺宇宙大。樽酒屢勸酬，棋枰更勝敗。秋高月色皎，浮雲了無礙。不俟攀仙掌，徒手吸溪瀨。兹堂極崇敞，意若欠深邃。先植易生木，徐待松栢兑。望遠仍可喜，意滿聊自晦。無使山下人，或得窺外内。但恐趣賜環，樹藝或不逮。先生味斯言，一笑相領解。吾將飭園丁，隨處添翳薈。他時遶扶疎，吾廬益可愛。

游初暘谷及白巖

重來游仙都，止欲訪獨峯。寧知一峯外，佳境無終窮。何處潁川子，鏡巖便相逢。約我游白巖，輕舟借溪翁。齋餘尋宿諾，秋霽波溶溶。清澈見石底，鑱刻驚神工。昨登初暘谷，但見石嵌空。兹浮懸崖下，萬石森巃嵸。上有勝絶地，古語留郭公。鬼神謹呵護，雷霆掃塵蹤。換船到白巖，脩篁摇清風。縈回進石屋，孤竹攢沙蜂。洞府僊所閟，無由辨西東。扣舷過巖下，數仞如崇墉。石趾平如甃，奇怪遮蒼穹。更尋小蓬萊，俯瞰馮夷宫。篙師進深窈，捫蘿捨枯笻。游子非不多，無人解從

容。我因一日留，幽尋極山中。秋旻快排盪，日暖如春融。歸坐獨峯下，石影横空濛。急呼醽醁清，澆此磊磈胸。幸有濟勝具，未能上金龍。爲君揮五弦，決眥送飛鴻。

夜游獨峯下

峯背正白月舒光，峯影横野萬丈强。仰之彌高立卓爾，蔽遮星斗摩穹蒼。半秋風露清徹骨，望望直欲隨風翔。歸尋玉虚步松逕，月輪正湧門中央。

送顔希聖尚書守泉南

聖朝寶運開虞唐，太平天子垂衣裳。恢張治具崇儒良，孰不願依日月光。用之則行舍則藏，孔門賢德遥相望。朝望方隆位文昌，跬步可到中書堂。問公擁麾何太忙，公獨三請志益剛。俞音一下冥鴻翔，行李徑出臨濤江。争留孔戣動朝行，公更傴俯不敢當。老成全德真圭璋，温如春風嚴如霜。栢臺峩豸肅朝綱，賢關嚮風士氣揚。大天小天稱公方，五年吏姦蓋而彰。金華勸講言加詳，明主傾聽談皇王。盍膺枋除任贊襄，名遂身退天所臧。明哲保身身更康，高風可仰不可量。泉山壤土接臨漳，建牙千里開封疆。老龍負圖寵煌煌，何殊衣錦還故鄉。賤子薄宦接王楊，曾陪御史臨文場。風簾官燭夜未央，劇談猶記聲琅琅。西風兹來誤忝尚書郎，始尋故步依門墻。西風津頭望歸艎，挽公不留遠予將。兩宫念公未詎忘，公雖遠去如在旁。庶幾重來上錢塘，夾輔大業恢中邦，儻有重事須平章。

陳順之靈壁石硯山

陳順之吏部靈壁石硯山，中有雙澗，低處爲硯。下米元章題云：唐弘文館校書李群玉有詩，南唐李重光故物也。蔣教授文會有詩，次韻。

名畫法書環四壁，中有米家真寶石。群峯森聳外澗流，他物雖奇敢争席。舊屬半山老傴人，佛印乞之如乞鄰。阿章有力負之走，一時攘取成紛綸。此石天然非琢磨，是時有水生巖阿。至今研池尚餘潤，歲月既久惜不多。幾年徒見士夫説，一旦喜看形偃月。傍連玉立兩於菟，主人照映冰壺澈。陳侯之富可敵國，會有寶光驚四塞。呼童吸盡研中水，更爲輕翻玩奇刻。不堪回首江南李，空唱多愁似春水。不如此石千載傳，玉砌雕欄等糠粃。寶晉得之真不易，身後寧知亦輕棄。只今傳玩知幾人，當日瑣窗空自祕。端歙争名南北部，勿向雷門揚布鼓。相臺渴瓦更不須，秖合觚稜蔭風雨。

跋汪季路所藏脩禊序

永和歲癸丑，群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禊序，文采粲日星。選文乃見遺，至今恨昭明。字畫最能意，自言勝平生。七傳到永師，襲藏過金籯。辯才尤祕重，名已徹天庭。屢詔不肯獻，託言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譎詭殆萬狀，徑取歸神京。辯才恍如失，何異勑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

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以鐫瑶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耶律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氊裹載輜軿。帝犯既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閒，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内府，宣取恐違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酲。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覩喜失聲。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黄極摹寫，唐人苦無稱。贋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婺與撫，碔砆近璜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慕且手追，安能效筆精。響榻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縱横。況我筆素拙，何由望群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繼，悵望冥鴻征。

送劉德脩少卿潼川漕

清朝重争臣，選取妙一世。矯矯劉御史，一鶚勝百鷙。顧瞻最有力，步武亦嚴毅。一生憂國心，千古敢言氣。氣足充所學，文能行其意。遇事輒奮發，觸邪無顧忌。乘驄行且止，歛手已知避。但思補衮闕，何暇爲身計。獨立當雷霆，三進氣彌厲。去魯固遲遲，出晝豈濡滯。上終行其言，群賢争挽致。將輸向潼川，寓直尚中祕。風裁仰清峻，進退審難易。伊昔聯周行，睽違十餘歲。來爲同舍郎，愈篤金蘭契。洗眼看騰上，寧知攬征袂。抗章歎高

絶，勇退尤知愧。去匆窮日力，予環日月冀。承君送道鄉，硬語吁可畏。毋以此自滿，當爲不止是。臨别提斯言，少盡交朋誼。萬里苟同心，吴蜀安有異。

次韻李季章監簿泛湖

僊舟共泛滄波去，且向蘇公堤下住。西風吹就芙蓉城，青鏡閑粧兩呈露。皇家家法崇儉素，宸心但欲乘商輅。離宫别殿無興作，天以西湖供一豫。吾儕公退得清賞，酒醆棋枰不知暮。深知夕照戀狎鷗，又恐昕朝追振鷺。自憐三入鳳皇城，歲月黄塵等閑度。湖光正欲捲簾看，風色更煩搴幕護。孤山不見處士廬，司馬空尋蘇小墓。酒乾人醉歡有餘，聯騎還趨湧金路。歸來健倒渾不知，睡覺燈前裊香霧。丈人公子真冰玉，曾爲出遨揮妙句。匆匆借韻僅成章，敢詫樽前鸚鵡賦。

送楊廷秀祕監赴江東漕

平生楊誠齋，可仰不可見。去年尺一書，老韓忽同傳。道山故僊伯，再上右文殿。蓬萊幾清淺，筆力愈雄健。獨挾風雅輈，孰敢當白戰。一官定一集，流傳殆千卷。拙工見大匠，有技不敢獻。誰持斫鬃篇，徑徹巖下電。誦之百寮上，慙汗幾被面。公今欲何之，江左去乘傳。鼻閒長栩栩，仕已忘欣怨。英英日暮雲，薦紳極追戀。挽公不得留，觴豆紛祖餞。惟應三山高，須公和江練。君王念疇昔，臨遣尤繾綣。公乎遂來歸，密侍清閒燕。坐寢淮南謀，如彼雪見晛。從容處籌帷，侵疆歸

古汴。

送曾無玷寺丞守池陽

我朝衣冠盛，名家數三曾。南豐暨贛川，後起參温陵。邇來螺川族，駸駸著簪纓。春風鴈塔中，參差見姓名。君才素穎出，健筆隨縱横。江右兩壯縣，談笑政已成。河陽桃李花，武城絃歌聲。入朝八九載，去擁池陽旌。年家有舊好，一見意氣傾。更因劉御史，爲君寫先銘。去年叨省郎，君亦轉爲丞。中都但交謁，名紙空毛生。惟因候賓廡，接膝傾交情。分陰尤可惜，翻恐倒屣迎。阿連幸爲寮，庶幾多合并。寧知成勇退，拂袖尋歸程。秋浦素簡静，不足煩公行。要當試盤錯，才刃新發硎。似聞有劇部，或已薦長卿。君其少停驂，有詔來皇扃。

劉望之國録惠示文卷次韻爲謝

吾聞三峽江，湍流下無底。吾聞岷峨山，聳秀且千里。坤維氣淑靈，所産多名士。高文既鏗然，特立亦卓爾。久慕黄中劉，近有貢公喜。亟從蜀士問，人物定誰比。少年負奇節，論事如翻水。萬里見張胡，義激非氣使。賢關遂爲寮，八尺見英偉。諸君皆斂避，相與推德齒。惠我春容篇，句法參子美。再誦平生言，作者真近似。戰國信徒勞，秦貪不知止。漢唐取與守，反覆皆造理。藩鎮論加詳，河朔紛鼎峙。詞源既淵深，浩博渺無涘。從今使諸生，教育均蒙被。論議歸正平，辭章掃浮靡。古人去已遠，時毋分彼此。君其挽之

回，續絃須鳳髓。

餞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韻得翠字

天下大峨山，雄秀盤厚地。山雖不在眉，所在擁空翠。矯矯三蘇公，挹此淑靈氣。文章垂日星，照映蓋一世。李侯起廣漢，射策叩丹陛。褎然出群英，東南藹名字。來上著作庭，行入甘泉侍。胡爲把一麾，西歸尋藥市。吾聞此州俗，秉法更陳義。厚德坐鎮之，近古翻易治。君家義概堂，活人百萬計。老親懷故山，色養謹承志。還家萬里餘，赴鎮夕可至。不作題柱驕，豈有晝繡意。班班老萊衣，人間真樂事。忠孝無兩心，出處固一致。他日上思君，命駕當不俟。此别諒非久，毋庸摻征袂。

送張定叟尚書鎮襄陽

武部尚書張公出鎮襄陽，士大莫不惜其去。昔韓昌黎送鄭尚書詩，韻必以來字，祝使成政而來歸。疾去而願歸，蓋人之至情也。而公自受隆委，謂邊事非可趣辦，願加久任，庶有成績。憂國而不爲身謀，聞者壯之。某嘗陪郎省餞别，分韻得壤字，未能措辭。繼又隨西蜀諸賢之後，始得詳聞臨遣奏請之言。被酒夜歸，亟述長韻。

公家忠獻公，勳名照穹壤。南軒傳聖學，後進斗山仰。尚書天分高，百間真朗朗。日坐四益堂，濡染助涵養。小出輒驚世，發譽自英蕩。兩朝倚才刃，三接承睿奬。堂堂尹京手，風采漢張敞。九街寢桴

鼓，終朝清訟銗。汙流化清溝，鬧市鋤巨駔。鈐齋晝無人，士友厚吾黨。政成化自行，談笑揮浩穰。皇家重閫寄，拊髀勞注想。頗牧起禁中，帝曰汝其往。人多惜公去，地位切台兩。惟公不擇地，引義猶慨慷。隃度更周詢，千里若尋丈。再拜受臨遣，因得進忠讜。邊臣固多事，備禦當素講。要須久其任，百弊隨剗磢。願假臣歲月，表裏如指掌。人材固不乏，第一戒欺罔。樸拙勝巧心，好佞寧木彊。願求忠信士，枉直謹誅賞。更須寬轡策，奏請應如響。上問卿何先，安静最爲上。上憂襄漢間，平楚欠遮障。公因論形勢，袞袞到遯抗。是時晉在洛，武昌勢相向。是爲必争地，南北謹隄防。今雖居上游，事與古殊狀。狂虜縱欲來，無處可傳餉。況今三垂静，皇靈方遠暢。與蜀相犄角，國勢自增壯。尚期效尺寸，才踈意非廣。忠肝氣凛凛，秋旻足排蕩。上喜憂顧寬，趣行開玉帳。捐金示優寵，諭賜煩上相。惟公最得士，離别俱惘惘。薦紳紛祖餞，直欲傾家釀。賦詩寫胸臆，一一成技癢。家聲與國事，負荷有餘量。邊頭十萬兵，公臨如挾纊。吾聞胡運窮，群酋欲争長。不戢將自焚，前轍有狂煬。當爲不可勝，有和謹毋倡。千載羊叔子，制敵恢天網。行將友斯人，山川固無恙。備成撫機動，應煩護諸將。功高歸未晚，會見登弼亮。他時名父子，繼踵凌煙像。

送鄭惠叔尚書守建寧

十五年前送别詩，道山持節向江西。今年又見送公别，大天擁麾鎮閩越。向來

惜別固已深，今日摻袪尤動心。尚書自是第一人，氣義相許披胸襟。南宮五表平明入，列辟傳聞俱聳立。壽皇聖孝冠百王，三復高文天爲泣。擢處螭坳寵數新，果然百日掌絲綸。拭圭修聘稱應變，握節不撓威殊鄰。直上銀臺尤振職，李藩氣概時批敕。嗣皇鋭意新百度，筆端真有回天力。星辰聽履冠文昌，急流勇退驚朝行。望之正欲試馮翊，長孺寧肯薄淮陽。孤拙自憐銷壯志，三入脩門空負媿。薦人不進終不已，獨賴當時言有味。公在猶嘆一居州，公去無人爲王留。公乎行歸佐天子，肯作管晏卑微休。

送蘇壽甫少卿赴潼川漕

老坡送江直入海，君今歸尋江之源。外臺去鄉苦不遠，爲持使節臨潼川。君家家世四海聞，單于一問驚胡塵。歸來便合上清禁，胡爲日念横峨岷。賢哉群從傳家風，夕郎名節世所宗。諸卿亦復載清德，況君又似尚書公。壽皇念舊久更深，聖明親擢傳玉音。君歸寧能及黔突，定應召馹來追尋。清獻入蜀携一龜，君今數鶴同載歸。他時未免蕙帳怨，人在西清鶴自飛。

分韻送孫從之司業使湖南得千字

夫君静而敏，人十己則千。讀破萬卷書，操筆思湧泉。古事與今事，一一探本源。蚤蜚場屋聲，作吏志益堅。揭來上清班，漢庭誰在先。雍容行祕書，史館躬槧鉛。片言寤明主，立使登諫垣。拳拳憂國心，傾倒十三篇。司成天下選，歸志已浩

然。赤日送妻子，襆被尋谿船。諸生慕陽城，欲挽不得專。竟持湖南節，征袂何翩翩。憶昨忝同登，于今三十年。朝行喜相會，終恨非官聯。請益殊未饜，匆匆啓離筵。始以長官來，今以繡衣還。書生素安分，豈問却與前。第惟公輩流，自應留日邊。德星聚南楚，予環當茹連。事體有關繫，臨岐欲無言。

送王恭父倉部知洋州

天清無雲秋氣明，好風叢桂傳芳馨。乃於此時送君行，江空目短難爲情。蚤從兩川馳大名，眉宇瑩徹春壺冰。語輒傾倒心地平，大篇小篇韶鈞鳴。壽皇一見喜不勝，璧水道山照群英。潼川題輿遠有聲，痛洗鹽筴疲民醒。天子呼來再登瀛，典領著作承明庭。絶域往陪蘇子卿，馬上談笑胡人驚。歸來期君侍西清，胡爲西去謀專城。士友重歎君不膺，視此進退秋毫輕。洋川風物天下稱，文翁流詠人載賡。當時猶待郡政成，君今未到意已傾。岢峩大艑秋江澄，圖史萬卷鷗與盟。殘編斷軸恐飄零，數輩裝潢手不停，我亦重來預影纓。三日不見鄙吝生，況此摻袪將長征。欲挽不留鴻冥冥，賜環勿憚萬里程。江山多助筆縱横，黼藻王度扶中興。

題范寬秋山小景

山高最難圖，意足不待大。尺楮眇千里，長江浸横翠。畫家雜雲煙，儻悅徒意會。苟或森三尺，便若俗子對。此畫格律嚴，興寄獨超邁。洗眼映窗明，妙處乃不

味。流泉見原委，著屋分向背。推車度危橋，指路向關隘。輕舟最渺茫，浦嶼如有待。山稜瘦露骨，汀洲横若帶。木葉黄欲脱，秋容儼然在。霜餘無片雲，歷歷數沙界。搜尋目力疲，欲賦無可柰。近山才四寸，萬象紛納芥。欲識無窮意，聳翠更天外。

江西李君千能能和墨及畫梅艮齋許以三奇而詩非所長也

游藝無小大，要皆知本原。後人率意作，終當媿前賢。老潘妙對膠，法從玉局傳。或假季心名，空掃千鐙煙。補之兒梅花，踈瘦仍清妍。折枝映月影，真態得之天。李君信雅尚，二者將求全。諸公競稱許，試之乃誠然。江西有詩派，皎皎俱成編。兹事未易窺，屬君尚加鞭。

分韻送盧國華福建提刑得華字

盧侯塲屋聲，天馬騰渥洼。殘膏沾後人，奇芬吐天葩。來踏九陌塵，去種河陽花。向來再去國，盛山建高牙。平生長者譽，静篤語不譁。古井絶微波，璞玉無纖瑕。使星照蜀道，惠愛流三巴。吏姦賴刮磨，民瘼煩搔爬。田里誦盧公，兒童知國華。白首尚郎潛，坐曹事如麻。翩翩擁軺車，去去向合沙。朝行惜君去，舉酒相邀遮。共登獅子峯，巨石臨唅呀。却來澄湖邊，野梅訪萌芽。老柳掃黄葉，枯荷矗寒茄。棋枰戰文楸，醉帽欹烏紗。伊昔送君行，相去萬里賒。荷君遠寄書，得得來東嘉。一見又成别，感念成咨嗟。羨君徑褰

帷，往戍不待瓜。先尋上水船，何殊泛仙槎。作粥喜奉姊，上冢仍過家。此計正未踈，所恨成天涯。尚幾或留行，船鼓毋庸撾。

題老融畫牛溪煙雨

暝煙吹雨冥冥，兩牛半渡深清。京塵久汙巾屨，頗思歸濯吾纓。

慧元畫寒林七賢

舊有唐人出游圖，謂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今人多畫七賢，不知第七人爲誰。或云是潘逍遥，然未見所據。病起坐攻媿齋，元公忽作《寒林七賢》相寄。余方夢寐故山，見之灑然，戲作數語謝之。

群賢俱詩豪，時代不同處。安得寒林中，聯鑣睇相語。誰歟創妙意，臭味無今古。吾聞顧陸輩，寓意或如許。桃李並芙蓉，雪中蕉葉吐。元師師老融，淡墨掃風雨。作此寄攻媿，歸興渺煙渚。舊六今則七，未知果誰與。我欲從之游，詎敢厠儔侶。畫我往執鞭，欣爲李君御。

李文授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爲謝

鄴侯插架書最多，筆力雄奇天所命。萬人海中深閉門，理窟搜尋到幽敻。我詩無律如山謳，形穢豈堪珠玉映。時時歸夢入故山，曳杖松間記投暝。因君佳句撩秋思，便欲歸尋舊三徑。兼旬足痺不良行，況復炎蒸如釜甑。夜來一雨洗河漢，簷溜涓涓清入聽。晨興剥啄誰叩門，乃有同聲喜

相應。讀之恍若濯清風，自覺昏眸怯明鏡。伊余何幸點班行，結交往往多名勝。夫君平處顧清新，解道澄江如練净。從今我乃得四友，不特官梅動詩興。推枕裁詩謝高致，扶憊搖毫心靡定。舊聞讀檄愈頭風，今賴長篇起衰病。

次韻六和塔秀江亭壁間留題

江外參差列萬山，我家深在萬山閒。好山正不用錢買，但要未老身先閑。長江比愁終似少，江水能回愁不了。扁舟何日過西陵，鄮山佳處吾歸老。

跋袁起巖所藏脩褉序

悵望當時真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誰能有感斯文。

定本爲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向來不直一錢。

送陳君舉舍人東歸

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沖和兼萬人，始得一英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己百千。飛黄欲追風，況復勤著鞭。文陣蚤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瀕，名貫牛斗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隊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閒幾流落，清湘窮泝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朝綱賴扶顛。龍樓缺問寢，萬口争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

高，歸袂何翩翩。高風激頹波，同列空慙顔。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戣，有懷不得專。況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苦契闊，班心忽差肩。判花同代庖，君思如湧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高妙，隗始媿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别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田。君行毋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别，孤帆渺風煙。夢魂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次韻趙子野石城釣月圖

石城江頭可憐月，曾照六朝清夜獵。古往今來知幾何，長江衮衮蕭蕭葉。謫僊去後詩盟寒，王孫詩瘦清欒欒。詩情浩蕩坐無奈，扁舟笑把磻溪竿。江平風輕波瑟瑟，宿靄卷空天一色。東風吹句入長安，一卷風流坐中得。初得神意清，再讀胸次平。回頭明月秖如故，世上興廢徒紛更。想君一葉方掀舞，夜静水寒誰與語。船頭有酒且孤斟，莫向金陵重懷古。

戍溪道中

寒潮高於埭，黄流濯西河。人牛力俱壯，相與衝流過。潮落勢亘橛，轉櫂依丘阿。暮靄起平楚，陰雲翳寒莎。夜分潮復上，櫓聲相軋摩。大江渺無津，不知身在何。餘生一虚舟，兀然聽風波。吾親白雲下，況爾方卧痾。遠游非吾事，歸矣毋蹉跎。

哭表弟汪去僞墓

内弟幼而敏，抗志欲決科。一行試曹掾，吏才猶患多。謂當爲時用，舌在如命何。通籍已艱阻，入幕終蹉跎。我生依外家，侵尋閱羲娥。視君如同氣，竹馬聲相和。少長聯研席，詞場深琢磨。相期到晚歲，杖屨俱婆娑。寧知五年別，君隨東逝波。憶同戍溪行，我馬君乘羸。馬駑費十駕，羸俊已倍過。重來意慘愴，樹擁山嵳峩。嗟君父與兄，相望空山阿。宿草埋白壁，寒風撼林柯。沉吟痛疇昔，有淚如懸河。

次韻蔣德要三徑

居山或稱囚，得閑乃賦謫。我方樂靜退，來作三徑客。西山致朝爽，膏肓在泉石。況當秋空浄，萬里看一碧。

吴參議達觀齋

君不見大鵬與鷽鳩，自適俱是逍遥游。又不見大椿視朝菌，一脩一短終期盡。況乎秋豪爲大泰山小，莫壽殤子彭爲夭。漆園老子超衆作，立論雖奇定非矯。鳬脛從短鶴脛長，蠻觸亦能成戰場。譬堯非桀兩置之，讀書博簺俱亡羊。世人顛倒名利途，躋攀分寸争錙銖。河伯猶驚北海若，井蛙醯雞何足誅。試同萬衆走城市，躍馬徒行分賤貴。却登高處望塵中，但見紛紛如聚蟻。暫高猶爾況真高，神游八表非矜豪。寧能高舉去人世，勿以役役隨滔滔。是知達人有大觀，蝶夢爲周聊自玩。倐然無入

不自得，處若終身仕成漫。吴侯晚到東海濱，飽諳世故無戚欣。相逢一笑成莫逆，似知我亦箇中人。

送姜子謙丞於潛

處則有超蓮，出則將哦松。眉宇無一塵，出處皆雍容。君看妙蓮華，本出汙泥中。兩松痛埽溉，下有簿書叢。汙潔無二致，喧寂本亦同。於潛今畿邑，蜀道萬里通。至今存古意，民風尚醇醲。一邑既當問，尤宜撫疲癃。藍田文最高，後學仰韓公。彼言蓋有激，昧者但稱工。成案漫不省，丞哉豈真聾。姜氏太嶽後，夷門慕家風。教子延名師，列碑多儒宗。宮庠既開荒，書種慶所鍾。換桂雙枝秀，益見筆研功。後生日加勉，衣鉢傳無窮。君才有餘刃，壯行氣方充。功名此椎輪，勁翮看摩空。我歸幸同社，棋酒時相從。尊前不忍别，吟愁夕陽春。我家老揚州，五紀有遺蹤。向來耕織圖，爲煩訪溪翁。

送從弟叔韶尉東陽

阿連少也爽，孤立生氣燄。壯年淬詞鋒，傾心事鉛槧。膠庠困虀鹽，世科終穩占。再興連桂堂，爾祖真不忝。況將尉東白，士友尚歆豔。惟我愛子深，老矣猶不厭。固知爲子喜，頗亦動吾念。贈子當以言，苦口當針砭。此邑子舊游，歷歷數行店。棠陰見郎君，遺老喜窺覘。其民最服義，情僞靡容掩。莫恃采棒威，要使慕巾墊。子文多立就，詞采更華贍。吾聞恃俊者，塞門差反坫。前賢最加謹，臨用更重

檢。他時可待取，天庭得錦掞。吾家有素風，耳目久濡染。毋庸慕豪舉，助廉先以儉。湎酒更宜戒，平地有深塹。酣暢當有時，勿習盃瀲灩。持論毋過高，斯言却防玷。立節毋務奇，躐等恐成僭。外物思過分，檢身但多欠。勿嫌一尉卑，封清尚爲慊。仕途固嶮巇，大要進以漸。不須苦求知，真知奏應剡。向來湖海豪，四十可收斂。寧爲處囊錐，莫作露刃劍。匆匆摻袪別，魚鮮酒方釅。刮目待子歸，罔俾吾言驗。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送制帥林和叔歸

使君一何清，鶴骨天與瘦。少年場屋聲，六藝飽芳漱。一行起作吏，所立已不苟。立朝凜大節，論事幾及霤。發言必體國，平正無矯揉。藜藿爲不採，風采照宇宙。出入有本末，眼見凡三就。來不爲苟合，薦召乃結綬。去亦不好高，三宿徐出晝。天官豈不貴，陳義堅素守。顭川嘗報政，復來守鄞鄮。不求赫赫名，實出龔黄右。情僞千萬端，到眼輒空透。撫民過嬰兒，閭里息争鬪。姦胥及强梗，時用霹靂手。人誦南山判，情通理亦究。六邑俱帖静，稱贊不容口。律身至嚴冷，無能掣吾肘。吏事精且勤，呼燭侵夜漏。公退入家塾，諸孫後來秀。吏卒不識面，洛誦出窗牖。幾年南塘路，來往困僵仆。一朝平似掌，行歌紛老幼。公心信如水，古井波不皺。榮觀處超然，軒冕亦何有。翩翩欲賦歸，排雲屢騰奏。廟論終不許，斯民方借寇。上心重閔勞，祠官向廬阜。闔境極攀戀，人人懷杜母。君看卧轍人，誰能使奔走。挽須不得留，百拜願公壽。老我幸同朝，傾蓋已如舊。聯事東西省，交情久益厚。我歸公亦來，門户託雲覆。黄堂間參語，惟我甥與舅。揚旌鳴鼓吹，賁此蓬蓽

陋。清談不及私，翁歸況不受。義命孰不知，踐履或差繆。惟公見善明，力行真耐久。有時相與言，心同蘭其臭。摻袪寧忍别，追送列觴豆。公雖不好飲，勉爲引醇酎。公去我亦隱，菰水翻綵袖。花溪渺何許，望望幾雙堠。千里共月明，懷人重搔首。惟應折梅花，臨風爲三嗅。

賦揚州伯父海檜

潛虬拔地徑夭矯，騰拏勢出青雲表。爲誰猶向此中蟠，坐閱春秋昏復曉。團團高蓋月輪平，矗矗蒼叢衆星小。枯槎當面結生香，外有霜皮細匀遶。乃知造化有神巧，散作樛枝窮樹杪。雖非直榦棟梁材，怪怪奇奇樂幽窈。獨秀海山臨浩漾，駭浪翻空雲縹渺。茁芽自有甘露滋，弄影幾經霜月皎。峥嶸老氣本天然，後生矯揉何時了。我家揚州真好事，買歸但覺千金少。夜半有力欲負之，護持和璧終歸趙。從來寫照無髣髴，畫師欲快毫端掃。解衣盤礴意慘澹，卷起生綃色徒愀。我來青邊立寒峭，自憐氣與秋天杳。倚笻一笑賓亦歡，開尊相與傾清醥。謂當好此如好賢，爲君三復緇衣篇。時時來前看不足，終待結屋平湖邊。

跋綦北海扈從書事詩

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揮諸將如奴童，中興内相當推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鑾坡中。

送萬耕道帥瓊管

黎山千仞摩蒼穹，顒顒獨在大海中。自從漢武置兩郡，黎人始與南州通。歷歷更革不勝計，唐設五筦如容邕。皇朝聲教久漸被，事體全有中華風。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疆封。或從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致禱如響答，征帆飽掛輕飛鴻。曉行不計幾多里，彼岸往往夕陽春。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爲，兩地雖遠休戚同。古今事變無定論，難信捐之與揚雄。四州隅分各置守，瓊臺帥閫尤尊崇。高牙大纛擁方伯，鼓吹振響驚蛟龍。漢家威名兩伏波，盧丁以來幾宗工。衛公精爽尚如生，妙語況有玉局翁。史君吏事素高了，明若古鏡摩青銅。叱馭行行不作難，平生惟仗信與忠。布宣王靈萬里外，益使向化來蠻賨。第惟遐方習踈慢，政化要當率以躬。霧中能見越王石，自然心服令易從。頑獷未率宜以漸，勿示駭政先含容。平平之策用定遠，下下之考書陽公。吏民生長固安土，尚當摩撫如童蒙。屬僚宦游豈得已，士多失職悲途窮。名分卑尊不可紊，更念何處不相逢。官事既了與無間，❶可使和氣俱沖融。鄉閭惜別情所鍾，臨岐爲傾琥珀濃。手遮西日念遠去，欲留奈何鼓逢逢。願君穩度三合溜，早歸入侍明光宮。

❶「與」，殿本作「兩」。

寄題高汝一少卿識山堂

廬山之高誰不識，欲識其真了難得。曾從往來山中最親切，嶺爲横看峯是側。曾從彭蠡望山外，識得山南昧山北。山體如如本不動，人苦求之愈多惑。君今一堂據溢城，香爐五老皆嘉賓。莫問後前與向背，面目還君多識真。君今與山如故人，慎毋忽作白頭新。堂中燕坐静且壽，君其於此知吾心。

侍仲舅同諸表游山

來游大梅山，涉山知幾重。平行千仞岡，俯瞰他山峯。一步一步高，勢欲凌虚空。左顧九地底，樓臺鳴鼓鍾。蓬萊反在下，直恐船引風。又疑海水竭，洞見馮夷宫。行行愈就順，故步尋苔封。十年舊主人，相對如夢中。清談虚閣上，坐到夕陽春。年來頗畏影，挈身慕冥鴻。入山非不深，猶有行人蹤。安得更深居，尚友荷衣翁。未問梅子熟，寧能噉青松。庶幾適吾心，餘生得從容。

大梅山

此山名大梅，驅車入山麓。試問山中人，山名竟誰屬。禪家開道場，爲説梅子熟。僊家指爲巖，曾此隱梅福。或云古有梅，其大蔽山谷。至今二梅梁，靈響皆其族。他山抗鶩湍，禹祠横殿屋。三者尚誰憑，禪師有遺躅。餘皆不可辨，安得究圖録。但愛山又山，喬林間脩竹。

金峩漱石亭

溪聲真是廣長舌，歷劫談空聲不絶。我欲不知來自何處山，一意傾東忘萬折。夜半寒聲漱石向水濱，無奈齒牙摇落頻。到客枕，只疑身是枕流人。

寄題台州倅廳雲壑

頃年登臨赤城裏，江遶城中萬家市。治中寄我雲壑圖，快讀新詩眼如洗。回思歲月如星流，念念飛空尋舊游。披圖哦詩想幽致，直欲携笻上山頭。聞有於菟在岑蔚，晚徑寒鴟敢翔集。幾年榛棘蔽齷齪，一朝絶境從中出。細路雖非五達康，縈回自覺阻且長。萬壑風煙開絶頂，一丘曲折於中藏。老砂射日銀星炯，梅峽含風襟袖冷。千巖高下各異狀，如障如鋒亦如領。天景須憑意匠營，山不在高僊則名。規撫已定力未暇，他時會有滕王亭。風浪隔闊天垂幕，安得叩門親剥啄。詩成夢到故山川，睡美不知鍾鼓傳。

王原慶新遷居南堂以古風求寫恕齋二大字并石刻次韻❶

三槐諸孫有奇士，才高特未遇時爾。作詩尤能備衆體，短章大篇仍雜擬。解紛使掉三寸舌，隨陸蘇張何足比。鵰鶚猶未離風塵，蛟螭尚爾蟠泥滓。平生曳裾向侯門，豪傑聞風競瞻企。只今交游亦凋落，凜凜一身

❶「石刻」，底本目録作「刻石」。

嗟獨峙。槐陰滿庭渺何在，久寓瀛壖成故里。瀕湖小樓太孤露，何殊玉川洛城裏。邇來深入作郊居，高屋好山成二美。未能拔劍斬樓蘭，幾欲袖椎摧晉鄙。便將拂袖武陵溪，誰能著脚長安市。西門性急佩柔韋，柳子氣高戕曲几。衡宇全似歸柴桑，茅茨大勝居儋耳。我詩非工字尤拙，荀子愛忘剛見喜。夜來縱筆寫恕齋，自笑黔驢技止此。更求古刻訪少作，頗記醉中曾諾唯。舊書紛沓費搜尋，❶魚鑰未開塵事起。呼童卷送三數軸，僅可障風同故紙。新詩鼎來亟予和，顛字敢追張長史。不須更投苦海中，一笑以還隨棄毁。徑須携酒登南堂，朗詠白駒三四章。

又次韻

投老歸稱前進士，時與田夫相汝爾。淵明賦歸何敢望，曼容自免差可擬。門前爵羅真可設，老圃灌畦聊自比。恕齋空洞最相親，笑談頗覺清無滓。時時過我共銜盃，望望不來予爲企。丈夫未遇困泥塗，誰識鸞停兼鵠峙。方期從容結詩社，相與浮湛向閭里。一朝别我欲遠游，欲入桃源深洞裏。爲言半隱欲偕行，二子風流真儷美。向來早有四方志，行盡東南到邊鄙。只今名利遂兩忘，爭心無復於朝市。秖有哦詩興未闌，連得新詩照塵几。調高韻險不易和，白雪陽春驚俚耳。年登六十鬢未斑，乘興一行若可喜。宗盟莫逆素相忘，並轡笑談無彼此。湖海豪氣儘收斂，以恕名齋幾一唯。匆匆摻袪不得留，卮酒未乾人欲起。寄聲半隱不容言，空有語離書滿紙。歸時

❶「沓」，原作「沓」，據殿本改。

賡和必盈箱，寫盡山川詩作史。送子才歸深閉門，莫問是非并譽毁。但期遠歸亦升堂，西湖仍訪老知章。

送鄭楚客司法之岳陽

先生作賦真八吟，高處獨步無古今。少從三山來四明，一郡士子多青衿。我嘗學事六七載，膏馥沾丐資之深。竊名文場掌帝制，至今不敢忘指南。英英二子俱秀爽，遺以一經無籯金。長公奉母上巴陵，念君遠去因論心。見君詩編筆雖敏，三嘆未見朱弦音。海瀕熬波幸解組，未知宦路多嶇嶔。先生賦編更熟讀，非止駢儷誇詞林。其中關鍵妙一世，字字諧協如鳴琴。談經況有著述在，持論肯爲向與歆。青箱但能世其業，前躡雋軌將駸駸。君家曾無錐可卓，遲次幸此突不黔。不惟母老身非少，廉介又務循官箴。量入爲出可不謹，斤斤飢食寒有衾。非求多藏第約己，瓶儲紙裹迹可尋。法曹持平守三尺，平反一笑神所臨。謹毋失己毋失人，同列當和時盍簪。上官善事免曠職，首上尻高宜致欽。岳陽樓號天下稀，地坼吴楚連衡郴。洞庭漫汗天立壁，君山當中出青岑。向來命名字以楚，宦游直到重湖潯。登樓談笑領僚屬，風流欣遇賢侯任。太守任洙道原。君行應得江山助，新篇寄我毋浮沉。摻袪欲言不盡意，更取濁酒從君斟。

周伯範棋會以足疾不赴走筆寄坐客

里閭講棋社，大要率且真。豈惟簡苛禮，正欲聚首頻。向來賞花約，深恐負此

春。春來顧多事，殆如參與辰。今朝怡怡堂，坐上凡幾賓。默計病或故，約略三數人。益知會合難，舉酒勿問巡。棋枰誰勝負，清新想歌脣。僵卧一榻上，執熱難屈伸。斐然申前盟，余將踵後塵。

史清翁次前韻覓酒以金川玉友一枕瓶西安酒一斗送之次韻

社中日相從，此意豈不真。其初定要約，深期往來頻。今年苦多故，孤負四郊春。清和到新秋，其閒足良辰。而我獨抱痾，未能會嘉賓。近又得玉友，風味尤可人。思與君痛飲，欲招復逡巡。忽焉得新酒，亟遣徑入脣。别有酒一斗，併使君意伸。我雖不敢嘗，爲洗胸中塵。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

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嘗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皐。加我數年未納禄，解去簪紱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潁川尉僊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鋭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長松相倚慙青蒿。我今無復望禄仕，不應招我更由敖。

送元衛弟赴長亭鹽場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遇事輒加誨。幹蠱静而辦，胸次無卑

隘。今爲職牢盆，官宇臨渤澥。毋謂官爲小，要使所居大。毋言才可了，檢身到纖介。我家門户重，衣冠綿數代。當以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既擾之，兼并責逋債。熬波亦良苦，樂歲色猶菜。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所在積蠹久，良法浸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爲謀，空餐媿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絶稱貸。富者能寡取，倍息久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小别不足惜，輕舟送前邁。

送從子沆宰鄞鄉

小阮幼鍾愛，長乃遭百罹。風木既深痛，棣華更纏悲。所賴有吾子，獨立守家規。上有門户託，傍有孤與嫠。忽爲磨國行，泝江秋爲期。冬潦與夏漲，漢水足險巇。摻袪送子去，風帆不可羈。城中楮爲幣，邑下尤可知。定知公事少，不必事作爲。用智正惡鑿，大道本自夷。家無壯子弟，宗族各天涯。幸有知己人，方且把一麾。四海皆兄弟，官寮善待之。眠食謹調攝，家務須自持。俸薄用宜嗇，無使實漏巵。此别動深念，毋忘故鄉思。一書抵萬金，時寄賓鴻歸。

送高仲遠赴滁倅

高氏在四明，於今爲清門。貳卿道素高，夫人德尤尊。子弟盡恂恂，夫君更春温。昔年奉慈親，定省嚴晨昏。今日當門户，友

愛深弟昆。伉儷信緣合，端良由性根。門中有孤嫠，極意均撫存。與我親兒女，次第了嫁婚。不可解於心，肯自以爲恩。不言而躬行，後生熟見聞。諸郎已秀發，穎異有佳孫。鄉評共歸重，内外無間言。公勤官業廣，所至治不煩。僊舟何遽西，行行佐侯藩。環滁皆好山，風月當平分。醉翁與樂全，遺蹟今尚存。況有賢史君，易鎮方北轅。公餘陪嘯詠，相映如瑶琨。生來仕平進，自此朱兩幡。從兄今鼎貴，鼇禁兼掖垣。君其繼英躅，復收舊青氈。老我得投閑，頻年接清歡。同社摻君袪，戀戀傾離樽。梅風吹溽暑，祝君尚加餐。

秋雨兀坐王原慶携孫吉父菊花倡和見過有分遺之意次韻

五載杜門居海角，無復翻階賦紅藥。自憐荒徑菊猶存，夕餐空待秋英落。眼明喜見緑叢叢，始也抽苗今滿握。扶筇著意養孤芳，荆棘旁連細開斫。天香入骨徐吐芬，中有秋風非外鑠。傳聞南堂有佳種，願過屠門思大嚼。頗亦有意欲見之，此意未容兒輩覺。乃知便許移芳根，不止園官供小摘。要令壽客來駢肩，何用潭水求延年。有時採之東籬邊，不覺南山在眼前。淵明千載幸同調，老我此際方悠然。西風吹花日夜急，散金坐看開田田。兩詩先到衡門下，思向平臺尋戲馬。從君九日去行樂，莫爲登高淚盈把。

送王粹中教授入蜀

王粹中教授赴新蜀帥尚書黃公之招，萬里有行，古調一篇贈別，因誦

所聞以求益。雜然陳敘，不暇較工拙也。

萬山四塞圍平陸，大爲關中次爲蜀。我生東南未曾到，蜀士游從聞頗熟。自從褒陽上峻途，高欲登天下臨谷。女媧大山塞空虚，麻綫名堆千萬曲。行人一升鹿頭關，下瞰平川如畫幅。幅員二百四十里，里出萬緡民日蹙。向來陝西五路兵，退守諸關疆地促。計臣權宜重增賦，民力尚寛隨所欲。爾來因仍七十年，鬼不輸錢無雨粟。民生哀哉不堪命，外若富饒中不足。益梓尚有繁盛風，夔峽窮民幾比屋。側耕危穫供税租，飯多稊稗無嘉穀。朝廷謀帥弄印久，宣諭尚書剖符竹。尚書當今第一流，翁壻相望冰映玉。貽書挽君爲此行，古人義概非流俗。君亦慨然挈家去，摻袪未免再三祝。君行豈爲温飽計，一舉高飛快鴻鵠。丈夫生有四方志，登覽山川非碌碌。頃爲假吏到燕山，未行先取山經讀。所至訪尋多得力，中原至今在吾目。北征西征昔有賦，何肯徒行空逐逐。子西嘗因過峴首，遐想羊公欲相沃。關右放賈眼拔鏃，表留卒使癰潰肉。試推此意向前去，到處前人有遺躅。五丁開山果何在，賨皇籌邊言可覆。劒門石角皆北向，雪嶺界天望身毒。高皇將壇在漢中，武侯八陣留魚復。棧閣繩橋世稱嶮，威茂渡笮來夷族。李冰離堆如底柱，大寧鹽泉若飛瀑。四路尤多未見書，買歸何止三萬軸。黄松次功蜀檮杌，石湖居士吴船録。君宜預考經行地，却隨所見書之牘。幕中便可資籌策，遠業因兹增藴蓄。又聞渡瀘不在瀘南在沉黎，邛崍九折是君家世尤當知。藝祖按圖揮玉斧，大度河外等棄之。本朝獨無南詔患，一語決定無敢

違。成都郡庠千白袍，後來之秀日益奇。周公禮殿巋然在，畫像盤古繼宓犧。春秋莫謁用舊樂，想見節奏并威儀。談經約史各專門，學問可以相發揮。康節遺書有傳者，不惜師問窮精微。先天僅得十二三，聲音律吕無由窺。更有異聞多細事，試因餘暇質所疑。青城大面訪僊迹，普賢靈變窮峨眉。街名棋盤路九逵，江號濯錦如汙池。古栢參天二千尺，水滸鼎立三石犀。藥有珂貝説尤詭，字書不見稘與檍。金堂鸜鵒掃孤塔，蒼溪橘柚五出榫。嘉陵梵像爲最巨，閬州城南天下稀。少陵入蜀往來久，須行萬里方知詩。我慙寡聞言又拙，君其更爲加詢咨。老我無復爲世用，但當杜門待君歸。歸期未知果何時，時寄尺楮寬吾思。

山行歸來喜栽新竹

平生好看竹，每見覺相與。小大或踈密，一一皆媚嫵。恨無地可種，所至造竹所。近方闢門徑，得地尋丈許。乞鄰栽百箇，參差正當户。天公有老眼，惠以三日雨。山行不厭泥，但喜竹無苦。歸來報平安，翠葉多楚楚。不妨來子猷，奚必希蔣詡。何當遶扶踈，歲寒與君侣。

小溪道中

晚出城西門，循墻過南境。夏橋日沉輝，沈店月成影。納納川路遥，聒聒水聲冷。欹枕擁衾裯，樂此寒夜永。

醉題魚屏

五千買得見屏風，白魚相逐菰蒲中。俊尾撥剌有生意，旁人未易分雌雄。屏後諸孫更雍容，濈濈無數迷西東。我雖非魚知魚樂，樂處未必魚知儂。

范牛

人問吾何愛一牛，范僊真筆倍風流。繩牽雖未如自放，猶勝更著金籠頭。

白醉

陶内翰《清異録》首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炙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余愛其言，取以名日閣。陳進道示惠大篇，次韻。

處世難獨醒，時作映簷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免供酒事。謫居幸三適，得此更慙媿。向來六逍遥，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奇温，難語純綿麗。

贈范緯文秀才

括蒼范牛自題云中興道士范子珉，異人也。淳熙間，武昌羅端良史君遠寄詩編，有《贈畫牛范秀才》一詩，愛玩不能去手，時時誦之，以寫云亡之

悲，今十八年矣。有范緯文叩門，初談風鑑，旋及墨戲事。自言視子珉爲大父行，羅史君贈詩即其人也。既試其説，草數語畀之。

中興道士以牛鳴，淡墨百果尤著聲。妙入神品仍有靈，我不識之欽其名。曾得烏犍兩横軸，又有石榴才一幅。武昌使君舊寄詩，末言秀才乃其族。忽有緯文來欵門，自言真是當家孫。口誦羅詩若翻水，他詩歷歷俱能言。一見前畫歎真蹟，願得生綃奮吾筆。爲作來禽對石榴，一掃横枝生意出。我詩不工人已陳，有詩豈復能動人。爲君一寫史君語，更求知己如羅君。

送陳表道宰南豐

與客出西郊，送子之南盱。子爲名父子，才器真璠璵。乃翁老從臣，循吏追兩都。益公工擬人，謂比王仲舒。積善必餘慶，于公大門閭。子能傳家學，何止讀父書。執喪真有聞，孺慕久不渝。彈琴不成聲，西上何徐徐。文場嘗得雋，一跌重歎吁。通籍金閨中，夷庚因少迂。邑中有三曾，聲名照堪輿。士夫秀而文，比屋多爲儒。萬里此發軔，胸中有全模。將別更求言，老馬從問途。乃翁同汪出，親誼崇終初。以規不以頌，不自知其愚。民社非細事，況此壯大區。不飲第一策，精神長有餘。以此奉塵剎，以此當萬殊。何官不可爲，禍福皆在吾。劇邑最爲難，謹畏可無虞。試看悔吝者，實惟予之辜。民力久已困，未免索税租。欲如古什一，攻瑟難吹竽。古意行今法，自應知樂輸。有弊勿遽革，有姦毋亟鋤。責己重以周，檢束到錙

銖。兩脚踏實地，處事隨精粗。頑不在斯民，猾不在吏胥。苟以明恕行，久之定交孚。爲善無近名，實著名與俱。歆啄信前定，富貴不容圖。三年報政成，明時其舍諸。老我世無用，情親肯自疎。盡此一盃酒，惘然摻子袪。相依忽成别，加餐意何如。

陳天成詩多和東坡韻茲因寄喜雨詩走筆謝之

一春垂垂困多雨，雖曰如膏反成苦。自知潦後必成旱，果見晴天雨黄土。連旬不雨已歎嗟，滌滌山川雲不吐。未聞鵓鳩鳴屋角，但有蚊蠅争振羽。一梅無望望重梅，旱魃爲妖無術禦。間居憂國傒雲霓，夜夜三星正當户。君王側身歎凉德，雲漢之詩無媿古。避殿減膳率以躬，已責縱囚真有補。史君精禱盡誠意，千里歸心稱杜母。四郊神物招蝓蜒，所在疲氓加手撫。風伯在今誠可訟，已聞石燕空中舞。時時小雨慰人心，渴瓦流膏僅兒乳。傳言望日當通濟，老巫已得靈神語。霈然三日果應期，靡神不舉誰爲主。河流頓已復舊痕，良苗喜見興南畝。中宵愁念不成夢，摩挲便腹眠清午。從今一飽便可望，坻京行見曾孫庾。陳侯忽就春容篇，徑遣長須入城府。歎君健筆今已老，不草敕書招贊普。坡翁相去已百年，時出新詩追步武。

六月十六夜觀月翌早紀所見成長謡

海雲湧立雙鐵山，明月正在山中間。初疑渼陂藍田出水面，又似長風吹度玉

門關。須臾雲過月愈上，太虛點綴從飛翻。白衣蒼狗不足究，千變萬態俱可觀。忽焉橫卧如蒼龍，驪珠頷下光團團。山河清影見歷歷，桂枝扶疎若可攀。夜深醉倒雞鳴起，光景不類居塵寰。長庚曄然朝曦發，望舒猶掛西林端。我欲呼吸晶華駐朱顔，左有金丹右玉丹。昔聞兩曜在天如磨蟻，❶日行日止一度慳。太陰行速朔必會，金餅旋復成弓彎。八卦萬物盡關繫，歷古不已真跳丸。急景儻怳難控摶，但見霞彩生斕斑。老我已復卦氣闌，學道無成空自嘆。不如安坐委天順，一聽運化更循環。

它山堰

它山，吾鄉絶境也，屢游而不及賦。近過其上，得前四句而歸。季夏鬱蒸，午寂無事，因足成篇。寫罷長哦，遐想勝地，寖覺風生兩腋，汗垢俱清。比之陵陽冷語，尤爲逃暑上策也。

它山堰頭足奇觀，百萬雷霆聲不斷。誰把并州快剪刀，平剪波瀾成兩段。四明山深水源遠，衆壑會豁長漫汗。滔天狂潦不少留，瀉入長江勢奔竄。賢哉唐家王長官，欲圖永利輸長筭。想得慘澹經營時，下上山川應飽看。西偏千嶺相屬聯，惟有兹山擁東岸。遂於此地築橫埭，截取衆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下參差僅强半。水大十分七入江，徐挹三分供溉灌。支流瀰瀰穿郡城，脉絡貫通平且緩。旱時反此

❶「天」，原作「夫」，據殿本改。

水亦足，坐使千年忘旱暵。無窮廟祀報元功，像設森嚴人敢玩。梅梁夭矯有冥助，大患于今尚能捍。前輩所作多神靈，日月真成赤心貫。後人小智或更易，費盡工夫隨破散。河堙盍浚謀不集，堤斷河傾流甚悍。富民縮手人受殃，仰望古人重興歎。老木號風波湛碧，畫屏俯仰丹青焕。更須積雨看驚湍，濡足褰裳何足憚。去家不遠時一游，短艇垂綸流可亂。八月儻有僊槎來，便欲乘之泝天漢。

林復之求僧陳君舉爲寫山谷與俞清老詩而和之次韻

歸墨氣何鋭，爲儒意何闌。勸沮皆不可，要惟心所安。何必收澄觀，强欲加巾冠。余看飲光衣，以次傳阿難。

送秦仲防制幹

秦郎相家子，被服一寒士。不味膏粱珍，嗜書如嗜芰。仕途樂平進，欲上行或止。制使護瀛壖，婉畫幕中試。不避癡兒譏，但欲了官事。君賢他可及，好善無與比。公餘仍進學，訪問無巨細。片言苟有聞，必欲窮根柢。一介有可觀，窮閻必躬履。老我甘投閑，衡門人所棄。惟君異時好，時來訪生死。淡交久而敬，清談或移晷。一朝語余别，摻袪不容已。向來二三公，頗亦同臭味。去去群欲空，今君又行矣。欲歸投金瀨，尚眷甬東水。結交多老蒼，要路有知己。青氈我家舊，勉旃收上第。先聽傳除書，使我喜不寐。别後未相忘，毋愛書一紙。

送蔣德常宰鄱陽

棋社頗寥落，聚會多差參。矧如夫君賢，貴重雙南金。豈可無此君，周旋相與深。一別歸未久，征鞍又駸駸。老我苦多病，別酒難重斟。摻袪不可留，贈言効規箴。吾聞古番君，甚得江湖心。官無崇與庳，時無古與今。古人乃能爾，歛袵當致欽。我亦一丈夫，毋謂力難任。未暇言偃歌，肯彈宓賤琴。明恕加撫摩，細故多親臨。罔密吏易姦，賦重民弗禁。飛鴞懷桑葚，烹魚溉釜鬵。此邦熟往來，當有慰黎黔。君能踐世科，朝行佇朋簪。公餘昌遠業，書讀松竹林。故家未見書，校讎如向歆。時時爲尋訪，歸來共書淫。勿以三徑荒，間作莊舄吟。勉哉赴功名，莫待二毛侵。數年儻加我，寒盟尚能尋。

題家藏二畫

二　龍

老龍卧海沙，覺來未欠伸。珠光發海底，闖然目有神。畫龍不畫全，必雜煙與雲。此龍未嘗動，具見爪與鱗。一龍望見之，争心生怒嗔。奮迅勇欲前，便爾雲滿身。不知出誰筆，定非塵中人。若非親見之，何由寫其真。雲濤方洶湧，恍若渺無津。爲霖會有時，正爾良苦辛。乃知青雲高，不如寂寞濱。深虞或飛去，十襲聊自珍。

二　虎

一虎弭耳行，一虎立而顧。猛鷙乃天資，亦爾相媚嫵。媚嫵尚耽耽，況復逢其怒。吾聞宣城包，今古稱獨步。投老筆愈精，利牙爪可怖。方其欲畫時，閉户張絹素。磨墨備丹彩，飲酒至斗許。解衣恣盤薄，手足平地踞。顧眄或騰拏，窺之真是虎。捉筆一揮成，神全威不露。此其真是歟，爲我振蓬户。藜藿將不採，何止讋狐兔。

送陳進道倅三山

陳侯少有場屋聲，歲在壬午聯薦名。晚年倦游安里居，君亦懷綬歸家庭。齊年連姻更同社，臭味相與如弟兄。一朝話別欲遠去，洗盞更酌歌渭城。合沙樂土宜宦游，或謂不減洛與京。平分風月信可樂，人家弦誦幾連甍。豈惟帥閫賴關決，定知秋闈望陶成。西都外司掌宗盟，煩君共二爲之丞。勿謂爲丞但虚稱，亨途要當自此升。惟君儒雅聞簪纓，種學歲久筆縱横。奥篇隱帙了如響，清談吐屑四坐傾。詩筒來往附郵傳，時出妙語人爲驚。梅花萬樹照山白，荔子百種輝空明。九門雄尊盛官府，三山森聳多地靈。長樂一志書不盡，平生頗恨未經行。煩君傑句爲摹寫，遠寄使我心神清。

送姜子謙宰鍾離

濠梁自古揚州域，禹娶塗山城尚留。

鍾離雖嘗作楚縣，子男之國書春秋。卑梁争桑起吴釁，陰陵失道除漢讎。嬴秦屬之九江郡，典午置郡任愈優。蕭梁尤重北徐鎮，高齊又爲西楚州。正觀割淮疆理失，❶元和加水號名脩。陽冰篆虎書户册，奇畫于今照譙樓。浮山築堰誰與謀，漫引童謡爲激溝。役工沈鐵不勝計，欲灌壽陽爲廢丘。霧昏三日水怪出，一決空貽千古羞。上格下格果何在，西濠東濠猶並流。守邊在人不在險，險阻如故事不侔。元魏擁兵數十萬，義之堅守竄其酋。向來横潤一失據，凛凛重貽宵旰憂。刺史舊帶兩城使，渦口兩城今在不。君侯妙年筆爲投，名位詎肯卑微休。世科高揖更膴仕，哦松壯志未足酬。欲效金城上方略，宦游直到窮邊頭。三光五嶽氣猶分，故疆慨想何時收。邑事不足煩大手，往訪古今資遠猷。老我無用重多病，爲君相與數觥籌。棋社冷落故人少，況復臨風送行舟。看君徑赴功名會，努力自取公與侯。又聞魚臺在近境，誰知魚樂如莊周。烽沈柝静若多暇，從容何惜觀游儵。

送潚丞剡川

工部丞崑丘，我生丁巳年。比吾既逾冠，再轉丞金囷。年齡過半百，奏子哦松軒。親見勤小物，如彼少壯然。受輸導行費，略不取一錢。飛糠至眯目，猶恐勞弗宣。汝方壯有室，行行貳剡川。地近既便親，俸外有圭田。惟當念爾祖，奉職罔不

❶「正」，殿本作「貞」，此爲避宋仁宗趙禎諱改字，下不一一出校。

虔。邑無不當問，事亦不得專。退無爲避事，進勿至侵權。莊生才不才，其間要求旃。去年苦旱歉，穀熟殊頗偏。未知催科時，何取何當蠲。二十七鄉民，户口富人煙。去天曾不遠，孅惡易以傳。大寧九十餘，父母俱華顛。況子勤幹蠱，豈不深愛憐。食禄須盡瘁，毋歎我獨賢。不應頻往來，恃有檄可沿。時時寄安書，何殊在目前。秋賦已復近，公餘更加鞭。金罍喜接境，一水通鄉船。他時儻少病，尚能催擊鮮。

送王知復宰建德

筮仕一何早，字民一何遲。歷歷三十年，中間多險巇。宦途秪平進，分寸窮攀躋。最後官胄監，一蹴黄金閨。低佪能自愛，風鷁甘退飛。寧爲紅蓮幕，往尋武陵谿。親黨多勸止，君去獨不疑。治家有賢媛，應門委佳兒。安居捨大厦，列屋閒歌姬。風霜登客路，單車如雞棲。勇決有如此，端是英雄姿。有志事竟成，不後一年期。明詔趣鵷班，壯縣催瓜時。贏得爲君子，否泰相因依。古郡足蕭灑，年來困征追。守宰俱賢明，斯民其庶幾。杭葦欲走別，有足如縶維。舉酒向西望，離愁渺天涯。惟君才素高，邑若不足爲。謂難易將至，謂易後難支。老我百念冷，安能效良規。猶記簿領初，過庭聞舊詩。惟畏爲過寡，惟勤無功虧。遺訓儼如在，終身當誦之。

題趙尊道渥注圖

趙尊道制幹以龍眠《渥注圖》示

余。余曰：誤矣。本韓幹馬，東坡所爲賦詩者。此龍眠所臨，而以後爲前。俾易之，爲書坡詩于後，而次其韻。馬實十六，坡集詩云十四匹，豈誤耶？

良馬六十有四蹄，騰驤進止紛不齊。權奇倜儻多不羈，亦有顧影成驕嘶。或行或涉更相顧，交頸相靡若相語。畫出老杜沙苑行，將軍弟子早有聲。中間名種雞群鶴，無復瘦瘠烏暮啄。當時玉花可媒龍，後日去盡烏呼風。開元四十萬匹馬，俯仰興亡空見畫。龍眠妙手欲希韓，莫遣鐵面闗西看。

題高麗行看子

高麗賈人有以韓幹馬十二疋質於鄉人者，題曰《行看子》。接處黄綾上書「韓幹馬」。表飾以綾，尾以精紙，皆麗物也。聞其懷金來取，因命工臨寫而歸之。再用東坡韻書臨本之後。

竹批雙耳風入蹄，霜鬣剪作三花齊。丹青相隨西去皆良種，撼首勢竄迎風嘶。裝爲横軸不減陸與顧，麗人傳來譯通語。園人乘馬如乘看且行，云是韓幹非虛聲。中有二匹真游龍，爬鶴，人馬相諳同呼啄。賈胡攜金贖此馬，亟呼工梳迴立緑楊風。人臨舊畫。我詩無分到三韓，寫向新圖時自看。

跋李少裴脩禊序❶

唐文皇之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

❶「裴」，原作「陵」，據殿本及下文改。

爲可攷。若李重光撥鐙書，斷然無能效之者，其爲真筆何疑。朱徐開皇之記，則已見少裴之辨。開元去正觀未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書，以爲最善本，則真善矣。辯才之本既殉昭陵，今世止以定武本爲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蹟之下。則知此本信爲冠絶，蓋希代之寶也。然考之新舊《唐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滌，明皇用爲祕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如此則液爲湜之親弟，而爲祕書監者滌也。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次子擢，擢之子液，吏部員外郎。第四子挹，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祕書監。如此則液爲湜之從弟，又不爲祕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而滌之親筆乃爾，以是知作史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以副少裴好古之意。

蘭亭修禊永和中，群賢高會俱雍容。右軍作序亦寓耳，藁草乃致傳無窮。自言疑若有神助，他日屢書終不同。歷代傳寶在祕府，尤其甚者唐太宗。當時搜取極心力，模本一一攽群公。惟此真蹟最奇絶，蕭梁開皇有遺蹤。親御奎文賜元嘉，龍蟠鳳翥何其工。辯才所取祕昭陵，此本一洗凡馬空。崔家兄弟列清要，誨子況復稱驪龍。圖書四部資校讎，當時尚有正觀風。自云此爲最善本，冰銜臣液題甚恭。李王深得撥鐙法，筆力絶勁雄江東。右軍以來皆妙筆，名勝異代如相從。病餘扶憊行掃松，李君携來爲發蒙。平生多看舊墨本，一見使

我開心胸。摩挲歎息不自已，至寶盍入明光宮。隱居懷寶正不惡，異氣或能牛斗衝。叩門有客勿傾倒，恐有御史來乘驄。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趙資政建三層樓中層藏書

危樓傑立潭府雄，仰望鶖瞿何穹窿。擎以八柱真良工，恍如木天移海東。扶欄三級橫復縱，八窗交映光玲瓏。更上一層迴不同，歷覽萬象俱空濛。東南太白金峩峯，西山千疊青芙蓉。環遶不斷如屏風，平疇彌望禾芃芃。城郭市井聚螘蜂，煙樹高低知幾叢。澄湖一片磨青銅，潮來江漲銀在鎔。海市三垂屬提封，四山寬圍城在中。地平樓小望易窮，安得高卧陳元龍。麗譙公府難從容，二閣均在道佛宮。江山得助無遺蹤，眼前突兀忽此逢。主人榦國成棟隆，鼎彝久書柱石功。名遂身退茲明農，卜築深静依高墉。百間朗朗羅心胸，咄嗟不待鼛鼓鼕。最後奇觀凌虛空，窗户未須濕青紅。似聞廬陵周益公，亦作此樓高於崧。相望落落見兩翁，心匠不謀如影從。我欲效顰意方濃，一朝登眺若發矇。不願侍公飲千鍾，不願舞女紛歌僮。插架三萬牙籤重，此身願爲書蠹蟲。不然相陪夕陽春，與公憑欄送冥鴻。

再題行看子

先引護欄毬子驄，九馬近遠俱相從。

黑駒騧黄騅素騮，亦有笏面仍銀騣。夏國一種青於藍，五明錯靴皆如龍。或騵或引恣馳驟，坐覺隱耳聲瓏瓏。人間安得有此輩，一一必自天閑中。不惟骨相異凡馬，圉人貴介多雍容。三花翦鬣自官樣，空鞍更以香羅幪。中間二者蓋天馬，齒雖已老氣尚雄。不知幾出横門道，雙立柳下青陰濃。人人擡韁捽領刷背膂，旋梳騣尾摇清風。生意馬欲動，態度曲盡各不同。韓生去我幾百年，藻色尚濕青與紅。不知何時墮雞林，萬里遠在東海東。賈人携來得寓目，一見絶歎丹青工。千金可買真不惜，忽復携去何匆匆。亟令臨寫得形似，如此神駿那得逢。開元内外馬盈億，色别爲群從登封。韓生所皃定傑出，七尺爲騋八尺駥。向來鶯邊繫金狨，歸乘欵段頭已童。伏櫪寧能志千里，却笑區區據鞍矍鑠翁。

寄題吴漢英玩芳亭

吴侯奕奕天分高，歷記萬卷無差毫。志同青雲垂上忽歸去，年來益收湖海豪。志同三閭時則異，玩此芳物亭之皋。視彼顑頷亦何苦，鼻間栩栩忘鬱陶。詩文滿軸寄海嶠，靈均細論無乃勞。與君齊年況同袍，秖今衡門没蓬蒿。有芳可玩便自適，草間野卉時一遭。離芷辛夷蘭杜若，未暇一一追離騷。詩文皆以屈平異同爲言。

送孫子祥赴新昌主簿

高士不爲簿，子嚴論獨殊。不遭何不可，而況主簿乎？夫君豈其裔，南明筮仕初。要知官無卑，禄可代耕鋤。正須勾小

稽，使民能樂輸。矧復兼尉曹，鼠竊隨除驅。兩職去民近，亭途此權輿。君誠吾里秀，賢厚素有餘。埋蛇有陰德，映雪讀古書。起家決儒科，鄉評足名譽。妻以兄之子，相與久相娛。小別不足惜，未免摻子袪。邑境連台剡，好山環四隅。二子丞鄰封，川陸通舟車。乘興或一往，徑欲造庭除。公餘想績文，尤當惜居諸。會看興公賦，擲地金聲如。

送湻丞上虞

我老不復仕，行將掛衣冠。兩子俱貳令，官職恰一般。剡川且書考，上虞亦之官。人言易捧檄，歸奉重親歡。我意正不爾，期汝政可觀。食焉怠其事，古訓戒捨鏝。汝職去民親，簿書當細看。一邑無不問，正爾良獨難。江海市三垂，長隄捍驚湍。埭高幾如山，潮至不留殘。宣和有遺迹，能使潮浸灘。陂湖謹蓄洩，可以救旱乾。長溝濟漕運，浚治令通寬。此皆丞所職，勿憚心力殫。江頭有東山，永懷謝家安。邑有李與豐，況復居二潘。尚友更從游，問學加研鑽。平時固知汝，廉謹無欺謾。涉世終未深，送汝能忘言。故鄉去帝鄉，舟馭多往還。失己固不可，待人亦多端。罔求違道譽，善遣非意干。窮達自有時，此理真如丹。聚散不足較，豈得長團欒。閑靜我所便，汝其自加餐。有時或乘興，往來二子間。踏雨送汝行，浮家當游般。走筆如家書，誰能苦雕刻。

送伯中弟尉新喻

伯父盛德人，伯中實暮子。不惟能象

賢，氣貌亦相似。幼日讀父書，結字得皮髓。粹然金玉姿，少日期千里。寧知游上庠，蹉跎困名第。晚始著青衫，酸寒就一尉。歘然報瓜時，往戍真樂事。自惟群從希，惜別不能已。中年重離別，況我衰如此。親故例作惡，況復於吾弟。兹行豈得休，雅懷聊漫仕。勿憚三年留，江南富山水。尉曹官雖卑，去民最密邇。一日斯必葺，職務毋少弛。善保金石軀，離觴且同醉。歸來畢婚嫁，相從期暮齒。教子以義方，忍貧授經史。素業俱有傳，見進未見止。大兒方決科，如摘頷髭耳。子尚徐其驅，中途聽捷喜。

送張子宓分教澧陽

澧陽渺何許，遠在天盡頭。頃爲郡樓記，圖志不可求。王侯録故實，頗亦費冥搜。忠以申明著，學有車公優。外挹蘭江水，下俯僊明洲。讀書記群玉，採藥思浮丘。況得子厚語，謂冠漢南州。見謂頗詳盡，豐碑照城陬。可憐城與樓，百姓不知修。乃知尚有遺，家傳載鄴侯。張君將客授，蓋嘗敘其由。爲我謝澧人，聊以遮前羞。君家世爲儒，青箱襲箕裘。太玄洎潛虚，探賾深可鉤。君才兼數器，博洽誰與儔。南廟推第一，鵰鶚快九秋。得官愈嗜學，手抄不能休。館殿要人物，衆寶登琳璆。演綸及視草，如君真勝流。蘭芷生顔色，暫煩爲遠游。君方俟瓜時，相依意綢繆。樽酒接從容，詩篇更唱酬。論文究今昔，析理到孔周。老我澹無伴，摻袪不容留。別乘澹庵子，傾蓋當相投。公餘文字飲，能思故人不？

送周君可宰會稽

作邑誠匪易，況子之稽山。銀茜視兩赤，朝家知其難。鼎鼎數萬户，賦重民生艱。山陵五雲飛，辦護力更殫。預買萬世敝，法貪至於殘。越人瘠已甚，當饋幾發歎。名臣爲竭力，減額宜少寬。不齊物之情，兹事終變翻。箕斂及雞豚，詭户多容姦。竟未得要領，條令何其煩。通才善剸劇，南康遂通班。誠心試求之，要使後可觀。古仕不出鄉，習俗皆素閑。東嘉嘗客授，尋乃乘朱轓。略如仕於鄉，非意不得干。況昔攝邑久，疾苦知民間。故吏想猶在，疲氓知長官。宜若差易耳，未免送以言。權雖與正同，事體終兩般。趣辦不計久，爲真事多端。遇事勿生風，三思庶能安。試登寬簡堂，取我前碑看。六一真格言，坐右當銘盤。向來難奉母，版輿今似潘。外盡撫字勞，退公悦慈顔。蓮峯聲望重，待子輿門闌。勉哉發政譽，行矣聞天關。

錢清王千里得王大令保母甎刻爲賦長句

書家千載稱蘭亭，蘭亭真蹟藏昭陵。只今定本誇第一，正觀臨寫鐫瑶瓊。黄閍岡下得寶墨，古人燒甎堅於石。大令親書保母銘，況是當時晉人刻。甎雖破裂文多全，妙畫遠過蘭亭鐫。其間曲水悲夫字，駸駸欲度驊騮前。我家阿連縛虎手，更得退堂方外友。王君系出三槐家，參坐會文真耐久。田丁初來獻小硯，尋見津津若微溜。細看背刻晉獻之，永和彷彿在旁右。亟訪

田家叩所從，始知墓崩隨意取。大甎支牀得前段，掀倒浮屠全尾首。字爲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字漏。交螭方壺不復見，貞石摧藏松亦朽。我得此碑喜不寐，摩挲三歎歎未有。興寧甲子十四周，更閱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曉未來數，安知八百餘年後。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絶類。又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二王遺蹤無所遺，誰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爲成勝事，至寶呈露端有時。越山盤屈獻與羲，付與耳孫世守之。煩君更爲護幽竁，或恐意如猶有知。

趙資政招賞川海棠次袁和叔韻

少陵千古詩人傑，每見名花輒題絶。錦棠無如蜀川盛，見説千林天染纈。大篇短章合無數，忍對此花舌如結。黄鵠銜子萬里來，春光頗向東南洩。槔閒老子携春歸，移石鬱林表高潔。崇桃炫晝不足言，紅艷燒林疑益烈。棠梨小紅自退聽，不待騷人定優劣。兩登蜀道歸海濱，一琴一龜全晚節。嘉招容我到花下，春酒新篘公自挈。攀翻亂插人共醉，十二金釵不成列。袁安參坐爲長哦，同氣相求磁石鐵。不須高燭映紅粧，佳月自能明作哲。紅潮滿頰卧林間，風流誰敢來分别。

泉口净明院晝寢

沙頭古招提，往來幾經行。兹來當春晝，解衣愒西楹。玉立青琅玕，小窗虛且明。紙帳白如雪，牀軟枕更平。偃仰四體適，欠伸困思生。須臾右脇卧，徑入華胥

城。無人夢自覺，閴然四無聲。林間婆餅焦，悠悠時一鳴。翻身更從容，意泰氣亦清。連朝走丘壠，百拜不遑寧。老我久倦游，幸兹息營營。衰相益已迫，世念日愈輕。自欣天與閒，身是半髮僧。未能遂高隱，庶幾保餘齡。

賦蔣甥若水番馬圖

何處驅來良馬六，騮黄參錯如花簇。胡爲不作騰驤去，各有游韁縶前足。胡人下馬俱少休，背倚氊裘眠正熟。酋豪揀箭奚奴撚，意欲射麞不遺鏃。琵琶横倚續續彈，一夫坐聽胡中曲。卧擁提壺將引飲，英氣虬鬚皆貴族。沙磧坡陀高復低，天寒不見寸草緑。我行燕薊頗見之，狼帽烏靴乃其俗。勿云恃勇不知義，要以赤心置其腹。嗚呼！安得壯士健馬咸作使，坐令戎虜爲臣僕。

陳表道惠米纜

平生所嗜惟湯餅，下箸輒空真雋永。年來風痺忌觸口，厭聞來力勑正整。江西誰將米作纜，捲送銀絲光可鑑。仙禾爲餅亞來牟，細剪暴乾供健啗。如來螺髻一毛拔，卷然如蠆都人髮。新絃未上尚盤盤，獨蠒長繅猶軋軋。旴江珍品推南豐，荷君來歸擕來東。知君正直如羔羊，貽我素絲踰五總。仙禾本出從嘉穀，色味俱同無餅毒。鼎深熟煮葱豉香，大美元年加臠肉。有時飯素芼以虀，饞口屬饜味更奇。束晳一賦不及此，爲君却作補亡詩。

盧甥申之自吴門寄顔樂閒畫牋

年來吴門箋，色澤勝西蜀。春膏最宜書，葉葉瑩栗玉。賢甥更好奇，惠我小畫幅。開緘粲殷紅，展玩光溢目。巧隨硏光花，傅色濕丹緑。桃杏春共嫵，蘭桂秋始肅。趙昌工折枝，露華清可掬。妙手真似之，臧去不忍觸。苟非歐虞輩，誰敢當簡牘。又聞樂閒君，古篆頗絶俗。併求數紙書，寄我慰幽獨。

題申之寄示春郊畫軸

郊原膴膴春意足，細草凄迷芳樹緑。鴈鶩無數泛陂塘，羊牛相與隨芻牧。幾年不泛浙西船，恍如蘇臺俯平川。閑人憂國無他策，但願好雨成豐年。

六言問天池寶華

昔年曾賦虎丘，猶恨靈巖未游。天池之景絶勝，寶華有水倒流。老矣不復西去，夢入陶朱扁舟。煩君爲我尋訪，能以新詩寄不？

贈成都魯講書 焯，字叔獻。

君家江發源，我生瀛之壖。相望萬里外，中間幾山川。近聞今子敬，文價鶩鸞鵷。何由夢見之，失喜瞻在前。幅巾聳英標，衘袖出文編。倒屣平生歡，劇談河漢懸。老我三入朝，廣識兩蜀賢。相與論諸公，與君最周旋。自言隱太城，讀書三十

年。城中竹谿居，肥遯遠市廛。清谿擁屋後，緑樹環前軒。一舟號横雪，可泝復可沿。拂衣下三峽，非爲名利牽。灩澦追古作，海潮賦新篇。舊依榑閒公，來乘甬東船。顧我何所取，有懷俱盡言。老親苦多病，嘗藥冀少痊。佳客不容留，欲著歸驂鞭。間爲惡草具，願君少留連。報無錦繡段，贈有朱絲絃。一别無復會，摻袪意茫然。蜀山渺何許，同聲惟杜鵑。

趙資政當山堂

我公仁存心，樂山心如丹。平生經行處，不厭行路難。青城及大面，萬疊連百巒。捫參仰脅息，亦嘗坐長歎。功成歸四明，得地數畝慳。城隅路窮際，小橋水汪灣。蕭條漁家市，中有屋百間。危樓俯人世，一看山四環。堂深無他景，猶以城當山。城荒披緑莎，青青透榑閒。秀潤長滿門，坐對無躋攀。日夕氣亦佳，鳥飛相與還。終日看不厭，徙倚十二欄。有如擁泰華，管窺見一斑。況兹緑陰成，連朝雨潺潺。濃翠真欲滴，秀色幾可餐。我家但環堵，窮年困彎跧。出門得曠望，遥碧羅煙鬟。有時碧雲湧，半空聳商顔。須臾輒變滅，欲駐良亦艱。羡公得佳趣，容我游其藩。悠然時見之，重門勿令關。

風琴

淵明有琴本無絃，白傅偏喜聽人彈。不如空中風度曲，隨風往來聲斷續。非宮非商從君聽，不中律呂無虧成。大如角韻來孤城，細似蚓竅蒼蠅聲。華亭夜鶴圓吭

清，顫動長引寒蟬鳴。或疑鳳咮叫霄漢，又恐僊佩雲中行。使其似曲無别調，安得自在聲泠泠。蛙喧尚謂勝鼓吹，牛鳴猶以黄鍾稱。絲不如竹亦漫語，賴此七竅俱瓏玲。幽人院静新涼生，八風不問來縱横。短簞六尺午睡足，彷彿神來傳廣陵。

寄題臨江徐祕閣儒榮堂

滄水海豹來京畿，繫帬堯舜深惡之。元祐政和能幾時，女真航海來乞師。以燕伐燕夷攻夷，吾國何與潛與期。島夷日張耶律卑，城門失火殃魚池。督亢雖入空無貲，免夫賦及東南垂。廟謨顛倒幾逆施，中原丘墟責誰尸。高皇匹馬興渙灘，南巡國步尤阽危。神旌北指虜屢隳，天雖悔禍庭未犂。兩邦交聘玉節馳，廿年不見紅旌旗。狂胡窮凶不自知，意欲投箠淩江湄。安知送死蕪城西，倒戈勢如蟻潰隄。三年拜賜無能爲，再尋和議平創痍。中間紀載紛是非，顛末不備多懷私。痛定泣血作者誰，僉言亂華疑傳疑。徐君憂世老不衰，會稡衆作無棼絲。東觀直筆多所資，蓬萊漢閣生光輝。儒榮名堂本訓辭，大書流詠見豐碑。我昔假吏陪琬圭，故宫禾黍傷離離。洪河大山望而悲，壯士無數胡馬肥。謂國有人何至斯，此心耿耿淚自揮。年運而往不可追，因君來覓儒榮詩，感觸義概矢以詞。無由縱覽讀書帷，願得版行用激臣子無窮思。

送袁恭安赴江州節推

袁氏四世凡五公，唐朝三相傳家風。

君家幾代擅儒業，高曾藝苑俱稱雄。大父謙尊古君子，諸父名高表吾里。一門子弟更競爽，挹取乙科自君始。九江需次今幾年，去去渌水依紅蓮。忘年論交正相予，叱馭欲往難留連。老我秋來抱病久，臨岐無由置尊酒。秪從臥内敘離懷，戀戀摻袪仍握手。鵬程萬里兹權輿，平時義方師有餘。送人以言古所重，雖誦所聞寧起予。君看公孝與孟博，太守坐嘯仍畫諾。一郡之政賴關決，千里應須念民瘼。鄉州義事煩主盟，纖悉於余無隱情。處事條理亦爲政，知君出仕當有聲。尊公亦入閩中幕，公退著書端不惡。君才更得江山助，簡書既省尋家學。君行遠業未可量，弟兄丹桂終齊芳。老悖無庸況多病，尚能留眼看翱翔。

趙南仲寄王朴畫猫犬戲爲之賦

鬛鬖兩狻猊，胡爲到庭户。細觀畫手妙，模寫真態度。意足謝繁筆，不待丹青汙。亂掃腹背毛，頭足巧分布。尨也如愁胡，眉攢眼光注。豈惟足生氄，垂耳紛敗絮。掉尾固自若，狸奴爲驚瞿。側耳實畏之，衝目猶敢怒。誠知取形似，不吠亦不捕。對之輒一笑，聊用慰沈痼。

朱季公寄詩有懷真率之集次韻

伊昔羊尹臨丹陽，真率之名初濫觴。香山尚齒當會昌，卧雲不羨坐巖廊。七人各列官與鄉，年德俱高世所臧。丙午同甲遥相望，清談生風想琅琅。耆英人物尤軒

昂，賦詩遠追白侍郎。文富歸休壽而康，衣冠十二何鏘鏘。吾鄉五老如鴈行，至今月評尚推揚。家舅仕宦接王楊，眉壽遂及渭水姜。我如傷禽趂鸞凰，忽驚騎箕歸銀潢。四皓向來雅約猶寶藏，菜羹草具烹鳧肪。中間有夏黄，藹藹義風誇句章。年來抱痾久在牀，同社闊别如河梁。君嘗遠宦踰沅湘，又向封川憩甘棠。瘴雨蠻煙暗桄榔，何時歸安朝士坊。忽傳新詩几生光，斂衽正色而寒芒。詩境幾成破天荒，徐爲續貂未須忙。静揣歸期應未央，歸縱未衰亦老蒼。莫年甘與子同裳，何事相望天一方。

吴少由惠詩百篇久未及謝又以委貺勉次來韻

江左一世稱名公，首出劉惔與王濛。

自高直以天自況，何止數仞言高墉。虚聲一傳實何在，但知景附而風從。我朝諸公門户闊，普納萬象如虚空。群才俱入大鑪鞴，鑄人端如金在鎔。又如東君一布令，白者自白紅自紅。巖巖千載玉局老，少年徑以吾道東。首干樂全次六一，二公自是燕許宗。奏篇六論初流傳，四海一日俱承風。涪翁其間傑出六君子，香薰班馬尤爲濃。又分江西派，作圖序次由本中。哦詩作文各務實，薦鶚不媿北海融。坐令文物掩前代，主盟豈非諸老功。固知文氣僵湜籍，亦許詩律沾徐洪。宛丘諸黄接前輩，宜有此甥風味同。蚤嘗決勝翰墨場，筆端豪健誰争工。新篇句句多灑落，妙畫字字真玲瓏。惜哉生晚百餘載，歐蘇之門欠登龍。尚兹踸踔未闊步，吞舟之魚溝豈容。我方投老與世隔，映窗愛景方曈曨。十年屏居可羅

爵，何人來顧一禿翁。儼然衣冠見吾子，文書銜褏名自通。向來兩卷餘百篇，諷味抵今未能窮。更携大篇如拱璧，刻畫無鹽責孤蹤。人言霜蹄騁夷路，我今秋隼凌三峯。愛余過厚擬前良，此事如何著得儂。老我不入杞梓林，嶧陽深隱如孤桐。平生習氣掃欲盡，只有媿處著力攻。子歸求之有餘師，惟知嘆息錦繡胸。時時杖屨許來往，庶可歲寒相始終。

龍潭丈室一筍穿入露滿其上因賦之

一筍入屋照座寒，凌晨仍有清露溥。益信露珠自根起，正如真水朝泥丸。厦屋不應爲汝穿，不肯屈節斜倚欄。干霄拂雲已在望，且復自保青琅玕。

旱久無水王伯容分惠桃源大谿泉將以長篇水至已雨走筆次韻

七十老翁門晝閉，終日蕭然無一事。却因不雨動衰懷，擁笏黄堂與祠祀。兼旬旱涸舟不通，井泉欲竭知無計。僮奴抱甕扣比隣，水不得清僅無滓。舊時見説横谿源，有水側出萬竹前。考之爾雅名氿泉，頗思走介分微涓。去之一驛不易到，午暑坐想空垂涎。不知何人剥啄扣我門，惠以小罌童稚驚相傳。啓封一勺挹清泚，烹試茗碗真增妍。況當精禱已孚應，三日簷溜傾潺湲。病中一笑成莞爾，城闉安有泉如此。何用吴松四橋思陸羽，白帝城西歌子美。前人所品中濡取揚子，已覺清甘冰人齒。老我住世能幾殊不定，一下一高隨所喜。

年，引飲一瓢幾子淵。行見甫田取十千，坐使遠近俱安然。欲和大篇不覺沉吟久，擊鉢成章慙敏手。

送瀟宰富陽

富春富山水，地勝雄三吳。壯哉十萬户，畿邑拱行都。大江橫吾前，上下萬賈艘。吾子丞剡川，攝事姦已鉏。試縣力愈難，勉旃立規橅。治縣古有譜，近頗多著書。樟閒愛汝厚，誨語皆良圖。老我不惜別，所望安官居。汝亦頗練事，正恐才尚踈。我以熱肺腸，有求應所須。遇事費十思，一跌真不虞。雖當縱心年，兢兢矩不踰。況汝年方壯，勿恃才有餘。據輪始窺井，任誕寧失拘。三年待汝歸，二親真倚閭。

又送從子漼

二孫吾所愛，別去殊關情。阿剡將賞延，伴子性亦靈。煩子善誘之，他日使有成。公餘松竹林，共勉洛誦聲。

寄題林宗山巢龜

彼澤之陂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何。潔清如許豈不好，紉蘭綴蘺何足多。七十二鑽無遺策，不靈於己徒遭厄。人生何用千歲爲，願似巢蓮足清白。

送趙仲禮守天台

樟閒社稷臣，卷藏經濟手。功名付諸

郎，秀出諸公右。大兒倅東嘉，洗印未云久。次子鎮赤城，急流去何驟。二者皆爲親，欲奉喬松壽。況有戲綵堂，可繼清獻後。鄰封尤便養，榮侍各晝繡。春風扇微和，安輿雲出岫。家傳吏師法，從政於何有。還歸鴛鷺行，金印當繫肘。向來嘗佐郡，山川若僚友。南渡多北客，風味中都舊。士夫喜公來，紛然迎馬首。其中多故知，頗問老夫否。

贈相手文李道人

生有文在手，縱橫殆天予。其間動成字，往往傳自古。舜褒梁武武，老十子貢五。季友太叔虞，仲子竟歸魯。仲弓有鈎文，宰我亦握户。敏士自文雅，習道本因輔。鄧淵彭神符，瑣瑣不足數。李郃陶士衡，三公皆定數。白帝矜奇瑞，見誚漢世祖。何爲言禍福，歷歷如君語。自言傳希夷，妙處勝兒取。見手知國封，況此細紋縷。研油燎旃檀，始見掌中虜。何如一覽頃，坐談樂與苦。老我縮袖閒，不復煩推步。子其訪廛中，英傑在何許。

跋余子壽所藏山谷書范孟博傳

山谷晚在宜州，或求作字。谷問欲何書，則曰：「惟先生之意。」谷許以書《范孟博傳》。或謂南方無復書，谷曰：「平時好讀此傳。」遂默誦而書之。舊聞此說，又知在上饒大夫家，願見不可。余子壽來入制幕，博記善屬文。偶談及此，又出摹本及尊公跋語，始知其爲先世舊物也。爲賦長句。

宜人初謂宜於人，❶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衮衮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紙丐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可尋閱，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真。輟公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

謝葉處士寫照

頃在朝行，葉處士光遠爲余寫照，置於山林中。欣然自贊，有云「山林如許盍歸去」，蓋志於歸也。一歸十三年，既掛冠，再寄一圖，爲老人星狀，形容變盡，非復故吾矣。戲作長句謝之。

老我舊曾官日邊，隨衆年除仍歲遷。母子日夜念鄉國，但欲共耕緜上田。葉君寫照妙一世，畫我形模在山水。有如虎頭皃幼輿，正合置之巖石裏。猶記有客爲諛言，盍更野服爲貂蟬。我笑不荅心不然，拂衣徑得歸林泉。歸來歲月不知久，十餘年中何不有。此心炯炯尚如丹，只爲幽憂成老醜。久矣與世俱相忘，荷君念我應老蒼。新圖白髭添一二，豈知雙鬢皆成霜。兩圖對掛耿相照，顧盼從容成一笑。更添松竹作壽星，我已甘心就枯槁。人言姿態與真同，如照止水窺青銅。明知已非故吾矣，小孫指點能呼翁。君居天街號稱首，侯王生

❶「謂」，殿本作「未」。

面羅左右。邊頭飛將新立功，颯爽英氣照窗牖。名滿四方求者多，千金造門君不呵。能事固不受促迫，應酬雖繁可柰何。胡爲有暇及衰朽，楚楚裝池意尤厚。我今已是行路人，不須重累丹青手。

送宣宗禹保寧軍掌書記

宣之爲姓世所稀，暇日試爲君家推。宋之宣公舍與夷，子孫相承此爲基。或云出自魯宣伯，《元和姓纂》言則非。西京功臣虎與義，侯封累世皆宗枝。盛哉雲陽宣巨公，光武稱其勝二龔。酇爲司空懷在趙，遥遥久矣無亢宗。君家本自太末來，世以儒術爲家風。尚及詹識諸父行，君方髫齓成孤童。艱難歷徧屹中立，五行俱下攻時習。自從一登賢士庭，貴名日起人誰及。舍選真似青銅錢，一躍龍門浪三級。吾鄉驚喜破天荒，歸見朋儔愈謙挹。寶婺古郡名浙東，往泛緑水依芙蓉。如君入幕假途爾，及今民事宜加工。亨途萬里才發軔，摻袪勿使金樽空。從今家聲當愈大，坐使宣氏崔盧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1]

四明樓鑰大防

古詩

林和叔侍郎龜潭莊

林和叔侍郎永康別墅龜潭莊，以蜀中烏絲欄爲寄，使賦詩而書之。

頃年曾記游花谿，宗樞潭府谿之湄。徘徊其上嘆秀爽，宜有英才瑞明時。巖巖林公天與奇，勁氣不爲金石移。少以六藝鳴上庠，[2]游宦所至英聲馳。瀾翻薦口徹旒扆，通籍直上黄金闈。出宰長城如卓魯，至今遺愛人歌之。入朝一冠御史豸，臺綱振厲先光輝。光宗聖度如天大，俾承舊制形宸奎。言所當言公不屈，上喜抗直深倚毗。歷居三院上横榻，首尾獨擊及四期。擢居小天不肯住，遠指章貢把一麾。政成召節不旋踵，神與清漲促公歸。代言批勑節彌勵，藜藿不採非公誰。竟以松班分制閫，海邦雖陋不鄙夷。撫摩赤子廑一稔，功利及物難周知。公方在臺我立螭，臺省相望心事齊。皇上初政公賜環，我居青瑣公紫薇。時平論事同努力，寄名雷霆如恐遲。我求外補徑投閒，公亦出關喜相隨。受廛親見賢郡侯，攀轅卧轍同旄倪。公時自謂二宜

[1] 底本卷五至卷七闕，以殿本補。卷端題署依底本例改，下不一一注明。

[2] 「藝」，殿本原作「義」，據《四庫》本改。

去，吏民猶誦三不欺。棠陰蔽芾勿翦伐，萬人來往城南隄。書來不復説餘事，頗言别墅躬鉏犂。頻年日涉愈成趣，去家三里共游嬉。首崇御札極尊閣，又以副墨登之碑。非欲自詫稽古力，鋪張聖德彰仁慈。猶記殿上争挽衣，咫尺龍顔犯天威。坐以漢法當粉虀，廷臣就列仍紳緌。篋藏常裾不容毁，如以折檻存軒墀。公嚴十襲我書榜，老臣追往空涕洟。吾聞一潭浩深緑，上有怪石形如龜。是爲古麗最佳處，地藏天作公發揮。大谿横貫地坦平，演迤明秀山四圍。十峯歴歴可名數，餘如芙蓉聳天涯。獨此一山亘里許，中立壁峻難攀躋。堂名娱老正東南，比漢二疏公庶幾。海棠炫晝遶欄檻，細數嫣紅遍繁枝。雜花滿地秀而野，何殊迂叟居洛師。千歲靈龜巢蓮葉，祝公耆壽登龎眉。桃花源杳號霞隱，木奴霜後黄金垂。深可藏書曠可射，初篁細香臨月池。狎鷗渚邊鷗爲下，觀魚梁上魚不疑。懸崖石横筍斜出，拒霜爲城媚清漪。公既垂車棄軒冕，鴻飛冥冥不受羈。超然但欲適吾意，抱甕直欲心忘機。我雖未到景略序，盡録無心圖畫爲。花朝月夕景何限，想見晴好雨亦宜。落霞孤鶩映西日，多少空翠仍烟霏。此雖見之咏不足，强欲著語是耶非。兩守賓婺行或止，無由往叩山中扉。舊聞趙公訪歐陽，千里命駕如吕稽。清風明月兩閒人，萬口猶傳樂府詩。我雖掛冠病雙足，頌繫一榻當炎曦。荷公雖若魚相忘，尺書時來自緘題。屢索鄙書懶未暇，又恐境勝難爲詞。兹來督我語益峻，遠寄蜀絹欄烏絲。爲吾贈詩仍就寫，欲待相好無時衰。才固想像試作高堂賦，身知難往心欲飛。不如及今不多老更盡，况此病瘁神亦疲。

爲公作，語成不工不敢辭。兩家子弟向後日，庶幾二老同襟期。

次韻黄文叔正言送日鑄茶

龍圖正言年兄寄日鑄貢品，且以東坡詩中「妖邪」、「奴隸」等語爲病，使爲直之。既與佳客品嘗，比平日所得者絶不同，仰嘆鑑賞之精也。細觀坡公《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一時和韻，反爲雙井所牽。後在北方《和蔣夔寄茶》，則云「沙谿北苑强分别，水脚一線争誰先」。又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争媸妍」。則是此老初亦無定論，似不必深較。輒次前韻，聊爲日鑄解嘲，以資一笑。

古人養老食而酳，後人既飽須啜茗。小團花銙裔雲龍，競巧争妍動天聽。要之造化生萬物，甘苦酸鹽適其性。古來水品多異同，茶品知誰真得正。❶芽新火活善調湯，種類雖殊俱雋永。坡翁立論亦頗當，一褒一貶何太猛。北苑固爲天下最，未必餘茶盡邪懭。越山日鑄名最高，種在陽坡性非冷。父老不堪痛摧抑，待以奴隸心若鯁。唐稱陽羨顧渚茶，惠建之名猶未省。秪因草木端有地所宜，此品標奇惟一嶺。坡公殆未雜取應人須，寖使虚名成畫餅。白頭拾遺辨真識吾真，真者如珠光自炯。寄來雙缶妙絶倫，病贋，非是容心爲鄉井。七盌自煎成水厄，笑看腹叟新嘗信僥倖。

❶「真得」，《四庫》本作「得其」。

似支離瘻。

長生草

我方髫齔時，已復見兹草。仲舅尉江陽，奉親顔色好。牕門掛經冬，蛛絲罥輕縞。意爲霜雪殘，白花乃明杲。世間三友外，此有歲寒操。年至十七八，童心如木槁。隨時到柯山，逢人細訪攷。買之野人手，何須訪蓬島。嘗爲伯氏壽，作詩頌難老。經今五十年，得自江南道。老我日就衰，歲月豈長保。一笑哦子詩，猶將伴梨棗。

又次王恭叔韻

仲冬方寒荔挺出，仲夏方炎靡草死。若將朝菌比大椿，相去何啻千萬里。金芝僊草不可見，長生之草略相似。少時曾識青青色，今日得之乃真是。天工矜憫輕喪生，故出珍苗普相示。若言神僊可學致，自是未得養生理。人爲天地最靈物，野卉無情猶若此。石間薜荔水昌陽，卷柏生崖并葛藟。是皆草中號長久，未見懸空解葩蘂。柯葉不改耐歲寒，土著青松那可擬。不須丹砂訪葛洪，毋用僊方傳李耳。未知此種誰爲傳，烏有先生子虚子。

寄題閬風劉允叔月波

浮海思乘桴，拾月或掛席。何如閬風僊，渤澥坐中得。隱几時觀瀾，黏天四無壁。清夜水不摇，孤蟾静沈璧。飄風一過之，波光湛空碧。萬頃玻璃田，蕩以黄金

液。我欲從之游，尚恐一層隔。何當攜珍茶，石井試餘滴。

題楊子元琪所藏東坡古木

東坡筆端游戲，槎牙老氣橫秋。笑揖退廉博士，信酷似文湖州。

同倪正父尚書游西湖[1]

靈芝寺臨西湖。倪正父尚書曰：此湖如賢者，别久再見，儼然如昨。感其言而作。

舊説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賢士。于嗟契闊十五年，一日相逢秪如此。南山北山兩高峯，春波灩灩摩青銅。未能蕩槳窮勝處，倚欄一望開心胸。老我掛冠隱田里，豈知再見烟連水。小須夏日醉滿荷，脱屣東歸甘已矣。

贈犁春謝耕道

歸耕十三年，此來殊歘然。一犁正春雨，君行欲何處。我方買紅船，重歸尋舊廛。君亦早歸來，勿荒負郭田。

訪李國器於包山同登寺後山菴

訪客包家山，相與登層顛。嶙峋巨石中，屈曲扶欄干。夜來雨初過，石罅時涓涓。輕輿到岡頭，大江横吾前。亭午潮方盛，千艘散平川。道人茅三間，花木羅後先。揭來

[1] 「父」，原作「甫」，據宋本目録改。下不一一注明。

汩京塵，曠望爲洗湔。山斷塔層層，西陵渺蒼烟。此道走邯鄲，歸心更翩翩。

謝林德久正字惠詩次韻

老我甘投閒，晏然十三秋。兹來何所似，反衣狐白裘。京塵素爲緇，夢寐思首丘。低徊未成去，黽勉終自羞。久聞歌楚騷，欲見知無由。詩文惠盈軸，一誦消百憂。便當細論文，夜雨同春蒭。平生萬事了，此去復何求。尚貪未見書，痛洗千斛愁。得此不翅足，攜歸老先疇。

次韻東坡武昌西山詩

黨論一興誰可回，賢路荆棘争先栽。竄流多能擅筆墨，囚拘或可爲鹽梅。雪堂先生萬人敵，議論磊落心崔嵬。向來羅織脱一死，至今詩話存烏臺。憑高望遠想宏放，眼界四海空無埃。黄岡踏遍興未盡，絶江浪破琉璃堆。漫郎神交信如在，石爲窊樽勝金罍。鄧侯先曾訪遺跡，銘文深刻山之隈。山荒地僻分埋没，二公前後搜莓苔。元祐一洗人間怨，天地清寧公道開。玉堂同念舊游勝，筆端萬物挫欲摧。時哉難得復易失，弟兄遠過崖與雷。北歸天涯望陽羨，買田不及歸去來。我爲長歌弔此老，慟哭未抵長歌哀。

盛山十二詩具在石刻，而不見于諸公集中。唱和之盛，未有如西山者。舊軸既不知所在，後來跋語亦僅存録本爾。輒不揣和韻，以寓弔古之意。仍效周益公用翰苑印章，重歎二公俱曾佩此也。

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

鼻祖家住江東邊，推擇爲吏心静淵。朝朝趨邑過圯上，時見暗磧光煜然。平時奉佛心至謹，建立塔廟崇諸天。試令便介識所在，退公始得來其前。揮鉏去沙若有物，微見銅像傷其顛。須臾衆覩全體見，端嚴相好巧且堅。迎歸供養備精潔，我家舊物猶青氈。銖衣飄摇俱梵相，珠纓垂褭穿淮蠙。雖非丈六黄金身，他處像設無能先。不知何人妙陶冶，底用五色增華妍。自兹累葉永爲寶，如以衣鉢更相傳。是時承平最盛際，正在景德咸平間。畫工難貌天人妙，劫風不動神光圓。益知佛教來已遠，徧滿震旦尊金僊。慈悲無量應成禱，影響若與人周旋。耳則聞音目可觀，此有妙理誰能詮。寶光燄燄擁身後，貝花葉葉俱成全。頂戴天冠工莫及，中有一佛立不偏。有孫是爲鄉先生，决科衣冠遂蟬聯。大父持喪久廬墓，曾以此事形碑鐫。起身月卿出爲郡，殿上寤主以一言。易守鄉邦凡五年，寵光赫奕當政宣。移至湖心值兵燬，精廬灰滅因亡焉。初聞諸父話遺跡，興歎欲見無因緣。揚州伯父初賦歸，慨念孝感如參騫。零丁募以十萬錢，里巷響應慶愈綿。木工先爲小臺殿，居以古像□□旃。後人事之加篤敬，日褭香篆長蜿蜒。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安得東歸奉香火，晏坐終老甘三椽。

桃源圖

《夷堅丙志》載桃源圖畫事甚詳。

曾茂昭尚書以所藏墨本題識其上，後見遺。余益信《夷堅》之説不誣，作長句以謝。

桃源初傳武陵谿，靖節作記人不疑。其先深避嬴政虐，嘉遯與世真相違。尚不知漢況晉魏，子孫綿遠無終期。正如三韓有秦語，傳爲神僊愈難知。桃林洞府漁人窺，别有天地均四時。意必智者塞其蹊，不然將爲世所羈。後人想像作圖畫，但見耋稚咸嬉嬉。人家隨處成井市，畎畝頗亦分塍畦。井鬼下照坤之維，方士異人多崛奇。净室筠籠二版堅如鐵，能刻景物窮纖微。同寮欲求給以酒盈斗，一昔圖成了無虧。同第二本，版忽震裂人已非。《夷堅》志怪言歷歷，何意今乃親見之。未知桃源有此否，此事茫昧不可稽。初疑長房縮地脈，又似照影歸摩尼。巨麗寫成阿房賦，牽連貌出連昌辭。采女細數七十二，人言霓裳舞羽衣。樓閣玲瓏在縹緲，其間恐有太真妃。彩鸞刻畫工巧世固鮮，磨以歲月或可爲。尚有漁《唐韻》已甚捷，未見神速能如斯。天聖已踰三舟傍階墀，咫尺安知前路迷。甲子，何人寶藏至今兹。南豐丈人惠墨本，老眼增明失昏眵。固知凡蹤不可到，一夢遊僊猶庶幾。祕之十襲何以報？贈子相好無衰時。

吴山井

寒泉堂道流王德正屢求《吴山井記》，而《臨安圖經》所載甚略，無可攷證。賦長句以遺之。

錢塘東南一都會，西湖宛在高城外。鑿爲六井引入城，唐相鄴侯功尚在。吴山

橫亘城中央，左右江湖盡襟帶。寒泉迸溢清且甘，發自靈源匯分派。天目兩乳龍鳳來，秀氣所鍾此其最。海濱斥鹵潤作鹹，安得一泉獨滂沛。四朝駐蹕八十年，民聚五方眞衆大。抱甕桔槔萬夫汲，飛泉仰流筒吸快。大旱不乾潦不溢，數里頳肩競分賣。人言神龍宅其下，濟物陰功至今在。川澤固多資灌溉，此井猶能濟闤闠。皇家德澤如此泉，福祚與之俱不改。

代書寄内弟耐翁總幹

我昔生外家，半世猶相依。至今連墻居，日日相聞知。諸表如群從，休戚眞同之。耐翁生而秀，愛惜從兒時。文采既俊發，吏才人共推。低徊久選調，每每爲歎咨。茲行佐王人，未到聲已蜚。郵置屢得書，論事語益奇。使長首推薦，婉畫多所資。近觀會稽編，分析及毫釐。益知足心計，薦書徧諸司。正欲助才選，非敢請以私。惜君年欲侵，正以遠大期。得書再三讀，惘然增愕眙。非所望于子，所言何背馳。江湖兩路間，弄兵分潢池。羽檄以時至，廟堂日三思。調度供軍需，發兵匝四垂。吾事誠可慮，彼亦安能爲。豈曰白頭賊，指日當誅夷。使子任賊衝，尚望羽扇揮。如何隔千里，遽求奉檄歸。長沙屹巨鎮，洞庭渺無涯。鄂渚屯重兵，上游藉兵威。當思深遠謀，胡爲先自萎。此言及同寮，必爲人所窺。歸以語閨門，徒驚妾與妻。無端使稟議，在此何爲辭。望子置私憂，志立官無卑。張巡起縣令，力抗百萬師。逆徒哽喉牙，蔽遮賴渙濉。韋寬守玉璧，臧質全盱眙。丈夫立節義，有才尤當

施。殺身以成仁，致命須見危。讀書不念此，萬卷終何裨。但當安義命，前定無參差。勉哉盡所職，造物不汝遺。況復受國恩，當與相維持。今子仕高沙，偶然脱危機。正須加義方，豈應使同斯。向也未得禄，遑遑不自支。既入紅蓮幕，圖進亦其宜。今日寧爲民，此乃無聊詞。歸來事若定，又思登王畿。胸中空擾擾，禍福不在兹。倘能悟愚言，便可知昨非。著枕必安寢，食淡甘如飴。老誖非强聒，鄙見不可移。少安當毋躁，通籍看金閨。

題汪季路家藏吴彩鸞唐韻後

舊説僊人吴彩鸞，日書《切韻》歸毫端。不應神速有如此，令人至今疑稗官。相傳此事三百載，誰知真蹟儼然在。筆精墨妙信入神，間以朱丹倍晶彩。法言初爲此韻時，賸裒文字覺後知。寧知遂經謫僊手，諱字曾闕民與基。經生矻矻盡精力，摩以歲月或可得。動翰如飛猶恐遲，一日一揮出心畫。神僊之説云渺茫，僊凡配耦尤荒唐。文簫簫史弄玉乘鳳去，藍田空説容裴航。文簫之遇真是否，豈比虛名傳不朽。五篇歷歷爲全書，始信傳聞是真有。當時所直才五緡，于今千金價未均。十年蓋有數百本，未知幾本傳今人。惜哉字畫太纖細，後日傳之知幾歲。秖今已有字不全，欲鐫翠珉固非易。我踰七十方見之，暫借一觀聊自怡。平生願見心便足，何必更謀身後爲。

隋開皇初，陸法言與劉儀同等八人論具音韻，燭下握筆，略記綱紀。至仁壽元年始成《切韻》五卷，比之前人《韻集》、《韻略》、《音譜》等書，已不群

矣。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各有增加，❶惟天寶十載孫愐《唐韻》最著。今世所行《廣韻》，則皇朝景德、祥符重修，遂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而《集韻》又在其後也。今以《廣韻》較彩鸞所書，東有十七，而此本止三字。同有四十五，而此止十九。公有十三，而此止于八。蒙有二十七，而此止于十二。注文亦多不全。況法言及愐二序，今該立于《唐韻》之前。彩鸞所書既名曰《切韻》，又首書法言之序，則其爲法言之《切韻》明矣。傳記已誤曰孫愐《唐韻》，今亦多以三書爲一。或至謂《廣韻》爲《唐韻》，而彩鸞能書之，是皆非也。且五篇其四皆于其首書凡若干韻，而于上聲獨闕，序中辛德源偶言旁有闕文，❷後人遽以東字足之。爲諫議非也，蓋諮議云。

題汪宏父三馬圖

玉花流雲照夜白，開元尚想行天街。
韓李鄭君俱已矣，健筆誰能如順齋。

樞密府雪後作故韓氏子舍也❸

平生好流水，雅欲臨流賦。澗谿或過之，眷眷不能去。青山圍故鄉，不肯入城府。寧知開八袠，重來尋故步。勢家遺故居，傳舍偶成寓。軒楹立奇石，巉巖高丈

❶「玄」，原作「立」，據《廣韻》等改。
❷「德」，原作「得」，據《廣韻》等改。
❸「故韓氏子舍也」六字，宋本目録無。

許。三面立屏障，曲沼水深貯。荏苒將半載，未見有時雨。新春積雪餘，簷聲夜如注。曉起推閒窗，石穴水噴吐。下穿玲瓏餘，數尺成瀑布。髣髴小龍湫，雖微體略具。退公輒對之，相逢歎遲暮。有客與同賞，酌酒更告語。雖云京塵深，燕坐得幽趣。懸崖掛長藤，絶頂列佳樹。微風一披拂，墜點紛無數。吾方謀乞身，信美難久駐。未能寫成圖，聊用賦長句。

謝文思許尚之石函廣陵散譜

余好彈《廣陵散》，比見周待制《清真集》序石函中譜，歎味不已。念無從可得，文思許尚之中行云家有此本，後自武昌録寄。深歎雅尚，又以知然諾之不輕也。因作是詩以謝之。

叔夜千載人，生也當晉魏。君卑臣寖强，駸駸司馬氏。幽憤無所洩，舒寫向桐梓。慢商與宮同，慘痛聲足備。規橅既弘闊，音節分巨細。撥刺洎全扶，他曲安有是。昌黎贈潁師，必爲此曲製。昵昵變軒昂，悲壯見英氣。形容泛絲聲，雲絮無根蔕。孤鳳出喧啾，或失千丈勢。謂此琵琶詩，歐蘇俱過矣。余生無他好，嗜此如嗜芰。清彈五十年，良夜或無寐。向時幾似之，激烈至流涕。素攷韓臯言，神授託奇詭。別姊取韓相，多用聶政事。近讀清真序，始知石函祕。賢哉許阿訥，自言家有此。文君昔寶藏，人亡琴亦廢。荷君重然諾，寫譜遠相寄。按拍三十六，大同小有異。此即名止息，八拍信爲贅。君遠未能來，我老從此逝。何當爲君彈，更窮不盡意。

韓文公《聽潁師彈琴》詩，幾爲古今

絶唱，前十句形容曲盡，是必爲廣陵散而作，他曲不足以當此。歐公以爲琵琶詩，而蘇公遂隱括爲琵琶詞。二公皆天人，何敢輕議，然俱非深于琴者也。丁卯夏秋間嘗有一詞，謾録呈，所謂激烈至流涕者也。

正聲第一拍名《取韓相》，第十三拍名《别姊》。又一本序五拍亦有名，第一拍名《井里》。《史記·刺客傳》：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刺殺韓相俠累，有姊曰榮。韓臯知叔夜之託于神授以避禍，而不知名拍以聶政事，又以見古有此曲也。鮮有知者，故及之。

王叔達以尉彭澤潛玉洞述見示

書巖已奇甚，潛玉尤偉哉。李君漫盤谷，元子空峿臺。神不得自祕，天應爲君開。淵明如得此，應不賦歸來。

題董亨道八景圖

錢塘怒濤天下無，誰將尺紙爲新圖。賀家湖上如鏡净，屢向烟波逢釣徒。彩虹横卧吴淞上，洞庭一螺浮具區。亦曾泛舟彭蠡湖，插立千劒名大孤。廬山高哉不得到，歷歷五老聯香爐。上鍾下鍾夾湖口，半江清濁涇渭如。多景雄據金焦間，夕陽微照海門山。其餘知名不知處，赤壁但歌前後賦。江漢至鄂始合流，黄鶴樓前鸚鵡洲。瀟湘見説青如染，道林岳麓横清秋。我欲遠遊嗟暮齒，蝶夢翩翩漫千里。但欲絶江尋越山，歸老故山吾已矣。

魚計亭

平生信天公，頽然不作計。顧我雖非魚，想見亦相似。潛深本其性，魚亦非有意。浮陽或在渚，不能終自祕。或爲饞所驅，危機在香餌。輕絲引纖鉤，性命困刀几。魚以味得烹，我以名自累。安得兩相忘，容我從此逝。

跋盧申之所藏韋偃三馬

《名畫記》言韋鑑工龍馬，妙得精氣。從子鶠善小馬，有《小馬放牧圖》傳于代。思陵親爲再書，尤爲可寶。申之求詩，感而有作。

嗟哉馬之生，馳驟乃其性。一爲人所羈，寸步不得騁。局促閑廄中，專俟圉人令。調服無踶齧，始可用朝請。戰騎冒鋒鏑，或致隕其命。繡羈非不華，金狨號爲盛。青黄木之災，此亦馬所病。立仗尤貴重，一鳴輒斥屏。何如在牧時，卧起玩烟景。豐草勝芻荳，清波恣游泳。韋侯擅筆精，幻出無人境。思陵賜珍題，昭回光炳炳。身方縛名韁，三年慙負乘。細窺樂寛閒，悠然動歸興。

宇文樞密借示范寛春山圖妙絶一時以詩送還

范生本以寛得名，不學關仝與李成。筆端自出一機杼，理通神會真其能。横披小軸屢到眼，頗亦時能辨真贋。未見弘大如公藏，茂樹喬山春爛漫。此圖不是江南

山，寒空青嶂疑商顔。高高下下幾佳處，莊家時有茅三間。橋梁樓觀各有趣，一夫驅驢何處去。安得隨入杳靄間，布襪青鞋踏空霧。近山忽斷見遥碧，天涯一望無中極。胸中丘壑誰測知，鐵屋石人驚筆力。鵝谿六幅高堂空，終日對坐心神融。看罷爲我捲還客，自此歸余境夢中。

錢文季少卿以蜀中織成山谷所書廬山高爲壽次韻❶

七十衰翁年愈高，意氣銷盡湖海豪。平生萬事不翅足，但欲乞身歸故巢。幾番掛冠不容去，歸夢屢涉滄浪濤。縱使不去豈能久，命如槁葉風將飄。一陽來復值初度，方念吹棘心夭夭。何期老友加記録，乃爲衰朽親揮毫。廬山高哉山谷字，蜀女織就新冰綃。安得東歸抱四絶，雙鳧飛舄追王喬。張圖痛飲信一快，更須傳寶留兒曹。慶朝非遠卻圖報，別當作頌齊崧高。

以太湖石響板爲文季壽

太湖中心洞庭山，千巖萬壑高孱顔。風濤舂撞自太古，漱成樂石如雕剜。玲瓏中空窮變態，奇奇怪怪羅滄灣。良工巧手琢威鳳，片雲承足同飛翻。叩之五聲八音足，疑有儛風摇珮環。月卿蜚聲塞宇宙，文如九苞瑞世間。秖今在治真若鳳，朝陽一鳴聞九關。先從鵷閣掌帝制，徑上鸞臺領朝班。德既不衰石不泐，祝公遐壽如

❶ 「所」，原無，據宋本目録補。

彭箋。❶

次韻章樞密賦吴彩鸞玉篇

文簫躡彩鸞，夜半恐不逮。山深忽呼名，驚喜不得退。僊謫無所逃，士貧何可耐。乃以三生緣，遂爲二姓配。至人與凡夫，伉儷豈其輩。鬻書以自給，細字如玉碎。一一存楷法，明珠蔑瑕纇。初如鷁比翼，久若魚同隊。終日了韻編，心畫亡罣礙。人間八百本，終古知敬愛。《玉篇》尤可珍，何必贈雜佩。倘邀千黄金，雖貧亦當貸。摩挲惜見晚，老眼看茫昧。墨妙饒精神，筆勁含姿態。次第部居中，盤曲法庫内。九齡美風度，孟博信清裁。書拙無合作，見此增愧慨。尤物難久假，雪牕暫相對。遺蹤雖已邈，真跡儼然在。輒效西子顰，小楷書牘背。

題太一宮武林山贈易高士❷

易居求賦武林山，❸日困塵勞無暫閒。我求掛冠欲歸去，念此詩債須當還。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攷其來真有以。天目兩乳到錢塘，一山環湖萬龍翔。扶輿磅礴擁王氣，皇居壯麗環宫墻。湖陰一峰如怒猊，勢臨城北尤瑰奇。吴越大作緇黄廬，爲穿百井以厭之。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中興南渡爲行都，崇列原廟太一廬。曾因

❶「公」，《四庫》本作「君」。
❷「一」，原作「乙」，據宋本目録改。下「太一」同。
❸「居」，《咸淳臨安志》卷十五、《夢粱録》卷十九引作「君」，當是。

祀事來登眺，闤闠塵中有圜嶠。薰風時來洗袢暑，緑樹陰陰隱殘照。我得暫來猶醒心，羨君清福住年深。長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歸故林。

寄題王以道蘭墅 寧❶

百卉生深林，無人皆自芳。楚騷發妙意，惟蘭乃能當。我欲效潞公，賸種坡之陽。不須强披拂，風來味愈長。君乃先爲之，滋畹雙雁鄉。正欲生階庭，聚書教諸郎。父子自同心，久之不聞香。老我行西歸，一造君子堂。勉哉篤義方，雙雁看高翔。

蕉菴雜言

環植巒蕉數十株，幻成方丈一屠蘇。幾重青蒼兩邊合，四壁穿空一物無。早涼日薄坐其下，爽氣肅颯風來徐。此爲天下易生物，不多歲月真可廬。王愷謾夸紫步障，石崇安得青珊瑚。寓居得地不敢許，好事便可傳規模。顧余老矣豈久處，後來得此自足娛。若謂霜雪成摧枯，瓊臺瑶室今何如？

石時亨飽山閣

乾道七年冬見時亨，相與登飽山閣，淳熙七年秋又過之，今三十有三年矣。時亨書來索詩，老矣，日困憂責之重，應酬之繁，何處有此。慨念舊遊，

❶「寧」，原在「道」下，據宋本體例及目録改。下不一一注明。

况昔止齋陳君舉洎薛象先諸公往來必遊焉，此閣名因以傳。黄文叔則又里人也，存者無幾，併于末章見之。率爾有作，蕪拙媿甚。

層層得好山，是處足飽看。君真樂山者，心地尤平寬。生長山水縣，慣見青巑岏。築室欲飫賞，憑虛著危欄。天亦遂君意，俾君老其間。場屋早得名，晚始就一官。官又不得進，甘心樂瓢簞。官少家食多，知更幾暑寒。朝見山嵐高，暮喜山雲還。山氣日夕佳，秀色幾可餐。晴雨各變態，雪月更萬端。于山真屬饜，清明流肺肝。膏粱與芻豢，與世殊鹹酸。久矣謝世紛，屏息專内觀。鬢無一莖白，八十顔如丹。所得不既多，愈飽天不慳。此閣本不華，何處無此山。苟爲名利驅，人境無相關。吾鄉山苦遠，可望不可攀。東樓快登眺，聳翠羅烟鬟。年來勇欲歸，匏繫未許閒。君索飽山詩，南明恍在前。十年兩訪君，共醉苜蓿盤。向時多名流，與君平生歡。秪今幾人在，一見良獨難。叔度鎮金陵，道衡處瀛壖。舊遊如晨星，相望可長歎。歸夢遶故丘，非晚再掛冠。何當泛剡谿，往從子于盤。

林德久祕書寄楚辭故訓傳及叶音草木疏求序于余病中未暇因以詩寄謝

平時感歎屈靈均，《離騷》三誦涕欲零。向來傳注賴王逸，尚以舛陋遭譏評。河東《天對》最傑作，釋問多本《山海經》。練塘後出號詳備，晦翁集註尤精明。比逢善本窮日誦，章分句析無遁情。林侯忽又示此帙，正欲參攷搴華英。屬余近歲方苦疾，筆

硯廢墮幾塵生。嘗鼎一臠已知味，始知用工久已成。況復身到荆楚地，詳究蘭芷聞芳馨。前此同朝幸相與，錦囊詩文爲我傾。惜哉不早見此書，病中欲續神不寧。年老耄及屢求去，倘得掛冠早歸耕。尚當一一爲尋繹，期以爝火裨明星。謾揮斐語塞厚意，深媿所報非瓊瑩。

贈黄真護道人游茅山

少年曾上三茅山，千巖萬壑窮躋攀。烟霏空翠不可狀，弟兄聯騎欣清閒。回頭五十有餘載，至今夢境猶班班。初從崇禧入僊境，元符玉晨紛幢幡。草庵精舍不知數，各占山麓清溪灣。蓑衣相見黑虎谷，蒼然白髮猶朱顔。延之土窟款清論，桃皮釀酒無留殘。達道所居更奇絶，萬山開豁如重關。一山巉巖似筆格，聳秀正矗湖中間。白馬真人尚生氣，長史舊井藏餘丹。異石若碎還復合，拳龍幾處多澄瀾。華陽洞門閉已久，傳聞亦有游其藩。撫掌浮漚湧如沸，僊人捧石手可扳。最奇無如大茅峯，千尋直上天市壇。中峯小峯如雁行，下視堆阜羅烟鬟。三君司命時歸降，往往天風吹珮環。人言春日羽衣會，胎禽終日來飛翻。玄帝大鼎秦皇璧，丹砂六千在流泉。地無虺虎與荆棘，但有衆藥堪延年。洞天凡蹤不易到，我欲再往良獨難。有時慨想舊游處，陟岡惘惘涕爲潸。江夏僊人有僊骨，卓爾拔俗甘瓢簞。揺鈴真能徹帝所，揮钁自足驅神姦。曾入金華訪初平，今往地肺求洞元。游經都城道價重，拂袖忽厭拘塵煩。徑登紫芝繡衣亭，咫尺衆真相往還。神僊渺茫信可學，秖恐涓塵天意慳。但見茅君

極僊品，誰知求道越岨艱。至今豐碑載錫文，舟墮千劍如指彈。君得此居宜勇進，勿使學步譏邯鄲。我欲休官未容去，歸夢遇覺多愁歎。終當掛冠四明隱，捫蘿采石紉芝蘭。江東日暮雲生處，安得羽化同霞餐。

代魏丞相爲錢參政壽

天台傑立滄海東，古今名士長相從。神遊八極司馬子，擲金作賦孫興公。松牕先生千載士，文價道骨相與同。芙蓉爲裳蘭爲佩，一笑坐斷千山峯。向來羽扇揮群雄，貔貅給使如奴僮。淮南草木識姓字，烽燧一掃邊庭空。勳名嵬峩謝不有，天子神聖非臣功。黄扉安坐斷國論，精神自折千里衝。東山之志意不改，歸來碧落稱僊翁。調元老手自燮理，鬖鬖緑髮雙方瞳。蒼生顒望謝公起，中興事業須宗工。新冬五日記穀旦，霜餘和氣回春風。門墻老生繫郡紱，欲借壽斝斟吴松。祝公壽考與家世，山河帶礪俱無窮。

代仲舅尚書賦江山得助樓

江山信美非吾土，王粲登樓意淒楚。麗譙井幹高則高，未免綺羅相滓污。君家華屋照城隅，丹壁重重不知數。誰令作此三層樓，雪脊干霄千尺所。幾番貽書來索詩，只許歸田爲君賦。快哉今日真得歸，無復黄塵涴巾屨。試凭欄干俯人世，城郭村畦可枚數。四山雲物任卷舒，大江波濤恣吞吐。曉看紅日上滄溟，夜見冰蟾轉天宇。四明山水秀東南，秪恨青山不肯入城府。我家朗朗屋百間，欲創一樓兄未許。羡君

輪奐日日新，鼕鼓一聲紛郢斧。眼明見此高突兀，騷人當得江山助。我久欲歸未得閒，門巷相望纔尺五。賦詩幸不負前盟，但慙筆底無風雨。從今造門不復問主人，醉倒樓上君莫嗔。

代求子紹上魏邸壽詩

皇家基業天與隆，金枝玉葉槃石宗。我皇聖德摩蒼穹，朱邸森列慶所鍾。仲氏吹篪何雝雝，雲夢八九羅心胸。群經讀遍巾箱中，筆端豪氣舒長虹。殿前玉佩聲冬瓏，天人眉宇輝宸楓。大名起魏茅土封，黄旛豹尾雙鎮雄。宣城名郡煩憑熊，政績越過黄與龔。樓前疊嶂横雲空，佳句不減玄暉工。賢王昜鎮甬水東，陽春有脚皆仁風。百蠻面内文軌同，坐清聚蟻驅屯蠭。碧海萬里樓船通，天子神聖非臣功。薫風入弦槐陰濃，新荷泛緑榴花紅。曉來佳氣飛青葱，驚詫野老田家翁。簫鼓動地光融融，堂上帝子方雍容。清旦燕賀簪笏叢，負弩小吏隨登龍。由來降靈自神崧，難老何用齊喬松。年年箕翼壽兩宫，捧觴戲彩俱無窮。

代毛崇夫賀婦翁黄圮老生朝

東都競風節，清裁稱巨賢。猋馳不自定，相與扶其顛。獨立黄徵君，道周性具全。辟舉既不就，言論亦無傳。當時論篤士，比之孔與顔。陳蕃爲三公，自媿不敢先。丈人豈苗裔，德高静而專。不清復不濁，量陂滲無邊。學問粹然正，師友承淵源。詞章玉無瑕，作者當摩肩。向來登王畿，悟主在一言。校讎天禄閣，朱黄手自研。郎潛不啻足，肯

羨歲九遷。清朝奬廉退，擢居西府員。膴仕皆坐致，高懷越拘攣。出乘使者車，徑歸卧林泉。出處無戚欣，鼻間栩栩然。謝公恐未免，召駬行著鞭。松山介閩浙，淑氣常蜿蜒。隆冬正凝沍，愛日回春妍。懸弧慶生申，飄若區中僊。僊風自難老，何須記椿年。賤子託枌榆，掃門如宿緣。叨在玉潤選，得窺欒廣天。川涂阻拜壽，春容陳大篇。孺子倘可教，願受書一編。

曾吏部壽詩集老杜句❶

刺史諸侯貴，春城海水邊。層城臨媚景，水合數百源。山色佳有餘，雲門吼瀑泉。遊山憶謝公，頻遊任履穿。三寸如黄金，朱橘不論錢。瀟洒到江心，石瀨月娟娟。翠華擁吴岳，誰扶黄屋尊。御榻在嵽嵲，佳氣拂周旋。多除南省郎，一麾出守還。城中賢府主，今之黄潁川。筆落驚風雨，談論淮湖奔。群書一萬卷，分明在眼前。老氣横九州，黄鵠摩蒼天。歷職漢庭久，磊落映時賢。否臧太常議，正直朱絲弦。東下姑蘇臺，戮力効鷹鸇。謁帝似馮唐，明公獨妙年。列宿頓輝光，馨香粉署妍。卿月昇金掌，等級敢比肩。巢許山林志，虛心味道玄。此邦承平日，接近與名藩。時節立復度，水旱其數然。百谷漏波濤，狂風大放顛。江流氣不平，地軸爲之翻。人烟眇蕭瑟，茅茨寄短椽。凋瘵滿膏肓，誅求何多門。至尊方旰食，鴻雁美周宣。平生方寸心，窮年憂黎元。恐辜明主恩，筋力不辭煩。晨趨閶闔内，應對如轉

❶「曾」，原作「贈」，據宋本目録改。

環。制可題未乾，御札早流傳。斯人亦何幸，已聞動行軒。滯務茲一掃，煩苛法令蠲。撫養甚分明，連檣並米船。蜂蠆不敢毒，歌笑輕波瀾。驕陽化爲霖，江鳴夜雨懸。公鎮踰歲月，人安若泰山。且如今年冬，祁寒爲之暄。蕭蕭理體静，迴出諸侯先。何時降璽書，誰能叫帝閽。絲綸實具新，載渥照乾坤。借問今何官，蓬萊漢閣連。鴛鷺回金闕，會是正陶甄。煊赫舊家聲，風流今尚存。嚴家聚德星，文雅見天倫。曾參與游夏，寔爲親弟昆。潘輿送喜頻，堂後自生萱。國與大名新，中堂有神僊。令子各清標，芝蘭疊璵璠。今朝烏鵲喜，僊鶴下人間。甘作老人星，晨霞朝可餐。但求椿壽永，何曾藉偓佺。獻壽更稱觴，肅肅秩初筵。爛漫倒芳樽，華燭蟠長烟。清朝燕賀人，佳句染華牋。吾非文人特，不敢廢詩篇。顧惟魯鈍姿，喧争懶著鞭。出遊翰墨場，常受衆目憐。尚爲諸侯客，坐客寒無氈。未見有知音，非理誰與論。始知賢主人，見我顔色温。包蒙忻有擊，❶豁達露心肝。竊效貢公喜，兼盡賓主歡。吹噓人所羨，推轂期孤騫。

琴操

七月上浣游裴園醉翁操

茫茫，蒼蒼，青山遶、千頃波光。新秋露風荷吹香。悠颺心地翛然，生清凉。古岸摇垂楊，時有白鷺飛來雙。隱君如在，鶴與翱翔。老先何處，尚有流風未忘。琴與君兮

❶「蒙」，《四庫》本作「容」。

宮商，酒與君兮杯觴，清歡殊未央。西山忽斜陽，欲去且徜徉，更將霜髩臨滄浪。

和東坡醉翁操韻詠風琴

泠然，輕圓，誰彈？向屋山，何言。清風至陰德之天。悠颺餘響嬋娟，方晝眠。迥立八風前，八音相宣知孰賢。有時悲壯，鏗若龍泉。有時幽杳，彷彿猿吟鶴怨。忽若巍巍山顛，蕩蕩幾如流川，聊將娱暮年。聽之身欲僊，弦索滿人間，未有逸韻如此弦。

楚辭

雪谿僊隱

余讀《叢桂堂記》，而知雙流宋氏之盛。觀《登科記》，而知四川類元正仲之名。忽過余于寂寞之濱，問其所以來，則懷閬風之綬，而訪其大父閬中君雪谿之僊蹤也。其詳見于楊獻子之記矣。又言其先君諱庶，俊特多才藝，閬中素所鍾愛，年止四十。于是時，正仲之生始九閱月爾。少長，女兄淑仲告之曰：「汝之生也，卜人曰棄之。先君不然，取《洪範》攸好德之言，作詩以名汝。謂壽富康寧考終，是有命焉，惟好德在人，爲可勉。詩末以世科爲屬。自爾刻木誓斷絶世故，將從雪谿爲物外游，不幸志不克就。汝其識之。」則又泣曰：「先君已矣，大父之來四明，不知其果何在。萬里來游，志在此也。」余聞其言而哀其意，爲作楚辭以招之。

君之生兮天之西，望雪山兮名之以雪谿。君之游兮海之湄，隱于雪竇兮杳然何歸。子從其父兮孫訪吾祖，子志不遂兮孫之心良苦。嗟嗟，閬中君兮棄家而遠遊，蹇胡爲乎不久留？其遂蟬蜕塵埃而僊耶，其亦肥遯得道不死而隱于四牕之幽耶？捫蘿以尋于爛平兮既不可見，莽白雲之廿里兮欲進兮焉求？青檽兮實繁，莎羅兮花稠。鞠侯兮相與群，白鷴兮嘯其儔。謂爲遠兮何景物之良是，謂在邇耶將徑之何由？肖君像兮兹堂，謹奉嘗兮良疇。君其來兮庶幾其見之，君之不來兮徒相羊以夷猶。案：是集傳寫多訛缺處，因無善本參校，每仍其舊。此首『青檽』句，原缺『檽』字。『鞠侯』句，原缺『鞠』字。據陸龜蒙《四明山詩小序》云『有青檽子味極甘，有猿謂之鞠侯』補入。又攷《寧波府志》，宋耕號雪谿，世家雙流，紹興中爲閬中令，後仙去。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來訪至雪竇山，遇蜀僧，告以山後爛平山有宋宣教居焉。德之攀躋至巔，果見丹竈，而終不得耕所在，乃置祠其上而歸云。足補樓鑰是序所未詳，謹附注于此。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

四明樓鑰大防

律　詩❶

姚江高風閣 邑有嚴先生墓

不從文叔作三公，歸著羊裘大澤中。石瀨釣臺非故地，雲山江水自高風。烟迷宿草古遺恨，樹擁危樓新奏功。儇馭飄飄疑不遠，翩然獨鶴度寒空。

夜　坐

重雲烟雨日冥冥，柱礎流津意未晴。賴得谿風送雲出，放開山月照人明。紛紜世態長松影，荏苒時光流水聲。坐久蕭然轉琴軸，爲君更作九皐鳴。

山陰道中

昨望山陰古道中，巀山直上最高峯。今朝更踏山陰道，卻向雲間認八松。

捲上疎簾莫放垂，迎眸景色自淋漓。有雲更覺千山秀，不雨争知萬壑奇。古道經行盡遺跡，群賢風度想當時。奚囊莫怪

❶「律詩」，原作「今體詩」，據宋本他卷及目録改，下同。

新篇少，應接山川不暇詩。

蘭亭別丁杲卿❶

山陰巖壑妙人寰，十載扁舟空往還。贊府端能慰牢落，連朝相與上孱顏。龍盤鳳翥無奇畫，霞蔚雲蒸有舊山。弔古淒涼更離別，滿懷秋思到眉間。

早行

水餘枯柟尚棲苴，催促征夫趁曉鴉。細路繚山穿亂石，輕輿掠樹得飛花。柔桑彌望兩三里，脩竹深藏四五家。徑處不容行客戀，可憐一步一天涯。

水漲乘小舟

一番凍雨洗郊丘，冷逼征衫四月秋。只喜青山瀉懸瀑，不知黃潦漲平疇。登途已厭頻輿轎，得意何妨且榜舟。處順安貧聊自適，未應坎止愧乘流。

繡川道中

伏波莫作賈胡留，雨意垂垂未肯休。不憚征衫有微濕，只愁平地又橫流。行人自厭衝泥苦，野老方當得意秋。倦僕如何致千里，登天徒笑傳鳴鳩。

❶「丁杲卿」，原作「于果鄉」，據宋本目録改。

過蘇溪

處處谿環舍，家家石累墻。有時逢老稚，無事只耕桑。野色撩詩思，村醪引醉鄉。山川已如許，急雨更斜陽。

東陽遇雨

萬壑千巖已飽看，更尋佳處爲開顔。無端早上一番雨，遮盡東陽縣裏山。

即事

雨外山光淡，烟中草色鮮。斷橋依古岸，流水自斜川。紫椹餘桑表，青藤遶樹顛。人情兼物態，只合付天然。

行荆坑道中❶

古澗隨山轉，征人趁水行。懸崖當步險，空翠逼人清。石路無尋直，沙田不敢平。千巖得一二，亦足慰平生。

馮公嶺

百級山田帶雨耕，驅牛扶耒半空行。不如身倚市門者，飽食豐衣過一生。

括蒼烟雨樓

莫爲看山只凭欄，遠懷猶恨兩山間。

❶「行」，原無，據宋本目録補。

坐深卻得無窮趣，秖看平川一半山。

晚步少微閣

落日謝虛閣，橫琴相對閒。片雲將急雨，一笑失前山。

夜坐燒香臺

長晝苦炎熱，夜分涼始生。電中千嶂立，琴外一蛩鳴。急雨催詩思，遙空答鼓聲。❶誰知一府地，❷得此意淒清。

即　事

睡重不知曉，山高意得秋。風來已落葉，潦去忽中洲。幽閒素所願，登臨儘自由。瀕溪千萬壑，何日上扁舟。

小　雨

好風先雨到危欄，卻送殘雲過別山。不用開襟强披拂，自然涼意滿人間。

烟雨樓夜坐

暮靄橫空黯未收，晚來涼動滿懷秋。澹雲影裏千山月，殘角聲中百尺樓。參坐共爲文字飲，高談不見古今愁。夜闌半醉意方適，徑欲乘風汗漫遊。

❶「答」，《四庫》本作「打」。
❷「一」，原作「□」，據《四庫》本補。

晚自擬滁亭轉烟雨樓聽角

兩寺疎鐘夾岸聞，荒烟無數亂前村。山銜落日雲生彩，谿溜孤舟水不痕。蟲羽凄凄鳴緑暗，星暉隱隱照黄昏。欲歸重到層樓上，更爲梅花一斷魂。

重　陽

佳處逢佳節，寧辭望眼勞。有樓皆眺遠，無日不登高。野栗炊新秫，寒萸泛濁醪。黄花何太晚，籬落上蕭騷。

使北雪中渡淮❶

風捲清淮夜不休，曉驚急雪遍郊丘。坐令和氣三邊滿，便覺胡塵萬里收。瑟瑟江頭輝玉節，蕭蕭馬上點貂裘。歸來風物渾相似，二月楊花遶御溝。

泗州道中

宿雪助寒色，相看汴水濱。輕車兀殘夢，群馬濺飛塵。行役過周地，官儀泣漢民。中原陸沈久，任責豈無人。

靈壁道中

古汴微流絶，餘民尚孑遺。高丘祠漢祖，荒草葬虞姬。垓下空陳迹，鴻溝愴近時。膏腴滿荆棘，傷甚黍離離。

❶「使北」，原作「北行」，據宋本目録改。

雍丘驛吏(闕)

陳留栢

驛門深閉柏參天，月可中庭夜影圓。人静好風喧客枕，坐令歸夢到林泉。

京城外丘壠(闕)

相州道中

千古興亡一夢驚，就中物理似持衡。茜花空染朝歌血，荒草猶祠羑里城。但見反身知自咎，誰言修政欲相傾。知音只有昌黎操，臣罪當誅主聖明。

過安肅軍(闕)

即事

行盡窮邊歲亦殫，倚門應是念衣單。寧知今日幕南地，不似去年江上寒。乘馬惟欣日可愛，逢人長説雪初乾。三衾四襖半無用，何必重歌行路難。

臘月二十五日大人生朝

去年沙岸倚歸舟，今日驅車古涿州。綵服難陪萊子戲，巴詞應付雪兒謳。客途行及五千里，壽宴須開十二樓。南望飛雲天樣遠，太行山外久凝眸。

元日(闕)

初出燕山

去國三千里，還家第一程。都緣人意樂，便覺馬蹄輕。落日催心速，飛雲逐望生。莫嫌歸去晚，猶得趁清明。

春雨

石斗微微覆淺沙，蘭叢短短茁青芽。春花著眼未云久，花事于人漸有涯。

漫漫平湖接遠天，濛濛細雨濕輕烟。野橋横著草深外，何處渡頭人上船。

送人之官池州

春空吹雨作餘寒，去去扁舟不可扳。伊昔曾游三大水，到今獨記九華山。想君脈脈征途遠，屬我悠悠夢境閒。回首江山固無恙，懷人倚待好詩還。

春遊遇雨

公子喜青春，歡遊弗厭頻。久晴都不問，好雨卻成嗔。桃杏紅方入，禾苗緑未匀。請君停杖履，俯念耦耕人。

糧料院葵向亭

結屋蒼崖晝不譁，崚嶒亂石遶簾牙。

濤江渺莽三千頃，烟瓦參差百萬家。雉堞環山餘暮雪，龍樓聳闕焕朝霞。登臨可是望都省，但有葵心向日華。

廨舍小軒

袞袞群山尾，横牕更此岑。塵埃遮物外，風物宛山陰。作吏何妨隱，尋山不用深。居然一丘壑，便足快登臨。

尺五亭

舊説城南社，今登山外亭。宫墻步可到，御柳望中青。引嘯千巖響，哦詩過鳥聽。曲欄頻徙倚，歸思渺東溟。

挈從子滌歸烏戍外家

五年不泛浙西船，今日重來倍黯然。葦席不重寒刺被，菱歌孤唱月摇川。咿啞回櫓鳧鷗狎，來往輕帆風雨便。點檢湖山固無恙，鴒原遺恨到黄泉。

烏戍道中

田在港西家港東，斷橋春水步難通。束蘆挾瓮穩來去，不礙小船分釣筒。

重陽寄雪窗從叔

秋意未教籬菊知，不妨烏帽著風吹。絶憐對酒君歸矣，更欲登高誰共之。風雨

滿城千里夢，茱萸綴席一年期。君非俗物敗意者，莫爲催租便不詩。

次伯舅汪運幹所寄韻大雅

遥憶牢之舅，功名志欲成。離思滿方寸，望眼費雙明。攬筆四愁詠，登樓千里情。賢勞休自歎，幢下本書生。

佛日山

曉出都城暮入山，杖藜蕭散易開顔。松風五里未行盡，隱隱疎鐘紫翠間。

遊香山次王正言韻逑

四山過雨翠光流，境勝心閒自點頭。野鳥叫春多格磔，晚風吹鬢故颼飀。三年幾作舊山夢，一笑喜成今日遊。獨歎寒泉本無意，强隨機械走溪溝。

過西興

幾載京塵涴客裘，江村乍入倍清幽。柔桑穉麥寒猶在，流水落花春又休。蒼狗浮空驚易失，白駒過隙若爲留。細思誰似垂綸者，貰酒烹魚百不憂。

攜家再游姚江

又作泛舟行，浮家一葉輕。潮生江外晚，月比夜來明。雲盡天容徹，風高水氣清。五湖乘興去，何苦慕功名。

渡揚子

江豚吹浪雨颼飀，望斷天涯人白頭。一舸乘風渡揚子，數鷗導我過瓜州。

曉霧

曉霧冥濛水拍堤，稜嶒亂石與雲齊。扁舟不用兼程去，到得稽城日已西。

登蕺山

晚步蕺山上，休辭腳力窮。八松不礙眼，萬里欲乘風。逸興浮滄海，高歌徹太空。羲之不可見，猶得想胸中。

永嘉試院謝曾使君送酒

一簾疏雨洗塵埃，滿架酴醾自在開。正恨烹茶殺風景，忽驚門外白衣來。

脱身場屋幾春秋，故步重尋我自羞。閉置有如三日婦，畫成應遣一生愁。與錢誰是老司業，送酒更無賢郡侯。掩卷出門花下坐，真成一酌散千憂。

木蘊之國博遷居

寄齋今日又遷居，門巷相過五尺餘。王子何妨借人屋，淵明不必愛吾廬。大千眼裏無非寄，三十乘中皆是書。祀竈卜鄰無用爾，秖今天上有鋒車。

名大人稱屈，心閒我自餘。言詩今子

貢，作賦古玄虛。鳳沼定平進，鷗盟殊未疎。潭潭府中去，只作寄齋居。

次南真宮龔道士壁間韻

幽舍足留客，疎篁不用林。相過幾樽酒，清坐一瑶琴。野鶴伴僊隱，閒雲寄此心。黄冠如有許，來者爲低簪。

送樂清姚令行可

長官清政玉無瑕，卓魯循良不足誇。前席有期吾黨喜，挽鬚無路邑人嗟。才高雁蕩千峯石，惠足河陽一縣花。欲信三年渾不擾，遊山今日始攜家。

入雁山過雙峯

眼前未見古龍湫，望望前山景自幽。紅日一門千嶂曉，翠峯雙聳半空秋。風高落木無邊下，氣勁閒雲逐處收。要識雁山真面目，直須霜後一來遊。

靈　峯

老笻扶我轉林丘，直到僧房最上頭。地擁雙峯遮勝境，天分半石閟靈湫。空中大士澹相對，山罅清泉空自流。人謂石崖宜置我，不知來此有緣不。

龍湫

地聳峯巒秀，天開氣象寬。九霄銀漢落，千古玉龍寒。壯觀供尊者，幽居稱冷官。何時遂肥遯，不厭白頭看。

又次王瑞安韻

雲鎖千峯碧，泉飛百尺湫。山蹊驚險絶，洞府足深幽。谷静摇虚箔，巖高卧老虬。賈胡還似我，到處輒遲留。

忘歸亭

一峯凛凛插烟霏，誰築新亭占石磯。標榜未應專一壑，此山何處不忘歸。

登馬鞍嶺

軋軋輕輿上馬鞍，半天嵐翠逼人寒。從教宿靄迷清嶂，明日晴空取意看。

游西山次范丞韻公興

東風吹我上西岡，更覺僧房白晝長。草色已翻新歲碧，梅花秖是去年香。好山圍繞屏三面，野竹蕭森玉數行。千里同遊逢范叔，綈袍他日未相忘。

喜雪

曉風吹起雪漫漫，來兆豐年喜有端。玉樹瓊枝無限好，雪牕高閣不勝寒。直疑

天上梅花落，莫作人間柳絮看。我欲乘風游汗漫，倚欄空自羨飛翰。

同年翁處度招遊北山次韻❶

不嫌屐齒碎莓苔，秪要吾人得得來。見説飛泉高落澗，待尋曲水作流杯。竹林素約群賢集，雞黍相過一笑開。政恐清遊自忘返，不應空棹酒船回。

支茂先烟蓑亭

人生逆旅困風波，大似寄居鸚鵡螺。月白江空無一事，不須更作釣魚蓑。

紅　梅

南枝零落北枝殘，失喜新蕤苦耐寒。莫道北人渾不識，南人幾作杏花看。

秋意次林致甫宗丞韻

河漢秋來浄，飛星一點過。好風吹暑盡，踈雨送涼多。紈扇收團月，桃笙捲細波。自知恩到骨，欹枕夢無何。

送　春

飛花一片減風光，不待紅稀意已傷。

❶「度」，原脱，據宋本目録補。

今歲餘春能幾許，浮生此日更須忙。隴頭有雨麥初秀，林下無人蘭自芳。夜倚疎櫺誦佳句，好風如水月如霜。

花披催蝶舞，柳暗受鶯遷。過眼忽新夢，回頭誰少年。溪雲隨筍供，山雨近梅天。詩思正無賴，一聲來杜鵑。

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

年來視物隔褷襹，秖有昏花似退之。强起歸鴻聊自放，妙穿懸蝨恐難爲。相親黄奶交親絶，見代青姑事寖危。寫照苦添雲蔽日，不應更誚虎頭痴。

許深父餉酒覆於舟中

千里貽書慰寂寥，更將尊酒餉今朝。先生忽已成烏有，用事何因見白超。醉裏謾思鯨吸海，夢回誰悟鹿藏蕉。何時痛飲論心曲，雲滿江東望眼遥。

送胡巨濟宰湘潭❶

君向瀟湘忽語離，江城離思亂雲飛。傳聞楚俗尤凋瘵，勿以秦人視瘠肥。宰縣要尋行志處，監州空有負丞譏。此行得句須頻寄，直到衡陽有雁歸。

即　事

芸芸物態見天機，静裏工夫得細微。堦下秋紅千萬點，游蜂一一採香歸。

❶「胡巨」，原作「朝臣」，據宋本目録改。

正月庚申朔 淳熙六年

春來節物一番新，今歲仍逢臘裏春。莫訝連宵清不寐，秪緣守歲守庚申。❶

國清寺

夾道青松引客來，五峰雙澗擁樓臺。豐干饒舌留公案，隋帝遺書暗古煤。最喜親知來里社，真成春月上天台。陰雲掃盡尋幽去，佳處端疑爲我開。

山中懷仲兄

雁山曾御九秋風，更喜春深到此中。芳草絶憐隨意緑，野花真是映山紅。未知方丈景何似，直恐桃源路已通。起聽朝雞無恙否，茲遊恨不與君同。

天台道中口占

路上人家短竹籬，繅蠶刈麥自熙熙。可憐日對千尋瀑，不解閒吟半字書。❷

宿仙居民家

投暝人家欲睡時，雨聲不斷水平池。回頭已過三江渡，醉看車中總不知。

❶「申」，原作「由」，據《四庫》本改。
❷「書」，《天台集》續集別編卷三録此詩作「詩」，當是。

寄管叔儀通判并同官❶

執別僧房日未斜，別離愁緒滿天涯。清宵已落柔桑葉，小雨頓開喬麥花。醉裏不知身是客，江南李主詞。❷ 酒闌無奈客思家。歐公夢中句。 憑誰寄語三夫子，歸路還須好句誇。

贈寶藏老道源

骨相昂藏澗底松，平生禪窟儘從容。幾年大隱清暉閣，今日來瞻獨秀峯。打破畫瓶無罣礙，大開飯店喜迎逢。今朝且逐征途去，何日重來聽曉鐘。

過蒼嶺

黃雲滿塢沙田稻，白雪漫山薺菜花。路入縉雲頻借問，碧香酒好是誰家。

崇朝辛苦上孱顔，泥徑初平意暫閒。蒼嶺東頭移野步，眼前便得處州山。

婺女極目亭

危樓雄據郡城東，掃盡秋雲快碧空。目力不容山隔斷，詩情長與酒無窮。先分樓下雙溪水，高挹人間萬里風。興逸不知真近遠，五弦聲裏送歸鴻。

---

❶「叔」，原脱，據宋本目録補。

❷「主」，殿本、《四庫》本皆誤作「玉」，今逕改。

自柯山歸再過蒼嶺[1]

雨後過蒼嶺，平生行路難。危層驚步滑，絶澗覺心寒。就嶺山逾險，趨平谷更盤。年來輕世故，不作險塗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

[1]「柯」，原作「阿」，據宋本目録改。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四明樓鑰大防

律詩

鹿伯可郎中園池雜咏

見一堂

靈澈清詩千載傳，始聞林下有斯賢。
傍人只道休官早，見一名堂已十年。

止室

流行坎止事無多，舉世營營自網羅。
珍重主人真止矣，直如古井更無波。

小東山

安石東山志不渝，歸來尋得静工夫。
從教更爲蒼生起，攜妓何妨且自娱。

桂堂

芳樹叢生庭砌間，高枝更許後來攀。
主人勿戀山中桂，招隱還應看小山。

雲龕

浮雲舒卷原無定，此意誰能爲飽參。出岫無心歸亦爾，不妨今日與同龕。

柑隅

霜著芳苞翠作圍，數椽瀟洒映斜暉。木奴何必須千樹，乞得閒身徑且歸。

桃蹊

幾樹桃花相映開，主人歸路入天台。憑誰寄語玄都觀，前度劉郎不更來。

月沼

玉潔冰清一鑿專，篴龍何處引涓涓。深知月滿還虧缺，秪學蟾光一半圓。

星潭

山頭分下一泓清，石甃團團瞰小亭。身在赤城名絳闕，至今潭影照郎星。

三友徑

公是端人友必端，世情冷暖不相干。雖云門外可羅雀，三益還能耐歲寒。

竹　塢

幾年種竹未成叢，一日歸來翠掃空。儘好閉門高枕卧，從今日日是清風。

梅　坡

江梅留待主人還，見説歸時得飽看。回首殘花飛作雪，一峯當户正高寒。

松　嶺

翠雲深處曳枯笻，插碧堂堂十八公。全似華陽隱君子，掛冠歸去聽松風。

戲贈張漢卿

張侯理窟妙無窮，雅謔于人亦有功。渺渺江湖千萬頃，未聞餓死信天公。

陪沈虞卿使君游錢園

休沐無官事，公庭且放衙。城中尋勝地，道上引高牙。潭府臨芳徑，東巖玩物華。山林真敻絶，棟宇謝豪奢。陶令親栽菊，秦侯晚種瓜。裴公餘緑野，六一醉琅琊。幽阪森三友，飛橋粲百花。樹深藏曲折，谷險路谽谺。道院羅星斗，禪房供釋迦。巃峯思御氣，畫舸想乘槎。佳處城環雉，吟邊路遶蛇。登山攜翠袖，喝道屏鋃鐺。井市花相映，湖陂柳半遮。高歌驚野

鳥，疊鼓亂鳴蛙。陛級青珉滑，秋千綵旆斜。叢篁穿嫩筍，芳草綻新葩。靜憩方開宴，徐行更試茶。僊醪斟瑪瑙，玉指奏琵琶。清絶囂塵遠，蒼茫望眼賒。詩情彌海嶠，飲興渺天涯。賢尹民同樂，名郎子克家。才高修月户，筆妙補天媧。揮麈風流勝，憑欄笑語誇。追風慙款段，倚玉媿蒹葭。逸韻迷春蝶，清歡接暮鴉。舞茵收地錦，畫燭照籠紗。耄稚欣相告，輿臺靖不譁。微風朝趁馬，好雨夜隨車。土脈興原隰，霖膏潤甲芽。相將勸耕去，和氣滿桑麻。

巾山曲肱齋

山立青冥外，人行紫翠間。小牕開木末，孤塔映江灣。平楚一何遠，白雲相與閒。我來不暇寢，冷坐對前山。

廣軒夜望

點點萬家燈，風清醉復醒。廣軒高絶處，俯瞰一天星。

玉霄亭玩雪

群齋高晏雪浮空，同上山城第一重。今日無非銀色界，此亭真是玉霄峯。雲迷野路舞輕鶴，風急瓦溝噓老龍。便欲相將游汗漫，剡溪何必訪遺蹤。

倅廳雲水亭

山遶澄江江遶城，水雲徑接海冥冥。

萬家曲折在吾目，一郡登臨屬此亭。今日詩題隨處有，幾番醉眼望中醒。風流鄭老知何在，回首蒼茫島嶼青。

再過鹿伯可

又上先生見一堂，澹然賓主兩相忘。不知海内清風滿，但覺山中白晝長。小雨絡林妨蠟屐，靚妝環坐快瑶觴。曲終扶杖欲歸去，即詠白駒三四章。

天姥嶺❶

剡水迂回徹底清，濫觴從此一泓澄。曉來蠟屐沖寒上，碏碎山頭十里冰。

虎　丘

望望古招提，兹遊恨已遲。池深驚地裂，野曠覺天垂。聽法人千數，談空松一枝。從誰訪遺跡，惟有石頭知。

洛社老僧聽琴❷

宴坐蕭齋不作勞，謂予何事走蓬蒿。從容試問今年幾，手植黄楊三丈高。

自言幾載不聞琴，屢聽清彈苦契心。少待庭柯蟬噪静，爲師更作醉翁吟。

❶「嶺」，原作「峯」，據宋本目録改。
❷「社」，原作「杜」，據宋本目録改。

中秋

歲歲當秋半，人人待月明。絶憐今夜賞，更勝去年晴。光彩澄高露，氛埃廓太清。衆心方閔雨，卻望暮雲生。

又次丁端叔韻

好風涼月湛中秋，自笑何爲作遠遊。不有諸君故人戀，未應連日賈胡留。三千銀界俱呈色，十二珠簾總上鉤。飲罷客歸清不寐，誰知心折大刀頭。

游惠山

石徑縈迴入翠林，廿年故步喜重尋。千山直上雲扉啓，萬木陰中古殿深。泉水泓澄風拂拂，洞門幽杳晝沈沈。調琴瀹茗清無限，倦客忘歸到夕陰。

游洞霄宫

宿雨頑雲撥不開，紫霄佳處訪樓臺。青山九鎖固奇甚，古洞一深如此哉。拔地千林俱秀潤，擎天一柱最崔嵬。出山爽氣尚相屬，數里清溪送我回。

游徑山

起看海日曉團團，更挹神燈照夜闌。百萬杉松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峯寒。蟄龍何在渺難問，古井于今竟不眢。但覓靈泉歸洗眼，誰能故把細書看。

送蘇伯昌大卿

禁路岧嶤欲問津，抗章便自乞閒身。閔勞劇部皇情厚，寓直中奎寵數新。飛輓正資經濟手，典刑終念老成人。赤松未許長爲伴，歸取青氈繼潁濱。

甬東曾幸拜蘇天，外府官僚復備員。前輩風流真在眼，名公談笑辱忘年。浙江相對一巵酒，婺港欲行雙槳船。門鍵馬銜難作遠，西風停立但茫然。

送劉淳叟博士倅豫章

熟知明主可忠言，奏牘方陳意已傳。人言能遜千乘國，我自能補九重天。拔山轉石孰難易，爛額徙薪誰後先。不用更論如許事，把君征袂且茫然。

送呂周輔宗丞守崇慶

從昔傳家學，當今良史才。聲名冠西蜀，風節象東臺。朝蹟收何速，歸心挽不回。一麾從此去，萬里可能來。呂爲四川類試省元，曾祖陶爲給事中。

舊矣唐安郡，龍潛府號新。當年一絳帳，今日兩朱輪。民意來何暮，仁聲煖似春。劍南毋戀卻，鼇禁要詞人。

祕甚先天學，誰傳陸士龍。上方留自近，天豈不相容。契託君家厚，情惟我輩鍾。慇懃訓猶子，他日使追蹤。

上魏丞相

夢菴深坐宴朝曛，秪有梅花對此君。今日衣冠有巢許，向來元凱佐華勳。入山誰解訪洪景，載酒時應問子雲。童諷寫成心未懶，可因貪佛贊論文。

次韻蔣德言游太白玉几兩山

西山不到幾經春，玉几猶能一再臨。太白峯前成夢境，直從總角到于今。

少日游山不要歸，老來腰腳不相宜。羨君勝具了無倦，踏雪尋幽更一奇。

臏欲扶筇隨意行，要令心跡得雙清。何時同入翠微去，丈室先參老净名。

落花影裏步春闌，飛鳥翩翩相與還。若得把茅成小隱，等閒來往兩山間。

誰能饒舌强參禪，何用談因更説緣。生死本來無大事，晨朝須起夜須眠。

謝僧道全惠詩并菖蒲

楚楚芳蓀詩樣清，翠苗低護小峥嶸。一泓功借幽根潤，六月能令涼意生。雁蕩渾如夢邊事，龍湫頓覺眼中明。閒牕坐對思無限，何日隨君遶澗行。

趙安國梅坡

隆暑倦行役，梅坡得暫閒。卷簾南浦岸，終日對成山。竹裏清風遠，棋邊夕照還。歲寒重卜醉，覓句暗香間。

資聖寺

野溪清淺度危橋，徑策枯笻上紫霄。曉霧暗蒸山寺雨，松風深隱海門潮。浮杯水漲人何在，洗鉢池清意已消。又上樂亭基上望，雲山萬里更逍遥。

次韻蔣德言壁間舊題

一鈴簷角自吟風，兩面松篁翠掃空。山卉更藏無盡意，枝頭未作去年紅。

上史太傅

一坡煙水緑灣環，竹樹樓臺縹緲間。但説一丘藏曲折，誰知更有四明山。

二十里雲隨步生，潺湲洞裏訪青檽。山中要識無窮趣，看取南雷問答經。

衮繡堂中語夜分，幾將經史細評論。不知世上三公貴，秪是東湖八行孫。

贈鄭相士

知君冰鑑照人寒，我相儒酸未足觀。東甬從來多俊秀，爲煩著眼細尋看。

雪竇道中

城居久矣厭塵勞，來訪名山寫鬱陶。客路行隨流水遠，征人與坐白雲高。千林舞翠吹蓬鬢，二麥摇青照紵袍。努力共登天尺五，要看飛雪噴雲濤。

錦鏡

兩溪赴壑若奔虬，此地端能截衆流。三版放開千丈雪，一匳清徹四山秋。幾年空自存公案，今日重新指路頭。珍重老師成勝事，清名當與此山留。

妙峯亭

一峯高出白雲端，俯瞰天涯千萬山。試向岡頭轉圓石，不知何日到人間。

隱潭

靈潭深入白雲堆，帶雨春雲爲我開。乳石半空渾欲墮，瀑泉千尺正中來。兩軍酣戰鼓鼙急，一雨生寒霹靂催。中有卧龍君勿狎，有時平地起風雷。

游大梅山護聖寺

江東東畔更東山，又過東山數里間。試問招提在何處，萬山深處白雲環。

寒雲片日忽吹開，歷井捫參得得來。行盡高山天欲半，不知平地有樓臺。

常禪師塔 旁有虎冢

當時道價極光華，鷙獸相隨共一家。象去虎亡師亦老，不須百鳥更銜花。

從來猛虎性堅剛，據石依林死不僵。何待寒林班侍者，千年陪葬祖師傍。

梅仙巖

梅山遺跡若爲尋，怪石崚嶒一徑深。未必當時真隱處，清風自覺襲衣襟。

雲巖

但見雲生谷，初無石似巖。得名非舊觀，買地作精藍。境勝環脩竹，門深擁翠杉。禪林自家處，莫問後三三。

啓霞冰壺亭

拍拍新漪徹底清，兩山寫照翠光凝。笑看風動縠紋起，坐我玉壺春夜冰。

天童玲瓏巖

捫蘿歷棧上層峯，寢覺芒鞋踏半空。七竅幾時開渾沌，八牕無處不玲瓏。已欣古洞容身過，直恐丹丘有路通。俯視人間懶歸去，拂衣徑欲御天風。

送内弟汪作德赴建德主簿

今日望春下，送春還送行。簿書須著意，家世有餘清。瀟灑桐廬郡，文章陸士衡。時陸務觀爲守。公餘定多暇，無廢讀書聲。

南江酒家

南江舟楫飽經行，橋外人家最可人。

臢種寒杉映脩竹，快沽村酒趁鮮鱗。潮痕落草櫓聲動，日腳銜山涼意新。酷愛老樟橫卧處，他時來此坐垂綸。

宿登山

竹輿來訪小梅山，山在空濛紫翠間。嵐霧滿林朝漠漠，溪聲和雨夜潺潺。峯頭丹井隨潮信，松下禪房舊祖關。誰是無生誰不死，晨鐘未響夢先還。

群從泛湖次叔韶弟韻

倚遍瀛洲十二欄，老蟾推出爛銀盤。絕憐千頃波瀾闊，更覺滿身風露寒。境勝能令詩興逸，夜深自喜酒腸寬。離離掛影清如許，莫惜終宵作意看。

送陳君舉守桂陽

重尋漫壁認題名，十五年來一夢驚。誰料今朝攜客至，卻成此地送君行。桂陽卧治真談笑，魯史遺編賴發明。文定南軒僊去後，湖湘又得一先生。

永嘉天慶觀

斗口橫安華蓋山，茂林脩竹路灣環。琳宮迴出滄瀛表，羽士如遊崑閬間。東挹江山窮望眼，西臨闤闠笑塵寰。自知去此無多日，著意來尋一餉閒。

次許深父寄陳頤剛韻

博物曾經辨實沈，論兵更覺用功深。九閽未進六奇計，萬卷空催一寸心。流水高山誰復會，寒松春柳解相尋。如君豈是長貧者，作計無令歲月侵。

前朝折戟尚沙沈，志士私憂意向深。謀國未須先問陳，平戎要且務攻心。衣冠舊老知誰在，禾黍遺宫尚可尋。騎省再新人有望，一言坐復故疆侵。

勸　農

一番好雨潤桑麻，和氣歡聲十萬家。太守勸農纔出郭，老農含哺競隨車。土膏澤澤地宜稻，雲物陰陰天養花。願得四方無旱潦，盡教樂歲似東嘉。

書吴夢予古樂府後

古來樂府近來無，筆力如君卻有餘。日恐遺音亡正始，喜聞新作過黄初。不誇藝苑徒工瑟，應免侯門久曳裾。更向江西詩窟去，他年時寄一行書。

謝景英送鄭景元篇末見屬次韻

張羅清似翟公門，門外都無野雀喧。可但風流追鮑謝，直教高論到羲軒。絶憐父子爲知己，時把文章得細論。箇裏是非何足較，乍賢乍佞一王尊。

觸暑相過憶去年，汝南又得見先賢。向來喬木今亡矣，秪有靈光尚巋然。賸記

暮年專一壑，想聞高咏和流泉。兩公直諒渾相似，□□□□□□□。

喜雨次甄雲卿監簿韻

四郊苗槁勃然興，頓覺歡聲滿郡城。行且刈雲成歲事，敢因喜雨記亭名。昔如魚在釜中活，今見龍從地上行。憂國願豐同此樂，讀君佳句欲風生。

又次徐仲宗通判韻

老龍破蟄斬幽關，亂滴天飄不復慳。可但甘霖驅旱魃，自然凉氣滿人寰。民心徒切焦熬甚，神力毋勞指顧間。遥想清都應表賀，紫宸軒陛曉催班。

又次鄭性之縣尉韻

槁項疲農病夏畦，喜聞烟雨四天垂。旋尋秔稻供糜粥，驚見新香玉滿匙。

閔雨才寬又畏風，從朝愁到夕陽舂。誰教官到二千石，不學當年邴曼容。

幾番好雨應先占，欣見堦庭緑草纖。秋後陰晴猶未定，更看新月卧磨鐮。

爰居集魯要先知，飛雪侵春久已疑。慙愧風師幸安静，敢將虎口鬬龍癡。

游隱清

簿領叢中偷得閒，輕輿相與出鄉關。亂流先已登孤嶼，采蕨還來上北山。藤遶龜身增贔屭，水涵虹影照孱顔。老農擁道

迎人笑，今日使君來破慳。

瀑泉奔放石坡陀，回首清游歲幾何。脚力不如前日健，詩盟還喜故人多。滕王閣上無韓子，遠景樓中欠老坡。不謂鄙言成宿讖，偶因晚泣得波波。

窮冬吏鞅解紛纏，重入兹山憶少年。千里幸同豐歲樂，三生曾結郡人緣。幾番山色望空外，今日水聲來耳邊。坐上何須聽絲竹，與君嘯詠和風前。

富覽亭

城郭占佳勝，眼高貞白巃。霜天開浩蕩，雲屋涌嵯峨。四面山總好，東憁江最多。脚跟盤巨石，吞吐任風波。

贈陳居靖道人

潙汭道人身御風，棄家求静慕僊蹤。僊都有石立天半，特立要當如此峯。

雪中簡林景思劉振之

驟寒忽變雪花飛，抱膝長吟況可知。襆被可能來過我，忍寒相與話新詩。

謝林景思和韻

黄昏門外六花飛，困倚胡牀醉不知。凍合玉樓猶强項，擁衾方詠雪巢詩。

送趙子固吏部帥合肥

少年文價重神京，游宦還聞政有聲。南省但推韓吏部，北方猶問趙先生。人傳殿上三千牘，上喜胸中十萬兵。暫輟望郎分帥閫，淮南草木更知名。

老韓同傳我多慙，意氣相傾自不凡。憂患飽更俱白髮，班行獨立見青山。羨君真有虎頭相，顧我方爲馬口銜。同舍幾何俄話别，可堪目力送風帆。

襟帶長淮地望崇，勳名當繼古英雄。吴人止解依濡塢，晉將才能過八公。可但綏懷邊境静，直須經略朔庭空。折衝不必居遐徼，頗牧尤當在禁中。

考功直舍窗前雙竹[1]

窗外修篁共一根，亭亭雙干爲誰分。夷齊二子清相似，本是同生孤竹君。

曲　竹

放出一頭地，出墻梢更新。傍人爲稱屈，素志肯求伸。苦節變甘節，曲身成直身。青霄看直上，莫忘手援人。

[1] 此詩宋本、殿本等俱闕，宋本目録有詩題，今據《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三）六四七頁補。

寄題汪端明墳菴真如軒

山藏佳處竹藏廬，見説離家百里餘。已矣空求真學士，傷哉閒殺老尚書。後生自恨登門晚，壯歲寧忘跪履初。悵望九京那可作，此心徒切慕相如。

萬箇篔簹一草廬，傷心埋壁十年餘。革聲誰聽尚書履，金榜空懸少保書。無復遺音追正始，尚傳新作過黄初。真成一代風流盡，歎息浮生信六如。

題汪季路太博所藏龍眠陽關圖❶

離觴别淚爲君傾，行李匆匆欲問程。不用陽關尋舊曲，圖中端有斷腸聲。

畫出陽關古别離，蕭疎柳質不勝悲。行人顧歎離人泣，柳下漁翁總不知。

題陳簡齋寄夫人書

行書滿紙遺君文，可見閨門敬若賓。應與少文能協趣，定因元亮遂忘貧。

題韓氏所藏元祐選尚詔草

禁臠當年選尚初，難兄辭寵意何如。裕陵遺旨知難改，元祐湛恩信有餘。今日猶存卯君筆，向來誰造粉昆書。韓門世寶宜無墜，史有遺文尚取諸。

❶「博」，原作「傅」。按《宋史翼》：汪逵字季路，曾任太學博士。宋本目録此題無「太博」二字。

秋日懷國仲觀

四明聳秀一溪流，曾記經行十里秋。行李今從何處住，宦游自笑幾時休。兒時故舊今誰在，老去光陰不借留。贏得東歸訪丘壑，約君同上釣魚舟。

客省聽燕樂

曉入金門拜紫宸，門前錯立士如雲。未容密侍君王晏，秖許鈞天隔殿聞。

次李季章監簿韻

跪履巽巖今幾年，見君風度喜豋然。長編固已翻青簡，老墨猶能寶漆烟。游宦自欣天影近，思家猶在夕陽邊。時從甥館追清賞，賸寫新詩繼謫僊。

賀雪八盤嶺上作

平時卧雪似袁安，誰肯凌晨犯苦寒。百辟班中因族賀，八盤嶺上得遥看。層層觀闕瓊樓聳，納納乾坤玉宇寬。悵望僊山何處是，欲從此地徑驂鸞。

送林子方吏部將漕江東

光堯三紀焕文章，寶閣岧嶤謹祕藏。寓直到君才第四，皇華禮樂遠增光。

望郎三度到長安，垂上青雲作好官。暫向江東一澄按，卻歸徑著侍臣冠。

自説嵇康七不堪，上教持節向江南。

江南父老應相賀，見説清明似晦菴。

殿廬官燭對風簾，郎舍脩篁共一簷。別日苦多良晤少，摻袪不耐雨纖纖。

子方移守四明見于浙江亭

春初送別欠詩篇，歲晚還欣受一廛。都騎始聞臨浙水，先聲久已讋鄞川。里人見説俱延頸，海嶠從今定息肩。夜夜故山頻入夢，爲君端欲買歸船。

寄題蜀李氏義概堂君亮著作之祖

養氣非爲俠，輕財弗市恩。仁聲高月旦，義概徹天閽。稱美推賢嗣，揚名有順孫。活人幾百萬，何止駟容門。

送衛清叔著作提舉淮東

漢庭早已冠群僊，闊步登瀛最少年。竊歎豈惟年叵及，人門才業總翹然。

通泰牢盆亘海濱，宅家專欲用儒臣。淮南草木生顔色，又見龍頭第一人。

虎榜先登到鳳池，前良多以十年期。雖知勇退急流去，壯歲功名會及時。

羡君持節拜庭闈，未老雙親看綵衣。若過蓋公煩問信，坐曹日念舊游稀。外府舊爲敕局，衛乃蓋侍郎壻。

屢從樽酒接從容，叔寶風姿照座中。他日相逢年益老，棋壇尚可角雌雄。

萬井歡聲迎曉仗，九天和氣下人寰。龍樓笑啓瑶池晏，鵷序欣趨玉笋班。道上峯頭皆見日，絶勝銜燭照崑山。

題尤延之給事所藏葛僊翁徙居圖

莫言家具少于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攜三稚子，僊翁獨玩一篇書。羊牛相與趨新築，雞犬無因戀故廬。到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

又題楊妃上馬圖

金鞍欲上故徐徐，想見華清被寵初。後日延秋門下路，不應有暇作踟躕。

送黄景聲秘丞提舉浙西

江夏無雙第一人，清明久矣動簪紳。心平氣勁無偏黨，好在皇朝作争臣。宅家親擢得真才，柏府蘭堂更外臺。未問崗驅向溝壑，半途應有詔書催。從來軒冕一毫輕，朝蹟初收去玉京。打破畫瓶無個事，不妨游戲繡衣行。論詩纔了便談禪，鄙吝冰消更豁然。稽首心空先及第，敢將癸未論同年。玉節光華照日曦，揚清激濁正當時。阿連幸出百僚底，正恐翁歸不受私。

雪中迎駕

都人久不望威顏，驚喜嗚鞘風雪間。

題老融歸牛圖

薄宦六年辭故山，故山秖在夢魂間。簪紳何苦自纏縛，卻羡歸牛自在閒。

天竺禱晴

早奉天香禱白衣，遲明宿霧故凄迷。忽驚紅日穿林薄，無數碧山明澗溪。上竺寺連中竺寺，蘇公堤映白公堤。湖光一碧幾千頃，賸捲荷香送馬蹄。

具美堂

明光殿裏早催班，亭午天街從駕還。已聽歡聲傳市井，更看喜氣滿湖山。聯鑣遠去閒尋勝，爛醉歸來夜叩關。但願兩宫千萬壽，退公時得過雲間。

水月園

具美盃殘意未休，相將重上望湖樓。樓臺忽已居平地，風月何曾識舊游。更挈酒樽過水月，坐增詩興滿滄洲。春風共約新橋畔，遥拜雙龍萬斛舟。

三月九日從駕

昨日爲親壽，今朝從駕行。君親俱有喜，家國共增榮。淑氣浮黄屋，歡聲動玉京。人心真易感，翻手作昇平。

湖上次袁起巖安撫韻❶

同年紫陌再尋春，力主斯盟賴尹京。山外斜陽湖外雪，夜來陰靄曉來晴。平波灩灩新添緑，凍木欣欣欲向榮。此日此身清潔甚，軟紅何苦太忙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七

❶「上」，原作「山」，據宋本目録改。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

四明樓鑰大防

律　詩

試俞珣長頭筆

倦游俞老又中州，[1]霜兔抽豪飽盛秋。平日相親管城子，結交今得賈長頭。

訪留昭文於范村山間不得見

黄扉處士掩松關，小立松風去住難。可歎山中真宰相，未容神武掛衣冠。

送倪正父侍郎使虜

經帷親見犯天顔，口伐何勞抗可汗。故國應悲周黍稷，遺黎猶識漢衣冠。殊鄰諜報終難測，累歲要盟恐易寒。馳至金城上方略，始知頗牧在金鑾。

送王仲言添倅海陵

萬卷詩書老雪溪，頎然二子和塤篪。絶憐伯氏久亡矣，猶幸夫君及見之。來上鵷行人謂晚，往舒驥足自嫌遲。他時還向雲門否，布韈青鞋尚可期。

遂初陳迹遽淒涼，擊歎青箱極薦揚。

[1] 「又」，殿本作「入」。

談笑於儂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强。重屏舊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得，尺書時許到淮鄉。

寄題延平范氏六桂堂

高門儒效許誰同，秀氣于今照演峯。家學一椿連五桂，地靈兩劍化雙龍。三人衣鉢清名接，絫世簪纓慶事重。彼茁孫枝更林立，不須萬户羡侯封。

京仲遠尚書爲澹然子作二大字

濃墨新題付澹然，松坡爲子老談天。憑君推我行年看，何日歸耕綿上田。

送李伯和吏部提舉浙東伯珍寺丞將漕夔門

奕奕君家好弟兄，皇華交映棣華明。幾年並列金閨彦，同日俱持玉節行。萬里往臨夔子國，一江先到越王城。會聞歸取青氈舊，都似當年老貳卿。

送范文叔禮部守彭州

憂國鬢先雪，愛君心似丹。旌麾雖自適，懷抱未全寬。直道任三黜，故人憐一寒。濛陽毋久駐，旋復篴鵷鸞。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身名俱泰老尚書，叱馭寧辭萬里途。兩地恩榮真赫奕，四川父老定歡呼。乖崖袍帶今重見，清獻琴龜我更無。頻向籌邊樓上望，歸來方略上新圖。

次盧國華提刑所寄韻

持節歸來上粉闈，秪今一節又何之。樂天好句追長慶，元亮高風挹義熙。我恨別多仍會少，君雖去速豈來遲。閩山荔子爊晴晝，莫惜登臨贖賦詩。

古梅遺張時可

枝封蒼蘚澹花踈，一種風流高更孤。試問約齋三百樹，林中還有此枝無。

李才翁賀除天官次韻

九年奔走秪思閑，歸夢時時墮故山。已媿演綸詞禁上，更堪曳履侍臣閒。官曹顧我空無補，世事惟君了不關。但欲相從游物外，不應久此玷清班。

我居銓部鬧簪裾，終羨寒窗只蠹魚。每念故交今有幾，況如盛德豈容踈。京塵共嘆催人老，市道誰知有隱居。久苦筆端枯渴甚，楚波正欲借君餘。

劉德脩右史去國示所和從父東谿及楊子直詩走筆次韻

無人爲辨樂羊書，却向空山問草廬。世上榮枯無定在，眼前毁譽竟何如。寸心未徹九重上，百口仍行萬里餘。只恐君王思舊學，便看飛詔促嚴徐。

東谿詩似老彌明，傾蓋論詩絶點塵。筆墨爲供無盡藏，江湖乞得自由身。出門遠送成惆悵，無計相留更主臣。但願皇天開老眼，不應空谷滯斯人。

閣下相期久，山中把酒稀。未能容我去，又復送君歸。柱史寧終隱，威顔暫咫違。壯心誰與語，看劍一燈微。

謝袁起巖侍郎送盆梔奉老母

翠綃飛蓋擁生香，冰雪精神試晚妝。鶴髮慈親俄一笑，玉人何事晚升堂。

送曾南仲寺丞守永嘉

六和久坐趣歸鞭，却送旌麾水竹邊。無説可裨新令尹，有詩重送老同年。城隅綠竹今安否，庭下朱欒定儼然。回首東州真夢境，羨君此去若登仙。

過上虞懷謝驛喜雨

夢回簷溜作驚湍，浄洗炎歊百慮寬。咫尺東山見膏澤，令人更憶謝家安。

荅杖錫平老

老我平生不願餘，歸來但欲賦閑居。灌園自足供朝膳，且奉夫人御版輿。

送潫尉海陵併寄示潚

二子俱從宦，重親足自怡。汝能行幼學，吾豈恨輕離。平日自知己，真心更與誰。臨文有遺忘，此是憶兒時。

處己幸寡過，居官勿願餘。動成經歲別，賸寄幾行書。公退仍多學，心清任索居。但知行所職，通塞聽何如。

次潘安叔寄新谿詩韻

曾游明月舊雙谿，老去情懷百不宜。夢繞新谿身不到，更休重和寄來詩。

送内弟汪强仲赴台州税官

雕鞍去去不容攀，柳下門墻輟往還。可但征商私龍斷，不妨拄頰看巾山。右軍墨妙惟修褉，太傅才高亦抱關。只尺親庭毋苦戀，有人能伴適齋閑。

少潛兄再立晝錦坊伯中弟有詩次韻

東樓舊日史君家，盛德于今説孟嘉。晝錦門墻再興起，烏衣巷陌倍輝華。雖無

崔氏聯三載，肯學楊家簇五花。尤喜桂枝香不斷，藏書滿屋是生涯。

王原慶訴盤餐蕭然走筆次韻

愁絶詩人太瘦生，也無北食與南烹。君看俚語亦堪笑，何日能填鼻下橫。

莫嗜鰒魚如老曹，但應菜飯學參寥。坡翁晚節更清苦，玉糝新羹手自調。

送趙振文主簿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瀾。已知官業非時樣，❶尤喜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卑何用歎棲鸞。少卿剏上加文度，更比年時刮眼看。

病足戲效樂天體

課得退連茹，藥逢新太醫。居閑幸餘暇，養病任多時。步屧雖非便，調琴足自怡。曉來風雨急，高卧到晨炊。

叔韶弟上連桂堂牌會群從

我家簪紱百餘年，書種于今幸有傳。折桂時能取黃牒，肯堂賴子揭青氈。一新扁牓照華屋，共集尊罍招衆賢。須信後生尤可畏，要當爭著祖生鞭。

❶「官」，殿本作「宦」。

題林氏香嚴庵

緩步尋佳處，林深路欲迷。偃松披數畝，立竹漱三谿。瀹茗憑山檻，呼燈照石梯。輕輿空翠濕，投暝喜幽棲。

送汪强仲還官所

又向丹丘去，安書易往還。固應官事了，莫放舊書閑。問訊雪巢老，寄懷巾子山。經行皆夢境，自笑日蒼顔。

寄題吴紹古縣尉經德堂

問舍玉真下，讀書經德中。心期知共遠，臭味許誰同。吹笛夜涼月，舞雩春暮風。直須涵泳熟，毋負象山翁。

送季舅汪江州 大定

清直如公天自知，晚年百順了無虧。九成臺下方還旆，五老峯前又擁麾。題坐喜逢陳仲舉，據牀好繼庾元規。太平散吏無由到，倚聽中和樂職詩。

舅甥相與自垂髫，游宦歸來鬢已凋。坐上可無車武子，酒酣時賴蓋寬饒。喜公自此驅千騎，顧我從今守一瓢。間與適齋同悵望，草堂樽酒幸清朝。

送内弟汪耐翁隨侍因赴臨川推官

之子長才盍要津，未知此别幾經春。且爲溢浦過庭子，徑作臨川入幕賓。生長

外家身已老，周旋中表意尤親。從今家問須情實，莫事虛文學外人。

環村踏雪

一冬求雪雨還晴，賸喜春朝見玉霙。不爲偶同佳客到，誰能深入亂山行。雲窗霧閣知何限，玉樹瓊枝到處明。更喚輕舟同穩泛，小谿何似剡谿清。

筍輿衝雪過溪橋，流水方東未晚潮。白裏不知梅奪色，青邊尤喜麥成苗。煙深帶雨參差下，空闊隨風自在飄。可是忍寒詩更切，故求野路踏瓊瑤。

又次蔣甥仲愚韻

山色空濛雪更奇，滿空擊碎吠琉璃。寒侵茅屋春無寐，凍合梅花夜不知。泛泛輕舟勝路滑，洋洋流水樂人飢。興來但覺酒腸闊，江海安能實漏巵。

送元積弟赴永嘉酒官

宦游五載住中川，似與邦人有夙緣。昔日江山知好在，舊游人物想依然。吾襄無復逢梅福，子去惟應夢阿連。或問故侯霜鬢未，爲言潘令是齊年。

我家清白世相傳，工部真清更有年。百口未曾營活計，一生惟喜種心田。吾方奉母耕綿上，子更移封向酒泉。兄弟凋零期自勉，只將家訓作青氈。

同王原慶知道游天童

舊游曾記夢中身，一日重來白髮新。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狎鷗亭外波瀾闊，宿鷺池邊草木春。自笑賦歸如許久，始來此地作閑人。

東　谷

舊説東柯谷，兹來到此山。樹深煙冉冉，花落雨潺潺。有客禮師塔，何人叩祖關。天連秋水遠，此意尚人間。

千　佛　閣

平横雲棟塞空虛，倒影仍臨碧玉壺。千佛威光歸寶所，九霄宸藻粲河圖。人天共歎未曾有，燕雀相驚不敢踰。試問南詢童子看，化城曾見此樓無。

從子滌濯寒納涼

楊柳陰陰映粉墻，密雲藏雨晚來涼。高荷欲出欄干上，笑挹紅英吸净香。

漳謁告歸省復還海陵

吾子遠歸省，重闈俱粲然。難留毛義檄，又送子真僊。西笑仍千里，❶東歸約二年。詞場期自力，收取舊青氊。

❶「笑」，殿本作「去」。

題少潛兄得閑

亭下水吞空，輕舟處處通。閑情誰得似，逸興更何窮。詩社率相過，醉鄉時一中。我家元不遠，只在小橋東。

平日君多暇，如今我亦閑。人歸真得地，吏隱勝居山。煙浪一千頃，茅簷三四間。天寒倚脩竹，空翠濕欹鬟。

送從子淵宰浦江

誰云宦路足嶇嶔，送子之官獨放心。廉介有餘無矯亢，謙恭已甚自崇深。安輿何用資三釜，慶問時能抵萬金。公退讀書三子侍，縣齋松竹已成林。

慈溪道中

雙櫓真成鵝鸛鳴，客愁厭苦夢魂驚。須臾寢覺耳根熟，一覺醒來天已明。

題惠崇着色四時景物

舊説惠崇真畫師，生綃四幅見天機。鷺翻桃岸韶光嫵，鵝漾蓮塘暑氣微。❶風勁賓鴻霜始肅，寒欺花鴨雪初飛。分明知是丹青卷，仍欲沙頭喚渡歸。

❶「漾」，殿本作「浴」。

送吳參議褎

才氣勇無前，人推季子賢。侯藩聯剖竹，制幕晚依蓮。勢利從身外，風流到酒邊。四明欣會遇，兩載得周旋。爲記題名石，仍吟達觀篇。留行何及矣，執別但茫然。我已甘投老，君方欲引年。未知重見日，目斷五湖船。

即事

十日陰寒雪不成，臘殘春近更霜晴。深山高卧如春暖，遶鬢飛蚊自在鳴。

吊陳衛道墓

平生學博更加詳，和會三家儘較量。一覺可憐成夢蝶，多岐終是易亡羊。門前脩竹連巖桂，道上芙蓉間海棠。何似剗除閑草木，青松一色蔭高岡。

游大梅山梅僊巖

爲憶西京梅子真，人言羽化匪沉淪。海瀕古墨已無跡，山外高峯寧有神。縱論至今光漢傳，清風猶足盪秋旻。何須更説神仙事，終老市門良可人。

虎家

辛勤玉柙更珠襦，或見叉牙出骨須。鷙獸一心能護法，敝帷千載尚全軀。餘威凜凜空埋骨，遺像耽耽若負嵎。及見當年梅子熟，自應驚倒老妖狐。

謝潘端叔惠紅梅 有序

潘端叔惠紅梅一本，全體皆江梅也，香亦如之，但色紅爾。來自湖湘，非他種比。自此當稱爲紅江梅以别之。王文公、蘇文忠、石曼卿諸公有紅梅詩，意其皆未見此種也。感歎不足，爲賦二十絶。

舊家桃李種河陽，今日紅梅自楚湘。根撥送春君意重，爲移絶艷到吾鄉。

黄姑曾爲點冰肌，亦有緇塵染素衣。何似烟脂天賜與，暗香猶在是耶非。

爲君手種向南堂，❶誤認昌州移海棠。元是玉妃生酒暈，帳中仍帶返魂香。

前身施粉忌太白，今日施朱恐太紅。説似旁人剛不信，清香萬斛在花中。

殿後鞓紅色漫穠，絳桃空自笑春風。何人擊碎珊瑚樹，惱得瑶姬面發紅。

舊見寒花蠟蔕紅，寧知沁入雪膚中。絶憐金谷佳人墜，到地餘香散曉風。

梅花幾種盡相聞，老矣才欣見此君。相與對花文字飲，絶勝歌舞醉紅裙。

人間丹桂亦微黄，未見紅葩解有香。惟喜此花兼衆美，麝臍薰徹絳紗囊。

初移湘水一枝春，贖馥還欣爲我分。夢入山房三十樹，何時醉倒看紅雲。

歲晚紅英繞凍柯，玉人無那醉顔酡。廣平賦就如逢汝，鐵石心腸可柰何。

少陵年後詠花開，未見烟脂一抹腮。可惜當時詩興動，止因東閣看官梅。

坡翁着意賦三詩，謾説穠香已透肌。

❶「堂」，殿本作「牕」。

若見此花應絶倒，惜君生晚不逢時。

花品無庸定等差，國香國色屬吾家。海棠正自慙麤俗，莫問漫山桃李花。

不學江頭玉樹寒，壽陽紅粉舊粧殘。嬋娟可是慙隨俗，莫作金沙鎖骨看。

客來試與倚欄干，拂拂清香觸鼻端。儘做北人渾不識，❶不應敢作杏花看。❷

全體江梅臘裏芳，紫綿新拂漢宮妝。臨川借得江梅句，傾國天教抵死香。

詩老爲花空自忙，想應未識此奇芳。青枝緑葉何須辨，桃杏安能如許香。

只説梅花似雪飛，朱顔誰信暗香隨。不須添上徐熙畫，付與西湖別賦詩。

縞帬練帨玉爲肌，誰點微赬向北枝。若使羅虬見顏色，定須將此比紅兒。

自昔梅花雪作團，紅梅晚出可人看。江梅不解追時好，秖守冰姿度歲寒。

山行

行入春山紫翠中，入山深處更桃紅。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千頃搖青幾蔽地，四山聳翠欲浮空。野橋橫跨溪如練，待買輕舟下釣筒。

金蹄

金蹄垂耳小韓盧，飾以重鐶馴可呼。誰繫冬青碧陰下，❸恍然如見擊梧圖。

❶「做」，殿本作「教」。
❷「敢」，殿本作「改」。
❸「繫」，原作「擊」，據殿本改。

次吴伯華韻

一身遇坎復乘流，景物當前亦自由。草淺人行因作徑，水來沙聚看成洲。哦詩肯爲鈎棘句，適意即是逍遥游。爛醉不知門外事，夕陽日日下西頭。

從子渢送梅枝戲作

向來地暖見東嘉，帶葉江梅殿歲華。不似青春三月暮，南枝梅子北枝花。

菁江迓客

菁江十里路逶遲，兩岸平疇接翠微。嬴得閑中乘畫舫，隨潮西上趁潮歸。

午睡聽雨

老年樂事莫如閑，午睡醒來夢已闌。枕上欠伸猶懶起，更聽簷外雨珊珊。

放鶴送潘恭叔司理

沖霄六翮困蓬蒿，清唳時時發九皐。鵠立固應能獨出，雞群未免歎徒勞。相從顧我憐冰玉，欲去知君刷羽毛。幸脱樊籠隨所適，平平飛去不須高。

宿育王山涵秋

清秋來此宿涵秋，雨後山泉自在流。夜暗寒聲鏘玉佩，燈明清影粲珠流。枕流

正自憐孫楚，洗耳何須效許由。我亦暫來專一壑，倚欄耽玩不知休。

長女湑歸夫家寄以小詩

胡笳未了遽成歸，婦職如何敢失期。彈到佳聲重入塞，伯喈未免念文姬。

太湖響石

何處飛來一段雲，太湖風急到江城。雲中疑有群仙過，時聽丁東環佩聲。

送朱季公倅嚴陵

朱家族裔甲龍舒，循吏清名史特書。止爲嗇夫恩所部，至今廟食盛鄉閭。舍人曾賦嚴公瀨，季子方題仲舉輿。但向棠陰增蔽芾，桐鄉今却在桐廬。

以十月桃雜松竹寘瓶中照以鏡屏用濂韻

中有桃源天地寬，杳然溪照武陵寒。莫言洞府無由入，試向桃花背後看。

次周益公韻有序

某比從朱南劒獲拜覲丞相益公送行末章，齒及舅甥姓字，既又得盡見詩刻。文潞公同甲會之盛，世所共聞。公與王、錢三府，名丙午坊，尤爲奇事。今歐、葛二賢士以布衣交五載，與齊年之集，壽樂未央，高風厚誼，古未有也。舅氏尚書既已屬和，命某同賦。課成

五首，以謝厚意。

天將間氣孕山川，名世還當五百年。已是有官居鼎鼐，不妨平地作神仙。書林尚欲校三豕，筆力猶能驅兩肩。前日勳名身既退，斯文留與後人傳。

六一先生葛稚川，兩孫俱並相君年。詞場鏖戰今成夢，潭府齊盟望若仙。政路三公舊同甲，洛陽四老信差肩。坊名丙午真奇事，寫入詩編盍並傳。

頃嘗假守向中川，公在黄扉已數年。每念夔龍容接武，自期雞犬亦登仙。入朝終歎一交臂，問道幾思偏袒肩。數仞宫墻天樣遠，此心何日遂親傳。

別駕歸來自贛川，相迎方歎別經年。爲言相國珠璣語，寄問祠庭山澤僊。妙句聳觀親盥手，滿城争玩日駢肩。退憐母子方偕隱，却恐虚名似此傳。

舅甥相與老鄞川，況值慈親九十年。官名畫舫時追唐賀監，笥輿聯訪漢梅仙。自媿偶同轍，才望如何敢並肩。誤辱品題稱酷似，此聲梁楚更堪傳。

題施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

佳哉淡墨掃人牛，一笛横風各自由。平日深知焉用稼，如今但欲老西疇。

烏犍離立意逶遲，鞭策俱忘取次歸。駃犢跳風仍却顧，老融於此露天機。

謝少微兄惠牡丹

乍觀泉石分新種，想爲黟山憶舊葩。病後不妨風韻在，此花之外更無花。

方剪欄干第四花，玉人聯袂過吾家。

捻紅玉翼皆名品，醉眼相看到日斜。

簫鼓聲中醉九旬，落紅萬點正愁人。眼明忽見傾城色，更向尊前作好春。

戲和澹詩卷

琴弈心偏好，丹鉛手自磨。衰翁曾同社，吾子揖餘波。歌動玉條脱，酒傾金叵羅。好爲文字飲，行樂未宜多。

山色藍初染，湖光鏡始磨。竹梢輕墜雨，花片亂隨波。麈尾揮東晉，龍舟吊汨羅。莫愁春易老，暢飲一春多。

澄江如練凈，新月似鐮磨。老柳飄輕絮，良苗颭細波。歌聲追古郢，詩價怯新羅。到處還成醉，芳醪旨且多。

暮年甘散誕，壯志久消磨。自媿今摩詰，誰憐老伏波。清新慚庾信，敏慧謝甘羅。惟有詩情在，猶能益辦多。

過從子澤家

楚楚初篁脱緑苞，城居約略似荒郊。土膏更得春風力，直引薔薇上竹梢。

題陸放翁詩卷

妙畫初驚渴驥奔，新詩熟讀歎微言。四明知我豈相屬，一水思君誰與論。茶竈筆牀懷甫里，青鞋布襪想雲門。何當一棹訪深雪，夜語同傾老瓦盆。

送内弟汪莊仲赴浙西倉幕

家食八經秋，玆焉喜宦游。往依王仲

寶，況事薛居州。寄信憑鴻羽，題詩記虎丘。雲飛親舍近，時望海東頭。

贈龍游術士胡杲

方笑劉郎問大鈞，從來禍福本無門。世間生老病死苦，時至即行何足論。

夜　坐

晚涼徐步出柴扃，萬變浮雲在窈冥。濃似鐵山擎缺月，薄於春絮透踈星。夜久沉天籟，尤喜空明鬱帝青。雨氣未平龍欲動，電光前後射中庭。

再送潘恭叔

我似冥鴻弋猶慕，君如放鶴去還歸。秋空今日真成去，好伴閑雲自在飛。

以六經左氏傳莊子遺伯中弟有詩來謝次韻

手披欲究百家編，奴婢年來識鄭玄。顧我幸多千卷富，念君未有一經全。詩書心醉不容醒，父子筆耕期有年。此但古人糟粕耳，更須從此悟真筌。

書種傳來直到今，讀書幾似孝標淫。欲君終就九經庫，與子平分一片心。更向漆園窮妙旨，何殊清廟奏遺音。中郎書籍付王粲，想得知余此意深。

中秋無月

涼意秋將半，深期月影清。昨宵雲點綴，今夜雨縱横。睡久何曾著，更闌喜暫晴。起來聊曠望，終欠十分明。

贈丁相士

相形何似且論心，眼力工夫見淺深。古怪清奇任君説，靈臺一片若爲尋。

送叔韶弟赴官錢清

蕞爾錢清鎮，兹行正爲貧。九夷猶可處，十室豈無人。官守毋卑小，城居緩卜鄰。老夫平日事，所至若終身。

净明方丈

雲深宿雨未忺晴，短艇還來叩曉扃。山溜擁谿侵石磴，天風吹霧暗空庭。茵鋪野草滋新緑，玉立脩篁洗舊青。老我時時假僧榻，夢魂直向醉中醒。

新闢門徑或謂太窄

門外頓空曠，雙眸豁太虚。誰歟列佳樹，正爾對吾廬。蚤歲曾脩業，衰年得定居。買鄰賢伯仲，衣錦舊門閭。未辦三間屋，先栽數席蔬。歡娱戲萊服，晨夕奉潘輿。駟馬容雖狹，齋郎住有餘。牀金知已盡，缾粟豈無儲。細草沿階嫩，新篁得雨初。竊希仁者静，未覺故人踈。晝永翻名

畫，更長理舊書。何妨抱琴醉，儘好帶經鉏。耋穉同甘苦，兒孫共卷舒。眼花多掩卷，鬢雪不堪梳。少飲毋求醉，徐行可當車。此生千萬足，秖願老樵漁。

小溪道中

簇簇蒼山隱夕暉，遥看野鴈著行歸。久之不動方知是，一搭碎雲寒不飛。

後衕環村儘遡游，鳳山寺下换輕舟。舟人努力雙篙急，引得清溪逆岸流。

送從子淵葬

晨起霜如雪，天寒水欲冰。引舟拖急瀨，扶杖歷危層。北阮苦多事，二踈俄喪朋。山阿埋白璧，悲慟不能勝。

早起戲作

枕穩衾温夢乍回，閒居不怕漏聲催。天明更欲從容睡，長被孫兒惱覺來。

午睡戲作

早起三朝當一工，老來貪睡不相同。偶然一次五更起，却用重眠到日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

四明樓鑰大防

律　詩

南山廣莫軒

廣莫乘風隘九州，亂山無數點平疇。一千里外在吾目，三十年來無此游。地下天高俱歷歷，鳶飛魚躍兩悠悠。昌黎費盡南山句，曠望還能似此不。

送趙至道節推

君來入幕恰三年，我幸投閑識此賢。婉晝時時因事見，素風凜凜信家傳。易林律本君須寄，月窟天根語未圓。問訊難兄無恙否，相忘千里各瀛壖。

湖亭觀競渡

涵虛歌舞擁邦君，兩兩龍舟來往頻。閏月風光三月景，二分煙水八分人。錦標贏得千人笑，畫鼓敲殘一半春。薄暮游船分散去，尚餘簫鼓繞湖濱。

龍潭方丈

又因寒食此中來，窗户虚明絶點埃。山裏春風無間斷，海棠開過地棠開。

吊僅老塔

僅老相從五十期，來瞻遺塔我心悲。當時舊話無人説，空有門前洗鉢池。

夜携家登南渡橋

幾過長橋下，清宵得意行。風高江水急，月上海潮生。空迥寒逾峭，更深境過清。扁舟難久駐，轉柂問歸程。

題蘿月上人送鴻小樓

雨洗春山空翠新，登樓不見送鴻人。薜蘿清夜月依舊，無復新詩泣鬼神。

贈于湖劉相士

自笑今年卦氣闌，壯心銷盡鬢毛殘。明知七十無多子，只問何時可掛冠。

五月望月蝕曆家又言六月朔日蝕

閭巷夜争呼，相傳救望舒。偶因雲暫破，真似月之初。孰謂蟇能瞎，端知曆不踈。太陽交蝕近，試看更何如。

題賀監李謫仙二像

不有風流賀季真，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

斗酒澆詩動百篇，鑑湖牛渚兩俱仙。早知今日猶相對，不向稽山回酒船。

病後戲作

河魚腹疾未全除，一飯充飢不願餘。縱有珍羞難下筯，真成頓頓食黄魚。

枕上

不守庚申不坐禪，老來觸事總悠然。天明門外無來客，儘好蕭蕭聽雨眠。

謝蔣行之送菊

秋老情懷儘自寬，眼前只欠菊花團。分來三徑雙株秀，先得重陽兩日看。玉軟金輕無限態，風高露冷不勝寒。幽人相對成清伴，正爾落英供夕餐。

廳事落成老母置酒喜而成詩

數椽增葺苟全時，我愛吾廬喜得歸。兒輩粗能勤父蠱，老夫元不費心機。年來每媿踰初望，病裏尤知悟昨非。從此蕭然無一事，但當日舞老萊衣。

十月十七日夜

蟄蟲坯户六經旬，掣電驚雷若莫春。震起昆蟲千百億，不知何處更容身。

織錦棋盤

錦城巧女費心機，織就一枰如許齊。彷彿回文仍具體，縱横方罫若分畦。爛柯未易供仙弈，畫紙何須倩老妻。如欲拈棋輕且稱，❶當求白象與烏犀。

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詩來寄謝

不受人天供，甘心樂隱居。坐窮千里目，笑擁一樓書。攻媿老無用，退堂閑有餘。相望可杭葦，何日訪吾廬。

寄題正卿通判可高亭

樟坡直上可高亭，未見高亭秪見名。想像豈能勝一覽，登高安得快雙明。大龍湫下聽雷吼，白石巖頭看日生。咫尺好山隨杖屨，自應老筆擅詩聲。

中秋次從子涔韻

雨餘不見日西沈，將謂中秋又作陰。佳月忽開千里影，騷人滿慰一年心。掃除宿翳風雖動，滓穢太清雲尚深。坐待寒光誰會此，阿咸爲我發微吟。

❶「拈」，原作「枯」，據殿本改。

楊花

杜門無緒看芳菲，見説楊花滿路飛。
謝汝不隨人冷暖，因風翻舞到柴扉。

送趙南仲丞溧水

不用匆匆恨别離，版輿春晝綵衣隨。
往題斯立藍田壁，更訪清真溧上詩。公事
毋庸枅牙角，鄰封真是和塤篪。日哦新句
頻相寄，明月清風慰所思。

戲題龍眠馬性圖

狗子已知無佛性，馬又何曾有性來。
伯樂若來休着眼，任它騏驥混駑駘。

它山

素蜺横卧作雷吼，日射細鱗銀雪光。
安得此身如白鷺，翛然終日在梅梁。
過盡水禽并野鳧，風標惟許一春鉏。
可憐久立梅梁上，不爲谿光秪爲魚。

小酌元衛弟聽雨

小閣臨流暑氣清，藕花的的照人明。
移牀更近欄邊坐，要聽棋聲雜雨聲。

潚再往剡中念之尤切作詩寬之

剡縣不爲遠，丞官勿謂卑。鼓盆知愛
重，去國倍行遲。堂上森三老，房中秀一

兒。加餐了官事，莫賦悼亡詩。

觀雲寄簡講師

蒼狗俄然又白衣，來從何處去何歸。無心出岫還歸去，莫向秋風説是非。

過故家

團團桂樹擁簷牙，舊日輕黄滿樹花。惆悵秋清無一葉，空餘枯梆縋寒瓜。

題從子浹娱親

阿戎築屋爲娱親，野草閑花日日新。我奉版輿來舉酒，祈君親壽似夫人。

丹桂

碧雲步障紫金蕤，風静秋高千萬枝。嬌額塗黄元自好，是誰深傅蜜烟脂。

下元日暖甚夜風雨大作早微雪從子潗以酴醾來

眼明喜見早酴醾，窗外風號集霰時。梅蘂已慙前臘破，芳心休用怨春遲。納凉除夜昨幾似，見雪芭蕉今不疑。若使洛人真得此，應須更詫百宜枝。

送朱叔止守南劒

舍人簪筆舊甘泉，家學相傳子姓賢。

未羡夾河爲太守，阿連剖竹向封川。

檇李曾蜚剸劇聲，貳車仍贊虎頭城。朱轓小試承流手，要繼桐鄉循吏名。

萬竹蟠山喉不乾，兩龍潛水氣猶寒。郡齋見説真圖畫，公退何妨一倚欄。

下水上山腰帶州，人家無數起危樓。遨頭不用喧簫鼓，秖把清詩紀勝游。

同盟東下或西征，老我惟知管送迎。秖恐政成登省户，未容歸騎向西城。

名畫法書知幾編，俸餘寧復計求田。麻沙贖買新文字，歸滿米家書畫船。

送杓孫隨侍上虞

阿斗生來十五年，未曾一日去翁前。聞詩勿廢家庭問，習吏仍求城旦篇。婚宦有涯真是幸，巾箱所蓄要相傳。榮罍雖小性非魯，口授詩書加愛憐。

戲　作

二子爲丞分越邑，女兒隨壻過江南。莫言屋裏成岑寂，匹似當初只住庵。

諸塋拜掃晚歸長汀

雨意早垂垂，寒雲晚更低。空中時散點，道上不成泥。緑柳桃相映，黄花麥與齊。迂回餘百里，喜見舊松隄。

送朱季公守封川

韶陽生長十餘年，城郭重經固宛然。嘆息紫微仙去久，尚餘遺墨照山川。先舍人

居韶十四年，季公生於壬戌。

桐鄉漢有大司農，封守今推陳秀公。君向邦人著遺愛，近追相業遠家風。陳秀公曾守封川，❶有惠愛。

鄉評久説鴈行賢，剖竹封川與劍川。不用對牀風雨約，政成同取舊青氊。

吾鄉棋社寖凋零，賴有朱家好弟兄。舉酒看看故人少，陽關莫唱斷腸聲。

妙舞清歌有二姝，後堂曾見繡羅襦。嶺南太守風流勝，不用歸舟載緑珠。

以玉蘭贈王習父

一種香蘭玉色新，仙家分得蘂宫春。調高韻勝誰能稱，付與能言解語人。

華屋翬飛慶事緜，芝蘭玉樹喜庭前。似聞楚畹芽初茁，便看藍田生晚煙。

送趙清臣宰姚江

玉立君家好弟兄，藍田風采照花城。版輿壽母人間盛，千里何曾去送迎。

鄞江水與舜江通，久矣威名滿一同。試問何時到封部，數聲柔櫓一帆風。

長江東去跨虹橋，千丈横隄捍海潮。更向燭谿圖永利，坐令百里沸歌謡。

才刃恢恢妙撥煩，鄰封撫字尚何難。更能觸事加長慮，自有甘棠向後看。

婦家故步懶重尋，藏拙年來恐不深。短棹有時乘興去，徑登竹所聽鳴琴。

❶「川」，原作「州」，據殿本改。

楊花

雨壓輕寒春較遲，春深不見柳綿飛。忽然飛入閒庭院，疑是故人何處歸。

柳綿無數糝枝頭，日暖隨風撲畫樓。萬象可觀惟有雪，喜看晴晝滿空游。

爲我輕攀緑柳枝，帶花低護笑攜歸。日長深院微風動，要看鬆綿當面飛。

野芳庭草是生涯，老去秖宜閑在家。幾日惜春留不住，小鬟爲我拾楊花。

送王伯奮守筠陽

三槐名德萃清門，七葉爲州賴有君。道院無忘山谷賦，郡齋當繼潁濱文。君應厀上憐文度，我向東牀憶右軍。振起家聲差易耳，便看奏最躡青雲。

別王恭叔

兩兒雖近隔江潮，賴有王郎慰寂寥。遠侍雙親官道院，爲同盡室餞西橋。腦脂遮眼最關念，客路尋仙勿憚遥。別後飛緘問安否，數來谷口訪山樵。

別長女淯

老我年來百念輕，文姬助我以琴鳴。等閑相對成三弄，游戲俱彈似一聲。舉酒不堪千里別，登途知用幾程行。郡齋自是神仙窟，會有階庭玉樹生。

趙資政園梅篆

小徑回環里許長，寒梅森列間疎篁。路如古繭縈繆篆，身似輕煙繚印香。九折坂中經蜀險，八盤嶺上趂朝忙。歸來游戲通幽處，笑看危途九太行。

示從子

東院敲棋西院琴，固知猶勝别勞心。少年不比老癡叔，且向書窗惜寸陰。

贈畫梅呂生

西湖處士賦疎影，未似希真好樂章。豈是無情甘澹泊，受它風月幾淒涼。

潚自剡川寄水晶蒲萄

馬乳從他堆滿盤，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縣蒲萄熟，不用勞人數問安。

送汪莊仲赴江東倉幕彊仲荆門簽判

不見適齋老，于今三四秋。弟兄登宦路，親黨駐行舟。老病無詩思，衰懷重别愁。外家門户盛，勉力紹箕裘。

外氏蒙恩厚，文昌獨我知。居甎酷似舅，喜有寧馨兒。遇事行方便，褆身謹護持。公餘定多暇，黄卷有餘師。

蚤歲過秋浦，貪程不入關。君今參儉幕，時得上齊山。膚使資關決，賢侯伴宴閑。好音頻寄我，賴此一開顔。

之子游何許，平州更玉州。山川稱勝絶，幕府信風流。翠巘寒逾秀，金蓮夜不收。天涯念鄉國，少上仲宣樓。

見説荆門地，如門蔽楚荆。舊時爲内郡，今日号邊城。但守平平策，毋求赫赫名。勉哉關決際，從此振家聲。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南徐來往飽經過，總餉賓寮入禮羅。子去幸陪鄒湛輩，君今還是伯休那。金閨通籍時方可，鐵甕名城景最多。我有净名遺記在，試從萬井訪維摩。

十人兄弟五人存，心事方欣得細論。可但衰遲憐遠别，秖因喜懼有慈尊。倚門何止期吾子，發策還知望好孫。從此三年風雨夜，寂寥棋局與清樽。

陳君舉既亡汪文子攜其所作春秋後傳及送行詩來次韻

名盛望尤備，枝披實亦繁。無由究賢業，猶幸立斯言。書在經逾顯，人亡道更尊。九京如可作，與子共南轅。

送趙伯藏添倅永嘉

當代榑閒老吏師，佳兒宦業具而微。已煩潘令宰花縣，正要王祥康海沂。得助江山詩興逸，平分風月羽觴揮。安車何日迎清獻，又向堂前戲綵衣。

分教分符恰五年，異鄉幾若故鄉然。歸來幾作池塘夢，送别欲隨騶御僊。目斷甘林應飽熟，手栽欒實想芳鮮。邦人若問

老州牧，爲説清霜繞鬢邊。

晝寢

彈徹悲風更廣陵，滄浪一爲濯塵纓。邯鄲枕上夢初覺，喜聽簷間秋雨聲。

唤僊閣

上到危層莫唤僊，秪凭横檻挹江天。江天如許來借眼，何用征僑更偓佺。

多少尋僊更不還，渺茫竟墮有無閒。使其真有毋庸唤，僊自曾城我自山。

犯暑來登覽，松風爲灑然。龍泉澄古井，虹影卧中川。萬簇寒林秀，四山秋色鮮。詩翁不可見，况敢唤飛僊。

送趙晦之丞彭澤

淮甸歸來涉學深，孤雲又出亦何心。公餘巖下讀書去，遠繼風流石橋林。

淵明事晉肯臣劉，仁傑忠良不附周。見説三賢參羽士，尉斯光。盍將吴簿配蘋羞。南唐吴舉爲彭澤主簿，有高節，見《六一集》。

陶令居官八十日，始爲督郵方賦歸。君家門户要興起，未用飄然詠式微。

阿虞試晬戲作

阿虞匍匐晬盤中，事事都拏要學翁。最是傳家清白處，不將雙手向頑銅。

贈別盧甥申之歸吴門

千里何妨命駕來，晤言未厭已西馳。子休重賦瓊瑰贈，我亦懶歌親戚離。好向清江論樂府，更從葉子説新詩。樂閒引紙五十尺，爲篆離騷繼李斯。

又謝申之示詩卷

不見賢甥十一年，新詩示我百餘篇。古風已喜能行意，近體尤欣細屬聯。宅相真成珠在側，冷官休歎坐無氊。作詩勿謂今餘事，更下工夫繼玉川。

送秦仲防通判

清德曾瞻啓慶碑，孫曾清吏畏人知。秖緣一介弗輕取，坐使斯民不忍欺。瀨水家傳御書卦，宣城手寫送行詩。典刑尚繼金鑾舊，馬氏一門誰白眉。

題輿再到海東涯，嗜學深於入幕時。一字未通終不置，五行俱下尚嫌遲。情親端有卜鄰意，別後空勞望月思。老我無因可重見，祝君來此擁旌麾。

謝剡中沈元龍惠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語曾無一語酬。深羨松筠無改葉，自言蒲柳已先秋。千金既覺成虚擲，雙璧還驚又暗投。別後未知

何日見，但將吾道付滄洲。

謝舒景叔寫照見贈

誰寫衰容入畫圖，本來面目舊形模。
幾年老瘦鬢如雪，不道今吾非故吾。

庭前一蓮著花

門外荷蓮浥露華，緑雲平地擁秋霞。
病夫不能出門去，且看庭前第一花。

湆月下鼓琴用瀼韻

老穉團欒鯉在庭，文姬爲鼓玉琴聲。
起來同作悲風曲，倍覺先秋月影清。

國仲觀遷居尹奧訪別

晚年來定一枝巢，到處蓋頭無把茅。
又欲浮家過尹隩，何殊樂道向莘郊。君今
去此難招隱，老更從誰可定交。見説衡門
臨野水，秋深容我去推敲。

仲觀有詩來謝次韻

危機屢見劍頭炊，喜及掛冠神武時。
從此含藏三寸舌，筭來插得幾張匙。讀書
牕下病勤舊，攻媿庵中老住持。速辦小舟
頻往反，及今精力未全衰。

謝王粹中惠白鶴山麟川觀斑竹杖并竹輿

麟川僊館翠琅玕，荷子攜來白鶴山。未效葛陂龍種化，絶勝湘浦淚痕斑。裁爲拄杖一尋許，巧作輕輿四尺慳。兒子門生俱努力，病夫欲過虎谿還。

曾無逸郎中名燕居曰和三續社有詩次韻

欲和會三家以續雙林

通地通天秖箇中，千岐雖别大都同。兩家偶爾流傳盛，一貫臨之内外融。欲境掃開心在我，浮雲散盡月當空。感而通者從來話，不感須知自有通。

老來

老來何以度光陰，秖有圍棋與鼓琴。棋爲心勞踈對局，琴因臂弱倦調音。曲肱時復同尼父，面壁何妨學少林。氣習未除祇自笑，又還弄筆動微吟。

長生草

玻璃擢葉玉蟠根，千里提攜寄海濱。雨澤不霑仍自潤，土膏無著自長春。歲寒秀色鎮依舊，日暖素英能一新。我欲餌之求久視，恐君靈己不靈人。

謝黄汝濟教授惠建茶并惠山泉

幾年不泛浙西船，每憶林間訪惠泉。雅好誰如廣文老，親攜直到病夫前。細傾瓊液清如舊，更瀹雲芽味始全。或問此爲真品否，其中自有石如拳。

史子仁碧沚

相家小有四明山，更葺桃源渺莽間。四面樓臺相映發，一川煙水自彎環。

中川絫石勢崟岌，城上遥岑聳翠螺。舊説夕陽無限好，此中最得夕陽多。

題趙睎遠二畫

藻罽數尾已如生，妙絶魚兒作隊行。不是深知濠上趣，未應筆底得縱横。魚扇。

窗前驚見一枝斜，照眼英英十數花。千載簡齋僊去後，何人更著好詩誇。墨梅。

送陳表道倅岳陽

垂上青雲去，如何乘貳車。輕爲千里别，時寄幾行書。劇劇才無滯，傳家學有餘。當塗足知己，應不費吹嘘。

聞説巴陵好，樓高占古城。湖光千頃白，山色一螺明。赤壁沈沙戟，蒼煙老樹

精。好詩收拾取，寄我慰離情。

元珍弟酌別賦此贈之

歸來十暑又三霜，衰病那知謁帝傍。採菊初期老陶令，種桃應是笑劉郎。不辭白首登鰲禁，正欲青衫及鴈行。今夕團欒同醉後，未知何日駕歸航。

靈　芝　寺

送客靈芝寺，凭欄山有無。自從朝北闕，始得見西湖。煙外移輕槳，波間浴野鳧。清寒不可駐，回首又神都。

閭丘醫視脈曰老人之脈如小春有感

老去光陰似小春，如何比得少年人。君看桃李秋風後，縱有花開不是真。

貢闈對硯盤發歎

老去未忘黄與朱，琢成三硯樂閒居。豈能更作諸生業，但欲頻看後世書。視草北門才已盡，持衡南省計尤踈。便須再掛衣冠去，約汝同歸故草廬。

次韻李孟達使君與林雪巢子季武詩

古梅巨石瞰清池，觴詠曾陪老啓期。別我遂成千古恨，傳家空有一編詩。使君尚爾悲陳迹，處士惜非同此時。若使南樓

與清賞，胡床應奉庾元規。

玉堂早起

早起多奔走，旬休亦往還。偶因二十試，始得一朝閒。靈鵲花枝上，金魚荇帶間。素餐終有媿，只憶舊家山。

贈徐松

我爲浮名媿引年，老餘八十尚飄然。不如合却談天口，歸向白雲深處眠。

經筵講詩徹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遷。昭回光飾物，剛健位乘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鉏及共鯀，擢任列閎顛。曩日方謀始，宸心最急先。未遑親政理，首務闢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旃。晝居勤已甚，坐侍禮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説，六義極摩研。俯閲毛公傳，旁參鄭氏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二篇。雖遭煨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迹因農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邁酌，興業大明緜。東國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由后稷，勞來美周宣。起自紹熙載，迨茲嘉定年。《關雎》從肇彼，《殷武》遂終焉。寵數傳中旨，恩光被邇聯。神文期繼踵，元祐信齊肩。内廄頒雲騎，雕鞍絢錦韉。茗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煙。衆俊咸宣力，孤生亦備員。少時曾學依，❶老去未忘筌。納禄誠休矣，歸耕久晏

❶「依」，殿本作「詠」。

然。鋒車俄促召，梓里謂登僊。詞禁容揮翰，天官命典銓。豈知侵莫境，重得侍甘泉。朽質何能報，孱軀殆欲捐。尚思求謠諫，海嶽效塵涓。

題天竺珪老復菴

路從天竺更微南，衲子邀余過復菴。八法照人瞻睿藻，一峯當户擁晴嵐。奇爻初動玩羲畫，萬物並觀師老聃。六用不成均此理，楞嚴容我爲同參。

爲倪正父尚書題壯懷堂扁以詩來謝次韻

久矣君宜任弼諧，果隨召馹上天階。幾年不作相逢夢，一日俄傾積別懷。情厚夫君幾鮑叔，愚如老我類高柴。它時户册高懸後，直欲扁舟訪水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四明樓鑰大防

律詩

送趙德老觀文東歸

趣還宗老侍經筵，宿望訏謨信翕然。引疾屢煩頒漢制，賦歸先已買吴船。去年趨召叨同傳，今日求閑媿着鞭。未得相隨出關去，羨公徒御若登僊。

往還不過酒三行，成敗同觀棊一枰。東海敢言成二老，西湖自足度餘生。揭來便覺廢茲事，歸去定須尋舊盟。錦里錦坊秋色裏，夢魂先已到江城。

送倪正父尚書守南徐

君如春柳我如松，晚歲重逢意愈通。日日公餘搜理窟，時時史暇樂談叢。友朋罕有心相照，兄弟惟應姓不同。此別未知何日見，摻袪無語對西風。

滿腔忠膜與嘉謨，空洞它無一物餘。有語莫非憂國志，欲行猶上薦賢書。已欣勇退成清節，更喜高眠即故廬。廊廟須公經濟手，不應歛惠向南徐。

幾回去國向吴興，出處雖高事不平。茲以優恩臨北固，不妨禁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媿我求歸計未成。瀔水東西又千里，壯懷堂上未忘情。

戲題十四絃

十四朱弦欲動時，泛商流羽看瑶姬。弦疏不隔如花面，聲急還同墮馬兒。谿蟹霜餘縈密網，簷蛛雨後理輕絲。曲終勸客柸無筭，一吐空喉醉不知。

樞密新府

平生苦欲住山間，每恨家居不傍山。游倦忽來參宥密，公餘却得對孱顔。援琴萬壑自同響，緩步一丘猶可攀。信美終非吾久處，乞身惟待老鄉關。

門號簽書府，心存攻媿齋。倚欄臨曲沼，扶杖看懸崖。槁葉鳴輕雨，殘山擁半階。退公成吏隱，足以暢幽懷。

大雪趙振文寄詩言乘月泛舟清甚次韻

老我心知筆力衰，頗欣臘雪瑞清時。三茅奇觀亦難遇，白玉峯頭燈萬枝。

萬玉真妃摇佩琚，梁園授簡屬相如。莫嫌一水限吴越，兩岸交輝合太虚。

雪光絶勝水銀銀，未覺儂家隔一塵。真境宜君著佳句，賞心樂事更良辰。

見説中宵泛綵舟，何人同賞大江流。陽冰伯雪應爲伴，更約禪人白道猷。

舊聞老具擅詩聲，夜泛錢塘向鳳城。今日清游更豪逸，雪花和月帶潮生。法具，字圓復，紹興初詩僧也。有《月夜游錢塘江》詩云：「小舟爲我載月色，白沙翠竹光相射。自從李白下金陵，四百年無此豪逸。」

月歸。

海潮圖

錢塘佳月照青霄，壯觀仍看半夜潮。每恨形容無健筆，誰知收拾在生綃。蕩摇直恐三山没，咫尺真成萬里遥。金闕岧嶤天尺五，海王自合日來朝。

題施武子所藏醉白堂記有序

《醉白堂記》相臺舊刻已不多見，施武子得太清樓所藏真蹟，一代奇寶也。魏王尚友香山、坡翁，詞翰兩絶。晝錦故居，昔嘗以假吏過其門巷，恨不一到其處。太清圖書流傳至此，撫卷無非可歎者。事至今日，歎又不足，爲

酒邊戲作

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樽前羞聽摸魚兒。

葉處士畫貂蟬喜神見惠

重煩妙手費丹鈆，皃出衰容信宛然。君看頭顱已如許，豈堪頭上著貂蟬。

頃游龍井得一聯王伯齊同兒輩游因足成之

路入風篁上翠微，老龍蟠井四山圍。水真緑净不可唾，一作「水從何來不知處」。魚若空行無所依。勝處雖多終莫及，舊游誰在事皆非。秪今匏繫何由到，徒羨聯鑣帶

之慟哭可也。

堂名醉白尚存不，詞翰輝光射兩眸。天下曾除蘇氏學，禁中却有太清樓。舊碑於世已難見，真蹟惟君乃得收。感歎不堪衰淚落，林慮山下水空流。魏王以相州城中無水，於林慮山引水入城，貫弟中，溢爲灌溉之利。

謝雷季仲樞密惠社餅

寵分餅卷荷深情，割肉烹鮮不厭精。潭府始知嚴社祭，衰門又得詫侯鯖。洗柸用薦逡巡酒，下箸如餐谷董羹。回首枌榆未能去，欲隨秋燕問歸程。

婁彦發參政壽詩八月二十一日，有序。

某伏承生申之旦，正得秋而萬寶成，真是一年好處。中秋佳月，浙江大潮，皆每歲所有，芙蓉菊桂，俱不復重陳。今則實朱巖壑所詩「一百省歲」之時，況值合宫大禮，儲君受册，前星誕育，昴宿凝祥，相去只五日間。賓僚惟公爲舊學，都省後堂祝壽之儀久不講，此公首當之。今又以慶朝，按試皷吹，嚴更警場，輒成唐律，發樽前一粲。

青宫册寶盛朝章，玉佩珠旒照日光。儲寀久資三善得，生朝相去半旬强。五千餘卷學尤富，一百省年身更康。都省先曾同舉酒，貢闈最喜又傳觴。易逢皓齒令歌曲，難值嚴更聽警場。慶事鼎來真可卜，祝公黄髮相虞唐。

題孫谷橋墦間圖

墦間不足又之他，猶自施施驕室家。齊國一人如許爾，寧知後日事如麻。

因知義利本殊途，莫笑墦間乞祭徒。正使往來多顯者，此中尤要著工夫。

肆赦小雨

時章達之樞密在麗正樓上，禮畢，戲謂余曰：「君雖長，未免雨立。」歸途成小詩。

端門宣赦樂歡然，膏澤還應降九天。始覺耳邊鳴㩧㩧，漸看笏上溜涓涓。我班金闕雞竿側，君侍玉皇香案前。雨立固知同陛楯，一言猶幸賴優旃。

題桃源王少卿占山亭

納納乾坤一草亭，西山盡見若秋屏。霜餘遠水呈天碧，雨過遥空現帝青。逸叟真成陶令隱，高懷長似屈原醒。肯堂固賴賢孫子，精爽猶疑尚有靈。

題汪季路侍郎所藏吴道子天龍八部

妙絶天龍八部圖，細看真不失錙銖。聲名自足高千古，題品尤難遇二蘇。旌斾冕旒猶可想，鬼神人物亦何殊。君看坐位蘭亭草，費盡工夫學得無。二蘇，謂子美、子瞻也。

謝顔樂閑篆離騷

樂閒下筆素推高，攻媿耽書老更饕。顧我好看秦小篆，煩君爲作楚離騷。晚年應悟成璊扁，痛飲猶堪寫鬱陶。喜劇但知藏十襲，瓊瑶無以報投桃。

題徐聖可知縣所藏楊補之二畫

誰種踈梅古岸頭，推篷瞥見倍清幽。君看竹外一枝好，真有江南萬斛愁。

梅花屢見筆如神，松竹寧知更逼真。百卉千華皆面友，歲寒秪見此三人。

嵩嶽圖有序

先祖太師齊國公，元符中知河南府登封縣。建炎兵燬，先集故物煨燼無遺。兒時猶及見揚州伯父藏《嵩山圖》丹青僅存，雖傳録廿四峯詩，以生晚既不逮事，不知有石刻也。張致遠爲京西漕屬，寄登封舊碑，得之驚喜，唐律爲謝。

先世前蹤不可追，君從何處得全碑。上横嵩岳三千丈，下列齊公廿四詩。室號揖僊懷舊事，菴名面壁認遺基。青氈真是我家物，欲以瓊瑶厚報之。

寫照葉處士求僧

幾年依樣畫葫蘆，自作葫蘆學佛徒。一筆從今勾斷了，一瓶一鉢任江湖。

元　日

歲當庚午旦庚寅，最喜明朝遇上辛。五福來臨吴越分，更欣三日即斂春。

題郭恕先雪霽江行圖

妙絶丹青郭恕先，幻成雪霽大江船。沿流更飽輕帆舉，上水仍勞百丈牽。捩柂長年渾欲動，褰帷佳客若將僊。侍親曾泛滄浪月，猶記蘭成射策年。十八歲時，侍先太師行大江。

寄題江西劉氏勤有齋

樸斵敷菑皆用勤，況吾儒者務多聞。爲學萬書插架非關我，一卷入心方屬君。自憐習氣從來無止法，立身寧秪富多文。今猶在，尚欲焚膏到夜分。

書葛氏詩卷詩有致仕心閑適十首

未年六十蚤休官，海角投閑儘自安。一紀時容奉香火，七旬遂許掛衣冠。重來深媿妨賢路，此去終期保歲寒。三上封章歸未得，葛家詩卷却羞看。

殿上聞杜鵑

衰晚三年侍玉墀，高梧又擢鳳凰枝。封章屢上未容去，更向殿頭聞子規。

王伯齊染髭

垂髫相見舜江濱，荏苒俄驚過五旬。顧我頹齡真似葉，訝君長鬚亦如銀。萬金安得神僊藥，一笑重回舊日春。縱使星星還復出，不妨時作少年人。

乞出過傳法聞伯齊歸姚江

扶病還朝一秃翁，重來寧免笑何公。夢魂長是尋雲北，歸路何時向浙東。深願聳身隨晝鵠，空勞舉目送飛鴻。主人竹所終須到，最憶東軒一枕風。

行香聞杜鵑

墻西緑樹杜鵑聲，老我何堪側耳聽。我自賦歸歸不得，不須苦語更丁寧。

送蔣甥若水使屬北行

曾爲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禾黍，中原應欲覩衣冠。黑甜軟飽宜加愛，紅皺黄團正可觀。行矣勿爲兒女戀，指期良月待君還。

夜讀王承家縣丞詩編 梠[1]

向來深夜快揮犀，不聽清談又許時。淨洗昏眸急呼燭，爲君讀盡一編詩。

錬句工深興味長，固知家學富青箱。莫言一臠能嘗鼎，更欲爲余傾錦囊。

寒　食

輔政無功日歉然，佳時攽賚屢傳宣。已蒙授粲仍分茗，既荷貽牟更擊鮮。酒號流香盛寶榼，燭然新火散青煙。孫兒不識君恩重，但覓東宮則劇錢。

夫人携家泛湖

三分春色二分休，始見魚軒泛綵舟。諸子侍行歡盡日，一翁獨坐淡於秋。滿斟美酒應同醉，是處名園爲少留。陰靄在前雷雨後，特晴此日稱君游。

即　事

壯志摧頹貌亦衰，豈知官舍傍巖隈。此身不是京塵裏，飯了沿山看臘梅。

[1]「王承家縣丞」，底本目録作「富陽王丞」。「梠」字，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劉寺即事

不到兹山二十年，豈知重見舊山川。煙深雖不見湖水，且看長空萬里天。

飛泉何事仰空流，無數明珠散不收。注輦昔時曾撒殿，至今抛擲未曾休。

濬發漕薦喜而成詩併勉杓

戊辰貢舉忝余知，曾礙孫兒到省闈。欣汝今秋重預薦，喜吾即日可言歸。門闌有慶人争賀，父子同登世所希。癡望十人俱上弟，坐令晝錦倍光輝。

十月旦尚煖用夾公服二月初吉雪寒甚服單

尚暖先添夾，方寒却用單。不惟春料峭，況值雪飛翻。但欲朝儀肅，難求己分安。衣囊如欲懶，歸去老江干。

從子淮過省寄伯中弟

我家伯父德餘輝，吾弟風標具體微。七葉欣聞五争奮，四人先喜一雄飛。忍貧老尚甘簞食，教子今方擢省闈。他日雙椿臨六桂，麻衣俱換緑衣歸。

贈僧文可往黄州建東坡寺

一坡久矣郡城東，居士來游地望崇。

問舍求田煩作計，拈槌竪拂看談空。共分龐老沈江寶，要奉儋州秃鬢翁。去作開山第一代，燈燈相續到無窮。

三月七日上賜牡丹并薔薇露勸酒

幾見牡丹東海涯，暮年敢謂到京華。休論千品洛中譜，驚看百枝天上花。况有八珍來禁苑，更加雙榼賜流霞。闔門飽暖聊同醉，稽首將何報宅家。

史清翁談詩走筆次韻

公退門庭静，輕風輥絮毬。故人驚一見，小酌散千憂。西上不容久，東歸又别愁。何當附舟尾，從此遂歸休。

以興安石阮底寄顔樂閑

興安樂石響於桐，作阮猶堪繼仲容。茂苑樂閒真好事，爲君添起玉玲瓏。❶

觀冷泉亭放水

冷泉淺濁使人愁，開板黄波去不休。岸側細泉穿亂石，始知别是一清流。

贈蜀二史有序

紹熙四年，蜀士李德秀甫登科，求致其事以榮親，先帝詔從其請。某時

❶「玉」，原作「晉」，據殿本改。

在西掖，預草詞命。今皇帝策士，蜀又有二人焉，同姓史氏。其一緜州司户天應，與其子龔同登，遂以身之官求封贈父母。其一成都府司户公亮，自陳素志，晚得一官，亦爲此舉。上益嘉之，各特循從事郎致仕。聖朝孝治之盛，十九年間見此三人。坤維士風，於是尤振。輒成唐律，表贊喜之私，仍寄後谿劉德脩。

老我掛冠慙復彈，羡君登第遽休官。幸哉有子事尤美，專以爲親人更難。舊説三賢皆特操，今看二士倍榮觀。同歸猶及襄陽老，一舸清風廿四灘。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蔣山出雲

龍盤往昔名鍾山，雲起從龍意自閑。膚寸須臾成戴帽，坐看膏雨滿人間。

九月十一日杓孫得男❶

郡齋弧矢記垂門，今日衰翁更覺尊。生晚不能瞻大父，年高却幸見曾孫。從今鏡鑷知無用，但喜芝蘭近愈繁。願汝孳孳守家法，爲傳衣鉢到仍昆。

送叔韶弟宰華亭

試邑雲間事最多，直將心力細礲磨。固知三泖五茸勝，其柰千瘡百孔何。敏手未須施霹靂，疲民正欲聽絃歌。規橅穩作三年計，徐上青雲鬢未皤。

❶「杓孫」，底本目録作「長孫杓」。

又示從子澶

壯縣人歌弟一奇，過庭爲有寧馨兒。親旁色養宜加謹，户外分豪勿預知。寓意柸觴須自節，讀書松竹有餘師。它時刮目相期待，連桂家風望一夔。

寄叔韶弟

阿連試邑有成規，誰謂雲間不可爲。能使鑊湯偏衮處，直如官府太平時。容容非欲後多福，赫赫何如去見思。子路當年曾請益，更須無倦以終之。

朝退

謝事不得去，趨朝愈更難。誰憐八旬老，日冒五更寒。指凍怯持笏，腰酸强踞鞍。細思誰縛汝，只合掛衣冠。

劉德脩赴遂寧示和篇改除荆南復寄之

老矣思歸鋏屢彈，七旬望八合抛官。我將東去計安出，君欲西還事亦難。好向渚宫尋故蹟，更從雄楚縱遐觀。上游正倚公爲重，莫向蓬谿更上灘。

李起宗舍人悠然亭

遠游蜀道歷艱難，徑上甘泉豹尾間。

荷橐忽思辭北省，拂衣自喜見南山。當時旁舍基猶在，回首垂髫鬢已斑。先友碑陰盡陳迹，寒空依舊濕煙鬟。

伯中弟可休堂

夫婦老相對，閨門貧甚安。六兒俱力學，一子幸先官。香火祠初奉，勳名鏡屢看。更當聯五桂，納禄尚何難。

海　棠

海棠昨日始萌芽，一夜驚雷發萬葩。老眼恍然何所得，凌雲菴外見桃花。

海棠初發爲題詩，倏見輕紅萬點吹。已惜落英鋪滿地，更憐幾片罥蛛絲。

後　圃

春雨才晴氣已和，暖風吹動百花窠。絶憐玉屑如吾髮，緑者全稀白者多。

贈熊道人

十載隱潭衡，居然腑肺清。枯禪參懶瓚，老氣激彌明。筆底煙雲妙，人間勢利輕。欵門俄告别，江海一浮萍。借韻。

題汪季路尚書所藏米元暉湖山瑞雪圖

筆力誰能似虎兒，思陵親爲御珍題。小臣不識湖山好，但欲扁舟泛剡谿。

楊州瓊花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兹從淮上來千里，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應后土愛孤妍。或言天杖誠虚語，榮悴中分亦偶然。

題林宗魯校書所藏宣和御畫

周公多藝孔多能，徽廟才高更倍增。除却萬機都不會，至今遺老話昭陵。

贈别章茂獻尚書

我輩重來鬢已皤，正元朝士苦無多。才堪柱石猶歸去，柰此摧頽一老何。

戲詠戎葵簇成芍藥

回首向來婪尾春，横風吹盡已成塵。戎葵簇就誰嘗巧，紅藥當前太逼真。觀洧贈人迷冶子，翻階得句誤詞臣。園丁妙手有如許，猶勝隋園剪綵人。

戲題膽瓶蕉

垂膽新甆出汝窑，滿中幾莢浸雲苗。瓶非貯水無由罄，葉解流根自不凋。露綴疑儲陶令粟，風摇欲響許由瓢。相攜同到緑天下，别是閩山一種蕉。

午暑

炎官火傘罩中區，病老低垂氣不蘇。難學孫兒頻飲冷，時將冰水洗霜鬚。

省宿

樹滿茅山緑正肥，昏鴉日日向南歸。如今身在三茅外。却看歸鵶正北飛。

水蕉

獵獵水芭蕉，如將隱士招。清風來處遠，袢暑坐中消。

送楊晦叔提舉浙西并寄陳表道

兩兩郎星映使星，老人星彩對晶明。褰帷共喜行畿甸，洗印仍欣就帝城。五馬況當恩始拜，三吴從此政尤清。便看瑞慶來稱壽，同聽嵩呼萬歲聲。

八月四日晚霹靂碎大柳木

秋分雷自合收聲，白露明朝忽震霆。怪得坐中驚欲倒，鄰墻老柳碎中庭。

靈光

魯邦宫殿久蕪荒，惟有靈光最久長。身似靈光終變滅，巋然别有一靈光。

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藁

四海詩名老放翁，遺編俱在迹成空。忽從淮右傳詩卷，近比劒南真父風。暫向壺頭追馬援，何當甫里訪龜蒙。江山爲助多佳句，莫惜南來寄斷鴻。

蕉菴清坐

薄晚歸來煙已蒼，蠻蕉一葉障斜陽。不須久住潭潭府，始覺山林興味長。

蕉菴暮歸

緑蕉陰下遶斑衣，飯了從容到夕暉。老子才攜筇杖去，孫兒各捧竹團歸。

病告

閉户垂簾儘自如，兀然終日擁紅爐。得歸足可優游老，此地何堪養病軀。

殿上侍立寒甚

小雪以來霜氣清，今朝寒色倍嚴凝。榻前侍立無遮障，吹得半身真是冰。

齒落戲作

零落殘牙齒，年來落欲空。得魚惟食凍，捨肉只餐葱。休憶紅綾餤，難吞栗棘蓬。何須如劒樹，始解振宗風。

重陽滰生日時年四十九矣

汝生四十九年春，猶記雙親喜得孫。當慕知非過能寡，敢言學易道彌尊。喜吾父子爲知己，賴爾詩書遂滿門。但得團欒長似此，年年萸菊醉清樽。

范叔剛舍人示文正公象笏

千載威名文正公，忽瞻遺笏照雙瞳。敢從象齒窺清裁，屢批龍鱗奮大忠。秉立定知端若植，至今猶想氣如虹。舍人接武登廊廟，宜賨甘棠振祖風。

送黄真護道人住茅山贈以小黑玉虎❶

少從黑虎谷中行，晚得於菟玉琢成。輟以贈君俱隱處，大茅峯頂看風生。

贈凌一源道人

知君曾住武當山，更解尋幽瀟皖閒。老矣無緣窮勝處，但思歸去卧鄉關。

謝滕宰彦可惠詩❷

與君相遇海東頭，明月如何忽暗投。

❶「住」，底本目録作「歸」。「以」，底本目録無。

❷ 以下三首底本闕，據殿本補。

自媿重來千歲鶴，永懷静對五湖鷗。新編不覺成三復，妙思誠堪比四愁。還肯來遊鄮山否，與君攜手上東樓。

薌林雪中過峽圖

不土之里無言詩，泛雪清圖事已非。墨隱爲君傳舊跡，宛然興起剡谿西。

賀監湖上

萬頃平湖一葦杭，此歸喜似賀知章。上恩賜與西湖曲，遂老吾家歸照堂。

狂客歸來終好夸，越王城下占烟霞。此中信美非吾土，不似西湖是我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表

牋禮部名表

請舉樂

皇帝第一表

《春秋》重改元，法蓋先於五始；君子不爲樂，古無越於三年。請爲王言，冀同民樂。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系隆列聖，娱侍三宫。綿宇屬心，既極謳歌之戴；重華盡孝，適承遏密之餘。顧烈祖之報，厚莫重焉；然文孫之制，期已久矣。況復高廟即安於神御，壽皇俯和於祥琴。下逮都人，悉除樂禁。新王春而建號，進寶册以歸尊。願飭攸司，各揚乃職。鏘八音而應律，肅萬舞以充庭。仰奉重親，益見慈顔之喜；下孚衆聽，普臻和氣之祥。

擬第二表

睿主承休，光啓太平之運；王正肇始，盍新治世之音。❶爰伸百辟之誠，未動九重之聽。洊陳奏牘，進冒宸旒。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仰紹心傳，率循家法。念德壽詒謀之重，體重華盡孝之勤。❷既居崇高富貴之

❶「盍」，殿本作「益」。
❷「之」下，底本錯簡，竄入卷十二《謝再任宫觀表》「謀食以自營」以下及《賀皇子降誕表牋·皇帝表》全文，據殿本改。

尊，未聞文采節奏之美。聲音不足於耳，豈爲是哉；禮樂不可去身，有爲貴者。雖聖帝尚深於餘慕，而《禮經》尤務於適中。莫先鳳曆之頒，亟上龍樓之奏。豈止君臣相悦，第成祉角之詩；❶將與天地同和，益致形聲之應。

至尊壽皇聖帝第一表

高蹈萬乘，聿重恊帝之華；躬行三年，曲盡慕親之孝。矧將陳於册寶，盍備舉於樂章。爰率具寮，仰干淵聽。中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怡神於淡，游物之初。惟付託之得人，宜燕頤而養性。方且羹墻在念，疏素以居。既已光舜禹之傳，乃親爲曾閔之行。期可已矣，必欲加隆；祥而廓然，尚云寧戚。顧平時不好世俗之樂，豈今日忍聞堂上之歌。然而和琴俯就於成聲，鑽燧再經於改火。不應慈極，尚遏諧音。伏望酌先王制禮之中，念聖子承顔之養。居處笑語，寖寬追遠之思；鐘鼓筦絃，益致導和之美。

第二表

三年執禮，已經徙月之期；五日受朝，當備鈞天之奏。援彝章而有請，閟俞旨而未頒。事恐久稽，義須再瀆。中謝。竊以帝舜既命大禹，猶欲六律五聲之聞；漢皇上壽未央，亦以萬歲大笑爲樂。蓋已膺天下之養，盍具舉朝廷之儀。若稽舊章，允屬盛際。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高物表，德

❶「祉」，殿本作「徵」。此因避宋仁宗諱改「徵」爲「祉」。

邁古先。既全與子之明，尤盡因心之孝。謂太宗就簡，遽爲三十六日之期；而晉武欲爲，莫起數百餘年之陋。出於獨斷，高掩前聞。群臣仰體於聖心，荐歲忍形於奏牘。迨兹即吉，乃敢發端。既已遏音於三載之餘，正當成歌於十日之後。況卜元正之吉，將新徽號之隆。儻非廣奏於和聲，何以崇成於縟典？恭聞南内將騰聽樂之章，欽想東朝亦望承顔之樂。仰祈睿旨，俯徇輿情。

擬第三表

荐貢封章，祈舉九成之奏；未承誥命，敢稽三請之勤。中謝。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高視帝尊，共爲子道。自畢因山之奉，已合外除；靡從越紼之權，竟全終制。遠復先王之法，肯循後世之常？迨其今兮，何以尚此。至矣盡矣，願聞大舜之韶；皦如繹如，當語太師之樂。雖欲勿用，其將何辭。濟濟衆賢，傾聽笙鏞之間；欣欣百姓，喜聆管籥之音。

擬壽聖皇太后牋

三載遏音，已全於中制；兩朝就養，當備於和聲。中謝。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德並娀莘，行齊任姒。佐中興之業，協濟艱難；贊内禪之明，共安閒燕。比鶩慈扆，忽返帝鄉。乃安長樂之居，密受重華之養。神孫御曆，寶册陳儀。豈應迎年，而不爲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諒未忘儷極之思；羽籥之器，綴兆之文，願俯徇輿情之請。

賀正旦

皇帝表

歲必履端，蓋重四時之首；年初建號，有光二帝之傳。矧慶事之鼎來，效群臣之善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剛行健，离照繼明。正月之吉始和，春祺既集；四海之内咸仰，王化方行。當周家布政之時，迺漢曆改元之日。喜瞻萬乘，上寶册於三宫；肅領千官，奉玉卮於前殿。偕備琚瑀珩璜之飾，創聞鐘皷管籥之音。益知嗣德之在初，孰謂太平之無象？開八荒之壽域，登庶俗於春臺。臣獲與周行，❶欣逢穀旦。方千里者九，想同望於堯雲；呼萬歲者三，敢競伸於虎拜。

至尊壽皇聖帝表

歲之朝，日之朝，方肇新於鳳曆；尊之至，養之至，爰啓慶於龍樓。歡動宫闈，澤均海宇。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位居慈極，仁冒群生。一道心傳，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三登化洽，上際下蟠於天地之間。乃釋萬幾之繁，坐受九重之養。惟時上日，尤異常年。聖子改元，著遵制揚功之意；昕朝奉册，見歸美報上之誠。八音克諧，四方來賀。豈特履端之可慶，誠爲曠古之未聞。臣等恪謹皇趨，伏深鼇抃。顧方訪道於空同之上，正當儲神於蠖濩之中。何止八千春，以大椿而爲久；敢祝三萬歲，願慈

❶「獲與」，殿本作「猥預」。

母而亦然。

賀三宮受册

皇帝表

乘翠鳳之車，講盛儀於元日；鏤白玉之牒，上徽稱於重親。慶事既成，綿區交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大，如日方中。克寬克仁，允協成湯之德；惟精惟一，密承虞舜之傳。爰奉三宮之歡，以垂萬世之則。討論故實，備極崇高。視慈福之鴻名，皆有願聖人壽之祝；侈重華之顯號，尤彰爲天子父之尊。當遲日之載陽，喜積陰之頓解。雨師風伯，既已肅清；乾端坤倪，爲之呈露。雲移天仗，首趨漢殿之朝；星拱玉皇，親下堯階之拜。歡聲相和，叶氣横流。惟天人順應之甚明，知社稷靈長之可卜。臣等幸緣際會，獲奉周旋。快覩聖時，允屬紹熙之始；願隆孝治，一如正觀之初。

壽聖皇太后牋

涓嗣歲之端辰，上丕天之大號。神孫具禮，親來翠蹕之朝；聖子承顔，同受雕珉之册。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齊任姒，德邁娀莘。蚤輔中興之功，載裨内禪之策。由長秋而登長樂，安榮已見於無加；自紹興而至紹熙，戩穀益知其未艾。惟壽爲五福之首，而聖乃群倫之先。頃年嘗奉於母儀，今日尤嚴於祖后。禮容甚盛，皷舞惟均。臣等獻歲云初，趨班惟謹。得少廣之道，本無迹之可名；居東朝之尊，祈後天而難老。

壽成皇后牋

萬乘來朝，當夏時之上日；三宮受册，列文母之丕稱。覆載兩間，歡呼四起。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謙恭素禀，柔懿内充。奉慈極之天顔，曲盡問安之禮；佐壽皇之内治，克全燕翼之謀。禮既備於尊崇，心益安於沖澹。共都顯號，爰歸父母之尊；仰嗣徽音，尤侈婦姑之盛。俱以壽康而嚮用，何勞警戒以相成。臣等欣際休期，獲觀縟典。詠《思齊》之什，維周匹休；安長樂之居，與宋無極。

皇后牋

羽蓋翟車，陪六飛之法駕；瑤編寶刻，上三殿之隆名。既備盛儀，式昭内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處心淵静，迪德懿恭。五日受朝，常謹問安之奉；九重視膳，每言佐餕之勤。迨茲穀旦之禮成，想見長秋之喜倍。尚須挾日，嗣舉祲容。堯舜相傳，禹方循於一道；姜姙在上，姒宜續於徽音。臣肅領廷紳，與觀國典。扆宫中之賀，諒無異於外朝；奏堂下之音，爰助成於和氣。

賀皇后受册

皇帝表

九重渙號，實遵慈扆之謨；萬乘臨軒，爰授中宫之册。肆稽故實，備著禮容。竊以地本法天，乃著順成之德；月惟遡日，遂參久照之明。況居大寳之尊，盍正内朝之

助。天作之合，王假有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貫三才，愛形四海。親承付託之重，允資輔佐之賢。若時元妃，作配龍潛之際；儷我宸極，有開熊夢之占。誕布玉音，進登椒掖。贊侍膳問安之孝，盡求賢審官之思。臣等恪領廷紳，與聞國典。乾坤定矣，式符羲畫之文；鐘鼓樂之，願繼《周南》之詠。

至尊壽皇聖帝表

神器有傳，俾正椒房之號；縟儀告備，肆敓寶册之嚴。化浹綿區，慶歸慈扆。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參覆載，道極範圍。堯治民以治民，有光前烈；天與子則與子，啓佑後人。乃當命禹之初，首眷嬪虞之舊。用修陰教，以正人倫。鳳蹕來朝，副以翟車之盛；龍樓問寢，加之褘服之華。臣等依附末光，相成鉅典。仰遵睿訓，見正家正國之規；鞏固皇圖，知卜世卜年之久。

壽聖皇太后牋

神孫御極，蚤正於長秋；天仗充庭，用揚於顯册。事關宗社，歡動宮闈。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氣毓沖和，性資淵靜。化行南國，正萬世之彝倫；尊處東朝，受兩宮之孝養。屬涓穀旦，首上隆名。既先慈福之儀，旋講穆清之禮。含飴示愛，見寶曆之親傳；佐餕得人，想慈顔之有喜。臣等駿奔在列，鼇抃惟均。家法相承，咸仰徽音之嗣；母儀有則，益觀王化之基。

壽成皇后牋

坤柔而剛，既參内禪之策；婦聽而婉，俾正中闈之儀。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遡日爲明，與天同大。贊至尊之孝治，一紀于兹；安長樂之宴居，萬年有永。謹二《南》之正始，備四德以相承。懿典告成，慈闈胥悦。侈家國非常之慶，實社稷無疆之休。臣等獲際明昌，不勝鼓舞。友琴瑟而樂鐘鼓，莫先儷極之賢；本夫婦而始后妃，兹實齊家之要。

皇后牋

褕翟褘衣，久正内廷之禮；金寶玉册，式全昭代之儀。慶衍宗祊，歡同宫掖。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肅雝成禮，柔静資生。蚤開墜燕之祥，允協維熊之夢。躬儉節用，致君子之家肥；順色承顔，化天下以婦道。爰自御圖之始，允資儷極之賢。稟命慈皇，蕆儀穀旦。是謂人倫之至，益彰《女則》之嚴。臣等目覩彌文，欣逢盛際。《關雎》、《麟趾》，既已先正始之基；周姜、太任，當無媿《思齊》之聖。

謝賜春衣表

春日載陽，肆頒於命服；上恩難報，仰謝於皇扃。列辟同辭，闔門受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業隆潤色，道廣帡幪。大舜之垂衣裳，蔑以加此；神禹之美黼冕，吾無閒然。迺俯念於廷臣，仍舉行於時令。爰賁以帛，俾華其躬。視爵秩而有差，被寵榮而

如一。臣等敢不退揣其分，思稱所蒙。慕《召南》在位之風，期厲《羔羊》之節；效齊國老人之語，請遺天下之衣。

賀會慶節表 紹熙三年，以左史攝西掖，待班扈從。有旨百官詣重華宫拜表。時禮部郎已在北宫候迎駕，左相留公請就殿廬中作，今附于此。

虹渚發祥，爰紀生商之旦；龍樓啓慶，敢伸戴舜之誠。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游物之初，怡神於淡。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聿成盛治之勳；上際下蟠於天地之閒，罔匪泰和之氣。徧寰區而蒙福，與太極以同功。禮奉玉巵，遠循漢殿之制；書陳金鑑，何待唐臣之言。臣等肅領鵷行，恭舒虎拜。祝南山之萬壽，睿筭無疆；效嵩嶽之三呼，歡聲旁洽。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表牋

謝温州到任表[1]

起家爲郡，俄及戍時；便道之官，已共侯度。戴睿恩而甚厚，宣德意以具孚。中謝。伏念臣一介書生，累朝世禄。當聖主飛龍之始，偶玷末科；簉明時振鷺之班，每安平進。久與憲章之筆削，屢參史牒之編摩。嘗佐治於偏州，復勾稽於列寺。天府貳邦財之重，司宗書帝系之繁。比終素韠之期，忽冒朱轓之寄。惟此東甌之勝，實爲左淛之雄。頃任冷官，兹叨假守。山川如故，風俗粗諳。雖無竹馬之迎，頓起蒲鞭之望。以前日待諸生之意，加惠斯民；於此邦揚泮水之波，廣爲膏澤。要令上下俱無於苟且，庶幾田里寖銷於嘆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軫黎元，敷求長吏。謂臣洊登王國，必能體惻怛之仁；念臣四對天顔，固無俟丁寧之諭。是以左符分畀，不待朝參；嚴旨趣行，免加臨遣。幸遂養親之志，實勤戀闕之私。臣敢不律己奉公，平心待物。惟忠惟孝，誓堅終始之誠；濟猛濟寬，務勉中和之政。

[1] 「謝温州到任表」，底本目録作「温州謝上表」。

謝中書舍人表

史筆屢書，深慙無補；綸闈久假，遽命爲真。嘗控避而弗俞，竟周章而就列。中謝。伏念臣受才譾薄，涉世闊疎。偶承累葉之儒科，寖預清朝之官使。往分郡寄，何有民庸。當壽皇御極之時，曾四登於文陛；逮聖主題期之始，遂三入於脩門。首汙郎省之聯，旋備賢關之貳。貨泉出納，粗謹攸司；寶牒纂修，復尋故步。晉班左城，攝事西垣。記注非工，有媿螭坳之直；詞章至陋，殆爲鳳閣之羞。矧執愚之不移，或遇事而輒發。妨賢已甚，忤物且多。方喜懼之交懷，恐顛躋之未免。力求引退，敢覬褒升。才思欲枯，安得涌泉之敏；身章增煥，更貽濡咮之譏。玆蓋伏遇皇帝陛下翕受群言，旁招衆俊。謂臣粗親小伎，故使當訓誥之司；察臣素稟朴忠，或可效涓埃之助。孜於詳試，有此誤恩。臣敢不思稱所蒙，益共爾位。言惟作命，少裨雷風鼓舞之神；忠以事君，當謹朝夕論思之職。

謝壽皇聖帝表

柱史充員，久虞幽黜；詞臣掌制，遽忝超除。揣陋質以無堪，望慈宸而知幸。中謝。伏念臣頃叨末第，已出異恩。再點周行，惟自安於平進；仰承清問，嘗屢貢於愚忠。出分海嶠之符，入就星曹之列。聖作明述，親見盛時。年除歲遷，寖塵清貫。書言書動，慙無載筆之功；如絲如綸，徒積代庖之媿。將以外庸而自詭，乃叨親擢以爲真。退省僥逾，益增戰慄。玆蓋伏遇至尊壽皇

聖帝陛下達源繫表，探賾古初。齊聖廣淵，居域中之有大；危微精一，爲天下而得人。式詒燕翼之謀，玆見儲才之效。肆令么麽，猥預論思。臣敢不深念遭逢，誓堅操守。仰戴兩朝之眷，敢務苟容；願殫千慮之愚，以伸忠報。

謝給事中表

充員詞掖，久懼罔功；進職瑣闈，忽驚誤渥。辱訓辭之甚寵，揣分量以奚堪。中謝。竊惟封駁之司，實關出納之要。詔敕之布，君相所爲。有唐則許塗竄而奏還，本朝則令詳酌其可否。宜求人望，以贊政經；豈伊安庸，乃與詮擇。伏念臣迂愚自信，執滯不通。秉筆螭坳，固有慙於良史；演綸鳳閣，曾何取於陳言。屬兼直於禁林，幸親逢於興運。書詔填委，靡容晷刻之淹；號令流行，欲助風雷之迅。僅無乏事，安敢辭勞。荷簡記於宸衷，俾驟膺於夕拜。不改北門之舊，旋仍東觀之華。加賁身章，增光從橐。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初政，垂意群才。用捨之閒，初無適莫；論奏或至，不吝改更。知臣備歷險夷，粗有愛君之志；謂臣素懷惷直，願殫論事之忠。遂致孤蹤，亦叨隆委。臣敢不俯思幼學，務勉後圖。親年益高，但有歸耕之意；主恩未報，尚希批勑之風。

謝權吏部尚書表

充員瑣闥，自顧罔功；攝長銓曹，忽蒙誤寵。仰皇慈之至渥，揣微分以何堪。中謝。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

實爲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柅吏姦；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厭輿論。雖黄散之下，無參異同；而搢紳之流，鮮不關繫。宜求精敏之彦，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爲支郡，三入脩門。久侍上皇，愧愚忠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勑謝李藩之器。俯徇芻蕘之論，屢寛鈇鉞之誅。去省眼者五年，遂躐登於冢宰；離班心者一載，遽首列於從臣。禁林兼内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回。頒御府之襲衣，益之鞶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喜悦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蒐舉異才，踵登持槖之選；優容棄物，獨負吹竽之慙。宜黜而遷，以榮爲懼。臣敢不深思僥冒，勉竭疲庸。爲山公啓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謝兼侍讀表

升班文部，方虞典選之難；進讀露門，更辱兼官之寵。循墻莫避，據蒺是憂。中謝。竊以帝王之興，必以學問爲急。如懷素、元量之選，本爲覽史之資；由宋綬、夏竦以來，始有讀書之職。仰惟睿主，光紹炎圖，首闢講帷，詳延從槖。考邇英之舊，加賜坐以甚優；於共膳之餘，俾侍言而更入。首閲三朝之寶訓，次觀先正之奏篇。宜求鴻博之儒，以助緝熙之學。如臣至陋，涉世多艱。豈期累歲之推遷，寖歷明時之華要。詞垣翰苑，代王者之敷言；史觀經筵，極書生之榮遇。況從夕拜，擢

寘天官。朝入君門，方被宸綸之渥；暮歸私室，又驚涣汗之頒。是何遭逢，有此僥冒。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庶政，垂意多聞。廣厦細旃，許奉清閒之宴；褒衣博帶，不違咫尺之顔。自古所稀，於今獨盛。猥令末至，躐冠群英。臣敢不推繹舊章，勉圖微效。海涵天覆，或容草芥之忠；日往月來，庶有毫釐之補。

謝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表

典選無聞，方上便親之請；承流已試，載叨出守之行。寵躋延閣之班，增賁輔藩之寄。祗膺明命，倍激危衷。中謝。伏念臣奮迹孤單，逢時休盛。昨自東嘉之收召，尋登左省以推遷。代言慙潤色之工，封詔乏塗歸之效。至於紬書視草，勸講掄材，皆儒者之至榮，豈生平之敢望！饕誤恩而踰分，致私室之掜災。重貽慈母之憂，益動故鄉之念。力祈閒退，仰賴矜從。俟邦分寶婺之區，學士寓文謨之直。繇常伯而出，於故事或有此除；考公論之歸，在小臣恐非所稱。莫遂循墻之避，徒深戀闕之誠。兹蓋恭遇皇帝陛下覆育群生，敷求長吏。察臣昔當一郡，拊摩粗竭於微勞；念臣今歷三朝，進退欲全於素守。俾司乃牧，俯便其私。臣敢不欽服訓詞，益思砥礪。五百里曰甸，不違咫尺之威；二千石惟良，少展涓埃之報。

謝中大夫表

由選部以守藩，方陳祠請；因年勞而進秩，更沐綸言。祗拜以還，感銘何極。中

謝。伏念臣生逢聖旦，世受國恩。雖歷仕累朝，幸相繼百年之外；而傳家三葉，俱弗踰六品之階。敢期後嗣之微，乃越先臣之舊。共承遺訓，未知聞《詩》聞《禮》之言；追仰前蹤，徒有蹔長蹔卿之誚。豈特一門之幸，實爲千載之逢。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優待臣工，仍嚴銓法。三年考績，既容賞典之參；一札疏榮，爰示禁途之寵。臣敢不激昂素守，銜戴隆知。漢議方興，媿乏兒寬之對；淮陽既遠，敢忘汲黯之忠？

謝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表

分共理之符，敢起一麾之歎；稟祝釐之祿，終俞三請之辭。盡出上恩，獲伸素志。中謝。伏念臣稟資至陋，涉世最踈。誤蒙三聖之知，寖躐六官之長。輟金華之講而爲金華之守，曲從外補之求；由學士之直而寓學士之班，仍冒親除之渥。已過家而上冢，將叱馭以登途。屬以母老易危，暑行致疾，群醫俱試，百口相驚。亟上需章，謂必嬰於嚴譴；首頒温詔，乃許緩於官期。感泣之深，憂惶罙切。率更旬浹，又露忱衷。特寬方命之誅，竟允奉祠之願。仰隆私之過厚，誠近比之所無。去魯行遲，難效齊邦之接淅；報劉日短，幸容李密之陳情。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本愛人，孝先錫類。凡加識拔，舉無簪履之遺；苟有懇祈，俯徇芻蕘之賤。使退安於真館，得娛侍於慈闈。臣敢不銘著肺肝，躬陳菽水。況此塵勞之久，少休疲曳之餘。凱風自南，獲遂奉親之樂；衆星共北，誓肩報主之心。

賀重明節表慶元元年

述者明，作者聖，方兼備於孝慈；一曰壽，三曰康，宜大來於瑞慶。茲逢誕節，倍激忱衷。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玩道希夷，儲神蠖濩。尊居特室，成三朝脱屣之高；坐閲皇齡，受萬歲奉卮之養。功隆太極，事越古初。當今賓鴈之時，際此流虹之旦。慶綿宗社，歡動宮闈。臣久玷從班，適叨外補。天街簇仗，莫陪豹尾之中；海嶠傾葵，仰望龍樓之表。

賀瑞慶節表

神筴紀元，方懋繼承之烈；流虹啓瑞，載逢震夙之期。凡屬照臨，率均抃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歷數在躬。纂列聖之丕圖，謹三宫之色養。益仰守成之美，日聞典學之勤。良月就盈，爰輯大來之慶；後天難老，坐隆不拔之基。臣竊食祠官，馳神天陛。修菽水之敬，既諧顆谷之私；奉香火之緣，敢效華封之祝。

謝再任宫觀表

祠庭繼廩，其命維新。勑牒臨門，從天而下。恍不知其何自，凛欲受以猶驚。仰惟異恩，敢不祗拜。中謝。伏念臣才非適用，學不知方。幸逢熙洽之朝，寖冒清華之選。四載預論思之列，無補毫釐；平時於出處之間，粗分尋尺。始因請外，亟畀輔邦；旋以便親，力求真館。屢瀆蓋高之聽，俱蒙從欲之仁。繼辱簡知，再叨共理。不圖出守，

乃復一麾。來者猶可追，惟闔門而退省；以其所以養，敢謀食以自營。❶重尋香火之緣，盡出冕旒之眷。惟廬阜棲真之勝，自熙陵紀年而來。竊祝鼇之虚名，得與釜之實惠。喜同毛檄，歡動萊衣。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載無私，照臨丕顯。選縉紳之髦士，咸與明揚；念簪橐之舊臣，未嘗終棄。賦以斗升之奉，增其儋石之儲。臣敢不益體洪私，誓堅晚節。爲子華之母而請粟，寧待人言；班周室之禄以代耕，實銜君賜。

賀皇子降誕表牋

皇帝表

天啓昌期，方侈三宫之慶；國生元嗣，實隆億載之基。温詔四馳，驩聲一律。中賀。竊以本朝之傳列聖，古所未聞；長嫡之出中闈，今方再見。況五世高曾之上壽，當三朝揖遜之盛時。首開《長發》之祥，益茂無疆之祉。恭惟皇帝陛下仁霑動植，德冒華戎。堯帝聰明，既親於九族；周家忠厚，宜見於百男。爰稽熊夢之占，允協燕禖之吉。事關宗社，喜浹穹祇。臣頃玷從臣，幸休真館。拜殿陛之名表，莫綴鴛班；誦朝廷之德音，敢同鼇抃。

太上皇帝表

尊居慈扆，方均萬國之驩；慶篤神孫，益衍四朝之盛。宫闈喜溢，海宇恩深。中賀。

❶「謀」字以下至下篇末「鼇抃」，底本錯簡，竄入卷十一《請舉樂・擬第二表》中，今據殿本移此。

竊以漢甘露中，嘗有甲觀命名之愛；唐開元際，亦稱三日臨澡之儀。曾未有視黃屋以非心，見緑車之載育。恭想天顔之悦，咸欣帝系之昌。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體純乾，功參太極。傳神器而與子，爲天下而得人。仁聲素洽於民編，福祚遂綿於世嫡。克岐克嶷，含飴自適於聖情；曰壽曰康，戲綵愈隆於色養。臣曾從屬車之後，遥瞻特室之嚴。奉未央五日之朝，阻陪下列；效嵩嶽三呼之祝，徒罄微衷。

太皇太后牋

慈尊無上，方歌眉壽之隆；慶系有傳，及見耳孫之育。古今創覩，中外均歡。中賀。恭惟尊號太皇太后殿下化始《周南》，德同坤厚。翊中興之運，母儀坐閲於三朝；濬《長發》之祥，帝統遹觀於五世。備壽富康寧之福，形覃訏岐嶷之歌。❶仰推毓夏之原，是啓生商之瑞。臣叨塵禁路，退奉祠庭。春而秋，秋而春，孰計後天之筭；子又孫，孫又子，益延過曆之期。

皇太后牋

居壽慈之宫，仰尊祖后；歌震夙之雅，誕育曾孫。兹振古之未聞，亦本朝之初覩。中賀。恭惟尊號皇太后殿下德先恭儉，性本仁明。親見堯舜禹之傳，共循一道；上有姜任姒之聖，宜致百男。果慶中闈，遂生元子。惟天心之眷佑，成國勢之安彊。臣祗奉真祠，阻陪賀版。本支百

❶「嶷」，原作「薿」，據殿本改。

世，方欣五世之同堂；壽考萬年，坐看卜年之過歷。

太上皇后牋

思齊文母，媲慈極以俱尊；於赫湯孫，由中闈而載育。仙源有自，聖統其昌。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德茂塗山，禮隆渭涘。上皇與子，贊成脱屣之高，聖主奉親，倍喜含飴之樂。當漢觀命名之始，想唐宮臨澡之同。四方流聞，萬口交賀。臣嘗叨持槖，退獲奉祠。移壽康之班，莫預千官之末；衍雲來之慶，更綿百世之期。

皇后牋

位正柔坤，將行册禮。祥開洊震，首得天材。上承列聖之休，益侈重闈之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世傳勳閥，德應帝姻。帶弓韣於禖前，允協燕祠之瑞；設桑弧於門左，果符熊夢之占。三宮喜嫡長之昌，萬乘啓元良之正。稽前朝而嘗見，在今日以增光。臣退處衡門，阻趨祕殿。壽如山，升如日，願賡歸美之章；衣之裳，弄之璋，更獻多男之祝。

賀重明節表慶元二年

黄屋非心，坐撫重离之節；玉巵爲壽，適臨載震之辰。慶溢宮闈，歡均海宇。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仁心愛物，德澤在民。天下爲一家，既全揖遜之盛；域中有四大，獨冠古今之尊。明繼聖而帝業愈隆，子生孫而宗支有衍。咸啓華封之祝，想聞

漢殿之儀。臣恪奉外祠，遥瞻慈極。嵩呼萬歲，莫陪就日之班；花覆千官，猶預需雲之宴。

賀瑞慶節表

虹流電繞，式符《長發》之祥；地闢天開，方際中興之運。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受命皇穹，紹休列聖。問之朝，問之野，莫知神化之方；作之君，作之師，獨得道原之大。惟此就盈之月，是爲載夙之辰。仰三宫燕喜之歡，衍億世延洪之祉。臣叨陪法從，得奉真祠。帝所遥瞻，敢作鈞天之夢；廷紳布列，想聞嵩嶽之呼。

賀奉上壽聖隆慈備福光佑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壽仁太上皇后册寶禮成表牋❶

皇帝表

尊處九重，莫先於孝治；慶綿四世，俱上於隆名。誠振古之未聞，喜當今之獨盛。中賀。竊以加光佑惠慈之號，既歸二后之尊；崇聖安壽仁之稱，仍謹雙親之奉。縟儀具設，綵仗交輝。天地爲之清明，宗社於焉鞏固。恭惟皇帝陛下日行舜德，思廣文聲。謂治國必自齊家，惟篤近乃能舉遠。矧當旋乾轉坤之始，克躬問安視膳之勤。

❶ 末「壽」上，殿本有「聖安」二字。

廼因萬國之歡，用顯三宫之懿。臣屏居東甬，寓直西清。澤笏彰纓，雖阻陪於鳳蹕；範金鏤玉，徒想望於龍樓。

太上皇帝表

備九重之色養，祇奉慈宸；得萬國之驩心，載揚顯號。皇儀具舉，孝治彌光。中賀。竊以聖聖相承，本朝爲盛；安安克遜，三葉尤隆。惟壽居五福之先，惟仁在四端之首。尊無與二，固不可以易言；蕩無能名，要當舉其大者。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躬帝堯之盛，篤仲尼之恭。廣大之配乾坤，宜享延洪之筭；忠厚之及草木，益昌積累之休。仰睿聖之題期，極愛欽而盡道。親奉範金之寶，首披鏤玉之編。兼衆美以特書，粲彌文而相接。凡居覆燾，罔不瞻依。臣頃侍詞垣，兹歸真館。飾琚瑀珩璜之佩，莫陪天仗之朝；聞鍾皷管籥之音，尚想龍樓之曉。

太皇太后牋

尊處東朝，坐見曾孫之孝治；禮嚴北闕，載加文母之鴻稱。大册告成，本朝增重。中賀。竊以壽先嚮用，具著箕疇。聖本《思齊》，是歌周《雅》。慈爲三寶之首，既以益隆；福者百順之名，又皆兼備。兹仰鋪張之盛，彌光保佑之功。恭惟尊號太皇太后殿下德厚柔坤，道參太極。堯舜禹之相授，贊睿斷於宫中；姜任姒之俱賢，播徽音於宇内。隆興而後，四舉縟儀；紹熙之間，荐修盛事。矧親提於神器，付託得人；宜首上於瑶編，祇承于帝。歡傳有

截，燕及無疆。臣嘗點從班，欣逢曠典。宫闈再闢，想聞天仗之來；賀版群趨，莫預廷紳之後。

皇太后牋

鏤白玉之牒，上徽稱於慈尊；建翠華之旗，蒇縟儀於聖代。歡傳宫壼，慶浹垓埏。中賀。恭惟尊號皇太后殿下德媲娀姜，聖齊任姒。再世揖遜，實參決於廟謨；三宫康寧，爰並崇於色養。惟神孫之盡孝，仰祖后以承休。取仲尼五美之言，暨老聃三寶之訓。❶用形容於懿範，以昭著於彌文。臣退處海瀕，阻趨天闕。瞻壽慈之新牓，莫與班聯；歌《思齊》之首章，第勤頌禱。

太上皇后牋

寶册誕揚，仰奉慈闈之懿；徽稱備舉，益增母道之光。宗社愈隆，華夷交賀。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聖齊任姒，德媲皇英。方綿四世之休，親受九州之養。王母之坐少廣，壽固無期；騶虞之應《召南》，仁不勝用。仰嗣皇之盡孝，極禮典以歸尊。三殿交歡，萬方同慶。臣比叨荷橐，兹獲奉祠。引振鷺之班，莫陪進旅而退旅；粲瑂珉之牒，更聽大書而特書。

❶「暨」，殿本作「明」。

皇后牋

三殿祲容，俱上鴻名之懿；一人孝治，端由内助之勤。凡屬照臨，舉深抃蹈。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慶綿奕世，位處内朝。陰教所覃，有《卷耳》、《樛木》之美；柔儀克謹，奉長樂、未央之尊。聿嚴褕翟之衣，同上琱珉之册。邦彝有耀，家法愈新。臣頃玷禁途，兹安海嶠。側聞曠典，但知獸舞之歡；遥望昕朝，莫遂鳧趨之願。

賀皇后受册表❶

廷揚大册，克備於祲容；位正中闈，聿嚴於内治。歡傳禁掖，喜浹民編。中賀。竊以尊尊親親，既極三宫之奉；夫夫婦婦，是爲萬世之基。頒制紵於嗣服之初，飾褘衣於歷年之後。禮文惟稱，地道有光。恭惟皇帝陛下德本世脩，合由天作。上未央之萬壽，方陳漢殿之儀；嗣太姒之徽音，更篤周詩之慶。《卷耳》之志，當佐於君子；《思齊》之聖，以御于家邦。朝夕以至於憂勤，夙夜不忘於警戒。於焉正始，豈專爲恩。臣退奉真祠，恭聞盛典。漢之廣，江之永，遹觀美化之流行；渭之涘，洽之陽，咸慶舊章之復見。

皇后牋

陳儀楓陛，具昭册寶之華；正位椒塗，光被褘褕之飾。事關宗社，歡動宮闈。中賀。

❶ 此題後，殿本另行有次一級題「皇帝表」。

恭惟皇后殿下慶襲安陽，行高嬀汭。起家而居爵位，蚤締天姻；好逑而樂鼓鍾，益彰后德。密輔九重之孝治，仰承三后之徽音。盛典告成，内朝增耀。臣祝鼇惟謹，竊粟自慙。迹雖滯於周南，化已行於漢域。禁林草制，曾蒙乙夜之觀；從橐趨班，阻與長秋之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表牋

謝太中大夫表

一身去國，方叨祠廩以卧家；四品頒綸，乃以年勞而增秩。素餐已甚，丹悃知歸。中謝。伏念臣少也數奇，晚而多幸。備皂衣之吏，三朝許厠於周行；聯紫槖之華，四載得陪於從列。踰涯自媿，補外以行。荷聖君從欲之仁，賦真舘祝釐之粟。班通禁路，尚汙文謨内閣之嚴；法應吏銓，遂躐秦官大夫之首。寄禄寖高於世胄，被恩得奉於親歡。視賈誼之超遷，固非敢望；比申公之即拜，豈不懷慙？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群工，曲成萬物。念論思之舊侍，未忍遐遺；付品式於有司，許容平進。周章登受，俯傴何言。臣敢不祗服訓辭，欽承命數。老疾而無職事，實深稱於閒居；優游不易公卿，特未知於報所。

賀重明節表慶元三年

少皞司秋，適届肅霜之候；重明麗正，欣逢繞電之辰。慶浹三宫，歡騰四海。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隆邃古，澤浸生民。引養引恬，自得怡神之樂；無倫無敵，尤高與子之明。福如日以正中，年與天而同久。千秋紀節，固知黄屋之非

心；萬歲争呼，又見玉巵之爲壽。自它有耀，申錫無疆。臣嘗侍宸旒，兹游珍館。❶恭陳虎拜，阻陪漢殿之儀；遥想龍樓，徒效華封之祝。

賀瑞慶節表

斗樞電繞，良月占載震之祥；石崖天齊，令名採中興之頌。四方來賀，百福具宜。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亶聰明，躬行勤儉。奉三宫之色養，孝治日隆；得萬國之驩心，休祥雲委。當重熙而累洽，能持盈而守成。咸傾就日之誠，仰贊後天之筭。臣頃陪鷺振，親覩龍飛。上萬年之觴，夢徒游於帝所；接千歲之統，心惟祝於皇齡。

慰壽聖太皇太后上仙表牋

皇帝表

奉慈尊於四世，孝治方隆；傳遺誥於萬方，哀號何極。中慰。恭以尊號太皇太后道高任姒，德邁娀娎。三朝居長樂之尊，九秩享無疆之壽。手提神器，親授曾孫。功成不居，僊去何速。恭惟皇帝陛下躬承慈訓，圖報洪恩。北面昕朝，備四海九州之養；東朝晏起，懷千秋萬歲之悲。忍從五日之衰，特用周期之服。願益寛於聖抱，期少慰於親慈。

❶「珍」，殿本作「真」。

太上皇帝表

太皇厭代，慈扆興哀。覆燾所臨，悲號何及。中慰。恭以尊號太皇太后道妙千古，母儀四朝。決内禪之訏謨，功在社稷；受曾孫之色養，福等岡陵。乃以微痾，遽傳晏起。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仰遵遺訓，祗服通喪。願寛聖子之孝心，勉徇先王之中制。

皇太后牋

慈福上賓，悲纏率土。愛欽素著，哀動重闈。中慰。恭惟尊號皇太后殿下夙奉太任，親承大舜。婦聽而婉，實爲内壼之規；喪致其哀，莫贖終天之痛。願遵禮制，少抑孝思。

太上皇后牋

壽聖升遐，慈尊永慕。恭承凶問，均極悲悰。中慰。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寅奉重闈，恪修陰教。方日勤於孝養，期仰嗣於徽音。胡不萬年，忽成千古。在人情而難處，冀聖念之少寛。

皇后牋

光佑訃聞，邇遐哀動。驟失慈尊之蔭，諒增悲慕之心。中慰。恭惟皇后殿下四世承顔，累年逮事。雞鳴問寢，每勤褘翟之行；鶴馭登僊，遂有雲霄之隔。願推至理，少抑深衷。

謝再任宫觀表

僻居海嶠，惟戴上恩。洊畀祠官，忽頒嚴旨。慙無報國之所，喜便事親之私。中謝。伏念臣潦倒亡堪，遭逢過分。奉身而去，徑歸綿上之田；畏影自憐，更卧漳濱之疾。當一喜一懼之交切，何三仕三已之敢云。幸遂投閒，庶幾養志。屬書再考，未免有言；既徹九重，亟蒙從欲。闔門相賀，遂寬乞米之憂；連歲何功，徒致取禾之誚。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纊旒無蔽，簪履不遺。求齊國之世臣，尚其餘幾；數正元之朝士，今亦無多。賜以斗升，濟其菽水。臣敢不仰銜隆施，退適餘生。顧朝暮承顔，得效老萊之戲；雖漁樵混迹，敢忘魏闕之心？

賀重明節表慶元四年

繼明而照四方，夙紀誕彌之節；得秋而成萬寶，是當載震之辰。慶溢霄垠，歡均海宇。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尊同太極，福浸黎元。由父作子述之明，得内聖外王之道。脱屣崇高之表，怡神嶁漢之中。鳳趯來朝，當電繞虹流之日；龍樓上壽，皆山呼鰲抃之人。睿筭無疆，洪圖有永。臣既收朝蹟，荐處祠庭。與造物者游，敢陳金鑑之録；獻封人之祝，徒想玉巵之儀。

賀瑞慶節表

良月就盈，出應五百年之運；四方來賀，仰祝三萬歲之期。宫壼交歡，宗祊協

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行符乾健，德與日新。寅奉重闈，深思付託之重；洊開二閤，用廣緝熙之明。益增孝治之隆，坐振儒風之盛。如雲如日，喜逢誕聖之辰；非霧非煙，茂鬱興王之瑞。敢伸虎拜，用贊堯齡。臣再奉真祠，僻居下國。峩冠就列，莫陪嵩嶽之呼；泚筆歌功，願獻浯溪之頌。

謝落職罷宮觀表

杜門却掃，幸家食之少安；褫職罷祠，忽臺評之下及。尚從寬典，祇荷隆恩。中謝。伏念臣戇直有餘，頑冥自信。生逢昭代，屢點周行。年除歲遷，實由於親擢；左提右挈，敢藉於先容。久居封駮之司，幾作怨仇之府。用過其分，思稱所蒙。始求補外以牧人，已叨臨遣；旋請投閑而奉母，又辱矜從。五年自放於江湖，一飯不忘於君父。獲棲故隱，可謂幸民。然猶通內閣之清班，竊殊庭之厚禄。餘生何有，惟斷斷以無他；公論弗容，尚斷斷而不可。煩言果至，百謫奚逃。仰聖度之恢洪，閔危蹤之孤露。爰施薄罰，以示小懲。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務包荒，爵惟馭貴。衛纓雖許，終不可以假人；漢印既銷，適足明於無我。俯憐簪履之舊，猶齒縉紳之閒。臣敢不屏息訟愆，投誠戴德。循《南陔》而戒養，退甘三釜之貧；望北闕以傾心，莫效一毫之報。

謝宮觀表

杜門窮巷，將没世以訟愆；賦粟珍臺，僅踰時而復舊。開孤迹自新之路，承大君

莫報之恩。得之若驚，感而至泣。中謝。伏念臣頃塵鴛綴，親覩龍飛。詞禁代言，首播絲綸之命；經帷進讀，不違咫尺之顔。一去闕庭，四叨祠禄。初出懇祈之切，兩蒙簡記之私。惟此僥逾，尤爲優異。雷霆所擊，寧忘失箸之憂；日月有明，忽照覆盆之下。豈無望於歲年之後，不謂得於旬朔之間。顧鐫職之告未頒，而祝釐之廩已繼。人謂去珠之再得，自憐墮甑之猶全。頓增菽水之歡，足慰桑榆之晚。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無棄物，道本用中。芝柱呈祥，方炳靈於太室；玉巵爲壽，喜親慶於慈闈。廣四海以推恩，軫一夫之失所。有如閑廢，亦荷矜存。臣敢不仰體隆知，益安愚分。半九十里，深嗟末路之難；取三百囷，徒切素餐之媿。

謝進封開國子加食邑表

職在琳宫，方謹祝釐之奉；詔分縠璧，更蒙與邑之多。敢期洪私，下及散地。中謝。伏念臣頃叨推擇，濫與論思。自登瑣闥之聯，已經采食之賜。明時未棄，歸猶得於祠官；比歲以前，居幸霑於郊霈。賤息既承於延賞，先臣復被於追榮。獨此加恩，格而不下。方斯念咎，噤弗敢言。顧三百户之逋，罔知所自；念五十里之小，相去幾何。迨兹祭澤之頒，始冒綸言之寵。母升次郡，爵進小邦。再拜知歸，一門增耀。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嚴宗祀，惠及臣工。仁不忍於遐遺，福靡求於專鄉。遂令遠外，亦荷寵光。臣敢不俯媿素餐，著銘丹悃。奉璋就列，莫輸奔走之勞；分土疏封，安有蕃宣

之力？

謝通議大夫表

祠館無庸，猶會八年之課；宸綸甚渥，俾居四品之官。拜命增榮，撫躬知懼。中謝。伏念臣才非適用，仕止爲貧。幸逢揖遜之朝，寖冒論思之列。久司封駁，徒積悔尤。親覩龍飛，實專内外之制；旋升鴛綴，更兼文武之銓。爰揣分之易盈，以治民而自詭。母既登於大耋，身亦覺於倦游。力請投閒，仰蒙從欲。江湖粗足，久甘漁者之争限；簪履弗遺，深媿廪人之繼粟。方奪勞之是懼，何增秩之敢言。漢詔肆頒，尚得從大夫之後；隋官平進，猶使陪廷議之餘。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圖大宅中，謹微接下。幽明考績，一付有司之公；日月爲功，俯及從臣之舊。有如衰廢，亦玷褒遷。臣敢不仰佩鴻私，愈堅晚節。與之三釜，方承戲綵之歡；加以數年，祈遂垂車之願。

謝再任宫觀表

孤蹤去國，六换歲華；明命臨門，五叨祠廪。積素餐而自媿，拜黄牒以知歸。中謝。伏念臣處世最踈，逢時多幸。把麾江海，因得遂於歸耕；聽履星辰，今殆成於昨夢。賤齒已開於七秩，親年既越於九齡。無由陳力於清朝，秖合投閑於故里。先疇至薄，歎微禄之未忘；吏考將更，驚俞音之洊及。豈止寬憂煎於數口，又將竊温飽於二年。有何勞能，蒙此撫養？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操八柄，坐制萬方。念筆橐之舊臣，雖無可録；軫蓋帷之至意，尚爾不遺。使仍香

火之緣，以遂山林之適。臣敢不祗承恩渥，涵泳化風。菽水有餘，得效萊衣之戲；雲霄在望，惟存魏闕之心。

謝復職表

四年負譴，尚玷從臣之階；一札疏恩，復還學士之直。周章拜賜，感激爲榮。中謝。伏念臣愚不知方，志徒泥古。頃更郡寄，嘗辱賜環。屢黜朝行，寢叨持橐。代言批勑，曾何有於論思；約史侍經，每自慙於玩愒。典銓未幾，懷綬以歸。尋力請於真祠，仍寓班於內閣。致煩言之俯及，甘暮景之宜休。敢意矜存，曲加拊拭。特寬漢律，申畀文謨。深憐爲養之懃，又予祝釐之禄。從天而下，撫己尤驚。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兼容，至仁善貸。謂臣親逢初政，曾厠衆賢之後陳；察臣自訟宿愆，不忍一眚而終棄。爰軫蓋帷之念，未忘簪履之遺。臣敢不祗戴寵光，日思報稱。奉百歲之母，益增萊子之歡；誦萬年之詩，願效封人之祝。

賀瑞慶節表 嘉泰三年

踐阼十年，益啓升平之運；逢辰千載，又更震夙之期。兆姓交歡，一心同戴。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儲神淵静，流化儉慈。仰列聖之好生，守爲家法；視四方而兼愛，務得民心。坐凝稽古之勳，增衍後天之筭。臣屏居海嶠，遙睇宸廷。見黄河千里一曲之清，弟勤善頌；效嵩嶽萬歲三呼之祝，莫預周行。

謝再任宫觀表

一收朝蹟，分老瀛壖；六畀祠官，誠知帝力。顧胡顔而亟拜，徒空食以懷慙。中謝。伏念臣晚幸偷安，近尤多病。四支而三痛楚，幾遂作於廢人；十日而九呻吟，惟退量於薄命。第以慈親之待養，曾無他計以謀生。尚存未盡之年，更望無功之禄。仰干洪造，方局地以靡遑；敢謂隆寬，俄自天而賜允。里閭改觀，耋穉交歡。共瞻新渥之光榮，又獲全家之飽煖。即衡門而被寵，望宸極以銜恩。兹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海涵，至仁天覆。俯憐簪履之舊，未忍遐遺；又與斗升之餘，使能粗給。豈止一夫之受惠，實令群下之歸心。臣敢不强整衰殘，愈思感勵。奉琳宫之香火，每自處於幸民；掛神武之衣冠，冀終全於晚節。

謝落職表

孤臣失察，盍寘大何；❶上聖隆寬，止從薄責。俄自天而有命，幾無地以容身。中謝。伏念臣生則多艱，仕皆過分。幸遇千齡之會，寖叨八坐之聯。歸奉祠庭，猶寓西清之直；坐縻廩粟，不勞南畝之耕。頃蒙乘障之除，庸示起家之寵。方循墻而引避，痛陟屺以纏悲。顧平時藏拙之最深，矧洊歲執喪而致毁。猥緣親黨，非意相干。不善防閑，自貽伊戚。仰公朝之矜恕，念舊物之顛連。褫學士之班，再斯可矣；使臣工之肅，其在兹乎？迨釋服以及期，敢陳詞而

❶「何」，殿本作「呵」，二字通。

謝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冕旒無蔽，簪履不遺。以天地之心爲心，何止國君含垢之意；謂兄弟之子猶子，真得聖人觀過之仁。遂於危蹤，止用輕典。臣敢不闔門念咎，望闕歸恩。三黜何言，但有動心忍性之戒；餘生無幾，徐上引經告老之章。

謝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表

致大夫之仕，仰賴矜從；進學士之班，弗容避免。念餘齡之無幾，幸晚節之苟全。量小已盈，感深至泣。中謝。伏念臣學徒泥古，才匪適時。三列皂衣，寖叨嚴近；久塵青瑣，遂積怨仇。敢自詭以治民，爲專求於奉母。侵尋一紀，孤苦再期。耄矣無能，每媿祝鳌之廩；仕焉而已，況逢告老之期。荐貢封章，遠投君父。喜下情之上達，荷人欲以天從。誥頒東海之濱，職峻西清之直。鹿車還里，難忘貧賤之時；龍馬負圖，乃畀衰殘之後。何夢寐之敢及，亦家世之所無。茲非幸歟，不翅足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新惟日，仁覆如天。俯眷幺微，忝螭陛隨班之舊；更憐骫骳，當龍飛草詔之初。尚聞生全，不忍遐棄。肆頒茂渥，式賁窮途。臣敢不内誓丹心，益堅素節。退人以禮，已增鏤骨之私；教子以忠，使效捐軀之報。

謝落致仕除翰林學士表

代庖傫直，又見卯年之周；視草爲真，復塵乙夜之覽。撫危蹤而何幸，尋故步以知慙。中謝。竊以詞禁邃嚴，宸居密邇。有直諒多聞之益，乃可預於論思；爲温厚爾雅之文，始宜司於播告。鼓風雷之大號，增

日月之末光。匪得英髦，曷勝遴選？伏念臣學惟涉獵，才乏菁華。頃載筆於螭坳，尋演綸於鳳閣。以先朝之門客，爲天子之私人。方成王訪落之初，與聞國論；逮漢家更化之始，首被召音。惟投閒一紀之餘，且告老三時之久。茲以晚境衰殘之迹，參內朝供奉之班。念齊國之世臣，所存無幾；歎元和之學士，不謂重來。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思任舊人，聿脩庶政。朝綱日振，急聞忠藎之言；疆事未寧，尤務坦明之制。遂令庸陋，亦玷招延。臣敢不稍葺蕪詞，仰裨藻飾。尚祈聖度，俯矜草芥之微；終俾凋年，遂逐桑榆之暖。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侍讀修史表

比蒙召節，趣歸紫橐之班；疊被恩綸，盡復青氈之物。德有乾坤之重，身同淵谷之危。中謝。竊以才不可以彊爲，人當知於自度。非山濤之識量，豈足典銓；必陸贄之文章，始堪視草。露門贊緝熙之益，虎觀資潤色之工。曾未能其一焉，況可兼夫四者？伏念臣既衰無用，已試罔功。屏居一紀之餘，且經告老；入對九重之下，恍若更生。而乃冒選部之真除，尋禁林之故步。進讀清閒之燕，充員筆削之間。敢言眼赤之何時，深媿汗青之無日。身章愈煥，轡飾增華。儒生之爲詞臣，誤辱公朝之寵；天子以賜學士，尤加暮景之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務惟新，人先求舊。取之數路，宜廣擇於時髦；備於一夫，恐徒妨於捷徑。凌兢拜命，頹墮知慚。臣敢不勉策庸愚，仰酬眷獎。掌選而分文武，詎敢辭勞；垂車以示子孫，終期得謝。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誤恩下逮，俾綴邇聯；遜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蓋高之聽，不嫌再瀆之煩。中謝。洪惟累朝，特重右府。豈獨爲三軍五兵之本，抑使聞一日萬幾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備。顧愚臣之無取，荷上聖之深知。起之掛冠閒廢之餘，處以持橐清華之舊。强顔寖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思，何以裨夙夜之宥密？進寓承明之直，更列元良之賓。揣己奚堪，逾涯莫甚。欲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鑑，洞察忱衷。念已迫於桑榆，盍居閑地；儻未遺於簪履，姑寘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翊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銓部爲真，猶未經於滿歲；機廷籓貳，乃遽辱於頒恩。遜避靡皇，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於執政，職尤重於本兵。必求文武之全才，以任國家之重事。邊隅甫定，尚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允藉弼諧之助。豈應疲瘵，可與幾微。如臣者資實腐儒，仕叨法從。由久司於封駁，故多積於怨仇。十載歸閑，仰戴乾坤之施；一朝收召，復觀日月之明。不堪聽履之華，復上垂車之請。敢期誤渥，俾贊洪樞。血氣既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學，曷知基命之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扃之下客。被繡韉於上駟，束鏐帶於襲衣。采食有加，寵榮已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政務圖新。謂代

言於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迨趣還於更化之始，深閔凋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眷私之過厚。遂容僥倖，倍切凌兢。臣敢不深感隆恩，愈堅晚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耄矣無能，終恐負知人之鑑。

謝皇太子牋

謬參樞筦，仍污紫殿之班；兼與儲賓，始下青宫之拜。以榮爲懼，得寵若驚。中謝。伏念某少也無奇，晚將焉用？掛冠而去，真成治世之幸民；扶杖以觀，親覩聖君之更化。首祗嚴召，重覲清光。俾視草於鑾坡，旋典銓於選部。露門進讀，册府紬書。舊物復還，空積妨賢之愧；故山在望，但祈得謝而歸。敢冀明綸，擢登右府？致此血氣既衰之迹，厠於衣冠甚偉之中。揣己奚堪，荷恩有自。兹蓋伏遇皇太子殿下性鍾玉粹，學振金聲。子職日供，肅侍凝旒之側；官僚妙選，誤收華髮之餘。某敢不益勵駑才，用酬鴻造。退憐已老，莫能陪宥密之司；勉誦所聞，庶或補温文之德。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表

宥府選寮，忽叨再命；需章避寵，尚閟一俞。爰洊瀆於宸聰，冀終回於涣渥。中謝。伏念臣引經納禄，奉詔還朝。始膺典選之除，適與和戎之議。既不能出奇策以彊國勢，又不敢抗高論以竊時名。深惟世務之宜，遂定從官之論。鄰盟既講，邊備粗寬。魏絳何功，姑欲就威懷之得利；張昭雖老，當使知將相之有人。賴聖慈俯徇於和親，在臣下盍爲之引咎。自媿寡謀之甚，難陪

基命之司。殆無地以寄顏，惟竭誠而報主。日圖内治之要，未知所先；靡厭衆言之求，尚不暇給。有何勞效，遽被推遷？不勝據蒺之憂，徒謹循墻之走。伏望皇帝陛下俯垂淵鑑，洞察愚忠。豈惟微臣懷以榮爲懼之恐，仰祈睿筭篤居安慮危之心。精求文武之才，用贊樞機之任。

謝同知樞密院事表

簉有密之班，未知圖報；拜便蕃之渥，弗許終辭。自揆僥逾，實深感惕。中謝。竊以皇家嚴二府之建，任固匪輕；機庭分四等之差，官毋求備。賢相並兼於使領，副樞足贊於事幾。既曰才難，豈容序進。伏念臣少無可用，老尚何堪。扶病以對便朝，幸不違於咫尺；彊顏而居舊著，顧奚補於豪分？假寵已多，丐閑未得。敢謂七旬之後，冒參兩地之榮。畀興國熙載之官，已爲過分；加淳化寇準之職，尤媿無名。偶緣廷告之同時，因與政途而接踵。在法當從，既超筆橐之聯；計日而言，僅周天地之數。併增采食，洊被匪頒。兹蓋伏遇皇帝陛下茂建大中，丕乘興運。謂股肱所寄，方彙進於時髦；雖筋力既衰，亦使陪於末議。未皇席暖，復俾階升。臣敢不仰戴隆私，益堅素守。邊陲甫定，願裨内治之謀；里社相望，期遂歸休之請。

辭免參知政事表

進參政柄，誠出誤恩；冒貢遜函，未回淵聽。洊布懇祈之切，敢辭俯僂之恭。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中，身今既老。十載排抳之

已甚，實倍費於保全；一朝收召而復還，又屢叨於褒擢。非敢忘知止之義，蓋欲堅圖報之心。今則疾疢交侵，徒强顔而自靦；年齡云邁，顧納禄之未能。使在旬月之間，稍有毫釐之補。序遷而上，已分已逾。而況據案牘而書名，雖具員而何益；對冕旒而奏事，無長策之可陳。誤寵所加，群言必駭。欲望皇帝陛下念經綸之事重，思輔贊之才難。别選英髦，俾作調元之助；毋容衰瘁，更貽濫吹之譏。或畀舊班，俯存孤迹。

謝參知政事表

充貳樞庭，方慙玩愒；晉陪宰路，遽被推遷。倍深臨谷之危，莫遂循墻之請。中謝。竊以朝廷建輔，號天子之四鄰；政事參聞，下丞相之一等。定名稱於乾德，復官制於建炎。必求異能，乃副隆委。伏念臣頽齡景迫，壯志日凋。再掌吏銓，但守停年之格；濫居宥府，未寬思職之憂。雖粗竭於譾才，終莫裨於末議。負二宜去，有七弗堪。宿恙漸侵，將籲天而致禱；誤恩狎至，真脊地以靡遑。況秉鈞當軸之虚員，而知印押班之分日。兼與漢章之約，仍從商皓之游。命服匪頒，復賜天閑之駿；爰田增衍，更開公社之封。昔在本兵，尚爲僥冒；兹叨助理，尤懼曠瘝。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又新，至誠樂與。折衝禦侮，坐底於外寧；聚精會神，力先於内治。東求俊乂，寘在弼諧。肆令衰退之蹤，亦忝延登之數。臣敢不益殫愚慮，仰贊宏規。曰都曰俞，願竊慕賡歌之喜；知足知止，庶幾從告老之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表　牋別藁

代宰臣謝宣示太上皇帝御書表❶

宋玉高唐賦　傅毅舞賦　陸機文賦　嵇康琴賦　曹植洛神賦　王粲登樓賦　史節故事段　陳羽古意詩　蘇軾養生論　周興嗣千字文御跋

乾道辛卯春，被賜真行草書總十卷。臣下拜瞻玩，心目開明。竊惟書法自東漢迄于晉、唐，代有名家。然莫不祖述鍾、張，憲章羲、獻，而各得一偏，未有超軼拔乎其萃者。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高蹈羲皇之上，遊戲翰墨之間。初若無意，而筆力所到，自得之妙，集乎大成。如春雲行空，千狀萬態。遠視前古，有不足進。固知天縱之能，心與神會，非衆庶曲學之所可及也。帝王餘事，猶能至此，顧不休哉！　三月二日臣某恭題

奎畫昭回，來從慈極；睿恩優渥，宣示邇聯。是何不世之逢，獲快争先之覩。中謝。竊以翰墨有法，肇自東都；帝王好書，無如正觀。雖具龍蟠鳳翥之體，徒爲心慕手追之勤。若夫天縱之能，拔乎其萃；自得之

❶ 「代宰臣」至「御跋」，殿本作标題，且無「帝」字，「表」字在「跋」下。

妙，集此大成。聿觀歷代以還，未有今日之懿。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宸衷淵静，帝學融明。一札細書，居多方國之賜；六經大訓，式畀膠庠之傳。既全脱屣之高，益有怡神之樂。坐進此道，作新斯文。取楚客之賦篇，迨梁臣之韻語。舒牋自適，肆筆而成。乃因五日之朝，併演十編之富。恭惟皇帝陛下茂隆孝治，仰識聖心。金口發明，究群書之藴奥；雲章交焕，掩二典之光華。是雖餘事之能然，誠非曲學之所及。中祕將嚴於尊閣，外廷咸與於榮觀。臣夙際休期，幸瞻鴻藻。登床競取，何敢效昔人之豪；鏤玉匪頒，尚幾爲私室之寶。

代宰臣進吏部七司法表❶

朝建天官，實總吏銓之要；詔刊治典，恭承聖作之規。會衆目以畢張，集前編之未備。幸終載筆，敢後奏篇。中謝。臣竊以皇家題累洽之期，選部有一成之法。屬中興之始，爰盡纂於舊章；迨更化以來，嘗再参於中制。惟奇請它比，隨日以滋；而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迺裒四紀之沿革，修爲一代之經常。然而漢定章程，止由柱史；唐更律令，亦任柄臣。未有上軫淵衷，俯垂明聽。凡曰甲令之著，首塵乙夜之觀。親灑宸毫，具標汗簡。必使繹尋而盡善，更容開釋其所然。既咨可録之言，時出非常之斷。合吏封勳考之目，貫勑令格式之文。以至黜贓罪之賞延，進軍功於流内。恩防寬縱，例絶扳援。莫非近古而便今，務在舉宏而撮要。筆則筆，削則削，罔有差訛；官

❶「法」，底本目録作「勑令格式申明」。

言官，朝言朝，此爲依據。恭惟皇帝陛下治先自内，名不假人。澄三省之源，已嚴道揆；定七司之制，更肅班僚。立通用以去煩文，申權宜以存故典。警捕有酬奬之等，陞改易參照之科。使官人之方，得以兼明；於覈實之政，誠非小補。臣等粗殫末技，❶莫望清光。事倣石渠，稱制仰勤於臨決；才非山甫，有司終媿於將明。尚冀頒行，庶憑遵用。

代宰臣進仁宗皇帝、今上皇帝玉牒表

神文出治，光紹三朝；睿主題期，系隆列聖。𠱥皇猷而潤色，寫翠琰以齊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政用時中，言爲世則。繼志述事，親承太上之心傳；遵制揚功，盡循我宋之家法。眷仁皇之盛際，迺今日之宏規。❷惟天聖之元，實基四十二年之治；惟乾道之懿，將繼五三六經之隆。爰命儒臣，並修史牒。登載斯謹，會稡不遺。稽故事以成編，肅昕朝而進御。忠厚之及草木，知積累之自來；廣大之配乾坤，豈繪畫之能見。牙籤初秩，金匱祕藏。臣獲遇休明，居塹典領。祖功如在，期載纘於無疆；帝業方崇，當特書而不一。

代皇子鄧王辭免册立皇太子表以下五首

丹悃冒陳，祈免升儲之命；皇恩加厚，未頒賜允之書。仰叩九重，敢伸再瀆。中謝。臣聞元良以正萬國，《記》言世子之能；繼

❶「技」，原作「拔」，據殿本改。
❷「迺」，殿本作「延」。

明而照四方,《易》謹大人之象。以奉粢盛之祀,以繫億兆之心。苟素望之無聞,豈盛儀之敢受?伏念臣性難語上,學不知方。仰承君父之規,久親師傅之誨。奉長安日邊之對,蚤乏奇辭;辨陳留牘上之書,素無英識。戴乾坤之大造,升爵位之崇班。安知懷德之維城,但媿無功而受禄。綸言忽播,綺殿爰開。實懷不稱之慙,難冒非常之寵。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意,俯聽忱辭。不嫌涣汗之收,姑寢震宫之建。誓虔子職,少答睿慈。

代謝册立表

睿旨中頒,誕開宫邸;微躬内媿,亟上封章。恩深弗遂於循墻,懼甚有同於臨谷。中謝。臣聞仰觀乾象,前星密邇於帝星;俯察坤維,少海實源於大海。歷稽盛古,必建元良。自非有賢聖仁孝之聞,備恭敬温文之懿,何以貳體宸極,正位少陽?伏念臣學識無長,器資非敏。實託本支之盛,屢叨爵位之崇。日就月將,幼已慙於慈訓;夏絃春誦,今未底於多聞。自愧孱庸,居懷兢懼。忽拜玉音之寵,冒升銅輦之榮。入侍皇居,仰承天序。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周溥率,明照幾微。膺列聖之丕圖,奉上皇之色養。眷求主鬯,以重承祧。儲德未充,曷副人神之望;睿謨素定,不由羽翼之成。臣敢不益念前脩,永遵雅誥。謹文王安否之問,敢怠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

代謝太上皇帝表

從五日之朝,夙荷抱孫之愛;拜十行

之札，俄膺立貳之求。仰慈訓之曲臨，懼微躬之匪稱。中謝。臣竊以大人有繼明之義，蓋取諸離；長子爲主器之親，故受之震。豫建儲嗣，雖本前規；獲奉重親，未如今日。伏念臣幸以弱植，出逢聖時。列亞保之崇班，初非功致；胙真王之尊爵，深愧名浮。徒以託體嚴宸，承休慈極。忽頒丹詔，叨處青宮。共知睿斷之不回，實本聖謨之丕顯。兹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德高堯舜，道合羲黄。雖與造物者游，自求至樂；仍有孫謀之燕，以永無疆。爰舉曠儀，以安神器。臣敢不力修四學，祗奉兩宮。立愛自親，仰體承祧之重；聿脩厥德，敢忘念祖之勤。

代謝皇后牋

坤德無疆，實依厚載；震宮肇建，遽及凡材。中謝。伏念臣託質天支，承華壼則。干戈羽籥，教雖備於四時；父子君臣，學未臻於三善。忽奉褒揚之册，俾當監撫之權。仰宸斷之剛明，賴母儀之裨助。兹蓋恭遇皇后殿下德齊任姒，賢過娀嫈。陰教聿修，坐致人倫之正；淑謀經遠，更圖國本之安。臣敢不居近正人，力尋舊學。祗召而不犯馳道，當奉君尊；問安而必至寢門，益虔子職。

代謝受册表

銅門肇啓，方慙主鬯之良；珉册誕頒，更舉臨軒之禮。恩隆天地，懼劇淵冰。中謝。伏念臣素乏材猷，積叨寵數。金印盭綬，蚤處於宗藩；青蓋斑輪，俄升於儲位。復差良日，爰御正衙。備金石以盈庭，儼纓緌而

就列。授之寶牒，訓以綸言。退省其私，不知所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高世表，機照物先。斷自宸衷，豈私於愛子；蕆茲曠典，蓋重於承祧。臣敢不仰體聖謨，恪供子職。出有師，入有保，起居惟近於正人；親則父，尊則君，夙夜益勤於順事。

代宰臣賀立皇太子表 以下三首

冢嗣稱賢，夙仰吾君之子；儲闈定禮，果安天下之心。歡動兩宮，慶均四海。中賀。恭以離著麗天之象，繼明實繫於大人；震有洊雷之文，主器必歸於長子。闢東朝之縟禮，綿列聖之丕基。曠古難逢，于今創見。恭惟皇帝陛下孝如虞舜，樂似文王。爰奉親嚴，屢上玉巵之壽；大寧國本，首開銀榜之宮。慶幼海之澄瀾，瞻前星之騰耀。一人獨斷，非由羽翼之成；三善自將，克荷宗祧之守。臣叨居近列，恭覩盛儀。日下重光，已備夙成之德；嵩呼萬歲，敢忘歸美之誠。

代賀太上皇帝表❶

神謨早定，俾建元儲；聖孝丕承，誕揚宸制。事關宗社，喜動華夷。中賀。恭以甲觀之生嫡皇孫，但有命名之愛；一日而見三天子，止聞臨澡之歡。載在信書，以爲美事。曾未有傳神器而與子，見東宮之立孫。介茀禄於無疆，固蘿圖而有永。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高百聖，仁覆萬方。翼燕孫謀，獨享後天之筭；儲登世嫡，共仰前星之暉。問安獲事於重親，主器仍歸於長子。

❶「代」下，殿本有「宰臣」二字。

臣欣逢盛際，獲在邇聯。卜世卜年，期過周家之曆；重輪重潤，願賡漢樂之詩。

代賀皇太子牋❶

儲德日新，久繫於衆望；❷睿謨獨斷，爰舉於曠儀。覆載兩間，驩呼四起。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冢嫡，天與奇姿。震一索而得長男，宜膺主鬯之寄；漢元年而建太子，益知享國之長。仰九廟之儲休，信兩宮之增慶。人心自定，神器愈安。某肅領鵷行，進瞻雞戟。元良既正，不煩賈誼之言；盛美難名，莫盡卞蘭之述。

代謝吏部侍郎表 以下四首代魏丞相杞

代言西掖，方拜誤恩；攝貳東銓，復叨改命。循墻莫避，臨谷增危。中謝。伏念臣濩落無堪，迂愚自信。正以經營於菽水，故嘗希望於斗升。昨自外官，恭趨嚴召。猥厠內朝之鵷列，親覩上聖之龍飛。五歷粉闈，一參月寺。籌邊戎幕，無婉畫之可稱；將命虜庭，幸歡盟之復締。冒柱史詞臣之選，兼宮端寶牒之司。初無左右之先容，盡出聖神之親擢。忽承帝制，俾倅天官。一新龜紫之榮，仍假銓衡之長。莫回成渙，徒激懦衷。玆蓋恭遇皇帝陛下虛以受人，明於分職。憐臣孤立於宦路，借以末光；謂臣曾歷於劇曹，付之重委。臣敢不寅遵邦憲，嚴制吏姦。朝夕論思，雖素乏嚴吾之譽；簿書期會，庶勉追裴馬之名。

❶「代」下，殿本有「宰臣」二字。
❷「繫」，原作「緊」，據殿本改。

代謝侍講表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帷，更承清問。退慙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羈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之習，但爲决科之資；如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爲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藴。豈容樸學，獲侍細旃。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巍巍成功，謙謙終吉。特降至尊之勢，兼收可録之言。遂容草芥之臣，亦與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微力，綴緝舊聞。爲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

代辭免進國史轉官表

約史何功，敢叨醲賞？騰章避寵，未拜俞音。中謝。竊以三朝之治迹，允爲萬世之成規。信傳信，疑傳疑，已備不刊之典；筆則筆，削則削，屢資多學之儒。而臣方貳政之未幾，適成書之已久。暫領纂修之職，曾無潤色之勞。使冒賞而不疑，則叨榮之太甚。而況近辭珍賜，陛下固已許其廉；兹躐崇資，公議必傳以爲笑。謂少者辭而多者則受，謂今日是則前日爲非。雖故事之有初，在微臣而焉敢。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特寢異恩。益使人心，知清朝以名器爲重；誓殫愚慮，効薄伎於志傳之間。

代遺表

生而致主，曾亮采之無聞；死不忘君，豈效忠之可已。危悰欲吐，老淚先傾。中謝。伏念臣奮自羈單，本無僥覬。蚤厠熙朝之鵷序，親逢上聖之龍飛。猥以譾材，屢叨隆委。凡一時清切之選，皆九重特達之知。兵交而使在其間，備更險阻；猷告而爾順于外，嘗與論思。寖歷政塗，遂登揆席。迄緣樸拙，用速顛躋。俯憐簪履之遺，旋畀屏藩之寄。人言噂沓，何敢控陳？天鑑高明，卒蒙昭雪。賦以真祠之禄，予之祕殿之名。屏迹衡門，銜大恩而莫報；馳心魏闕，顧一飽以何安。今則蒲柳益衰，桑榆既逼。老將知而耄及，福已過而災生。卧疾漳濱，恍精神之易散；游魂岱嶽，嗟頃刻之難留。僅存餘息之微，重結明時之戀。伏望皇帝陛下治功惟敍，聖德又新。總萬幾之要，以沖毓天和；合群賢之智，以維持國是。問安慈極，日承尊養之歡；注想中原，身濟規恢之業。臣命隨氣索，志與辭殫。王度清夷，固毋煩於尸諫；死期迫促，徒自切於哀鳴。

代知泉州謝進職再任表 以下四首代舅氏汪尚書大猷

承南服之流，忽叨因任；進西清之秩，併辱柬知。拜寵命以增榮，俯懦躬而有靦。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遭世休明。分甘州縣之塵勞，敢望朝廷之拔擢。十年服采，寖登侍從之班；千載逢辰，曲被聖神之眷。比雖攝六官之長，猶未爲貳卿之真。及遂

求閑，遽超次對。退惟愚孱，已劇優隆。起試外藩，以治民而自詭；荐更下考，無報政之可書。方將重上真祠之章，豈意更升學士之列。一變閩俗，初無常衮之稱；更與泉麾，仍繼蔡襄之後。已試如此，其可再乎？無功而遷，誠爲過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政先實核，恩不遐遺。念微臣非可用之才，粗堪郡寄；謂長吏多數易之弊，就畀璽書。復增延閣之華，益重專城之任。臣敢不勉其未至，究所當行。久悉邦風，既無勞於問俗；務攻吏事，庶不負於分憂。

代謝隆興府到任表

上印泉南，方遂祠庭之請；把麾江右，遽叨帥閫之除。猥荷束知，若爲稱塞。中謝。伏念臣幸逢昌運，忝綴從班。昨辭遠於脩門，效蕃宣於遐服。目駐堯天之日月，身留閩徼之山川。未及終更，已叨因任。共知鼯鼠，不堪五技之窮；自分鷦鷯，唯望一枝之足。婁申誠悃，仰扣淵聰。卒蒙從欲之仁，獲遂投閑之志。千里未還於榆社，十連復冒於綸音。旋促對於清光，誤親承於睿獎。授之方略，俾以奉行。茲延見於吏民，方究詢於風俗。惟南昌之名郡，實上聖之潛藩。襟帶江湖，首尾吴楚。雨暘方若，正賴春耕秋斂之勤；凋瘵已蘇，猶藉左粥右餐之惠。必得循良之吏，庶安流冗之民。豈應惷愚，堪此委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張治具，駕御人材。察臣久被使令，既深知於德意；念臣備嘗險阻，亦粗識於民情。特畀虎符，俾殫駑力。臣敢不布宣寬大，禁戢姦欺。當使田閒盡改帶刀之習，且令州縣毋存珥筆之風。

代賀太上皇帝上尊號表

啓龍樓七十之慶，春朝將展於上儀；率鵷列三千之臣，至朔先加於徽稱。事高治古，歡溢綿區。中賀。竊以薦舜于天，堯帝聰明而遜位；以武爲子，文王逸樂以延年。不有極尊之稱，曷爲甚盛之舉？鏤白玉之牒，歸美兩宮；建翠華之旗，親朝五日。書契未有，宗社無疆。恭惟皇帝陛下道盡事親，仁先自内。謂富壽之福，爲彝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托，親見春秋之高。自非得九州四海之驩心，備五帝三王之全美，何以效之慈極，副我淵衷？爰集廷紳，取於經而定大號；更推帝澤，歛時福以錫庶民。上皇增萬壽之昌，太姒嗣徽音之懿。至矣盡矣，不可有加；舞之蹈之，莫知所自。臣退甘屏處，莫與駿奔。奏薄伎於從官之閒，敢懷故步；效三祝於封人之請，徒切愚誠。

代謝宮觀表

十年念咎，蹐地靡遑；一日奉祠，從天而下。孤迹有自新之路，聖朝無終棄之人。恩重難名，感深至泣。中謝。伏念臣猥由寒陋，誤辱眷知。持橐近班，何有論思之益；把麾遠郡，粗殫惠養之勤。鄉關甫遂於歸休，帥閫忽叨於推擇。患生意表，盜起鄰封。調戍卒於屬州，授伍符於篙牧。不虞宿將，反墮姦謀。方騰訟過之章，乃被督師之命。大兵雲集，謂當指日而可禽；醜類麕奔，曾不回戈而內向。力追蹤於山谷，尚假息於朝晡。績既弗成，罪將誰執？七旬

未格，莫寬西顧之憂；三褫猶輕，難逭南遷之謫。獲歸故里，已佩深仁。自量擯斥之餘，宜在孰何之外。敢圖鴻造，憫其垂朽之年；特涣綸言，廪以祝鳌之禄。削刊丹籍，叨竊素餐。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本隆寬，政先總核。動加矜軫，豈爲匹夫而求全；凡與使令，不以一眚而終廢。俯憐庸懦，曲賜涵容。臣敢不擢髮省愆，銘肌戴德。散材無用，深知復玷闕之囏；壯志雖衰，尚得効糜捐之報。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表　牋別藁

代謝宫觀表以下三首代史待制彌大

賦禄真祠，俯從私請；陞班次對，更出鴻恩。是何極陋之蹤，得此殊常之渥。中謝。伏念臣志徒慕古，才不逮人。由庠校之諸生，叨承延賞；勉箕裘之餘習，偶玷世科。甘從州縣之勞，敢覬朝廷之選。惟睿主曲敦於舊學，故微臣誤簡於淵衷。自給札於中書，寖彯纓於册府。退量僥冒，秖務靖共。固嘗持節以言歸，旋即予環而就列。寸長尺短，第知自竭於愚忠；年除歲遷，何意遂塵於法從。代言西掖，進讀東宫。皆老父之故官，實儒生之希遇。力辭禁筦，改貳秩宗。威儀三千，兹豈養痾之地；春秋八十，不勝愛日之思。奏牘朝聞，俞音夕至。廪以祝釐之粟，寵之荷槖之聯。毫釐莫報於公家，頂踵悉由於聖造。甫還私室，已拜宸綸。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用中，仁惟厚下。素矜樸拙，初無進取之心；重賜褒揚，庸示保全之意。父子感深而至泣，里閭視以爲榮。臣敢不增激懦衷，稍休弱質。循陔承志，庶幾弃官歸養之風；戀闕馳誠，尚勉移孝爲忠之節。

代謝皇太子牋

儲禁簡僚，久充員於中護；祠庭得請，仍寓職於西清。退省至愚，敢忘所自。中謝。伏念某禀生甚弱，賦性尤踈。一經徒守於家傳，累歲寖污於朝蹟。獨惟老父，獲際聖君。乃眷潛藩，曾是甘盤之舊；遂容小子，亦陪綺季之游。自慙遲頓之資，無補温文之學。丐閑得寵，拜命知歸。兹蓋伏遇皇太子殿下盛德在躬，勞謙禮士。兩宮侍膳，益勤計日之誠；千里懷親，深察望雲之念。俾從私志，實荷隆寬。某敢不祗服訓詞，仰承色養。扶羸東下，遽收迹於鵷行；矯首西瞻，尚馳心於鷄戟。

代謝皇太子宫講堂徹章轉官牋

儲闈進讀，嘗與英游；奏議終篇，遂遷爵秩。曾是優隆之渥，亦霑遠外之蹤。中謝。伏念某學匪洽聞，身逢盛際。宸扆念甘盤之舊，俾鯫生獲綴於賓僚；經帷緇陸贄之書，命鶴禁亦爲之訓説。備見經綸之用，具存仁義之言。戒彼覆車，實爲可鑑。中其佔畢，顧有何勞？方兹去國以奉祠，乃以徹章而受賞。被恩有自，揣己知慙。兹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任重承祧，志勤好古。傳聖父誠明之學，自得之心；玩名臣論諫之文，如對其面。尚思記誦，使遂褒陞。某敢不拜手祇榮，銘心戴德。一物三善，固知裨贊之無功；九弊六條，更冀講明之不怠。

代賀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上尊號表 以下六首代温州曾吏部逮

熙事備成，惟聖人能饗帝；徽稱具舉，雖天子必有尊。驩動兩宫，化刑四海。中賀。竊以太上立德，本無事於飾名；大美不言，顧曷資於崇報。雖九載已都於顯號，而一人尚歉於宸衷。乃因泰時之精禋，併舉累朝之曠典。恭惟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登大位之崇高，受上皇之付託。玉卮稱壽，視昔有光；寶册奉親，自我作古。謂天祖群物，式昭時憲之明；謂道法自然，更著體元之正。俞音誕布，盛事一新。萬國得驩心，共仰仁天之大；百姓加德教，益知聖治之彰。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捧觴再拜，頓回鳳闕之春；稽首三呼，但想龍樓之曉。

賀太上皇帝表❶

禮行於郊，咸慶縟儀之備；尊歸於父，聿嚴徽稱之加。覆載兩閒，驩呼四起。中賀。竊以堯堯者至高之貌，用形容於博衍優游；蕩蕩乎民無能名，獨著見於聰明文思。仰堯仁之天大，邁湯德之日新。❷宜因百神受職之時，更益大德得名之懿。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怡神於淡，遊物之初。膺寶籙以興邦，授神器而與子。凡此知人安民之要，傳諸問安侍膳之閒。黄屋非心，樂逍

❶「賀」上，殿本有「代」字。
❷「湯」，原作「陽」，據殿本改。

遥於特室；紫壇蕆事，介福履於慈闈。雖秉謙尊，莫回忱請。光之大，大之謂聖，已陶萬國之歡；天法道，道法自然，益顯百王之冠。臣叨憑熊軾，莫簉鵷行。想漢殿之觴，寧免滯南之歎；効華封之祝，敢忘拱北之誠。

代賀太上皇后牋

備舉盛儀，誕揚懿號。凡資持載，罔不驩呼。中賀。竊以迎長者三王之郊，既告虔於上帝；有名者萬物之母，爰歸美於慈親。益增地道之光，深副天心之願。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德高任姒，功邁娀嫄。力贊睿謀，親授重華之帝；尊同太極，式安長樂之居。受五日一朝之榮，備四海九州之養。爰因大祀，載舉徽音。箕疇謂視曰明，用顯進賢之志；老氏以慈爲寶，於昭生物之恩。合茲二者之稱，仰止一時之盛。臣分符有守，戀闕無階。莫陪椒掖之趨，但劇葵心之向。

代謝立皇太子降赦表

儲禁宏開，宸綸誕布。法前星之瑞象，仰粲重暉；揚少海之餘波，沛爲膏澤。神人胥悦，宗社尊安。❶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皇王，仁霑動植。端居南面，受光堯付託之隆；豫建東宮，緜有宋延洪之福。爰推恩霈，下及黎氓。罄萬國以屬心，盛一人之有慶。臣叨紆郡紱，阻賀闕庭。比屋歡呼，咸喜元良之正；微衷感勵，謹宣寬大

❶「尊」，殿本作「奠」。

之書。

代謝御書戒百僚手詔石刻表

詔旨中頒，具孚群聽；宸章申錫，下及侯邦。凡屬照臨，舉知感奮。中謝。竊以官刑儆有位之士，成湯切戒於三風；手書賜方國之臣，光武尤嚴於一札。聿稽前代王者之盛，未如今日天語之温。蓋九重雖備於躬行，而百辟或違於德意。玩歲愒日，猶有謬悠拱默之流；易慮洒心，尚乏厎厲激昂之氣。仰勞翰墨，下訪臣鄰。一新琬琰之刊，傳甚置郵之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任賢使能。形憂勤於宵旰之間，十年于此；示好惡於用捨之際，四海胥然。爰申播告之修，更謹厲精之始。臣叨膺郡寄，肅奉訓辭。祇率乃僚，各共厥職。欲令真僞毋亂，敢爲欺謾之文？會聞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代謝直祕閣表

濫膺郡寄，初無善狀之稱；寓直奎文，忽被寵光之渥。中謝。拊躬有靦，拜命增榮。伏念臣學昧家傳，才非時用。猥緣遭際，得效馳驅。衣以繡衣，雖謹惟良而折獄；置之粉省，未知何自以爲郎。退尋於越之居，俄假東嘉之守。四郊菜色，重丹扆之憂勤；一介萍蹤，荷玉音之臨遣。首問吏民之疾苦，備聞田里之歎愁。凡所奏陳，悉蒙垂應。移鄰邦之粟，不容遏糴之私；蠲下邑之租，又免追科之擾。罷民粗給，和氣隨生。雨暘以時，黍麥增稔。闔境方歌於聖德，誤恩乃及於守臣。顧撫字之徒勞，媿清

華之非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核孝宣之名實，總光武之權綱。民瘼是求，尤重專城之寄；璽書加勵，滋多循吏之賢。顧如微臣，亦霑醲賞。臣敢不仰銜鴻施，俯竭駑才。未讀五千卷之書，已冒登瀛之目；加撫十萬户之衆，誓堅報國之心。

代龔參政謝慶壽赦加恩表 茂良

慈皇介壽，幸陪前殿之儀；慶霈頒春，首被通侯之寵。循墻莫避，踖地自驚。中謝。竊以堯年符巽位之期，舜孝極重華之盛。請富壽之祝，百僚咸與於駿奔；下寬大之書，萬國宜霑於錫賚。豈緊邇列，獨冒殊恩。況骫骳之文，嘗獲登於徽册；以蹣跚之質，偶進攝於上公。固已不勝千載之榮，敢意更竊九重之眷。封疏故郡，地衍多畲。端章甫以立朝，安識周旋之中禮；分茅土而建社，自慙談笑以封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義篤奉親，仁均厚下。廣宮闈之至樂，用以及人；録臣子之微勞，遂先與邑。臣敢不誓殫素節，仰報鴻私。五日一朝，密扈天顔之晬穆；萬年億載，永瞻孝治之光華。

代仲兄謝嚴州到任表

負丞棘寺，久媿空餐；假守桐廬，遽叨共理。初以還鄉而拜命，終然便道以之官。被寵過優，撫躬莫稱。中謝。竊以子陵舊隱，浙水奥區。昔爲太上之潛藩，今實行都之近輔。頻年旱潦，浸多凋瘵之民；累政推遷，宜擇循良之吏。如臣者禀生甚陋，懵學寡聞。猥承延賞之餘，甘老徒勞之役。偶平詔獄，入仕帝京。財貨暴如丘山，敢辭委

吏；文書盈於几閣，弟謹攸司。逮聯敕局之删修，纔脱選途之塵冗。進參外府，曾何補於公家；移贊司刑，頗服勤於臬事。銜上恩而莫報，念色養之多違。因謁告以遄歸，以治民而自詭。仰蒙睿眷，徑畀左符。方少遂於家居，忽又承於人乏。蓋歎歲方勞於旰食，謂小臣曾對於清光。敓嚴旨以趣行，免内朝之臨遣。望龍顔於九陛，不勝戀闕之心；侍鶴髪之雙親，少展循陔之志。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萬寓，器使群材。培埴邦基，尤重牧人之任；茂隆孝治，俯推錫類之仁。雖久歷於王官，必加試以民事。有如臣輩，亦在選中。臣敢不恪奉教條，布宣德意。中外本一致，顧何有於重輕；❶忠孝無二心，誓益殫于報効。

代温州莫給事謝南郊肆赦表 濟❷

泰畤陳儀，聳百神而受職；端門肆告，罄萬國以歸仁。覆載兩間，懽呼四起。中謝。竊以聖人享上帝，既竣事于圜丘；厚福浸黎元，爰疏恩于方夏。配天其澤，與物爲春。恭惟皇帝陛下歷數在躬，聰明作后。治内以治外，期臻宴粲之隆；事天如事親，曲盡寅恭之至。粢盛豐潔，圭幣輝華。風馬來臨，已見高靈之墮；星雞載舉，喜聞鴻霈之頒。不俟終朝，遂霑四遠。臣逖居支郡，莫望清光。趨左右而奉章，

❶「重輕」至《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曾不謹」，底本缺葉，據殿本補。

❷此題，殿本作「謝南郊肆赦表代温州莫給事濟」，據底本目録改。

徒想冠裳之盛；率將吏而拜詔，更欣囹圄之空。北齊宋良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獄内蓬蒿俱滿，無囚可赦，惟率將吏拜詔而已。時温州兩獄俱空。

代謝舉官不當降官表

守臣繆舉，莫蓋前愆；司敗議刑，尚從寬典。仰至仁之善貸，拜嚴旨以猶驚。中謝。伏念臣頃自作州，屢嘗薦士。雖昧知人之鑑，敢不盡心？偶緣入幕之賓，實能辦事。察之既至，譽者亦多。❶況聞奏牘之交馳，皆謂吏材之足取。逮升劇縣，頗著能聲。雀角鼠牙，乃寖招夫仇怨；瓜田李下，曾不謹於嫌疑。嘖有煩言，自貽伊戚。唯昔親民之始，嘗陳同罪之章。歷時雖多，逃責無所。與絜而不保其往，祇佩訓詞之温；取人而失之以言，深犯聖門之戒。僅行鐫削，仰累保全。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馭下惟公，待臣以恕。謂引其類以俱進，任則甚專；若簡乃僚而弗虔，咎將誰執？臣敢不日思創艾，益謹品題。應物未明，當起懲羹吹虀之念；求賢圖報，敢萌因噎廢食之心。

代謝知瓊州表

一札十行，俾遠憑於熊軾；四州百洞，幸利涉於鯨波。首及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奮身踈逖，賦性愚蒙。蚤叨世賞之延，屢困宦途之滯。字民淮甸，慙非製錦之工；貳政衡陽，有玷題輿之選。頃分陋郡，

❶「譽」，《四庫》本作「舉」。

未及朞年。資淺望輕，易致人言之噂沓；[1]地偏財匱，不堪歲計之支吾。已甘置散之科，安有復然之望。豈圖拉拭，更任蕃宣。眷古珠崖，實今瓊筦。邈在萬里之外，顯居一海之中。漢晉廢置之不齊，隋唐分合之靡定。久服本朝之聲教，遂同内地之流風。惟黎母錯居，當謹邊防之慮；而賈胡遥集，是爲舶政之源。自揆庸虚，難勝寄委。兹蓋伏遇皇帝陛下仁思濟衆，德務包荒。緬懷卉服之人，遴擇竹符之守。知臣嘗更於遠外，或可承流；謂臣備歷於險艱，庶幾使過。臣敢不仰銜恩紀，謹布邦條。幸依兩伏波之神，毋憚三合溜之險。仕方行志，敢爲乘桴浮海之言；忠不忘君，徒詠登樓望京之句。誓殫駑力，用答鴻私。

代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啓七十之慶，將傳萬歲之玉巵；率三千之臣，先上兩宫之寶册。美備形容之至，光增授受之初。孝治愈隆，生民未有。中賀。竊以子有天下而尊於父，方當祝耆艾之辰；德爲聖人而得其名，詎可襲尋常之號？一紀載加於縟典，九重尚慊於淵衷。兹講未央之儀，爰採康衢之誦。榮歸慈扆，燕及中闈。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道大難窮，功成不有。聰明遜位，於昭與子之公；逸樂延年，自得縱心之適。曰仁曰德，無能名焉；乃武乃文，紀其盛者。尊號太上皇后殿下久參太極，密贊重離。天下濟而地

[1]「沓」，原作「杳」，據殿本改。

上行，允謂相成之道；堯南鄉而舜北面，實同稀有之期。皇帝陛下愛篤嚴君，親傳家法。謂壽富之福，惟彝倫之所先；而父母之年，在常人而猶喜。況承社稷之託，獲見春秋之高。不有極尊之稱，曷爲甚盛之慶？優游博衍，雖問之朝野而不知；揚厲鋪張，要編之詩書而無媿。禮文照古，雲物効祥。歡均軒陛之間，化浹華夷之外。臣與瞻鸞輅，入覲龍樓。嵩嶽傳呼，誠四海九州之至樂；赭袍端拜，願十年一慶於脩齡。

代新進士謝賜花表

柳染青袍，叨與太官之燕；花裁絳綵，更分禁籞之春。敢望微生，遽承華寵。中謝。伏念臣等性根浮弱，學植荒疎。吐天葩之奇篇，初無詞采；啓瓊林之茂典，咸戴恩榮。謝槐市之舊遊，尋杏園之故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霑行葦，材育菁莪。萬國春陽，顧豈遺於寒谷；九天雨露，遂均及於群英。臣等敢不種學績文，去華務實。芝蘭馥烈，但堅自潔之心；桃李芬芳，共樂不言之化。

代趙侍郎遺表 粹中

負罪屏居，方還舊物；卧痾垂絶，將謝明時。顧屬纊以甚危，猶戀軒而不忍。孤忠未泯，衰涕徒傾。中謝。伏念臣起自諸生，粗傳末學。弟兄射策，偶登俊造之科；州縣服勞，安有功名之望。眷聖主欲收於群策，❶謂故家或有於遺才。嘗因輪對之初，

❶「眷聖主」，殿本作「奉聖旨」。

誤辱衮褒之寵。神會氣合，不自知遇主之因；年除歲遷，俄寖上從臣之列。二史屢書於言動，三銓深柅於姦欺。承攝瑣闈，亦知効古人批勑之節；建明廟議，欲以奉列聖在天之靈。雖自詭以治民，詎敢忘於報國。迨池陽之奏課，就苕水以交符。投檄得閑，歸處四明之舊隱；騰章褫職，誦言一卒之幽冤。固知不辯而自明，卒荷容光之必照。矜其久困，賜以更生。通禁路之班，許尋故步；繼廩人之粟，俾盡餘年。未酬肉骨之恩，俄屬負薪之疾。水浮膚而成痼，藥苦口而弗靈。殘息僅存，大期已迫。愧論思之無補，尚攀戀而有言。伏望皇帝陛下寅奉慈闈，益隆寶祚。以寬仁壽天下之脉，以清静養聖躬之和。尊藝祖肇造之功，早正東向之位；念神州沉淪之久，無忘北伐之圖。臣易簀何爲，蓋棺遂已。生無可戀，敢言滯太史於周南；死或有知，尚可亢杜回於輔氏。

代陳閣學遺表 居仁

承命造朝，旋抱負薪之疾；奉祠還舍，遽興易簀之言。忍死有陳，報恩無所。戀明時而何及，灑衰涕以空悲。中謝。伏念臣生也亡奇，幼而孤立。自世賞而策進士，奉大對於高皇之廷；繇冗僚而登王官，受異知於孝宗之聖。晉游學省，出試州麾。收寘郎曹，殆遍更於宰掾；擢居柱史，遂徑躐於詞垣。陟彼屺以纏哀，予之琴而終制。誤蒙慈扆，屢畀左符。際真主之題期，升大邦而分閫。每經煩使，實堅徇國之心；縱有微勞，皆是守藩之職。敢意凝旒之眷，忽叨召節之頒。雲氣在前，不許三山之到；

君門甚邇，翻成萬里之遥。撫薄命以自傷，懷孤忠而莫吐。卒困陰陽之寇，竟違咫尺之顔。荐貢忱誠，僭干淵聽。念甘泉從臣之已老，況正元朝士之無多。祝釐之請，則卻而後從；寓直之寵，則辭而不獲。仰戴天地生成之造，得爲山林休養之謀。然而精爽欲離，形容盡變。抵家而迹未定，過信而病益增。身方卧於漳濱，魂已遊於岱嶽。龍光冞厚，愧未補於秋毫；駒隙易馳，將溘先於朝露。少留殘景，冒進危衷。恭願皇帝陛下寅紹皇圖，聿新孝治。躬憂勤以致中興之業，進英俊以鞏太平之基。内脩外攘，坐復祖宗之舊；東漸西被，聿觀聲教之行。臣假息幾何，蓋棺遂已。塵勞五紀，悵莫賦於歸田；冥漠九原，顧敢忘於結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紹熙三年四月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起居郎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於清光；螭頭之班，尤先於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點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啓超遷之望。忽叨親擢，實出誤恩。已深據蒺之憂，更重積薪之媿。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涣，改畀真才。俾退即於卿聯，庶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僥逾，彌增震惕。伏念某技能至薄，見謂頓遲，學術素疎，且多廢忘。躐遷左陛，曾閲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懼記言之非稱。矧是綸綸之要，寔參造命之嚴。非智略該通，不足以裨贊國論；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王猷。可使凡才，而與華選？暫承人乏，雖弗許於控辭；退睥時髦，顧豈容於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者。有命自中，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爲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爲榮。前代選才，必試言而後授；近時攝事，多滿歲以爲真。察之加詳，過於明試。臣自頃承乏，最爲罔功。詞華不足以彰播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幽黜，敢冀親除？伏望皇帝陛下俯鑑忱衷，亟收成涣。俾仍記注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穆師言，且安愚分。

辭免兼實録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兼實録院同修撰者。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於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録之書，乃可傳於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摹。如臣惷愚，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於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於東觀。爲真詞掖，方忝誤恩；共二史官，敢汙清選？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專掌於王言，庶或逃於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直學士院者。忽拜恩光，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雖曰兼官，亦當遴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玷世科，粗嘗爲場屋之技；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之下列。叨居西掖，已

懼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躔尚稽於問寢，顧禁林何急於充員。伏望皇帝陛下洞鑑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得人；英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直學士院者。惕聞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制紫垣，久慙無補；進官青瑣，尤懼非宜。蓋機要之愈嚴，繄出納之攸繫。自非學足以與聞國論，智足以深照事機，或非其人，必害於政。臣退量至陋，罙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踈闕；兹任塗歸之職，是速顛隮。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詞翰清切之地。聖恩誠厚，愚分難安。自知斷斷以無他，衆必斷斷而不可。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俯鑑忱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批勑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尚書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權吏部尚書、兼職依舊者。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敭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脩門。年除歲遷，寖踰於始望；寢驚夢愕，屢蹈於危機。惟兹瑣闈，幾更月琯。遇事輒發，徒自積於怨仇；忤旨爲多，方日虞於何譴。敢期睿奬，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於東觀，仍視草於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貸。伏望皇帝

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真賢。俾退服於舊班，庶漸伸於歸志。

辭免陞兼實録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陞兼實録院修撰者。疊被恩榮，罙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摹。臣才不逮中，職多共二。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巾，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躐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謂寵光，進升論譔。銓曹至冗，尚憂綿力之弗勝；髦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鑑，遴擇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虚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讀。朝拜宸綸，暮叨恩命。退量譾薄，罙切驚惶。竊以帝幄執經之臣，尤高露門進讀之選。自非耆儒博碩，古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閒，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閲於七年，超躐寝登於八座。已不堪於共二，尚敢望於至三？昨爲載筆之官，猶慙於記注；今進邇英之列，安有於發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鑑，俯照愚衷。儀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聽。伏念臣庸陋無堪，敢萌榮望？比自三汙朝蹟，六閱歲華。太上擢之冗散之中，俾居詞掖；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銓曹。侍帝幄之深嚴，極儒生之榮遇。汔無毫末，仰贊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溢。近遭介弟之戚，復有冢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遑處。重念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寖衰，喜懼交切。久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畀臣祠禄，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幾不妨賢路，少逭身災。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 慶元元年五月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郡。聞命云初，揣躬知懼。伏念某久汙近綴，無補明時。自憐小器之易盈，況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悃，仰叩宸聰。果蒙從欲之仁，俯遂問歸之志。已爲厚幸，敢冒殊榮？乃叨寓職之恩，仍畀典州之寄。實踰始望，爰瀝忱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真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恭拜絲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當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耆

德。豈容一介之賤，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入脩門，十更除目。經帷史觀，實爲儒學之華；翰苑銓曹，寖躐從班之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丐外之章，幸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於疲曳，敢期疊受於寵光。伏望皇帝陛下俯鑑忱衷，特回成命。廪以祝釐之禄，從其學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宫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干宸扆。伏念臣比以便親求外，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寓直，寶婺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少遂私心。誓當勉竭疲駑，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即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頗重。始則冒風作熱，以臟腑下利。年已八十有六，平時雖幸康强，而氣血既衰，不堪觸動。今既伏枕旬日，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無退候。舉家惶擾，朝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又准柒月貳日指揮，以臣寮奏請，將應未申到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起發。仰惟陛下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願即衹郡事，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偃然方命，迹幾似之。儻不投誠陛下，竊恐難逃譴責。震恐憂懼，無以自容。臣與老母相與爲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單騎先行。若更遷延月日，深恐輔郡久無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無以自逭。欲望聖慈察臣由中之言，出於懇切，特賜宫觀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幾母子或可保全。盡出天地父母之恩，糜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天威，

臣下情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第二狀

臣比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臣暫還鄉曲，即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冒暑感疾，瘧痢交攻，屢瀕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養，得旨不允。此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赴官日限旨揮。明詔之頒，詞旨温厚，俯矜危悃，洞照真情。登拜三讀，闔門感涕。臣仰銜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隨即再請。今詔下幾旬，局脊不皇。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於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月日，安得頓復舊觀？黽勉上道，深慮顛隮。母子相與爲命，又不可單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婺女久曠守臣之職，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禱，欲望睿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宫觀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亦足仰助孝治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宫觀。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拜命三次，周章局脊，無所措躬。伏念臣惷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便親求外，過家上冢，悉荷矜從。誠願勉竭，少圖報效。而況臣所得州，素爲浙東佳郡，財計粗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實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於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脾疼楚，幾於委頓。闔門無以

自存，驚惴度日。此去舟行三日至越，遵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尚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難支吾。若迫於威命，勉强登途，脱有不虞，萬死莫贖。昔陳寔爲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爲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孝，安敢爲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宫觀一次，使臣得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婺州。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左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感疾，叩宸陛以陳情。荷温詔之一頒，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專心醫禬之營。仰戴恩私，寖成藥喜。忽蒙柬記，再畀藩宣。不移東婺之輔邦，俾遂南陔之孝養。固當仰體趣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幾近九齡之耄；雖官程甚邇，尚踰數驛之遥。儻扶侍以亟驅，恐疲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閒於宦路，或講宗盟。親疎之閒，悔吝斯起。憂患不堪於累歲，聰明尤減於前時。敢以安庸，冒此煩劇。欲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涣，別選長才。庶安衡泌之居，以盡晨昏之職。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復元職名，

依舊宮觀。臣遜聞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生遇昌期，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閒。處此絫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尚遭白簡之彈；脊地靡遑，敢冀青氈之舊？忽攽綸於北闕，復寓職於西清。拜寵若驚，祝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微蹤。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亟寢誤恩。庶安敝里之居，免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郡。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踰三紀，非敢爲高。論思無補於清朝，更迭遂求於輔郡。爲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職而畀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久伏丘樊，豈不願承於任使；儻無疾病，猶當出效於驅馳。茲貢需章，實有危悃。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沈痾；臣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疢。顧二人相與爲命，無一日不曾用醫。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苦，具見真情。心志已凋，預切不虞之懼；頭顱如許，寧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舊物。許令終養，以全烏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麋鹿之性。

開禧二年乞致仕狀十二月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聖時。叨綴從班，曾無補報。憂患餘生，自貽嚴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於紹興七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仕。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祈天

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聖旨不允者。引年有請，願畢餘生；賜旨未俞，敢伸再瀆。仰動蓋高之聽，冀垂從欲之仁。竊以致爲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清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既無奇，今將安用？不堪荷槖，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皆隱。子欲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況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量病體，何必待年；揆以《禮經》，適當納禄。弗容自默，非敢爲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畎畝，遂終齒於幸民；許掛衣冠，庶獲全於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復元職。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遂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何；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既坐糜於祠禄，復進冒於侯封。增衍圭腴，方申謝牘。敢圖睿眷，尚及孤蹤。未容掛神武之冠，仍爲洗丹書之籍。寵還故職，以賁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與言之弗貸。欲望皇帝陛下鑑由中之悃，憫垂盡之年，追寢誤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開禧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龍圖閣直學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無

地。竊以引年載請，方拜俞音；進律過優，幾成誤寵。重念臣仕參法從，歸即隱居。多病蚤衰，久有掛衣冠之志；爲貧急禄，尚存戀棧豆之私。不因及七十之期，安敢爲再三之瀆？幸兹得謝，何望叨榮。矧惟漢閣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赴功之彦，豈應畀納禄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涣渥，念臣素知止足，俾臣粗保始終。惟舊貫之是仍，庶餘生之無媿。臣除已遵奉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祗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 開禧三年十一月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某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某本無可用，老而益衰。既已引年，方兹待盡。忽蒙頒命，不知所爲。況号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爲急。有如某者，將焉用之？輸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列，則又爲廢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悉自衷誠而吐陳。冀别用於真賢，庶少安於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某召赴行在，即具奏辭免恩命，奉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召命鼎來，亟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告老方新。憂患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據蒺之危。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上聖雷霆之斷，復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

亦爲之吐氣。雖曰杜門而待盡，寧當俟駕而後行。實以蒲柳蚤凋，桑榆莫迫。病纏雙足，時歷半年。弱質既衰，曾鍼砭之弗及；餘災未殄，致毉禬之無功。已分終窮，豈萌它望？仰蒙簡記，首與旁招。已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綸綍，更加禮遣之優恩。荐瀝丹心，仰干洪造。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略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素志。或寬歲月，俾息田廬。儻拜起之粗堪，豈奔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閒，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樓某落致仕，除翰林學士，日下前來供職。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性資顓蒙，學殖荒淺。仰逢休運，屢玷周行。本無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宫之名表，有媿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久塵薇省。攝承翰苑，親與禪書。兼内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自勉，血指知慙。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憂患，嗟視蔭之幾何；絶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矧嬰沈痼，期保餘齡。逮茲更化之初，狎奉趣歸之旨。循墻固請，出綍又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乖素志；正鼇禁久虚之席，尤懼非才。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髦俊，俾司是職，大放厥辭。庶德音昭示於萬方，雖武夫亦爲之三歎。獲苟安於故里，免有玷於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繼具奏

辭免，伏准詔書不允。屢辭召節，已干方命之誅；疊遜詔綸，又冒執愚之懼。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廢江湖，豈非臣子之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之至榮。而臣昔者攝空，實由西省；今焉被命，乃自外方。身已納禄而復齒垂紳之閒，仰上恩之特異；年過縱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真近比之所無。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爲不可。進退之際，局脊靡遑。欲望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或不容於固請，姑别處於閒曹。雖懷知止之慙，猶有可勉之理。

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聖慈，除臣翰林學士，仍依故事，本院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宣入院充學士者。遠頒除命，賁臨東海之濱；甫覿威顔，徑上北扉之直。重勤主眷，申遣王人。荷新渥以無堪，撫舊游而自失。伏念臣學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鵷序，寖上螭坳。紫微久典於訓辭，青瑣進司於封駮。天官掌選，兼侍金華之嚴；史觀綴文，久攝玉堂之邃。投閒置散，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被優恩？不容卧家，趣使赴闕。對邇英之閤，曲軫淵衷；登摛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盡變，況聞榱棟之洊更。已試罔功，既衰焉用？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瑟以更張，聿脩治具；出絲綸而彌大，下取故臣。欽佩隆知，頗驚群聽。臣敢不勉尋末學，增葺寡聞。彊爲骫骳之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疊拜恩光，冞深震恐。❶伏念臣頃者攝承文部，兼直禁林。進讀露門，無匪高華之選；退耕繇上，不堪憂患之罹。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敢圖出綍，復使彈冠？況在七旬之餘，悉紆三組之重。不惟共二，俱俾爲真。有如朽鈍之蹤，曷稱便蕃之寵？欲望皇帝陛下別圖衆俊，無備一夫。念齒髮之蚤衰，察精神之不及。姑仍舊貫，尚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具奏辭免，伏准詔書不允。詞禁再登，甫袛官次；恩光三錫，益震愚衷。貢牘以未俞，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無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於杜門，承詔忽驚於赴闕。尋鑾坡之舊，已懼不堪；居從槖之先，尤爲非據。況二選並稱於劇部，而九重密侍於邇英。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之懼。欲望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頹齡。既知斷斷以無他，安得多多而益辦？許容避寵，庶免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録院修撰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臣甫入脩門，屢膺寵渥。

❶「冞」，殿本作「彌」。

周章亟拜，局脊靡寧。伏念臣頃簉從班，嘗共衆職。既典銓於選部，仍視草於禁林。茲皆遂於爲真，又已參於進讀。更頒恩旨，俾預史官。比緣疊組之煩，疲於奔命；乃若汗青之重，無所措辭。至今媿之，況復老矣。三者已難於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皇帝陛下憫其已過於七旬，察其難兼於數器。以國典爲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駑力。

乞賜莫叔光謚及録用鄭鍔之後劄子 同倪思

臣等竊惟爲寮潛邸者，儒生之榮遇；施恩舊學者，人君之盛德。仰惟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而終始典學，習與性成，崇儒重道，增光家法。凡臣子之執經於初潛、輔導於朱邸者，寵數特異。仰見聖明不遺故舊之至仁，其有身爲侍從而不及覩龍飛之盛、終於庶寮而不得霑霈澤之餘者，有二人焉。竊見故吏部侍郎莫叔光，性行端良，問學該洽，立朝正色，有仁者之勇。始以祕書郎兼平陽郡王府教授，後以著作佐郎兼嘉王府贊讀。在陛下左右四年，嘗賜以「恬静」二字。後雖免兼，而朔望必見，愛眷優渥。陛下閔其蚤世，賜以金繒。而贈典之外，未嘗加以異恩，易名定謚。故屯田員外郎鄭鍔，素明經術，通貫古今。教導諸生，著録甚衆。任祕書郎日，先帝時在東宮，陛下爲英國公，孝宗擢兼小學教授，創置一員，與知樞密院何澹輪日入侍，首尾再朞。嘗進《勸戒元龜》一書，尤蒙褒美。御書《無逸》一篇，及「學問」、「清修」、「歲寒」等字以賜之。鍔之身後，尤爲衰替，無家可歸。一子遠宦，奉九十之母，無以爲養，一

子累舉未第。無有爲二人言者。臣思臣某實與同朝，而鍔又臣某之師也。臣等幸日侍經幄，敢以奏聞。伏望聖慈特加矜念，使恩逮泉壤，澤及遺孤，簪履不遺，民德歸厚，實有補於聖治。

乞加贈彭龜年及録用其後劄子

臣聞太宗征遼，追思魏證；❶明皇幸蜀，乃祭九齡。蓋忠臣之言，當時或不見用，事有其驗，雖悔奚追，此明主之所宜加察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舊學多在外服，惟彭龜年自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臣同在後省，見其無日不蒙召見，恩至渥也。韓侂胄方有弄權之漸，龜年知其必爲後患，上疏力言，遂以待制知江陵府，而侂胄留爲内祠。是時臣爲給事中，林大中爲中書舍人，同銜繳奏，乞留龜年。既不可得，再奏龜年義必不留，言又不從，三人相繼去國。侂胄因之愈肆，以致禍敗。今十餘年矣。去歲仲冬之三日，甫誅姦臣，而大中與臣明日即蒙收召，起於既老。獨龜年蚤殁，不及見更化之盛，實可憐憫。臣嘗從其家得諫草，敢繕寫進呈，伏望睿覽。則知龜年先見之明，獻言之力。或加贈恤，或録用其後，仍以奏檢宣付史館。上以廣聖君念舊之心，下以激忠臣敢言之氣，實爲幸甚。

御筆：彭龜年係朕潛藩舊學，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謀。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

❶「證」，殿本作「徵」，此避宋仁宗趙禎諱改字，下不一一注明。

朕懷。可特加贈龍圖閣學士，其子彭欽與寺監簿差遣。

嘉定元年乞歸田里劄子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孤危之蹤，自慶元改元補外，因遂投閑十有三年，而尚遭排根不已。屢欲陳乞致仕，以年既未及，恐涉矯激。繼遭内難，即吉之日，甫及七十，引經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即爲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洊蒙親擢，加以兼職，又且俾典貢舉。非不願勉竭衰悴，少伸報效。重念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文字之冗。經筵史館，皆非所堪。近以中暑招醫，不敢謁告，步趨拜跪，强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踣。久妨賢路，且玷明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禄，歸老田閭。實戴天地之恩，敢忘君父之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狀　劄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惕聞涣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汙朝躋。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它，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剥之餘，終不至排抿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於六官，且悉歸於衆職。亶爲過分，何敢僥求？況已越於縱心，比再祈於納禄。不圖睿眷，擢莅樞臣。典選固難，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寮之列。誤恩下逮，群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儻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於尚方，錫名駒於内廄。臣庀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之閒，復冒恩榮之

辱？禮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醜，使之安分，抑免傷廉，特降旨揮，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依舊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誤恩狎至，小己增慙。❶伏念臣頃備論思，久投閒散。荷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筦之班，仍預儲扃之客。已爲過幸，每懼弗堪。曾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濫吹之人；偃伯云初，兹豈養痾之地？尚蔑一豪之效，遂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舉。不應躐列，乃以序遷。欲望皇帝陛下俯鑑由衷，毋嫌反汗。遴選英才而圖任，姑令舊著之少安。亟賜俞音，免貽群議。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承命下臨，撫躬增惕。❷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二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洊點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於月琯，已疊被於恩綸。玩愒自慙，於事功而何補；衰疲既甚，況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冠而退。忽驚寵渥，俾與政幾。載攷舊

❶「小」，殿本作「撫」。
❷「增」，原作「憎」，據殿本改。

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贅員。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過分。收還成渙，願亟賜於俞音；茂柬英才，以共扶於興運。

賀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某恭審寵錫宸章，聿新户册。前星少海，益嚴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脩之意。震亨協吉，日進無疆。某叨與下寮，欣聞盛事。容即陪於賀旅，敢先貢於忱衷。伏望令慈，俯垂鑑察。

嘉定三年乞歸田里劄子 四月

臣輒伸衷悃，仰干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禮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衮朝，三入周行，寖塵法從。年未六十，即遂投閒，屢思納禄，正恐或以爲矯。母喪既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聖慈更化之日，首賜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顔，盡畀舊物，旋由樞筦，進貳政機。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無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之時。而況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爲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戀慕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衰悴，許臣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萬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章有請，願致爲臣。頒詔甚温，未容

得謝。敢洊陳於愚悃，用仰冒於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仰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号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强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於隻影。汗顔在列，歸夢先形。漏盡鍾鳴，夜行當已；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聽。放歸田里，俾遂畢於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於晚節。

第三劄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洊煩涣渥，未許告歸；三貢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聽，仰干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年實寖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爲甚過，了無横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既垂而再駕。識分知足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譏，豈能户曉。久妨賢路，奚補公家？屢屬藁於皂囊，終投誠於丹扆。仰祈聽鑑，俯察衰蹤。與其僵踣於朝，重貽鐫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

御筆：卿爲時耆艾，秉國樞機。進退之閒，重輕所繫。數頒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猶，毋庸遽去。

嘉定四年乞致仕劄子閏二月

臣敢傾危悃，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

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禄。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是歲一發數月，甘爲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録簪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又頒趣行之命。扶憊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荏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强顔，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既違古誼，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感傷。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强參告，顛躓是虞。兹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唯粗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皇懼祈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陳，頒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爲期。竊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旨，驚睿寵之過優。❶舊或施於縻押之餘，今乃用於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遑安。伏念臣學術素疎，宦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踰分，政塗深媿於罔功。況在縱心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猶玷邇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列，殆幾貪禄以忘歸。福過灾生，重以鴒原之戚；日莫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於建明，趨拜每虞於

❶「睿」，殿本作「眷」。

僵仆。覬息影於田廬之下，敢投誠於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戀軒之心；志意已凋，但有麋鹿投林之想。儻得退尋於醫藥，庶幾尚保於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告老，尚闕俞音；造𠛬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之瀆，庶蒙萬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幾成去國。投閑置散，自分終焉；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頭童齒豁，固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鍾鳴，烏可夜行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逃於瘝曠；玩歲愒日，恐徒積於悔尤。久踰休致之期，寖有滿盈之懼。弟兄猥衆，凋謝奚堪；疾疢交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禄，或免挺災。伏望皇帝陛下洞鑑由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亦不應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樂清時之鍾鼓，尚佚餘生。

嘉定四年再乞致仕劄子 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禄。聖意眷留，温詔稠疊。仰體隆寬，復就班綴。本未敢再有陳請，瀆冒君父。實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强奔走，使其無病，尚可支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扈駕朝獻景靈宫，乘騎拜跪，幾致顛踣。翌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於二十七日堂中議政之次，方欲夙退，緣積雨陰濕，不惟發動足疾，適苦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

以下之所親見，十目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醫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假，冞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宗廟駿奔之際，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全。兼臣先已掛冠，又過數歲，强顔寖久，自知人言不貸，以爲貪禄忘歸。一旦踈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宣押之煩。輒貢囊封，籲天有請。伏望睿慈矜其過老，察其由衷，許臣依舊致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兹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氣耗，難以黽勉趨走，既忝參預，又不容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疢，甘爲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與明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强而中實枯，心欲爲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了無報效之勤。立則欲僵，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人言。況復近因風濕之侵，初爲飡泄之疾。眩暈幾成於顛仆，摧頽重費於扶持。雖轉刻以復醒，亟還家而歸卧。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强勉，更效驅馳？一朝或作於周行，萬死難逃於大譴。伏祈天鑑，俯察忱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壟。庶可訪尋藥石，收聚精神。苟餘喘之尚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蓋高之造，實緣有未盡之誠。輒干蕭斧之誅，冀動凝旒之聽。伏念臣少無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睿主當改絃之始，俾微臣仍曳履之餘。擢寘樞庭，遂進參於[illegible][illegible]；重縻廩粟，曾何補於治功。不惟見誚於人，自知非久於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粗能力勉於步趨，因謂尚堪於驅役。鳥雖飛而宜下，可不知還；燈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及未衰殘而告退，況今以疾病而有求。儻遂伏於先廬，庶少延於莫景。伏望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遡九重而請命，祈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猶古人不廢。況大臣之進退，係朝家之重輕。有如卿賢，蔚爲國老。頻閱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懷。益務交修，毋思獨善。

親書奏謝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絫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荐冒天威。近在堂中，忽作暈眩，幾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即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尚閟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可支

吾，且聞居家引疾，素無宣押之例，皇懼承命，即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訓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萬一。謹於中夜齋祓，躬伸奏謝。來日自當俯伏宸陛，控敘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某，政和中由卿列擢守鄉郡，興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即報可。其後因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杭、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塗炭。惟臣祖中飭備禦，多設方略，闔境無虞，就陞徽猷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璽書褒美，皆親灑宸翰，雲章昭回，海邦增耀。城内一湖，舊有十洲三島，最南一處，適與私家相近。遂於其上建錦照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燬，巋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爲小廳，碑石暴露。隆興元、二間，州郡方始再建，及今又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頹損尤甚。臣自顧么微，猥叨誤恩，寘諸邇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靖惟家世之舊，不敢自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時增葺。儻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指占。安泊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蹤，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即備儲寮。仰蒙令慈眷顧加渥，退念略無豪髪可以補報，每切慙悚。某伯父故淮東安撫璹，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蠶婦之勞苦，畫成耕、織二圖，各爲之詩。尋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睿奬，宣示後宫。至今尚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皇太子殿下淵沖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爲天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揆，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録跋語，裝爲二軸。伏望講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寘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録用陳傅良之後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拔用人物，凡曾被選擇而阨於遠外之人，存者無不收召。如臣等輩，皆不遺忘。其不幸溘先朝露，不及見今日盛際者，或加贈謚，録用其後。而尤篤於舊學之臣，如彭龜年、莫叔光、鄭鍔是也。惟故中書舍人陳傅良，以一世名儒，爲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祚之初，寘之從列。爾後困於排挕，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然，次子已夭，長子師轍窮匱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五十，栖栖逆旅，所向不偶，誠爲可憫。臣與傅良爲布衣交，後又同朝俱掌内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遠

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跋。奎畫既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聖慈俯賜睿覽，興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録其嗣子。上以見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不勝臣子之幸。

嘉定五年乞致仕劄子 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聰。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遭際三朝，四入周行。年除歲遷，寖至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於威命，扶病復來。恩渥益隆，遂塵樞筦。進參礮掓，亦既三年。中閒屢嘗自列，眷留再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允俞，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瘁，隱痛交攻。每趨朝謁，悉出勉强。深懼僵踣於宗廟會同之際，有玷陛下保全之恩。顧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譏，難免人言。臣自知媿，有靦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耻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

而告老者。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守。是爲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興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久厄於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耋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於略盡。獨臣久玷政塗，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禄爲己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詘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犂然有當於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尚彊，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疎智短，不足以任共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爲圖山林閒燕之適也。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爲役？與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尚可黽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莫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告老將歸，籲天有請，蒙恩未允，脊地靡遑。敢干方命之誅，三貢乞身之悃。伏念臣屏居既久，得謝復來。初期一拜於天光，徑還鄉社；豈謂五經於歲律，尚玷政途。屢求再掛於衣冠，亦已疊勤於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於要津，致坐妨於賢路。況復衰頽益甚，遂

已至踰七望八之年；參預無聞，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榮。親奉玉音，謂正資於輔佐；洊頒綸命，又有及於典刑。仁慈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盡下，❶在微臣皆非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疾既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行多則蹇於進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皇帝陛下特垂睿鑑，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使歸安於故里。巢由長往，孰云堯帝之遺；黄綺終辭，無損漢家之盛。切於得請，不覺費辭。

嘉定五年再乞致仕劄子 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衰瘁至此，實不堪爲世用。仰蒙聖恩，擢寘政路，首尾五年。平生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於此，日不遑安。是以無歲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睿眷温詔曲留，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七十有六矣，已無顔面尚玷邇聯。況自入春以來，屢以病告。兩嘗吐痢俱作，再以淋澀爲苦，近復以暴下纍日，苶然弗支，形體瘦瘁，飲食絶少。近雖勉强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僵仆大廷，萬目並觀，徒爲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顧何足言？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以全莫景，實爲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

❶「盡」，殿本作「逮」。

誅。重蒙聖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降四項指揮，不容引退。臣感激恩遇，衰涕交横，不免再有陳述。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貳東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飢疫、蟲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員尸素於此。豈不仰戀明時，而乃自求屏退。況今郊祀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與駿奔之列。引疾丐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困疾病，筋力頓衰，精神懞恍，不能自持。正恐當聖主精意明禋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萬一顛沛於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責。是以不復更敢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投告君父。及此秋季祠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桑梓。得爲太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鑑，誠爲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無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伏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玆焉三瀆於冕旒，誠欲一歸於巖穴。危衷傾敘，温詔洊頒。已窮告老之辭，冞感留行之眷。惟是臣荏苒五載，侵尋八旬。略無横草之功，固已難居於邇列；若匪負薪之疾，猶能强處於周行。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幾經告假，日媿空餐。近雖勉赴於昕朝，實亦每懷於隱痛。不知者尚謂其矍鑠，旁觀者寧免於揶揄？今則骨露神癡，行遲坐困。髮種種以如許，視茫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

壽則多辱之訓，皆所當鑑。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君父。惟乞皇帝陛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兹未至顛沛之時，使得早遂歸休之請。首丘在望，没齒難酬。重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嘉定六年乞致仕劄子正月

臣輒瀝危悃，干冒宸聽。伏念臣衰茶無堪，叨塵政地，四年于兹。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睿眷，詔旨丁寧，又復中止。舊歲多病，内外交攻，齒髮益侵，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正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既不得請，日夕兢懼。逮原廟太宫圜丘行禮之際，陛下寅恭虔聳，神示昭格，而臣筋力弗彊，足㓞俱憊。侍祠跛倚，幾於僵仆。臣實無以措躬，旁觀亦爲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未敢奏陳。雖幸俱免踈虞，而雪深寒勁，冞所弗堪。拜起蹣跚，有失臣子之敬。況今遂年七十有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耻、安煩戀劇之誚，必不逭於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無以自明。是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禄以塞盈溢，垂車以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貼黄：臣昨者齋沐，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畢，榻前控陳。既而展日至再，賤疾愈致發動。適值同列在告，勉彊陪班。痛楚特甚，呻吟宛轉，幾不聊生。元正朝謁，使客在廷，皆弗獲預。機務叢委，非可養痾；病體支離，豈堪任事？雖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

今居家，以俟威命，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頃自從班，爲親求歸。繼遭排根，十有三載，百謫備矣。不敢遽掛衣冠，恐或者以爲躁憤，其實無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請。自謂餘齡無幾，平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圖睿恩，起於既老，擢寘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高任重，憂懼日積。俸優分溢，滿盈自畏。況兼年垂八袠，衰疢交侵，醫療未效，玩愒滋深。合是數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檢會累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没齒圖報。干犯雷霆之威，席藁俟譴。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禄，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自揆愚分，不當更申黷冒。真情迫切，敢犯威嚴。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維新。比年以來，大臣之進退，猶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皇恩如天，保護臣下，邇聯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眷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乏才術，少不如人，今焉及耄，顧何足算？力不逮心，既無以佐萬機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誚。使其蹣跚後塵，已爲徒妨賢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勉竭，有所不能。歷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爲宜去，亦莫先於臣者。是以不避三瀆，期於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祿，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荐有危悃，不容自已，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誼，而在漢尤以二疏爲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而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爲欺，公議不以爲過。正以其年既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爲役，起於掛冠，貳政紊歲，賢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災生，抽恙交攻，呻吟宛轉，殆無生意，三宜去。三上封章，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遽稱疾篤，以欺君父。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幾二疏之風，抑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儻得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紀無極。若筋力尚可勉强，猶當一拜軒陛之下，以展犬馬戀戀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威顏，臣下情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可以感動宸聰。仰蒙皇慈親御翰墨，眷留既渥，予告至再。祗服異恩，敢不退聽。初亦自謂幸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强自振，上副九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災生。終歲疾病，入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衰悴痛楚，愈難支吾。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

不勝百生之幸。

使致其事，歸伏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

第六劄

臣輒瀝危悃，荐瀆宸聽。臣老朽抱痾，五上乞身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曾無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絶之命，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怠事之戒，奔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會，未嘗托疾苟且。況冒居邇聯，首尾六載，日謹昕謁。退而贊貳政機，應酬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勞，然竭其區區之愚，每欲粗伸報效，猶以不稱爲懼。今則筋力已憊，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使者在廷，皆阻於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顔。豈有高爵重禄，養此衰殘之人？上孤任使，下妨賢路。懷安尸廪，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實公言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勉强。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敢申布忱衷，控投君父。伏望睿慈察其迫切，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干天地之造。期於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邇列，于今五年。自揣踈庸，歲歲求去。奏疏徹聞，無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其譴何，而又親灑宸藻，過形獎飾。區區所陳，竟閟俞音。使臣筋力未憊，尚可

勉强，固當殫竭駑蹇，以答隆恩。公論私計，猶弗暇卹。而今者一病彖旬，略無退證。醫療備至，不容措手。惟有决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憂懼。庶幾消弭災咎，假息餘齡。儻得畢志丘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

貼黄：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向暄，若候假滿有請，必致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欲乞聖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尚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致斃踣於此。情實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臣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特灑宸翰，賜臣「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侈祖孫被遇，彖朝眷寵之厚，以爲弊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東宫書懷綬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得歸，欲於堂側立「懷綬」扁牓，是敢仰干令慈，欲望賜某二大字，以爲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狀　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裦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爲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問學日進，有聲上庠。兹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考經傳，有志於斯文；參驗古今，將期於世用。且其資稟温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士，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於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録一卷繳進。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廉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爲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

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

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淳，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源。愛民之政，著於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州通判，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貳人，以備選擇者。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寘朝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寖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厲操勤廉。舊名師囦，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爲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沉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尚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爲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尚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覩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爲故户部尚書孫覿所稱。晚霑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尚沉選調。矧又稟資謙静，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煩，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者。

右臣伏覩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淳茂，文詞瑰偉，真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蚤賜擢用，如淳熙間韓元吉、劉孝韙之比。從事郎江疇，學問精博，議論閎放，居爲人師。頃爲徽州司户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

文有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昉二人於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却非宗黨。❶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

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虙自代狀

右臣伏覩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虙，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攷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

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於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等即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與聞考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既難知，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舉，復恐所見不齊。既不敢泛舉資淺之人，又不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榷，不敢有私親黨。今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

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

朝請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鎮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爲攬轡之行。

❶ 「却」，原作「即」，據殿本改。

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膚使之功。

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薦沈端叔、王度劄子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柬拔器使。然以某等耳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爲諸生，由舍選釋褐成均，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鄉方。其時權臣擅國，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端叔奉檄校試廬陵，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筦庫，錙銖必謹，抱負所長，不自表襮。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二十年，僅有三考。學殖愈進，文氣不衰。爲安慶府教授，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攷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廷擢用，寘之館學，實稱其選。

舉閻一德、綦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

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閻一德，

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録》以爲規警。頃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綦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於撫字，號稱治辦。列剡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密禮，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銓闈。方爲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興，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鑿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彖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黄膚卿、林椅劄子同倪思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既不勝愛君之心，無以效報國之志。惟有奬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於時，則臣等可逭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臨安府府學教授黄膚卿，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鑑》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爲鄰，後爲女真所辱，究切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於北夷，靖康以來動皆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删削繁文，極便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以備乙覽，則必憤夷狄之世讎，痛人謀之致辱。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爲彊國之謀。文林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考古今。所著《周

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既非泥古以違今，直可據經而從事。自新莽北周，名具實喪，熙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爲虚言，實不可用。惟椅之説，粲然可觀。不惟編二人者皆負時名，務爲有用之學。載有體，其所著論，又皆明白洞達，有益於世。聞其書各自繳進，臣等仰惟聖學高明，於經於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録，乞加擢用，以示褒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

論實用空言任勑令所删定官輪對

臣聞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然名爲空言而行可厎績者，乃所以爲實用。號爲實用而行之無益者，適足以爲空言。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即位以來，大開言路，收攬人才。慨然念治效之未及，鄙無用之空言，而務求其切於實用者。此誠得孝宣總覈之意，而言者不思，争爲實用之説。累年以來，言者甚衆，往往已陳而厭聞，於是旁搜曲取，毛舉以應故事。民力方匱而言利不已，法令已繁而變更日增。凡此皆號爲實用者，言之則真若可聽，行之則不見所益。從而委以施行，課其成效，則且多爲圖册形數以美觀覽。然則所謂實用者，果非空言乎？孟子陳堯舜之道，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陸贄論諫於搶攘日不暇給之時，未嘗不本於仁義。堂堂本朝，陛下聰明英睿，隆寬盡下，而進言之士不聞引經據古，訏謨遠猶，徒籍細故以爲實用，而售其迎合之術，臣竊惑之。唐太宗求治之初，魏證仁義之説，自今觀之，是爲空言。封德彝法律之説，自今觀之，是爲實用。然太宗斷然行魏證之言，而成正觀之治。外户不閉，行糧不齎，米斗三錢，幾至刑措。蠻夷君長帶刀，宿衛且曰惜不令德彝見之。

然則孰爲實用，孰爲空言也？臣誠不佞，瞻望清光之初，誠不忍自棄所學，捃摭細故，以幸於施用，且深懼六經致治之成法，寖爲空言。是以冒天威而進其說，惟陛下赦之。

論災異

臣聞魏相之事宣帝，多以異聞爲言。李沆之相真宗，每奏不美之事。此忠臣所以事君，而良史因以垂教也。蓋人主居富貴之極，操生殺之柄，諂士日進佞説，而直者亦難盡言。祥瑞之出，則潤色而張大其辭；災異之見，則掩覆而變易其占。此二臣之所憂，而明主之所察也。陛下之畏天，可謂至矣。四方水旱盜賊之事，無有不知，知之未嘗不深圖而力行之。天之仁愛陛下，亦可謂至矣。不以休祥爲太平之應，而時出災異，以示警戒之端。夫天人之間，相去不遠。太戊稱宗，❶實由拱桑之祥；宣王復古，厥有《雲漢》之詩。罪己而興，諒非虚語；遇災而懼，適爲盛德。臣愚欲望陛下深求其故，俯詢愚言。寬民力，録囚徒，凡可以應天者，務求其實。則治道日舉，聖德日新。上答天心，下遂人欲。今日之異，後日之福也。臣之論奏，動涉迂緩，而愛君之心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

論二廣賞典

臣竊惟賞典之設，以勸勛勞。輕重均一，則人心厭服；抑揚失當，則不能無辭。

❶「稱宗」至下篇「法難」三二八字，底本缺葉，據殿本補。

立法之際，不可不謹也。廣南東路、西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到任，許奏補子孫或期親一名，蓋以其遠入烟瘴之地，人或憚行，故以此勸之。頃因言者謂廣西漕憲置司静江，到任不許奏補，任滿止轉一官。然廣東漕司在惠州，憲司在韶州，與静江風土不甚相遠。廣西以言者所論而減賞，廣東以論者不及而仍舊。數年以來，未之改定。夫廣南兩路皆有瘴鄉，監司巡歷其間，豈應以易地而鐫賞？若舊法爲是，則廣西不應獨減；以其太濫，則廣東不應獨得。比年臣僚以敕令所見行修法難以著爲定令，嘗有申請，得旨令給舍看詳。因循至今，未有明文。欲望睿旨檢舉淳熙元年臣僚所奏，令給舍疾速定議，或予或奪，著爲成法。則事出於一，無不平之議矣。

論玉牒聖語

臣聞堯言布天下，非若後世詔誥之言也。蓋其都俞吁咈，出於心而應於口，行於身而形於言，是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陛下臨御以來，言之聞於外者，天下誦而歌舞之。臣前載幸獲一望清光，天語之發，震服不暇。獨念親逢堯帝之聖，而寒遠小臣，無由時聞玉音。既而蒙恩兼職玉牒，始盡見記注所載，仰而歎曰：陛下之言，隨事而應，是皆出於心，行於身，察見治亂成敗之機，質之六經而暗合，考諸三王而不謬，備在編簡，不一而足。臣不能悉舉以進，敢取其大者而鋪張之。

陛下嘗語臣下曰：「聲色之事，未嘗略

以經意。至於寶貝珠玉、侈麗奇異之物，❶心所不好，亦未嘗蓄之。」讀《通鑑》至楊阜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陛下曰：「人君聽言，不可以人臣漏泄爲罪，縱使漏泄，適足以彰君之美。」因舉陸贄之言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又讀至黄皓事，陛下曰：「人主於近習不可不遠。昔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可以見矣。」又讀至馮紞沮張華事，陛下曰：「小人之讒君子，其浸潤膚受，委曲如此，使人主墮其術中而不知。」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有旨令入内内侍省權免進子，陛下曰：「祖宗以來，止許人進一子。此曹人多則黨盛，今人數不少，若平居無事猶可，漢唐之事是已。」隆興元年九月有旨：「已降親札，付張浚、王彦，應兵將官有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直付通進司投入，毋得依托左右近侍以進。」凡此六條，皆人主之要道，當今之急務。愛君憂國之士，欲言而不敢，且累千百言而不能得其要者。陛下於從容答問之閒，形之於言，可以大書於方策，可以爲法於後世。猗歟盛哉！故斥聲色異物之奉，容人臣諫諍之直，遠近習，察小人，減内侍之進子，禁兵官之依託，皆陛下躬行之實，心術之妙。宜其不假潤色而發於外者，如此其巍巍也。臣昧死不勝惓惓，惟望陛下持之以誠，守之以久，日行其道，日新其德。當如周之文武，終得逸樂之福；毋使唐之魏證，謂不及於正觀之初。則天下之幸，社稷無疆之慶也。

❶「貝」，殿本作「貨」。

論土木之費

臣仰惟陛下恭儉惟德，敦朴爲先。宫室苑囿，未嘗興作，禁籞游觀之地，至有弗葺者。自非殿宇之繕修，學校之崇飾，府庫之闕，官寺之徙，不肯輕用民力。蓋聖意深知土木之功，實爲官私之蠹。故節費省事，以垂後則。然臣竊見比年以來，工役相繼，亦閒有不急而可以緩爲之者。工役之興，勞擾非一。蓄材植者有强買之懼，事末作者有苛役之擾。廣道路則列肆有毁撤之驚，敞基址則連甍失已成之業。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或曰是役於游手，而不妨田里之農事；是出於羸貲，而不關有司之經費。物皆給以市直，而無科歛之擾；勞皆予以賞典，而有勸功之心。是皆不究夫利害之實者也。游手之役不費於財乎？羸貲之用不出於民乎？給以市直，徒有其名；予以賞典，不及于下。命令之出，誰敢不承？要不若前數年之無事於此也。故嘗謂人君之善儉者，當如漢之文帝；而善於用言者，當如我朝之太宗。夫以漢室之富，百金之費宜不足惜，而文帝以吾之百金計民之常産，一臺之費可資十家，遂終罷之。每事如此，安得妄用？此所以爲善儉也。以王府之貴，營一假山亦不爲奢，而姚坦之言，深切似過。太宗時已爲之，一聞坦言，歎其傷民，亟命毁去。言非親聞，感悟如響，此所以爲善用言也。以今觀之，民貧益甚。下户之産，不直一金。田野之夫終歲勤動而不免饑寒，閭閻之人以數百錢爲資身之策。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可爲幾家之産。州縣之閒，一金一粟之不輸，則鞭笞立

至。追科之日，械繫滿前，號呼塞耳，錙銖積之，以充府庫。一役之興，費以千萬計者，不知出於幾人之輸。然則文帝之言爲有旨，姚坦之言爲甚切。太宗皇帝之德，卓乎其不可及也。以陛下之恭儉敦朴，而臣猶敢以此爲言者，誠以今日事力，尤非文帝、太宗之時之比。則愛惜浮費，當又過之。臣愚欲望睿慈念財用之至艱，罷土木之不急。遠追文帝之美，近法太宗之聖，更復深軫姚坦之言。則節省之益非止一端，恭儉之盛冠乎百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富庶之源，當在於此。臣狂愚妄論，惟陛下赦之。

論六曹法司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爲總類。選分雖分，❶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吏，尚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爲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即不供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爲檢法案，内手分並於本部人吏内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

❶「選分」，殿本作「名目」。

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既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剛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攷紹興元年旨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爲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於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户、刑三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之吏，使之專意於此。長貳郎官提綱於上，法司守職於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論治道 任宗正寺主簿

臣聞人主之德，與臣下不同。臣下苟有寸長，皆可以自見，上之人捨所短而取所長，則無不可用者。人主天縱多能，下視臣庶，是必備道全美，百行衆善，無一毫之慊；長慮却顧，萬機庶務，無一事之失。然後足以御四海，而圖治功。繇漢以來，人主鋭意修政，率不過數年而怠。陛下以睿哲之資，臨御二十年，而憂勤兢畏，踰於初載。臣下不足以望清光，尚何俟於微臣之言？獨惟人臣之事君，非必皆好爲諛悦，蓋其心每期君於善，一有盛德謨訓，將順歸美，惟恐不盡，以堅人主爲善之心。間有不及，則敢言者寡。故天下之事，惟見其全之盡之也。人之一身，無有無受病之處；天下之

大，無有無蠹弊之原。善養生者不以無病而廢調攝，善爲國者不以無事而緩戒懼，然後爲得也。漢唐賢君，非無可傳之烈。如高祖之好謀能聽，❶文帝之以德化民，武帝之雄材大略，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身濟大業，明帝之幽枉必達，唐太宗之除亂致治，明皇之厲精庶政，憲宗之剛明果斷，有一于此，誠足以建功立事，措天下於小康。然而必有以議其後，而民亦有受其弊者，正以如前所陳，見其所長，不見其不及，而不能以自勉也。是以堯舜之盛，曰儆戒無虞，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❷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故儆戒兢業，在堯舜爲不必慮；所謂六事者，又皆湯之所無。而聖帝明王舉其不必慮與其所無者，日以自勉，蓋不惟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惟恐吾身毫髮之不及。此漢唐之君所以不能進也。方今邊陲雖靖而夷狄未賓，紀綱雖舉而萬目尚疎，敦厲士風而廉耻不振，撙節國用而公私俱匱。比歲豐登，民力且困，重以歲旱，尤難支吾。陛下日昃視朝，廣求民瘼，無所不用其至。臣誠不佞，竊睎古人責難於君、耻不及堯舜之意，欲望陛下遠稽古昔，俯鑑近代。凡其可取者必思兼備於今日，凡其可戒者日思所以去之。如湯之六事，皆今之所無，亦從而深求其端倪。則聖德日日新又日新，上益有以當天心，下益有以澤民物。以是而求所欲爲者，無不濟矣。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心，妄進芻蕘之言，惟陛下擇焉。

❶「聽」，殿本作「斷」。
❷「榮」，殿本作「崇」。

論責成

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二十年。孳孳萬機，興利除害，誠不爲少。臣愚無知，竊有進焉。凡天下之事，君相講求於上，士夫獻納於下，大綱小紀，略已周徧。而事之已議，議之已行，未底于成而遂止者，尚多有之。臣嘗考求其故，蓋朝廷議之既熟，成命一敓，則謂事已施行，下之人奉承約束，文移行遣，紛紜良久，則以具文告于上。方其播告之初，天下皆謂其必行。書之記注，亦曰某日行某事。其實事未及竟而止矣。此所以事緒徒繁，奉行者無所適從，良法美意日講于前，而澤不得下究，事不見成績。故迄今筭計見效，未能甚稱陛下大有爲之志也。事有大小，小者可以立辨，一出睿旨，隨即罷行。若事涉大體，所以爲國家深長之計者，是非磨以歲月，不見其成。且如屯田爲富國之本，水利爲農事之要，陛下最所留意，施行不一，然至今不見成效。行之太遽者或至擾而無益，行之太緩者或至寢而不報。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也？臣愚欲望陛下遇事之欲行者，俾大臣詳加審訂。若度其行之終無益，或利害微末而不足行者，悉從簡省。若其必可行而稍費歲月者，朝廷置籍記其事端及施行之月日，約事之大小，爲久近之期，以時舉催，不辦不已。如此則事之欲爲者皆有端緒。陛下聽納之勤，圖回之妙，日底于成，而後治效可睹矣。

論宗室右選嶽廟

臣竊惟國家忠厚之德，冠絶前古，親睦

九族，無所不用其至。是以慶源蕃衍，人才輩出。皇朝盛事，尤非歷代之所可及。近歲以來，修謹好學者日衆，士夫歎仰之不暇，此皆陛下聖德感化之所致也。然由進士任子而爲左選者，堂除銓選，各有成法，無官人有孤遺請給，亦足以活其家。惟是官右選者，人數極多，往往遠外無援，鮮能自拔於稠人中，以求用於時。添差又有限員，不可多得，惟恃嶽廟以餬其口。州縣又以窘匱之故，俸給不能一一如期，所在多有無告之人。歷歲寖久，員多闕少，已不免待次之窘。近降旨揮，頓減員額，大約四分中幾減去其二三。凡宗室之賴嶽廟以爲生者，待次遂至四年，狼狽立見，誠可矜憫。如此則有官者返不若無官人孤遺請給之優。陛下富有四海，豈肯於天族較此毫末？但以宗室不敢自言，故此情無由上達。況夫禮義生於富足，一有失所，則流蕩爲惡，如水就下，犯法者必衆，尤非所以愛之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軫磐石之宗，盡復嶽廟員闕，庶得天族各遂仰事俯育之計，以助成信厚之風，不勝幸甚。儻或聖意猶以爲冗，則乞明降旨揮，於前來所減數内復三之二，或且復一半之數，亦可少寬目下艱窘之狀，不爲小補。

論浙江渡船

臣竊惟江水之險，無如錢塘。不惟水面闊遠，風濤可畏，加以沙漲無定，日有改易。大駕駐蹕，往來尤衆。紹興初年，渡舟屢有覆溺。蓋舟人冒利稛載以行，弭櫂中流，恣以乞取，忽遇風濤，舉舟覆没，操舟者獨以善泅獲免。是時留守司、轉運司措置

官造巨艦，舟之受人各有定數，立旗賣牌，各有色別，以賣牌之入爲篙梢及補葺之費。自此往來安濟，所利甚博，成規具在，可舉而行。中間一再修葺，近復廢壞。不惟渡舟罅漏，成規亦不復遵守。人蓄雜糅，私渡競進。近者連日有覆溺之害，都人駭愕，行道傷歎。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兩浙轉運司修造官舟，務極堅壯，悉舉元立約束，以濟病涉之人。在官司爲力甚易，而人之受實惠者，不知其幾。惟朝廷亟圖之。

論道學朋黨 任宗正丞

臣聞天下之大患，每起於細微，明者察之，昧者忽焉。不惟忽之，復以察之爲過。迨其既成，又已無及。此天下之患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後漢黨錮，始於甘陵南北二部之謡。唐之朋黨，始於李宗閔賢良之對。本朝元祐黨籍，始於二三士夫不得志之徒。事之初生，若不足憂。橫流不止，害不可言。今日朝廷清明，豈復有此？然粗見端倪，不得不慮。是敢先事而言，寧犯狂僭之誅，不忍自爲緘默，惟陛下察之。

夫道者天下之所常行，學者士君子之所當務。秦漢而下，斯道不明，誦説相夸，去本彌遠。國家累聖傳授，敦尚斯文，教風聿興，名儒間出，講明經術，究極精微。然後語道者不涉於異端，爲學者不至於無用。恭惟陛下天縱聖性，帝學高妙，體斯道於己而安行之。賞不輕予，刑不遽施，寬猛相濟，無有駭政，執中之傳也。喜怒不私，嗜好不聞，隆寬盡下，有言必從，克己之仁也。雝雝在宮，臨朝尊嚴，清閒之燕，不見惰容，

謹獨之戒也。❶清心省事，湛然凝静，物來斯應，無所適莫，正心誠意之學也。凡前儒講貫發明之大端，惟是數者，而陛下兼而有之。臣愚何足以測識，然青天白日，孰不知仰？而士大夫之閒議論則有可疑者，臣竊惑焉。比年以來，曰執中、曰克己、曰謹獨、曰正心誠意，往往有所諱而不敢言。人主躬行此道於上，而士大夫反諱言於下。試考之十數年閒，章奏無慮千萬，未聞以一語及此，而又相戒以毋言。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以爲齊人莫如我敬王者。而聖世乃有此風，何邪？故凡士之端謹好脩、談論經理者，一切指之以爲道學。小則譏笑，大則折辱，又甚則疾之如仇。士之遭此者，其閒蓋亦有以自取。然而俱爲士夫，由學以進，所謂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何相疾之甚也？

臣嘗讀《大雅》之詩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蓋曰厲階之梗，由夫好競者之爲之也。使士大夫操心無競，則何自而至此耶？臣嘗求之牛、李之事，雖曰李黨多君子，牛黨多小人，然德裕一聞御史大夫之除，則流涕寄謝，至其不然，則遂爲敵仇。嗚呼！非競而生厲階者乎？元祐、紹聖之事，又可知矣。故嘗以爲近習之排士夫，非衰季之世無此。若士夫之自相排，雖盛時亦不能無之。漢之黨錮，權在宦官，乘主之昏而肆爲之，無足怪者。若唐之朋黨、元祐之黨籍，則士夫自相傾軋，使人主莫知適從，爲

❶「謹」，當作「慎」，避宋孝宗趙眘諱改字。下不一一出校説明。

害尤甚。蓋惟人主能用中，然後可以消弭於未然，而使天下不至於甚弊。惟士大夫能無競，然後可以衆賢和於朝，而使國家不生於厲階。今陛下執其兩端，而用其中，自不應過慮。而察士大夫之間，未能無競。向者猶止以虛言相譏訶，而近者頗有其迹矣。臣愚欲望睿慈明詔中外，咸推無競之心，勿徇一偏之見。精白一意，以承明主之休德。臣前所過慮，自可以消弭於冥冥之中。臣不勝拳拳，惟陛下裁幸。

論明政刑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孔子以政刑爲緩，而孟子以政刑爲先，人或疑之，蓋一道也。孔子非以政刑爲可廢，孟子非以德禮爲可忘。蓋政刑不修，無以爲國。及其既立，化乃可行。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二十餘年，而憂勤不怠，圖回日切。今者中外少事，朝廷清明，年穀既登，流莩粗息。外則邊鄙之不聳，內則盜賊之不興。既非賢哲馳騖之秋，可謂國家閒暇之日。而又延登宰輔，共圖治功。當此之時，若復玩歲愒日，文恬武熙，視國之蠹弊爲當然，以民之疾苦爲細事，置而不講，趣了目前，使一旦有水旱盜賊邊方之警，則必事出倉猝，無復優暇。今日光陰，豈不可惜！仰惟國家累聖相傳，仁宗皇帝、太上皇帝在位最久。仁宗開天章閣，命名臣條上當世急務，乃在慶曆三年。太上逐權臣之黨，更化善治，乃在紹興二十五年。皆是在位二十餘年之後，非

若前代人主始勤終怠之比。是以士氣振作，朝綱不隳，嘉靖有邦，此實我宋之家法也。陛下垂意政刑，何事不舉？臣愚過慮，猶竊有言。

政刑二端，所該甚廣，無問内外，皆在其中。今日冗官之員最多，而乏周用之材；養兵之費最重，而少精鋭之卒。游手倍於農人，而趨末者日衆；歸明坐困州縣，而冒詐者實繁。問食貨則國用既虚，又非藏於天下；問力役則貧弱日困，不能安於田里。加賦之害，莫甚於和買，而紹興近輔之地，斯民無聊，未知所以寬恤之術；取民無制，莫甚於榷酤，而行都首善之地，設法尤盛，日求所以張大之方。水旱雖曰稍息，而蝗蝻遺種尚多，安得不爲來歲之慮；盜賊雖曰不作，而民閒愁歎尚衆，安得不思預備之宜。此皆政之大端也。如此等事，未易悉數。未問外攘之説，先求内治之謨。如以爲小康，則真若無事，試加思慮，不勝私憂。用刑之道，在今日實爲公平。人主無喜怒之私，朝廷無風旨之聞，一付有司，動循三尺，然而四方寃獄尚多有之。若無辜陷罪，固當痛懲，詭法惠姦，亦非令典。祖宗非不隨事寬宥，然當是時，法家者流皆是西北强毅之士，堅執成法，或至少恩。故每使儒臣治獄，讞議其閒。有司既不失官守，而法禁亦不至煩苛。今則不然，用法之人多言陰德，重辟强刼，亦或失刑。雖曰忠厚所漸者深，然有姦宄不勝之弊。刑之不修，此其大者。

臣愚竊爲陛下惜此閒暇，故願陛下速爲永圖。雖未能每事更張，曠然一變，豈可不深思其故，使之日新。伏望睿慈採孟子之至言，明政刑之二柄。般樂怠傲，固聖世

之所無；苟且因循，恐良時之易失。臣憂國有素，不敢繁瀆，惟陛下幸赦而留意焉，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四明樓鑰大防

奏　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温州日上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亮陰端憂，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博采衆説，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爲欺天。臣切見近降旨揮，恭爲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亡術，又在遠外，道聽塗説，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廟議》，請觀其書，熟復其説。臣既擊服粹中，亦深自慨歎，至於流涕。蓋謂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攷之典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説，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爲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士宗、司馬光等力辯而不能回。孫固反復論議，僅得不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議，孫近、李光、折彦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俣、劉寧止、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彊、李弼直皆是其議，趙涣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弅爲侍從，涣爲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霈獨不以爲然，徒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己，横加沮抑。然猶畏公論，不

敢非毁，但以徽宗在遠，未嘗專議，遂寝其事。淳熙元年，粹中以當時群臣所奏悉加銓次，爲陛下言之。繼蒙睿旨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禮部侍郎，力沮其説，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闢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摇大事，蓋嘗密言於執政，以爲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群臣之説，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爲萬世不易之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今不論，後寔難言。使它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之路，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幸甚。

貼黄：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闢異》等書，又有《雜説》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内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録副本，乞降勑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

臣伏以宗廟之事，事大體重，不敢聞於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

臣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宣諭宰臣曰：「臣僚於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知温州被旨奏事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兢兢萬機，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爲當先立乎其大。孔子於魯則先三家，於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爲，蓋莫先於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於恢復之計，君臣之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彊爲也。高宗立國於兵火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南北，❶蓋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即位之初，慨然有志於中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爲，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脩内治，蓋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勳，憤夷狄亂華之久，軫遺黎陷溺之深。今日之事，豈復有先於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祕。若自登極以來，詔令爲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聖意之所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亟戰，挑彊鄰，開邊釁，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爲心，旦旦而思之，歲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於此，祈上天之助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務内脩，則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

❶「南」，殿本作「西」。

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任使，則讒諂面諛，凡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宴安嗜慾，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版圖未歸，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天意悔禍，文武之士，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攄高皇之宿憤，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爲重華之壽，而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耻雪矣。若非及今而圖之，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犯分進説，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榷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田之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歲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爲世業，而出其租賦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榷貨之屬，皆出於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養生，古惟以沈湎爲禁，而後世榷之。凡此數者，國家既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於上，亦所以抑制豪彊，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爲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牟利聚歛之臣不思大體，奇請他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罔密甚矣。摇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姦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

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税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爲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於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讎，於見行條法之外創意增添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脉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於無事，兵備寖弛。壽皇聖帝長慮却顧，外欲爲恢復之圖，内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爲精鋭，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之兵，威令日振，盜賊帖息，可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短兵之用尤多。軍器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於無事之時。乾道元年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既已沮其勇氣，亦恐閲歲因循，無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砲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

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舊制閲習，於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任考功郎中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國家以堯授舜，舜授禹，所謂三聖而守一道，揖遜之盛，超邁千古。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爲，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鋭意有爲。虜情不測，干戈相尋，一人圖回於上，臣民寒心於下。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不忘，益勤萬機，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恐不至。愁歎化爲謳吟，姦盜爲之帖息。脱屣萬乘，以授聖子。二帝相傳，體堯蹈舜，冠德百王，皆以兢兢業業，以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縟儀鉅典，次第蒐舉，又足以爲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静謐，邊鄙不聳，虜使恭順，文恬武熙，夫何爲哉？況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篇帙有加，爲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區愚忠，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以爲無難之世，易於因循。此如人之一身，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尫羸而壽考者。彊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

愛日之時也。❶改元之初，三宮徽號之儀，長秋册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於治道，姑緩於施行，務求實效，無事虚文。軫未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旦旦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爲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以保盈成之業，於無窮天子之孝，顧復有大於此者乎？

論流民

臣試郡永嘉，本無善狀。既迫替期，誤蒙陛下收召，使備郎列，二年之間粗知利病。近聞有流徙之民，日夜念之。民生豈欲輕去鄉土，自非水旱太甚，何忍流散？去歲早禾成熟，❷人心晏然。螟蟲爲孽，所損不多。晚禾未登，偶闕秋雨，然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州郡既爲之減放苗米，招來海商，存撫賑卹，雖得少定，而去者已多，不得不爲之計也。臣聞富弼賑濟之政，在本朝最爲稱首。然考其時，弼知青州，本自無事，流民乃自河北而來，弼不以非吾土之民而不任其責，調護惠養，委曲周盡。迨麥熟而歸，又予之以道途之費，收其强壯以備卒伍。今日亦可倣而行之。古者徙民寬鄉，其徙必有法，其歸必有處。今之流民，扶老携幼，顛頓暴露，不知息肩之所。其有親戚知識以爲歸者無幾，率皆茫然遠去，以僥倖萬一。未至淮上，其狼狽於道者已多。至而失所，則老弱轉乎溝壑，壯者不爲盜賊，則或爲跨淮姦人誘略北去，以爲奴婢，

❶「愛日」，殿本作「閒暇」。
❷「早」，原作「旱」，據殿本改。

無復生還之日，又可慮可哀也。臣愚欲望睿慈興念愚民，早賜處分，行下兩淮監司帥守，條畫措置。如其已有所依，未能自還者，聽其自便。苟無所投告，願歸而不得者，量給貲糧，使之復歸。如此等人，亦足以語化鄉里，使之安土重遷。其願備卒伍者，欲貸種糧者，有官君子各以富弼之心爲心，隨宜措置，救於瀕死之際。其所以收民心而鎮邊服者，於是乎在。條目聽其自爲，俟其事定，各以給貸招撫之數申聞。庶幾官無重費，而無知之民不致陷於饑餓之水火，實國家之仁澤也。

乞罷温州船場

臣竊惟官冗甚矣，而未易遽去。其有無用之官，徒費廩禄，而一司之費，又爲甚多，貽害公私者，不可不去也。温州有造船場一司，究其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蹕臨安，漕臣一時措置，謂漕舟全闕，而良材興販，自處過温以入于海者衆，於是置船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既盛，而漕計有餘。州郡係省之錢，可以支撥，歲造百艘以供漕運，誠一時之利也。爾後本司自有船場，又近地如明州、華亭亦皆造船，足以供轉輸之用。今則山林大木絶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給費，本司亦知其難辦。歲朘月削，每年止造十舟，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故。其所謂益於官者，不過十舟，若就辦於本司及近地之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爲害者。監官初止一員，既增其一，已而又增，遂爲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釐務，請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給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糧之費。造

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爲春秋兩料，除材植取於客販抽解，貼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發而來也，以運河平底之舟，而行鯨海不測之淵。虚舟既不可以進，勢必載私商客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載，不可禁察，又有將校借請篙梢犒給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其官司所任，勞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焉。十舟梢工，輪差永嘉縣有田產船户。每船所用水手，則又泛差諸縣瀕海之細民爲之。此曹各有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爲姦，追擾迨遍，始得人足。其實不用自行，率以雇人之直納於梢工，始得脱身。萬一船敗於海上，將校等人均償不足，又以其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閒一有此，嗟怨尤甚。臣在任日，先究此弊。每水手一名，除追呼曆官之費，錢之實及梢工者，人止六貫有奇。遂舉一歲之數，官爲出數百緡，而罷水手之差。又恐吏輩久復擾之，盡取諸縣水手名籍，俟其齊足，焚于公庭。海瀕細民，始得休息。然此司不罷，終爲勞費，而於漕運無甚利害。臣愚欲望睿慈特降聖旨，行下轉運司及本州，罷去此司，以惠一方。監官姑給添差之俸，聽其滿考，已差下人省罷，兵匠收隸厢軍，其抽解及排岸司職事使監税官兼之。既無造船之用，則客販抽解亦當蠲減。省一州之煩費，息百姓之追擾，少助仁政之萬一，不勝幸願。

貼黄：臣嘗略會計一歲之費，造船工料、官兵請給衣糧起發等，爲錢三千六百貫有奇，米七百餘石。監官衣綿、將校借請在外。伏乞睿照。

轉運司若以爲難，乞令本州詳具

細數，除官兵請給衣糧外，如丁鐵等費及抽解木植出賣量認錢數，每年發赴本司，以裨造船之費。

論寬刑罰 轉對

臣聞刑罰所以懲姦也，然聖王用之，本以弼教，非得已也。人主之用刑，惟當務寬。皇朝專以仁恕得天下之心，列聖哀矜，惟恐一物之失所。陛下遵有宋之家法，紹壽皇之心傳，臨御以來，仁恩德澤，浹洽無外。用刑之際，尤軫聖心，誠斯民之幸也。然有司奉行，惟上意所向，自古以然。唐太宗時，自張蘊古之刑，法官以失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嘗謂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者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爾。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悦，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此最千古之龜鑑也。壽皇聖帝事事寬恤，尤謹於刑。乾道元年之冬，刑寺定斷陸知微兄弟三人冒官之罪太輕，壽皇震怒，刑部侍郎王弗、大理少卿陳良翰放罷，其餘郎官寺官各鐫一秩，天下咸以爲當。然在是時，正如德威之言，頗有各求自免、競就深文之弊。至次年春三月，壽皇聞之，亟下手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其平，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隨意援引而重輕之。故有罪者興歎，而不辜者罹酷，朕甚患焉。卿等其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罪，用迪于刑之中。勉之哉！其聽

朕命毋忽。」大哉王言，過於太宗遠矣。自時厥後，刑爲之平。邇者科舉之弊太甚，其欲革而去之，蓋不止上之人之所欲也。潘顯伯兄弟之獄，在兄弟私情則若可恕，在貢舉條制則無所逃。有司定罪太輕，至勤睿斷。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衆論無不稱快。愚臣過計，廼竊憂之。蓋自陛下龍飛之初，覃霈所及，與民更始，寬恤之詔聯翩而下，四方日有幾措之望，❶此雖至公之舉，終是罪其刑輕，況復罰自近始，官僚之外，上至刑房之吏，下及刑寺之胥，無不責罰。固足以懲姦矣，而猶有所慮者。官吏震恐，或有便文自營之心，則讞議之際，寧免傅致深文，以圖自免者。唐太宗以仁恕爲先，壽皇聖性隆寬，中外具知。然前事如此，則知陛下雖本無尚嚴之心，而天威所加，事迹相類，或恐未免有競就深文之弊。臣區區私憂，懷此累月矣。既已輪對奏事，無路自達，敢因轉對，傾心獻忠。欲望睿慈深加矜察，鑑太宗之咨詢，體壽皇之詔旨，酌德威之至論，審事迹之近似，出自聖意，特賜處分。或未欲顯頒詔令，❷乞命大臣明諭至意，俾持刑官吏毋以此事自艾，務從平允，以稱明聖審克之心，天下幸甚。臣一介疎遠，不勝愛君之心，昧死有言，罪在不赦，伏惟裁幸。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❶「幾」，殿本作「刑」。
❷「詔令」以下至篇末六十字，底本缺葉，據殿本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

雷雪應詔條具封事任國子司業

臣某準紹熙二年二月六日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朕恐懼修省，殊不遑寧。深慮庶政或有闕失，未能消弭。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備數學省，自覩雷雪之異，❶竊考咎證，無路進言。伏讀明詔，陛下上畏天戒，俯詢朝列，此而不言，臣則有罪。臣仰惟陛下承列聖之正統，受壽皇之付託，即位以來，雖有憂勤之心，而初政所施，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天之仁愛陛下，亦云至矣。去歲星緯失度，其甚異者太白經天，臣庶雖知，而朝廷不聞有消弭之舉。天意正以星文不足以示異，故以雷雪之變發於都城，不用清臺之測驗，不待臣子之奏聞，三尺童子亦知其爲災異，此天意之彰彰者也。陛下發德音，訪闕失，此心固足以對越上天，然須見之行事之實，然後足以應之。其他《春秋》之書，五行之説，陛下必已熟見。瑣瑣細務，又不足以敷陳。臣請言其大者要者，昧死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雷者，陽也。雪者，陰也。陽氣震動，

❶「自」，殿本作「目」。

蟄蟲奮起。雖稍先時，猶未爲甚。雨中閒有小雹，人已驚疑。至於庚辰之朔晡時，雷電大至，天地晦冥，久之方散。雪霰繼作，夜以至旦，盈尺不已。辛巳之夜，又復增積，寒氣凝冽，幾不可堪。是何祥也？陽者，天道也，君道也，夫道也，君子也，中國也。陰者，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小人也，夷狄也。天意昭然，過於告語。惟陛下至誠惻怛，應天以實，察災變之彰明，覽時政之已行，陽氣方興，而陰沴侵陵，乃至於此，此不待屢數而後可知。惟陛下聖明，默會天意，防微杜漸，曲軫宸心，然後可以消弭矣。

一、自古人主遭值災異者多矣，請以成湯、宣王之事明之。湯之禱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婦謁盛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顧安得有此六事？而深以自責，若不能自容者，此所以消弭天變而反致勃興也。宣王中興，《大雅》以《雲漢》爲首。竊嘗考之，止言：「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若歸過於百神者。蓋宣王之意，以爲祀事如此，❶不應致有災變。其所以致此者，必由於我。其克責之深，又過於成湯。反己之切，乃見於言外。序《詩》者所以稱其「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實始於此。臣願陛下遠鑑桑林之禱，六事

❶「事」，殿本作「神」。

雖無，亦當自責，一或有之，改過不吝。三復《雲漢》之詩，至誠反己，祈以應上天仁愛之意。則聖德日新，今日之異，適當爲後日之祥也。

一、臣仰惟陛下初在恭邸，英毅神武之姿，觀瞻甚聳。比登東宮，天下屬心。猶恐陛下他日或過於剛嚴。聖學日新，高明柔克，一於仁厚。動以仁宗爲法，率循壽皇之訓，天下涵泳聖化，實宗社萬世之福也。然臣聞之，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法天爲先。臣願陛下體剛健以爲本，❶而以仁厚行之。剛則不爲物所移，健則不爲慾所怠。杜請謁之私，絶牽制之累。如禹之惡旨酒，孔子之放鄭聲。則君德日隆於上，朝政日清於下，而治效見矣。大抵疎遠之臣，惟願陛下之憂勤；親密之臣，惟願陛下之逸樂。憂勤則幽枉必達，下情得通，而膏澤及於民矣；逸樂則伺候顔色，干求恩澤，而私意得以行矣。陛下自雷雪之變，必且憂形於色，宵旰興歎。是數日間，干請必少。此皆切近而易察。以此推之，聖心憂勤，恩倖自遠。苟日謹一日，雝雝肅肅，宸襟泰然，淵静鑑明，以照百官，其視宴游之惑，豈不相萬？此非以剛健爲本，寧有此耶？故臣以此爲應天之要。

一、臣仰惟仁宗之治，最爲盛際，陛下所願取法。臣觀仁宗專以仁厚養天下，而紀綱甚嚴者，最以言路之通也。大臣奏事或止於首肯，内廷請謁未免於

❶「以爲」，殿本作「爲德」。

付外。然崇奬直臣，妙選臺諫，一言可取，斷在必行，臣不敢以累數。都尉李瑋之貶，司馬光敢言公主亦不得無罪，此骨肉之愛也，遂至降封。王德用進女，王素敢言正爲其親近，此衽席之事也，立命出之。言者無罪，而主德益盛。此其所以爲仁宗，雖唐太宗之聽諫弗及也。比年以來，朝行不聞直聲，而有以多言被黜者。雖蒙寬恩，止從外補，不加之罪，然士氣銷沮，無敢出位而論事者。況自去歲，又開宣諭之門。夫封駮諫諍之職，正以維持國論，主張公道。干請攀援，有出於法例之外者，陛下間亦有不得已應之，外廷有言，隨與寢罷。在陛下不爲傷恩，而有司得以執法。法者，陛下之所以與天下共此者也。若開宣諭之門，則廢有司之守。不及今絶之，日加一日，其何以爲紀綱耶？臣願陛下力開直言之路，杜塞宣諭之門，每以今日求言之切爲心，則治道不患其不舉矣。

一、臣仰惟壽皇之治，始終不渝，陛下得於親傳。臣觀壽皇二十八年之治，不可形容，而其卓冠於百王者，非止孝儉之德，最以憂民之憂。不以災異水旱爲諱，聞之惟恐不早，救之惟恐不盡，蠲放惟恐不多，至於竭倉廩，傾帑藏，以赴其急。乃者水旱連年，人心惶惶，若非壽皇焦勞於上，有司奔走於下，竭力而經營之，則必有盜賊奪攘、百姓流離之患矣。豐儲倉所以爲中都之備，一時欲用，出聖斷，排群議，積貯爲之一空。俟其事定，收糴

隨足。人心愛戴，天意協佑，旋致豐穰，此真萬世之法。臣願陛下畏天之威，光紹謨烈，遇裁而懼，不以爲諱。專法壽皇，力行消弭之道。臣下有隱而弗言者，隨事之小大罪之，則天下曉然知聖意之所在矣。

一、臣嘗竊究國家中閒陽九百六之會，一時臣子誤國非一，而蔡京爲首。京之誤國非一，而其甚者，無如御筆之一事。臣三修玉牒，因得考本朝時事之變。祖宗累朝未嘗輕以御筆處分外事，神宗作興，凡事多出聖裁，雖邊徼細故，亦煩親灑。是時蔡京方爲檢正，建請差官置局，編類爲書，遂委京編次，此蓋老姦相業之本也。徽皇之初，京既收召，一旦得君，欲逢主意，固相位，排同列，鬬公議，行私心，變法度，崇虚文，遂創御筆之制，違者以違制論。事由於京而書出於徽皇，權歸於京而過歸於徽皇。時假制禮作樂之名，間以惠民之事，以文過飾非。御筆一下，無敢議者。其初猶有正人在朝，間有執奏。京欲其必行，又改其法，違者以大不恭論。凡有異議，即致竄逐，而紀綱益以紊亂。然京自爲之，未至於甚。比其再相，以至三入，寵任既不及舊，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雖欲支吾，不可爲矣。敗國殄民，尚忍言之？此實萬世之龜鑑也。陛下兢畏恭儉，固知萬無此事。然人主作事，動爲天下後世之法，其端亦不可輕啓。臣願陛下一遵祖宗之法，戒飭有司之守，條章明備，動皆有則。如

有非常之斷，固在陛下專之。其餘細務，悉有法在，宸翰處分，謹之重之。若天之雷霆，其發必以時，而不至於褻，乃所以彊主威也。

一、臣聞元符三年九月辛卯鎮洮大雷，自初夜至四皷，一百三十餘震。墻屋摇動，簷瓦散墜，人人有覆壓之懼。邃明視之，雪深二尺。熙河機宜文字李復言於帥臣胡宗回曰：「雷風，天之號令，其發多於盛夏。今秋且盡，震暴非常，終夜不息，而又大雪，殆將有不測之變。」因爲規畫，密諭守將嚴備，又以兵守邈川，緩急相應援。後九月，❶羌果叛，攻陷城堡。賴有預備，得以破之，熙河以安。今日銷變之事，無所不當，慮雷雪之爲災，雖不至如元符，然北虜之强狡，實萬倍於青唐。邊備未堅，臣實憂之。欲望陛下俯採李復之言，申飭諸道邊帥，脩備固圉，以防不測之警。

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進德養生任起居郎直前奏事

臣聞養生可以進德，進德可以養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道也，所謂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❷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

❶「後九」，殿本作「越」。

❷「之」下，原衍「而」字，據殿本删。

爲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1]堯、舜、禹之相傳以執中，湯之建中，武王之皇極，皆此道也。人之氣也，沖然而甚微，泊焉而易危，既不可過盛，又不可過弱，惟得其中，則養生之要也。人之心也，操之則存，捨之則亡，既不可甚勞，又不可甚逸，惟得其中，則進德之要也。苟能於日用之間，謹言語，節飲食，寡欲而固其本，省事而清其心，平喜怒之發端，戒愛憎之私徇，内外交養，表裏如一，則壽命可以延長，盛德可以日新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撫盈成之運，精一之妙，固已得之壽皇之親傳。臨御以來，立政用人，行以大中至正之道。隆寬盡下，黜陟之際，惟公議是從。是以朝行肅靖，海内小康，皆中和之效也。去冬違豫，旋慶康復。竊究所自，殆恐有差其所謂中者。臣誤蒙睿恩，擢寘柱下，所當罄竭以效萬一。天下之事，未敢具論。惟望聖聰俯聽愚言。養生進德，俱以中和爲本。視聽言動，率務戒謹。飲食起居，不使過差。喜怒之發，無所容心。事有可喜，從而喜之，非吾之喜也；事有可怒，從而怒之，非吾之怒也。如是發必中節，不致一偏。萬幾雖繁，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陛下以大中之道，酌其可否，一吁一俞，可以坐判。聖心休休，保合大和。日復一日，不惟帝德益隆，心廣體胖，神氣舒暢，雖有陰陽忿伏，安能爲吾之患哉！臣言雖膚淺，意則甚篤。冀有益於清躬，伏惟陛下財幸。

論郊廟之禮 清燕奏事

臣竊惟郊廟之禮，國之重事，非臣子

[1]「則」字，原無，據殿本補。

所當輕議。然事有戾於古而又不宜於今,苟得其説,不可不陳也。仰惟神宗皇帝鋭意作興,鼎新百度,專置詳定郊廟禮文所,命儒學之臣博攷古今,裁定儀制,帝親臨決而著於令。凡今日所行,多出於此。臣嘗恭覩《神宗實録》,元豐六年,有太常丞吕升卿建議郊祀致齋,事理甚明。雖不見於施用,而史臣載其全文,有以知時論必以爲是,特未見於用爾。臣敢約其大略而言之。

升卿謂郊祀致齋之内,不當先詣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罷景靈宮諸殿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饗如故。則是其言非不見用,特行之未盡爾。其言曰:「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閒先饗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饗焉,祝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饗于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雖論者以爲失禮,然攷其所致齋之日,及辛卯饗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猶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今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 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奉上帝,則齋之義不專。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躬展薦獻。臣曰不然。人主於宗廟之饗,固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必因郊祀而行之,則義尤不可。以爲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

殿二日，徑赴行宫。其宗廟親饗，❶並乞寢罷。天興殿朝饗，乞更不行。俟禮畢而恭謝，別修太廟躬祠之制。每遇行廟饗之時，則罷景靈一孟朝謁之禮。廟饗致齋，乞於内殿，車駕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饗廟，兩得其當。」此皆升卿之言也。

臣三仕于朝，屢祗祀事。凡曰大祀，致齋三日，惟祀事得行，其餘悉禁，蓋專致敬於所祭也。而郊祀明堂大禮，致齋三日之内，鑾輿再動，百官相祀陪祠，駿奔惟謹，上下俱不得盡致齋之義。又太廟行事極於跛倚，幾至僵仆。而以此跛倚之餘，致齋於郊宫，雖彊有力者，亦苦於顛頓，而肅敬之心衰矣。臣愚竊所未安，而不敢輕議。既得升卿之説，敢採之以獻于陛下。仍録其全文，及唐明皇變禮之因，列之於前，以備採擇。伏恐聖意謹重祖宗舊典，不欲盡行升卿之言，臣又從而斟酌其説。欲望睿斷改定儀制，每遇大禮，用故事停景靈冬季孟享，而於孟享之日行朝享天興之禮。太廟歲五大饗，止於當郊之歲，或烝或嘗，親行其一。祝詞仍以郊天先告。二者致齋並於内殿，車駕之出，止如常儀。專用三日之齋，以事上帝。陛下得以齋心養性，對越上天。君臣無併日之勞，有司省供億之重。考古驗今，於禮爲稱。仍乞明詔二三大臣，俾侍從、臺諫、兩省禮官及今集議其當，裁定一王之儀。其它赦宥敚賚，悉如舊制。革天寶之變禮，以無失祖宗奉天享廟之本意，實天下幸甚。

❶「宗」，原作「宫」，據殿本改。

論諸州奏案宣引

臣竊惟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歷代聖帝明王之所甚謹。若夫欽恤忠厚，又未有如本朝列聖之極至者也。臣區區愚忠，懷此久矣，敢先極論古今之事，而後條陳當今之宜，惟陛下垂聽。

夫殺人之事，世所不免。使甲能殺乙，而乙之子若孫殺甲以報之可也，如此則將交讎而不已。故先王制之刑辟，命之士師，以爾之讎，麗吾之法，而後大定。然甲之殺乙，則既殺之矣，士師取甲而誅之，雖以伸乙之冤，而士師實以生者就死地。死者不可復生，脱有錯誤，悔之無及。又況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閒有誣服，遂致冤濫。此先王所以戒謹詳審，惟恐其不至也。自古平治之世，必以省刑罰爲先。嘗求其故矣。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則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成康囹圄空虚幾四十年，則《秋官・司寇》之書極其詳備。三代以還，享國之久者無如漢、唐。漢四百年，始於約法三章；唐三百年，基於太宗歲斷死刑二十九人。惟我國家，太祖以不殺而得天下，高宗以不殺而啓中興，累朝仁厚，度越千古。太祖常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綱之密邪？」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有司言自二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仁宗凡有疑慮奏裁者，率貸其死，歲至活千餘人。國祚靈長，民心固結，凡以此也。今之士夫不深察其故，論重囚則

曰：「漢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安有殺人而不死者乎？」論强盗則曰：「太祖立法，强盗贓滿三貫足皆處死，今强盗之法爲太輕。」臣又嘗求其故矣。秦之苛酷，以微罪而坐死者甚衆。如曰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之類，不知其幾。商鞅論囚，渭水盡赤。豈皆殺人者乎？天下愁怨，相率而叛之。故高祖約之曰：「殺人者死。」蓋言惟殺人者死爾。其下云「餘悉除去秦法」，則其它死罪皆去之矣，此秦民所以大説，亦非曰殺人者必死也。律文諸强盗拾疋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古之中制也。而唐元和之勑：「京兆府奏應擒獲强盗，不論有贓無贓，並集衆決殺。」則已重矣。周顯德之勑：「應持杖行劫，不問有贓無贓，並處死。」則又重矣。本朝制法日趍於厚，由今視之，故以太祖之法爲重，不知其時正欲革五代之弊法，而務輕之也。是二者不知深求其故，反以藉口，可乎？今日朝廷清明，刑罰當罪，雖州郡以案乞奏裁，有司皆詳處其當，既不濫及無辜，又不至縱姦太甚。然臣每疑州郡成案，恐未必一一是其本情。近有乞奏裁之獄，悉以元勘始末案款繳申大理寺，使之反覆閲實，然後奏聞報決，臣竊是之。然恐事至太繁，又從而講究其説。欲望睿慈明詔有司，奏裁之案，合貸命中，自依見行條法。遇有情理無可憫，行下依斷者，仍下本路提刑司，收索本州元案并碎款一一詳審，若無可疑，則行下依斷，隨即回申。或見得碎款情節與成案不同，則當懲治官吏情弊或鹵莽之罪。庶幾閒有寃者得以平反，實有罪者無所幸免。獄吏知畏，不至文致重辟，益廣陛下好生之德。比之盡取碎款者，既得大體，而於朝廷明謹之

意，益爲詳盡。天下幸甚。

貼黄：臣竊見諸州奏案，惟是蜀中州郡者盡録元情碎款，列於成案之前。若陛下更欲詳盡，乞下刑部擇蜀中奏案碎款詳備者，鏤板行下諸州，令依此式樣，備録碎款奏聞，尤爲幸甚。

論君道難易 内引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又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仰惟陛下以一人之身，膺上天之眷命，承祖宗之基業，上則奉兩宮之養，下則應萬機之繁，在陛下可謂至難矣。然陛下所謂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又有能致之資，威制彊虜，恢復中原，興起祖業，以大一統，謂之難可也。若曰承兩朝付託之重，保境而養民，以爲内治之事，在陛下初無難者。兩宮備天下之養，一月四朝，已有定制，如期盡禮，則事親之道昭矣；大昕受群臣之朝，興居出入，皆有定時，夙興聽斷，則君臨之道宜矣。飲燕有節，則聖躬日康；賜予有度，則財用日積。采公議以用人才，則衆心服；開言路以廣聰明，則下情通。示廉耻則可以全士夫之義，嚴典章則可以杜僥倖之門。聞四方水旱之事，勤而撫之，則可以消弭盜賊之變；知四方事機之萌，敏而圖之，則可以折姦雄之心。國家南渡以來，高宗披荆棘以立朝廷，壽皇振綱紀以保治安。凡今日宮室之宏麗，宗廟之嚴飭，百司庶府之備具，三軍萬姓之阜繁，皆非一日之力。陛下安享盈成之業，宜無難者。天下當爲之事，固未易以一二數。如前十者，陛下念茲在茲，日謹一日，則事之大者已得其要，事之小者當隨以舉

矣。臣之所陳，陛下勤而行之，俱爲易事。捨而弗圖，難斯至矣。又況人心易感，上德易見。事有不當於人心，能言者皆能議之。聖心一日見於施行，則人心翕然，何啻風之偃草？今日大端不過三四，明斷之下，俄頃可畢。而稽留不決，遷延日久，四方傳聞，徒駭觀聽。此在陛下尤不爲難。古人責難爲恭，而臣顧以爲易者，非固不同。言各有當，其爲愛君之心則一也。伏惟陛下財幸。

論君心

臣一介孤遠，比者待罪左史，兼攝西掖，感激恩遇，不敢愛身。間有論奏，皆非得已。上觸天威，下忤人意，朝夕惴懼，以俟譴何。乃蒙聖慈俾遂爲真，周章控辭，既不獲命，退慙僥冒，黽勉就職。益知陛下不以言罪人，而以言取人。不惟赦之，而又進之。有君如此，惟當勉竭以報萬一。尚有孤忠，可以自效。天下之事不可勝陳，愛君愈切，尤不可苟。深思熟慮，不若求其至要者言之。宗廟社稷之重，四方萬里之遠，繫於陛下之一身。陛下之身，主乎陛下之一心。臨御以來，兢兢業業，惟恐一事之失度，一物之失所。周思却顧，若不能自已。向者數事，雖若久而不決，處之詳，慮之審。天下之以爲是者，陛下終以爲是；公議之以爲當然者，陛下終以爲然。方其未行，人人顒望；及其既行，中外稱頌。側聞陛下晨興之後，未御昕朝，澄心靜慮，以待機務。天德清明，夜氣沖和，照臨百官，是非瞭然。此真社稷之福也。欲望睿明保持此心，終日乾乾，盡善盡美，無可言者。或恐勤勞萬機，不無游息之時。退朝之暇，從容良久，

更以一二時頃，凝神儲思，翻閱章奏，或可或否，不以人廢。付之大臣，使擇其可而行之，則天下翕然，知陛下之明斷，無甚難者。願垂聰聽，擇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賑濟

臣仰惟陛下誠心愛民，若保赤子。比以諸路州軍去歲荒歉去處，各賜度牒，以爲賑卹之備。此真爲人父母之意，民之受惠不知其幾。然臣嘗在州縣，備見荒政之修，無有上策。蓋年穀豐熟之時，家給人足，上之人不過撫之而已。一旦歲事不登，舉無涯之衆，而欲仰食於公家，雖有孔墨之智，亦將不給。若州縣之官盡心竭力，力之所及者廣，則民之獲濟者多。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況今州縣少有儲蓄，倉猝無以爲備。今方春首，傳聞宣、池沿江等處流莩相望，狼狽失所。若非朝廷倍加拯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或肆敓攘，稍失撫御，起爲盜賊，特未可知。度牒之敓，在國家所捐雖多，恐飢民未能徧及。竊見沿江諸州，尚有樁積米斛，非特旨不敢支動。積之歲久，陳腐相因。欲望聖慈出自睿斷，行下諸路，凡有合行賑濟去處，亟加措置，將樁積見米隨宜糶貸，以濟急闕。隣近州郡，亦許支移。仍責官司以所糶錢候秋收日糴還。今春幸得膏雨，二麥可望。此去麥熟尚有四月，勸分之數，恐亦不能接濟。國家以樁積之米，捐以予民，猶不爲過。況賑糶於急闕之時，收糴於秋成之後，既可大慰民心，又不妨以陳易新，爲經久之利。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

請車駕過重華宫第一劄

臣仰惟陛下承壽皇付託之重，以天下養，猶恐未足以報天地之恩。乃者間以聖躬違豫，稍廢起居，宸心靡遑寧處。正月九日，千乘萬騎衝冒風雪中，萬衆歎仰，以爲天子之孝，前古未有。後又以瘍疾不出者幾半年，雖臨朝如禮，而外人久不瞻望天表。進香之日，無不皷舞，以爲吾君康復久矣。景靈所以四孟分詣者，道遠不可太勞，非得已也。重華既近，會慶在邇，鑾輿一動，自此五日一朝之禮，必如平時。乃二十二日有司命戒於宿昔，羽衛環立於廷中，百官趨班，拱俟鳴蹕。而燭殘日出，寂不聞聲，相顧失色。謂邇者陛下無故而不一視朝，已駭群聽，今日何日，安有不出之理？列立又久之，進退不可。臣以侍立爲職，法許直前，使是時得望清光，必且頓首百拜以請。而清禁嚴邃，何由伸吐？泯默而退，震悚無地。中外觖望，歡意索然。天氣晴和，又無雨雪，乘輿將駕，莫知何故。然而大臣不敢言，臺諫不敢論，猶以未知事實之如何。昨日本合具聞，赴宴貢院，忽傳今日駕出，人人相賀。臣中夜起坐，以俟夙興，漏且盡矣，又無所聞。忠誠所激，敢昧死上奏，伏望陛下深思社稷大計，亟降旨揮。若曰壽

皇聖節偶以某事不及上壽，今以某日詣重華宫起居，則天下之疑議頓解，兩宫之聖意交驩，孝治無虧，國祚愈隆。雖復費錢百萬，極奉親之禮，所不當惜。親上玉巵，爲千萬壽，未爲晚也。臣拳拳愚忠，惟陛下財幸。

第二劄

臣仰惟陛下聖主也，然有一事，臣初疑之，已而思之而懼，今則憂矣，敢爲陛下言之。事有至大而陛下以爲至小，至重而以爲至輕，至易而以爲至難，朝夕之所當行而視之若曠典。此臣之所以疑而懼，懼而憂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漢爲五日一朝之禮，已爲疎闊。本朝家法，事母后之禮，皆朝夕一再見。壽皇之事高宗，以相去之遠，勉從五日之制。苟非有故，未嘗輟也。陛下之事壽皇，三年之間，率循舊典，四海悦服。去冬聖躬違豫，繼有瘍疾，暫廢起居，人亦無得而言。今則無故而屢止，此人之所以紛紛也。蓋天下之事，無大於此，無重於此。然而在陛下行之爲當然，爲甚易。進香一出，而人心歡然，會慶節一不出，而人心遽駭，事可睹矣。朔日不出，猶曰有冬至，冬至不出，而人心幾於離矣。朔望比其它過宫之日已非細事，特以會慶、冬至爲尤重。姑以朔望爲輕然，聖節、至日猶曰每歲有之，至於《聖政》之成，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陛下之所以奉貽謀而鋪張聖父之閎休者，止有此一事，可謂尤重矣。一展九月，爲十一月，❶以聖躬之

❶「爲十一月」，殿本作「再展十月」。

未安也。今則禮儀畢備，宰執觀書者三，有司習儀者一，忽又改日，萬衆震驚。固知擇日之不遠，終亦不知何故。陛下亦思改日之説乎？卜吉既定，豈應復改？正以進呈之後十七日，必須恭進，又非時節起居之比。三書相踵，仗衛羅列，皆是五更夙辦。萬一又不成出，則事體利害尤甚。故不免爲此下策，非美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亟降旨揮。若曰屢蒙壽皇聖旨免到宫，不敢有違，今已奏請以某日過宫。此令一出，歡聲必聞。是日仍須必出，雨雪即賜雨具。自進書之前，得再爲此，則人心翕然而定。自後不復再展，而五日一朝如舊，則天下晏然無事矣。可謂至易之舉，而足以了至大至重之事。惟陛下斷然不疑，實宗社無疆之慶。

同侍從請過宫第一劄同趙彦逾、倪思、陳傅良等

臣等比以車駕久不過宫，乞宣引同班奏事，伏蒙聖慈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準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宫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譊譊，冒瀆聖聰？第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旨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踴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爲甚。旋聞展用月旦，今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以信爲本。成王翦桐爲戲，周公遂

封唐叔，❶以爲天子無戲言。況過宫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于再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載惟陛下容納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而復輟，日復一日，寖爲常事，關係非輕。今來欲望聖慈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良可惜也。臣等前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一瞻清光。如又未決，臣等何顔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不知宫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横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叵測。非敢以引退爲高，以合班爲喧，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天威，臣等無任皇懼俟命之至。

貼黄：臣等伏見會慶聖節合俟過宫上壽之後方可錫宴。今緣未曾過宫，遂行展日。若因循未出，則錫宴難以舉行。況天下郡國皆已宴設，❷而中都反未講禮，闕典尤甚。傳之四方，書之史册，是錫宴不行，將自今始。深爲陛下惜之，伏乞睿照。

第二劄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華，忽又得旨免過宫，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巵

❶「唐」，原作「康」，據殿本改。
❷「宴設」，殿本作「設宴」。

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大至重，決意必出，固無待臣等再三之請。政緣進香之前，已有定論，旋復反汗，是以不免過慮，須至溷瀆。臣等切惟人子事親，朝夕定省，自天子達于庶人，其禮一也。五日一朝，已爲希簡。今陛下自三月恭請之後，至今八閱月矣，皆以壽皇聖旨而免。至於生辰上壽，恭想聖意必欲陛下一來，此人之至情也。陛下重明聖節既受群臣萬年之觴，竊聞今日嘉王生朝，設宴禁中，壽親之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宫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宫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頤神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畏。第恐猶有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勿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逼近内屏。房心爲明堂，又屬宋分，太微内屏，切近帝座。此皆天變之大者也。所在洪水爲災，衡嶽山摧，正逼祠宇，劒門峰墜，塞斷谷口。今月十六日夜，當陛下齋宿之時，行都地震，有聲如雷。夫衡嶽南方之鎮，行都駐蹕之所。此皆地變之大者也。至於人情，下而閭閻，衆而三軍，近而禁衛，以陛下久闕定省之禮，口語籍籍，謗讟紛紜，所不忍聞。自廟堂大臣至于百辟，數進苦言，徒勞容受，竟不施行，莫不憂懼愁苦，不能自存。此則人情之所甚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爲？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

地之變，決非虚設，人心動揺，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等皆爲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于此，伏乞睿照。

貼黄：臣等伏見司馬光爲諫官，上皇帝疏，又上皇太后疏。臣等今不勝拳拳之忠，輒具奏劄上進重華宫。所有録本，併以繳進，伏乞睿照。

上壽皇聖帝劄子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願兩宫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宫起居，每蒙聖慈降旨暫免。蓋昨緣積雨極熱，深軫慈眷。然而因循日久，寖闕禮文，觀瞻所繫，馴致疑惑。而皇帝天資恭謹，兢業過甚，深念承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嚴憚。儻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切恐漸成疑阻，關繫非輕。今兹會慶節合上壽，伏望睿慈先期勿復更免過宫，俾皇帝得以躬率群臣，展前殿玉巵之敬。三宫懽洽，四海欣慶，不勝幸甚。竊惟父子至情，本無纖芥。或恐左右小人，妄有閒言，使孝慈之懷，兩不能盡。更望聖明以宗社生靈爲念，曲賜洞察，愈加慈愛，勉以必來。皇帝素篤仁孝，又蒙皇慈委曲如此，必無遲回。于以釋四海危疑之心，于以光兩朝孝治之美。

臣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上兩宫奏疏

臣某等昧死再拜，上疏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皇帝陛下。臣等竊惟父子之閒，人所難言也。而況萬乘之貴，兩宫之尊，崇高莫大，慈孝兼全。在於臣子，何敢容喙？伏見嘉祐中英宗皇帝嗣極之初，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聽政，天下安危之機，實在於此。司馬光不勝愛君憂國之心，上疏英宗，則專陳子道；上疏慈聖，則專論母慈。又慮母子未能深屬，或有疑阻，遂併以一疏上之。慈聖之慈，英宗之孝，終於無閒，顧豈臣下之力，然光之心，出於至誠，未必無助。臣等是敢仰慕先正，竭盡區區，共爲一疏，上干兩宫，伏惟聖慈俯垂聽納。臣等聞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天子父，尊之至也。❶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壽皇，壽皇以天下授之皇帝，爲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則壽皇盡孝於高宗，今則皇帝盡孝於壽皇，以天下養，孝之尤大者也。内禪之盛，自堯舜以來，未有如今日者。再世揖遜，不待倦勤，輝光今古，震耀夷夏。若壽皇享爲天下得人之福，皇帝盡以天下養之孝，則天地祖宗垂祐於上，臣民夷狄厭服於下，非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乎！今日之事，父子至親，雖非嘉祐之比，然司馬光之言，有切於事情者。其略曰：「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

❶「尊」，殿本作「慈」。

至，表裏著明，而它人不能閒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尚以恩意相厚，不尚較錙銖之是非也。」今日之事，或幾於此。雖天性無閒，本無可疑，歲月寖久，頗見形迹。臣等欲望皇帝深思孔子之言，壽皇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説，涉於離閒者，顯行誅斥，以明示天下。日遣使介，交馳兩閒。重華篤慈愛之仁，南内盡愛恭之實。夙整法駕，視膳問安。及清和之時，講恭請之禮。或邀迎於内庭，或娱侍於禁籞。使都人擁觀，萬國驩舞，破群情之惶惑，銷衆口之讒謗。兩宫慈孝之道，昭明于時，傳誦于後，和氣嘉生，充塞宇宙。變愁嘆爲謳吟，化驕陽爲甘澤。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臣等欲望兩宫同降旨揮，指日順動。壽皇爲宴設之具，皇帝當奉養之儀。驩欣交通於未見之先，慈孝翕合於無疆之久。於萬斯年，燕及中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此後復有請過宫五劄，皆削藁。

議明堂部中集議

謹按《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又曰：「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注云：「郊社亦然。」正義云：「未殯哀慼，未遑祭祀，既殯而後祭也。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宫畢而行其祭。」又引鄭云：「既殯以後，未啓以前，得行祭禮。」檢準本朝典故，緣郊祀明堂，閒有在諒闇之中，然皆在踰年之後，别無未葬以前行禮故事。若據《禮經》，則已

殯未啓，可以祭祀。某等竊見禮莫重於喪，喪莫重於斬，❶況事父孝則事天明，此禮之本也。若皇帝過宮，執喪如禮，則既殯未啓，可以據經行事。今來喪禮未成，難以議祭。合俟皇帝即喪次行禮，則有司之事，可以類舉。

再議明堂 御史臺集議

某等竊見本朝每三歲一行郊祀，皇祐以來始講明堂之禮，二者至今遵行，本無可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之喪未及發引，而大祀之期已迫。考之典故，累朝間有大祀在諒闇之中，而適不在當郊之歲，故無發引以前行事故實。攷之《禮經》，在《王制》則有「越紼行事」之文，在《曾子問》則有「既殯而祭」之説。則雖未葬以前，可以行事。某等竊以喪莫重於斬衰，祭莫重於禋祀，因大喪而廢大祀，禮固不可。若斬衰之禮未備，而祀明堂，則事天如事親之義安在？《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記》曰：「祀明堂而民知孝。」又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今皇帝之喪，以日易月，既經小祥，其去大祥禫祭已無數日，而皇帝尚未有至宮行禮之日。夫所謂紼者，乃菆塗龍輴之索，人子居喪不離菆所，故大祀則越此紼而行禮。今皇帝未嘗一至殿菆之側，何紼之可越？某等今議，合俟皇帝即次執喪之後，或依據《禮經》而用未葬之前，或參酌故事而展大祀之期，徐議其當，則有司之事，可以次第而行矣。

攷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❶「斬」下，殿本有「衰」字。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之付託，❶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悦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駮議，隨即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學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於今日，誠千載之幸會也。臣至愚極陋，備員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萬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彊，以鋭意於治，天下往往稱誦，望太平於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疎，小人日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人日湊。❷偃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獨人主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於此，或及其身，或貽禍於子孫，爲後世之笑者，不知其幾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忌、褚遂良，恭己以聽，百姓阜安，有正觀之風。而權移房闥，幾覆唐宗。明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

❶「之付託」，殿本作「付託之重」。
❷「人日湊」，殿本作「言日進」。

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採珠玉、織錦繡。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以致天寶之變。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罷樂工，縱苑獸，出宫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政崇寬大，藹然有正觀之風。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幾不免其身。而其尤可恨者，初能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忌宿將而罷之，命宦官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爲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戒者也。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孜孜以學問爲急，而不以位爲樂，臣豈當私憂至此。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爲任者，能爲三年之計，則可保其身，或苟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爲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下。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兢兢業業，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學問，增益聖德，❶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於大；自其邇而防之，則不及於遠。守之以堅，行之以久，而後治效可睹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此保治之道也。惟陛下財幸。

雷雨應詔封事

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以不德，嗣承大寶，夙夜祗畏，不

❶「益」，殿本作「修」。

遑寧處。乃者陰陽謬盭，雷震非時，淫雨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所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雨爲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惶。實以兼直内制，適當書詔填委之時，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兹敢一一陳述，伏惟陛下採擇。

伏自陛下臨御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於重闈，下則深卹於民隱。此宜有嘉祥爲之應，而變異乃爾。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電連日夜不止如此者也。臣少誦《雲漢》之詩，嘗於詔書略發其説而未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於《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曰「兢兢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遯」等語，皆所謂遇烖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脩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爲周家一歲祀事爲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今我既一一爲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側身脩行之言，而誠意出於言外。故百姓得以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於桑林，曰：政不節與？使民疾

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六事皆湯所無者，猶拳拳深自克責。此宣王所以粲然復興，而成湯所以其興勃焉也。太戊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二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謂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僞爲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爲僞，則知以德行仁者爲誠矣。❶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言不可以僞爲也。楊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之僞。」亦言其不出於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謹其獨也。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於閨門衽席之閒，一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可揜者。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蓋言之無不聞，爲之無不知者。《易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夫以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方在行內，無殿之可避。方執通喪，無樂之可徹。荒政日脩，德澤日布，可謂得應天之實矣。臣區區之愚，尚恐有聲音笑貌之爲，有無人則輟之僞，故敢僭越，

❶「德」，原作「力」，據殿本改。

陳之陛下。詢訪日勤，恐未免於自用；講讀日加，恐未免於嬉游。閨門甚正，而外間已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己，惟懼不及。伏望聖明鑑宣王側身脩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一如前日雷霆轟轟於上之時，斥遠讒邪，親近忠直，裁節横恩，修明綱紀，不以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睹矣。陛下視今日爲何等時，一人脩德於上，則可以弭天變，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此而有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爲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忠直者日踈，讒佞者日進，不自覺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始也，始即政而訪問於群臣也。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涣。」言天下之事，悠遠未有厎止，事若將就，而又涣然難合。此成王之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保治之時，臣不敢泛引天下事爲對，傾瀝愚悃，仰答清問，伏惟陛下財幸。

議祧遷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從官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祧遷之禮，尤不可苟。今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禮官乞遷宣祖而祔壽皇聖帝。此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三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祧僖祖，此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徒以親猶未盡，故虚東嚮之位，以待太祖，而太祖尚居昭穆之

閒。治平末年，僖祖親盡而祧。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以私意臆決，紊宗廟之大經。當時名臣與夫紹興之初董弅、王普、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中盡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録，皆以偏詞曲説，沮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獨不得爲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可乎？正緣議論未明，故屈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盡當祧，不因遷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况今日九廟既備，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早正鉅典。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黄：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三昭三穆，實爲六世，與太祖之廟而七。本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太祖爲始祖，則太宗爲昭，真宗爲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於義爲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祧，合於禮典。其年三月已自祧遷，藏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乃復祔僖祖，以爲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争，而安石主其説愈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嚮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

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别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兹準省劄節文，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祖既祧之主，宜有所歸。欲用朱震之説，藏於夾室，則考之周制，僖、順、翼、宣之主，❶不當藏於太祖之廟。欲用王普之説，祔于天興殿，則景靈宫朝獻之禮，與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欲用柳冕之説，築别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盡。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裨廟堂之末議。

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盡循於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於唐，考定爲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則毁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王，❷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爲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爲其尊於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祫，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祫。」臣等謂齊賢之説，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推而上之，至僖祖而止。❸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爲宋太祖。蓋契

❶「順」，原作「祖」，據殿本改。

❷「元」，殿本作「玄」。此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改「玄」爲「元」。

❸「僖」，原作「禧」，據殿本改。

始封於商，稷始封於周，故商、周皆尊爲太祖。唐自涼武昭王暠而下，至高祖爲八世，豈不能推暠爲始祖？而以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皆襲封于唐，唐之建邦啓土，比之契、稷，故推爲太祖。而太祖之上，親盡則毁。故如宣簡公在高祖時爲四室之尊，洪農府君在太宗時爲六室之尊，然皆親盡爲祧也。太祖之興，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宗尊爲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盡而祧，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僖祖爲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正東嚮之位，以至于今。

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爲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尊既久，難以一日遽還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窋以至大王、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以祀涼武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遷，皆入夾室，則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爲順。今太祖既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祧，所以當議也。臣等以爲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可用，景靈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普祔天興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説，築别廟以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説焉。謹按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别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之期，置之别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

于興聖爲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户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爲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毁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如朝廷以爲允當，更乞行下禮部、太常寺，考議制度施行。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興，罔不取此。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所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吴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吴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吴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此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虚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可户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主以其虚譽，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

陛下不得已而嗣位，兢業當百倍於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學，天下風動，以爲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寘之講席，渴於一見，如恐不及。次對之寵，擢於中途。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

之遠甚。平生爲有用之學，非若許靖之虛譽也。故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及其來前，陛下傾待以禮。《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學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於聖德。忽然去之，如振槁然，舉朝失色，言之喪氣。此非細故也。陛下之去留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又去黄度，亦爲之紛紜，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舉爲之甚也。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既已得之，今日去之。❶人心謂何，此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知陛下所以去之者何故？熹無職事，惟有論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關繫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以繳奏，裨補聖聰。命猶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此其利害又甚於失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從，不過不報。故張子仁終不建節，鄭汝諧終於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德也。今成命未至於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正使聖斷排逐姦邪，猶不當爾，況施於此乎？此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

❶「曰」，殿本作「又」。

退人以禮之意，無貽加剳隊淵之譏。在陛下若反掌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犯天威，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幸。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以爲四海之大，萬機之繁，賢否之辨，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而未足爲難也。以常人之情，凡可喜而易爲者，人君必戒之絶之；凡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之進之。而後可以爲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三代之盛，可以爲萬世之法。此其所以難也。宫室服用，宴飲歡樂，聲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獸，寶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此。而人君頤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則亂亡之機，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絶之，是非所謂難乎？恭儉朴素，憂勤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雖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萬乘之主行之。然而一留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於此。故必勉之進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與之爵賞，稍過則爲濫予；怒人而加刑罰，稍過則爲淫刑。而其尤難者，其聽言之際乎？巽與之言，人所樂聽，在人君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屏之；忠鯁之論，人所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爲艱哉！仰惟陛下天縱聖性，其所可喜者能戒之絶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

之，是將盡爲君之道，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盡者，不敢泛引古事，多援經史，以爲煩瀆，直以人情之所喜與夫可厭者，爲陛下言之。誠能深知爲君之難，戒其可喜，而有大可喜者見矣；勉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大抵爲人君者，皆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恕，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爲自苦而我樂之，人以爲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盡君道矣。臣久汙朝列，無補事功，誤蒙聖恩拔擢至此，朝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聰明，❶直以愚忠所存，懇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以爲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之義。伏惟陛下財幸。

---

❶「聽明」，殿本作「陛下聰明於萬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考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爲鑑戒，此誠聖學之要也。司馬光爲此書，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爲此書首篇，誠足爲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此書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爲紀傳之體，無復編年之作。荀悦、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經止獲麟，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敘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注謂：「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臣考獲麟而《春秋》絶筆，絶筆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爲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晉爲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分知伯，在周正定王之十六年，❶去孔子卒纔二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

❶「正」，殿本作「貞」，此避宋仁宗趙禎諱改「貞」爲「正」。

事始，其實繼《左氏傳》編年之法，此讀《通鑑》者之所當知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太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玄黓，在子曰困敦，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紀年者？《爾雅·釋天》篇歲陽歲名甚詳，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此，非好爲泥古，蓋其歲陽歲名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君臣之分，萬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爲高矣，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爲剛矣，亢龍則有悔，而以用九而爲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彖》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舜之求於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禮經》亦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事君盡禮，《春秋》專爲尊王而作。而在禮，尊君之至，至於蹵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可謂嚴矣。而二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於臣者，直以爲惟后非賢不乂，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爲君之與臣相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輿爲下，御坐爲起。蓋爲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下一體，不事形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

也。中古以還，君益尊，臣益卑。至於晚唐五代，猶有坐而論道之餘意。太祖收攬權綱，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仰，孰敢犯干？然與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而至其家，其相與何如也？絫聖相承，共由斯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盡下，容受狂直，如出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幬，講論經理，日昃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祖、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尺之紙，風動萬方，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體天之下濟，❶而群臣得以卑而上行。使芻蕘之説，不壅於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隆。下下以成其政，歡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爲也。臣言若迂，實切於治，惟陛下裁赦。

論君心 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守温州，號爲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賓客之事，亦可粗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内，山顛水涯，苟有一夫之失所，皆己之責。於是分任官僚，詢訪耆老，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衆智爲明。雖不設鈎距，不爲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

❶「天」下，殿本有「道」字。

苟幸無事。矧今立朝七年，蒙陛下拔擢，爵高禄厚，授以便郡，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違離君父之初，尚效論思獻納之益。願以涓埃之微細，仰裨海嶽之高深。恭惟陛下爲天之子，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祖宗之所臨御，陛下以一身應之。日晏坐朝，躬親聽斷，大臣議政，群下獻説。崇朝之閒，應酬已多。退閱章奏，坐判可否。況復聖性恭儉，勤於講學。人主之道，不爲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及幽遠。治道多端，未可以爲止於此也。臣輩所治一州，實恐日力不給。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不知其幾。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萬里，必欲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己飢之，人主用心，不得不然。陛下試於清閒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某路今付之某人爲監司、帥臣，某州今付之某人爲太守，某軍今付之某人爲將帥，其人之才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猶庶乎其可乎。雖好要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内，每思有以舉偏而補弊，篤近而舉遠，臣恐四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此存心，則下受賜者衆，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於天下游行一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延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智效一官，而推廣事理，敢以爲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本朝專尚忠厚召除翰林學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祚之始，獲侍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皆謂之迂闊於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專以殺人爲務。所謂争地以戰，殺人盈野；争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强，惟秦爲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嬴氏無遺種，是不若不一之爲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彊，世襲根據，不可動摇。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關，奪李氏之淮南，已爲甚盛之舉。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於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於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於南蠻，童貫、蔡攸起釁於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内有江湖甚劇之

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人，天相人助，以濟登兹。是知本朝家法專在於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於此。」陛下玉音稱善，至于再三。

臣違離闕庭十有三年，屏居畎畝，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施之於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禮，上帝昭格，年穀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横挑彊近，兵連禍結，中外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惡殺。北虜之强盛，殆將百年，餘年，專於不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於好殺。天意其將孰佑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酋豪，而糧道不繼，爲之退散。今歲聲言入寇，卒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本，實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效也。

臣衰老得謝，待盡朝夕。仰蒙柬記，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以久苦足疾，趨拜實艱，控辭不一而止。迫於威命趣行，郡守津遣，翰苑之除，下於里門，皇恐就道，復覲清光，誠爲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説申言之。伏望下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光紹前烈，益恢遠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弛，風俗淩夷，幾不復

可以爲國矣。天開聖明，竄殛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痾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官剋剥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禄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於民力、取於士卒者，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爲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爲能，奔競拜伏，竭貲效産，不復知有廉耻之道。至奴事其僕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爲州爲縣、公取竊取以自效，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敝，縣官之不給，而丘山之積，實出於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於天下，而所以壽國脉者，無出於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泰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爲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内始，故臣拳拳，首爲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各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

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武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爲德，人主亦以剛爲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皆陽，而君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一也，雖曰以剛爲德，而尤以好生爲仁。臣事陛下於龍飛之初年，投閒一紀，再蒙收用，日夕思念，願有以裨益聖德之萬一。惟國家累聖專以仁厚不殺爲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窺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强爲剛强之事，度亦非陛下所安。臣又求之於古，周過其歷，漢祀四百，本朝紊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仁宗皇帝尤爲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人能稱頌之。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亹亹穆穆，順帝之則。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仁宗皇帝聖度如天，萬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爲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暨本朝盛際，自文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爲稱，而皆本於仁柔以出治。陛下聖性隆寬實似之，而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强爲剛强之事，亦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生上當於天心，皇恩浹洽于上下，則保治之道，何以尚兹？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嚴致平，仁宗皇帝干戈鈇鉞之誅，未嘗有所私貸。所謂仁者必有勇，此皆自仁德發之，此尤陛下之所當法也。陛下外鉏叛將，内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聳服。臣願陛下不必

改聖性之所安，而於用賢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姦惡，時出聖斷以裁之，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脉，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内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御夷狄之道，與古不同。藝祖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威，亦欲一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於戰争，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静。撻覽之來，乘虚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於不得已，而履此危道。自講解之後，紊聖不復有北伐之舉。宣和燕山之役，是時中國軍政大壞，委於姦人腐夫，以取禍敗，此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吏至燕，親見舊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迹，亦皆人力設險，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不至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千古以爲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關之要，石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制夷狄者，不復可爲。此如編民之家與盜爲鄰，所恃以禦之，惟垣墻爾。一旦盜入垣墻之内，而畫平地以守，其勢但多予之金帛，冀其勿擾尔。故雖以紊朝承平，策止於此。況自建炎以來，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未悔禍，虜未滅也，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既未順，遵養至今。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幾危社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和之成否，尚未可必。臣雖與末議，非不知振發激烈，以攄宿憤，勑牓一出，外議紛然。雖浮言胥動，不究事實，

然皆有强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以爲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宵旰未忘，顧臣輩無有長筭，以盡雪國家之耻，其辱惟甚。臣觀歐陽脩言於仁宗曰：「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争，屈己買和，莫大之辱。」是時猶以爲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可爲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爲念，雖姦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己增幣，尚未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以宗社爲念，卧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爲無事，則後日之害何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爲，而迫於邊事未靖，欲爲未可。欲望聖慮先定規模，内修自治之計，日夕與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冗費等事，皆爲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惟陛下亟圖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奏　議別藁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説，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於下，下之進於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牽，二則指摘效驗，爲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牽？蓋人主崇高，獻諛者衆。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於殊域；水旱爲災，則委罪於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據正，則或相夸以爲過。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足以達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商受而戒成王，君臣一心，不以爲異。秦漢而下，忌諱實多。京房之説，王章之言，既大寤於君心，又深中於時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群臣之未發。止緣權倖側目，姦諛蔽欺，弃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諱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鈐衆口。由今觀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説獲用，則石顯之徒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卒行，則王鳳之黨盡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牽

忌諱，以至於此，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蓋人臣進言，求益於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幾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册，以爲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合符契，可謂善於立説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而爲鑑，或借秦而爲喻。自是進言之體，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於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虚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盡然。便謂好爲過言，不見其效。成讒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爲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於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於初，救之備至。饑饉者既得所養，姦傑者無所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可慮。若謂太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鑑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末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群下之心，如臣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儻聖明少賜採擇，不爲小補。

論帥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權，有分閫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帥臣親行。雖多成功，臣竊慮此水旱饑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爲故事，帥臣動輒臨戎，恐非國家之長

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援茂州，俟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攝府事。詔朝廷已遣將部兵，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帥守之臣，民之司命，一有失宜，衆心易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持重鎮撫，以靖一方。雖有挫衂，根本不摇。若使輕出，利害實大。蓋帥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士，咸在行陣，從行兵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遷次，登陟險隘。脱有黠桀之盜，伏隱篁竹，乘閒捷出，以犯大帥之顔行，則賊勢易張，國威難振。倉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訾虎成功，亦因以切戒。此臣平日之所慮，適合信史之所傳。無事而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君前。伏惟俯矜微悃，曲留宸念，臣幸甚。

論役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於民者，莫大於役法，而害於民者，亦莫大於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行利害，惟恐不及。而民猶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於我。乙當爲之，必曰丙之增産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爲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爲之。乙又訴於常平司，則復及於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

勝不已。卒之豪强得志，而害及下户，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害，而生涯蕩於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爲朱脚白脚之法者，有爲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因得並緣爲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閒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爲之，不容吏與其閒，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爲令者謂使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强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爲苟以此施於天下，何爲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於此，則以此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於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役。以天下視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爲均也。各鄉既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爲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爲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宿猾預爲後日之計，争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之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實惠遍及天下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歛，或至於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於蠹國。何謂無名之歛？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民輸常賦，猶不能給，況重之以此於民。民輸常賦，猶不能給，况重之以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謂無用之工？本所萬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役三千七百餘人，歲支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萬餘斛。用人不爲不多，廩之不爲不厚，而猶以爲未足，更於諸州作院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萬餘緡，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厚有衣糧以贍給之。此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弊，近已將諸路日前歲額泛抛軍器物料並皆除放，民頗息肩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夫以本所日役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嚴禁冗占，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患於不辦。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外郡之卒更直於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考軍器之程，計工徒之費。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餘人，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元來去處。歲省公家之錢幾萬緡，米幾萬斛。蠹國之害既衰，而小人亦免旅居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圖之。

論福建鹽法

臣仰惟陛下勤卹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勵精之明驗歟？竊惟搉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爲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本錢，而豪民出其資，故太半之利歸於私家。縣有積逋，而漕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廢於中道。支發紊先後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人立法之旨。議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去而人不知，利興而民有賴，乃一切欲以搉筦之法齊之。行之未幾，公私俱病。賴聖明盡復其舊，吏民無不鼓舞。然新法之害既去，而舊法之弊則未之講，亦未爲盡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盡者，纖悉必聞。舉其偏而補其弊，立爲成法，俾之遵行，以惠閩粤於無窮，不勝幸甚。臣恭聞仁宗皇帝有欲增河北鹽價者，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不忍使河北人食貴鹽。」父老聞之，掬香於手，望闕焚之，以謝聖恩。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苟善，所被實廣，惟陛下財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爲職。凡一縣税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爲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爲事簡，差出不時。甚者至沿

檄無虚月，朝歸而暮出。雖有勤幹之吏，困於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爲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强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爲姦。貧民下户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於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辭焉。臣愚欲望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被實惠矣。

乞東宫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宫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敏明，謙勤好學，而臣不過於誦説之間，可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宫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❶使臣等每五

❶「愚」，原漫漶，據殿本補。

日必以一事進。[1] 如有己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2] 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於百家，[3] 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1] 「事」，原漫漶，據殿本補。
[2] 「衰」，原漫漶，據殿本補。
[3] 「戒者採」三字，原漫漶，據殿本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1]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西掖奏稾

繳泉州吴净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幸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吴净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吴净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趕打。案中明稱净黨勢迫，見有木柄鐵齒爬䎹，急把起爬䎹，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䎹木枕背打左邊

[1] 底本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缺，據殿本卷二十七至卷三十補。殿本題「攻媿集」，「宋樓鑰撰」，今依底本例改。

肋下虛處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内身死。爬拏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偶有爬拏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是兇惡，寘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詳攷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曾、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爲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爲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睿照。

繳刑部劄子 朝散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冤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爲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

三細繹，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言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財賄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静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爲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州郡詳覆，而本司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静，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爲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爲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别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爲辭説，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干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爲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爲辭説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爲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清，恐不專爲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爲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爲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爲大患，是當别議

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駮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既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鞫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爲議者固以必不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不待申言。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尚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實恐州郡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而斷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内稱：「間有將贓賍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以應賍不滿之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爲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政恐人之畏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敢讞乎？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已深慮，而況此明禁之乎？低估價錢者，取旨施行，則今後必多贓滿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竊觀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寬宥，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祖宗以來，惟恐

有司不以冤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真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即申奏，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附驛以奏聞，付大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點刑獄官，並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駮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爲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爲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默。伏望聖慈詳察，寢罷上件指揮，實爲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恩澤

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尚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施行。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册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舉也。皇后册寶，親屬推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特減七人，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遂又減八人。紹熙元年，[1]皇后受册，先得旨應照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

[1] 「熙」，原作「興」，據《宋會要輯稿》后妃二改。下「紹熙」同。

後體例以聞，得旨與十人。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舉之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卻復八人。雖比之舊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熙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睿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樽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❶

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内門客蔣孝曾、親屬張孝詵、霍淵、霍溥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即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中外悦服。近來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爲多，然出自宸斷，裁節横恩，大率略盡，臣輩尚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遇，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臣亦不復論列。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孝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詵、霍淵、霍溥白身補承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衆人，最爲太優。蓋白身補官，豈

❶ 殿本此篇在下文《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後，據宋本目録移此。

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倖門。前此止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景誽、霍淵、霍溥既是親屬，即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内補官，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別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人于所添八名内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免文解一次，實爲允當。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同給事中尤袤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即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顔受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眷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從班，人皆以爲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中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爲一大中也，爲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爲臺諫事體也，爲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郡。陛下既以爲權侍臣矣，而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爲朝廷以言罪

人，乃與所論之人俱坐汰斥，實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强主威，以尊朝廷，以讋姦邪，以沮僥倖。言脱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竦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爲矣。公議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鑑蘇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禮，猶足以示四方。儻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感悦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録黄，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西掖奏稾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簪槖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于民。❶惟是近歲洊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邦，吴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爲言，蓋恐未允公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劉煒監司差遣聖旨：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煒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爲人頗有志于事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爲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内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爲私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煒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慮之不

❶「害」，四庫本作「不善」。

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煒爲之太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朝廷調護，爲之遣使，爲之集議，始則降官會，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爲經久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雖得脱，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尚足以爲功乎？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其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爲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爲憚，冒昧奏陳。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指揮，少俟事體平息，録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静江府❶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籍，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拔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況帥藩乎？峴之處

❶「静」，原作「靖」，據宋本目録改。

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冤。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後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尚且不容，隨即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閒廢雖久，衆尚齗齗。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别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日給事中黄裳繳奏，五月二日黄裳除兵部侍郎。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❶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寖以消弭，則廉陛陵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下主張，然後可爲。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横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爲其能存廉耻。侍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

❶「三月」，按下篇《繳鄭汝諧第二狀》有「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句，則「三月」蓋爲「六月」之誤。

辨説是非，即合奉身而去。脱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秘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邦彦論韓彦古職名事，❶後有貼黄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即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即取入文字，揭取貼黄，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爲賢，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爲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爲引退，實有覬望。强愎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汩喪廉耻，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風采摧頽，無復氣燄。汝諧士人也，一聞裳有繳駁，即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職，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爲黄裳繳論，何顔復就從列？黄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駁之職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爲容矣。臣愚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耻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爲得體，實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憒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

❶「邦彦」，原作「彦邦」，據《四庫》本改。

言，則爲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貢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録黄，鄭汝諧日下赴部供職，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録黄，鄭汝諧辭免，乞祠禄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么麽攝承西掖，以論駮爲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既勤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爲不多。乃以一小除目，閲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啓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説皆與臣言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黄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並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並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黄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不復可爲。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爲國乎？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耻，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駮日至，煩瀆聖聽，皆非得已。

陛下本務安静，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爲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爲晚。上項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惷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麽小臣，區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爲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命，靡遑寧處。今兹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爲有才，故排群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録黄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至。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産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内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禄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産。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

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既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没之物産，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盗，其數不貲。今其所餘田産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絶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内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别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爲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爲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聞時出内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貰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内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真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爲寒心。當今别無生財之道，惟賴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聞内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内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虚實，然觀屢降指揮，多取樁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户房，每見宣取數多，實爲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

椿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内帑既虚，封椿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虚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以恭奉三宫爲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爲内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巵，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既不可爲，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剥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逋，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録黄。其一曰：「令封椿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内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内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爲恭請之用，❶臣敢不書行。又一曰：「得旨令于封椿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内藏庫送納。」此項實爲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爲奉重親之用，猶爲有名，如後一項，則爲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興念，毋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之，不知爲中人幾家之産，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笞箠，竭多少資産，輟多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爲陛下言之，望俯鑑愚衷，收還詔旨，務爲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録

❶ 「請」，《四庫》本作「謁」。

黄，臣未敢書行。

繳萬鍾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❶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致隳紊。茲忽聞萬鍾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遑。鍾之爲人，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凡曰縉紳之彦，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强顔就職，固已可羞，鍾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尚曰舊人，謬厠從班，實汙清選。但工諧謔，何以當吏筆之嚴？僅習歌調，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噲恥與爲伍，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鍾，則孤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姑陳大概。❷敢祈睿斷，亟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冗，身當衆怨，力拒斜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群小爲地。亟伸繳奏，仰冀聽從。重干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❶「鍾」，原作「鐘」，據宋本目録改。本篇内同。
❷「姑」，殿本原作「始」，據《四庫》本改。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奏議 瑣闥奩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頭冠法服等，並皆精緻，幹辦御藥院馮輔之、黄鑑、吴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内馮輔之、吴思忠遥郡上轉行，黄鑑階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遥郡。

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廷清明，海内欣快。雖水潦爲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兹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並特與轉行一官。臣誤蒙陛下擢寘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强愎自用，不以法制爲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即日盡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爲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娱，絶器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即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出横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

以示天下？夫人主恃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爲急。横恩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鑑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舊例，以黷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駮，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吴思忠並係武功大夫、遥郡團練使，若于遥郡上轉行，則皆爲防禦使。黄鑑見係武功大夫、遥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爲横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遥郡，則爲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爲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横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遥郡。如文臣不爲侍從，不得爲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各與轉一官，其礙止法人並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窒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爲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霈，爵賞益濫。嘗攷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靮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並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

爲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陛下不以位爲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黄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横恩，酌爲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舊僚辭寵之賢，以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紊煩。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戴勳除知閤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勳者，服勞五年，職爲内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爲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倖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閤門舍人今既故除，即合解罷，乞祠禄。而遽以知閤處之，則爲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頒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候有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知閤。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即位之初，龍大淵、曾覿在潛邸尤久，[1]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覿自御帶，俱爲知閤。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罷劇就閒，宜允衆論，尚兹回繳，可特

[1]「曾」，原作「曹」，據《宋史》等改。

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覷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寵弄權，寖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閤，無有論者，公議深以爲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内知之比。如勳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静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爲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徼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以知閤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寝新命。今譙令雍既以持服，未可仕宦，勳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闕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即乞如吴炎依、蔡必勝例權差，候有闕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爲煩瀆，實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覩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厠于隨龍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關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爲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佖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藩邸講堂官轉官事，乞酌爲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虚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郎，曾經藩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今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干恩數等，並依淳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内，王佖八人十四日得旨：「王佖等内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舊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靮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並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藩邸應奉人各與轉一官，其王佖等八人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爲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爲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横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尚，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聖旨並免罪。

臣竊惟陛下即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寖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户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蓋之如天，若此等人一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寘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寢而不問，静以待之。臣懷不自已，犯分瀆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遴，不徒取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閤門、帶御器械等，即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諝韜略文學之人，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列。久在閤門，得郡遠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目之下，

即已書行。徐攷員額，則尚有可議。伏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爲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無不可者。特以遴選人才之地，此門不可遽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而進。予授苟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處分，庶免攀援僥倖，寖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中郎將録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閤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閤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好，嘗名薦書，陛下寵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謙何等人，攷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則謙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況本法自有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爲小使臣，固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爲士人，而不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則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斷追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觀其見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召試之寵。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遙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

賞，得旨依劉堯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遥郡刺史。臣竊攷之，劉堯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恩而轉遥郡，非以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特授忠州團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陛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典轉行遥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攷之成法，武功大夫爲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即位之初所降指揮，並不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遥郡横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遥刺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覩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宫，以涇等皆醫官舊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古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後省臣僚獨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脱縱肆，所用之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毁出身以來文字，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❶周昭應奉醫藥不

❶「興」，疑當爲「熙」字之誤。

謹，除名，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恕周昭，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爲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特改風科入内内宿❶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宫，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申嚴之，俾並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爲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内内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攷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三年指揮，内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爲額，見今溢額人且令依舊，今後並不作闕差人，二

❶「特」，殿本原無，據宋本目録補。

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爲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爲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爲何人，伎藝之精否，攷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淳熙十二年爲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職，差入內內宿。淳熙十三年又爲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祇應。皆爲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爲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創，又圖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既以二員爲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聞大方脈以七員爲額，正緣干求不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而舊法日以寖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
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閤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禄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吴環、吴琚同爲太皇太后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吴環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吴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黄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黄由以攝給事中，又

至于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❶而琚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吴瓌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吴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内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爲請者，一切以定制絶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傅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爲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爲何人，第以名簿籍攷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閤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閤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

❶ 「興」，疑爲「熙」字之誤。

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放行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爲晚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宫人例支破請給成國、信國、崇國三夫人李氏等係太上皇后親屬，依宫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禄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❶士歆妻粱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體雖若細微，然倖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歆爲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爲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爲無名。吴琚爲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爲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真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爲幸矣。若更依宫人禄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内國夫人例，一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爲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内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倖門，自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絶？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❶「興」，疑爲「熙」字之誤。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奏　議瑣闥奮言

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得罪，貶春州别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彦博，而遣中使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爲慶曆之盛。臣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除宫祠，深駭觀聽，物論紛紛。已而聞仍次對之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寶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兹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閔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内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顧豈以加職爲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雖已去，猶未出畫，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祧廟事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集議祧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衆，要以不專視議者之

衆寡，惟其是而已矣。本朝自開國以來，立四親廟之後，凡宗廟之事，據經守正，本無可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爲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爲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始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宣祖祧主所歸。攷之于《禮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並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爲别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之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實惑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悦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摇，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宫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兄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駮之地，以出納爲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爲舉職。况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便以爲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爲恩，不得者遂以爲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争，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淳熙四年初支俸給，一時有司失于争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既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况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熙，亦不大舛。今歲遭壽皇之大喪，遣金國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爲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緣得徧。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凛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横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母，毋寧别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吴琚不得真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並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爲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宣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況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便嬖使令，豈應優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爲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讀。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饕

廪禄，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違豫之久，中外日伺脈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蔚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並罷重華宫祗應。此蓋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爲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祗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内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爲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即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並照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猥衆，宫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樽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爲小補。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陸彦端將覃恩並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爲陛下愛

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横行，或轉遥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爲矣。陸彦端事太上皇帝爲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爲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彦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遥郡，兩宫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他礙止法等人並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彦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内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遥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爲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瀆紊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爲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遥刺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寶位，合轉四官。内兩資轉馬步軍都軍頭，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遥郡刺史。諸般請給等並依周興體例支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

守。引例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闥，頃者屢有駮奏，不敢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補。其轉行遥郡刺史者，蓋横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爲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攷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行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攷。周興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熙二年七月，❶是時太上皇帝即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爲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熙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興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遥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爲例乎？況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録其久勞，猶艱難如此。陛下即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徑以四資之恩超授遥刺，則今之爲忠佐者，又援此例而進，不可遽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興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户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舊法，實爲允當。所有録黄，臣未敢

❶「熙」，原誤作「興」，據下文文義改。

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遥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遥郡刺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即合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遥郡刺史爲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衆，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攷之，太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内吴翊等十餘人，又在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内，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絶望。一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即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絶。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爲害愈甚矣。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林大中○韓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宫觀。彭龜年除焕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内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閤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禄。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

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侍郎得次對與郡，侂胄解閤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内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僚舊，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虚日。天下不以爲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黄裳遽成長往，黄由尋遭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尤蒙眷奬。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閤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胄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内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爲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顧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録黄，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

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尤，屢求閒退，罷職奉祠，亦不爲過。並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

並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當適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爲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爲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爲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侂胄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胄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録黄，臣等未敢書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四明樓鑰大防

外　制

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

勑：朕退朝之餘，務學爲急。開邇英之閣，肆求經史之遺言；對《無逸》之圖，慨念祖宗之美意。正有資於勸誦，顧何憚於增員。具官某，秀出天支，蚤收儒效。擅間、平之譽，久宣出藩入從之勞；絛晁、董之言，尤見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於選部，實領袖於禁途。朕惟歷代編年之詳，萃於《通鑑》之紀；三朝致治之要，列于《寶訓》之書。爾其因事進規，盡忠無隱。矧是宗盟之彦，首陪經幄之游。尚服異恩，以稱公選。可。

寄資武功大夫幹辦御藥院陸彦端轉歸吏部除帶御器械依舊幹辦太一宫

勑具官某：爾給使宫省，謹而寡過。肆還寓秩，列之銓選。屬韡九陛，仍護竹宫。往哉惟欽，毋替于舊。可。

武經郎趙不淹换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勑具官某：國家宗支，視古爲盛。然以屬近行尊，得奉朝請者亦鮮矣。爾修飭有素，宗老薦其詳雅，授以正率，日陪近班。

尚勉之哉，以永終譽。可。

許從善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爾以假吏，往從使節。兹登仕籍，始得論賞。雖曰踰時，亦不失勞矣。可。

從政郎邵武軍司理張令照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治獄之職，惟公則平。爾曲奉上官，縱吏爲僞，以陷人於深文。臺評來上，罰其可逭？再鐫厥階，歸務循省。可。

修武郎前監紹興府東城酒庫馬鎰降兩官

敕具官某：爾職榷酤，驚擾田里。憲臺按治，嚚訟自解。削秩免官，以正名分。可。

朝散大夫知邵武軍趙師造降兩官

敕具官某：政平訟理，郡太守之先務也。爾按吏不審，乃諷胥理官僞爲文記，以傅致其罪。彼罪雖得，爾其可佚罰乎？褫秩二等，以戒鍛鍊之吏。可。

從政郎賀正使書狀官俞南仲循兩資

敕具官某：朝廷選修聘之使，而使之

自選其屬。爾以庠校之彦，爲之少從。禮成而歸，賞可後乎？可。

何謙、韋益並循修職郎

勑具官某：集故事以成書，儒館之職也。爾隸西省，亦與有勞。既登仕版，仍進一階。可。韋益改「東省」。

朝散郎温州通判傅頤降一官放罷

勑具官某：榷貨之禁，至爲嚴密，治中別駕，實專掌之。爾職在是，而不能戢吏卒之冒法。豈惟關防之弗嚴，抑見威令之無素。削秩免官，以懲不恪。可。

福州觀察使王抃父康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勑：朕肇禋南郊，祇見上帝。爰推霈澤，以及萬方。仕登朝列，皆得以及其親。具官某故父具官某，有子以廉車告歸，爾亦與此卹典。尚其有知，欽承休命。可。

寄資右武大夫遥郡防禦使皇子嘉王府都監韓世榮轉歸吏部在京宫觀

勑：官躋横列，使領遥防。是爲右選之華，用示内班之寵。具官某，進謹赤墀之奉，退祇朱邸之勞。歷年寖多，以疾來諗。俾隸名於銓部，仍賦禄於真祠。尚服渙恩，以保終吉。可。

承節郎潘時美嫡母孔氏年九十一歲封孺人

勑具官某嫡母孔氏：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爲命士。予之湯沐，以爲晚歲之華。可。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係韋潛心舉主降一官

勑：賢引其類，固難保於終身；稱匪其人，亦何逃於定制。具官某，蚤登膴仕，屢薦小官。逮歷歲之既深，有字民之無狀。按章不審，雖多刻吏之文；具獄既成，莫揜貪夫之跡。考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嘗遇於霈恩，姑稍鐫於命秩。尚爲寬典，毋有遐心。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各轉一官

承議郎中書舍人兼翊善黄裳

勑：朕有元子，教之以義方；爾以名儒，導之以經術。既闡百篇之奥，可稽一秩之褒。具官某，造理精深，處心夷曠。出廷臣之右，能介而通；從吾兒之游，最專且久。愽文約禮，欲著乎心；考古驗今，如指諸掌。因乃天資之美，加之學力之優。兹焉進官，姑以示寵。惟帝王之胄，非務爲章句之徒；發經史之微，尚益明事物之要。既上紫垣之直，仍先朱邸之僚。進有頼於論思，退尤資於講習。其祇朕命，式究爾心。可。

承議郎著作郎兼贊讀黃艾、朝奉郎軍器少監兼直講陳士楚

敕具官某：朕以元子天資之良，遴選賓友，以輔導之。惟爾艾、爾士楚，俱以儒英，從吾兒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講貫既久，以至終篇。旌爾賢勞，何愛一秩？其益暨乃僚，秉乃心，相與發明經史之要。日計不足，而歲有餘。厥惟休哉！可。

知揚州錢之望復直寶文閣

敕具官某：朕肇禋南郊，爰肆霈澤。士有一眚，咸復厥初。矧吾帥臣，起臨邊閫，日著聲績，如爾之望者，顧可後乎？爾守襄陽，煩言荐至，稍鐫寓職，于今三年。因予泰畤之恩，歸汝寶奎之直。其祇寵渥，益懋爾功。可。

成都府路第二將高師顏制置使司奏舉知黔州

敕具官某：蜀道萬里，士有負文武之才者，朕何自而知之？爾起將家，歷戎職，制使謂爾通練老成，連帥又稱其沉毅通敏。朕以二臣之言，試爾以黔中之守。爾能不負所舉，則知所以報國矣。可。

泉州同安縣靈護廟神封威惠侯

敕具某神：朕之愛民至矣。吏治于明，神職于幽。苟利吾民，雖遠必録。以爾神廟食海嶠，久著靈跡。却蠻蜑而張官軍，

招海賈而銷癘疫。有司覈實，具以上聞。錫爾嘉名，歆予茂渥。可。

承直郎坑冶司檢踏官蔣蓋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國家置使江左，以總諸道之貨泉；設屬支郡，以究山澤之遺利。爾其屬也，冶工爭攘，至相戕殺，爾實啓之。劾章既聞，其上一秩，免所居官。吏之不虔，庶乎知警。可。

修職郎臨安府昌化縣主簿趙善視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筮仕之初，密在畿邑。是何么𦞂，敢爾披猖。鐫秩免歸，尚爲輕典。爾則自取，將誰咎哉！可。

入内内侍省都知鄧從訓該奉上高宗皇帝徽號册寶轉恊忠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

敕：朕推尊烈祖，務極隆名。寶册之嚴，式資辦護。均行賞典，爾則先之。具官某，服在禁庭，恪共衆職。横班秩峻，既兼留務之華；高廟禮成，實在賢勞之首。爰加命秩，用答爾勤。可。

倪思等爲係常良孫舉主各降一官

禮部侍郎倪思

敕：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於斯。既駭予聞，致貽伊慼。具

官某，夙推清望，遍歷華途。比因繕監之遷，爰謹屬寮之薦。家既傳於清裁，人亦謂其端良。俄隱慝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考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脱於七階，俾爾姑鐫於一秩。勿以懲羹之故，而忘推轂之公。可。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沖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爲南蘭陵，以户曹爲賢而舉之。閲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不可廢也。其上一秩，毋忘省循。可。

隆興府佳山孚應廟神封惠濟侯

敕具某神：國家愛重爵賞，非有功不侯，人神一也。以爾神生而不求聞達，以忠孝而化人，没而能著靈響，有功利以及物。手植之槐猶在，舟行之禱必答。予之好爵，其尚歆承。可。

朝請郎致仕劉礎降一官

敕具官某：朕視嶺海，猶畿甸也。爾守蒼梧，而部使者謂爾加賦於民，且曰遂祠請而未拜，聞劾章而徑行。雖已掛冠，豈容幸免。姑鐫一秩，以示薄懲。可。

從政郎錢逖降兩資候服闋日與遠小監當

敕具官某：細民以煑海爲業，私販冒禁，或未能免。爾仕至邑令，又方執喪，使者廉按，謂爾爲逋逃之淵藪，何耶？削去

二階，姑令終制。朝祥暮眨，其尚何辭。可。

寄資訓武郎嘉王府都監朱思正轉歸吏部在京宫觀

勑具官某：服役内廷，兼官王邸。克勤所職，以疾丐閑。禄以内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可。

成鏞知黔州

勑具官某：爾奮由武科，屢更事任。黔中雖遠，委寄不輕。外控夷蠻，地當一面。命爾作守，凡牧民固圉之事，尚勉之哉！可。

寄資武義大夫果州團練使重華宫祗候董友聞轉歸吏部

勑具官某：爾職聯中禁，使領遥團。共事累年，以疾求退。俾仍舊列，往赴右銓。益務檢身，以俟收用。可。

秉義郎閤門看班祗候韋琳報班差錯降一官

勑具官某：朝儀尚肅，賓贊尤嚴。進退降登，視以爲節。抗聲失度，時汝之辜。爰削一階，以懲不恪。可。

郭棣知瀘州

勑：掌殿巖之武衛，夙著勤勞；分邊閫

之顧憂，茲煩填撫。睠予世將，聽我訓詞。具官某，禀資沉雄，馭下嚴整。出臨淮海，嘗當一面之權；入總貔貅，久護千廬之密。比歸故里，既歷累年。惟時瀘川，控彼蜀道。靡有蠻夷之外侮，何期蟊賊之内訌。狂卒稱兵，衆無與者；仇人假手，天實誅之。顧平時謀帥之甚艱，豈今日擇才之可後？疇堪予選，僉曰汝諧。爾其設方略以靖驚疑，示寬大以安反側。凶徒既殄，無問脅從。義士寔多，當行第賞。綏爰有衆，遂令境内之清；坐折遐衝，益致王靈之暢。佇聞嘉績，别議優恩。可。

文州靈惠豐安侯加封嘉應

敕具某神：朕成民而致力于神。陰平去都城萬里，苟有利於民，亦不汝遺也。增以嘉名，用答靈貺。尚其歆奉，以惠遠氓。可。

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趙善謙降一資放罷

敕具官某：爾以宗子，居大郡莫府。不能自絜其身，乃與胥徒共爲姦利。儥券焚曆，欲蓋而彰。鐫黜示懲，尚服寬典。可。

文林郎寧國府司理盛將之降一資

敕具官某：獄事至重，豈容小差？爾職其間，乃爾失當。諒其非故，姑示薄懲。可。

承信郎石璹父榮年九十五保義郎致仕

敕具官某父某：比肆郊霈，推老老之恩。爾年登九齡，子爲命士。授之武爵，以爲晚歲之華。可。

興化軍莆田縣順濟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封靈惠妃

敕：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婦人之爵，莫及於妃。儻非靈響之著聞，安得恩榮之特異？具某神，壼彝素飭，廟食愈彰。居白湖而鎮鯨海之濱，服朱衣而護雞林之使。舟車所至，香火日嚴。告賜便蕃，既極小君之寵；禱祈昭答，遂超侯國之封。仍靈惠之舊稱，示褒崇之新渥。其祇朕命，益利吾民。可。

朝請郎張抑爲係舒光舉主降兩官

敕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持江東使者節，以池陽郡博士爲賢而舉之。閱歲已久，乃以賄聞。比申舉將之罰，惟爾在哀疚而未及。既除喪矣，其上二秩，毋忘省循。可。

遥郡刺史知和州某依舊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

敕具官某：將門出將，其説古矣。紹興以來，名將之後，人才不乏，鮮有以將略世其家者。爾起自西陲，屬鞬九陛。頃由選擇，出守山陽。雖邊塵不驚，智勇無以自

見，而首尾五載，固圉有勞。徙之大邦，陞以遥團之秩。朕之知汝深矣，勉趨功名，毋忝爾祖。可。

寄資訓武郎韓果轉歸吏部在京宮觀

敕具官某：服役禁庭，屢更歲籥。恪勤所職，式閔其勞。禄以内祠，秩之吏選。尚欽朕命，以善爾躬。可。

文林郎監泰州鹽倉周大老降兩資放罷

敕具官某：鹽筴之盛，莫如海陵。積弊之深，亦非一日。今帑中之藏，至失十萬。白發吏姦，汝之職也。詳究始末，失職已多，而又不能自别於貪貸之嫌。再鐫厥官，歸務循省。可。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彦衛爲鄉民訴水傷擁併死損八人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試邑輔郡，能聲徹聞。秋潦爲災，訴者輻湊。老羸蹂躪，至有死傷。雖非關防所及，咎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可。

嘉王府講尚書徹章官屬諸色祗應人各轉一官資

内知客修武郎譙令雍、秉義郎戴勳

敕具官某：賢王務學，講席徹章。惟此百篇之書，坐閲八年之久。凡與職守，咸進官聯。爾起于諸生，班在上閤。祗事朱

邸，見謂恪恭。渙恩所加，勿謂故事。尚勉思所以稱此者哉！可。

使臣忠訓郎姜文用、孫昌祖，忠翊郎姚思正，保義郎董致中、徐松成、允顯、高珂，指使從義郎馮涇、王良，講堂使臣秉義郎蔣巨卿、張克家，講堂書寫文字進武校尉張桔、承受所手分承信郎野良嗣、❶承受下主管文字忠翊郎逆興祖、客司成忠郎傅昌世、❷前都監訓武郎朱思正、醫官成全大夫陳世安、翰林醫候李之美、成全郎陳翊

勑具官某等：王邸談經，閱歲滋久。凡曰執事，咸進厥官。往其欽承，益務恭恪。可。

秉義郎楊忠輔換太史局丞權同知筭造

勑具官某：周之馮相氏、保章氏，皆以中士爲之。星曆之學，爲士者可不務乎？爾邃於曆，徹于朕聽。因其所長，俾貳局事。推步日月星辰之行，以稱朕欽天授時之意，爾尚勉哉！可。

❶「野」，殿本作「舒」。
❷「昌」，殿本作「宣」。

殿前指揮使行門長行左班楊坦、劉選、李端、邢敞、沈明、黄毅、杜椿、吴珪、蔡顯，右班王佐、邊寧、李鈞、孫彬、陳琚、曹换、❶王浹、黄義、陳圭换武翼郎添差諸州駐泊兵馬都監

勑具官某等：行在所猛士如林，又擇其雄毅之尤者，列在人門，爲予爪牙。歷歲既久，親閲挽强之技。超授武爵，護戎方州。錫之袍帶，以寵爾行。毋忘衛上之忠，益習近民之事，尚勉之哉！可。

殿前指揮使守闕行門長行左班許坦、聶榮、明澤、孫伸，右班盛俊、吴佾、郭錫换從義郎

勑具官某：爾等以拳勇選，密侍宸居，有年于兹矣。親閲其藝，視高下而賦之爵。尚勉之哉，毋怠於事。可。

神騎嵌補副指揮使姜勝换秉義郎、宣武嵌補指揮使徐成换從義郎、天武下名副指揮使吕俊换修武郎

勑具官某：爾等蚤以武勇，備予羽衛。閲歲既久，而挽强之力不衰。授爵有差，往親民事，益務忠恪，以稱所蒙。可。

趙介循從事郎

勑具官某：爾以刀筆爲册府之吏，周旋四庫，其職清矣。又以奏篇之賞，疊進資

❶「换」，殿本作「涣」。

級。其思所以稱此者哉！可。

入内内侍省都知鄧從訓轉履正大夫依前奉國軍承宣使餘如故

敕：總禁廷之務，久矣宣勞；居横列之班，兹焉進秩。具官某，持身克謹，遇事惟勤。出入宫闈，習見累朝之故實；侵尋歲月，兼提衆職之綱條。爰因酒正之修，更陟武階之峻。勿云近比，思稱優恩。

蕭鷓巴奏孫秉義郎存德乞將磨勘轉官回授母淑人耶律氏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率從於夫爵。小君之號，兹越於邦彝。某人蚤嬪名將之家，同慕中華之義。兩朝示寵，名已著於鳩桑；一子貤恩，榮特頒於鸞誥。往服朕命，益宜爾家。可。

朝奉大夫錢之望奉使回程轉一官

敕具官某：比遣使華，往修鄰好。聞其扶疾，慮有闕事。見大夫非無可使，恐不及期。以爾志存許國，才足應變。輟自邊閫，俾將予指。聞命引道，禮成來歸。進之一秩，姑以勞還。俟訖外庸，嗣有褒擢。可。

武翼大夫楊大節奉使回程轉一官❶

敕具官某：朕歲遣使華，往修鄰好。

❶「一」，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必選上介，以輔其行。爾以扈衛之臣，爲行人之副。中途易節，調護無虧。惟爾之能，應予之賞。俾增命秩，其尚欽承。可。

奉使官屬文林郎陳元震、從事郎譙令憲、迪功郎錢廷玉、忠訓郎郜師孟、忠翊郎黄允迪、訓武郎李邦安，忠翊郎楊祖烈、吴良弼、趙進，承節郎張達、符溥，從義郎何洵、保義郎金彦達、進武副尉王沖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歲遣信使，修好鄰邦。凡爲假吏之行，舉有優恩之及。用酬勞勩，毋替忠勤。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杲落階官

勑：總千廬之衛，久護戎昭；敚一札之恩，用申褒律。具官某，器資沉鷙，謀略雄深。飭邊備於上游，坐銷外侮；肅軍容於中壘，允藉壯猶。朕慨宿將之無多，眷故家之可用。繄爾昆弟，爲予爪牙。兹徹武階，俾專使領。庸示等威之峻，式昭名器之公。其服恩榮，尚圖忠報。可。

閤門祇候訓武郎李彦機、從義郎李刪、秉義郎楊應龍應奉人使到闕一十番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等：信使來庭，掌在上閤。

賓贊之職，不容毫釐之差。祇事累年，積勞可賞。進之一秩，益務恪恭。可。

從事郎成州天水縣令韓廷圭降兩資

勑具官某：邊臣無小大，皆以忠實爲先。爾以逸囚受罰矣，而又爲欺。荐削一階，用戒來者。可。

皇叔祖士峴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悋轉一官

勑具官某：國家以十階待近屬，必十載而後一進，其選嚴矣。惟我宗老，行尊年高，爰寵其子，躐等而授。雖曰近比，實惟異恩。可。

忠翊郎李孝純落階官閤門宣贊舍人

勑具官某：爾以名將諸孫，中宮兄子，不患不致富貴，顧所以將之者如何耳。頃罣吏議，亦既累年。察之蓋詳，克自循省。賓贊之職，用以命汝，念之哉。知復玷缺之囏難，則知所以保其身矣。可。

故責授安遠軍節度行軍司馬詹儀之追復中大夫

勑具官某：朝廷念廣西鹽筴之弊，因爾建議，使行其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爾既知其不可，而不能自已，何耶？解絃更張，事始少定。褫官置散，以謝遠民，而爾亦亡矣。爾豈欲害民者？徒以昧於不

遠復之義而致此。亮其本心，追復舊秩。能體此意，尚爲有知。可。

太中大夫參知政事胡晉臣提舉修壽皇會要并禮儀使轉一官

勑：朕寅紹丕圖，推尊慈極。纂修帝制，尤嚴於五載之餘；登奉寶儲，遂全此一王之法。惟時近弼，兼總宏摹。矧相禮以備成，豈疇庸之可後？具官某，該通而知務，端静而善謀。頃上禁途，居然有公輔之望；迨升宥府，足以致朝廷之尊。俾參豫於政機，益茂明於國體。緝成大典，允藉宗工。誕舉縟儀，更資使範。以侈重華之盛，以彰疊矩之傳。爰序進於崇階，尚勉從於遜牘。增陪采食，仍衍真畬。噫！鋪張閎休，實贊我顯親之志；奉行故事，尚堅而致主之心。往服訓辭，以綏寵渥。可。

從事郎趙彦适收使射中減磨勘循一資

勑具官某：國家選士於廷，又命以射。爾以宗支之秀，既擢儒科，能游於藝，且應賞格。何愛一階，以示勸獎。可。

從事郎王堯佐前任復州司理載鐵錢入銅錢界筭請鹽鈔降一資

勑具官某：冒利犯禁，齊民則有之。爾爲獄掾，乃敢以身而試法。稍鐫命秩，猶爲寬恩。可。

朝請郎尉聞詩前知永康軍拖欠綱運降兩官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於郡邑，然軍餉則不容闕也。永康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之，闕供甚矣。鐫去二秩，以勵其餘。而猶不奪爾合江之符，以不得罪於民也。其務足用，勿以懲羹而取盈焉。可。

朝散大夫知明州高夔爲提刑陳倚申厲雄公事不自陳避嫌降一官與邊郡

敕具官某：爾以選擇，屢典大藩。四明富民之訟，使能俟屬邑之公行，聽憲臺之移獄，則晏然無事矣。部使者謂爾不能引嫌，疑有未盡。鐫官一等，易地邊方。汝往哉，其思有以静鎮之。可。

朝散郎國子博士徐堯上殿墜笏降一官

敕具官某：爾以老書生獻箴于朝，此意勤矣。朝儀貴肅，乃爾失度。雖欲宥過，不應但已。稍鐫命秩，以儆廷紳。可。

寄資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符滌降兩官放罷

敕：灑掃是職，專務盡恭。過愆有聞，豈應從恕。具官某，久以勤敏，祗事禁嚴。當克謹於官箴，乃自貽於罪罟。命鐫横列，尚畀遥團。罷歸銓部之班，顯示貂璫之戒。可。

内侍高品李元美降忠翊郎放罷

敕具官某：禁廷貴肅，三尺尤嚴。爾職其閒，而越法度。削官二等，尚爲寬恩。可。

閤門祗候潘瓚落看班

敕具官某：爾祗事昕朝，再更歲籥。稽之故實，盍正官稱。益務恪恭，毋怠於久。可。

皇后親嫂碩人許氏特封郡夫人

敕：命婦之封，盍從於夫爵；小君之號，兹出於上恩。故某官妻許氏，蚤嬪將家，今爲后族。廉車既往，莫諧偕老之宜；戚閈方興，實號懿親之長。屬褘衣之歸謁，分石窌以疏封。尚惟法度之循，以對寵光之渥。可。

直敷文閣史彌正爲高夔奏厲雄公事落職罷宫觀

敕具官某：爾奉祠就養，宜無與於公府。知篤葭莩之好，而忘瓜李之嫌。事發相重，遂徹朕聽。收還延閣之直，仍罷祠宫之官。尚其省循，予不汝棄。可。

侍御史林大中直寶文閣知寧國府

敕具官某：朕惟天子耳目之官，與夫言語侍從之臣，皆極天下選，豈應輕去？

然進退之際，君子之大致存焉，朕亦欲有以全之。爾以清德雅望，周旋三院有年矣。憂國之忠，匪躬之節，論事有體，義形於色。臺綱斯振，物論浩然。擢貳銓衡，所冀獻納之益，而抗章自列，引義不回。宣城大邦，實慈皇初潛之地，寓直寶奎，以寵爾行。牧御之方，無俟多訓。勿以在外，而忘告猶。政成來歸，副我虛佇。可。

知漳州鄧駉江東提刑

勑具官某：入而居獻替之選，出而任澄按之寄，皆朕耳目之官也。以爾端靖有守，雅望甚休，擢在諫垣，出鎮南服。江左祥刑之重，肆以命汝。豈惟引以寖近，爲爾之寵，抑使列城之人，知朝廷垂意臯事，至遣諫官以臨之。《書》不云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朕將庶幾焉。可。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勑具官某：朕承累聖仁厚之餘，雖罔敢兼于庶獄，而明罰勑法，求惟厥中。乃者播告之修，孚于中外矣。爾以諫省之舊，知予德意，而明敏詳練，無施不宜。召自邊閫，用爲廷尉之貳。昔張釋之使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之，民自以爲不冤。汝往哉，其爲朕持天下之平，且以行汝學道愛人之志。可。

大理評事李珏再任

勑具官某：廷尉之屬，非明於文法，不以輕授；非遲以歲月，不能通貫也。爾以

名家子，庀職既久，以其自列，爰俾因任。尚圖來效，勿替厥初。可。

故太傅蒲察久安女碩人乞用父遺表恩澤封郡夫人

勑：命婦之封，盍從於夫爵；小君之號，兹出於君恩。某官女碩人蒲察氏，生長北方，來歸王國。謂父兄即世，惟一身之僅存；而恩渥自天，曾累歲而未請。乃叩九閽之邃，願加列郡之稱。亮其忱衷，矧有近比。特疏予寵，用慰爾心。可。

忠訓郎興州遊奕軍權統領常崇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周知中外將士之才，間使來前，用閲其實，不以遠近爲間也。爾來自西陲，人物可採。何愛一秩，以寵爾歸。益習戎韜，以俟有用。可。

殿前司神勇軍統制訓武郎劉肇、步軍司左軍統制修武郎姚旦總轄牧放倒斃數少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等：歲分遣諸軍，牧于浙右寬閑之鄉。惟統御有方，芻秣以時。歸而閲實，生全者衆。進之一秩，以爲來者之勸。可。

高夔知廬州

勑具官某：爾頃守合肥，嘗移之内郡。近守四明，又易以邊方。乃自制司，復分帥閫。蓋以爾習熟淮甸，有志事功，故因以遷

焉。内有以固吾圉，外有以宣王靈。爾尚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新知昌州程仲虎爲虧發官錢降一官與閑慢差遣

敕具官某：朕崇儉示朴，未嘗加賦於郡邑，然軍餉則不容闕也。廣安雖小，賦入有度。及爾爲之，闕供甚矣。姑鐫一秩，以爲罷軟之戒。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某州刺史多能多助收使父居中遺表各轉遥郡團練使

敕具官某等：朕親睦九族，務從優恩。而十階之進，則謹守舊制，未嘗私也。以爾父嘗建節旄，不及中壽，遺奏之澤，未請於朝。俾爾昆弟，俱領遥團之任，朕之於爾厚矣。尚惟恪恭，以綏寵禄。可。

林嘌閤門舍人

敕具官某：爾以武科首選，庀職上閤有年矣。銜恤告歸，免喪入見。俾還舊班，益務恭恪。可。

中大夫知寧國府蔣繼周磨勘轉官

敕：擁千里之麾，方著民庸之茂；考三載之績，尚伸吏課之公。具官某，被眷慈皇，進班言路。以中執法之舊，爲東諸侯之尊。政最有聞，尚有稽於褒表；封章來上，何屢請於歸休。兹以年勞，應于銓法。爰峻文階之秩，遂登從槖之聯。大異庶工，往

祇茂渥。可。

知廣州岳霖敷文閣待制致仕

敕：帥閫有嚴，方任顧憂之寄；囊封何遽，來騰告老之章。驚爾疢之寖深，撫予衷而甚戚。具官某，秉心端亮，遇事詳明。少歷艱勤，養成畏謹之性；晚更事任，率有循良之稱。念方虎之舊勳，擢嚴吾之近侍。一辭軒陛，洊閲歲時。起分嶺表之麾，俄感漳濱之疾。宦游南海，曾無煖席之淹；次對西清，用示掛冠之寵。尚期自厚，以冀有瘳。可。

岳霖贈四官

敕：掛冠有請，方聯次對之班；易簀可哀，宜厚飾終之典。云胡弗淑，而至於斯。具官某，出自勳門，動遵士檢。攬轡登車之寄，夙著賢勞；簪筆持橐之除，實由親擢。分五羊而作牧，擁駟馬以啓行。何恙之深，此生遂已。念世臣之無幾，愴長夜之不晨。忍聞垂絶之言，寧愛不貲之寵。躐四階而進秩，按三尺以疏恩。用大爾家，庶將予意。可。

知贛州趙彦操知廣州

敕具官某：爾頃爲列卿，攝民曹，領京邑，以才諝稱，今二十年矣。屢試劇郡，政最卓然。南海巨屏，實控百粤，去朝廷遠，委任尤重。章貢壤地相接，不惟通知風俗之宜，南方亦久聞爾之名矣。舉以命爾，其爲朕綏編甿，撫蠻蜑，使嶺海之閒，不異畿

甸，庶有以副朕不忘遠之意。可。

知静江府趙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敕具官某：朕擇才而用，謀帥尤艱。廣右去朝廷遠，二十五州綿地甚廣。爾以甘泉舊臣，起家作牧，而兩載之閒，内外晏然，治行可睹矣。方圖爾功，而以疾謚，丐閑甚力，何耶？均逸祠庭，遂爾賦歸之志；陞華論譔，示予篤舊之恩。尚勉壯猶，毋忘忠報。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給事中尤袤禮部尚書

敕：官建儀曹，俾司禮樂制作之事；職專宗伯，當用朝廷老成之人。閲一時侍從之臣，極三朝髦俊之選。求之公論，僉曰汝諧。具官某，學極群書，才兼數器。被眷知於慈扆，參寮寀於儲宫。出入累年，始終一節。禁路論思之益，有衆人之所難；瑣闈封駮之章，至三進而未已。積兹德望，處以文昌。職務雖清，實總夷夔之任；謀猷可告，尚殫稷契之忠。可。

中書舍人黄裳給事中

敕：朕惟舜命龍出納朕命，而名官以納言。蓋人君之命，不難於出，而望其能納也。瑣闥之職，爲朝廷喉衿，古誼昭然，尤當遴擇。具官某，天資直諒，學力粹深。處之王邸，則有講導之益；擢之詞掖，則推潤色之工。是用受爾以封駮之任，非以序而遷也。事有不可，爾則盡言；言而可從，朕不吝改。惟能知舜所以名官之意，則能體朕所以命爾者矣。可。

太常丞章穎軍器少監

敕具官某：爾以倫魁之彦，端諒有聞，進丞容臺，與職史筆。王邸講誦之益，天官銓綜之公。惟時名流，兼此數器。俾貳戎監，是曰序遷。《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此亦急務，尚勉之哉！可。

吏部員外郎汪義端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朕選任臺端，增置諫列。惟六察之分職，非一人之可爲。泛觀在廷，識擢自我。以爾蚤先衆俊，屢試長才。風儀凛然，有御史之望；聲譽籍甚，乃故臣之家。俾踐世官，往贊而長。屢更劇郡，尚何學邑之拘；輟自名曹，庸示簡僚之重。其祇朕命，往振臺綱。可。

右正言胡琭左司諫

敕具官某：朕擢卿諫省，亦既再歲。端靖有守，論事加詳。蓋聞古者有争臣七人，爾獨賢勞，念之久矣。增置諫列，俾正左虚之位。其益究乃心，暨乃僚相與補拾闕遺，以輔不逮。俾朕導諫之風，有聞於世，亦惟休哉！可。

監察御史何異右正言

敕具官某：臺諫之選，俱爲甚重，而職務自有不同。臺臣當糾官邪，而諫省專裨主闕。爾爲六察，亦既年餘。屢進封章，凛有風采。今予授以拾遺之職，滋嚮用矣。

以峩豸之風，盡造厀之益，則朕有聽言之美，而爾亦無愧於古争臣矣。可。

大理評事王補之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爾家傳文法，久任廷評。遂爲同列之首，賢勞著矣。丞貳之職，命爾遷焉。罪疑惟輕，繄古之訓；移情就法，尚戒于兹。可。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宫

勑：朕收覽群才，緬懷耆德。矧東宫賓友之舊，洊從琳館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沖。幼學壯行，曾不渝於一節；出藩入從，實有聞於三朝。退食自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羲經八卦之文；畫地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兹繼廪人之粟，益高延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室，毋忘猷告之忠。可。

皇伯嗣秀王伯圭故妻秦國夫人宋氏追封兩國夫人

勑：伯父行尊，已極三公之貴；夫人德配，盍疏二國之封。雖不逮於生榮，顧可稽於衈典。具封某，起由戚閈，歸我宗英。動惟圖史之遵，居有珩璜之飾。少同甘苦，能與家人而忘貧；晚被寵光，固宜君子之偕老。云何不淑，弗永其年。賜湯沐之大邦，既屢頒於翟茀；兼公侯之兩社，爰特畀於蜜章。以伸伉儷之情，以厚幽冥之渥。尚

惟精爽，式克欽承。可。

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太常丞、主簿彭龜年司農寺丞元係林大中辟差，大中與郡，張叔椿再辟辭免。

勑具官某等：爾謙篤信好學，表裏無玷。爾龜年剛毅近仁，氣節有聞。又皆憂深思遠，有拳拳愛君之心，御史選也。大中之辟，叔椿之留，豈其私哉，而引義慨然，若不可一朝居者。朕既不汝捨，而高爵非所以留之也。容臺農扈，分以命汝。丞哉丞哉，其少安之，以俟選擇。可。

都官員外郎趙謐户部員外郎主管左曹

勑具官某：爾祖父以直道佐中興，配饗高廟。子孫茍在仕版，以次拔用。今位于朝，惟爾一人。外奏筠陽之課，内爲秋官之屬。恂恂自守，尚有家風。遷寘左民，毋懈于位。可。

趙師瑟知德慶府

勑具官某：海康雖遠，以高廟潛藩而增重，選侯亦不輕也。爾以宗支之秀，資歷寖高。往撫是邦，毋忽民事。可。

都大提點坑冶鑄錢耿延年兩浙轉運判官

勑具官某：部使者分行諸道，在外則鍾官總貨泉之重，在内則畿漕任飛輓之繁，皆遴選也。爾長於心計，歛歷已深。新安之政，與仆植僵，徹於予聽。鼓鑄以佐用

度，又優爲之。計臺虛位，亟以命汝。式遄其歸，以副朕爲官擇人之意。可。

陳揚善知光州

勑具官某：浮光舊爲内郡，今實並邊。牧民之任，不輕畀也。以爾嘗守輔邦，見稱辦治。自去郎省，家食有年。兹庸授以左符，往臨邊徼。撫民以寬，處事以静，其庶幾乎古之折衝者矣。可。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勑具官某：爾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辦治有聞。惟時鍾官，究山澤之利，興鼓鑄之饒，以佐國用。非心計優長、風力强敏之士，不足以當之。輟自吴興，俾趨臺治。檢柅吏姦，導疏利源。匪亟匪徐，惟正之供，則爾之職舉矣。可。

知平江府沈揆司農卿

勑具官某：朕臨御丕圖，求賢如渴。儲闈寮寀，選用無遺。蓋舉予所知，非止篤舊故之恩也。爾以儒學奮身，周旋清貫。詞藻之發，追配前良。肆朕纂承之初，最先收召。出守劇郡，試之益詳矣。漢二千石有治理效，公卿缺則選諸所表。朱邑由北海入爲大司農，則其事也。朕之待汝，豈惟掌周稷之事哉！往祗厥官，嗣有褒陟。可。

呂大麟知常德府

勑具官某：本朝衣冠之族，爵位相望，

文獻不墜，未有盛於呂氏者也。至于今日，仕者寖寡。慨然念之，起爾于家。以爾素守家法，好學不衰，宰郡有循良之稱，在朝謹靖共之守。去國既久，退然自安。武陵湖右奥區，外控五溪之徼，思得賢牧，以填安之，故舉以命爾。爾尚勉哉，能大其家，則爲報國。可。

左丞相留正初除少保封贈

曾祖贈太師耀卿追封英國公

勑：朕任相甚專，虛己以聽。累奏篇之賞，盍膺八命之崇；覽遜牘之勤，始進三孤之重。乃循故事，加賁曾門。具官某，生爲善人，世載隱德。傳芳中古，繇王國大夫之有聞；席慶華宗，去清源節度之未遠。惟躬行無媿於幽顯，故家聲大啓於孫曾。是生名儒，致位上宰。閔書屢錫，已登極品之官；公社肇開，爰胙真陽之土。尚惟精爽，歆此寵靈。可。

曾祖母周國夫人藥氏贈周國夫人❶

勑：士有奮身而仕至元臣，推恩而爵及曾祖。嘗迹所自，必有其原。豈惟奕世之賢，仍多中饋之助。夫或加寵，婦則從之。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儒素之族。積功累行，雖有良人之賢；處順安時，宜偕君子之老。比及後裔，是生上台。封既至於小君，寵仍疏於大國。不改《周南》之舊，用配留侯之祧。其祗異恩，以利後嗣。可。

❶ 兩「周國夫人」重，疑有誤。

祖贈太師沂國公寔追封福國公

勑：德雖著州鄉，而弗顯於朝廷；身不及富貴，而乃施乎孫子。此古人敢以自必，而天報昭然不誣。我有宗工，恩逮顯祖。具官某，坦坦幽人之履，恂恂長者之風。惟先世以來，有功於國，故餘慶所及，遂肥其家。果見聞孫，進登孤保，屢頒霈澤，貴極師垣。乃更沂水之舊封，仍祚閩山之鄉國。九京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母楚國夫人洪氏贈商國夫人

勑：婦道之脩，相夫以順；家法之懿，至孫而興。雖寵榮不及於生前，而恩渥屢加於身後。具封某，以幽閒之操，崇節儉之風。夫婦俱賢，蓋非一日之積；室家流慶，遂見百年之餘。賜湯沐於南荆，易封圻於上洛。以顯漏泉之澤，以慰含飴之思。可。

父贈太師衛國公鑄追封魏國公

勑：朕惟東周大夫留氏，號稱世賢。子國，子嗟之父也，俱不見用，詩人惜之，此《丘中有麻》所由作也。朕之用賢，則異於是。具官某，世有潛德，生爲醇儒。雖富貴不在其身，而善慶乃積於後。惟我碩輔，秉國之均。尊顯其親，貴極人臣，斯教忠之效也。既胙武公之土，復更畢萬之封。父子之賢，於是俱顯，視東周之留爲盛矣。死而不亡，其尚知歆。可。

前母燕國夫人鄭氏贈齊國夫人、母秦國夫人劉氏贈魏國夫人

勑：婦爵從夫，已極小君之號；母貴以子，荐更大國之封。具封某，迪德静專，處家約素。相夫以禮，躬孟光舉案之勤；教子能賢，慕軻母擇鄰之訓。相予初政，致位上台。秩既進於三孤，貴遂登於累葉。表兹閫範，用配禰宫。改北國之舊圻，畀東藩之新邑。劉氏「改四塞之舊邦，畀大名之新邑」。申加閔册，增賁宗祧。可。

故妻魏國夫人徐氏贈秦國夫人

勑：朕寵任大臣，躋榮孤保。爵既加於祖禰，恩又及其閨門。具封某，生有令姿，居循《内則》。知巨源之識度，相待如賓；勉仲卿以激卬，及見其貴。雖隔幽明之際，仍深伉儷之情。夏篆通擅，顯漢相元勳之重；魚軒象服，開秦川大國之封。九泉有知，千載無憾。可。

大理卿王尚之直龍圖閣知平江府

勑具官某：吴門地大物阜，隱然東南一都會也。爾生長淛右，固已習知其風俗，又嘗持節臨之，聲聞藹然，至今未忘。矧明練憲章，飾以儒術，再長廷尉，滋嚮用矣。抗章求外，自詭治民，爲爾相攸，無踰於此。畀以義圖之直，用寵爾行。豈惟不减昔人晝繡之榮，吏民聞之不戒以孚，足以寬吾顧憂矣。可。

浙東提刑陳倚除大理卿

敕具官某：國家以臬事付廷尉，而立制視古爲詳。治獄者無與於定法，斷刑者不使之鞫囚，而卿實總之。選顧不重哉！爾習於憲章，而持心近厚。由廷評而上，至於爲長，踐敭有年矣。綰建寧之符，持淛東之節，又皆有稱焉。肆疇已試，還爾舊物。囹圄屢空，病未能也。爾能盡心，使刑獄號爲平，則庶幾乎古矣。可。

知雅州宋南强知金州

敕具官某：金城外控邊陲，内連巴蜀。有民有兵，號爲价藩。延燔之餘，正須長才以任郡寄。擇人於内，豈曰無之，臨遣而行，慮不及事。疇咨西南之守，就以遷焉。以爾有志事功，敏於從政，其解蒙山之組，往撫漢陰之民。此而有聞，朕將用汝。可。

木待問知湖州

敕具官某：儒科首選，宦達相望。儲禁舊寮，收用略盡。慈皇初開南省，爾則爲多士之先；沖人頃居東宫，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欲仕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爲明當塗之誣，浮議遂定。吴興劇郡，視古左馮，衆所憚爲，畢以試汝。勿以多言爲畏，倚需最課之聞。高爵美官，豈於汝吝。可。

費培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李官選屬，必先試以文法。然對有司之問者易爲工，察庶獄之情者難於盡。爾爲廷評，其以昔之所習，見於詳讞之際，遇事加勉，增益其所未至，不倦以終之，則爲稱職。可。

福建提刑辛弃疾太府卿

敕具官某：爾蚤以才智，受知慈扆。盤根錯節，不勞餘刃。中更閑退，以老其才。養邁往之氣，日趨於平；晦精察之明，務歸於恕。朕則得今日之用焉，召從閩部，長我外府。夫氣愈養則全，明愈晦則光。於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可。

顔師魯知泉州

敕：均佚真祠，遂彭澤賦歸之志；起臨舊鎮，慰潁川願借之心。匪曰朕私，徒得君重。既去家之不遠，俾便道以有行。具官某，學茂儒先，朝推壽俊。慨孔戣之去，命典外藩；念陽城之勞，許還故里。而遠甿懷其惠政，賈胡服其真清。攀轅莫留，垂涕相踵。此誠心之所感，非人力之能爲。既徹聽聞，重增嘉嘆。方遴選惟良之守，要先求已試之才。追常衮之遺風，當一變於閩俗；用蔡襄之故事，宜再領於泉麾。式遄其驅，以副所望。可。

新寧國府林大中知贛州

敕具官某：章貢居江右上流，控楚粤之要，民俗果悍，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勝也。非清德雅量，練達世務者，不在師帥之選。爾以不群之資，爲有用之學。治縣如古循吏，入朝爲才御史。彈劾不避於權要，論議率中於事機。横槊之風，振于一時。朕既分爾以宛陵之符，念其家食，易鎮兹地。先聲所臨，百吏望風。撫予南邦，以寬憂顧。朕豈汝忘哉！可。

廣東轉運判官黄掄再任

敕具官某：朕分遣諫官御史，使行諸道，以廉察列郡之吏。知予德意，多稱其職。爾以端諒之資，選在諫省。去國未幾，使于嶠南，善最有聞。俾之因任，既以慰斯民願借留之意，又以見朝廷不忘遠之仁。毋替厥初，嗣有褒寵。可。

宫人王安安轉郡夫人

敕：朕謹乃儉德，固無漁色之私；選于後宫，亦若審官之遴。宫人某，稟姿婉嫕，祗事静專。被《樛木》之恩，蚤與内廷之御；承《小星》之惠，躐升名郡之封。其益習於壼彝，庶克綏於寵數。可。

直龍圖閣知贛州楊萬里祕閣修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

敕具官某：朝廷之於賢者，用而盡其

才，上也；用未盡而勇退，寵其歸而全其高，次也。上焉者，朕之本心。次焉者，非得已也。爾以清節雅道，冠冕一時，高文大篇，追配古作。出入中外，聞望日休，計臺丐歸，俾守章貢。古郡卧治，庶以優賢，抗章自列，欲留不可。畀真祠之佚，升論譔之華。《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可。

祕書丞陳損之淮東提舉

勑具官某：常平使者之任重矣。淮東鹽筴甲天下，視他路尤重。貨泉所聚，出入萬計。調度低卬，在一路部使者事又重焉。爾起西蜀，慨然有志於當世。通練閫敏，遇事風生，周旋清途，久攝宰掾，彌綸省闥，備著賢勞，視其官可以知其才矣。頃護使客，往來淮堧，歸論利病，如示諸掌。兹因求外選而用汝，勉哉，思所以稱任使之意。可。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祚菲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爲法於萬世者，别爲一經，追儷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珮儼然。兹焉論賞，盍先於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尚惟欽哉！可。

浙東提舉陳杞本路提刑、淮東提舉衛涇浙東提舉

勑具官某等：浙東部刺史萃于會稽，爲密邇行都，視它部爲重。杞以辨治之才，爲常平使者，就畀臬事，任益高矣。涇以倫魁之彦，領淮甸鹽筴，改授簜節，地益近矣。其各揚乃職，使刑罰無冤，公私兼足，以副朕選掄之意。可。

武翼郎左翼軍統制韓俊供職滿十年轉一官 修武郎馬軍行司選鋒軍統制李郁同

勑具官某：爾出自禁旅，護戎泉南。既歷十年，内外靖謐。雖功名無事以自見，賢勞著矣。俾循故實，序進爾階。益習韜鈐，以俟選用。可。李郁改「泉南」爲「陪都」。

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勑：朕纂承丕緒，圖任舊人。一日萬幾之繁，既久勤於裨贊；三軍五兵之本，兹益厚於倚毗。乃播綸言，式彰枋用。具官某，氣全剛大，識造精微。以端靖結慈皇之知，以忠純爲初政之輔。同心同德，人孰知房、杜之功；嘉謀嘉猷，日惟陳堯、舜之道。居宜鎮於雅俗，動有助於沈機。察其所安，任以不貳。矧一登於政地，凡三入於樞廷。諒憲度之愈明，畀事權而增重。噫！予欲務孝宣之周密，以起治功；爾其慕子房之從容，用符眷意。顧惟宿望，奚俟多辭。可。

同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

敕：贊本兵於右府，方藉壯猶；圖共政於邇聯，尤資宿望。我有明命，告于具寮。具官某，學探聖原，才周世務。立朝蹇諤，素爲君子之儒；處事精詳，居有大臣之體。升之常伯，擢在機廷。陳告后之謀猷，簡而甚切；贊基命之宥密，静以無華。雅量鎮浮，不改其度。正身率下，敢干以私。曾不俟於期年，俾進陪於大政。國以永賴，人無異詞。噫！謨明弼諧，朕有望股肱之助；任重道遠，爾其推腹心之忠。永孚于休，以副所屬。可。

吏部尚書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敕：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禄爵，曾弗仕於外廷；後雖並用親賢，亦無踰於法從。兹開宥府，蓋得宗英。具官某，派出天潢，望高國器。蚤隨寒雋，首冠於儒科；出任藩宣，久臨於蜀部。侍經帝幄，選士貢闈。皆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樞機之寄，托之肺附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私於異渥，將深慰於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舉；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可。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

敕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爲郎憲部，恪守三尺。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入出，以周知經費之數。欲得清謹之士爲之，故以爾遷焉。勿以郎潛爲淹，思所以稱其職者。可。

太府寺丞沈作賓刑部郎官

敕具官某：郎官必由守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而授，行之舊矣。爾出名閥，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宜在兹選。向守丹丘，曾不煖席，而去郡之日，遮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脩門，養資外府，而後遷焉。朕之用爾審矣，惟盡乃心，以稱斯舉。可。

右司員外郎應孟明左司、吏部員外郎徐誼右司

敕具官某等：宰掾非它官比也。調護關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可以爲守文應變之助者，疇克爲之。爾孟明介然有守，練達民事。爾誼能爲可用，通貫治體。一以序遷，一以選授。朕方委政於二三大臣，惟爾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務，助朕求賢，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可。

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朕惟轉輸之任，莫重於畿内。祗承慈訓，率用士人。比年以來，多稱

其職。爾庠校諸生，故家人物，好古博雅，風裁素高，克勤小物，而知大體。頃使淮西，聲望籍甚。爲郎名曹，侃然有守。還畀道山之直，兼按潮河之間。飛輓以時，而用不乏；調度有經，而民不病。表率諸道，尚其勉哉！可。

監都進奏院朱致民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國家明謹用刑，遂以名李官之屬。近復定制，審閱奏當，尤不可以輕授也。爾以儒學自奮，而宰邑丞郡，循良有稱，入班于朝，靖共爾位。選以命汝，往哉惟欽。可。

司農寺丞彭龜年祕書郎

敕具官某：朝列多士，皆以賢選。雖不以日月爲功，要必使宿其業爾。丞大農屬耳，兹又命典中祕書，朕不以爲煩，人亦無得而言，以爾之才望有以當此也。道山群玉之府，涵養天下英才。異時臺閣高選，於此乎取，何止讀未見之書而已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楊經太府卿四川總領、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卿湖廣總領

敕具官某等：國家東巡吴會，宿兵楚蜀，示天下以形勢。給餉之任，必選王人居之。爾經奮身西南，老成詳練，樞屬宰掾，裨助爲多。問以蜀事，了辯如響，是用使爾

于蜀。爾抑起自故家，見聞殫洽，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風土，尤所諳歷，是用使爾于楚。寵以外府長貳之任，將命以行。爾二人皆儒士，其有以適緩急之宜，無乏興，無病民，使上下百城不擾而兼足，相安而有恃，則朕之顧憂可寬矣。可。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勑具官某：淛河以西，吴興爲輔藩。淛河以東，婺女爲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爲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宫，徧歷寮寀。念投閑之既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爲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間言矣。可。

宣教郎史彌廓係秀王孫女夫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以師臣之子，娶秀邸之孫，不習貴驕，能勉家學。推恩爾室，遂進以官。往其欽承，益務修進。可。

朝奉郎給事中黄裳、朝散大夫權工部侍郎謝深甫磨勘轉官

勑：嚴吏銓之課，所以示百僚之公；優法從之聯，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再登朝著，亟上禁途。朱邸横經，久藉講磨之益；瑣闈批勑，尤高論駮之風。謝深甫云「翺翔朝著，密勿禁途。三輔政清，久資於彈壓；貳卿任重，允賴於論思」。兹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寖陞官簿之華。其服恩榮，尚殫猷

告。可。

張允中該修玉牒循從事郎

敕具官某：慈皇寶牒之成，一代之鉅典也。爾爲胥史，與有勤勞。既登仕版，併進二階。可。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

敕具官某：爾守臨汀，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號辦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吏則不惡而嚴，民甚安之。湖在近輔最劇，就以畀汝。近歲皇族人才輩出，爾宜在政事之科，益勉所長，爲諸郡率，朕將有以表異之。可。

太學正顔棫、知常州無錫縣吴獵、潭州教授項安世召試並除祕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等：國家開館閣以待天下士，若必循次而進，非所以示招延之廣也。博采公言，取以數路。爾棫由舍法官學省，爾獵方宰壯縣，爾安世客授湖南，一聞其賢，俱命給札，前此殆未有也。指陳時務，蔚然可稱。登之册府，遂列英躔。豈惟養有用之才，抑以爲多士之勸。庶幾巖穴之彦，亦將樂從吾游焉。可。

户部員外郎趙謐陞郎中

敕具官某：近歲郎選日重，非外庸之著，不在此選；非資歷之深，猶置員外。爾

以名臣之孫，更踐蘭省。積其吏考，就正厥名。官簿寖高，益思加勉。可。

蘇大任太學正

敕具官某：眉山蘇氏，文獻相望。爾雖派別，以學自奮。朕覽薦牘，召寘學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何樂如此？益勤教事，勉繼前良。可。

趙不邌知西外宗正事

敕具官某：國家宗支日盛，散處郡國，而温陵、長樂猶循南、西二京之舊，各有司存。以爾行尊而性淑，奮由儒科，練達政事，往其主盟，糾合吾族。撫摩孤弱，而使之得所；教奬孝秀，以率其不良。振振《麟趾》之風，庶有望焉。可。

江東提舉黃黼户部郎中主管右曹❶

敕具官某：聚天下賢士，列之朝行，❷必更外庸，而後收用。非惟欲重郎選，亦以詳試人才。亨途由是而之焉，不輕畀也。以爾馳聲膠庠，資敏而練世故，使行江左，得部刺史之體。召對便朝，嘉其忠藎。右曹動關民事，號爲劇煩。往既乃心，以副選擢之意。可。

❶「郎中主管右曹」，原殘，據殿本及底本目録補。
❷「行」，原殘，據殿本補。

焕章閣學士知襄陽府張杓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

勑：憑熊軾於上游，久資填撫之略；畀麟符於重地，尤藉保釐之方。是爲留籥之司，增峻寶儲之職。具官某，性資闓敏，智識縱横。樂父兄之賢，源流有自；登侍從之選，揚歷已深。遇事敢言，詞鋒甚厲。臨機輒斷，才刃有餘。輟自文昌，出當方面。果肅清於邊徼，務宣暢於王靈。矧是秣陵，實雄江左。石城鍾阜，六朝之風績猶存；大纛高牙，先正之威名未遠。俾居連帥，益振家聲。想具有於成謨，顧何煩於多訓。可。

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章森焕章閣直學士知興元府

勑：荆楚奥區，無若江陵之重；巴蜀外蔽，實賴漢川之雄。我有侍臣，更此名鎮。峻增延閣之職，用寵元戎之行。具官某，禀氣中和，受材宏達。蚤被知於慈扆，亟登任於禁途。司留籥於陪都，既騰善最；建高牙於南郡，久殿上游。眷炎劉始封之邦，爲元德必争之地。雲屯萬竈，虎視三秦。誦武侯《出師》之章，諒其素志；審漢將登壇之策，勉乃壯圖。毋有遐心，往祇成命。可。

王藺知江陵府

勑：運魁柄於西樞，嘗贊幄中之畫；開

帥藩於南紀，兹分閫外之權。惟任舊人，式孚群聽。具官某，器資鯁挺，智識開通。世傳許國之忠，躬負濟時之略。明目張膽，在朝廷無事不言；聚精會神，故君臣不膠而固。輔予初政，正位本兵。機謀足以折千里之衝，文武足以爲萬邦之憲。退安祠館，寖閲歲華。蜀道登天之難，曲從私請；荆州用武之要，勉爲朕行。諒無俟駕之淹，倚聞洗印之報。噫！比周家之分陝，允屬宗工；據天塹之上游，是爲重鎮。尚體規恢之志，豈惟填拊之圖。可。

知興元府宇文价知襄陽府

敕：唐制以山南分東、西二道，西則漢中爲巴蜀之捍蔽，東則襄陽爲荆郢之北門，以是俱號重鎮。而控扼之要，於今尤切，謀帥其可輕乎？具官某，以學奮身，世有名德。壽皇眷知，擢寘華近。遂居文昌八座之選，出鎮漢中，于今五年。撫安軍民，帖帖無事。襄陽易地，委任惟均。方時小康，邊鄙不聳，輕裘緩帶，折衝樽俎，以追羊祜之遺風，不亦善乎！可。

錢象祖吏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吏部之司七，而右選最爲劇曹，涉筆終朝，猶恐不逮。非夫精敏詳練之士，不足以察吏姦而澄弊源也。爾明習吏事，飾以儒雅，分符持節，民庸茂焉。爲郎未幾，銜恤而歸，不俟造朝，亟加選用。静以制動，要以御詳，汝知之矣，尚其勉哉！可。

將作監主簿李大異司農寺丞、軍器監主簿曾三聘太府寺丞

勑具官某等：大農外府，分領食貨之重，各設之丞，以贊其長，非才不授也。爾大異彊記洽聞，處事有條；爾三聘篤學厲操，持論不苟。簿正兩監，退然安之。並進厥官，各任以事，以才自見，今其時矣。可。

秦熂知嚴州

勑具官某：爾生長大家，少而穎悟。力學進德，譽者交口。古括之政，無愧循良。嚴陵爲高宗潛藩，密邇行闕。選而用汝，詳試其才。益撫吾民，以稱朕意。可。

吴宗旦知舒州

勑具官某：龍舒在淮右爲名郡，士大夫以剖符爲樂，而朝廷必選才而後授之。爾以學自奮，明練憲章，法家者流自以爲不及也。律身範俗，清裁可紀，家食寖久，精力未愆。往居專城，綏靖淮服。列卿之舊，朕豈汝忘。可。

榷貨務監官修武郎陳仲堅、董淵、孫侁收趂增羡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榷之以佐用度，其數實廣。爾等協心奉法，歲有贏貲。何愛一官，以勸來者。可。

新江西運副錢端忠改江東運副

敕具官某：爾以王人給餉江淮，才諝著稱。俾之將漕，需次已久，持節有行，小疾來諗，尤見廉靖。爲爾易地，以遂其私。輔養精神，庸俟器使。可。

幹辦審計司劉三傑將作監主簿、王恬軍器監主簿

敕具官某等：爾等在太學爲名流，試劇邑爲良吏。以薦入朝，歲月當遷。分命以勾稽之職，而處三傑於大匠，恬於戎監。職清而務簡，益養賢望，以俟甄拔。可。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尚書郎爲當今妙選，朝行雖有名士，必更外庸而後授之。爾嘗峩豸冠，凛有風采，按刑淛東，將漕江右。久攝帥閫，所至有稱。賜環而歸，敷奏詳雅，資望高矣。然猶處之小選，所以重銓綜之任也。其究乃心，以贊而長。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外　制

國子司業彭椿年除祭酒

敕具官某：祭酒尊者之稱也。荀卿在齊，最爲老師，蓋三爲之，後世遂以名胄監之長。非夫儒先哲艾，德齒俱尊者，豈輕畀哉！爾蚤以文行表于諸生，歷官朝行，好禮不變。擢居小司成，士論久已厭服。爲國學師，無以易汝。往哉，惟不言而躬行，使人益觀感於規矩之餘，則首善之風振矣。可。

樞密院檢詳李祥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成均教事，師道貴尊。近歲雖長貳不並除，而爲士擇師，不應以此爲拘也。爾馳譽膠庠，見謂前輩。文學行誼，久服衆心。諒直簡嚴，不移素守。郎潛以來，藹有師儒之望。兹庸命以少司成之職，追還古風，變而至道，于以副朕作成之意。尚勉之哉！可。

左司諫胡琢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朕之用人，謹守成憲。惟爾之用，獨異它人。始以編摩見于便朝，奏對詳雅，朕心嚮焉。擢典中祕，遂居六察。

居無幾何，徑登諫垣。期月之間，屢獻忠讜。引嫌自列，執義不回。俾貳大農，豈朕初志。往祇乃事，庸俟甄升。可。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東頭供奉官士慮贈太子少保

敕：國家親睦九族，本支蕃衍。侯王使相，寵禄相望。然雖在近屬，無子孫贈典之文。惟爾孫曾進秉事樞，追榮之恩，上及三世。有宋以來，實自汝始，豈不榮哉！具官某，胄出熙陵，慶綿漢邸。生長承平之日，涵濡信厚之風。不顯其躬，以燾于後。本兵之任，我得宗英。推迹本原，寵之宮保。蜜章之渥，賁爾九京。可。

曾祖母龔氏贈高平郡夫人

敕：士大夫遭時遇主，致身兩地，必有慶源之自，仍多内助之先。矧在吾宗，可無異渥？具封某，婉嫕之質，幽閒之度，克相夫子，寖大其家。孫又生子，起爲公輔。既錫曾門之寵，併推婦爵之崇。惟沁水之名邦，實河東之沃壤。以示廟祧之寵，以增屬籍之光。可。

祖贈秉義郎不求太子少傅

敕：唐之宗室大用者九人，而李適之爲稱首。追榮乃祖，褒册典物，焜照都邑，行道咨嘆，著于史牒。今爾之寵，視古過之。具官某，禀資甚賢，爲善知樂。雖事功

不見於世，而隱行實侔於天。是生聞孫，首致樞近。既嘗逮事，當揆所元。用推黃壤之恩，爰授青宮之傅。三錫之命，尚其未央。可。

祖母太孺人晁氏贈咸寧郡夫人

勑：惟晁氏世有名士，在濟北號稱華宗。女教既嚴，壼彝可紀。矧來歸於天族，乃深篤於義方。宜有後人，克顯先世。具封某，結縭之訓，蓋自家傳；《采蘋》之儀，實遵禮度。相夫以道，躬德曜齊眉之勤；有子甚仁，謹仲由負米之養。三遷之教，燕及元孫；一命之榮，胙之大郡。是爲陽報，尚服殊恩。可。

父贈太中大夫善應太子少師

勑：躬行之實，莫著於隱微；天報之昭，殆同於影響。苟能用一日之力，何必活千人而興。惟深仁厚誼，有以過絶於人；則陰功隱德，終當暴白於世。具官某，生長富貴，遭罹險艱。菽水僅充，而事親有卧冰躍鯉之孝；伏臘未給，而於人有解衣推食之仁。片言可質於神明，一飯不忘於君父。教忠之訓，既著於生前；篤行之名，遂彰於身後。朕方命爾元子，貳吾西樞。察其許國之忠，想見過庭之學。寵之師範，冠彼儲僚。豈惟禰廟之是崇，抑亦宗盟之未有。尚其英爽，式謹歆承。可。

母淑人李氏贈安化郡夫人

勑：朕顯登樞筦，既以崇趙氏之祧；加賁幽原，其可忘孟母之訓？具封某，生自名閥，歸于賢宗。秉志静專，與少文而恊趣；處家約素，爲彭澤以忘貧。一門相勉以孝慈，奕世俱傳於清白。是有賢子，爲予輔臣。爰開順化之封，用示追榮之寵。毋重杯圈之感，庶寛霜露之思。可。

妻淑人徐氏贈鄱陽郡夫人

勑：朕並用親賢，延登宥密。雖曰家傳之懿，如《麟趾》信厚之風；亦惟閫助之良，有《雞鳴》警戒之道。宜與偕老，胡不永年？用加寵榮，以賁冥漠。具封某，天資柔淑，婦德慈祥。册府道山，才及見夫子英游之際；副笄翟茀，傷不逮小君命服之榮。獨惟南渡以來，久寓楚東之近。始封此郡，尚慰爾靈。可。

知夔州趙鞏江西路轉運判官

勑具官某：爾起書生，有志當世。頃由名曹，出鎮淮右。孳孳邊備，論奏相踵。易帥夔子，民夷帖服。事有當辯，不已于言，可謂首公忘私者矣。大江之西，漕事爲重，引以漸近，朕意可知。順流而歸，祗率厥職。可。

江西提刑劉光祖知夔州

勑具官某：夔子之國，介於楚蜀之間，

山川險固，民夷雜糅。謀帥之重，必惟通才。爾正色立朝，號稱敢言。出擁使軺，威望日聳。既授以江右之節矣，尚茲家食，非以優賢。分閫之寄，易以命汝。亟其洗印，以安遠民。可。

知昭州莊方知瓊州

敕具官某：瓊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實與番禺相爲引重。大艑獻琛，賴以爲歸，麾符不輕畀也。爾進由儒科，練達吏事，貳郡賓水，承流昭潭，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往其輯寧蠻蜑，勞撫賈胡，以稱朕選俟之意。可。

軍器少監章穎左司諫

敕具官某：古者箴規之求，下逮工瞽。矧位于朝，孰不進言。以諫名官，視古已狹。選用之際，其可不嚴。爾蚤以倫魁，寖登華序。清標直節，照映周行。約史東觀，横經朱邸。端靖無華，物自宗之。擢居諫垣，允恊時望。山甫補衮職之闕，孟子格君心之非。尚惟勉旃，以伸素藴。可。

將作少監黄艾右正言

敕具官某：諫省設官備矣，大夫而下，幾於古争臣之目。比方並建遺補，俱以引嫌而去。妙選時彦，乃今得之。爾抱負不凡，學爲有用，言簡氣勁，宜備諫列。輟自

王邸，命以拾遺。爾其振厲風采，别白是非，引經據古，以佐朕之不逮。將虚己以聽焉。可。

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蕭燧轉一官致仕

敕：朕睠言故老，方深仄席之思；遽覽封章，乃有垂車之請。勉從所志，殊咈予懷。具官某，洪毅而裕和，閎深而肅括。擢儒科於紹興之際，登朝躓於乾道之初。自結主知，蓋正人無待於助；久司言責，使天下想聞其風。遍儀論思獻納之班，遂參輔贊彌縫之用。粤從去國，亦既累年。卧疾清漳，興鄰下文人之詠；掛冠神武，慕山中宰相之高。爰序進於崇階，以曲全於晚節。噫！漢疏知止，既永謝於軒裳；蕭傅素剛，尚勉親於藥石。可。

蕭燧贈金紫光禄大夫

敕：舊弼退休，方徇辭榮之懇；奏函踵至，驚聞垂絶之言。撫往事以慨然，愴吉人之已矣。具官某，名高一代，仕歷三朝。官以諫爲名，真得争臣之體；后非賢罔乂，俾參嚴蝦之尊。雖爲故里之歸，尚佇壯猷之告。云何屬疾，亟願乞身。載覽遺章，尚想伏蒲之氣；優加卹典，以彰告第之恩。庸寄予悲，務昌厥後。噫！求馬周儀形之見，遂隔九京；歌晉公柱石之衰，重增一涕。可。

知建康府余端禮吏部尚書

敕：朝列選曹，妙簡持衡之任；位登常伯，尤高荷橐之班。兹得名臣，式符時望。

具官某，禀資洪毅，履行精純。慈扆結知，蚤與甘泉之侍；儲闈列屬，久陪少海之游。頃出鎮於雄藩，實典司於留籥。既聞報政，亟命還朝。矧惟十載以來，屢歷三銓之劇，士論夙推於平允，吏行素憚其嚴明。乃於晝接之餘，寵以天官之舊。老成復進，豈惟躬簿書期會之煩；忠蹇自將，正有賴朝夕論思之益。其祗成涣，用副虛懷。可。

湖北提舉張孝曾夔路提刑

敕具官某：夔子一道，視四川爲差近。而山川深險，雜以夷蠻，民物凋陋，困於征取。典刑之使，選用不輕。爾出自名家，敏於吏事。持節湖外，斂散以時。往按蜀門，布宣德意，使深山窮谷，舉無冤民，則庶乎得職矣。可。

右正言何異湖南運判

敕具官某：朕監觀四方，志不忘遠。寄耳目於部使者，猶恐弗逮，故間遣諫官御史以臨之。爾自登朝行，雅有清望。頃因奏對，擢居憲臺，升之争臣之列。方有賴於規益，引嫌求外，授節湖湘。典司將輸，光華燁然。夫以衰鷹伏蒲之風，抗攬轡登車之志。揚清激濁，在此行矣。有猷必告，毋有遐心。可。

四川制置使京鏜權刑部尚書

敕：朕體列聖寬仁之訓，務謹刑章；求一時忠厚之臣，俾居司寇。久虛此位，今得其人。具官某，器度恢洪，才猷挺特。蚤結

慈宸之眷，亟登要路之津。修聘殊鄰，壯蘇武持旄之節；開藩全蜀，慨王尊叱馭之行。百城咸服其恩威，四載備聞於勞烈。爰示賜環之寵，俾陞聽履之班。錫以贊書，付之臬事。罔兼庶獄，朕方推文王敬忌之心；明用五刑，爾其慕皋陶邁種之德。尚殫辰告，以副予知。可。

祕閣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職事修舉除集英殿修撰

勑：懷會稽之章，久煩填撫；報齊邦之政，可後褒嘉？具官某，分派天潢，服休仕路。頃由淮甸，來任飛芻輓粟之司；旋尹京都，遂登簪筆持橐之選。起臨輔郡，就擢帥垣。迨茲期年，知職務之時舉；去此一水，亦譽言之日聞。乃諭柄臣，俾陞寓職。以璽書示勉厲之意，毋曰彝章；使田里亡愁嘆之心，尚圖來效。可。

梁季珌知光州

勑具官某：爾父在紹興間，以才敏致位文昌，其後未有至二千石者。爾守上饒，政務簡静，銜恤而去，未究職業。浮光易治，地則被邊，畢以命汝，委寄爲重。尚其勉之，毋忝前人。可。

李沐吏部郎官

勑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巍科，寖登膴仕。出使閩浙，有志於民。爲養求歸，嘉其靖退。晉接之頃，處以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遥，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祇

厥職，無復固辭。可。

新知興元府章森改知瀘州

勑：開藩蜀部，曾洗印之未聞；易鎮邊陲，又改轅而于邁。惟首公之有素，諒承命而遂行。具官某，知略該通，才猷挺特。進儀禁路，入陪豹尾之嚴；擢殿留都，出擁麟符之重。由上流之奏課，畀西道以折衝。十年而守漢中，田叔固宜於久任；五月而渡瀘水，武侯豈憚於遐征。矧群情安集之初，藉元帥撫綏之力。推君子之心，置小人之腹，能坦然而不疑；脫慈母之懷，立嚴師之傍，當翕爾而自定。亟祇成涣，用寬顧憂。可。

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

勑：開帥藩於閩嶠，曾未彌年；司留籥於秦淮，兹焉易鎮。渴想儀形之見，亟令郵置之傳。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議遠追於晁、董，文章高軋於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批勑之手；至公典選，允藉持衡之權。皂蓋頒春，出臨千里；錦衣行晝，就撫三山。欲改畀於麟符，仍從馳於馹騎。朝受命，夕引道，諒無憚於暑行；退補過，進盡忠，正有資於辰告。入奉受釐之對，徐爲分閫之行。惟我舊臣，服兹休命。可。

廣東提刑李信甫江東提刑

勑具官某：爾爲御史，直道而行。出

守信安，旋使南嶠，皆有聲績可紀。矧録囚於嶺海煙瘴之地，不憚深遠，勞亦甚矣。抗章求閑，未應捨汝。其典臬事于大江之東，少休馳驅，而後攬轡以行，亦惟休哉。可。

太府卿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

勑具官某：七閩奥區，三山爲一都會。地大物阜，甲于東南，負山並海，綿亘數千里，舉聽命於大府。連帥之選，豈云易哉！爾以軼群之才，蚤著事功。壽皇三界大藩，寵以論譔之華，于今幾二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温粹之容，朕心嘉焉。比居外臺，讞議從厚，閩人户知之。陞之集賢，增重閫寄。往其爲朕布宣德意，撫吾赤子，以寬一面之顧憂，朕豈汝忘哉！可。

著作郎黄由軍器少監

勑具官某：著庭之選，最爲清高。矧爾以倫魁之英，蹇諤之氣，周旋三館，于兹有年。徑上要津，無不可者。然朝廷序進人物，不厭於詳。薦紳綿歷事任，不以遲速計也。進貳戎監，仍攝劇曹。益養資望，以俟器使。可。

司農卿沈揆權吏部侍郎

勑：古有六官，孰若天官之重；部分四選，無如武選之煩。兹擇貳卿，宜求吉士。具官某，高文贍麗，古學精深。自登周行，雅有清望。凡一時華要之選，以累載周旋其間。壁水道山，爲諸儒之領袖；儲寮詞

掖，振六藝之英華。屢垂上於禁途，復優聞於郡課。蔽自朕志，召長大農。寵之荷橐之聯，畀以典銓之寄。惟公可以守成憲，惟明可以察衆欺。倚聞稱職之名，用助官人之道。可。

新知襄陽府宇文价改知遂寧府

敕：朕惟今日謀帥之難，深以數易爲戒。卿有大邦遺愛之舊，無嫌改命之煩。具官某，學有家傳，才爲世用。奮身西蜀，膺慈皇特達之知；累歲中朝，歷儒者清華之選。佩印屢更於劍外，分符最久於漢中。峴首名藩，方尋羊叔子之迹；遂寧舊治，更喜郭細侯之來。諒去思之未忘，宜外庸之益著。往祗成涣，嗣有寵光。可。

知遂寧府單夔知建寧府

敕：遠臨蜀部，念頻年跋履之勞；易鎮閩邦，示鄉國旋歸之寵。具官某，受才通敏，莅政精明。繇廷尉之平，蚤被慈宸之眷；擢侍臣之列，最居群彦之先。祠庭寖閲於十年，帥閫雄開於三峽。旋更會府，寀著外庸。仍次對之舊班，畀建安之新組。山川伊邇，諒少慰於遐心；民社匪輕，方有資於善政。惟時舊德，服我茂恩。可。

張孝伯司農寺主簿

敕具官某：爾以學自奮，吏治有聞。三入朝行，閲歲滋久。凡爾等夷，騰上多矣。退然靖共，物論歸之。兹以序遷，勾稽

農扈。尚共乃事，以就器業。可。

知廣德軍林孝友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列寺皆有丞，惟廷尉之屬，其選爲尤重。必求通儒，以治庶獄。已試之效，吾其捨諸。爾頃居是官，見謂稱職。出守桐川，又以最聞。茲還舊班，進用無壅。惟明克允，以副朕好生之意。可。

中奉大夫知襄陽府張杓、太中大夫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

勑：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神機敏悟，器度閎深。禁路升華，久聽星辰之履；帥藩因任，蓋得江漢之心。陳居仁云「性資夷曠，學問淹該。西掖代言，雅得深醇之體；南邦共理，尤明寬猛之宜」。茲以年勞，應于治典。爰陟文階之等，益增侯服之光。思稱恩榮，尚殫猷告。可。

中大夫吏部侍郎沈揆磨勘轉官

勑：制禄以官，式序百僚之進；在法當從，乃登四品之崇。具官某，儒學老成，文華高勝。儲宷有執經之舊，詞臣推爲誥之工。屢結綬於朝行，幾問津於禁路。攝承民部，更一紀而有餘；積累年勞，雖九遷而未艾。茲擢天官之貳，始伸銓格之優。太中不易公卿，庸表褒遷之渥；大夫既掌論議，益思獻納之忠。可。

新除兵部侍郎黄裳顯謨閣待制依舊嘉王府翊善

敕：朕惟國朝謹教子之法，王府建翊善之官。在太宗務選於正人，惟姚坦最稱於直士。自時厥後，何代無賢。我有論思之臣，俾專輔導之任。具官某，以天下士，從吾兒游。自典秘書，已參講席。雖寖歷瑣闈之貴，曾不離朱邸之僚。誦典謨百篇之書，既得坦明之制；正《春秋》一王之法，尤多深切之言。力辭武部貳卿之除，俾就文謨次對之秩。于以究遺經之終始，于以示朕意之眷留。尚服訓詞，益殫猷告。可。

成忠郎邕州横山寨招馬官黄世明轉兩官

敕具官某：戎馬之須，多自南徼。爾招誘盡力，累賞日厚。併陞二秩，以旌其勞。可。

敕賜進士及第陳亮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敕具官某：三歲大比，人徒知爲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國家設科取士，本欲求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取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汝。爾蚤以文藝，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勤慈扆之聽。親閲大對，嘉其淵源。擢寘舉首，殆留以遺朕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楙

遠業，以須登用。可。

集英殿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

勑：長才被選，嘗擢之侍從之聯；末疾自言，閔勞以官職之事。丐閑寖久，簡記不忘。既加晝接之餘，復畀夏官之貳。具官某，禀資端亮，厲操堅剛。篤志愛民，雖細故必加遠慮；推誠致主，無一事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最。甫登禁路，俄領外祠。乃俾賜環，再趨文石之陛；亟令持槖，徑歸武部之班。益勵壯猶，以答隆眷。可。

皇叔祖少保士峴贈少師

勑：屬近行尊，富貴既無於危溢；年高德邵，死生宜備於哀榮。具官某，迪德忱恂，處心夷曠。分暉帝籍，雖坐致於顯融；席慶王門，曾不形於驕吝。磊砢維城之望，雍容鳴玉之班。奉香火於内祠，允謂三朝之舊；建節旄於輔郡，更居亞保之尊。胡不百年，困於一疾。驚奏章之上達，愴遺老之幾何。輟九陛之視朝，冠三孤而錫命。噫！高爵厚禄，既已見於生前；卹典優恩，顧可忘於身後？尚惟英爽，歆我寵靈。可。

武德大夫鄂州都統制張詔軍政修舉轉一官

勑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列戍江滸，申飭將帥，務嚴紀律。爾居鄂渚，實當上游。緩帶輕裘，如一儒生，而氣禀山西，沉鷙善斷，軍政修整，徹于朕聞。何愛一官，以示表勸。益勵戎昭，用圖爾功。可。

直祕閣京西運判朱晞顏直煥章閣知静江府

敕具官某：桂林爲嶺右都會，控制最遠。帥閫久虛，掄擇尤遴。惟爾儒雅醇明，練達世故。蓋嘗爲部使者矣，當鹽筴蠹弊之後，恊心扶持，民懷其惠。輟京西飛輓之重，還撫南方；增堯章寓直之名，用爲爾寵。內安甿俗，外戢蠻蜑。人心知向，條教易孚。予自以爲得人，爾其有以稱此哉！可。

廣西運判方崧卿京西運判、提舉張釜廣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嶺右分百越之半，漕計匪輕；京西總三司之繁，事權尤重。爾崧卿儒雅飭吏，廉按有稱，是用易以襄漢之節。爾釜清白傳家，斂散惟謹，是用圖爾桂林之居。道里略同，委寄無異。飛芻輓粟，既資辦治之才；攬轡登車，益抗澄清之志。爾惟自勉，朕不汝忘。可。

太常丞李謙浙東提舉

敕具官某：部使者任常平之寄，一道之休戚繫焉，朕固不以輕畀，而況於近畿乎？爾篤志於學，力行其言。弦歌之政，見於已試；憂國之心，形於辭色。輟從朝行，畀以使節。旱潦之餘，歲事未知。周爰咨詢，先事而圖。浙河以東，汝其任是責哉！可。

知寧國府蔣繼周知太平州

敕：偃藩巨屏，正資共理之良；易鎮鄰

邦，允藉上流之重。惟時宿望，聽我訓辭。具官某，經術融明，材猷挺特。歷居言路，凛乎中執法之威；屢剖郡符，翕爾東諸侯之最。念千里相安之久，爲三年報政之期。乃睠當塗，尤爲重地。民風淳静，素稱道院於江東；訟牒簡稀，真是太平之官府。更煩舊德，爲撫黎民。矧擊柝之相聞，❶亟驅車而及境。雙溪疊嶂，難伸願借之私；五馬一驄，又得宦游之樂。其因詳試，遂訖外庸。可。

木待問知寧國府

敕具官某：朕念儲闈寮寀之舊，罔匪極一時之選。既已延登四人，爲予宰輔，其在外里居者，亦未嘗忘也。爾事朕有素，家食累年，起爲二千石，以示舊恩。相攸久之，兹焉始定。宛陵爲江左名郡，以壽皇潛藩，地望尤崇。爾其往爲朕撫字吾民，篤志賑卹，以銷愁恨歎息之心。豈惟有以副選侯之意，爾亦將由是而進焉。可。

成都提刑楊王休本路運判、知閬州續耆成都路提刑

敕具官某等：朕臨御萬方，寄耳目於部使者，地愈遠則任愈重。蜀道萬里，成都奥區，其選又可知矣。爾王休移自潼川，方衹臬事，易以漕節，就按本道。爾耆自守閬風，頗著能稱，俾乘憲車，以表列城。使民之利病徹于朕聞，而朕之德意布于遐徼，揚清激濁，威愛兼舉，則爲稱職矣。可。

❶「柝」，原作「析」，據殿本改。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勑具官某：爲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乘軺，示不忘遠。爾服勤儒術，抗志事功。頃居編摩，已著才望。甫試煩劇，優有治聲。往行重湖之區，典司義廩之政。貿遷鬻海之利，務在通商；綏靖摘山之徒，毋致生事。佇觀成績，嗣有寵章。可。

吏部員外郎雷濚直焕章閣知平江府

勑具官某：姑蘇古郡，號稱吴門，密輔行都，最爲重鎮。地大物阜，訟訴實繁，衣冠走集，應酬不暇。非寬博彊敏之士，其何以居師帥之任乎？爾以辦劇之才，飾以儒雅。嘗以一邑之長，膺千里之寄；又以十連之帥，撫五羊之民。召對便朝，郎潛選部，念未足以究爾之能也。視邦選侯，爲朕一行。加以堯章之職，用爲臨遣之寵。倚聞異政，以稱所蒙。可。

章森依舊知興元府

勑：國家謀帥，豈命令之可移；臣子徇公，亦東西而惟命。間因有爲，未免從宜。具官某，文有古風，神無滯用。以禁路論思之舊，爲藩方師帥之良。建鄴留都，允藉保釐之略；江陵巨屏，久煩填撫之威。惟此興元，控于蜀道。念開藩之未及，又易鎮以有行。不如舊貫之仍，毋庸新尹之告。漢中地重，肯形雞肋之書；南國教明，當息鼠牙之訟。尚圖茂渥，以答顯庸。可。

吴揔知瀘州

勑：禁路通班，久遂燕閒之適；藩方謀帥，允資撫御之良。方起家而臨民，諒聞命而引道。具官某，胄出勳門，而被服儒雅。世傳戎韜，而深涉藝文。澤笏彯纓，舊爲儀於朝列；擁麾持節，屢宣力於坤維。眷此瀘川，控彼南徼。民生繁阜，當勞來安集之餘；軍律申明，嚴坐作進退之節。正賴中和之政，往宣寬大之書。西平王之在唐，固多賢子；諸葛侯之仕漢，自有美聲。益振爾家，用固吾圉。可。

知太平州葉翥知婺州

勑：聽履而上星辰，緬懷舊德；把麾而去江海，又著外庸。錫以明綸，處之輔郡。具官某，性寬而有制，道廣而能周。爲天子之從臣，最先衆俊；主國家之大計，殆過十年。謀謨備罄於忠嘉，仕已不形於喜愠。乃睠文昌之老，俾臨寶婺之區。姑熟最聞，未及賜金之寵；栝蒼地近，何殊衣繡之榮。倚觀中和樂職之詩，益表平易近民之政。其祇隆眷，嗣有優恩。可。

劉俁廣東提舉

勑具官某：朕嗣服之初，首下寬大之詔，俾部使者分察屬郡，務寬民力。爾守岳陽，推誠奉行。凡加賦横歛之病吾民者，悉加蠲除，幾去歲額之半。薦章交上，朕甚嘉之。嶺海去朝廷遠，畀爾一節，專歛散之權，推岳陽之意而行之，遐陬其息肩乎。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外　制

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勑：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以日月而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聳維巖之望。具官某，仙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路，有真争臣之風；塡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寀，已知許國之忠；兹貳機廷，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增衍真腴，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問，雖未至於廟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於帷幄。朕方越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可。

吏部尚書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勑：朝建幾廷，實總事樞之要；任專軍政，尤資副貳之賢。乃圖舊人，用稱隆委。具官某，氣和而有守，資介而能通。蚤膺慈扆之知，徧儀清貫；爰列儲闈之屬，久事初潛。褆身有肅括之稱，立朝秉正直之德。典銓衡於選部，尤推鑑裁之公；守管籥於留都，允藉保釐之略。召還位著，益簡予衷。蓋君臣相知，非一日之積；而文武並

用，何二柄之分。屢登朝夕論思之班，宜居夙夜宥密之地。啓侯封之土宇，畀采邑之圭腴。噫！運籌帷幄之中，當遠追於前躅；折衝樽俎之上，正有望於壯猶。尚服寵光，毋替朕命。可。

萬鍾司農卿

敕具官某：爾以才諝，蚤爲九卿。去國久之，擢冠宰掾。仕已之際，不見幾微。召對便朝，奏論詳雅。是用命汝復長予周稷之任。王城内外，儲粟動以百萬計，上下仰給，事則浩繁。往哉惟欽，以稱朕意。可。

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

敕：三年輔政，是爲股肱之良；一旦乞身，欲掛衣冠而去。勉從爾請，深軫予衷。具官某，迪德粹和，秉心正直。尊賢容衆，無一毫忌克之私；學道愛人，備四時温厚之氣。察其有守，任以不疑。典封駮於東臺，贊樞機於西府。進參鬷嘏，遂長本兵。方期竭節以相資，乃以沉痾而有請。任重道遠，知許國之未量；名遂功成，奚退身之太早。無君子者，如蒼生何。噫！垂車而傳子孫，顧莫回於雅志；就第而問籌策，尚有冀於壯猶。其服恩光，以綏吉履。可。

胡晉臣贈金紫光禄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敕：抗章自列，俯從納禄之言；遺奏上聞，猶篤愛君之義。驚柄臣之已矣，撫往事以愴然。具官某，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

必有勇，立朝多蹇諤之忠；正而不它，致主盡忠清之節。自登近弼，可謂大臣。何抱疾之遽深，顧辭榮而勇退。始猶未許，遂不可爲。愛之欲其生，謂何恙之不已；死者如可作，微斯人而誰歸。加祕殿之隆名，極文階之三品。俾昌厥後，均賜以官。噫！命方士而求馬周，空軫如存之念；輟餘瓜而奠如晦，徒增追悼之懷。顧一鑑之既亡，嗟九京之何及。尚惟英爽，歆此寵靈。可。

潼川運判劉光祖奏儒林郎知資州龍水縣楊安益賑濟有方循一資

勑具官某：潼川去朝廷遠，頃修荒政，部使者察一道官吏之能否，以龍水爲最，而聞于朝。進爾選階，以示褒表。可。

徐元德知均州

勑具官某：均之爲州雖遠，以其控制洞蠻，置武當之節使，填撫一境，任不輕矣。爾蚤以經學教授鄉里，旋以聲望登進朝行。貳郡新安，績用采著。剖符兹土，以惠遠民。往哉惟欽，益行所學。可。

太常博士陳棅祕書丞、著作佐郎李唐卿著作郎、祕書郎范仲黼著作佐郎、校書郎王奭祕書郎、正字蔡幼學校書郎

勑具官某等：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俊其間，所以涵養器業，以爲進用之儲也。爾棅以容臺議禮之舊，爾唐卿、爾仲黼登瀛既久，爾奭、爾幼學給札著聞，或

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庭，校讎未見之書，不改共二之故。職優選遴，孰邁於此。其思稱崇獎之意，以爲邦家之光。可。

太學博士邵康太常博士、曾祕國子博士，太學録雷孝友、國子正田澹並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國朝稽古建官，凡以博士名者，皆清選也。爾康學問該洽，俾議禮于奉常。爾祕資禀純篤，俾典教于胄學。爾孝友、爾澹俱以上庠糾正之職，陞教育之任。一日而拔士以十數，亦足以知朕好賢之意矣。其祗明命，毋曰序遷。可。

費士寅耤田令

敕具官某：朕立賢無方，視所爲主。苟得茂才，多列于朝。爾以西州之儁，裦然爲舉首。薦口既重，又當有以表異之。往司帝耤，實與容臺清華之選。權輿於此，惟務靖共，以竢甄拔。可。

主管吏部架閣陳希點國子正、湯璹國子録

敕具官某：士修于家而仕于朝，又典膠庠之教事，可謂榮矣。爾希點蚤上甲科，久爲掌故。爾璹首冠南宮，未登華途。嘉其静退之風，俾參樂育之選。雅有聲望，司予成規。子率以身，疇敢弗恪。可。

湖南提舉郭德麟宗正少卿

勑具官某：宗正一星，在帝座之東，朝廷以屬籍爲重，設官以象之。卿少之選，亞于太常，非他寺比也。爾以諒直周密，久司六察之職。出持使節，深簡予衷。賜環來歸，優寘少列。豈徒爲養望之地，將有以進汝焉。可。

皇叔祖贈少師士峴追封郡王

勑：冠三孤之位，既頒卹典之優；疏千里之封，更極真王之貴。具官某，分暉天派，擢秀宗支。琚瑀珩璜，允矣朝儀之肅；櫜弢戟纛，居然將閫之崇。雖平生坐致於美官，而終老不愆於素履。逮朕纂承之始，方形親睦之風。曾頒爵之未遑，乃抱痾而自晦。云胡不淑，遂止於斯。噫！搢笏垂紳，愴典刑之安在；分茅胙土，尚冥漠之有知。用慰爾靈，益昌厥後。可。

士峴女三人並封縣主

勑某人：朕丕承慶基，崇篤宗老。凡今屬近行尊，歷事三朝，如爾父者幾人？奄其告終，遺奏來上。粲然三女，顧賜湯沐。朕何愛大邑之封，不以慰爾父之意乎？益懋壼彝，以對隆渥。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初除封贈

曾祖慶太子少保

勑：士有致位廟堂而光顯于時，其上世終身韋布而追榮於後。惟源流必有所自，而貴盛亦豈偶然。具官某，樂道丘園，隱居閭里。人無知者，實有侔於天；我自得之，故無待於外。比及三世，乃生貳樞。朕方以儲闈舊學之臣，擢居宥府基命之地。首以宮保之亞，用爲曾門之光。豈徒顯爾宗之祧，抑以爲善士之勸。可。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

勑：朕延登儲寮，進貳樞筦。既已寵及上世，又念伉儷之賢，必有以相之者，故加以小君之號焉。具封某，生太末之區，盛偃王之族。嬪于良士，託以終身。諒閫範之可稱，至孫曾而遂顯。擇黄岡之佳郡，開石窌之新封。賁爾泉扃，歆予涣渥。可。

祖鐸太子少傅

勑：君子之澤，既被於後人；朝廷之恩，宜及於先世。有德必大，可考不誣。具官某，探六藝之遺言，爲一鄉之善士。雖文學行誼不見於用，而孝悌忠信能行於家。余氏之宗，再傳而興，致身樞近。推跡先祖之自，欲亢泯，服兹寵靈。可。

祖母傅氏高平郡夫人

勑：儒者篤行，不顯於世，而能垂裕子孫，則亦惟閨門能循法度，以爲之助。追贈之寵，殁宜共之。具封某，謹蘋蘩之儀，佩圖史之訓。克事君子，相敬如賓。是生賢孫，爲朕良佐。以高都之名郡，爲湯沐之新邑。惟爾靈其與享之。可。

父贈通議大夫繪太子少師

勑：信安自趙抃以來，仕登宰輔，不過三數人。我有本兵之賢，固由自致；跡夫義方之教，當揆所元。具官某，秉心静淵，履行淳固。分薛包之田，而愛形於兄弟；折馮驩之券，而義篤於鄉閭。積善有餘，固非一日之力；延師不倦，遂成令子之名。周旋清班，登進宥府。蜜章加贈，屢升法從之階；禰廟益親，獨簉宮師之選。以示教忠之效，以寬追遠之思。可。

母淑人虞氏咸寧郡夫人

勑：士之家傳，固出父師之訓；古有胎教，實由母氏之賢。仕既顯於朝廷，寵宜加於泉壤。具封某，天資婉嫕，婦德静專。謹以事夫，遠追舉案之美；勤於教子，不媿斷機之言。雖魚軒不見於生前，而鸞誥屢頒於身後。兹錫義川之號，蓋由樞筦之恩。慶則有餘，澤其未艾。可。

妻淑人葉氏信安郡夫人

勑：大臣許國，能有《羔羊》正直之風；夫人起家，必如《鳲鳩》均一之德。既資内

助之力，宜啓小君之稱。具封某，姆訓是遵，壼彝甚飭。相爾夫子，不以事物嬰其心；爲時名卿，得以廉白厲其操。位登兩地之貴，恩霑三世之先。矧惟魚軒，宜爾象服。視樞臣而命爵，就鄉郡以疏封。益肥汝家，庸稱予渥。可。

浙東提舉李謙乞將合轉朝奉郎一官回授本生父珝贈承事郎

敕具官某故本生父某：朕方以孝治天下，凡以親爲請者，多曲從之。爾世有令德，躬履特操。是生賢子，而嗣其兄，既已能顯其父母矣。顧捨外郎之一秩，求贈本生之二親。淳化、淳熙，況有故事，是用寵爾以廷評之階。《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子方爲部刺史，以此風厲郡邑，其助吾風化多矣。可。

本生前母王氏、本生母陳氏並贈孺人

敕具官某故本生母某氏：爾有賢子，出繼伯父。既顯其親，又追惟本生之重，願加贈典。有司已援舊比，且言員郎所係爲重，而其請於義可矜，足以勸臣子榮親之孝。朕曰俞哉，並進湯沐之封，以爲泉壤之寵。可。

胡澄知光州、趙彥珖知容州

敕具官某等：光山之在淮右，今爲保障之區；容管之在廣西，舊爲經略之所。選侯而往，寄任匪輕。以爾澄起由名家，嘗奏郡課。爾彥珖秀出天族，荐佐藩條。往

分顧憂，當體朕意。有政可紀，無遠不聞。勉哉！可。

四川總領楊經直寶文閣提舉四川茶馬

勑具官某：爾以宰掾之長，往餉蜀門之師。萬里馳驅之勞，計當入境；四川榷牧之寄，尤在得人。與其遴選於中朝，孰若就煩於便道。載頒英簜，寓直寶奎。摘山以惠遠人，市駿以備戎事。惟鄉閭之在望，宜利病之詳聞。往既乃心，用揚厥職。

淮西提舉張同之奏修職郎安豐軍六安縣令陸子虡救活被水人一千四百餘人循一資

勑具官某：皷鍾代鼙，淮有三洲，詩人所以興嘆也。安豐之潦，朕聞而念之。部使者謂爾有字民之能，仍得救災之術。進爾一階，又以少徇父老借留之意，其亦寵矣。益勉之哉！可。

朝奉大夫知敘州計孝似夷賊作過不能彈壓降一官

勑具官某：僰道被邊，郡將實當控御之寄。而威令不申，夷獠侵侮，驚擾邊氓，害及徼吏，久而後定。是不於汝而誰責哉！其上一秩，尚思後圖。可。

朝散郎敘州通判李楰孫節制義軍驚動夷賊降一官放罷

勑具官某：遠夷匪茹，侵我王略。爾

爲别駕，受帥檄而不進，擁義軍以自尊，致此猖獗，而又貪功倖賞，迹狀昭然。削秩免官，以示邊吏之戒。尚爲寬典，其務省循。可。

諸王宫教授楊大濼、國子監丞黄度並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等：憲臺設屬，實分六察之司；御史虚員，當極一時之選。孰堪此任，今得其人。以爾大濼以端恪之資，而達於時宜；爾度以深沉之量，而敏於吏事。舊臨劇縣，俱著能聲。嘗對便朝，各陳讜論。尚忠而用夏政，既已先明詔之頒；約史而作宋經，亦已考遺編之載。並加親擢，蓋自簡知。爾其助正紀綱，振揚風采，務求稱職之實，毋負官人之能。可。

福建提刑盧彦德本路運判

敕具官某：爾屢持使節，爲時老成。暫居郎曹，復按閩部。祥刑之寄，方藉於平反；將漕之司，又煩於調度。不改山川之舊，仍頒郡邑之條。益靖吾民，以稱朕指。可。

知郴州吴鎰湖南提舉

敕具官某：爾以册府之英，起當郡寄，慈惠之政，徹于朕聞。夫士之務學，固將見之用也。始以宜章之最，俾任一州；兹由郴陽之能，得廉一道。矧是湖湘之遠，方當旱潦之餘。醝茗阜通，雖攸司之甚重；倉庾斂散，尤荒政之宜先。爾能究心部刺史

之職，則朕之用汝等而上之，庸止此耶？可。

曾集知嚴州

勑具官某：贛川之曾，人物相望。仕至二千石者，前後以十數，聲績茂焉。爾習于家傳，有志於古。試以郡寄，有志於民。還奏便朝，嘉其詳練。惟嚴陵之輔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撫吾民。由小州得大州，蓋亦寵矣。益勉厥職，以大爾家。可。

沈維知房州

勑具官某：爾以相家子，明習文法，自致膴仕。蓋嘗久於廷評，爲丞爲正，又出爲二千石矣。中更閑退，閱歲滋深。起爾于家，俾分房陵之符。戢吏愛民，省刑節用，治郡之大端也。爾皆知之，奚俟多訓。可。

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知吉州胡長卿廣西提刑

勑具官某等：國家分道遣使，以祥刑爲重。嶺海之遠，尤遴於擇人。爾師古奏潯陽之課，爾長卿報廬陵之政，俱以儒雅飾吏，踐揚歲久。授之韶傳，其必能爲朕審用刑章，平反庶獄，使百城之民自以爲不冤，亦惟休哉。可。

吏部員外郎錢象祖陞郎中

勑具官某：爾自淳熙初元攝事列曹，今二十年矣。三易州麾，一擁使節，凡今郎

吏出入省户，未有如爾之久者也。兹以積考，始正其名。資望俱高，益稱詳練。雖曰銓法，尚服優恩。可。

新成都府司户李僑乞將所得官資回授父証贈迪功郎、母廖氏贈孺人

勑具官某：士之發策决科，以求仕也。爾之子萬里造庭，得官名都，而求致其事以榮二親。此非追遠報本，不可解於心者能之乎？朕甚嘉之，曲從其請。于以風厲四方，使知慕焉。可。

新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張杓依舊知襄陽府

勑：金陵爲帝王之宅，方藉於保釐；羊祜得江漢之心，爰加於因任。具官某，忠嘉傳世，才智絶人。兼言語政事之科，何施不可；更彈壓惠養之政，易地皆然。惟今襄陽，在昔畿甸。暢皇靈於遐徼，控天塹於上游。謀帥留都，已畀玉麟之重；還車舊鎮，諒多竹馬之迎。惟首公而忘私，遂聞命而引道。吏民如故，不煩條教之載頒；城郭重來，但覺精明之頓改。其祗茂渥，以訖外庸。可。

左司應孟明中書門下省檢正、右司徐誼左司員外郎

勑具官某等：宰掾之任重矣。自爾二人爲之，實能謹守程度，參稽事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其能。朕用嘉之，以序而遷，滋嚮於用。益習

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尚勉之哉！可。

何澹焕章閣學士知泉州

勑：弄大夫之印，方渴想於嘉猷；分刺史之符，尚往臨於重鎮。眷知有素，中外惟均。具官某，名擅倫魁，望高風憲。由辟水師儒之任，歷騎省争臣之班。披腹而呈琅玕，獨任臺綱之長；把麾而去江海，更觀吏治之優。矧是泉山，實雄閩嶠。徒得君重，勉爲朕行。焕乎文章，示西清學士之寵；凛然風采，增南國諸侯之嚴。倚聞報政之期，其體顧憂之意。可。

樞密院編修官吕棐太常丞

勑具官某：三丞號高選，而容臺爲最。不惟禮樂是司，凡朝廷有大議必咨焉，是可以輕畀哉！以爾奮自儒科，又精吏事，持論不苟，廉直自將，久於編摩，擢寘華列。惟寅惟清，往贊而長。可。

國子監主簿王源國子監丞

勑具官某：胄監以教養人才，而金穀細務，丞實司之。爾父頃在從班，有批勑之風。能繼世科，風烈未遠。久服勾稽之職，就俾序遷。資望寖高，尚思所以稱其家者。可。

監登聞鼓院李友直宗正寺主簿、監都進奏院羅克開國子監主簿

勑具官某等：國家銓擇人才，進各有敘。勾稽之職，在寺則司宗爲清，在監則胄

庠爲重。以爾友直儒學老成，舊傳於素業；爾克開士行脩飭，自奮於世科。進官于朝，雅有賢譽。俱遷簿領，實階華途。罙務靖共，以祗朕命。可。

潘景珪知湖州

勑具官某：吴興名邦，今爲輔郡。地大而民阜，賦重而訟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爾練達吏事，明習憲章，入從出藩，踐歷舊矣。起家爲二千石，顧豈擇地而後安。移前日彈壓之威，而爲惠養之政。尚優爲之，以稱朕意。可。

沈瀛知江州

勑具官某：大江之險，分戍重兵。潯水之陽，號稱要地。軍民錯處，牧御須才。爾奮迹膠庠，馳聲場屋。仕雖三已而無愠，予豈一端而取人。既輟新安之行，復分共理之寄。綏靖十同之衆，撫安萬竈之屯。此而有稱，進則未艾。可。

承節郎敘州管界巡檢程仲乾因夷人作過被殺特贈兩官與一子進武校尉

勑具官某：爾爲徼吏，勇於捍寇，而捐其軀。謀雖不足，過於逗撓自全者遠矣。以二秩告第而官其子，庸勸邊臣之用命者。可。

湖南提刑孫逢吉祕書少監

勑具官某：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才

其間，必又求才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以爾禀資端方，充之以學。九流百氏之書，該綜無遺。良史之才，爭臣之風，爾實兼之。頃由少司成出使湖湘，剌舉惟公，風采凛然，是今日第一流人物也。還爲少蓬，孰不曰宜。來游來歌，以副虛佇。可。

楚州奏忠訓郎添差副將魏昌教習效用弩手轉一官

勑具官某：爾以名將之子，習於戎昭，練兵山陽。守將以告，授之一秩，以勵能者。可。

蔣蘭、邵公翰、奚士遜、邵袞並大理評事

勑具官某等：理官之屬，惟廷評爲甚勞。獄成之告，必躬必親。非習於文法者，不在玆選。今又試以經術，蓋欲兼用儒者也。爾等俱以場屋之舊，明司空城旦之書，而中其科。虛位既多，並舉而用。各揚乃職，使人知引經決獄之效焉。可。

太常少卿薛叔似祕書監

勑具官某：朕以册府爲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既得逢吉爲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於得賢也。爾問學淵博，論議明辯，結知慈皇，擢在諫省，有古爭臣之風。遠乘軺車，歸貳頌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養望，以俟甄擢。可。

司農少卿詹體仁太常少卿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寖遠，放失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爲有用，探賾索隱，恥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效忠無隱。其爲朕典禮樂之事。鍾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可。

蔡戡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爾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敭歷已多。深沉之度，廉退之節，朕知之舊矣。比總軍儲，嘗貳外府。升之農扈，備予九卿。朕欲收拾人才，共興治功。覽而奏篇，又有得士之喜。顧豈獨望以周稷之事然。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方平糴以爲備，尚贊而長，使事集而民不擾，則予汝嘉。可。

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

敕：起鎮泉山，將趨於閩部；易麾鄞水，併護於瀛壖。凛聞憲府之名，增光制閫之寄。具官某，受材精敏，履行粹和。場屋文鳴，蚤先於衆俊；朝廷德選，寖歷於華途。屬予纂紹之初，賴爾論思之益。擢居騎省，端有古争臣之風；進長烏臺，真得中執法之體。遽收朝蹟，再更歲華。荐畀郡符，俾近畿甸。地當一面，海市三垂。蔽遮淛河之東，控御島夷之外。布宣德意，豈惟欲田里愁恨之銷；敷暢王靈，正欲藉文武

威風之重。倚聞成績，嗣有殊褒。可。

知明州朱佺兩易知泉州

勑具官某：才有小大之異，而選用當適其宜；郡有遠近之殊，而委寄之重則一。爾詳練世故，歘歷仕途。鄮嶺分麾，報政久矣。温陵改鎮，易地皆然。此則控東夷之要衝，彼則據南海之都會。内修侯度，外暢王靈。諒無憚於脩途，當復聞於善最。可。

司農少卿胡瑑湖北運判

勑具官某：朕臨御萬方，寄耳目於部使者，又閒遣諫官御史爲之，俾遐陬之氓，如在畿甸。矧湖右實據上游，而外臺當軍民錯處之地，任顧不重哉！爾外静而内明，言簡而氣勁，一見而決，亟寘諫垣。雍容論奏，多所裨益。乃因引嫌，❶遷貳大農。丐外再三，察其勇退，兹用授爾以飛輓之寄。爲官擇人，非以遂爾之私；因事進規，無忘愛君之意。可。

高文虎將作監丞

勑具官某：朕旁招俊乂，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矧予太史氏之舊，引疾家居十有四年，昔病今愈，予環可後乎？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爲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爲嫌也。可。

❶「因」，殿本作「自」。

汪梓軍器監丞

勑具官某：爾舊弼之子，以才自見。出臨邊郡，綏靖有方。奉最言歸，論奏明辯。丞于戎監，孰不謂宜？矧爾久在塞垣，有志事功。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亦惟欽哉！可。

户部侍郎趙彦逾工部尚書

勑：考六典之書，實重冬官之職；總百工之事，今惟起部之司。乃得宗英，俾居常伯。具官某，聯休天派，擢秀儒科。立志孤高，萬鍾何加於我；持身廉潔，一介不取諸人。令名遠紹於閒、平，惠政偏加於楚、蜀。任國大計，爲予良臣。朝夕論思，有猷必告。簿書期會，惟正之供。勤勞已著於累年，寵數遂登於八座。親賢並用，朕方隆睦族之風；技巧咸精，爾尚敬若工之命。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説友權户部侍郎

勑：朕攬收人才，思裕邦用。足兵雖急，要先足食之言；大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爲儒者之效，孰曰民曹之難。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登館學，嘗接武於華途；旋歷麾符，屢策勳於劇部。居輦轂彈壓之任，知里閭銖兩之姦。前張後王，聲望相繼；東賈西萬，豪猾自消。疊膺晝接之榮，擢寘地官之貳。損上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寬；理財正辭，爾尚明盍徹之意。可。

直祕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

勑具官某：國家駐蹕吴會，視古天府，民日庶，事日繁。師帥之寄，尤難其人。以爾先世嘗爲京尹，治行超卓，如漢章尊，汝實是似，故以命汝。自其少時，博雅篤學，世味沖澹，若將終身焉。一行作吏，所至辦治，處之以榮觀而超然，投之以劇繁而不亂，是宜居此官者。輟自漕臺，加畀延閣，用爲爾寵。唐人有言，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此言殆未純也。五方之

民，固爲庬雜；九縣之衆，尤須撫字。威惠交孚，則爲稱職，且稱其家矣。可。

户部員外郎黄黼直祕閣兩浙運判

勑具官某：部使者之職重矣，而畿漕視它路尤劇。近歲率用儒者，不惟職務整辦，惠愛遂及于淛河之東西，是不可改也。以爾起由膠庠，凝粹而開敏。嘗使江東，得歛散之宜。澄按列城，不苛不弛。兹由郎省，付以漕事，寓直延閣，以示寵嘉。矧在鄉邦，周知利病，爾能罷行之，下有月旦之評，上有公朝之論，當不日而徹聞矣。勉哉！可。

李大卞知洋州

勑具官某：洋川在東蜀爲望郡，通儻谷駱谷之道，據黄金戍之險。賢牧風流相傳，左符不以輕畀也。以爾家世循良，明習吏事。雖安於閑退，而閱歲已多，勉爲一行，以副朕選用之意。可。

虚恨蠻酋首成忠郎袁弄滿三年轉一官

勑具官某：國家銓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年，乃得進秩。三載考績，不以施諸庶僚也。以爾慕義中華，誓保西南塞下，郡將有請，升爾一階。益肩乃心，毋替于舊。可。

監建康府榷貨務武翼郎趙公遜、修武郎丁昌時收趁增羨各轉一官

勑具官某等：摘山鬻海之利，榷之以

佐軍須，其數實繁。爾仕陪都，歲課登衍。何愛一秩，以勸後來。可。

周珌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李官之屬，率以文法進。求其持身無玷缺，以儒術飾吏事者，尤難其人。爾起名家，久於棘寺，嘗爲丞爲正矣。試郡有稱，奉最來歸。再轉爲丞，復典臬事。雖若小迁，而榮途自此無壅矣。可。

隨龍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陸安轉遥郡刺史

敕具官某：爾事朕潛藩，首尾三十載，勤且久矣。然稍逾三尺，則有司執法以裁正。既進六資，則朕之寵命復行。上下俱爲得體，而爾受之亦宜。往刺一州，益務忠恪。可。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郎選在今爲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爲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群書，洞視千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册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變，就畀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爲星省之冠，是不於爾而誰屬？簡要清通，爾其兼之。可。

判潭州周必大判隆興府

敕：詔起東山，已報長沙之政；符分南服，尚提新府之封。乃睠元台，載颺明訓。

具官某，閎深而肅括，堅正而裕和。極論思獻納之工，盡輔贊彌縫之用。始終一節，光顯三朝。進退百官，聚英才而在列；總領衆職，任大事以不疑。方安蘂館之閑，往鎮藩方之遠。眷懷不替，委寄則均。政化流行，有類上公之分陝；威名孚洽，共期大老之歸周。惟此南昌，尤爲要地。爰命三孤之重，式遄十乘之行。矧爾寓居之鄉，實今賜履之下。既喜衮衣之寖近，抑知晝繡之有光。先聲所臨，群聽自聳。噫！令行庭户，當還帶牛佩犢之風；福及京師，更佇自葉流根之效。來綏四國，式憲萬邦。可。

朱熹知潭州

勑具官某：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控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古學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俟多訓。可。

陳公亮江西運副

勑具官某：朕惟郡邑官吏至繁，不勝其選。故精擇部使者，付以揚清激濁之寄。以爾抗直而詳練，由宰掾持七閩使者節，按刑畿甸，又有能聲。是豈可一日使之家食而不在事？易節待次，姑以徇爾之私。大江之西，將輸事重，益謹厥職，以副眷懷。可。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

敕具官某：版曹總國用之要，而帑藏分之有司，必以外府處其中，所以檢柅財貨之出入，不嫌於詳，其可以輕畀哉！爾奮身儒生，習於吏治。在縣爲賢大夫，入朝爲才御史。澄按兩道，攝承十連，皆有聲績，徹于朕聞。召寘郎闈，靖共爾位。進之少列，以慰公言。率屬究心，使上下兼足，爾其懋哉。可。

户部郎中趙謐軍器監

敕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已。以爾舊弼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寡悔尤，序進爲長，仍攝民曹。往其祇欽，毋替于舊。可。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韓彥直磨勘轉官

敕：夙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臣，猶不忘三載之考。具官某，材猷通敏，政術閎明。歷事三朝，負縉紳之素望；投閑十載，號簪橐之舊人。心安蘂館之居，職寓河圖之峻。年勞既久，官簿愈高。用爲晚節之華，其服恩光之渥。可。

寶文閣學士太中大夫顏師魯轉一官致仕

敕：奉香火於真祠，方徇投閑之請；掛衣冠於神武，遽騰告老之章。雖欲挽留，不如得謝。具官某，性資剛毅，政術疏通。幼

學壯行，曾不渝於一致；出藩入從，蓋詳試者累年。往使殊鄰，抗節不撓。進登常伯，典銓尤明。一辭宸陛之嚴，荐鎮泉山之遠。力求閑退，方念儀刑。不知何恙之深，載覽引年之奏。俾升官簿，以寵老臣。眷簡未忘，姑遂明農之志；始終無玷，尚餘許國之忠。服此恩光，體予至意。可。

顔師魯贈四官

敕：垂車得請，尚想履聲之餘；易簀有言，猶存尸諫之意。愴老成之已矣，念冥漠以憮然。具官某，受才高明，植操堅特。莅官行法，所至有循吏之風；憂國愛君，直欲任天下之重。獨辭榮於八座，乃歛惠於一方。身退而名益彰，年高而德彌邵。眷舊臣之無幾，驚遺奏之遽聞。超進文階，仍延世賞。仰無愧，俯無怍，何謝古人；生也榮，死也哀，終全晚節。眷惟英爽，歆此寵靈。可。

正議大夫尤袤轉一官守禮部尚書致仕

敕：位列儀曹，屢上求閑之請；恩隆儲宷，俯從納禄之私。兹焉告歸，於以示寵。具官某，器資精敏，學業淹該。隱帙奥篇，了辨無爽；殘膏賸馥，霑丐爲多。册府道山，極一時儒學之選；詞垣翰苑，兼兩朝制誥之工。比訖外庸，進儀清禁。命之夕拜，有唐人批敕之風；擢以春官，當虞臣典禮之任。乃因感疾，遽欲辭榮。俾陟崇階，以華晚節。李綱乞骸而去，肯久於尚書；孔戣得謝而歸，仍加於禮部。尚祇涣渥，無媿前良。可。

尤袤贈四官

勑：舊老遺榮，猶有留行之意；來章載覽，[1]忽形垂絶之言。天不憖遺，人所嗟惜。具官某，以時耆德，事朕初潛。蚤歲宦游，殆及王楊之接；晚年貴重，遂從園綺之招。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大言小言，進必有補。爰暨纂承之日，首參侍從之班。召自藩方，喜典刑之如故；擢居瑣闥，嘉悻直之不衰。圖任方深，求歸何亟。雖弗至甘盤之罔顯，恨不許彦博之少閑。喪此良臣，動予深念。進四階而命秩，按三尺以疏恩。學焉而後臣之，正賴多聞之益；死者如可作也，抑惟斯人之歸。或其有知，毋悼不幸。可。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

勑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爲功。試之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名已傳於海内。外庸既訖，衆望愈歸。比再入於脩門，寖擢居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開明於朕意；鳳池共二，能震耀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夕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陪元子之游。益啓乃心，毋忘忠告。可。

[1]「來」，殿本作「表」。

祕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

勑具官某：朕修明官制，用之有條；識拔人才，待以不次。惟此柱下史，在邇列以尤親；取之中祕書，迨近時之罕有。既云遴選，安得異辭。爾操守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屬，贊臺院之宏綱；册府爲郎，號士林之翹楚。擢寘螭頭之直，俾陪豹尾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魏謩之意；掌録時政以付國史，尚克遵唐室之規。益效忠猷，以酬異渥。可。

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鏜磨勘轉官

勑：六卿分職，皆吾從橐之臣；三載陟明，優爾吏銓之制。具官某，謀謨宏達，識度恢洪。頃膺慈扆之知，徑上甘泉之列。張旜而使萬里，折戎虜以不驕；叱馭而鎮兩川，撫民夷而咸服。召登宸陛，擢寘秋官。兹以年勞，應于治典。爰峻文階之等，益增禁路之光。尚服恩榮，式殫猷告。可。

兵部尚書羅點落權字

勑：尚書古之納言，必求德望之妙；武部周之司馬，實惟邦政之專。肆疇已試之良，爰錫爲真之寵。具官某，訏謨經遠，雅量鎮浮。蚤歷近臣，自有老成之譽；素多仁聞，仍全剛毅之資。推愛人利物之心，爲致君澤民之業。詞掖久推於潤色，經幃尤賴於講明。旋登聽履之聯，兼莅典銓之重。儀刑朝著，滿歲已深。領袖從班，優賢可後？有常德以立武事，正需舊學之規；以

軍令而振國容，方倚壯猶之助。往祇成命，式贊永圖。可。

兵部侍郎耿秉落權字

敕：朕旁招賢士，遴選從臣。惟我舊人，載處五兵之貳；不煩滿歲，遂頒一札之書。俾正厥名，敷告于衆。具官某，性資剛果，器識宏深。夙志功名，善談當世之務；屢更事任，專以斯民爲憂。故典州則千里舉安，而將命則列城蒙惠。偏儀華貫，寖簡予衷。掄才甫上於禁途，引疾遽收於朝蹟。勿藥有喜，盍歸乎來。留寘邇聯，方藉論思之益；願全晚節，尤高廉退之風。乃加真除，俾鎮雅俗。櫜弓雖久，豈忘武備之修；持橐甚休，益謹忠猷之告。尚承至意，毋有遐心。可。

工部侍郎謝深甫落權字

敕：朕昭德塞違，臨政願治。乃睠吉士，荐兼夕拜之官；樂聞嘉言，俾正冬官之貳。固云試可，實示褒升。具官某，性禀粹純，行能膚敏。被聖父非常之遇，膺周行不次之除。嗣服云初，首居郎省。量才既審，擢寘諫垣。顒顒朝望之益高，亹亹奏篇之切當。晉登左陛，咸推記注之功；就尹中都，更資彈壓之重。持橐優遷於起部，典銓仍領於選曹。載輸批敕之忠，尤見愛君之篤。豈應久次，宜遂爲真。疇若予工，匪求精於技巧；毋替朕命，尚益效於論思。可。

汪德輸知崇慶府

敕具官某：始吾高宗開公社之封，實自蜀國，尋以崇慶名軍，蓋久而後冠以府號，地望滋重矣，選侯可輕乎？惟爾祖首貳元帥府，以佐中興。爾爲恂恂，克守家法。簡池之政，平易無華。畀以左符，往守茲蜀。念之哉，無忝爾祖，則不負寄委此邦之意。可。

宫人符燕燕轉永寧郡夫人、李進進轉通義郡夫人

敕：朕飭修内治，靡形色選之私；周覽掖庭，爰秩婦官之序。有嘉女德，用錫命書。具封某，婉嫕自將，柔良有素。知《小星》盡心之美，不見驕盈；承《樛木》逮下之恩，惟加肅謹。寖歷歲時之久，備殫夙夜之勤。分樂土以疏封，賁小君而示寵。其衹渙渥，益懋芳猷。可。

汪義端知舒州

敕具官某：淮右諸郡，職優而事簡，舒其尤也。爾蚤登甲科，蔚有時望。近膺親擢，欲振臺綱。引去翩然，留之不可。爾才辦劇，屢更盤錯，是邦簡靜，游刃有餘。其與斯民相安於無事，以稱朕安邊固圉之意。可。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趙不流、知廣州趙彦操職事修舉並除焕章閣待制

趙不流

敕：報政輔藩，又見期年之變；疏恩中扆，載加禁路之榮。具官某：慶席仙源，才優吏道。頃由輦轂彈壓之任，遂爲朝夕論思之臣。寶婺分符，備著蕃宣之效；會稽奏課，曾陞論譔之華。日坐黄堂，庭無留事；風行黔首，時有譽言。登之持橐之聯，壯我維城之勢。帥臨十國，方爲久任之圖；位列四松，不減近班之寵。尚祇明命，以訖外庸。可。

趙彦操

敕：帥閫雄尊，著南海于蕃之績；璽書勉勵，陞西清次對之華。惟我宗英，被兹涣渥。具官某，才猷敏劭，學識該通。蚤膺聖父之知，超寘列卿之長。俾兼天邑，有趙張之威名；進攝地官，熟研桑之心計。一辭位著，久閲星霜。姑蘇宣三載之勞，章貢總數州之重。頃踰庾嶺，往鎮番禺。撫蠻徼以不驚，惠賈胡而無擾。載嘉善最，俾正從臣。望雲以求蓬萊，毋謂鵷行之遠；把麾而去江海，乃通豹尾之班。兹曰殊恩，益圖來效。可。

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四官

敕：引年已久，無復尚書之履聲；遺奏忽聞，庶幾太史之尸諫。舊臣無幾，恤典宜加。具官某，氣直而能温，性剛而善下。立朝正色，爲多士之表儀；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裁。荐更名郡，遂返故鄉。奉祠館以頤神，據《禮經》而告老。謂因閑適，可迪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亡之歎。疊升命秩，仍茂賞延。八座班高，篤始終之不替；九京恩及，尚英爽之有知。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范成大轉一官致仕

敕：圖舊人而共政，方媿未能；引大體以乞身，胡爲有請。嗟名臣之老矣，撫往事以慨然。具官某，俊逸不群，風流自命。文章甚偉，崔、蔡誠不足多；制誥尤工，王、楊當爲之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桂海冰天，宣皇靈而益遠；瀛壖蜀道，專制閫以增雄。是誠宣力於四方，宜俾進官於兩地。出司留籥，遂奉祠庭。用之未盡其才，退而自求其志。卧公幹漳濱之疾，掛隱居神武之冠。寵數彌光，典刑斯在。噫！胸中之有兵甲，世稱小范之才高；扁舟之泛江湖，或謂鴟夷之仙去。皆爾鄉閭之舊，豈其苗裔之餘。無忝前良，以全晚節。可。

范成大贈五官

敕：舊弼遺榮，方遂垂車之志；需章上奏，忍聞易簀之言。天不慭遺，人其殄瘁。具官某，身登二府，仕歷三朝。詞章議論之

高，無慙古昔；東西南北之表，咸著威名。曾輔政之幾何，乃居閑之寖久。九齡之風度可想，晉公之神明不衰。石湖忽墮於文星，壽櫟遽成於陳迹。云乎不淑，❶而至於斯。念三吴人士之無多，嘆一代風流之幾盡。躐五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三仕三已而賦歸，豈復計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後之名。其或有知，當自無憾。可。

軍器少監黄由將作監

勑具官某：朕有元子，愛之固深，而教之惟恐不至。一時賓僚，極儒學之選。爾以倫魁之彦，久儀群玉之府。侃侃正色，抗論不回。自少匠而爲長，蓋亦寵矣。技巧精能，非以此望汝也。横經朱邸，使吾兒有直諒多聞之益，是惟休哉！可。

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致仕❷

敕：舊弼偃藩，方倚上流之重；需章請老，遽求故里之歸。逝矣莫留，惻然興感。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洞往古治忽之原，識當今輕重之體。臨機輒斷，慕如晦彌縫之功；遇事敢爲，有黄裳經濟之略。頃辭朝會，洊著民庸。起之西蜀之陬，付以南昌之郡。仰父俯子，寖銷愁嘆之心；襟江帶湖，雅稱詩書之帥。以疾來諗，乞身甚堅。雖深軫予衷，亦重違雅志。其陟三孤之貴，以華萬里之行。噫！圖任舊人，謂

❶ 「乎」，殿本作「何」。

❷ 此篇至下篇「奄隔千古」，底本缺葉，據殿本補。

尚堪于大政；注想元老，惜不究于長才。諒服涣恩，式全嘉遯。可。❶

趙雄贈少師

敕：垂車自適，難留故相之歸；屬纊有言，尚篤大臣之誼。殄瘁之嘆，遠邇所均。具官某，以康濟之才，際明良之會。坐廟堂而獨任，光輔至尊之朝；解印組以言旋，猶高勇退之節。迨予嗣服，嘗賴矢謨。初爲武侯渡瀘之行，實重周公分陝之寄。洊更帥閫，最得士心。不圖柱石之衰，遂掛衣冠而去。勉親醫藥，猶藉典刑。遽淪九京，奄隔千古。爰陟公師之亞，仍加世賞之延。噫！死生旦晝之常，固達人之所諒；君臣始終之分，豈卹典之可稽。慨想冥途，尚歆異渥。可。

湖北提刑張垓江西提刑、知池州王謙湖北提刑

勑具官某等：祖宗哀矜庶獄，分道置使，前古未有也。朕承丕緒，尤遴於擇人。爾垓名臣之子，尚有家法；爾謙儒林之彦，尤長吏才。大江之西，人以終訟爲能；重湖之北，民有敚攘之擾。各務澄按，恤民之可矜，懲吏之無良，使遠方之人自以爲不冤，朕將有以褒表之。可。

朝議大夫焕章閣待制馬大同磨勘轉官

勑：一麾出守，實吾從橐之臣；三載陟

❶「可」字，殿本無，據宋本文例補。

明，優爾吏銓之制。具官某，器資精敏，心計疏通。比從惟月之班，徑上甘泉之列。民曹治賦，更嘉獻納之忠；京口分符，備著蕃宣之效。年勞寖及，治典可稽。俾序進於文階，以增光於侯度。往其祇命，益務告猶。可。

吏部郎中錢象祖樞密院檢詳

敕具官某：天下之兵，本於宥庭。設屬掄才，實視宰掾。非夫詳練敏明之士，不在茲選。爾起於重珪疊組之家，而以書生自處，蚤更事任，若老於州縣者。出入郎省，殆二十年。敏而不疏，審而無滯。贊吾樞臣，爾其選也。益勉所長，以俟登用。可。

太府丞曾三聘祕書郎

敕具官某：道山蓬萊，圖籍鉅萬。士夫仰望，真有飇車羽輪之隔。游其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憂國之心，如飢如渴，擢自外府，徑登清貫。益讀未見書，以昌遠業，且使四部秩然有序，是爲稱職哉。可。

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太府寺丞

敕具官某等：寺監皆有丞，而外府設官獨詳焉。蓋欲上裨版曹之調度，下柅有司之出納，不可以非其人也。以爾寧文詞蔚然，明習吏道，勾稽棘寺，平反爲多，爰俾

序遷，以酬勞勤。爾崇之聲稱籍甚，蚤登著庭，出守邊方，占對尤敏，使還朝蹟，以慰公言。所貴於儒者，爲其能通世務，其以所學，見之事功，勉哉！可。

宗正少卿鄭汝諧右文殿修撰知池州

勑具官某：爾以科級自奮，以才諝見稱。持節分符，俱有聲績。登之卿列，進攝禁途。迨命爲真，乃有異論。朕方遴論思之選，屢欲留行；爾乃陳去就之義，力求引退。畀以右文論譔之職，往撫池陽凋瘵之餘。式遄其行，慰彼黎庶。可。

忠翊郎屠思正監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實及五年轉一官

勑具官某：除戎器以戒不虞，國之務也。爾職其事，遂閱五年。何愛一官，以奬勞勤。可。

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詔書文武陞朝官等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父并父

勑具官某父某：朕日侍慈皇，推尊祖后。母儀備三朝之盛，壽簡增八袠之崇。奉徽稱於日至之長，講慶禮於元正之始。爰本親親之道，用推老老之恩。以爾積善有餘，潛光不試。粤有賢子，祖父云「孫子」。揚于王庭。臺官云「列屬憲臺」，卿少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名曹」，都司云「宰掾是司」。聿觀縟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陞命秩，以示寵光。益務教忠，用圖顯報。可。

臺諫卿監郎官以上封祖母并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日侍慈皇，推尊祖后。母儀備三朝之盛，壽簡增八袠之崇。奉徽稱於日至之辰，講慶禮於元正之始。爰本親親之道，用推老老之恩。以爾婦道素全，壺彝甚飭。粤有賢子，祖母云「賢孫」。揚于王庭。臺官云「列屬憲臺」，卿少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名曹」，都司云「宰掾是司」。聿觀縟典之行，可後高年之渥？爰加沐邑，以示寵光。可。郡夫人「爰封名郡」，國夫人「晉封大國」。

職事官內外陞朝官京局京官選人在外京官選人封祖父母父母

勑具官某父某：朕以祖后壽登八袠，恭侍慈皇，奉上萬年之觴。爰推老老之恩以廣親親之道。以爾潛光不試，積善有餘。祖母并母云「壺彝甚飭，婦道有聞」。子仕朝行，身逢慶霈。祖父云「孫仕朝行」，朝官云「子通朝籍」，京局京官選人云「子仕中都」，在外京官選人云「子在仕途」。爰加異渥，以惠高年。可。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士虡太子太保

勑：我有宗臣，進長樞筦。雖循墻而避寵，終出綍以疏榮。❶貴震一時，恩及三世。具官某，分暉帝胄，履善家庭。九族序遷，曾不登於膴仕；百年隱行，乃有見於後

❶「以」，原殘，據殿本補。

人。惟爾曾孫，既登右府。亞于宫保，已賁幽原。爰加再命之崇，遂列三師之重。前無舊比，殁有餘光。可。

曾祖母高平郡夫人龔氏文安郡夫人

敕：位尊任重，必有家傳；積厚流光，亦由閫政。恩既加於曾廟，封宜進於小君。具封某，以柔淑之資，嬪信厚之族。雖中饋之職，無顯於外；而内則之懿，能肥其家。逮三葉而益昌，位元樞而鼎貴。載加名郡，以表芳猷。可。

祖太子少傅不求太子太傅

敕：紫樞元臣，方隆於同姓；青宫亞傅，嘗寵於大家。位既愈崇，恩亦宜稱。具官某，奕奕帝王之胄，恂恂儒素之風。教子以經，至孫而貴。鳴珂佩玉，雖不見於生前；疊組重圭，乃追榮於身後。進登一品，以慰九京。可。

祖母咸寧郡夫人晁氏濟陽郡夫人

敕：❶世胄高華，本由濟北之族；慶源流衍，實自《召南》之風。具封某，躬蘋蘩之勤，遵圖史之訓。功容俱備，典則不渝。教子有方，能甘啜菽之養；撫孫甚愛，真有含飴之歡。兹領樞廷，以翊興運。頃嘗頒於沐邑，俾載益於郡封。爰分廣濟之名，式慰謹終之意。可。

---

❶「敕」，原殘，據殿本補。

父太子少師善應太子太師

敕：眷我維城，固多將相侯王之貴；惟爾有子，遂爲股肱心膂之臣。可無寵光，載篤餘慶。具官某，家法有自，天資尤高。及見太平，猶記開元之際；結交前輩，尚聞正始之音。躬曾、閔之孝欽，慕間、平之儒雅。爰謹家庭之訓，遂傳宥府之賢。乃進宮師，以彰陽報。其祗明命，益啓後昆。可。

母安化郡夫人李氏饒陽郡夫人

敕：愛君憂國，繄我本兵之良；媲德娠賢，可後榮親之渥？具封某，禀資柔懿，植操幽閒。以澤底之名家，歸天潢之支派。中閨甚肅，不辭舉案之勤；令子著名，端自斷機之訓。云何不淑，其後遂興。荐啓博陵之封，以示冥途之寵。可。

妻鄱陽郡夫人徐氏通義郡夫人

敕：大臣許國，有光《麟趾》之宗；夫人起家，無媿《鵲巢》之隱。惜悼亡之已久，宜追遠以加榮。具封某，生自儒門，嬪于皇族。身能全於婦道，生弗永於天年。迨夫子之登庸，嗟室人之冥漠。視其爵秩，賁以恩光。易番水之舊封，畀眉山之新渥。尚惟靈爽，式克欽承。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外　制

太中大夫沈揆轉一官守權吏部侍郎致仕

敕：侍朝甚喜，方儀荷橐之聯；何恙之深，忽上掛冠之請。初不聞曾子之疾，乃欲爲疎傅之歸。具官某，文有菁華，學稱博雅。頃屢登於位著，矧夙備於儲寮。嗣服云初，首頒於召節；殿邦既久，終入於從班。謂其數器之兼，畀以二銓之重。預修史策，勸講經帷。造郄陳謨，曾未浹日；抗章告老，胡不待年。許尋里社之閑，仍守天官之秩。子騫之在汶上，莫遂挽留；公幹之卧漳濱，徒深懷舊。尚祇渙渥，以保脩名。可。

沈揆贈四官

敕：孟軻之致爲臣，方軫留行之念；曾參之啓予手，忽聞將死之言。撫往事以何追，嗟若人之不淑。具官某，老於文學，志在事功。博極群書而發於英詞，上下千載而見之篤論。任握節分符之寄，所在著稱；登簪筆持橐之班，於時未久。抱痾自列，納禄言歸。當危惙以奏篇，眷忠勤而隕涕。爰加卹典，悉按彝章。進官序以甚優，畀賞延而不吝。尚惟英爽，歆此寵靈。可。

皇太后慶壽武學生加封祖父母父母定詞

上舍内舍生

勑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一命而上，祖父母、父母壽登八十者，始得與此。爾年方縱心，以有子列在右庠，嘗與舍選，寵以命秩，祖父并父云「進加命秩」，祖母并母云「寵以恩封」。最爲優異。其服明涣，以迪壽康。可。

外舍生

勑具某人父某：朕以祖后春秋益高，乃月正元日恭侍慈皇，仰奉慶禮。錫類之恩，溥及中外。惟爾有子，祖父母云「有孫」。列在右學。年登八袠，寵以恩封。父母同詞，加封云「加進恩封」。其服涣恩，以綏吉履。可。

勝捷下名都虞候楊彦換從義郎、王檝換秉義郎

勑具官某：汝久隸羽林，積勞可紀。授以勇爵，實應舊章。往其欽承，益務忠恪。可。

王進之知德慶府

勑具官某：爾頃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黔，已復報罷，朕心憫焉。晉康雖遠，實高皇興王之地。舉以授汝，以觀汝能。尚其懋哉，毋替朕命。可。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右選

勑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於武選。文書盈几，難以徧察。涉筆占位，猶恐不暇。非静而敏者，未易得其要領也。爾以儒者而通世務，桐川奏最，再轉而丞于廷尉未久也。選居星省，遂典三銓。鶡弁之士，惟吏是聽，雖有抑滯，不能自伸。爾其念哉，勉贊而長。可。

浙西提舉黄遹本路提刑

勑具官某：三丞出擁使節，還爲郎曹者多矣。以爾之賢，列屬憲臺，丞于中祕，使事修舉，宜俾來歸。浙河以西，服爾清裁，爾亦以静退自處，無羡於登仙。就易祥刑之司，以慰畿甸之望。表廉幹，儆惰偷，民以不冤，清我臬事，朕豈使爾徒久於外哉！可。

宗正丞鄭公顯浙西提舉

勑具官某：朕惟倉庾斂散之法，山海摘賁之利，分道置使，所任甚專。畿甸之間，選用尤重。以爾學贍而文敏，外寬而內剛。進丞司宗，華問罙暢。兼掌名表，屬詞最工。持節有行，去天尺五。酌豐歉而賦政，辨能否以簡僚。惟爾之能，思所以稱。可。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

勑：引經告老，爲神虎掛冠之歸；念舊疏榮，峻龍馬負圖之職。以優耆德，以表高

風。具官某，秉操堅剛，著書淵博。蚤游册府，擅温厚爾雅之文；晚侍儲闈，賴直諒多聞之友。十年筆橐，人望素隆。數路麾符，民庸益著。高蹈囂塵之表，久從香火之閑。年既及於縱心，志欲祈於納禄。羽翼之資黄、綺，毋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臯、夔，當遂《考槃》之樂。尚祇明涣，式介蕃釐。可。

太府寺主簿林思齊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先王用刑之法，莫詳於《甫刑》一書。有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爾蚤以經術先多士，嘗誦其言矣。入仕朝行，有靖共之譽。廷尉選丞，以爾爲之。其試所學，以廣朕欽恤之意。可。

主管户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勑具官某：爾以甲科自奮，用爲掌故之官。中更艱棘，蓋久而後得之。退然自牧，亦既再歲。賢關清選，爾宜居之。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橋門之士，將於爾觀焉。可。

修職郎權建寧府政和縣尉胡杞擒獲許伯祥等循兩資

勑具官某：警捕，尉曹職也。姦民寇攘，爾能致之。連帥有言，何愛旌賞。可。

余永弼知閬州

勑具官某：閬風錦屏之勝，士誦少陵之詩，恨不得身到其地。爾乃以二千石臨之，豈易得哉！爾起儒門，萬里入蜀，荐更事任，雅有能稱。郡寄寖高，事權益重。無輕民事，克勤小物，則可以稱此矣。可。

王寅知江州

勑具官某：長江上游以尋陽爲重鎮，分屯禁旅，控禦一面，守將非它郡比也。以爾三領左符，老於吏治，番易之政，人多稱之。其殫撫字之心，無改中和之舊。使兵民晏然，隱若敵國，則不負選侯之舉矣。可。

丁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勑具官某：爾有志當世，結知慈皇。守郴陽，使湖外，又皆有聲績可紀，今日有用之才也。東川飛輓之重，不以輕畀。叱馭而往，毋憚馳驅。撫摩吾民，廉察群吏，以稱外臺耳目之選，是惟休哉！可。

謝源明直焕章閣知温州

勑具官某：朕遴選諫臣，以廣聽覽。爾頃居九列，旋冠宰掾。察其堅正，擢在騎省。論事不回，方嚮於用。銜恤而歸，念之不忘。亦既即吉，起鎮東土。惟永嘉在左瀏爲望郡，山川秀發，衣冠鼎盛，四邑相去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地深遠，人物日庶，

事亦滋繁。非得精明和惠之人，未易辨治，爾其人矣。堯章寓職，以寵爾行。俟訖外庸，登進未晚。尚其欽哉！可。

幹辦審計司范蓀太府寺主簿

敕具官某：蜀之范氏，如晉王、謝，人物輩出，文獻相望。爾在今日，又其翹楚也。以世科發身，以吏課交薦。其在朝列，退然若無所脩綜者，而人自稱之。勾稽外府，姑以序進。勉紹家學，以稱所蒙。可。

趙像之福建提刑

敕具官某：七閩祥刑之寄，選於衆久矣。以爾被服儒雅，屢持使節，往司宗盟，聲望日著。雖無與於吏治，已習知其民風。就乘軺車，不俟臨遣。「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聖人之言，固未易及。得情勿喜，尚惟勉旃。可。

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

敕具官某：朕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連收三科，登著作之庭，于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益著外庸。爰錫寵名，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舍諸。可。

朱翺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惟爾祖光輔思陵，爾父又

登從列，君子之澤未艾也。爾被賞延，乃能明習文法，致身廷評。出守辰陽，奉最以歸。進之棘丞，榮路無壅。益勉厥職，無忝爾先。可。

淮西運副趙師羼太府少卿淮西總領

敕具官某：國家分屯重兵，布列江滸，董饟之任，必選朝士臨之，而金陵莫重焉。爾决科自奮，飾以儒雅，有志事功，所至辦治。嘗使京口，見謂敏明。淮甸錢幣更張之餘，賴爾撫摩調護之力，民情悦服，名稱益彰。兹以亞卿，往司調度，足兵足食，復於爾觀焉。尚殫爾心，以副詳試之意。可。

廬州修城官修武郎建康都統司中軍權副將馬再興、武顯郎左軍統領毛致通、武經郎左軍統制馬遹各轉一官

敕具官某等：合肥當淮西一面，俾葺堅城，以固吾圉。率衆庀工，汔底于成。各進厥官，庸勸勞勩。可。

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敕：朕肅正宫闈，日修於内則；整齊品秩，尤戒於私恩。必有柔儀，乃容序進。具封某，稟資婉嫕，履行純和。久承《樛木》之慈，得備貫魚之列。疏封名郡，錫號小君。知閲時之滋深，嘉率職之無怠。登之女御，示我壺彝。位幾近於九嬪，爵亦儕於千石。

帶弓箭而侍君側，吾豈務於燕游；理絲枲而獻歲功，爾尚勤於蠶織。可。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勑：司筦籥於留都，方資賢牧；典銓衡於選部，當任舊人。乃播綸言，載儀禁路。具官某，性資剛毅，學力精深。聲華蚤擅於倫魁，名節尤稱於傑特。訓辭温厚，信獨步於一時；朝夕論思，率主盟於公議。旋由夕拜，進長天官。閩部選侯，洊更鎮撫；秣陵謀帥，復藉保釐。屬興宣室之思，俾趣鋒車之召。渴聞讜論，日佇尚書之履聲；器使群才，更賴山公之啓事。毋庸俟駕，亟遂歸班。可。

趙師程大理寺主簿

勑具官某：朝行簿領之官，勾稽之外，職業素簡。惟理官設屬，則有近制，廷評奏當之成，俾分考而訂正之，遴選非他比也。以爾天潢之秀，儒雅自將，試邑佐州，遇事不苟，且嘗列于朝矣。其服朕命，益觀汝能。可。

翰林醫效王懋兼重華宫祗應實及二年轉一官

勑具官某：朕祗事重華，尤謹於藥石之奉。爾以瘍毉，奉職惟謹，亦又再歲，在法當遷。俾陞爾階，其思所報。可。

俞澂知常德府

勑具官某：武陵爲湖北名邦，以壽皇潛藩，地望增重。總數州之戎事，控五溪之喉衿，未嘗不選侯而用焉。爾出儒門，明習文法。有公廉之操，得温厚之稱。嘗守高安，政適其平。郎曹卿寺，踐歷滋久。起家剖符，往鎮遐服。明聽朕言，無輕民事。可。

中奉大夫焕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磨勘轉官

勑：一麾出守，久著於民庸；三載陟明，適登於吏考。乃頒恩命，俾進文階。具官某，性識疏通，材猷敏劭。西掖擅演綸之美，東臺高批勑之風。易鎮會稽，暢威名於近甸；分符鄂渚，增形勢於上游。兹以年勞，應于治典。雖曰有司之定制，是爲增秩之殊榮。益圖爾功，以謹忠報。可。

知明州何澹母太淑人石氏該慶壽恩封齊安郡太夫人

勑：朕禮厚兩宫，當累洽重熙之際；年登八袠，奉隆慈備福之尊。乃推老老之心，庸廣親親之道。具封某氏，起自名族，嬪于大門。善相其夫，爲部使者之貴；親見吾子，任中執法之嚴。方乘輕軒，以就禄養。逢國家之慶霈，開湯沐之新封。位正小君，爰擇黄岡之勝；恩隆晚歲，式增彤管之華。益介壽祺，以儀閨閫。可。

太府少卿吴珽太府卿淮東總領

勑具官某：國家東巡吴會，列戍江淮。惟此丹陽，尤爲近屏。護餉既久，可後褒升？爾儒雅雍容，克勤吏道。詳歷版曹司金之職，遂登外府亞卿之華。頃以王臣，往給軍食。調娱酬酢，上下帖然。就加惟月之班，其服自天之寵。勿替于舊，益圖爾功。可。

迪功郎李閎父儀甫該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

勑具官某：爾積行有素，年過九龄。有子在官，實應封典。授之京秩，以爲爾寵。可。

宫人張氏封郡夫人

勑：朕日聽外朝，退修内治。婦官具設，尤嚴陛級之分；恩命所加，必視功容之懿。具位某氏，雅稱柔履，選自良家。事宫壼以服勞，閲歲時而滋久。啓封名郡，進位小君。仍頒禄秩之優，庸示禁庭之寵。其祇涣渥，益懋芳猷。可。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巡轄遞鋪梁青違滯金字牌降一官

勑具官某：置郵所以傳命，令達章奏。矧制閫動係邊事，可少稽乎？爾怠于職，行不以時，奪爾一階，以懲不恪。可。

國子録陳邕武學博士

勑具官某：爾掌教國子，蔚然有稱。甞對便朝，論事尤切。長于右學，益觀通才。武尚止戈，兵實貴謀。其以斯意，訓迪學士。庶幾得有用之才，以備將帥之選焉。可。

王介國子録

勑具官某：士登甲科，立致膴仕。亦惟行誼有以稱，則得之斯無異辭。爾當龍飛之初，居俊秀前列，輔邦入幕，以儒雅飾吏，是能稱此科級者。擢居胄監，典我教事，又能稱此，使學者宗之，則爾之進未艾也。可。

樞密院編修官許介宗正丞

勑具官某：司宗有丞，在頌臺册府之閒，非列寺比，故其選甚高。爾蚤擢乙科，甞試劇縣。慈皇聞其善政，就加增秩之寵。再入脩門，其才益著。比以編摩之職，攝郎省，參宰掾矣。兹登清途，預修寳牒，益謹厥職，以究爾長。可。

王溉户部郎官

勑具官某，版曹掌國之大計，而左民尤爲繁劇。州邑之訟，有不得其平者率造焉，思得疏通詳練之士久矣。爾源流家傳，緣飾吏事。往使于蜀，精敏有餘，操贏貲以蘇疲瘵，甞加詔奬。召對便朝，審其可用。往

振兹職，益觀汝能。可。

夔路運判馮震武户部郎官四川總領

敕具官某：朕惟武王不忘遠之意，西南萬里，選才尤詳。矧總餉之寄，動關軍國，見大夫臨遣而行，或不及事。爾蜀國之彦，嘗列于朝。觀風夔門，能宣德意。加以民曹之職，就董五十餘州之賦，以給營壘之師。民力困矣，軍須方繁。足食足兵，佇觀儒效。可。

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司農寺丞

敕具官某：爾學術該通，論議根據，一時清流也。頃試劇邑，乃有能聲，蓋嘗見於用矣。勾稽頌臺，進丞農扈。雖曰曾與禮樂制作之事，要須詳試簿書期會之間。爾惟通才，其體此意。可。

太社令陳峴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爾以紹興法從之孫，自奮宏博之科，宜仕于朝久矣。佪翔幕府，列屬容臺。賢士之關，師儒虚位，疇咨多士，僉曰汝宜。温故知新，爾其自勉。可。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

敕：由端揆以殿邦，允藉保釐之略；爲上流而易鎮，更資撫御之才。爰授左符，載揚明綍。具官某，謀猷宏達，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聲之顯；兩朝異眷，遂專國秉之隆。矧惟舊學之臣，久處洪樞之任。

密參廟筭，既兼文武之資；祈解政機，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職，視上宰以疏榮。顧陳義以甚堅，爲相攸而改命。惟襟江帶湖之地，可以優賢；皆耕田鑿井之民，正宜坐嘯。其爲十連之帥，式遄千騎之行。噫！嘗本五兵，彌覺偃藩之重；周知萬務，豈云斂惠之難。尚訖外庸，益綏休寵。可。

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

勑：召還選部，行領從臣之班；居守陪京，復分方面之任。選用之遴，中外則均。具官某，望重兩朝，才高衆俊。以三代之文，掌我帝制；以六經之學，格于君心。頃由天官，出鎮閩部。旋畀保釐之寄，實資鎮撫之功。尚書喉舌之官，固應圖舊；河東股肱之郡，故特召君。矧荒政之方修，亦遜章之沓至。❶俯徇借留之志，益高難進之風。龍閣陞華，用爲爾寵。麟符增重，克成厥終。益著外庸，以綏渙渥。可。

知臨安府錢塘縣趙盛太社令

勑具官某：惟爾先正，光輔高皇。配饗廟廷，燕及後裔。凡爾昆弟，序進于朝。社稷之司，不以輕授，靖共爾位，毋忝爾先。可。

新知潼川府楊虞仲直祕閣知夔州

勑具官某：夔子之國，號稱夔門，蓋蜀

❶「沓」，原作「杳」，據殿本改。

川之喉衿也。謀帥之重，實難其人。爾西南望士，三持使節，蜀之民服爾名已久，爾亦習知風俗之詳矣。潼川未行，易鎮兹部。寓直中祕，以爲爾寵。民生凋瘵，非他路比，罷行利害，汔可小康。其尚勉哉，以稱推擇之意。可。

進士張昉、陳舜咨賑濟補承節郎

勑某人：荒政之修，勸分爲急。爾出私儲，以濟飢民。何愛一官，用勸來者。可。

承信郎榷貨務檢法使臣錢爗收趂增羨轉一官

勑具官某：榷山海之利，以佐邦儲，賞典最厚。爾奔走其下，亦預進官。尚勉公勤，思有以稱。可。

陳謙夔路運判

勑具官某：夔門爲蜀要衝，川陸險絶，刀耕火種，民生甚艱。將輸之寄甚重，郡計實仰給焉。非通敏之士，不在兹選。以爾有用之學，荐試劇繁。以南蘭陵吏課之最，領湖右斂散之權。兹爲朕行，調度一道，撫惠疲氓，務去泰甚。使田里得以安其生，則朕之顧憂寬矣。可。

知台州徐子寅廣東提刑

勑具官某：朕念廣東憲臺之重，疇咨其人，思得資高而練事、法明而尚寬者居

之。大臣謂爾爲可，且曰是嘗爲卿，爲部使者，帥惟揚矣。中更退閑，起爲漢東，而治辦丹丘之政，民安而歌之。使持節以按嶺海，其必有以稱欽恤之意。朕曰俞哉，式遄其驅，毋替朕命。可。

奉議郎提轄榷貨務謝儼收趂增羨轉一官

敕具官某：榷筦之繁，總于京邑。爾不欺于職，濟以變通。歲入之貲，坐致贏羨。可無褒賞，以勸後來？其祗增秩之恩，益謹有司之守。可。

提點坑冶鑄錢趙不迹淮南運判

敕具官某：朕惟外臺飛輓之司，莫如東淮委寄之重。兼憲使刑辟之任，當使客冠蓋之衝。敷求通才，得我賢族。以爾奮由科級，尤精吏能。擁麾棨於三州，屢書課最；總貨泉於六道，式阜邦財。俾行邊疆，進專漕計。尚思忠報，益著外庸。可。

文思院造皇太后尊號册寶監官從政郎陳庶、監門儒林郎黄概各循一資

敕具官某：朕以月正元日，奉徽稱于祖后。白玉之牒，鏤刻甚工；黄金之璽，一鑄而就。雖曰有司之職，實惟莅事之勤。各進爾階，庸示嘉寵。可。

幹辦審計司劉誠之太常寺主簿、劉德秀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列寺之屬，皆有勾稽。

惟容臺禮樂是司，實與討論之事；惟廷尉刑獄至重，實分讞議之司。銓敘人才，二者尤不可輕也。以爾誠之聲稱籍甚，持以靖共；爾德秀文采蔚然，不事表襮。兹庸並命，其進未央。尚體優恩，各揚乃職。可。

福建提舉張濤提點坑冶鑄錢

勑具官某：國家分道遣使，各揚乃職。惟貨泉之寄，總六道百郡之權，歸于一大有司。視漢之鍾官、辯銅，其重甚矣。非得通儒，不以輕畀。以爾抱負不凡，詞章精贍，出入朝行，見謂老成，使于二部，皆有聲績，舉以命汝。其爲朕謹調度，察姦欺，使邦財阜通，朕豈久汝于外哉。可。

宋之瑞福建提舉

勑具官某：爾以儒學之秀，三仕于朝，滋嚮於用，而又引去，朕亦念之。七閩歛散之司，職優而事重。疇咨膚使，起爾于家。士之宦學，不以仕已爲喜愠；上之用人，豈以中外爲重輕。爾尚勉旃，以俟光寵。可。

從政郎揚州司法林㮰搜獲銅錢循一資

勑具官某：邊郡嚴錢幣之出，而吏多不虔。爾能摘伏，遂正其罪。選階之進，以懋爾勤。可。

四川量試宗子伯揚、時敏補承信郎

勑某人：爾在屬籍，遠處蜀道，能以文藝，優占科級，錫之武爵，尚其勉旃。可。

鎮江都統閻世雄管軍五年職事修舉轉遥郡刺史

勑具官某：國家分遣禁旅，列戍江城。京口捍蔽行都，最爲要近。爾以宿將，坐總戎韜。威名隱然，壁壘靖謐。五年于此，宜賞賢勞。遥刺侯邦，是爲異寵。益思忠報，毋替厥初。可。

慈福宫内人安化郡夫人方氏、彭原郡夫人高氏、清河郡夫人酈氏並轉國夫人，胡氏、蘇氏、張氏並封郡夫人

勑：朕承累洽重熙之運，奉隆慈備福之尊。疇咨女御之良，爰畀恩光之渥。具位某氏，禀資婉嫕，植行柔嘉。選在掖廷，蚤備婦官之列；事予祖后，寖更歲籥之深。屬慶典之告成，演褒綸而逮下。進封大國，胡氏、蘇氏、張氏云「啓封名郡」。益懋小心。可。

焕章閣待制趙不流換正任承宣使知大宗正事

勑：擁東越之麾，方騰於吏課；糾成周之族，有賴於宗英。優加留務之班，式寵從

臣之舊。具官某，氣和而智敏，屬近而行尊。夙分帝胄之華，寖歷仕途之久。政成京邑，嘗進貳於司空；身處輔藩，訖褒升於次對。來奉便朝之覲，俾專屬籍之盟。示我異恩，超廉車而授職；藉卿宿望，壯磐石以承休。是曰當才，奚勞多訓。可。

修職郎鄭守仁賀正旦使親屬循一資

敕具官某：爾父頃使敵國，爾雖不與行役，而善於子職，使行者不内顧，而居者得所安。勞還之初，亦被醲賞。舉行於今，尚其祗服。可。

修職郎李良臣奉使書狀官循兩資

敕具官某：歲遣信使，修聘殊鄰。凡與驅馳，均有勞還之賞。矧以鉛槧爲職，潤色使華。疊進選階，於汝何吝。可。

慶壽詔書宗子年八十以上使臣年八十以上願致仕者並轉一官定詞

敕具官某：朕以正月上日，奉祖后萬年之觴。霈澤四方，及人之老。爾在屬籍，春秋益高，進以一階，用華晚節。使臣云「爾在右列，引年告老，進官一等，是爲優恩」。可。

宗子汝种、與昉補承信郎

敕某等：爾在屬籍，逢時覃霈，能以文藝，自取科級，予之武爵，尚其勉旃。可。

淮東提舉陳損之創立紹熙堰除直祕閣

勑具官某：水利本以惠農，常平使者之職也。爾使淮東，善於其職，建議任責，迄觀厥成。伻來以圖，如指諸掌。閉縱隨時，條流有序。綿亘及數百里之遠，灌溉爲千萬頃之利。農商俱濟，旱澇無虞。使客漕運之往來，咸有賴焉。謝安爲埭，人以召伯名之。爾通敏有餘，不擾而辦，名以紹熙，淮民不汝忘也。寓直中祕，以寵爾勤。朕所以待汝者，何止是哉！可。

姚槼知邕州

勑具官某：南晉深入嶺右，控制蠻方，唐則分建五管，今亦併護數州，權任亞於連帥，選侯顧不重哉！以爾莅官不苟，有趍事赴功之心，治施與靖，咸有聲績，班班可紀。今又命爾以此邦，固圉寧民，尚其勉哉。可。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勑：廷尉天下之平，洊居於卿列；宗伯春官之貳，徑入於從班。是曰異恩，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脱穎而不凡。禁闥拾遺，得真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簉明刑之任。惟慶霈既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

之。益勉告猶，斯爲稱職。可。

四川茶馬朱致知京西運判

勑具官某：襄漢將漕之寄，雖所部不過數州，而實兼諸使之職，控制邊要，仍居上游，不輕以授人也。爾起世家，能以儒雅飾吏事，嘗守申伯、隨侯之國，又三使于蜀矣。萬里召還，復畀華節。惟爾鼻祖，致身九卿，以桐鄉之嗇夫，爲漢世之循吏。爾其苗裔，當慕前烈，以此位而行志，豈不易於一嗇夫哉。可。

訓武郎監榷貨務陳仲堅收趁增羨轉一官

勑具官某：榷筦之重，總于中都。爾能其官，歲入贏羡。加之命秩，以勸後來。可。

倉部郎官鄭湜大理少卿

勑具官某：國家刑辟之寄，總於廷尉，而職則分任焉。使習憲章者視獄之成，而審聽囚徒，必命儒者臨之，其旨深矣。爾少而發藻，善爲詞章。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效。總餉江左，威譽日聳。郎潛未久，畀爾臬事。能深知設官分職之旨，斯無負今日推擇之意。往贊而長，亦惟欽哉！可。

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勑具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歉焉。使高帝能以卑辭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

儒，羽儀于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祕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尚端其行，庸副虛佇。可。

帶御器械霍汝翼復元官轉觀察使

勑具官某：侍御之臣，苟曠瘝而必罰；歲時既久，俾牽復以自新。爾舊服禁嚴，雅稱詳謹。佩侯邦之組綬，官簿寖高；屬宸陛之櫜鞬，戎容甚肅。頃懲慢弛，知務省循。況更政典之修，徑授廉車之秩。益思恭恪，以對寵光。可。

文林郎張允中該修壽皇玉牒循一資

勑具官某：寶牒成書，嘗頒醲賞。汝供刀筆，亦與進官。毋曰例遷，其思所報。可。

前知建昌軍趙彥禮拖欠月樁錢降一官

勑具官某：盱江本江右佳郡，一人壞之，毒流至今。爾自力於政，而承積弊於二十餘年之後。給餉有闕，無所歸咎，稍鐫一秩，以儆後來。可。

沈合知岳州

勑具官某：岳陽據荊楚之要，郡雖小而地望實重焉。爾清約詳練，資歷寖深。惟爾兄舊鎮長沙，威望凜然，父老類能道之。試郡云初，毋忝家聲，則知共理之意。可。

趙不遏江西提舉

敕具官某：爾頃以吏課之優，爲郎起部，出守輔郡，蔚然有聞。江右斂散之重，俾爾持節以臨之。昆弟三人，少則俱列於儒科，今又分道而爲使者，遠有光華，宗盟之美談也。其勉爾事，以稱所蒙。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外　制

知婺州葉翥知紹興府

勑：輔郡承流，久不聽尚書之履；价藩謀帥，兹又懷太守之章。允謂才難，莫先德選。具官某，智周慮表，學紹儒先。踐敭既歷於三朝，侍從亦踰於一紀。愛人利物，由天性之自然；足國裕民，處地官而最久。屢更劇部，深惠疲氓。盡銷愁恨歎息之心，尤見勞來安集之政。眷惟東土，密邇行都。先帝上賓，將奉因山之役；大邦維屏，益嚴分閫之除。惟爾通材，稱予隆委。規橅素定，既所臨而有聲；威信兼行，當不擾而自辦。佇聞成效，奚俟多辭。可。

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

勑具官某：視禁林之草，允藉於通儒；分輔郡之符，俯從於忱請。相攸既審，易地皆然。爾學優而醇，文麗以敏。蚤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苑詞垣，擅兩制絲綸之美；經帷史館，極一時筆橐之榮。擢貳儀曹，獨司邦禮。拭圭出使，握節言旋。曾坐席之未温，俄抗章而自列。豈久勞侍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勤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爲朕行，毋輕民事。詞人而任岳牧，

初無内重之偏；宣室之對鬼神，當俟政成之後。可。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敕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爲湖北常平使者。蠻傜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攝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帥臣之言，姑輟夔門之役。兹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奬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方，不汝忘也。可。

湖北提刑王謙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部使者之選，以風采爲先，所以寄吾耳目於千里之外，不欲其數易也。以爾志操不凡，居有直氣。其在郡邑，聲望翘然。持憲湖陰，正欲倚重。易節鄰部，非以便爾之私，又將於爾乎觀焉。尚勉之哉！可。

判太史局降授夏官大夫吴澤、降授中官大夫荆大聲、降授中官正劉孝榮、同判局降授局令周端友並復元官

敕具官某等：天道高遠，王者欲求端於上，必有日官以司之。爾善於觀象，見謂老成。頃以不謹，嘗鐫命秩。涉期而敘，法也，勿以爲宜得，而忘所報。可。

修武郎監建康府権貨務門茅恭收趂增羡轉一官

敕具官某：榷貨之在留都，歲入甚夥。

增羡之賞，司關者亦與焉。進爾一官，益勉而職。可。

建寧府浦城知縣鮑恭叔降兩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敕具官某：縣令於民最親，獄事所宜深察也。爾爲大邑，以重辟告于郡，却而復上，幾陷平民於死。殆冤狀既白，而欲便文以自解乎？外臺有言，奪汝二秩，不復使任臨民之官，尚爲輕典也。可。

中大夫焕章閣待制趙彦操轉一官致仕

敕：鎮五羊之地，方通持槖之班；叩九虎之關，忽上掛冠之請。是爲宗老，宜厚寵章。具官某，受才素優，莅政尤敏。早參民部，旋自逸於燕閒；晚歷藩方，嘗屢騰於課最。眷南海折衝之略，升西清次對之聯。聞囹圄之屢空，見里閭之不擾。胡爲感疾，遽欲乞身。念帥閫之幾年，進文階之四品。鄭尚書之威信，日佇來歸；漢大夫之優游，諒深自得。以華晚節，以勵能臣。可。

帶御器械某知閤門事

敕：設上閤之官，豈惟掌朝會之事；選名門之子，抑以儲將帥之才。具官某，志在事功，家傳韜略。奏最於淮陰爲侯之地，易鎮於亞父所封之城。聞父喪而棄官，人咨其孝；承君命而引道，朝賞其忠。釋苴杖以趨班，屬櫜鞬而衛上。授之以仲叔圉之任，可使當公西華之言。惟子道臣道之知方，宜軍容國容之俱習。是將用汝，尚其勉

旃。可。

武功大夫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浩總轄牧放合轉一官久任有勞轉行遥郡刺史

勑具官某：兵久不用，軍中累年勞以進武爵，率有止法，無得踰焉。以爾久任戎務，舉軍推其能。出視駉牧，善修馬政。寵以郡刺史之職，蓋異恩也。其奮事功，以圖報稱。可。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

勑：朕祗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爲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於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於鄉評。再策足於朝行，幾問津於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於横榻，久肅正於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藻鑑益明，毋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爾脩名。可。

左司諫章穎侍御史

勑具官某：朕臨御之初，精求政體。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朕之所務也。然一朝之綱，總于憲臺，一臺之柄，屬于端公。茲得其人，它可類舉。以爾秉心堅正，燭理融明。學問之懿，察之於朱邸横經之日；風節之峻，見之於諫省論事之際。不俟信宿，擢之南牀。其爲朕别白正邪，振

舉蠹弊，使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四方風動，而朝廷益尊，於予初政，豈曰小補之哉！可。

右正言黃艾左司諫

敕具官某：古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而後之諫官不過一二。苟非精擇正士，何以補衮職之闕哉。朕御圖伊始，下詔以求直言。舊學之臣，聲著騎省，首命序進，以示四方。爾發藻士林，負敢言之氣。事朕宗邸，動有箴規。輟任拾遺，兼侍經幄，風采凛然，聞于中外。兹庸命汝，官以諫名。予違則汝弼，汝言則予從。豈惟身處於寡過之地，庶幾海内之士聞其風者，有樂告以善道之益焉。可。

國子司業李祥宗正少卿

敕具官某：爾朴茂忠恪，見推士林。頃貳司成，學者厭服。蓋平日踐履之效，是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司宗少列，位亞容臺。敘百世之本支，修累朝之史牒。惟老於文學、著述不倦者，可以當之。舉以命爾，公論惟允。勇退之志，亦可以少回矣。可。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於衆而爲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兹郎潛，

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可。

司農少卿蔡戡司農卿

勑具官某：大農本周稷之業，自漢名官以來，惟朱邑號循吏，鄭康成爲大儒，唐之段秀實以忠節自奮，官以人重，顧不信歟！爾以儒術治行，選爲少列，徊翔朝行，最爲舊人。進而爲長，雖曰序遷，益勉所長，以紹乃祖之風烈，何止爲此官之重哉！可。

劉光祖司農少卿

勑具官某：忠直之士，爲國之寶。本朝名臣，豈無以直道去國者，旋復召用，以至大位，此又祖宗之家法也。況爾予之舊學，相從有年，執法殿中，號稱蹇諤。雖嘗引去，聖父任以外臺帥閫之寄，不使之一日家食也。兹庸命爾爲少列于大農，實爲多士先。尚遄爾驅，以副朕傾徯之意。可。

顯謨閣待制黄裳給事中

勑：眇予沖人，臨政伊始，惟我太上，知卿最深。朱邸談經，專任以輔導之事；銀臺批勑，又屬以出納之言。雖抗論而遷厥官，終留行而不使去。至今日而復用，豈人力之能爲。具官某，學貫九流，識通千古。世居劒外，擅蜀士之雄文；地近關中，挾西人之勁氣。是非邪正，惟務體國；利害禍福，不知有身。久從吾游，備見爾藴。

迨此纂承之日，付之封駮之司。將求多聞，毋替諄諄之誨；不負所學，會觀諤諤之昌。倚注方深，權輿於此。可。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勑：朕嗣膺大統，收覽群才。朱邸賢僚，豈容於居外；紫垣老手，宜俾於爲真。具官某，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説，將行所言。首畀故官，荐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遯荒野，其遂來歸。式遄爾驅，以副朕望。可。

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

勑：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内史代言之官，非賢才而孰處。我有舊學，時爲名流。擢登詞垣，實與國論。具官某，爲有用之學，抱軼群之才。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螭陛，視言動而必書；額叩龍墀，抗威顔而不撓。方朱邸横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迨膺超除，深允衆望。訓詞温厚，爾其振盤誥之文；朝夕論思，爾毋廢箴規之益。尚圖忠報，奚俟多辭。可。

將作監黄由起居郎

勑具官某：王者嗣膺丕祚，首用舊僚。

非欲私我所與，而厚平日之恩；蓋將舉吾所知，以來當世之士。列爾二史，助予一人。以爾蚤冠儒科，久儀朝路。不以仕已爲意，而益進於學；不以利害爲計，而務極其言。囊封既效於忠嘉，殿陛尤加於剴切。被眷知於慈扆，爲賓友於王門。迨初政之方新，與群英而並進。入則侍螭頭之左，凡論事而直前；出則班豹尾之中，亦在法而當從。是爲爾寵，期懋予衷。可。

著作郎沈有開起居舍人

勑具官某：朕踐阼云初，涉道尚淺。實賴二三元老，力濟於多艱；更資左右近臣，交修其不逮。惟平日賓僚之舊，分一時言動之書。匪予敢私，惟爾能稱。爾詞華敏贍，學術淹通。蚤蜚場屋之聲名，久歷膠庠之師表。以著庭而兼史筆之重，由郎省而參宰掾之司。比從予游，實自親擢。學爲可用，閱義理以滋多；中不自欺，樂講論之日益。其居柱下，密侍朕前。尚思嘉猷，以助初政。可。

參知政事陳騤知樞密院事

勑：九五正位，方承太上之傳；二三大臣，俱極當今之選。用人由舊，錫命維新。既久貳於政機，宜進專於宥府。具官某，氣剛而不撓，德盛而有容。以博學篤志，而爲世醇儒；以正色直道，而致身近輔。斯謀入告，則惟后之德；一夫不獲，則時予之辜。厚重若絳侯，而有多文之學；彌縫若如晦，故無揚己之名。朕念周業之艱難，慕漢機之周密。睠我元老，長予本兵。藉東

省之猷爲，領西樞之方略。事均一體，威示四方。噫！折千里之遐衝，顧豈圖於近效；建萬世之長策，正有賴於訏謨。其務同心，以康庶事。可。

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

勑：文武兩途，實歸於一道；東西二府，允賴於兼資。粤予菲凉，膺此付託。乃進鴻樞之貳，俾參巖廊之嚴。具官某，宅心粹夷，植操堅特。凜凜有大臣之體，謙謙得君子之風。壽皇知臺察之名，擢居法從；太上眷儲寮之彦，授以本兵。喟然形憂國之誠，卓爾任正君之責。言婉而切，氣勁以溫。故於宥密之司，率藉調娱之力。稽之公論，蔽自朕心。欲新政之設施，宜舊人之圖任。是資共二，有賴同寅。噫！朕方求内外之安，經理於上；爾尚慮軍民之要，彌縫其間。庶幾有成，其永無斁。可。

覃恩文臣承務郎以上轉官、選人在任并嶽廟循資定詞

勑具官某：朕奉太上之慈訓，嗣守丕圖，踐阼之初，大敷霈澤。京秩而上，咸進厥官，選人在任云「凡與選階，有官守者，皆許序進」。嶽廟云「雖食祠禄，咸許序進」。蓋將樂與士夫共起治功也。各揚乃職，以稱異恩。可。

文臣承務郎以上致仕定詞

勑具官某：朕仰惟太上不俟倦勤，傳祚眇躬。覃霈之頒，仕者進秩。雖致其事，亦與此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王者之仁

政也，朕心庶幾焉。可。

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王藺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勑：朕嗣居九重，臨制萬國。若刺史、縣令之衆，未暇究詳；惟方伯、連率之功，首當褒表。眷時元老，嘗秉鴻樞。撫荆楚者有年，易湖湘之重鎮。具官某，受天間氣，爲世名臣。直節高風，真可立懦夫於百世之下；崇論宏議，將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受知兩朝，致位四輔。過江而見王導，有國何憂；舉衆而得臯陶，不仁自遠。控長江之都會，建大將之鼓旗。固邊圉以内周，宣王靈而外暢。惟予初政之急，念兹舊弼之賢。下詔求言，方期於樂告；視邦選牧，有賴於于蕃。惟此昭潭，峙乎南服。帶洞庭而負喬嶽，阨嶺嶠而震蠻徭。藉卿威名，壯我藩翰。加以大學士之貴，用爲東諸侯之先。噫！陶公之封長沙，足倚上流之重；賈傅之對宣室，已深前席之思。尚遄十乘之行，以慰一方之望。可。

知常德府袁樞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

勑具官某：荆州居國上游，自古爲用武之地，謀帥之重，每歎才難。以爾鯁亮之資，淵博之學，養氣以義，不撓不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一辭禁闥，家食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著。寵以論譔之職，以殿是邦。朕承丕圖，臨制四方萬里之遠，謂斯民宅生於刺史。故大明黜陟，以示好惡。由支郡而授閫寄，爾實爲初政第一選。固圉靖民，可不懋哉！可。

兵部尚書羅點父奉直大夫朝俊覃恩贈中散大夫

勑：朕祇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喉舌是司，兼領典銓之重；而松楸在遠，方深陟岵之思。乃分寵光，用賁冥漠。具官某，天資純茂，族系繁昌。早爲君子之儒，稱於里社；自樂先王之道，老矣丘園。尚及郗超入幕之賓，不見紀鷺隔屏之坐。素多隱行，遂爲大門。茲登五品之崇，足慰九原之望。賢子方用，侯封未央。其歆綸誥之恩，繼有蜜章之渥。可。

參知政事陳騤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少保敎太子太保

勑：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共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積善素深，秉心無競。恂恂有守，既高月旦之評；坦坦無營，自樂衡門之老。侈厥餘慶，流于後昆。進參政地之崇，追賁儲僚之峻。肆由亞保，荐錫明綸。用昭寵靈，以慰冥漠。可。

曾祖母始興郡夫人成氏河內郡夫人

勑：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

家，嬪此名族。動謹珩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是有聞孫，晚參大政。易翁源之舊壤，開河内之新封。陰報可知，寵光未艾。可。

祖太子少傅策太子太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歛福，實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禀資粹和。福祉未央，見生子生孫之盛；人門俱勝，無慙卿慙長之名。申命九泉，遂登六傅。兹進在前之職，用爲有後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服。可。

祖母和義郡夫人朱氏博平郡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禀嫕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博平之號，益崇石窌之封。是爲異恩，以詔幽穸。可。

父太子少師讜太子太師

敕：惟予沖人，嗣大歷服。無疆維休，均曁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尚友古人，爲世善士。安時處順，不求聞達。蘊蓄弗露，是宜有子。既執政柄，寵及泉壤。義方之訓，蓋可驗矣。乃進宫師，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之。可。

前母平樂郡夫人成氏文安郡夫人、
母咸寧郡夫人王氏濟陽郡夫人

勑：大寶是守，賴兹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壼範，能謹婦儀。舉桉事夫，聿追德耀之美；斷機教子，無媿軻親之賢。既陟近臣，屢揚卹典。兹載疏於新寵，用加峻於小君。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可。

妻東牟郡夫人宣氏封魯郡夫人

勑：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内助之恩。庸頒鸞誥之華，以詔魚軒之貴。具封某，静專自守，儉約有聞。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中饋，用肥其家。視夫爵以疏封，由霈恩而改命。乃疇曲阜，載錫賛書。尚迪令猷，以祗茂渥。可。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覃恩封贈

父朝奉郎樞贈朝請郎

勑：朕祗荷慈謨，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之臣。矧吾貳卿，欲寵先世，可無涣渥，以發潛光？具官某，坦坦幽人，恂恂長者。惟居鄉不變其素守，而教子能知於義方。隱行有聞，陽報如響。親見儒科之擢，蚤欣宦牒之榮。遠奉安輿，既愴九原之隔；兹持禁橐，何勝三釜之懷。超官簿以升階，冠郎曹而視秩。是爲曠典，少慰孝思。可。

故母安人吕氏贈令人

敕：九五正位，方承與子之傳；小大群臣，俱有榮親之典。載肦明命，以示寵光。具封某，淑静自將，柔嘉可度。嬪于善士，克共蘋澗之儀；生此名卿，徒起棘薪之歎。既更事任，遂陟禁嚴。爰疏告第之恩，以顯漏泉之澤。尚其冥漠，式克欽承。可。

繼母太恭人伍氏封太令人

敕：同前。具封某，雅著壼彝，恪循婦道。儉勤自詔，允爲中饋之賢；甘旨承顏，坐享安輿之奉。既登眉壽，茂擁多祺。乃因霈澤之行，超示疏封之寵。其祇朕命，益侈爾榮。可。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敕：凡我從臣，均此大霈。爰及閨房之秀，並膺綸綍之華。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蚤從名士，將仰望於終身；胡嗇永年，曾不登於中壽。迨躋顯用，嘗賁卹章。兹超命服之榮，用錫幽扃之寵。姑從告第，以慰悼亡。可。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敕：同前。某禀姿静專，處己沖素。動遵女戒，克循待傅之言；躬習婦儀，果見從夫之貴。治組紃而有度，奉温凊以尤恭。象服是宜，鸞牋增寵。其服恩光之渥，以彰内助之賢。可。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丘崈磨勘轉官

敕：具嚴銓法，所以示百僚之公；優待從班，猶不忘三載之考。爰頒命綍，俾進文階。具官某，以拔萃之才，負爽邦之望。進貳民曹之重，心計有餘；出臨井絡之區，威名益遠。方謀陟典，適會年勞。遂升漢大夫之名，用爲蜀太守之寵。其祇渙渥，嗣有殊褒。可。

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

兵部尚書羅點 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嗣膺鴻祚，祗遹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某，以經世之才，爲致君之學。早登朝著，益顯時名。久居侍從之班，務竭論思之蘊。末光之依日月，既親遇於三朝；聽履而上星辰，足儀刑於百辟。方藉嘉謀之告，亟陞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可。

工部尚書趙彥逾

具官某，砥礪廉隅，磨礲事業。挺身徇國，是爲貴戚之卿；正色立朝，遂陟文昌之貴。

翰林學士李巘

具官某，德必有言，文斯貫道。蚤儀鵷

序，徑登紫橐之華；進直鑾坡，久被金蓮之寵。

刑部尚書京鏜

具官某，學博而智明，才高而用大。出分方面，曾遠憺於王靈；入踐文昌，實坐司於邦典。

兵部侍郎耿秉

具官某，持論不阿，脩身無玷。參華武部，久儀法從之班；共二瑣闥，克振塗歸之職。

工部侍郎謝深甫

具官某，忠結主知，才周世務。雍容禁橐，屢形批勑之風；潤色邦條，雅得稽經之意。

給事中黃裳

具官某，性稟精忠，學窮奧義。潛藩勸講，賴誘進以最深；瑣闥除官，冀塗歸之如昔。

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

具官某，學貫九流，名滿四海。彭龜年云「學識純明，謀猷深遠」。横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號。

吏部侍郎張叔椿

具官某，迪德粹和，受才膚敏。久居横

榻，實高風憲之嚴；兹任小天，允致銓衡之重。

户部侍郎袁説友

具官某，器度恢宏，風神峻整。宣威天邑，政允號於神明；掌計民曹，道深知於取予。

禮部侍郎許及之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諫省，雅有争臣之風；掌禮儀曹，克守先王之典。

起居郎黄由等該覃恩轉官

起居郎黄由、起居舍人沈有開以下首尾詞同

敕具官某：朕嗣膺鴻祚，祗遹燕謀。九五正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近臣，實有舊學。爰因覃霈，首示優恩。爾早負時名，進多朝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格言；載筆殿坳，允謂三長之良史。方藉嘉謨之益，亟升命秩之華。其務同寅，以光初政。可。

祕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孫逢吉

爾學貫古今，識分邪正。比當言責，是爲諫争之臣；兹典選曹，雅善銓衡之職。

侍御史章穎、左司諫黄艾

爾早陟殊科，進多雅望。曳裾王邸，熟陳六藝之精微；執法憲臺，黄艾云「澤笏諫垣」。獨振一時之風采。

監察御史并卿監郎官該覃恩轉官定詞

勑具官某：朕嗣服云初，求賢以自助。仰惟慈皇招徠衆俊，寔在周行，殆留以遺朕也。覃霈之恩，其可後乎？爾職在六察，祕書監云「擢長道山」，卿云「列在月卿」，郎官云「列在郎曹」。序進一階。往其祇命，尚思所以助我者以報。可。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官知州府該覃恩轉官

顯謨閣學士中大夫知紹興府葉翥以下首尾詞同

勑：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乃渙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往宣屏翰之勞。爰錫明綍，俾躋命秩。具官某，材猷通敏，德度恢洪。聽履禁途，坐閲十年之久；分麾帥閫，實爲九牧之先。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在漢比千石之秩，於今爲四品之階。其務欽承，益思猶告。可。

焕章閣學士太中大夫知明州何澹

矧惟中執法之舊，往爲東諸侯之行。爰錫明綍，俾躋命秩。具官某，學探藴奥，名冠倫魁。入總臺綱，見藜藿之不採；出臨制閫，致濤波之不驚。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在隋始大夫之號，於今正三品之階。

通議大夫焕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

矧是詞臣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

明緡，俾躋命秩。具官某，禀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文，最宜爲誥；奏南邦之最課，尤號近民。

中大夫焕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

矧是瑣闈之舊，往宣藩服之勞。爰錫明緡，俾躋命秩。具官某，詞源浩博，才刃恢餘。西掖東臺，嘗備更於清選；武昌夏口，正倚重於上游。

中奉大夫焕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大同

具官某，性資沉毅，政術闓明。持橐禁途，嘗主民曹之大計；分麾京口，實當天塹之要津。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秩之寵。昔倪寬則以誦書而擢，若晁錯則由對策而除。

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知建康府鄭僑

具官某，學通乎百氏，文根乎六經。領豹尾之班，雅有公台之望；分麟符之寄，實爲方面之雄。

徽猷閣學士中大夫知襄陽府張杓

具官某，才高一世，氣壓萬夫。聽履漢廷，有張京兆之英譽；分麾峴首，追羊太傅之流風。

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單夔

具官某，材猷膚敏，政術疏通。持橐禁

途，坐閱十九年之久；分麾侯服，屢稱二千石之良。

煥章閣直學士中大夫知興元府章森

具官某，風儀峻整，學術疏通。持橐禁途，嘗典銓衡之重；分麾帥閫，屢專方面之雄。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瀘州吴揔

具官某，家聲素著，政術甚優。四松而班殿廷，實視從臣之清貴；五月而渡瀘水，正資邊徼之威名。

太中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太平州蔣繼周

具官某，才名素著，經術尤高。憲府宣威，尚想聞於風采；侯藩共理，亦屢賦於中和。

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知遂寧府宇文价知潼川府閻蒼舒同詞

具官某，稟資膚敏，植行粹和。聽履禁途，閻蒼舒云「持橐禁途」。嘗出漢廷之右；擁麾帥閫，屢登蜀道之難。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外制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任宫觀該覃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韓彦直 以下首尾詞同

勑：朕奉上皇之慈訓，承列聖之丕圖，霈乃涣恩，覃于海宇。矧是文昌之舊，屢從閑燕之居。爰錫明緡，俾躋命秩。具官某，才周庶務，仕歷四朝。進長地官，職論思而最久；退安真館，奉趨謁以甚恭。方歌求助之詩，仍加進律之寵。爰陟文階之等，遂冠侍臣之班。其務欽承，益思猶告。可。

焕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高勇退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陳峴

矧是瑣闈之舊，久從蘂館之居。爰錫明緡，俾躋命秩。具官某，天資通敏，門地高華。入處東臺，蚤儀簪橐之列；出臨西蜀，遂安香火之閑。

中奉大夫敷文閣待制吴益

矧惟次對之舊，久遂真祠之游。爰錫明緡，俾躋命秩。具官某，禀資和粹，植行端良。壯歲逢辰，已列甘泉之侍；高懷去國，惟求蘂館之閑。

太中大夫焕章閣待制劉國瑞

矧是論思之舊，久從閑燕之居。爰錫明緡，俾躋命秩。具官某，秉心無競，持論不阿。横榻宣威，徑上甘泉之列；西清寓職，遂安蘂館之游。

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賈選

具官某，才周世務，識照事機。憲部持平，蚤列甘泉之侍；閩山報政，遂安蘂館之游。

在外太中大夫以上致仕官該覃恩轉官

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張大經以下首尾詞同

敕：朕仰奉慈謨，嗣膺聖緒。肆頒大霈，覃及萬邦。當代英才，雖賜環而畢至；前朝故老，乃上印以言歸。顧注想之方深，豈涣恩之可後。具官某，純明而有執，亮直而能容。諫大夫之伏蒲，朝行甚肅；大常伯之聽履，物望愈高。挹神虎掛冠之風，寓龍馬負圖之職。居然壽考，允矣典刑。比歌求助之詩，庶有乞言之福。爰陟文階之峻，用爲晚節之華。其服寵光，益介繁祉。可。

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

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簪橐之班，凡有謀而必告；出入麾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閑。辭榮上北闕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

具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淹通。揚歷禁嚴，嘗任宮端之重；周旋郡寄，遂專連帥之雄。聯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遯。

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李昌圖

具官某，才周通變，氣稟直方。登蜀道之難，屢稱膚使；出漢廷之右，遂列從臣。通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遯。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

勑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禄，或遂其知止之高。爾以文奮身，以才用世。外臨兩郡，既治行之有聞；内列九卿，非宦游之不達。方將執筆於左螭之陛，乃欲掛冠於神虎之門。畀以河圖之華，成而緜上之隱。是或一道，毋有遐心。可。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太常丞呂棐湖北提舉

勑具官某等：朕惟一人之聰明，不能

周知天下之故。分道遣使，不惟寄耳目于外；臨遣朝士，又得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慮於民。常平以歛散爲職，括山澤之利，事顧不重哉！爾唐卿心平而論篤，久于著作之庭；爾棐氣勁而言忠，丞于禮樂之地。俱以儒學老成，見於有用，治縣稱最，寔彼周行。輟從郎曹，將我使指。一往大江之左，一往重湖之北。各揚乃職，朕不汝忘。可。

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

敕：金陵爲王者之宅，固有藉於保釐；吏部有天官之名，尤欲精於流品。粤求舊德，復領從班。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舉明主於三代之上，倡諸儒以六經之文。論思不憚於犯顔，封駮尤高於批敕。出臨鄉部，載守留都。肆纂承丕祚之初，乃董正治官之日。亟頒召節，方欲聽尚書之履聲；盡付銓曹，豈令書千木之紙尾。佇聞猷告，其疾爾驅。可。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

敕具官某：容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實皆政也。後世治出於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爲本，又曰樂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好古學而志於用，頃由道山册府，出爲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聲益昭。歸處少列，明禮修樂。亶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下以梘有司之出内。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用汝者焉。可。

監察御史曾三復太常少卿

勑具官某：憲府設屬，以六察爲重；容臺少列，非七寺之比。壽皇厭朝士之數易，御史寖廌，或二三年而不遷。若其察事能審，敢言不阿，擢居禮樂之司，不以爲吝，士亦以此競勸。朕之用爾，蓋此道也。爾氣剛而克和，才敏而能詳。其在周行，表表自立。報政于輔郡，簡僚於南牀。助正臺綱，閱時最久。朕知其有靖共之譽，故拔而用之。禮方從宜，大饗伊邇。引經據古，使禮行於上，而人孚于下，朕於是望汝焉。可。

李壁祕書省正字

勑具官某：惟爾父爾兄，並游英俊之躔。有臯、綬之遺風，無歆、向之異論。能繼厥後，爾惟其人。自登世科，亟寘册府。銜卹萬里，素冠三年。召收來歸，復畀舊物。豈惟以是正簡册望汝，史事甚重，爾有家傳，朕將於汝乎求之。可。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該覃恩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士虡少保

勑：朕祇膺慈訓，勉紹丕圖。允賴邇臣，共濟萬幾之務；爰因惠澤，特推三世之恩。具官某，宅慶璇霄，聯芳寶牒。少而從宦，雖官政之莫施；孝以宜家，諒躬行之無媿。侈厥餘福，流于後昆。進參宥府之崇，嘗賁儲寮之峻。玆疇故典，遂陟孤卿。用昭寵光，以慰冥漠。可。

曾祖母文安郡夫人龔氏崇國夫人

敕：朕履位云初，均福于下。有如近輔之重，可後曾門之光？具封某，生于儒家，嬪我皇族。動謹珩璜之飾，克共蘋藻之儀。爰及諸孫，進居兩地。遂啓封於大國，以錫命於小君。陰報可知，寵光未艾。可。

祖太子太傅不求少傅

敕：圖大宅中，方布維新之令；建極歛福，實均共政之臣。爰舉彝章，加賁先世。具官某，履行純固，禀資粹和。生長承平，及見累朝之全盛；始終信厚，遂臻後葉之繁昌。進秩青宮，申命黃壤。茲以湛恩之布，徑躋亞傅之榮。尚惟不忘，其克祇服。可。

祖母濟陽郡夫人晁氏濮國夫人

敕：惟時近臣，翊予初政。厥有霈澤，光爾前人。具封某，素禀嫕柔，能循法度。中饋攸職，宜其室家。慶源既深，有此湯沐。載啓濮陽之號，益崇石窌之封。是爲異恩，以詔幽穸。可。

父太子太師善應少師

敕：惟予沖人，嗣大歷服。無疆維休，均暨海宇。凡列朝籍，皆得以榮其親，矧二三大臣，顧可後歟？具官某，孝友實根於天禀，躬行無媿於古人。爲吾宗盟之表，善言善行，稱於縉紳，即世之後，隱然不忘，是

宜其有子也。寵及泉壤，遂冠六傅。茲以周官貳公之秩，以告于第，且以慰雨露之感。英靈不昧，其尚寵嘉。可。

母饒陽郡夫人李氏申國夫人

勑：大寶嗣守，賴茲臣鄰。湛恩普覃，燕及禰廟。具封某，克遵壼範，能謹婦儀。四德備全，協山水之高趣；三遷垂教，爲廊廟之鉅賢。屢錫恩封，以昭寵遇。乃開申伯之國，載徹饒陽之封。以寬吹棘之思，庸示漏泉之澤。可。

妻通義郡夫人徐氏安定郡夫人

勑：丕緒紹隆，方履重熙之運；臣工翊贊，宜均内助之恩。具封某，婉嫕自將，柔嘉可度。克相夫子，遂爲當代之名卿；乃嗇天年，不見幾廷之異數。亶敷寵渥，豈間幽明。用疇涇水之封，載徹眉山之舊。尚惟英爽，欽此卹章。可。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初除封贈

曾祖起太子少保

勑：延登邇臣，翊贊初政。維時偉望，進參宥府之嚴；庸錫明綸，以厚曾門之寵。具官某，持身無玷，制行有嚴。寡悔寡尤，自潔幽人之履；以嗣以續，遂開餘慶之源。厥聞惟彰，其後乃大。爰畀青宮之秩，用疏黃壤之恩。尚惟不亡，其克祗服。可。

曾祖母陳氏臨川郡夫人

敕：參宥密之司，是謂百僚之表；焕顯揚之典，宜加三世之榮。具封某，婦德素充，姆儀尤備。《柏舟》自誓，知勤苦以成家；彤管有光，篤義方而教子。至孫曾而遂顯，信陰報之不誣。錫命小君，疏封鄉郡。以侈漏泉之澤，以彰告第之恩。可。

祖琢太子少傅

敕：士有積德在躬，弗見於用，施及後嗣，追榮厥先於百年之後，豈人力所能致哉！具官某，孝友天稟，義概素篤，人不間於其昆弟之言。深談不二，安分知足。長者之號，著於鄉黨。積此慶羨，篤生樞臣。申命九泉，遂登東儲六傅之秩。如有知也，庶克自慰。可。

祖母鄧氏新興郡夫人

敕：登用大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則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優典也。具封某，勤儉柔淑，如古賢婦。克相夫子，以廣義風，爲族姻之所依賴。含飴之愛，素篤于生前。雖不及親見其貴，而湯沐之頒，方來未艾，榮亦至矣。新興名邦，用賁冥漠，惟爾靈其與享之。可。

父贈中散大夫朝俊太子少師

敕：積厚流光，既陟機庭之峻；位高寵厚，肆崇禰廟之恩。厥有故常，式昭涣

渥。具官某，操履純固，性資靖夷。共被對床，素深同氣之愛；指囷倒廪，尤高周急之風。是鍾令子之賢，親見儒科之擢。逮超登於近著，嘗屢被於衈章。進位宫師，疏榮泉壤。庸示教忠之效，庶寬追遠之思。可。

母齊安郡夫人繆氏封通義郡夫人

敕：遴選名儒，密贊紫樞之貴；推恩賢母，式頒鸞誥之華。具封某，性禀賢明，動循鑑戒。從夫恊趣，克共蘋澗之儀；教子有方，首擢桂林之秀。承顔甚樂，就養有年。受福祉而未央，見寵光之狎至。兹易眉山之號，用崇石窌之封。其服異恩，益介遐壽。可。

妻贈淑人黄氏永嘉郡夫人

敕：進秉事樞，實倚朝廷之重；載疏湯沐，以旌閨閫之賢。具封某，禀姿懿柔，處己莊静。毓慶儒族，知女則之不踰；作配名卿，循婦儀而克謹。云乎不淑，弗見顯庸。兹疇甌海之雄，用錫鸞牋之寵。姑從告第，少慰悼亡。可。

妻淑人陳氏封咸安郡夫人

敕：同前。具封某，鍾慶相門，流芳女範。無違夫子，形《鵲巢》積累之風；宜其家人，有鳴鳩均一之德。❶克謹旨甘之奉，

❶「鳴」，殿本作「鳲」。

居惟法度之循。兹開名郡之封，用錫賚書之寵。其祗異渥，益懋芳猷。可。

中書舍人彭龜年兼侍講

勑：朕自臨帝位，首闢經帷。詳延舊學之賢，不改潛藩之舊。具官某，始以德選，久從吾游。素知朕意之所安，況有詔書之備列。不待多訓，自應具知。惟孟軻所著七篇之書，非戰國以來餘子所及。蓋嘗三復其説，間有一得於中。若知言養氣之難，存心盡性之妙，人無不善，聖可踐形，正須反覆屢陳，使予通徹無蔽。若夫爵禄之制，井地之規，凡諸所傳，皆我當講。食云則食，坐云則坐，朕當審尊賢之方；義莫不義，仁莫不仁，爾其務正君之學。可。

給事中黄裳禮部尚書

勑：朕嗣膺大統，首擢舊僚。然建安七子之賢，先推徐幹；商山四皓之盛，最數黄公。徑躋八座之崇，庸侈一時之盛。具官某，學足以充其性，辯足以達其心。貫穿經史之言，而纚纚可聽；論議古今之變，而歷歷如睹。自予幼學，屢得良師。若夫上皇委任之專，潛邸游從之久，無間於我，未有如卿。規過舉則何止血山之言，執正道則不數邪蒿之説。開性天之所蔽，知學力之自來。幸不容甘盤遯野之行，是宜被伯夷典禮之命。孺子王矣，方夕惕以憂勤；良言旨哉，尤日資於獻納。其祗予訓，益勉爾忠。可。

著作佐郎王容、范仲黼並著作郎，祕書郎王奭、校書郎蔡幼學並著作佐郎

敕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册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爾容學博而文優，爾仲黼忠純而意篤，既皆升處其長；奭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爲之佐。或以倫魁而聲稱昭于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其家，是皆稱此選者。朕篤意人材，共興治功。公卿將於此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可。

祕書省正字顔棫祕書郎，項安世、吴獵並校書郎

敕具官某等：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於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棫之聲名發於上庠，獵之才略著於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於文學，又俱練於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況年皆自强而艾，固無俟乎菁莪之育也。兹命棫典中祕書，獵與安世爲校讎之職。姑以序遷，朕將有以用汝焉。可。

浙西提刑黄遹湖南運判、江東運副傅伯壽浙西提刑

敕具官某等：朕分道遣使，以寄耳目於外。地有遠近，職有劇易，選任之意，則無不均。爾遹以諒直之姿，抗澄清之志，使于近畿，威望甚聳。引疾求退，故畀爾以湖外漕計，少休其勞。爾伯壽以精敏之才，在

文章之選，使于江左，職業日修。惜其久外，故授爾以畿甸臬事，引以自近。然飛輓讞議，二者俱重事也，一日不理，則必有受其弊者。其各勉旃，以稱予選。可。

知樞密院事陳騤初除封贈

曾祖太子太保斆少保

勑：朕嗣守大寶，凛乎重器，所賴左右大臣輔其不逮。乃由政地，進陟機庭。追榮厥先，是有彝典。具官某，隱德不耀，躬行有餘。孫子相承，代傳清白之訓。施及三世，遂登廟堂。推恩泉壤，至于再三，是必有以致此也。茲舉《周官》孤卿之秩，以告于第。尚惟歆承嘉命，佑爾後人。可。

曾祖母河内郡夫人成氏滕國夫人

勑：夫人之號，古者謂之小君。歷觀在昔，蓋未有無因而得之者也。具封某，躬節儉之行，有柔嘉之德。克相夫子，以肥其家。陰功所昭，至於孫曾而後見。湯沐疏寵，蓋嘗歷始興、河内之郡。今茲封國，間於齊楚。庶幾冥漠，其克自慰。可。

祖太子太傅策少傅

勑：學士大夫必知尊祖，非獨禮典之攸尚，至於爲世顯人，往往推迹先世之所自，隱德彰著，其應不虛。具官某，出太丘之華胄，生赤城之儒族。棲遲衡泌，不以利欲貳其心，躬行之篤，見信鄉黨。雖不及施

用於世，而積厚流光，屢被追榮之典。兹登亞傅，品秩益崇。如有知也，可以無憾。可。

祖母博平郡夫人朱氏崇國夫人

敕：婦人之爵，必從夫子。若夫異恩之頒，加賁王母，非二府大臣，則不與此。具封某，動遵圖史，雅習組紃。婦道甚飭，隱然朱陳之好也。含飴之愛素篤，雖不及親見其貴，而積善之效，乃暴白而不可掩。疏封一國，以爲廟室之光。可。

父太子太師讜少師

敕：陳氏著姓，自嬀汭之後，歷三代建國不絶。漢以來多名卿大夫，百世相望。君子之澤未泯，亦可謂盛矣。具官某，以隱逸遂其性，以詩禮訓其子。内行之積，既有以大其門閭，而教忠之效，卒爲朝廷之端士。存殁雖異，哀榮則均。夫三孤之長，貳公洪化，有子如此，遂申命於九泉。豈惟慰爾子深長之思，亦所以示予體皃之意。可。

前母文安郡夫人成氏杞國夫人、母濟陽郡夫人王氏信國夫人

敕：延登樞臣，所以贊廟謨也。錫命之初，必有以寵其先世，又所以示恩典也。具封某，禀姿婉嫕，處己儉約。有光彤管之訓，不媿《采蘩》之詩。是有賢子，爲吾近輔。副笄六珈，屢頒石窌之封矣。兹徹沐邑，改命于杞伯所都之地，王氏云「命于廣信之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者。可。

妻魯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敕：朕初膺丕祚，晉用近弼。惟東西二府，兼以任之，夙夜匪懈，是可不厚其内助之恩乎？具封某，性資賢明，能循法度。歸于名士，用勤儉以起其家。閨閫之政，不以累焉，使得一意於精白，以承休德，是足嘉者。兹啓大名之郡，以詔予寵。其尚祇服，永綏燕譽。可。

知樞密院事陳騤該覃恩轉官

敕：朕祇荷慈謨，欽承丕緒。萬幾之務，每懼於弗堪；共政之臣，實資於夾輔。因霈恩而申命，覽遜牘以力辭。序進一階，僅同百辟。具官某，忱恂而堅正，渾厚而温恭。久處從班，以嘉謀而入告；自居宥府，任大事以不疑。比當内禪之初，嘗求《小毖》之助。善調庶事，動懷永圖。執義示公，惟知議軍國之利害；忘身徇主，豈復計官資之崇庳。乃詔攸司，俾行故事。不已循墻之避，遂忘反汗之嫌。矧東府彌縫之是兼，尤當代觀瞻之所繫。姑徇撝謙之志，稍行進律之褒。噫！文武兼資，尚深思於並用；内外無患，當益勉於交修。惟肩乃心，以翊予治。可。

參知政事余端禮該覃恩轉官

敕：朕以寡昧之資，傳泰安之祚。既登九五之正位，允賴二三之大臣。盍因覃霈以疏恩，終以謙辭而改命。具官某，崇深而有裕，莊肅而能容。幼學壯行，終始靡渝

於一節；出藩入從，精白不形於二心。比參鴻樞，實贊初政。俾進居於東府，仍兼領於宥廷。一日萬幾之繁，既調娱而曲當；三軍五兵之問，又該綜以無遺。雖官簿之當升，曾身謀之不顧。命由中出，事則公行。何陳義之益高，乃抗章而不已。姑徇三辭之請，僅升一秩之華。噫！訏謨遠猶，乃所望於賢輔；高爵厚禄，豈有吝於予懷。其尚欽承，以副隆委。可。

四川制置使丘崈焕章閣學士再任

敕：乘乾德以御圖，始受四方之籍；念坤維之作牧，久分一面之權。眷威惠之並行，豈恩榮之可後。寵加延閣，因任帥垣。具官某，道廣而能周，才高而善下。躬履冰霜之操，手揮河漢之文。握節擁麾，所在著神明之政；簪筆持橐，周行推仁義之言。頃出鎮於成都，實總臨於諸道。先聲所暨，遠俗自孚。瀘川除暴之餘，施賞刑而曲當；武興闕帥之久，藉方略以無虞。兵民無不歸心，姦宄爲之破膽。封陲晏若，政績炳然。東西六十州，敢違號令；幅員數千里，燕及羌髳。寬朝廷之顧憂，信京師之流福。堯章增焕，正學士之清班；蜀道借留，慰吾民之素望。示予隆睠，表爾異能。德裕籌邊，何止山川之洞見；孔明識治，或言禮樂之可興。益懋前功，以需登用。可。

朱熹焕章閣待制侍講

敕：朕初承大統，未暇它圖，首闢經幃，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頒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具官某，發

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如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勤，究爾正心誠意之説。豈惟慰滿於士論，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待以前席。慰兹渴想，望爾遄驅。可。

翰林學士李巘寶文閣學士知婺州

勑：登鰲户以摛文，久資潤色；分虎符而出守，有賴蕃宣。中外雖殊，眷倚無間。具官某，性資淵静，學問該通。視八代文章之工，欲齊驅於藝苑；極三朝詞命之選，幾獨步於禁林。周旋十年，終始一致。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公門私門，行皆可迹。方進遷於翰長，何遽動於歸思。寵西清學士之班，仍寓宸奎之職；爲東方諸侯之長，更當寶婺之躔。是誠岳牧之用人，宜有江山之爲助。徒得君重，其爲朕行。勉著民庸，以觀儒效。可。

檢正應孟明太府卿

勑具官某：爾以純一之德，惻怛之誠，見於牧人御衆之間，備著愛民利物之效。召由帥閫，偏儀宰掾。蓋朝列之老成，士林之標表也。外府上佐大農之調度，下梎有司之出内，卿士惟月，實艱其選。舉以命之，公議允諧。問津要途，自兹始矣。可。

右司徐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郎中錢象祖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

勑具官某等：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賴。樞機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縈之。於是詳擇掾屬，以次而遷。爾誼深沉而善謀，爾象祖詳審而無滯，爾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爲朕簡節疏目，清東西府之務，俾吾大臣惟振綱挈領，以贊予遠猷，則爾爲稱職矣。可。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

勑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爲司徒郜之子，其所成就，復爲李公。爾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蚤擢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郎潛既久，避遠煩劇，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尚如此，遠業未可量也。可。

軍器監丞汪梓倉部郎官、大理寺丞周珌刑部郎官

勑具官某等：列曹爲郎，其選俱重，非治郡有聲績者不與焉。國家行之幾三十年，弗可改也已。爾梓博涉文學，有志事功，出守都梁，邊防甚飭。爾珌明習憲法，恪意操守，濡須之政，田里妥安。況俱以名臣之子，嘗在朝列，奉最而歸，宜登茲選。肆令並命，以究爾能。積貯者天下之命，寬仁者累聖之規。深體至懷，各贊而長。可。

兵部侍郎耿秉焕章閣待制知太平州

勅：入而奉上，爲言語侍從之臣；出則殿邦，任蕃宣屏翰之寄。士之從宦，是爲通顯；國之用人，初無重輕。第於臨遣之間，終惜老成之去。具官某，天資鯁亮，政術精詳。自其居下位之時，已有澤斯民之志。功利及物，既所至而可稱；懇惻愛君，凡有猷而必告。甫上甘泉之列，亟求故里之歸。旋即賜環，復令持槖。爲真武部，固有賴於論思；攝事瑣闈，尤見推於抗直。比力祈於補外，亦深察其由中。畀以當塗，真是太平之官府；寵之次對，仍聯兩禁之清班。用昭眷懷，增重侯度。訪民編之疾苦，諒無假於訓辭；控天塹之要衝，尚往圖於方略。勿以在遠，而忘獻言。可。

大宗正丞李大性軍器少監兼權司封郎官

勅具官某：朝士之職優而事簡者，無如二監，非所以處才者，然而銓序人物，具有差等，不可廢也。爾一門競爽，刻意記問，出而丞邊郡，入而箠周行，心計有餘，遇事多辦。進貳戎監，仍攝郎曹。益務靖共，以俟選擇。可。

大理寺丞彭演大宗正丞

勅具官某：朕惟國家本支百世，繁衍盛大，高出近古。既擇屬近行尊之賢者，以糾合宗盟，又選學士大夫以貳其事。職雖清簡，不以輕畀也。以爾經術該綜，吏事精明，丞于外府，于廷尉踐揚既久，而後登此。

蓋亞於三丞之選，仕益進矣。優游養望，其進未央。可。

大理司直朱致民大理寺丞、陳樸大理司直

敕具官某：廷尉天下之平，而國家設屬爲尤備。囚徒之聽，自昔以吉士臨之；奏當之成，今又使分董而察焉。以爾致民儒學老成，久與臬事，故俾升而爲丞。爾樸才具資品皆應近制，故以爲邦之司直。朕嗣服之始，專以祖宗家法爲務。雖罔兼於庶獄，懼不獲於一夫。各既乃心，毋懈于位。可。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

敕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真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爲急。以爾學問該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煩，所在辦治，入爲九卿，嚮於用矣。願歸閩部，求便其私。徑疏晝繡之榮，仍畀河圖之直。跨州連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負山，賴威名而爲重。倚觀政績，以究爾能。可。

廣西運判張釜直祕閣知廣州

敕具官某：朕臨御萬國，一視同仁。嶺海之遠，待猶畿甸。矧番禺重鎮，實控南服，謀帥之際，其何可輕。以爾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斂散之宜，廣右謹將輸之要。就移五筦之長，以當一面之雄。寓直道山，以爲爾寵。爾其填撫遠氓，招徠海賈，

斥貪殘，奬廉介，以稱予倚任之意，是惟休哉！可。

知建寧府陳居仁知鎮江府

敕：由詞掖以偃藩，久騰善最；分輔邦而易鎮，用奬賢勞。宜錫明緡，以昭寵數。具官某，風猷凝粹，心地平夷。識者歎其遠到之資，望而知爲大度之士。文華緯國，久從鳳沼以代言；豈弟宜民，屢以虎符而出守。恩威並用，寬猛適時。不惟人樂其中和，所至歲爲之登熟。眷兹京口，控彼江津。城郭增雄，有山川之映發；兵民雜處，無牒訴之浩繁。屬旱魃之爲菑，賴賢侯之勤撫。毋庸臨遣，亟望遄驅。坐理南徐，其首修於荒政；時登北固，尚有賴於良籌。惟服訓辭，嗣圖褒表。可。

瀘州安溪寨蕃官王鑑男天麟承襲補承信郎

敕某：國家填撫萬邦，燕及方外。惟爾父祖恭順相傳，爾之承襲，請命于朝。武爵之頒，益務忠謹。可。

江西運判趙鞏直顯謨閣知隆興府

敕具官某：國家選侯甚重，謀帥尤艱。既懲數易之繁，重戒迎新之費。就移使節，俾正帥垣。爾受才甚高，得譽最早。以文學之彦，爲慈惠之師。其在合肥，極論淮錢之弊；迨移夔子，載言蜀戍之詳。主漕計以宣勞，總邦條而攝事。撫綏凋瘵，賑救凶菑。因江西頌韋侯之言，念河内借寇君之意。徑令洗印，以遂開藩。俟訖外庸，成爾

歸志。可。

沈清臣江東提舉

敕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遯於世而獨樂山林。是雖出於一概，較之浮競者相去遠矣，此有國者之所當與也。爾以古學爲任，不計時之用捨。頃游館學，從予潛藩，儼然自持，古之畏友也。兹予纂紹，念爾退閑。起以江左之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尚少安，以俟恩渥。可。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講

以下二首，嘉定元年以吏部尚書兼翰苑，偶西掖無兼員，用故事行詞，併附于此。

敕：《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之書；筆削聖人之公，實爲萬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兹擇名儒，共論斯道。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倫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膴仕，人以爲遲。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欲旁通於六藝，豈容弗措於一辭。所以至日昃而不遑，庶幾學古訓而有獲。懲惡勸善，其力究於微言；考古驗今，將益明於大體。可。

蔡幼學講詩終篇轉官

敕：朕踐祚十五載，尤先講貫之勤；誦《詩》三百篇，端賴緝熙之益。談經既畢，第賞可稽。具官某，蚤冠時髦，寖爲朝望。踐揚已久，既昭著於外庸；獻納于今，喜時陳於讜論。謹鳳掖代言之職，當金華卒業之辰。序進文階，以酬儒效。其罄格心之學，用爲報上之忠。可。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1]

内　制紹熙五年五月直學士院

高宗神御還殿正奉安表文六月七日

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爲太皇太后詔十一日

壽成皇后改稱爲皇太后詔

萬壽觀修皇帝丁卯本命殿畢設奉安醮青詞

滿　散　朱　表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祭奠祝文

賜知婺州葉翥辭免差知紹興府不允詔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　散　朱　表

賀金國生辰國書

壽皇遺留使國書

皇子嘉王即皇帝位詔七月五日

[1] 卷第三十八至四十，諸本皆闕，據底本目録補篇目。

求直言詔初九日

賜少保左丞相衛國公留正辭免少傅進封魯國公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辭免特進右丞相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陳騤辭免除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賜同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不允詔

皇帝親帥文武百寮詣南内賀太上皇帝表十七日

太上皇后牋

賜新除特進右丞相趙汝愚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左丞相留正再辭免除少傅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進奉太皇太后生辰表詞

功德疏文

賜余端禮辭免兼同知樞密院事宜允詔

賜葛邲辭免知隆興府不允詔

賜少保郭師禹辭免差總護使不允詔

皇帝戊子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皇太后生辰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兵部尚書羅點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不允詔

宜州觀察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杲特授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封奉節縣開國子食邑制二十五日

口宣

賜武康軍官吏等示諭勑書

賜文武百寮宰臣留正等再上表請御殿聽政不允批答

賜郭杲再辭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口　宣

賜文武百寮宰臣留正等三上表請御殿聽
政宜允批答

賜太師安德軍節度使嗣秀王伯圭乞免奉
朝請宜允詔

奏　劄附

明堂大禮奏告祝文表詞八月三日

賜簽書樞密院事羅點辭免覃恩轉一官不
允詔

賜參知政事余端禮辭免差權提舉實録院
權提舉編脩國朝會要不允詔

賜給事中黄裳辭免除禮部尚書不允詔

明堂大禮祭告祝文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攢宮興工奏告

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永思陵祝文

仲秋醮祭吴山忠壯英烈威顯王青詞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李巘辭免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陳騤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内　制

孝宗皇帝挽歌辭

奏　劄附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前夕警場導引鼓吹歌詞

賜權刑部尚書京鏜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明堂大禮前二日奏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侑祝文

賜禮部尚書黄裳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賜文武百寮宰臣留正等上表奉上天佑節名不允批答

奏　劄附

賜參知政事余端禮辭免覃恩轉兩官不允詔

賜通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劉慶祖辭免落階官差在京宫觀不允詔

賜知樞密院事陳騤辭免覃恩轉兩官不允詔

重明聖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賜留正等再上表奉上天佑節名不允批答

賜知建康府鄭僑辭免除吏部尚書不允詔

賜余端禮再辭免覃恩轉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崇國夫人韓氏立爲皇后制八月十三日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陳騤再辭免覃恩轉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皇叔祖嗣濮王士歆特授少師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少保郭師禹特授少傅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開府儀同三司夏執中特授少保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留正等三上表奉上天佑節名宜允批答

續改爲瑞慶節

賜皇后韓氏辭免不允詔

宰執赴經筵觀講并講讀官殿下致謝宣答詞

賜侍讀侍講官詔十六日

賜新除少師士歆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少傅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少保夏執中辭免不允詔

賜皇后韓氏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陳騤等再辭免覃恩轉官不允詔

皇伯興寧軍節度使師夔特授檢校少保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岳陽軍節度使蕭鷓巴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昭化軍節度使吴瓌特授檢校少保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鎮安軍節度使吴琚特授少保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新除少師士歆再辭免不允批答口宣郭師禹、夏執中同

賜新除少傅郭師禹再辭免不允批答

賜新除少保夏執中再辭免不允批答

重明節奏告景靈宫諸帝后表詞會聖宫同

諸陵欑宫帝后表詞

明堂大禮修飾太廟別廟殿宇等奏告帝后祝文

重明節滿散道場賜乳香口宣

賜新除檢校少保師夔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檢校少保蕭鷓巴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檢校少保吴瓌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檢校少保吴琚辭免不允詔

賜士歆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郭師禹、夏執中同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傅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夏執中再辭免少保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明堂大禮前天慶觀開啓預告道場青詞

滿散朱表

天慶觀預告五嶽四瀆祝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内制

賜知樞密院事陳騤等乞覃恩止轉一官宜允詔

賜師夔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批答

口宣吴瓌、吴琚、蕭鷓巴同

賜吴瓌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吴琚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蕭鷓巴再辭免檢校少保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萬壽觀奉安太上皇帝本命、皇帝本命星位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上皇后生辰太一宫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明堂禮畢奏謝景靈宮萬壽觀會聖宮應天啓運宮章武殿諸欑宮表詞

明堂禮畢奏謝昊天上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賜新除少師士歆辭免册命宜允詔

賜新除少傅郭師禹辭免册命宜允詔

賜新除少保夏執中辭免册命宜允詔

少保周必大特授少傅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葛邲特授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實封制

賜告口宣

賜保信軍官吏軍民等示諭勑書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食邑實封仍加思忠功臣制

賜加恩制誥勑書

賜紹熙六年曆日勑書

左丞相留正判建康府御筆

左丞相留正特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進封魯國公加食邑實封制二十七日

賜告口宣

樞密使趙汝愚拜右丞相御筆

樞密使趙汝愚特授光禄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同日

賜告口宣

賜太師嗣秀王伯圭辭免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賜新除少師判建康府留正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右丞相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進奉太上皇后生辰香表詞

功德疏文

賜留正再辭免少師判建康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新除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葛邲辭免不允詔

賜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彦穎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明堂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分詣奏告青詞祝文

景靈宮會聖宮攢宮閏十月旦望表

賜伯圭再辭免加恩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瑞慶聖節奏告景靈宮諸帝后表詞

會聖宮永佑永思安穆安恭欑宮表詞

昭慈聖獻皇后欑宮表文

賜知樞密院事陳騤乞在外祠禄不允詔

賜趙汝愚上表再辭右丞相不允批答口宣

賜新除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王藺辭免不允詔

賜少保留正乞守舊官奉祠不允詔

賜趙汝愚再辭右丞相不允斷章批答口宣

賜知樞密院事陳騤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賜葛邲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趙汝愚再入劄子辭免右丞相不允詔

明堂大禮册文

明堂大禮赦文九月初十日

撫諭將帥詔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賜京鏜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彥逾辭免并加恩數並依執政例不允詔

賜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太師安德軍節度使伯圭特授安德崇信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二十二日

賜告口宣

賜崇信軍官吏等示諭勑書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滿散朱表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瀆四海祝文

南鎮會稽山永濟王祝文

賜趙彦逾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葛邲再上劄子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右丞相趙汝愚辭免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實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賜參知政事余端禮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內　制

明堂禮畢告謝天慶觀青詞

伏以祇祀合宮，爰卜季秋之吉；靈承上帝，聿臻熙事之成。丕擁神休，實繄道蔭。乃鳩寂士，俾演真科。用伸告謝之誠，益茂方來之祉。更祈洪造，普芘函生。

滿散朱表

伏以肇祀總章，獲全盛典。蕆儀真宇，用答靈休。荷雲馭之來臨，肅瓊章而具列。受釐云始，介福無疆。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伏以祇奉慈謨，親行大饗。多儀既備，景貺孔昭。實惟山川之靈，陰相馨香之薦。尚歆誠悃，滋介純禧。

賜趙彥逾再上劄子辭免端明殿學士并執政恩數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起部大常伯，領袖從

班，主耳忘身，與陪國論。金陵吾之北門，固以謀帥爲重。文明之峻職，政府之異數，所以寵卿之行。今欲辭二者而之鎮，顧豈若留卿以自近乎？朕慮之甚審，久而後發。不應至此，乃復反汗，無以多言爲也。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肇禋重屋，懼弗克堪。贊予盛儀，賴我宗老。首頒祭澤，無加於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大國。備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正以爲異數，非如卿者，其孰能當之。何用撝謙，以避斯寵。

賜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辭免轉兩官不允詔

勑：具悉。卿傳家累世，歷事三朝。既忠力之備宣，豈褒榮之可後。力請真祠之佚，却而復來；俾登留務之華，咸以爲允。亟其承命，毋用牢辭。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熙事。惟二儀祖宗之禮，皆已備修；凡五嶽河海之神，悉均望祭。雖靈祠之尚遠，顧虔報之敢稽。

明堂禮畢奏謝諸陵表文

伏以嗣歷云初，奉先爲大。適三歲當郊之際，祗薦總章；惟列聖在天之靈，俯垂陰佑。雖潔齋之粗備，懼誠悃之未孚。高厚顧歆，神明來格。既汔成於熙事，敢恭布於深衷。遥望陵宫，不勝感涕。

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祝壽道場青詞

伏以良月方中，誕辰斯届。惟華陽之洞府，素集真仙；瞻句曲之名山，用祈景貺。伏望三峯交會，衆聖溥臨。即崇禧之宫，俯歆净供；授長生之籙，加惠眇躬。上焉介壽於重親，下以均釐於四海。

滿散朱表

伏以騰嵩嶽萬歲之呼，首臨誕日；望金陵三茅之勝，肅演真科。肆闡蘭場，既歆菲薦。願垂道蔭，彌介天祺。嘉與民編，同躋壽域。

賜新除少傅周必大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卿三朝元老，身佩安危。退處東山，直欲棄置人間事，顧豈以爵秩爲心哉！朕初臨御，注想不忘。下詔乞言，疏恩進律，亦可以見朕意矣。覃霈之頒，無遠弗届，安有達尊如卿而可但已。保傅一間，不必固辭。遜章甚力，非朕所望。

賜趙汝愚再辭免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勅：具悉。卿進專國秉，總領衆職，無所不統，固無待於兼官也。國家以史事爲重，故必擇其尤重者，屬之上相。疊畀三組，既已再命，而又欲辭其一，何耶？《會要》之書，故實所萃，諸儒載筆，坐總宏摹。兼人之才，豈復憚此。其祗成涣，以訖奏篇。

安穆、安恭皇后改謚告太廟祝文

伏以仰惟烈祖，將祔太宮。易别廟之舊稱，從成孝之尊謚。先期以告，英鑑其臨。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伏以集百官於南郊，首定稱天之謚；奉二后於太室，改從祔廟之名。將舉盛儀，敢伸昭告。

賜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損之獎諭勅書

以常平司見在米麥及收糴物斛分撥八州軍賑糶，共二十萬石。

勅某：云云。朕嗣服之始，旱潦相仍。宵旰興懷，務行實惠。首形詔告，所望部使者推廣上恩，初不以重費爲憚也。卿使淮壖，蓋嘗久興水利，兹又能發其餘蓄，上不仰給於大農，下有以平八郡之糴。邊民被惠已廣，而又將爲後日之儲。有臣如此，實

寬顧憂。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惠于宗公，務隆於體貌。相予肆祀，可後於恩褒。位已极於人臣，官無加於師尹。兼授齋壇之鉞，陪多井賦之租。是曰彝章，未爲異數。儀刑所繫，以爲泰乎；俯傴之恭，再斯可矣。

口　宣

有勑：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兹相合宫之祀，用頒雙節之華。其服恩榮，毋爲謙避。

賜吏部尚書鄭僑辭免兼實録院修撰不允詔

勑：具悉。高宗中興，臨御三紀。一代之史，簡册拏繁。設官累年，汗青無日。朕既命大臣爲之典領，思得鴻儒耆德，爲諸儒倡。卿自陪都還朝，表儀從班，論譔之重，非卿誰屬。矧惟舊物，不待疇咨。趣上奏篇，毋勞謙避。

瑞慶節滿散道場賜乳香口宣

三　省

有勑：應鍾協吕，彌月在辰。嘉爾臣工，共祝金僊之佑；用攽芬馥，以爲實所

之華。

樞密院

有勑：元英在候，初度甫臨。有嘉宥府之賢，同致封人之祝。載分寶篆，用賁蘭場。

殿前司

有勑：良月斯臨，誕辰方届。乃率周廬之衛，共伸嵩嶽之呼。爰錫名薰，用光法會。

馬軍司

有勑：律紀孟冬，慶逢初度。得驩心於騎士，祝眉壽於朕躬。爰帥舊章，式放寶炷。

步軍司

有勑：祚纂紹熙，節摽瑞慶。嘉爾熊羆之士，首開龍象之筵。賁以芬薌，助其齋潔。

瑞慶節萬壽觀滿散道場青詞

伏以躬履慶圖，方席延洪之運；節臨良月，初逢震夙之期。爰即殊庭，肅陳净供。惟虚皇之來格，俾誠意之潛通。仰冀重闈，同綏萬壽。

滿散朱表

伏以蘭場展采，爲初度而有祈；寶炬交輝，睹靈光之下燭。奉盛以告，已事而竣。願加佑於沖人，俾獲綏於繁祉。

瑞慶節太一宮設醮青詞

伏以誕彌厥月，式摽瑞慶之名；立愛自親，先上壽康之祝。啓竹宮之邃宇，演瓊笈之真科。仰冀高靈，俯歆净供。俾遂承顔之樂，益綿過曆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祥開初度，肅羽士以陳儀；壽祝重親，望龍樓而致禱。真游來下，景貺其臻。願與聖人之年，坐膺天下之養。

賜吏部侍郎彭龜年辭免兼侍讀詔

敕：具悉。朕開邇英之閣，瞻《無逸》之圖，上慕唐虞，近法祖宗，正有賴於啓沃之助。卿以舊學之臣，勸講多益，升之進讀，亦惟序遷。朕方汲汲於學，卿欲濟濟相遜，固經帷之美事也。然雖有德齒之尊，不曰朝廷莫如爵乎？其毋固辭，徒稽朕命。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尚竊慊然。故因大饗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少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

城南天下稀，舊臨樂土；漢東國爲大，併領名藩。式慰具瞻，益綏多祉。既無反汗之理，奚事循墻之恭。

口　宣

有勑：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欲侈三卿之寵，遂疏兼郡之恩。何必固辭，亟祇成涣。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膺丕緒，肇祀合宫。賴天地之靈，儼百神而顧享；嚴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大臣，贊我縟禮。肆頒祭澤，敷告朝倫。具官某，寬博而崇深，裕和而肅括。學造聖賢之藴，才兼文武之優。有經濟四海之志，而行之以忠；有酬酢萬變之智，而决之以果。擢由樞筦，進秉國鈞。是爲社稷之元勳，非止衣冠之盛事。處心無競，休休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蹇盡匪躬之節。予所毗倚，國其庶幾。頃卜仲辛，恭修大饗。上稽皇祐之故典，近遵慈極之宏摹。致精三日之齋，虔奉九筵之制。惟辟公之顯相，厥有賢勞；顧熙事之備成，敢云專鄉。增多采邑，併衍真畬。以隆巖石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戴貂蟬而展采，固宰路之所同；被衮繡以侍祠，實宗盟之未有。惟親賢之並用，於邦國以增光。其服涣恩，益圖治績。可。

賜告口宣

有勑：卿爲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

與邑之多，用見疇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謙辭。

季秋淫雨震電罪己責躬御筆

朕仰承付託，嗣守邦圖。夙夜靡遑，惕有祇慄。迺季秋之月，陰氣爲沴，雨淫不止，繼之震電。變不虛致，朕實懼焉。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可令學士院疾速降詔，布告中外。

詔十月八日

勑門下：朕臨御以來，三閱月矣。迺者洚水爲災，畿甸尤甚，悉意賑撫，未知攸濟。而又陰氣爲沴，天作淫雨，繼之震電，信宿猶未已也。時惟季秋，實已冬孟，茲豈其時耶？變不虛致，朕甚懼焉。豈朕之德薄，不足以承祖宗之休烈？抑眇躬有過，朝政或闕而致然歟？《雲漢》之詩，遇烖而懼，終篇惟及「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等語，蓋言如此而天降之災，罪必在我。側身脩行之誠，見於言外，此朕之所當勉也。朕欲應天以實，而方執壽皇之喪，避殿撤樂，皆無以自見。惟是罪己責躬，其曷敢後。布告中外，使知朕恐懼脩省之意。

賜王藺再辭免知潭州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惟有周之盛時，以分陜爲重任。故煩舊弼，往鎮邊陲。升祕殿之隆名，易昭潭之巨屏。輿言允愜，憂顧滋寬。胡爲再辭，至勤三命。粵漢詔流行之既久，

諒楚人徯望之已深。倚聞叱馭之行，毋執循墻之避。

賜新除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蜀道險遠，人所憚入。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然朝廷爲官擇人，不免於推轂以遣；忠臣忘身徇國，豈難於叱馭而行。昔趙抃以匹馬入蜀，爲政簡易，及其再命，神宗諭之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今朕知卿清節著於蜀，遂用熙寧故事。卿能體抃之忠，其得辭行乎！

士歆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嚴九筵之禮，是曰肇禋；逆三神之釐，若蒙昭答。餕惠所曁，臣鄰斯均。矧惟屬籍之尊，可後恩光之渥？集廷紳而誕告，示詔綍之匪私。具官某，德性寬洪，風猷端粹。重珪疊組，生長富貴之中；盪節騂旄，雍容閒燕之久。惟夙夜之匪懈，仰春秋之益高。實長周家之宗盟，是爲劉氏之祭酒。玆崇宗祀，與贊上儀。冠班列於三孤，聳儀刑於九族。乃加井賦，仍侈圭腴。以表耆英，以隆孝治。於戲！祭有十倫之義，莫如同姓之先；備者百順之名，益介遐齡之永。顧如壽俊，奚假訓辭。可。

賜告口宣

有勑：卿位冠孤卿，望高宗老。既奉合宫之祀，爰加采邑之封。雖曰彝章，是爲新渥。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事總章，荷神祇之來格；廣施惠術，普中外以惟均。顧予元舅之親，嘗與群工之相。肆加異數，明告周行。具官某，迪德忱恂，飭躬謙靖。祖后實爲於同氣，壽皇尤篤於優恩。淑旂綏章，蚤授齋壇之鉞；篆車希冕，近升棘位之班。疏三吴公社之封，廪萬壽祠庭之禄。能屏膏粱之習，自忘圭組之崇。比卜季秋，親祠重屋。茂對三神之祉，宜先四姓之賢。用衍爰田，載加真食。於戲！兢兢業業以事上帝，朕敢懷專鄉之私；洞洞屬屬而存小心，爾尚介方來之寵。益昭吉履，永保脩名。可。

賜告口宣

有勑：禮畢九筵，恩均百辟。賜予伯舅之胙，均兹宣室之釐。與邑既多，頒綸可後？

賀金國生辰使副梁揔、戴勳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有勑：卿等遠聘殊鄰，旋歸近境。念舟車之勞勩，頒茗劑之珍芳。仍命行人，往將予意。

金國吊祭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勑：卿肅持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豈肆筵之可後。往宣予意，以勞爾勤。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勑：卿等肅擁使華，遠將慰禮。經鐵甕山川之險，錫寶奩茗劑之珍。宜體眷懷，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來趨素幄，行次丹陽。雖深銜恤之悲，不廢示慈之宴。是將厚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從燕驛，近及吴門。深嘉諮問之勤，宜備賓筵之渥。其承異眷，益進來程。

賜新知鄂州吴琚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奮自戚閈，被服儒雅。雖齋壇授鉞，棘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

爲言。矧襄漢上游，嘗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祗命。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父天母地，祭既重於合祛；尊祖敬宗，禮尤嚴於並侑。予一人越紼以行事，爾多士奉璋而侍祠。眷舊弼以興思，顧慶條之可後。誕敭渙號，敷告昕廷。具官某，簡重而閎深，直方而膚敏。典誥上規於姚、姒，詞章遠軋於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藴；鎮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偃藩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比以霈恩之渥，升之亞傅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伸大報，爰啓合宫。載謀載惟，聖父嘗頒於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於仲辛。熙事既成，蕃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真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尚迪遠猷，永綏殊寵。可。

賜告口宣

有勑：卿嘗位冢司，均休真館。屬總章之竣事，賦多邑以示恩。其即欽承，以祇眷渥。

賜趙彦逾再辭免新除端明殿學士中大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蜀道天下之絶險也，然以爲難則難於上青天，以爲易則易於履平地，是在人爾。卿嘗總軍餉，調度五十餘州，公

廉明恕，蜀人誦之。茲庸命以制閫之寄，蜀父老聞卿之來，必有不待教而孚者。矧視儀政地，位望愈隆，尤足以示朕不忘遠之意。謀帥之重，蓋無以易卿者矣。

賜趙汝愚辭免大禮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敕：具悉。朕祇事總章，懼弗克堪。卿以端揆，實專使領。天地並況，神明顧歆。熙事備成，顯相之力也。賦以多邑，具有故實。既免告廷之禮，何事循墻之避。

金國吊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將慰問，來届近郊。先之旨酒之頒，增以嘉殽之錫。少安次舍，用息勤勞。

賜御筵

有敕：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吊。將展國喪之禮，宜先郊勞之儀。其體眷私，少休匽薄。

賜被褥鈔鑼

有敕：卿等遠致奠儀，久勞客路。爰厚寢衣之賜，仍分盥器之珍。跋履之餘，撫存加渥。

密賜大銀器

有勑：使華既接，吊禮斯勤。宴已備於饔飧，器仍加於銀鏤。是爲異渥，少慰賢勞。

賜生餼

有勑：卿等少安賓館，既畢吊儀。按聘禮以受饔，命廩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體眷懷。

賜内中酒果

有勑：卿等禮謹吊喪，退將即次。頒酒殽於内府，示恩寵於來賓。意則有餘，物惟俱稱。

朝見訖歸驛賜御筵

有勑：卿等慰此國哀，見于喪次。爰暫休於燕館，用初秩於賓筵。首示殊私，嗣加好賜。

就驛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有勑：卿等吊喪自遠，率禮無違。器分山溢之珍，衣有身章之寵。雖云多品，未盡至懷。

賜内中酒果

有勑：卿等肅將使節，來唁喪幃。嘉有客之多儀，出尚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寵

卷彌加。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有勑：卿等既肅哀儀，難修賓射。雖輟主皮之藝，仍加設醴之勤。殽核俱頒，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勑：卿等交鄰有道，序賓以賢。屬當變禮之時，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折俎惟優。

特賜射弓例物

有勑：卿等慰予國恤，厚乃賓儀。雖觀射之未遑，顧匪頒之可後。悉從常禮，以表眷懷。

朝辭訖歸驛賜酒果

有勑：卿等吊哀事畢，贈賻禮成。將遄車馬之歸，載厚壺籩之錫。其承嘉貺，復啓長途。

賜御筵

有勑：卿等既趍素幄，遂別彤墀。禮不替於權輿，恩更加於觴豆。尚安旅次，徐屆歸程。

回吊祭國書

皇祖上僊，嘗馳赴問。沖人嗣位，方服通喪。荷信使之遠來，辱吊儀之加厚。益堅盟好，彌切感悰。哀疚既深，敷陳難究。

回賀登寶位國書

祇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勤信使之來。儀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禮文之厚，益欣盟好之堅。爰謹報章，用陳謝悃。

報謝登寶位國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騰於報櫝，爰再飭於行人。仍致彝儀，用將謝悃。

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三陽攸慶，方夙戒於行人；萬里交歡，復遠勤於信使。惠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豐。爰飭報章，備宣謝臆。惟益堅於世好，冀均介於春祺。

奉上孝宗皇帝謚册寶、成穆成恭皇后改謚册寶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一祝文

伏以壽皇即遠，方定於尊稱；祖后俱從，當更於舊謚。將嚴寶册，敢告神祇。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仰惟烈祖，將祔太宮。集百官于圓丘，既舉稱天之禮；遷二后於別廟，併陳更謚之儀。祗率舊章，恭修净供。敢伸昭告，仰冀洪休。

賜新除刑部侍郎梁揔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卿少習憲章，歷官棘寺。爲郎爲卿，皆以此選。正以明練吏事，心計有餘，遂持使節，遂董軍餉，擢貳民曹，俱號稱職。若今秋官虚員，捨卿尚誰屬耶？明允篤誠，若自道然。萬里使還，徑俾爲真。僉曰汝諧，何辭之有。

賜吴琚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亦不必曰右賢而左戚也。爾嘗主漕計，總軍餉，出帥襄陽，皆有治狀可紀。而强仕之餘，使之奉祠燕處，可乎？鄂渚兵民雜居，號稱難治，正倚才刃，勿復謙辭。

賜王藺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敕：具悉。朕嗣位云初，覃霈四方。小大之臣，罔不均被。卿以元樞舊德，出鎮雄藩，序進一階，亦惟彝典。忽披遜牘，殊咈眷懷。其服恩光，毋留朕命。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寅紹丕圖，虔修大饗。親惟伯父，既有助於多儀；神介蕃釐，詎敢云於專鄉。亶敷命綍，用告昕廷。具官某，履行粹和，稟資端靖。生長神明之胄，源流詩禮之傳。出分顧憂，見民庸之甚茂；入趨班綴，奉朝謁以尤恭。建六纛以承家，視三孤而命秩。屬講肇禋之禮，適當越紼之行。攝事太宮，降登有度；陪祠重屋，顯相無違。庸推祭澤之優，可後宗盟之懿？爰加井賦，併衍畲租。兹謂恩褎，式昭名數。於戲！奉犧牲粢盛而告，聿嚴布政之宮；拓山川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異渥，以對靈娭。可。

賜告口宣 吴瓌、吴琚同

有勑：禮成重屋，賚及萬方。宜首及於懿親，用申加於多邑。載敓明命，其服殊恩。

吴瓌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季秋，躬修大祀。靈祇授職，幸熙事之備成；多士在廷，賴懿親之顯相。宜敓惠術，敷告群工。具官某，謹畏自將，純和無玷。聯四姓小侯之貴，承三朝外戚之恩。入侍中宸，屬櫜鞬而甚肅；進班上閤，飭冠佩以尤嚴。頃建齋壇，退安琳宇。旋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逮蒇禮於九筵，實均釐於萬國。乃增采邑，仍衍

主腴。以彰寵數之優，以表肅雝之助。於戲！蒐上儀於陽館，豈惟黍稷之馨；錫蕃祉於后家，可後脤膰之賜？尚綏吉履，以服彝章。可。

吴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合宫肇祀，實祇奉於慈謨；宣室受釐，爰大頒於霈澤。惟時懿戚，夙著賢稱。庸舉徽章，式孚涣號。具官某，美由世濟，才應時須。登簪筆持槖之聯，惟知避寵；更握節擁麾之選，不專爲恩。比崇建於齋旄，旋寖加於孤棘。逮兹大報，贊我上儀。禮既備於八階，胙惟優於四姓。俾增多賦，仍衍真腴。於戲！文德以講明堂，幸神祇之顧饗；賀慶以親異姓，宜福履之均霑。雖曰邦彝，尚承惠渥。可。

蕭鷓巴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奠圭瓚以薦誠，既虔修於宗祀；執豆籩而在列，宜咸被於靈娭。眷我虎臣，董兹羽衛。厥有涣恩之錫，式彰顯相之勞。具官某，智略雄深，性資沉鷙。望雲就日，夙肩面内之誠；建旐設旄，馴致總戎之拜。奉真祠而均佚，視左棘以疏榮。乃因霈澤之行，增畀爰田之賦。申加真食，用侈神休。於戲！承異眷於三朝，蓋屢覿彌文之盛；敷大賚於四海，顧可無寵數之優。益綏令圖，以保終吉。可。

郭杲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頃用盛秋，虔修宗祀。奉犧

牲以薦，備陳重屋之儀；賴爪牙之良，肅領千廬之衛。既云竣事，可後均釐？我有明綸，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資沉毅，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追於起、翦；書傳圯上，自有合於孫、吴。久專將閫之雄，入侍殿巖之邃。屬祗孝饗，務罄齋誠。奉璋惟多士之賢，執戟有元戎之重。肆疇采邑，仍啓侯封。以介靈休，以彰異渥。於戲！茅簷蒿柱，朕方躬大禮之嚴；玉節琱戈，爾尚體中權之寄。益思忠報，以答殊知。可。

賜告口宣蕭鷓巴同

有勑：禮嚴重屋，澤及群工。錫多邑於巖除，啓新封於侯甸。蕭改「眷我勁臣，疇兹多賦」。其祇明命，益勵忠猷。

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離德繼明，方極慈闈之養；日官告曆，載逢辰次之周。啓純福之殊庭，演虛皇之妙旨。霓旌來下，寶炬交輝。願申箕翼之期，長謹晨昏之奉。

滿散朱表

伏以慈宸燕處，高蹈於希夷；蘂館陳儀，用祈於壽嘏。純誠上達，靈鑑具孚。冀福禄之來崇，致庭闈之同慶。

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

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

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傅良

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怳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誼，傾佇嘉猷。來侍邇英之游，講明大學之道。庶幾于治，深慰予懷。

孝宗皇帝謚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祝文

伏以烈祖在天，南郊定謚。既遵節惠之典，載飭神明之旌。仰惟威靈，俯鑑誠恪。

孝宗皇帝欑宮神圍除去鋪屋窠木等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永思陵祝文

伏以皇祖上僊，期方臨於七月；稽山庀役，地實近於諸陵。暫撤徼廬，稍開宰木。懼有驚於神御，敢先叩於威靈。仰冀洪慈，俯加陰佑。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勅：具悉。朕勉紹丕圖，方修初政。

首推霈澤，溥及群工。惟予元老之賢，宜陟孤卿之秩。偃息而藩魏室，何必在廷；寅亮而命周官，是爲進律。載披來奏，殊咈眷懷。卑於公，尊於卿，亦惟均耳；一而俯，再而傴，何以多爲。兹繫具瞻，毋庸固避。

賜梁揔辭免奉使回程特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卿輟自從班，遠使鄰國。服勞已甚，成禮而還。序進文階，厥有舊典。往祗涣命，何事謙辭。

賜知明州何澹辭免曾任藩邸講官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卿頃以儒英，授經於朕。逮予嗣服，眷注不忘。求之近比，當進兩秩。舊僚遜避，俯徇其請，在卿又何辭焉？宜遂欽承，毋至于再。

金國吊祭人使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合

有勑：遠修唁問，兹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南金之飾。是爲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酒果

有勑：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邁。加六壺六籩之饋，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賜御筵

有勑：卿等成禮云歸，啓途未遠。意方勤於郊送，恩宜視於賓初。既厚眷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吊儀既備，使事言旋。行已次於蘇臺，恩仍頒於鎬燕。禮文加厚，客路具宜。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有勑：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念脩途之役，俾加厚幣之將。其服恩榮，尚寬旅思。

讀祭文官

有勑：卿遠陪膚使，歸遇新陽。爰頒束帛之温，以助重裘之燠。益昭眷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從

有勑：長至維時，遠歸在道。言念禦寒之具，特加實篚之珍。賚賜有差，恩私無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來修慰禮，既畢使儀。望

北薊以還轅，至南徐而憩節。庸加燕衎，其悉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

有勑：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疆。更加宴豆之勤，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内　制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祏室太廟殿宇廊廡權奉安祖宗神主於初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伏以仰尊烈祖，將祔太宮。奉二代之宗祧，飾累朝之祏室。暫遷神主，敢告威靈。

權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崇飾太宮，奉遷神主。少寓齋居之邃，以須祏室之成。敢冀憑依，用伸虔告。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伏以修崇清廟，升祔孝宗。念斤斧之交興，懼神示之或聳。敢先昭告，顧相多儀。

閤仲續、康伯修奉欑宮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及喝賜一行官吏工匠等犒設口宣

有勑：卿等視役山陵，宣勤夙夜。勞風寒之匽薄，攽茗劑之珍芳。好賜有差，工徒無怠。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啓　欑

伏以阜陵既飭，靈駕將行。遂從禹穴之藏，式啓商楹之殯。攀號何及，昭告宜先。

前夕日初昏奏告

伏以窀穸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即遠，痛詰旦之將行。重惜分陰，深增孺慕。

發引時前祭告

伏以六紼有行，九京寖遠。追念抱孫之愛，阻伸臨穴之勤。少駐須臾，不勝哀殞。

啓奠行禮

伏以於穆孝宗，將趨神穴。爰諏穀旦，肅引靈輀。顧挽紼以難留，遂遵途而即遠。音容愈邈，慟哭何堪。

祖奠行禮

伏以陵宮既備，愴我祖之何之；紼翣啓行，痛仙游之不返。拊龍輴而永訣，駕鯨浪以遂東。祖祭是修，哀號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文祖，將就莖塗。愴永閟於衣冠，痛莫親於兆域。式安玉體，絶望天顔。

掩欑畢迎奉御容詣下宮奉安

伏以明明我祖，奉窀穸以既安；雝雝在宮，痛威容之愈邈。天顔惟肖，神宇具依。不勝追遠之悲，敢致妥靈之告。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伏以烈祖上賓，阜陵告備。兹啓菆塗之舊，將趨兆域之藏。敢告先期，仰祈陰佑。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嗟嗟烈祖，遽臨同軌之期；浩浩昊天，實相因山之役。迺涓穀旦，將啓菆塗。仰叩高真，預伸昭告。伏願俯垂佑助，俾遂妥安。庶幾六紼之行，往即九京之吉。

至欑宮奏告帝后祝文

伏以奉皇祖之菆塗，勉襄大事；近累朝之兆域，敢告威靈。未遑洛邑之歸，尚奉會稽之葬。仰祈孚佑，咸遂妥安。

冬至節孝宗皇帝几筵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重華如在，可勝追遠之哀；長至甫臨，尤重感時之慕。乃開前殿，肆展大齋。伏願功濟無邊，神超有截。冀慈悲之明證，普幽隱以均霑。萬國歸仁，顧何資於佛力；九天垂祐，期永固於邦圖。

賜知泰州韓同卿辭免改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宫觀不允詔

敕：具悉。朕勉承丕祚，肇正中宫。爾爲后父之親，召自淮壖之守。眷惟相種，本出儒門。屬王姬下嫁之恩，致武爵流傳之衆。兹優戚閈，超授廉車。俾仍奉於内祠，蓋一遵於故典。是爲允愜，其又奚辭。

報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有敕：卿等握節言旋，及門伊邇。厚莽劑珍芳之賜，勞川途跋履之勤。庸序爾情，用將予意。

皇帝本命萬壽觀青詞

伏以至朔同日，方遇新陽之亨；支干相生，又逢元命之吉。乃蠲琳宇，大啓琅函。恭願高真，俯矜忱悃。兩宫同慶，奉萬歲之玉巵；兆姓均歡，開八荒之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我生之辰，卜云其吉。適際履長之慶，又當告朔之初。肅演真科，肆陳净供。冀垂昭鑑，式介蕃禧。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重華宫鼓吹導引曲道宫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

丹成仙去龍輴遠，越岸暮山遐。波臣先爲捲寒沙，來往護靈槎。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佑皇家。

孝宗皇帝神主自重華宮至太廟祔廟鼓吹導引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鉅典備彌文。巍巍東向開基主，七世祔神孫。追思九閏整乾坤，寰宇慕洪恩。從今密邇高宗室，千載事如存。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伏以阜陵復土，既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卒無時之哭。仰遵禮典，莫究哀悰。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恭皇后神主同時祔謁升祔奏告祖宗帝后祝文

伏以竣事阜陵，既畢九虞之祭；寧神祏室，實同二后之升。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實循禮典，敢告威靈。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彦穎銀合茶藥詔

勑某：朕祇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我烈祖。遺榮告歸，世推典刑。比進嘉言，尤見忠蓋。一水間之，日勞注想。爰頒飲劑，以實寶奩。問勞有加，將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張大經，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汪大猷、顯謨閣待制致仕程叔達、寶文閣待制致仕沈樞、敷文閣待制致仕李昌圖銀合茶藥詔

敕某：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孝宗，夙著聲望。引經告老，張大經改「垂車告老」。世推典刑。逮予纂承，渴於一見。爰加問勞，仍有匪頒。體予至懷，無忘忠告。

賜銀合臘藥敕書

荊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敕某：卿西樞故老，南國元侯。念茲臈發之辰，畀以奇珍之劑。體予至意，勉爾壯猶。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敕某：卿視儀兩地，出鎮四川。錫品劑之奇珍，慰風寒之匽薄。益厚頤養，用寬顧憂。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敕某：卿肅領騎兵，分屯江國。攽寶奩之珍劑，慰玉帳之凝寒。其體眷懷，益思忠蓋。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張詔、趙廞、劉忠、劉震

敕某等：肅提禁旅，列戍藩方。念久

處於轅門，俾匪頒於奩劑。毋云例卷，其服恩綸。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阜

勑某等：卿遠臨外戍，密贊中權。念營壘之嚴寒，錫禁庭之上藥。尚思奮厲，以答恩私。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勑：卿等持禮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匽薄，加燕勞之優隆。徒御少休，賓儀無爽。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勑：卿等來擁使華，遠申盟好。念舟車之勞役，頒茗劑之珍芳。爰飾寶奩，以迎玉節。

賜御筵

有勑：踐祚云初，親仁是務。肅使華於近鎮，謹賓禮於初筵。益届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持賀禮，來次輔邦。再加燕衎之私，庸示眷存之渥。少休跋履，且

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勑：卿等來次郊闉，肅將賀禮。寵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佇來游，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勑：初御丕圖，遠勤信使。既次郊關之近，載加燕豆之優。其體眷私，以承虛佇。

賜資政殿大學士黃洽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朕踐祚云初，訪予落止，緬懷舊弼，嘗下求言之詔矣。乃因覃霈，俾進文階。國有彝章，非有私於卿也。其服訓詞，毋煩多避。

賜周必大再辭免少傅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嗣膺洪祚，注想宗工。比陞孤棘之班，實霈《蓼蕭》之澤。雖云恩厚，非曰予私。凡卿之言，近已行於一二；顧朕所與，辭何至於再三。若夫貤爵之科，尤匪尊賢之意。尚承眷渥，毋事勞謙。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將聘禮，來賀歲元。既

加壹勞之勤，首示肆筵之渥。其祇眷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勑：玉節方來，寶奩是錫。取雪芽於北苑，輟珍劑於尚方。併寵行人，用昭眷意。

賜御筵

有勑：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朱方。行登象日之畿，重錫需雲之宴。益加盛禮，庸示眷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勑：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次於近藩，禮宜加於載燕。是爲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勑：卿等遠從萬里，來賀三朝。望觀闕以非遥，賜壺籩而加腆。尚承眷渥，以締歡盟。

賜御筵

有勑：履端之始，將命以來。既聞畿甸之登，宜厚賓筵之錫。眷私所逮，使介惟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勑：綵杖土牛，方舉春郊之禮；寶幡

金勝，爰加使客之恩。和氣所鍾，歡盟益厚。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勑：禮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於使華，乃分頒於節物。儀雖辨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有勑：卿等既覲軒墀，歸安次舍。俾厚壺籩之賜，少休車馬之勞。毋曰彝章，實維至意。

賜生餼

有勑：卿等進講賀儀，退休賓館。既設豆籩之渥，仍加饔餼之頒。尚體眷懷，以須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勑：卿等來趁日正，兹遇歲除。出御府之甘芳，助驛庭之宴集。益修賓禮，用介春祺。

賜被褥⿰金沙鑼❶

有勑：卿等來趁元日，將覲大昕。爰加賜於寢衣，仍分頒於盥器。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❶「⿰金沙」，原作「鈔」，據殿本改。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有勑：歲律更新，使軺遠暨。酒致屠蘇之勝，盤隨椒栢之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勑：兹開禁籞，用設射侯。❶既觀舍矢之能，爰錫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無歸。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勑：卿等甫辭殿幄，尚憩賓郵。載爲川陸之行，更厚壺籩之錫。益祇眷渥，以示初終。

賜大銀器

有勑：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廼頒什器之豐，皆用五金之次。是爲異渥，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勑：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欲遠。仍特頒於載燕，曾不替於初筵。春日尚寒，賓僚加厚。

❶「侯」，原作「候」，據殿本改。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曰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傚。

太廟修置太祖至高宗室帝后神主祏室畢工時前奏告還殿室祝文

伏以班祔孝宗，崇新清廟。備累朝之祏室，奉列聖之神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太室鳩工。爰蒇禮於宮庭，用妥靈於宗祏。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遷成穆、成恭皇后神主詣幄次權行奉安以俟同時祔謁升祔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奉神主以即安；宗祏致嚴，妥柔靈而並祔。稍遷邃幄，將奠太宮。惟時之良，敢預以告。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宫設醮青詞

伏以龍樓致養，方安閒燕之居；鳳曆告辰，仰獻壽康之祝。啓青藜之祕宇，演瓊笈之殊科。敢冀高靈，俯歆誠意。益介萬年之慶，恪趍五日之朝。

滿散朱表

伏以歸尊於父，適逢元命之辰；降康自天，爰致脩齡之祝。春陽伊邇，熙事告成。祈景貺之來臻，鞏皇圖於不拔。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有勑：卿等往迓使軺，還趍行闕。值陽和之屆律，加好賜之如儀。其服殊私，益祇厥事。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祝文

天地

伏以尊祖禮嚴，因山事畢。用宏開於宗祏，將升祔於靈儀。信宿之先，潔齋以告。仰祈昭鑑，永賴孚休。

宗廟

伏以於皇文祖，既畢安虞。爰考禮於前朝，盍妥靈於太室。仰瞻列聖，敢告先期。其永無疆，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孝宗，將登清廟。設九虞而既畢，奉二后以同升。永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永阜訖功，孝宗升祔。惟億載萬

年之鉅典，告九土五穀之明神。願鑑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宫

伏以烈祖上賓，太宫升祔。國之大事，其敢弗虔。天之尊神，是當先告。冀垂昭格，用妥威靈。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阜陵復土，既畢於九虞；太室寧神，將傳於萬世。是爲重事，方講盛儀。永惟尊祖之誠，追述敬天之志。前期是告，降鑑孔昭。

改元慶元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永思陵、永阜陵、成穆、成恭皇后攢宫表文

伏以仰奉慈謨，勉承丕祚。將興嗣歲，首議嘉名。惟慶曆最爲盛時，而元祐尤伸公道。履端伊邇，敷號云初。敢告威靈，式祈孚佑。

賜殿前都指揮使郭杲辭免修蓋大内福寧殿等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回授不允詔

勑：具悉。朕俯徇群臣之請，歸安廣内之居。顧棟宇之崇成，念工徒之勞止。卿親臨鼛鼓，祗事殿巖。訖役云初，懋官可後？既有貤恩之命，毋煩避寵之詞。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鑼

有勑：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君臨。式頒盥洗之珍，仍致衾茵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勑：卿等遠修邦好，適遇春陽。爰加節物之頒，庸示使華之寵。尚祗渙渥，益締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勑：卿等迓客于畿，還朝有日。當此新春之始，特加好賜之優。其體眷私，益修使事。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勑：春起於東，使來自北。舉綵杖土牛之禮，頒寶幡金勝之華。儀則有差，恩無所異。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有勑：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勞勩，設樽俎之優隆。庸示眷勤，少休跋履。

賜酒果

有勑：卿等拭圭修聘，將幣成儀。爰

加芳醞之頒，仍厚嘉殽之錫。少休徒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陳儀既備，執禮滋勤。欲深示於情文，爰密頒於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修邦好，克謹賓儀。分御府之甘芳，示使軺之華寵。雖云例卷，蓋出殊恩。

賜生餼

有敕：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稟人之致餼，冀使者之加餐。異數相望，眷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敕：卿等趨朝甚謹，授館方安。修客禮以無違，秩賓筵而有楚。用將予意，庸慰爾勤。

特賜酒果

有敕：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賚以壺尊之腆，加之肴核之珍。蓋示殊私，尚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敕：卿等肅駕使軺，共修賓射。諒

慰四方之志，想聞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勞勩。

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講射賨津，視儀相圃。爰首頒於弧矢，仍加賜於金繒。張弛具宜，恩私愈渥。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列甕之芳醪，洎加籩之珍果。少休賓馭，行届歸程。

賜御筵

有敕：卿等屢勤入覲，兹遂告歸。更加籩豆之優，不替權輿之始。尚祗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敕：卿等備成使事，俱趣歸程。特頒山溢之珍，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故事，蓋示優恩。

回程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已祗聘禮，初計歸程。廼馳賜於上尊，仍分頒於碩果。少安旅次，徐届征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言還，戒途伊始。爰

啓在公之燕，用華修聘之歸。既秩賓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邦好既修，回途未遠。珍茗選春芽之賜，寶奩分山溢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賀禮既周，歸程寖遠。甫即蘇臺之次，載修鎬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來致慶，倏遂言旋。念北客之改轅，即南徐而錫爵。眷私無替，禮貌罙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疆。欲締好於兩朝，復陳儀於四篚。行當上道，更祝加餐。

賜知樞密院事陳騤乞歸休不允詔

敕：具悉。卿儒學老成，有大臣體。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爲露章，遽祈閑退？謀猷克壯，神明未衰。其謹輔予，無事力請。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嗣位踰年，方更歲紀之號；履端

翼日，適遇我生之辰。爰即琳宮，式陳寶供。冀高靈之垂鑑，介多福於方來。上壽三宮，長遂承顔之樂；均釐萬宇，咸興《擊壤》之謡。

滿散朱表

伏以發春之初，維戊之吉。方上椒觴之慶，繼陳瓊笈之科。荷真馭之溥臨，喜休祥之來下。既成熙事，敢薦忱衷。

改元奏告祝文

天地 景靈宫、天慶觀、報恩觀同

伏以纘緒何堪，改元惟謹。稽仁祖致平之盛，洎泰陵嗣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祚。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景靈宫、帝后諸陵表文同

伏以承列聖之休，謹踰年之制。合太宗、明皇之號，有唐實創於嘉名；仰慶曆、元祐之時，我宋尤稱於盛際。爰肇新於歲紀，敢虔告於威靈。

社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號。取慶曆、元祐之盛，期紹重規；仰勾龍、后稷之神，用伸昭告。尚祈靈佑，益介炎圖。

太一宫

伏以嗣歷云初，紀年敢後。合兩朝之盛，爰號慶元；告十神之靈，用祈福佑。尚

惟昭鑑，永助丕基。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將命言旋，登途寖遠。飾寶奩而加惠，實珍茗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荐錫吴門之宴，用津燕驛之行。春日尚寒，征途加護。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肅持玉節，還次丹陽。仍優宴豆之儀，用慰川途之役。其均既醉，毋憚遄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賀元正，汔修使事。爰肆筵於邊服，將夙駕於歸途。眷禮之私，始終無異。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宥廷之任，事體至嚴。非長材不可以濟時，非壯猶不可以經遠。

卿兼資文武，久贊樞機。輔政以來，輸忠無隱。輟自中臺之貳，進專西府之權。蔽自朕心，益隆兵本。是爲妙選，非以敘遷。公論具孚，遜章可略。

賜新除參知政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通敏閎達之才，受知烈祖，擢之法從，付以全蜀。太上召還文昌，有意大用。肆朕纂服，登貳西樞。闢決籌帷，動稱朕意。是用進參機政，以究經濟之藴。鎮浮應變，卿所優爲。眷倚方深，毋庸多遜。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爲貳，蓋已晚矣。朕訪落求助，二三大臣是託。以卿宏才素藴，練達國體，急於登用，以冀治功。其祗成命，以圖回本兵之務，勿以謙避爲煩也。

賜正議大夫陳騤辭免除職與郡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釋政機而均逸者，大臣全進退之宜；畀華職以示寵者，累朝篤始終之眷。矧惟耆哲，朕所倚毗。專西樞本兵之權，兼東府基命之地。俯徇忱請，暫分外藩。恩禮加優，典章可考。少須除命，何用謙辭。

賜王藺再辭免覃恩轉一官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勉承基緒，猶懼弗堪。

實賴臣鄰，相與協濟。不有近輔，孰爲之贊襄；不有价藩，孰爲之屏翰。霈恩所逮，中外惟均。矧如舊弼之賢，方倚上游之重。需章洊至，涣號難回。其遂欽承，毋爲固避。

賜御史中丞謝深甫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敕：具悉。進讀露門，自昔高選。肆朕纂承之始，首務詳延妙擇。法從之賢，不以輕畀。以卿器資端亮，學問淹該，議論正平，實長風憲。俾侍經幄，士莫之先。胡爲引辭，尚留朕命。令行弗反，倚聽嘉猷。

賜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卿自簉本兵，積隆時望。有致君澤民之志，有憂邊思職之勤。迨參政幾，又嘗共二。其於基命宥密之地，詳練久矣。兹疇樞長，非卿誰屬？夫本彊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機實在於廟堂。尚究遠圖，以祇寵命。朕志決矣，勿復有辭。

口　宣

有敕：卿精白承休，勤勞匪懈。爰自政塗之峻，載登宥府之崇。成命既行，牢辭勿再。

賜京鏜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本兵之任，方倚於壯猶；共政之求，更資於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

臣。眷一相之處中，有嘉同德；惟萬幾之甚衆，允藉協恭。卿之長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剖決精明。進參巖廊之嚴，益冀訏謨之告。既頒再命，毋事三辭。

口　宣

有敕：卿召歸全蜀，旋貳洪樞。茲膺共政之圖，實倚告猶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

賜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孝宣樞機周密，用以中興漢道。於今本兵之地，尤號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爲士夫儀表。踐揚最久，望實具乎。茲焉登用，朕非以私於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治，卿志在體國，其遂秉德以陪朕，顧豈以執謙爲美乎？

口　宣

有敕：卿屢分帥閫，三總吏銓。茲進貳於機廷，方允符於輿論。亟其祇命，何必固辭。

賜宜州觀察使新除在京宮觀韓侂胄辭免特轉一官不允詔

敕：具悉。卿起由勳閥，歷事累朝。司上閤之多儀，承西樞之密旨。皆極武班之選，屢祈珍館之閒。既察其誠，俯從爾請。爰寵加於留務，乃更上於需章。其服

恩榮，毋爲煩瀆。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陳騤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器資剛毅，經術該通。久任事樞，臨機輒斷。力祈閑退，善始以終。況辭藩屏之除，願處祠庭之佚。由衷有請，反汗無嫌。若規殿之隆名，乃大臣之彝典。再披遜牘，殊咈眷懷。用榮買臣衣錦之歸，毋作考父循墻之避。

孝宗祔廟德音

門下：朕躬繩祖武，日懋孝思。萬邦之君，允有貽孫之典；七月而葬，適當同軌之期。悵莫報於皇慈，惟謹襄於大事。卜夏禹巡狩之地，近高廟衣冠之藏。載謀載惟，既營神域；必誠必信，已窆靈輿。迓吉仗以言旋，肅太宫而班祔。縟儀云備，舊制可稽。固已遵三年之通喪，體累朝之儉德，蠲除浮費，戒節虚文。然念遺誥初頒，都下有奔號之擾；因山之際，國人多供億之勤。未免煩會稽之徒，宜特肆櫟陽之赦。神祇效順，咸議恩封；官吏宣勞，均行賞賚。寛井閭之賦調，清囹圄之縲囚。庸推澤物之仁，用繼憂民之志。於戲！蒼梧不返，人心惟慕於重華；温洛未歸，陵邑尚安於永阜。咨爾有衆，服予異恩。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纂上皇之丕緒，承烈祖之通喪。復土告功，既克襄於大事；提綱置使，實有賴於懿親。爰播明綸，肆加殊寵。具

官某，小心自牧，吉德著聞。蚤席慶於椒闈，寖陞華於棘位。恂恂家法，靡矜金穴之奢；侃侃朝班，久遂琳宫之適。兹卜會稽之麓，往營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厥儀而肅靖；重臣主辦，汔閟寢之固安。粤惟元舅之崇，可忘醲賞之報？緊勞之稱，匪朕敢私。衮服命圭，顯冠孤卿之秩；金印盭綬，進封異姓之王。仍旌鉞於東秦，徹土疆於南晉。申陪井賦，併侈轅疇。以昭四姓之華，以篤三朝之眷。於戲！節侯仕漢，得謹畏謙恭之聲；尚父在唐，有富貴繁衍之盛。豈其苗裔，見此親賢。其踵前人之休，以爲密戚之勸。可。

賜告口宣

有勑：阜陵復土，元舅策勳。既升冠於孤卿，仍疏封於王爵。其祗渙渥，毋事謙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内　制

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升侑奏告祝文

天　地

伏以祀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今日。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　廟

伏以推功藝祖，既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兹謹上辛之祀。仰瞻列聖，預告先期。

社　稷

伏以感太微之精，夙祇大祀；推藝祖之烈，升侑明神。惟社稷之炳靈，設豆籩而致告。

諸陵諸欑宫表文

伏以上辛穀旦，大旅盛儀。爰推立極之功，克配感生之祖。遥瞻陵域，敢告吉期。事體至嚴，威靈斯鑑。

賜新除户部侍郎袁説友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版曹，天下之劇任也，而卿爲之之時尤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時之須。屬歲大侵，調度不給。卿儒學俊茂，舊歷清華。通敏有餘，獨任大計。内之無闕供之急，外之無誅求之怨。滿歲有奇，勞亦甚矣。爲真已晚，又何辭焉。

賜新除少師永寧郡王郭師禹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阜陵之役，重事也。朕不得躬執紼之勞，祖遺有行，號慕弗已。卿以王之元舅，國之信臣，辦護宣勤，爲朕任送終之責。往來順濟，上下無譁，禮備安虞，歸祔太室。卿得以報孝宗之恩，朕可忘所以賜卿者哉！進長孤棘，仍加王爵。既涣告廷之命，何煩避寵之詞。亟其欽承，朕言不再。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新廟是營，群言允協。爰卜太宫之右，用安四祖之靈。敢冀威神，式歆典祀。

奏告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祧僖、宣之祀，視夾室以尤嚴；遷順、翼之靈，祔先公而惟謹。仰祈列聖，俯鑑忱衷。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三孤之貴，卑於公，尊於卿；異姓之王，苴以茅，胙以土。皆本朝之所重，非懿戚而誰居。以卿德量有餘，忠誠匪懈。受隆知於烈祖，不專爲恩；護大事於阜陵，克勤乃職。迨兹歸報，可後褒嘉？既敷號以明揚，雖循墻而安避。毋爲苛禮，徒咈眷懷。

口　宣

有勑：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領之勞，已播廷揚之命。荐披遜牘，其服殊恩。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制十二月二十八日

門下：朕祇紹炎圖，遹繩祖武。追仰抱孫之愛，謹奉菆塗；實繄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悉按舊章。昭示殊褒，用孚群聽。具官某，聯休皇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體坤爻之二；爵齒與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最崇秀邸。眷乃象賢之懿，襲兹開國之封。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今當推於宗老；反也如疑，往也如慕，況密護於㢠儀。每入臨於朝晡，曾不避於塗潦。能以縱心之歲，躬爲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爲之感動。語必流涕，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肆舉非常之典。是兼紫微令之重，以爲大父行之華。仍衍

爰田，併豐真食。匪以爵而馭貴，恨無官以酬公。於戲！隆專席之榮，蓋用祥符之故實；第中書之考，會參尚父之勳名。以增師尹之嚴，以侈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可。

賜告口宣

有敕：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永阜之藏，寵冠中台之列。是爲殊渥，尚體眷懷。

賜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爲懿戚，仕歷累朝。惟孝宗之恩，每思所報；故阜陵之役，獨護其行。人徒見闔門而養威，今乃知任事而能辦。位列三孤之長，封疏五等之崇。揚于大廷，恊彼公論。何爲固避，屢卻復來。其亟受於寵章，毋重陳於遜牘。

口宣

有敕：阜陵庀役，總使有行。既竣事以來歸，乃疏恩而示寵。其祇一札，何事三辭。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己回程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慶元元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握節言旋，登畿告至。想風寒之匽薄，念川陸之艱勤。茗劑寶奩，併加存撫。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勅：具悉。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貴華重，古人謂之鳳凰池者也。國朝之制，率以寵異親賢。然祥符、天禧以還，久不除此官矣。惟公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舉曠典，以賁宗工。既無兼管內樞之煩，徒得老成典刑之重。❶渙汗大号，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曲徇。

賜太府卿吴珽辭免換授正任觀察使在京宫觀不允詔

勅：具悉。卿生長戚閈，儒雅自將，佳公子也。名曹繕監，踐敭有年。總饟朱方，❷寖陞卿列。賢勞既久，寵以賜環。廉車內祠，用循故事，非以爲褒美也。春秋方富而才可用，豈遂投閑哉！毋事牢辭，其祗朕意。

賜新除觀察使謝淵辭免不允詔

勅：具悉。卿以祖后至親，往爲使介。風埃萬里，不憚馳驅。成禮而還，褒陞可後？廉車之峻，遂登從班。毋庸控辭，思所以稱此，則善矣。

賜知紹興府葉翥辭免除龍圖閣學士不允詔

勅：具悉。孝宗因山之役，凜然懼不

❶「徒」，殿本作「復」。
❷「朱」，殿本作「殊」。

克奉大事。文昌老成，尹茲東郊，遂委己以聽焉。神明不衰，心計有餘，酬酢萬變，調度百出。卒之禮成而無缺典，用足而節横費，朕心嘉之。絶江不風，入山而雪，有非卿之力耶？❶進職龍圖，❷姑以示寵。朕之所以待卿者，非止此也，而又何辭焉！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攝太傅持節導孝宗靈駕及奠謚册謚寶監掩欑宫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比者營圖東越，襄奉阜陵。卿以本兵之崇，親臨復土之重。往來俱順，上下無譁。塗潦方深，蹇蹇盡王臣之節；顔色尤戚，欒欒有棘人之風。朕方篤孝思，幸周大事。既賴送終之助，首加進律之褒。是所宜然，無可辭者。

賜郭師禹辭免備禮册命宜允詔

勑：具悉。卿以祗奉阜陵，顯頒制綍，陞孤卿之峻秩，封異姓之真王。册命之儀，朝廷當備。控辭甚力，引義尤高。雖俯徇於謙沖，顧豈忘於嘉歎。

賜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危溢之虞。壽考康寧，子孫蕃衍。此於人間世尚何慕焉？獨惟烈祖孝悌之至，則友其

❶「有」，殿本作「謂」。
❷「龍」，原作「河」，據殿本及篇題改。

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右。古者思其人，猶愛所憩之棠，況我祖同氣之親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允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之崇，蓋以德爲貴也。惟我父師，尚何辭於此哉！

口　宣

有勑：卿爵齒俱尊，忠孝兼備。兹授令公之秩，實爲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祇命。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禄大夫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愛，蓋本於躬行；大臣以道事君，莫先於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風。眷我宗英，相予孝理。惟忠勞之備著，緊命數之宜加。爰集具僚，載申褒律。具官某，崇深而行簡，直諒而能容。學有淵源，究前聖天人之藴；志存節誼，立本朝社稷之勳。相業素高，民瞻允屬。自擢登於右揆，獨光輔於沖人。於皇孝宗，克振炎祚。朕既荷緑車之鍾愛，遂紹於重規；卿亦蒙丹扆之異知，寖基於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圖報之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敢怠？七月而葬，宣力居多。因山爲陵，得丘原之爽塏；稱天定謚，極寶册之鋪張。迓吉仗以來歸，奉太宮而班祔。誠信無悔，哀禮有餘。仰慰在天之靈，實由同德之助。是用超文資之峻，徑授三階；衍井賦之腴，幾盈萬户。勉從遜牘，少屈恩綸。於戲！明德懿親，既居金鉉黃耳之貴；勞

謙終吉，僅登銀章青綬之聯。益成廉退之名，尚副倚毗之意。可。

賜告口宣

有勑：卿祗奉阜陵，爰加賞典。班既高於百辟，位亦次於三公。其體眷懷，亟祗成命。

賜趙汝愚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輔朕初政，備宣忠力。兹奉孝宗大事，厥功茂焉。褒崇之典，所宜優異。正以卿素執謙沖，避遠權勢，凡有進擢，辭遜過禮，或至迫而後受，故尤思所以處卿者。初拜右揆，已授此官，還以畀卿，是不爲過。毋復牢辭，朕必不爲反汗也。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我祖之君萬邦，既訖因山之禮；顧天子之謂伯父，實參置使之行。眷吉仗之言旋，豈褒綸之可後？視儀宰路，敷號廷紳。具官某，賦敏給之資，擅温恭之譽。分左符而出鎮，嘗專制閫之雄；易留務以歸班，徑擢齋旄之峻。迨沖人之臨御，進孤保以疏恩。鳳闕晨趍，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嚴。匪惟族姓之光，允謂衣冠之盛。比營東越，崇建阜陵。顧躬除道之勤，往護成梁之役。久安閒燕，退若無憑。小試才能，粲然可覩。宜加寵數，以答賢勞。公府肇開，遂擬三師之貴；珍臺兼領，併增千户

之封。用侈宗盟，茲爲使相。於戲！有是父，有是子，俱膺華衮之榮；拜於後，拜於前，克紹緇衣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可。

賜告口宣

有勑：惟予伯父，表我宗盟。爰陞衮鉞之華，已播絲綸之寵。其祗異數，毋事謙辭。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考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爲重。親賢如魏、魯、陳、韓諸王，爲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佾以帝舅兼令，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闊又可知矣。卿爲達尊，執德彌卲。久虛之典，非卿尚誰當之？近命元子，寵兼衮鉞。恩禮之盛，萃于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可已矣。

口宣

有勑：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爰拜中臺之長，以彰元老之尊。寵命既頒，謙辭勿再。

賜宜州觀察使孫瑺辭免孝宗隨龍特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烈祖上賓，孝思日切。仰威靈之如在，率禮不違；念攀附之幾人，獨

汝無恙。爰自廉車之秩，特升留務之班。其服異恩，寧容反汗。

春分前修飾欑宮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歲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陵之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尚祈昭格。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孝宗祔廟畢特轉一官不允詔

敕：具悉。朕尊奉皇祖，無所不致其厚。而送終之禮，祔廟尤嚴。卿以輔臣，相此盛儀，已事而竣，可後褒賞？進以一秩，誠不爲過。賞有先後，既已均及，卿可獨辭乎？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宫設醮青詞

伏以鳳曆紀年，方協仲春之序；龍樓致養，載臨元命之辰。啓崇福之殊庭，修朝真之净供。靈光下燭，景貺來臻。高視希夷，願衍萬年之慶；恪共温凊，益嚴五日之朝。

滿散朱表

伏以春律方中，物生咸遂。演秘密琳琅之語，祝壽康箕翼之期。已事而竣，維天其右。庶修子職，永奉親歡。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詔

敕：具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言親也。惟公德明，爵齒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父，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舉曠典，不足以稱。紫微令公，既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乎？不名之禮，蓋自尚父保衡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朝嘗以寵待親賢，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無異詞。尚形遜避，朕不敢從。邦之榮懷，亦非朕敢私也。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

伏以尊居長樂，方歌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啓誕彌之節。邦家均慶，宮壼交欣。中賀。恭惟壽成皇太后殿下德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之内治，恭儉具乎；命菲質以嗣興，恩私未報。方且游神澹泊，玩志清虚。益觀過曆之期，坐閲後天之筭。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顔。含飴弄孫，咸仰姜任之盛；戲綵爲樂，惟祈箕翼之年。

功德疏文

右伏以修蘭亭之禊事，方樂春陽；上椒殿之壽觴，仰尊祖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願坐膺多福，日介脩齡。國治家齊，合三

宫而同慶；天長地久，見千載之太平。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五陽，日食于朔。側身脩行，朕不敢怠。伐鼓于社，彝章具存。尚抑群陰，以助陽德。

陰雲不見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東方未晞，陰雲布濩。實維神賜，敢恃天休。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歲紀新元，方履春陽之季；日惟上巳，適届我生之辰。敢肅高真，祇陳清供。開純福之祕宇，炳長生之寶燈。恭願道蔭日增，壽祺帝與。奉重闈之養，受福無疆；均四表之歡，配天其永。

滿散朱表

伏以季春云始，元命斯臨。正當禊事之脩，爰謹靈科之演。兹焉成禮，允矣垂慈。冀益介於脩年，庶永依於妙道。

賜知樞密院事余端禮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敕：具悉。朕圖回治功，方倚二三大臣以爲重。卿頃自參預，進長樞廷。宰席偶虚，俾兼政地。兹惟故典，亦今之宜。非

卿通才，何以任此？亟其承命，無事謙辭。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趙汝愚辭免不允詔二月二十四日

勑：具悉。卿以肺腑之戚，爲社稷之臣。翊戴眇躬，輔相初政。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斷衆志之疑。倚毗方隆，引去何速？雖有議者，亦無異詞。遂釋台符，往分帥閫。極祕殿之殊寵，實累朝之舊章。事君以忠，卿既全出處之致；退人以禮，朕當篤始終之恩。尚冀告猶，毋庸辭命。

賜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國家以史事爲重，典領之任，必命大臣。寶牒之設，蓋古者書之於策之遺意。日曆則以事繫日，後之信史，實基於此。卿問學通博，攝行相事，非卿其誰宜司之？成命已行，毋庸多遜。

賜參知政事京鏜辭免權提舉實録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勑：具悉。高皇中興之烈，當遂特書；累朝庶政之規，尤宜分類。故《實録》則取史遷之舊，而《會要》亦用唐室之餘。爰命大臣，職此二者。卿素推該洽，俾視纂修，其躬率於諸儒，以趣成於大典。茲爲故事，何必謙辭。

賜寶文閣學士知遂寧府宇文价乞奉祠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文昌舊德，往鎮蜀藩，居外數年，所在稱治。方此政成於大府，正資卧護於遠民。忽騰諗疾之章，欲遂奉祠之請。眷倚之重，神明未衰。其訖外庸，毋違朕志。

賜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趙汝愚辭免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敕：具悉。大臣進退之宜，固知有義；人主始終之遇，尤當示恩。矧惟宗工，祈解機政。念忠勞之素著，曾倚注之未衰。欻然賦歸，若此勇決。閩山舊鎮，既避寵之甚堅；書殿隆名，豈陞華之可已。諒還寓里，暫佚真祠。其體眷懷，毋爲多遜。

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宫設醮青詞

伏以陽居大夏而主歲，方欣長養之時；子有天下而歸尊，仰祝壽康之筭。日當元命，禮厚真科。迓飈馭之來臨，肅仙班而就列。伏願廣推道蔭，增介親年。奉太上之玉卮，重見威儀之盛；躋斯民於壽域，益綿熙洽之期。

滿散朱表

伏以律應薰弦，慶鍾慈扆。萃霞禰星冠之衆，演琅函瓊笈之文。玆告禮成，仰祈神貺。庶自禱祠之後，獲修定省之恭。

賜少保周必大再乞致仕依已降指揮不允詔

敕：具悉。七十致仕，雖著於《禮經》；二三大臣，難拘於古制。矧惟元老，嘗冠中台，周旋兩朝，負荷重事。既于蕃於南國，終退處於東山。神明未衰，德望彌邵。奉真祠之香火，自樂隱居；掛神武之衣冠，胡爲早計。抗章再至，陳義愈高。顧難徇於沖懷，尚少安於素履。

賜寶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李巘乞宫觀不允詔

敕：具悉。卿老於文學，久處禁林。出守當塗，日徯報政。胡爲諗疾，欲遂求閒？朕方念典刑之舊，望屏翰之良，卿豈不能體此眷懷，爲斯民而少留乎？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禄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 四月四日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黄閤之崇。具官某，温恭而氣洒，輯廷紳，誕敭制綍。具官某，温恭而氣勁，凝静而謨明。智周萬事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處輔臣之任。益殫忠藎，力贊政幾。迨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内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鑑；調娱衆務，究觀

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政刑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女。懋承明涣，期底成功。可。

賜告口宣

有敕：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登於右揆，已誕布於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後？

賜余端禮辭免不允詔❶

敕：具悉。朕承付託之重，思紹祖宗之大業，志勤道遠，悠哉未艾。置相之際，其何敢輕？寧愧位之暫虛，必疇咨而後授。卿純明篤厚，秉德不回。入從出藩，望實兼著。本兵貳政，三載于茲。論事有爭臣之風，謀國得宰相之體。具瞻攸屬，顯拜不疑。惟今亦多故矣，朕欲賴卿以濟。《書》所謂「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卿其以此自任，副朕倚毗。萬斛之載，惟卿爲宜，而又何辭焉。

❶「免」下，殿本有「右丞相」三字。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京鏜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于今雖曰邊鄙不聳，而宥密之司，正當爲不虞之備。無競維人，朕於是注意焉。卿以慷慨宏遠之資，有志事功。立節於殊鄰，宣威於全蜀。纂紹之始，一見而決。擢貳樞筦，風采凛然。與政未幾，復爲之長。迹若序進，實繇德選。當仁無遜，其又何辭。

賜新除參知政事鄭僑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以寡昧，嗣無疆大歷服，惟二三大臣是賴。凡今日德望在人，爲國家用，皆兩朝選擢，留以遺朕者也。卿周旋從班，雅有公輔之器，登之樞筦，人以爲晚。顧豈以日月爲功乎？參預政途，僉言爲允。宜遂佐朕，宏濟多艱。引避抗章，非朕所望。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謝深甫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始以縣大夫奏事，孝宗一見，以爲有唐人風，親擢再三，如恐不及。上皇用卿於諫省，試卿於天府，而登之從班。肆朕纂承，輟秣陵之行，而寘風憲之長，進讀金華，引以自近，用卿之意久矣。寵加書殿，升貳幾廷，卿豈未知朕意耶，何避寵之力也？亟其祗命，毋用費辭。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出入朝列，歛歷最深。凡今要途，多出卿後。文昌八座，乃爾世官。端粹亮直之資，視名父以無愧。臺綱諫省，久矣賢勞。進長夏官，朕命惟允。往其率職，何事謙辭。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君臣相逢，謂之千載；上下協濟，本乎一心。必能如風雲之從，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朴厚，副朕倚毗。雖累年務罄於論思，而近歲尤殫於忠力。眷政府樞廷之更踐，知文事武備之該通。儀圖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惟昔宗盟，嘗居冢宰之任；若時鄉衮，亦應柘溪之祥。尚期遠邁於前人，相與共興於大業。朕所望者，卿何辭焉。

口　宣

有勑：卿比握兵機，實專政柄。乃徑登於次相，仍累進於崇階。其服寵光，勿爲多遜。

賜京鏜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機周密，乃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横，何以稱職？卿之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閫則推師帥之良，登政途則著輔弼之望。威

名日起，遐邇具瞻。其勵壯猶，益運幄中之筭；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需章，毋留朕命。

口　宣

有敕：卿資兼文武，望聳華夷。輟東府之大臣，長西樞之重任。明綸已播，遜牘毋煩。

賜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修明庶政，務興起於事功；圖任舊人，乃布揚於命告。卿行爲世表，文擅國華。瑣闈銓部，則著忠蹇之名；侯藩留籥，則備恩威之美。再儀禁路，增重朝行。既擢貳於本兵，兹進參於巖㟭。其體責成之重，毋爲避寵之煩。

口　宣

有敕：卿擢在樞廷，久隆人望。兹進參於大政，庶益重於本朝。荐貢忱辭，亟祗明命。

賜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所當遴擇。乃眷幾廷之貳，必求禁橐之英。卿外寬而内明，氣和而才邵。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載周旋其間。封駁之嚴，屢回主意；抨彈之勁，益振臺綱。勸

誦以來，陳謨尤切。兹肆頒於一札，俾參掌於五兵。出命惟行，抗章可已。

口　宣

有勑：卿備歷華途，寖高雅望。兹自憲臺之長，入參樞筦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

賜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商宗之命傅説也，爰立之初，訓告具存。惟説以天下自任，祗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論相，則又詳矣。大号揚廷，與衆共之。需章之來，既已再却，而猶未已，何耶？朕之菲凉，有賴啓沃，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僂，其可已矣。

口　宣

有勑：朕妙選儒英，俾登揆路。欲專裁於庶務，顧何事於三辭。難徇㧑謙，亟祗成命。

賜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勑：具悉。惟卿先正，以經術侍孝宗於潛藩，逮居文昌，實兼露門。卿立朝不阿，雅有父風。聽履之初，仍命進讀。此薦紳美談也，何辭之有？

太一宫祝延太上皇帝聖壽設醮青詞

伏以嗣膺大寶，日深淵谷之虞；密侍慈闈，願致岡陵之祝。演真科於祕殿，招寂士於名山。列供高靈，普及三千之衆；仰祈睿筭，遂延億萬之年。敢罄忱衷，庶承道廕。冬温夏清，早修問寢之儀；地久天長，欣見奉卮之樂。

滿散朱表

伏以爲天下君，敢以位而爲樂；奉上皇壽，惟事親而解憂。兹蕆琅函，來臨寶馭。汔成盛禮，仰冀蕃禧。願益延父母之年，庶克備孝慈之道。

賜右丞相余端禮辭免權提舉編脩玉牒實録院編脩國朝會要不允詔

勑：具悉。史册之成，欲傳於萬世；國家所重，莫盛於三書。大事則續爲鏤玉之編，中興則未就汗青之簡。況舉綱而撮要，欲踵事以增華。宜有宗工，併修鉅典。卿嘗兼二者，未浹四旬。既進秉於鈞衡，俾盡專於筆削。宅百揆而熙帝載，惟乃之休；總衆職而稱上心，非卿孰可。

賜參知政事鄭僑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史事至重，功用浩博。惟以事繫日，謹而書之，則後之信史，於此

平取。分命諸儒，而領以大臣，國家之令典也。卿以儒英，出入册府有年矣。兹參大政，命總宏摹，良史之才，加之學識，公議所屬，尚何辭焉！

賜銀合夏藥勑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藺

勑某：卿嘗位元樞，往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清暑慍之祥。將以寶奩，賁于帥閫。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逾

勑某：卿不辭叱馭，諒已開藩。爰加珍劑之頒，仍賁寶奩之賜。用示恩於宗老，期解慍於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候張師顔

勑某：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溽暑之在辰，出珍芳而分賚。尚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廞、劉忠、劉震、田世輔

勑某等：汝分戍价藩，撫安戎壘。出上方之涼劑，分内府之珍奩。坐覺生風，諒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皐

勑某等：汝分提禁旅，密贊戎和。乃馳賜於珍芳，冀遠清於蒸鬱。惟茲解愠，可以忘勞。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玉律正時，屬端陽之伊邇；清臺課曆，逢元命之斯臨。闢萬壽之殊庭，演三天之祕藴。仰祈道廕，加佑冲人。俾益价於脩齡，用克承於鴻祚。

滿散朱表

伏以蕤賓紀月，方適高明之居；純福陳儀，仰祈肸蠁之答。蘭場既飭，飈馭來臨。願垂覆露之仁，式燕簡穰之祉。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永阜陵欑宫表詞

伏以念茲皇祖，遽驚新穀之升；瞻彼阜陵，罙切高山之仰。恭惟尊號皇帝恢宏帝業，垂裕孫謀。茲當祥練之初，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謹，隕涕無從。

賜户部侍郎袁説友辭免兼侍講不允詔

勑：具悉。卿性資闓敏，儒術該通。

雖當主計之繁，每切愛君之念。方御圖云始，首闢經帷，而建議獨先，能發朕意，前所陳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嘉忠藎，俾與講明。惟讜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爲遜？亟就邇英之列，以裨典學之勤。

賜新除吏部侍郎林大中辭免不允詔五月十一日

敕：具悉。卿天資鯁挺，論事不回。比以久居臺端，慈皇蓋嘗命以小宰之職矣。去爲劇郡，召歸近班。既殫批敕之勤，庸畀典銓之任。踐敭惟舊，選用匪輕。清吾文部，以助官人之能，不亦休哉！避寵丐閒，非朕所望。

擬進郊祀御札紹熙五年

朕祗膺慈訓，嗣守洪圖。仰天地之儲休，以綏四海；賴祖宗之垂裕，寖歷六年。欲涓長至之辰，載舉親郊之禮。膏澤可占於農扈，信盟久締於鄰歡。汔可小康，敢忘昭報？率由舊典，無事虛文。上萬壽於重親，式嚴孝治；均蕃釐於兆姓，匪鄉朕躬。按令甲以陳儀，體先庚而申命。朕以今年十一月祗事于南郊，播告中外之臣，咸謹駿奔之職，其飭爾事，毋愆于儀。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擬立皇子嘉王皇太子制

門下：朕祗若大猷，紹休列聖。念承

祧之重，允屬於元良；惟主器之嚴，莫如於長子。仰稽古制，詳考舊章。匪予一人之私，繄爾四海之望。誕揚明綍，敷告大廷。皇子具位某，夙禀謙恭，動循儀法。生長帝王之冑，周旋《詩》《禮》之經。迨予纘承，勉爾論教。宏開藩邸，寵之茅土之封；妙選英賢，爲之羽翼之助。而能服勤講貫，尚論古先。閱義理以滋多，屏驕奢而不顧。朕惟儲貳不可以曠位，國本宜先於正名。其從朱邸之尊，入處青宮之重。於戲！立嫡以長，所以綿宗社之休；爲下得人，所以繫臣民之望。云云。可。

擬進登極赦文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

門下：朕共爲子職，日守宗藩。烈祖上賓，曾未釋服；聖父違豫，幾不勝喪。屬上意之倦勤，屢思退託；蒙太皇之出令，遽命纂承。眇兹沖人，膺此大器。驚惶失次，涕泣固辭。謂二百年社稷之傳，豈容執遜；惟億兆人謳歌之戴，久已屬心。仰有體於慈謨，俯難違於衆志。祗承丕祚，以撫萬方。自惟寡昧之資，深思付託之重。祈天永命，用綿龜鼎之休；發政施仁，首播風雷之號。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奉三無以勞天下，敢懷以位爲樂之心；斂五福而錫庶民，盍布與物惟新之澤。罔間邇遐之衆，咸瞻曠蕩之恩。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内　制開禧三年十二月翰林學士知制誥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十二月二十四日

朕更化之初，論相爲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臣義當體國，勿爲牢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劄　子附

臣獲望清光，仰蒙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某褒語進上。竊思制麻已宣，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有答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呈，更合取自聖裁。

賜禮部尚書史彌遠乞待闕州郡差遣不允詔

勑：具悉。卿世傳忠孝，資稟粹純。謙厚自將，而有仁者之勇；深沈不露，乃先天下之憂。密贊元良，與決大事。朕心契合，威柄復回。不待崇朝之間，遂正權臣之罪。歎舊身而不顧，幾無官而可酬。力辭樞筦之除，尤嘉静退；進陟儀曹之長，少示褒遷。矧從四皓之游，遽欲一麾而去。非介推之不及，胡欲耕緜上之田；若子思之弗安，豈無人繆公之側。其安位著，庸副

眷懷。

賜新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婁機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天官貳卿之司，有資銓綜；春宮中護之職，尤遴選掄。卿性禀深淳，才猷挺特。以天下士，從吾兒游。頃尋里社之閒，久樂祠庭之適。兹方更化，首遂建儲。思得老成之人，以重元良之輔。亟頒召節，重上從班。毋庸固辭，式副虚佇。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楊次山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維新庶政，豫建儲闈。屬時戚閈之賢，久安均逸；進視鼎司之貴，豈曰示私。卿素迪忠勤，居懷静退。謹容儀而就列，允爲耆艾之英；養威重以闔門，尤服滿盈之戒。逮兹播告，曾靡異辭。覽巽牘之亟陳，顧謙懷之難徇。其祗成命，毋咈予衷。

賜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錢象祖再辭免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漢之丞相，無所不統。孝宗正名，委任寀重。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台輔之望，踐敭中外，多歷年所。邇者再預政機，能斷國論，去凶舉賢，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至於相賀。何嫌何疑，固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傴，執謙甚矣。朕志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

天下之重，稱朕意焉。

口　宣

有勑：卿兼文武之資，體家國之重。既已頒於制綍，何尚執於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賜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卿倫魁之彥，密在邇聯，贊決廟謨，擢升獨坐。尋畀洪樞之任，仍參䰙㟐之嚴。兹焉正名，以贊台揆。內則百度之欲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爲何時，而執故典？其體責成之意，勿爲遜避之煩。

口　宣

有勑：卿近以樞廷，遂參政地。兹焉錫命，止用正名。尚裨當軸之謀，無執循墻之謹。

賜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覽萬機，與民更始。欲解琴瑟之舊，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難進。比處代言之任，實懷憤世之心。預同密謀，卒殄元惡。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瞻，尤急二三之輔弼。其祇予命，亟贊政幾。國事匪輕，謙辭可略。

口　宣

有勑：卿由中執法，爲吾大臣。正資經世之猷，以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藩入從，榮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求老成典刑，以鎮服中外。起舊德於垂車之後，還人望於持橐之班。矢謨朕前，尤見克壯。亟升書殿，進貳宥庭。人無異辭，國以增重。時則可矣，尚何遜焉！

口　宣

有勑：卿禁班老成，人望久屬。擢寘幾庭之貳，正資兵本之謀。尚復奚辭，往其祗服。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史彌遠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思先正，位極師臣。佑烈祖以格天，勳實存於社稷；如西平之有子，業克紹於箕裘。卿父教之忠，世濟其美。立朝浸久，文詞但見其家傳；遇事敢爲，交舊不知其膽略。罄爾謀猷之告，贊予父子之間。履虎不疑，抵巇而決。即欲寘紫樞宥密之任，仍俾居青宫賓友之聯。人

以爲遲，事難曲徇。需章雖切，朕意莫回。三世本兵，豈特爲衣冠之盛；四方傳命，亦足示朝廷之尊。勿復重陳，亟祗成涣。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姦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以成風。卿至朕前，獨效忠讜。誼氣足以激頹俗，英詞足以發壯懷。鳳鳴朝陽，何足以喻。迨兹更化，可後趣歸？來對便朝，言議益偉。武部之長，露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承命，毋執牢辭。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橐之班。兼直北門，典司東觀。朕惟親軍旅之務，非以待詞翰之臣。儀曹既俾於爲真，經幃仍資於勸講。爰總夷夔之任，實親諸馬之賢。僉謂汝諧，卿毋多遜。

賜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愛惜名器，惟賢是予。由掌武之官，而視儀揆路，品秩益崇，其可輕畀！卿以肺腑之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孚至意，而又何辭焉？毋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宣

有勑：卿聯芳椒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之華，實視台躔之貴。其祇茂渥，毋事牢辭。

賜右武大夫文州刺史知閤門事楊谷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敕：具悉。爵惟馭貴，當昭示於至公；恩以及親，遂優加於彝典。卿起由戚畹，列在朝紳。入儀賓閤之司，歸服家庭之訓。克存孝謹，不見驕盈。爰稽閱歲之勞，超進觀風之秩。需章來上，幾不自勝。涣汗既頒，固難曲徇。其益堅於素履，庶長保於令猷。

賜右武郎知閤門事楊石辭免除觀察使不允詔

敕：具悉。名器至嚴，豈容於輕授；恩榮加厚，遂越於常規。卿毓秀后家，通班朝路。素有義方之訓，密參賓贊之司。居存忠勤，深避權勢。爰攷踐敭之舊，躐升廉問之華。成命既行，固難反汗。遜辭來諗，尤見益恭。其體至懷，以永終譽。

改嘉定元年詔二十六日

敕門下：朕嗣承大統，勤撫庶邦。更星紀之一周，見曆元之三易。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爲孽，與旱潦以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亶告多方。取商宗嘉靖之言，暨周王者定之義，用光嗣歲，式迓休祥。庶幾叶氣之薰，太平可望；行見萬民之集，得所爲期。衍丕祚於無疆，與斯人而更始。其以明年爲嘉定元年。

改元奏告祝文❶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祇奉洪圖，寖逾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宏休。

宗廟諸陵

伏以承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敷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爲國家者，尤謹於紀年；有社稷焉，敢稽於蕆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當嚴昭告。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畀多祥，以興嗣歲。

諸陵欑宮表文

伏以祇奉洪圖，寖踰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商宗嘉靖之旨，晞武王耆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

❶「元」下，殿本有「嘉定」二字。「文」下，殿本有小字「開禧三年十二月」。

賜史彌遠褒語

卿善謀能斷，克清元惡。真國家之寶臣，公師之賢嗣。樞庭儲寀，僉曰汝諧。朕志不移，固辭可已。

賜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脩國史兼實録院脩撰不允詔

勑：具悉。國之大典，尤貴於擇人；史之良才，當先於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簡編。兹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爲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脩玉牒官不允詔

勑：具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縑，庋之邃殿，它書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久居史館，是用任以大事之筆。❶凡例昭然，具有書法，翦煩撮要，作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辭？

賜吏部侍郎婁機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勑：具悉。召還紫橐，固有賴於吏銓；肇建青宮，尤遴求於端尹。卿性姿凝遠，問

❶「筆」，殿本作「重」。

學老成。久爲資善之寮，實謂甘泉之舊。雍容引去，恬然自如。屬茲更化之初，矧復建儲之重，載煩哲艾，以輔元良。毋庸固辭，服我休命。

賜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安丙乞宮觀不允詔

敕：具悉。卿沈毅善謀，尤長將略。內鉏巨姦，外禦彊敵。履天下之至難，爲全蜀之司命。虜實畏卿，如所謂祭北門祭西門者，然彼之技亦窮矣。乃睠西顧，嘉歎不忘。方升書殿之班，以重閫外之寄。胡爲引疾，願解印章？朕方賴卿以當一面，賢於長城遠矣。卿其身任保鄣之責，以稱朕意。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除寶謨閣學士不允詔

敕：具悉。入陪經幄，外暢王靈。既物望之愈隆，豈褒章之可後？卿受才挺特，抗志崇深。不惟誓報於國恩，尤欲仰追於祖烈。宣威邊徼，遂寬北顧之憂；寓直文謨，益峻西清之職。尚殫忠藎，嗣有寵嘉。毋事牢辭，亟祇新渥。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觀，朕心惟懌。尚其協贊，助

我緝熙。

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既徹篇章，實資問學。深賴主文之諫，載嘉歸美之勤。

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蔽一言。尚冀輸忠，毋忘進戒。

賜新除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敕：具悉。朕志於有爲，心不忘遠。矧惟簪橐之舊，具宣藩翰之勞。既頒優恩，仍趣歸覲。卿素全忠孝，備著事功。豈惟勁草之知，實障狂瀾之倒。峻西清之職，未稱眷懷；望東海之來，方深渴想。尚騰遜牘，未就鋒車。式遄其驅，勿重有請。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諸帝旦表

伏爲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先王之典。恭惟謚號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戎。仰賴在天之靈，益緜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爲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既當視朔之初，爰謹奉先之禮。恭惟謚號皇后坤隆厚載，世嗣徽音。慨莫望於聲容，尚永緜於慶羡。式修孝敬，敢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爲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既望，敢修朝廟之儀。恭惟謚號皇帝澤寖群黎，慶緜百世。望僊游而雖邈，席丕祚於無疆。爰薦孝思，用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爲四月維夏，閏式紀於歸餘；先后在天，禮用陳於改望。恭惟謚號皇后母儀如在，神御即安。永陪衣冠之游，用緜宗社之慶。奉承思孝，奠薦惟馨。

戒飭貪吏詔 嘉定元年三月十四日

勑門下：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宫，靡敢怠遑，庶幾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以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贓吏債帥，益無忌憚。監司爲吾澄按之官，郡守受吾民社之寄，至相倣效，貪婪無厭。反恃苞苴，狼籍已甚。席卷帑藏，或盈鉅萬。郡縣經費，耗蠹幾盡；軍民衣食，椎剥無餘。積緻有年，雖悔何及！大臣簠簋不飾，殆弗容遷就而爲之諱也。朕方厲精庶政，與民更始，申加訓飭，以警有位。繼自今各務

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並緣公家以濟其私，尚爲故態，必罰無赦。至如互送無藝，屢形切責，遐方循習，曾不少悛，並當禁戢。或徹聽聞，考驗有迹，皆以贓坐。嗚呼！咎莫追於既往，法欲勵於將來。宜存素絲之風，毋蹈覆車之轍。使人知自愛，罔或敢干。冀民力之少蘇，期士風之益媺。朕意厚矣，尚其戒哉。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宮觀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洊直鰲禁，亦既三載，身兼數器，宣勞翰墨之間夥矣。朕更化之初，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於論思之助，遽欲以目眚求退，非所樂聞也。卿雖欲奉身而去，使朕幾似於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戒飭四川將士詔 四月九日

敕門下：朕端居法宮，慨念蜀道。敢泄邇而忘遠，庶一視以同仁。自叛將之既誅，與斯人而更始。已講休兵之策，冀臻徹戍之期。惟是師徒，屢更征役，暴露久矣，夙宵惕焉。每咨督餉之臣，仍飭列屯之帥，究心調度，加意撫循。然而養兵於無事之時，在國家而靡吝；效命於多虞之日，乃吏士之當爲。儻饋運之或愆，及勤勞之弗恤，罔孚朕志，豈逭官常。凡爾在行，亦宜深體。其有狃於姑息，不知紀律之遵；妄肆讙譁，幾失等威之辨。流傳易惑，關繫匪輕。爰頒一札十行之書，用嚴三令五申之制。各思戒儆，毋抵憲章。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趙彥逾再辭免不得再有陳請詔❶

勑：具悉。朕更化之始，登用賢才。宗老典刑，無如卿者。閔勞以官職之事，雍容進讀，以冀日新之益。進班延恩，少示眷意。一辭贅矣，況於再乎？身其康彊，謀猶克壯，少親醫藥，勿復重陳。勉爲朕留，以繫人望。

賜侍讀趙彥逾、倪思、宇文紹節，侍講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一官不允詔

勑：具悉。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敘進官聯，厥有故典。卿爲宗老，（倪思、章良能云「卿居從列」，宇文紹節云「卿雖處閫外」）。實助緝熙。毋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賜新除刑部侍郎曾㬇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朕更新治化，欽恤刑章。遴選貳卿，久令攝事。以卿性資直諒，器度寬洪，承東魯之儒風，襲南豐之家學。比安閒外，促使來歸。入對便朝，喜聞正論。刑惟弼教，方有望於老成；德本好生，當務先於明恕。亟祗隆委，勿事牢辭。

賜吏部侍郎梁季珌乞宮觀不允詔

勑：具悉。惟卿先正，受知高皇，既登

❶「免」下，殿本有「不允」二字。

聽履之班，尤多活國之計。是宜有子，爲予從臣。比更民曹浩穰之司，又歷銓部公方之選。胡爲引疾，乃欲求閒？尚安厥官，以副眷倚之意。

賜刑部侍郎曾㬇辭免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不允詔

勑：具悉。昔在先世，嘗繼列於史官；爾爲近臣，亦荐司於直筆。閒居自適，更化惟新。召還獻納之聯，兼畀纂修之舊。豈特助成於國典，抑將大振於家聲。明命既頒，遜詞可略。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宁興思，旱氣甚廣。近雖得雨，猶未霈然。遣官禱祠，齋心以俟。庶祈響答，三日爲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垍興靈前夕勑祭祭文

嗚呼哀哉！頃欣嬪御，得此誕育。晬盤將設，何去之速？情之所鍾，念念顰蹙。苗而不秀，無乃太促。一奠寓哀，往從幽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永阜陵櫕宮香表詞

伏以祖后上賓，尚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驚鑽燧之期。遥瞻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期已久矣，儼追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顧加隆而敢怠。肅陳寶炷，用表哀誠。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楊州畢再遇乞奉祠不允詔

勑：具悉。牧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更。惟卿沈鷙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戰，最多汗馬之勞；賞不踰時，亟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旃之寄，鎮淮壖制閫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屯之策。流民寖復，信使始通。甫臻按堵之期，遽上奉祠之請。其安爾位，以訖外庸。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青詞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瀆

伏以旱魃爲災，間有不免。在於今歲，利害尤深。疆埸甫寧，流徙未復。中外空匱，正望有秋。屬兹常暘，種或未入。苟失歲事，何以有邦？顧慙菲涼，久蒙敷佑。高高在上，皇地祇云「后土靈祇」。俯鑑哀祈。三日爲霖，庶以活國。側身引慝，恭俟嘉應。

宗廟　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實甚。種未入土，何望收成？閒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之靈，願垂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爲膏澤，徧及遐邇。迄用康年，以壽國脉。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社稷與君，以民爲重。民之司

命，以食爲天。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雨又復霽。傾心禱祈，願垂嘉答。廣布甘澤，普濟群生。報以秋冬，其敢不飭？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民生甚困，正有望於秋成；旱魃爲妖，庸仰祈於帝力。欽惟道祖，實佑我家。沛甘雨於多稼之時，弭凶年於大兵之後。使農夫之有慶，庶國計之小康。

賜皇太子某辭免每遇視事令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不允詔閏四月二十二日

勑：具悉。朕惟古者立國，必建儲闈，共爲子職，實資主器之重。惟予元子，篤意問學，年未及冠，綽如成人。朕欲俾爾習知國家之務，侍立吾左，與聞政事。師賓會議，皆吾大臣。朕方一新治體，兼聽公言，爾當周旋其間，日增聞見，以成温文之德。尚其勉旃，毋事多遜。

賜四川宣撫副使安丙再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更化以來，愛惜名器，未嘗輕以假人。其有度越拘攣，超資級而授者，非如卿之雋功茂績，不予也。書殿升華，以所以待執政者待卿。其内撫兵民，外飭邊備，使全蜀之境奠枕無虞，以稱朕委注之意，以保爾功名之成，可矣。服我休命，毋爲固辭。

賜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諭大臣集東宫而會議。是爲令典，非用前規。顧予教爾以義方，俾爾與聞於政理。躬臨五學，既親賓友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君臣之相與。爾能進德，予自忘疲。何以辭爲，再斯可矣。

口　宣

有勑：爾爲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於昕朝，且預聞於幾務。勉親多益，毋事牢辭。

閔雨求言詔二十六日

勑門下：朕惟祖宗傳祚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蝻爲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以至于今，陂澤揚塵，種未入土。夏且半矣，祈禬不應。間有霡霂，未能通濟。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於今兹，關繫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朕於宫中齋心致禱，又將躬謁于靈神，且飭臣鄰廣求民瘼，六官帥漕各令條具可以慰安人心、消弭天變者矣。載惟《雲漢》之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上祈於天，以及父母先祖，不見責躬之言。蓋宣王謂周家祈禳之典，既已備舉，而旱既太甚，是必在我有以得罪於天。其遇災而懼、

側身脩行之意，藹然見於言外，朕心慕焉。固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敢以此自解也。《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人苦不能自知，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之不逮，朝政之闕失，與夫田里愁嘆之由，軍民疾苦之狀，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庶幾以實應天，冀消災沴，以迄康年。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賜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五月十五日

勑某：薰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半；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生。是曰宗英，宜膺天壽。匪頒惟舊，寵數益新。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爲吾詞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歎嘉。進貳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梘吏姦，明銓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嗟。何爲固辭，更欲求去，非所望也。

賜銀合夏藥勑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勑某：卿舊居兩社，出撫東川。緩帶輕裘，遠著藩維之效；賫奩珍劑，往寬炎鬱之煩。益謹節宣，以綏寵渥。

四川宣撫使安丙

勑某：卿仕聯執政，職佐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之多暇；暑風届候，將珍劑以分頒。豈惟清遐徼之塵，抑以解吾民之愠。

江淮制置大使丘崈

勑某：卿恩視政塗，任分制閫。炎威將熾，念戎幕之賢勞；靈劑匪頒，均尚方之珍品。庸昭涣渥，以滌歊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吴獵

勑某：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閫。增雪山之重，念撫御之良勞；當南風之薰，冀節宣之無爽。爰頒珍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勑某：名在經幃，威宣將閫。上流增重，念袢暑之賢勞；良劑匪頒，助薰風之清穆。其均此賜，以慰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趙淳

勑某：卿職領殿巖，任隆制閫。屬風埃之甫定，當溽暑之寖隆。爰錫珍奩，用將寶劑。坐消煩鬱，仍助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候措置防捍江面王處久

勑某：肅領衛兵，出臨天塹。壁壘多

暇，濤波不驚。屬當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錫。尚承殊渥，以豁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事張良顯

勑某：肅提精騎，分駐留都。當溽暑之寖隆，屬氛埃之甫定。爰頒珍劑，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世輔、王大才、彭輅

勑某等：肅提戎律，綏靖邊陲。當溽暑之寖隆，屬風埃之甫定。永懷勞勩，宜助節宣。爰畀珍芳，以銷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汝霖、劉元鼎、魏友諒、薛九齡、王鉞

勑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師徒而整暇，當炎暑之蘊隆。緘寶劑以分頒，即柳營而加勞。

賜新除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辭免不允詔

勑：具悉。卿赤心體國，忠勇自將。久攝殿巖，尤見勞效。步旅謀帥，卿實宜之。其爲吾協和三軍，訓之以義，密衛行闕，以折遐衝。胡爲固辭，其服休命。

賜開府儀同三司楊次山生日詔六月二十三日

敕某：卿志樂燕閒，躬持廉靖。時當初度，宜介多祥。是爲戚閈之華，爰厚尚方之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内制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再乞宫觀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卿任宥府之兵柄，參儲扃之賓寮，恪恭父子之間，關繫朝廷之重。胡爲自列，遽欲求閑？迹其披肝瀝膽於衆人不敢言之時，捐軀犯難於衆人不敢發之際，荐加超擢，實稱異恩。雖邊□□粗寧，❶曾旱蝗之未免。方期協贊，以究遠圖。不能者止，而非謂不能；知足不辱，而未應知足。卿欲去此，朕何望焉！毋復重陳，其安舊著。

賜右丞相錢象祖等以旱蝗星變待罪不允詔

敕：具悉。❷朕臨御寖久，兢惕靡寧。更化以來，厲精深切。❸雖邊鄙有息肩之日，而民生當望歲之時。旱魃爲災，❹飛蝗肆孽。方陽光之煜晝，見太白之争輝。豈天道之難知，實朕躬之自致。無所歸咎，惟知反身。尚虞抑塞之未伸，正欲交修於不

❶「□□」，底本殘缺，下字似「之」字。殿本闕此篇。
❷「敕」，底本殘破，據文例補。殿本無「敕具悉」三字。
❸「深」，底本殘破，據殿本補。
❹「旱」，底本殘破，據殿本補。

逮。騰章來上，憂國良深。有何愆尤，而欲引去？退惟涼德，詎可下移於大臣；所冀同心，庶以靈承於上帝。尚安厥位，益遠乃猷。

賜知閤門事楊谷乞祠不允詔

敕：具悉。卿戚畹之良，周行素謹。職司賓閣，寵畀廉車。忽求祠館之閒，欲侍家庭之佚。且弟兄並列，於朝著以何嫌；儻父子退休，在眷私而有歉。惟益崇於謙靖，亦奚慮於滿盈。其服厥官，毋庸有請。

賜寶謨閣學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楊輔乞宮觀不允詔

敕：具悉。朕以國家多艱，更化善治，收用耆耇，如恐不及。慨念舊學，存者幾人，就傅之初，卿爲首選，蓋吾烈祖之所親擢。向者持橐未久，翩然西歸，朕念此弗忘也。非不知制閫之重，有賴壯猶，而圖任之意，則有所在。召節既往，注想待卿。控辭愈切，殊用憮然。載覽封章，宣示邇列。備見愛君憂國之志，益知尊主芘民之學。然與其獻言於萬里，孰若造朝而陳前？乃欲引疾求閒，效蜀莊之沈冥，何耶？矧四蜀之士，卿爲摽表，肯爲朕行，則後生英俊將于于而來矣。三命益勤，朕志不易。勿復有請，式遄爾驅。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乞祠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通敏之才，淵博之學，

起趨勳名之會，欲報家國之仇。輟從經帷，出撫邊徼。修好伊始，息肩可期。有如賢勞，盍還舊著。屬以繕修備禦之未畢，勞來安集之方勤，將圖爾功，少俟其定。忽上真祠之請，欲爲便道之歸。在卿則固所願焉，於朕則豈所望者。其攄長筭，毋有遐心。

賜右丞相錢象祖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敕：具悉。方國家多事之時，任廟堂一相之職。卿蓋屢形於固避，朕亦自知其甚難。然而朕以更化云初，尤冀和平之福，而卿受恩最厚，素爲忠孝之家。正使慮有未周，力有弗及，猶須同心協志，求以尊主芘民。而況察卿之才，爲衆所服，寵以告廷之拜，豈曰歷階而升。幸邊瑣之粗寧，恐事機之難測。中外未能小息，臣主靡容自安。旱魃既驅，星文未格，日不暇給，它何可言。偶微爽於節宣，宜倍加於攝養。勿念去計，共圖治功。宵旰實勤，曷嘗以位爲樂；燮調有賴，安得奉身而歸？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新天下之耳目，必遴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淵深之學，自奮於韋布之日，有聞於縉紳之儒。雖遍歷於清華，亦屢更於夷險。處身無玷，疾惡如風。欲堅塞於倖門，曾不辭於怨府。彈擊之任，簡求實宜。其力辨於官邪，以共扶於國論。發卿所蘊，助朕有爲。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

伏以陽主歲功，方臨於大夏；日當元命，爰演於沖科。設凈供於琳宫，延高靈於璇極。恭願俯矜忱悃，加佑眇躬。歛五福以錫庶民，綏四方而惠中國。

滿散朱表

季夏之月，火德方昌。元命之辰，蘭場肆蕆。荷多祺之來介，想上帝之居歆。圖報洪私，敢忘昭事。

禳蝗祝文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爲災，備舉禬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静，顧畿甸之尚繁。遠邇何殊，焦勞則一。敢祈上帝，地云「后土」。俯念斯民。既勑酺神，盡屏衆多之害；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焉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蝗而爲孽。神既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蟊而無迹，庶稼穡之有成。

醻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醻。都邑頓清，無非昭答。郊圻未免，敢怠祈穰。惟盡除振振揖揖之災，庶幾有薿薿芃芃之望。

賜知樞密院史彌遠乞祠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機之柄。追先烈而致和戎之福，除禍本以成息民之功。方使介之始通，賴謀謨之有補。胡爲三請，必欲一歸？既知公議之無它，雖有浮言而自定。朕正切宵衣之慮，卿乃欲晝繡之行。顧體國之素深，豈爲身而求逸。其安所職，勿復重陳。

賜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居九五之正位，方以遇災而憂；何二三之大臣，皆欲引身而去。豈朕所望，於卿奚安。尚賴同寅而協恭，庶幾轉禍而爲福。要須持久，或可圖功。雖屢請以難從，毋再辭而爲贅。

賜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厲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迨平定之初，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尤無它。知出處之素明，見忠勤之曲盡。五十而服官政，在古訓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之無間。儻遽欲去，吾誰與

居？勿爲封奏之煩，尚體眷懷之渥。

口　宣

有勑：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爲進退之圖，實有重輕之繫。尚安位著，庸副朕心。

褒　語

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藎，朕所眷屬，人何異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賜錢象祖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朕慨踐祚之既久，念治效之不進，不惟不進，殆將阽危。是以惕然改圖，属精更化，庶幾「更也人皆仰之」之意。首論一相，得卿之賢。旁招俊乂，如恐不及。前此寒心數月，方幸交鄰少定，可以盡力内治。自卿及執政以至論思之臣，造劄而言，無不傾聽。君臣之間，了無疑阻。卿等以災異請去，朕方側身自儆，不容重陳。而數日以來，廟堂五臣而三求退，留行之詔屢下，請猶未已。不惟朕失所望，四方傳聞，其謂朕何？卿以勤勞，致愆調攝，惟益謹藥餌，以速痊愈。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非卿而誰？其體一心，勿致三瀆。

褒　語

卿相予未久，備罄忠勞。方圖内脩，正藉協贊。知卿小疾，予告甚優。佇聞有瘳，勿復言去。

賜史彌遠再乞歸田里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近者二三大臣更相求退，大非朕所以待卿等之意。屢形詔答，詞不憚煩，所冀相安以慰輿望。而卿又爾有請，何邪？先正兩處相位，歷時非久，然其引去，亦皆有辭。卿世濟其美，以樞筦儲賓游吾父子之間。方以輔治責成，何嫌何疑，而致懇最力，乃至三四不已。朕志已定，斷然不移。既敕銀臺，毋納章奏，卿可以留矣。

褒語

卿以心膂之臣，任樞機之寄。方深眷倚，何可退休。祈請最煩，曲留備盡。其體予意，毋爲固辭。

賜刑部侍郎曾喚乞祠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耆雋，列在邇聯，豈惟資讞議之平，真有賴論思之益。卿夙高譽處，久樂燕閒。粤從一節之趨，增重貳卿之選。惟明克允，方持憲以盡公；非道不陳，曾閲時之未久。忽披來諗，遽欲告歸。有嘉易退之風，殊匪趣還之意。刑章方簡，議無待於過三；史筆至嚴，職何妨於共二。少安定著，難徇謙辭。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敕：具悉。朕召收舊人，以圖新政。比者凡有一事，宰輔相與謀於廟堂，侍從相

與議於臺省，粗無過舉，朕心以懌。今茲未能略定，而求去者紛然，從班亦有一二矣。矧卿素爲敢言，自陳讜論，不畏彊禦，不避怨仇，歷歷爲朕陳之。擢長儀曹，以示褒表。亦爲此舉，何邪？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此邪？相應以文，止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以一天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賜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乞仍舊休致不允詔

勅：具悉。朕更化云初，未皇它務，求賢甚急，首召耆英。起自掛冠之餘，擢居持橐之長。延登樞筦，增重朝廷。言必出於內心，謀實稽於古訓。倚毗方切，而疾遽侵。沖養有來，何恙不已。胡爲騰奏，即欲告歸。尚精醫藥之調，以繫縉紳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伏以旱魃挻災，禱而既應。覆出爲虐，其害愈深。爰即紫壇，仰祈清昊。熙陵之德，實配彼天。預告威靈，願垂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禳之亦消。柰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祗祓郊丘，謹修雩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蚤興雲雷，大沛雨澤。無

有遠邇，均被滂沱。坐變凶年，復成樂歲。邦本所繫，惟天祐之。

太　宗

伏以天災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禱雨應期，方幸周浹。陽居大夏，兹焉益驕。爰即泰壇，恪修雩祭。稽諸故典，作主侑神。曾孫菲涼，宜致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靈，願垂矜閔。亟頒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比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山川，物意焦灼。國有故典，禱旱以雩。后土資生，敢伸虔告。願垂大惠，勑使百神。三日爲霖，溥及萬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幾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涼，負荷至重。常暘之罰，乃徧黎元。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列聖，威靈在天。閔予孫曾，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霖。迄用康年，保邦是賴。別廟云「雨而復旱。兹焉致禱，願賜感通」。❶

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爲命。聰明正直，

❶「賜」，殿本作「昭」。

亦惟相依。今兹旱災，日既太甚。側身致禱，偏于百神。仰冀爲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崈乞致仕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屯禁兵百萬，而邊鄙是虞；開幕府四三，而留都尤急。畀以樞庭之寄，增吾天塹之雄。卿久安里閈，洊分帥閫。徒得君重，肯爲朕行。上寬宵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盡護諸將，獨當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夷虜想聞於風采。力裨廟論，卒靖封陲。人皆望歸衮之期，卿乃有掛冠之請。矧方叔之謀猶克壯，而晉公之神明不衰。益堅體國之心，毋作明農之計。

賜寶謨閣直學士李寅仲乞祠不允詔

勑：具悉。朕緬懷巴蜀之民，未嘗忘遠；夢想淵雲之彦，尤務招來。卿蚤冠倫魁，久騰英譽。洊登朝蹟，嘗爲獻納之臣；出殿侯邦，尤著蕃宣之績。特立搶攘之際，實增嘉歎之深。升學士之班，既以旌其風節；趣鋒車之召，誠有望於謀謨。何辭之煩，以疾來諗。萬里云遠，當已戒途；三命滋恭，諒無俟駕。

賜右丞相錢象祖辭免提舉國史院實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勑：具悉。纂修史册，深賴於公平；會稡典章，尤先於鴻博。允資碩輔，坐總宏

摹。卿識洞古今，學該流略。接詞華於奕葉，用則有餘；考故實於累朝，蓋其素習。舉以並命，了無異辭。毋遜牘之重陳，期奏篇之俱上。

賜參知政事雷孝友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敕：具悉。密贊政塗，日預萬機之決；參提史筆，正資數器之兼。卿蚤冠詞場，寖登册府。迨通班於侍從，已嘗賴於纂修。朕慨大典之未成，選鴻儒而坐領。趣就累朝之策，仍嚴繫日之書。故事當然，謙辭可略。

賜刑部侍郎曾喚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敕：具悉。朕遴選從臣，方賴論思之益；精求儲寀，尤資輔導之功。卿累葉儒風，半生朝蹟。何止衣冠之偉，實爲簪橐之英。擢處宮端，允符公論。亟承明命，毋庸固辭。

賜知樞密院事史彌遠辭免兼參知政事不允詔

敕：具悉。文武一道，古制何別；東西二府，近世乃分。朕方厲精圖治，每求有以通之。卿膚敏善謀，久在樞近。疑丞共二，非卿孰宜。既位大臣，當以身任天下之重，顧何辭於此哉！

賜史彌遠再辭免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衆賢和於朝，濟濟而相遜，固治古之美事，然亦有不必深辭者。國家

雖有東西二府之別，事有關繫，則奏請同之，此祖宗之定制也。卿爲吾樞臣，備宣忠力，與聞國論之久，攝貳政機，無以易堯。往其欽承，勿復引避。

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悲纏長樂，方深霜露之忠；節屆中元，普設冥陽之供。祈覺皇之垂憫，冀祖后之超昇。伏願衆聖來歆，萬靈並享。徧茲法界，咸均福利之霑；俾我慈尊，永快逍遥之境。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曆日勅書

勑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預受民時。爰分曆象之書，徧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此疆雖遠於山川，嗣歲先頒於正朔。用均惠利，尚克欽承。

賜觀文殿學士侍讀趙彦逾乞歸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朕更化之始，起大老於東海之濱。明德懿親，老成典刑，趣行造朝，國勢增重。訏謨遠慮，見於進讀。圖任共政，束於定制。偃息藩魏，人望所歸。小疾既痊，正宜休養。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爲朕留，庶幾猶得奉露門之從容也。

賜史彌遠辭免兼權監修國史日曆不允詔

勑：具悉。官預政機，職兼史事，此國家之定制也。卿以樞筦而參覈椵，位在同

列之上，從容相遜，觀聽甚休。矧爲世官，可謂濟美。緝累朝之典，謹繫日之書。其率乃寮，趣就筆削，而又何辭焉！

賜吏部侍郎梁季珌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勑：具悉。朕惟論思之臣，欲全進退之義。若其未可以去，則亦難以遽從。卿爲國宣勞，既云累歲，任予典選，實號劇曹。胡爲抗章，必欲求外。冕旒密侍，正有賴於恊恭；符節屢更，顧奚煩於詳試。尚安舊著，以副眷懷。

賜史彌遠辭免同提舉編修勑令不允詔

勑：具悉。金科玉條，具有律文，因時制宜，條目滋衆。不有以統一之，則輕重出入，非所以使人易避而難犯也。宰相既總其綱，必命輔臣贊之，此國之重事也。卿以宥府貳政機，且兼史事，稽經諏律，非卿誰屬？往哉汝諧，何事多遜。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拳拳獻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難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豈爲卿輩設哉！

賜江淮制置大使丘崈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勑：具悉。卿以超世之資，篤濟時之

志。久安故里，曾不忘畎畝之忠；荐鎮陪都，專以徇國家之急。言皆厎績，事不辭難。禦侮折衝，既已著偃兵之效；聞命引道，謂不應俟駕而行。一歸疑丞之班，足爲宗社之重。既頒温詔，日俟來音。共政而圖舊人，注想以待元老。而乃抗章至再，稱疾愈堅。極知難進之風，殊非虛佇之意。況聞老而益壯，氣不少衰。式遄其驅，以副所望。使朝廷得以諮訪，而縉紳視爲表儀。務遠乃猷，以弼予治。顧何恙之不已，諒無説之可辭。

賜知平江府李大異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斯民宅生於牧守，苟有治理效者，倣虞朝考績之法，取宣帝增秩之意，不惟示勸，抑以數易爲重也。卿以争臣，出守吴會，政聲上徹，朕所深知。進職西清，庸示褒表。成命已頒，尚何辭焉！

賜皇太子生日詔八月十七日

敕某：商顥中分，元良初度。賜生設醴，用爲宴衎之資；授粲貽牟，仍厚匪頒之寵。共期難老，益體隆私。

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敕：卿等載馳原隰，始届疆陲。當和議之既成，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節鼎來，揚舲既濟。望信書之漸近，啓賓燕以加勤。其體眷慈，式遄行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奩之錫，用加珍品之頒。庶滌煩勞，式祗延佇。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膚使之載馳，宜賓筵之三錫。是爲異數，用賁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徒御遠來，郊圻密邇。爰載頒於甘醴，仍分錫於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飾。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遥驅使傳，切近國郊。將修昕旦之儀，重錫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申講誕辰之慶；郵音垂諭，

少遲良月之期。虔致函書，遠將篚幣。用祝無疆之筭，益堅有永之盟。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賜通奉大夫趙師䍐辭免復寶謨閣直學士依所乞宮觀不允詔

敕：具悉。卿起臨近甸，嘗著外庸。既辭制閫之行，仍徇祠庭之請。念宣勞於北固，欲華爾歸；俾寓直於西清，但仍其舊。卿毋多遜，朕不汝忘。

内中禳蝗設醮青詞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雨師既應，不圖遺種之滋繁。遠侵閩楚之疆，近集郊關之内。遇灾是懼，惟帝焉依。願敕百靈，盡除螟螣之害；俯令萬國，咸保稻粱之豐。

賜觀文殿學士何澹再辭免知建康府仍奉祠祿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詔

敕：具悉。以金陵而爲陪都，保釐素重；護天塹而開制閫，委寄尤隆。卿以時名人，爲予舊學。蚤膺擢任，屢嘗入從以出藩；尋遂登庸，俾爾貳公而洪化。方權臣之用事，宜正論之多違。久鎮三山，時稱治最。言歸數載，朕不汝忘。屬邊鄙之甫寧，擇邦侯而分遣。惟大使之所莅，非良弼其誰宜。朕方躬宵旰之勤，卿當體股肱之寄。聞命引道，知已屆於中途；奉親爲榮，顧何妨於色養。毋格成涣，式遄爾驅。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青詞

天地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宵旰齋心，日致忱禱。皇皇后帝，皇地祇云「坤元后土」。實賜鑑臨。曰雨而雨，隨時孚應。藝我稷黍，浸成小康。盡彼萬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致衷誠。

宗廟

伏以亢陽爲災，幾害穡事。國計所繫，無所控祈。夙夜投誠父母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靈。霡霂滂沱，幾無虚日。旱魃退聽，良苗勃然。所在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爲孚應。玆成中熟，獲濟民生。幽贊爲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爲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爲國。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云「禱于貴神」。如響應聲，隨車滂沛。肅時雨若，易歉爲豐。敢罄謝誠，尚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災。虔誠禱祠，靡神不舉。時雨之降，實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霑足。歲事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鑒予忱禱。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一報，敢怠此誠。尚惟居歆，益加敷佑。

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穡事方興，俄亢陽之爲孽；忱衷致禱，蒙上聖之垂慈。甘雨時行，炎歊寖戢。掃螟蝗之已甚，潤黍稷以有成。馴致小康，敢忘虔報。帝閽雖遠，信齋戒之可通；國步甫寧，冀休祥之滋至。

祭告酺神

蟊賊爲災，秉畀有資於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賴於酺神。既隨禱以盡消，俄蔽空而復至。人心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載修祀事，仰叩高靈。俾食葉食心之妖，罔存噍類；成多黍多稌之慶，還保豐登。

賜鎮江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拳勇之資，挾忠毅之

氣，撫士最爲得衆，遇敵幾於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内則里閭之甚靖。屬邊陲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於焉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爲淮甸之要衝。其爲朕以少留，豈於卿而獨後。總周廬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賜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勑：具悉。卿以勸誦之近臣，往宣威於遐徼。邊陲以靖，邦好汔修。爰念賢勞，亟頒命召。何控辭之未已，又引疾以爲言。朕渴想風儀，急聞方略。俟交符於制閫，即趣駕於歸途。毋復重陳，副予虚佇。

賜何澹辭免兼江淮制置大使不允詔

勑：具悉。國家間遣輔臣，往營邊事，粤從近代，加以大名。不惟欲憂顧之寬，正以增使華之寵。疇咨于衆，喜得其人。卿以舊弼之賢，畀留都之寄。英聲有素，輿望已孚。疆埸甫寧，先上宣威之組；江淮併護，再隆分閫之稱。其爲朕行，徒得君重。獨當一面，正資經理之良；坐使諸軍，咸屬指呼之下。往祇成命，毋致牢辭。

賜新除焕章閣學士改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李大性辭免乞奉祠不允詔

勑：具悉。謀帥以鎮上游，素爲重任；分閫以護兩道，尤賴長才。卿久列從臣，屢

更藩服。比奏三吴之課，繼擁七閩之麾。方塞北之休兵，屬荆南之缺守。仁聲夙著，僉論攸推。進學士之清班，益隆眷倚；總邊庭之諸將，咸莅指呼。引道既前，遄驅毋緩。奚事循墻之避，佇聞洗印之期。

賜新除同知樞密院事丘崈辭免不允詔八月十日

敕：具悉。朕厲精更化，當饋思賢。樞庭既得於耆英，宣室實深於注想。謂何恙之不已，故申命以益勤。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翦須而可療，亦所當爲；儻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宜進萬金之藥，勿爲三命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謚議

孝宗皇帝謚議

奉勅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於天下，而其流傳於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虞舜之大，武王之達，自漢歷唐，無不謚帝爲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

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繩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容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虔鞏勞謙，共爲子職，日趨朝謁，威儀雝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堯内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精庶政，召收故老，尊禮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綱以起偷墮之習。事無小而不察，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爲後則。以科舉爲未盡，則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爲未盛，則優入仕之

級，以收智勇。年勞並用，以裁濫賞，而不致於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爲之限節。改秩必使之作邑，謂舉以親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爲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癃老昏繆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贓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潔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冗。黜贓吏之世賞，進軍功於流内。長慮却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

于時疆埸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六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民。撫而有之，還以爲用。天威既振，戎虜畏讋。雖犂庭掃閭，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減幣殺禮，至今無煙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略，何以臻此？臨政既久，治道愈明。物來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下蟠於天地之間；智慮所闢，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絶喜怒之私。閒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蠲復之數，恐其不多。傾囷倒廩，以濟其急；賞勤罰墮，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祕省，廷策貢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以張國威。内外小大之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以立防閑。治具畢張，化風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兢懼愈深；闢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

讀之勤，設遺補之官。其於保治，有始有卒。至於脱屣萬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爲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扆。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群臣萬姓所以攀號擗踊，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謚。請之南郊，以詔萬世。

謹按《謚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變無方乎？妙韜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於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考之《謚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惟高宗爲天下而得人，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性不可解於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日一朝之儀，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宫九閏，終無閒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於口，倚廬有過於哀。鄙漢文之短喪，陋晉武之無斷。身服苴麻，禮盡苫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則哀動於左右。虜使來吊，止許朝於喪次，顔色之戚，哭泣之哀，虜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群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之役既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畀聖子。不曰倦勤，不

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於是御素服於乘輿，尊几筵於内殿，退處堊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欽事慈福，温凊無違。嗚呼！兹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謚議

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於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爲后族，唐室憲宗則有懿安之盛，皇朝真廟則有章穆之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閈，實媲壽皇。生不及褘衣之榮，殁而膺寶册之禮。久安别廟，將奉太宫。宜改尊稱，以從帝謚。恭惟安穆皇后柔明懿淑，慈順温恭，蚤儷王藩，克盡婦道。設桑弧於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帶弓韣於禖前，每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追烈祖之御天，眷元妃而追册。欲歌流荇，傷不見於令姿；正號長秋，遂疏恩於幽穸。固已嚴烝嘗之奉，崇節惠之名，綿慶祚於三朝，介洪休於萬世。重華厭代，方服大喪。吉窆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遺弓之痛，既切於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於先志。爰因安穆之懿，式遵成孝之規。謹考《謚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安穆皇后窈窕好逑，有《關雎》之美，用心專壹，有《鳲鳩》之德，非婦德均一乎？

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謚號曰「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改謚議

奉勅撰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諏卜吉，考正古制，閟建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逑，遂正乎内。坤承乾而時行，月遡日以爲明。褘褕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櫛縰具禮，欽承兩宫之養。母儀既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祲纏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褒崇之典，議「安恭」之謚，祭于别廟，迨今二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禮，七月庀因山之役。有司奏請，定謚南郊，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考之《謚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安恭皇后共藺館之職，以贊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忓裏謁，兹不曰夙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却貢獻之珍麗，遵圖史之箴規，兹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改上謚號曰「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覆謚議大中

資政殿學士劉公輔政於紹興七年，未幾而薨，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泯然無聞。公又爲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

處之詳於行狀，太常又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謚以「忠肅」，可謂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荆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却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爲執政以自助，二人遂並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虜通使，而爲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爲時巡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於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謚法之有益於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覆謚議 倫

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爲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如雲，習於久安，不知所爲。平時經明行修、褒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桀爲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宗爲之改容，擢於布衣，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爲奇男子也。帥府既建，首爲勸進之舉。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虜，固有徇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往來再三，忠肝

義膽，折服倔彊。和議之成，爲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也，故每當陛辭，必以乘機用兵爲請，勿復以臣爲意，此其志豈止於和戎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虜誘以高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伏劍以死。郡邑爲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忠徇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覆謚議 僎

謚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謚，雖功烈不見於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爲文也。故特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群，篤志問學，隆師親友，嗜書好古，若有不能自已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方無事，朝廷尊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於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老於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登禁途，益有志於效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即其已行者，揆之以法，謚以「惠懿」。得其實矣，尚何異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證。太宗嘗賞其直言，證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不然臣敢數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於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正觀之治，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厲其群臣如此，中興唐祚，不在兹乎？仰惟陛下和顔聽言，好善忘執，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群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删暮減，

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群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證、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顧何事之不濟哉！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壽皇在御之日，多於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九年，❶房元齡嘗言：❷「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正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證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

❶「九」，原作「八」，據殿本及《資治通鑑》改。

❷「房元齡」，此避宋聖祖趙玄朗諱改「玄」爲「元」，下不一一注明。

恃私恩，是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❶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摩鈍，犇走天下，而天下爲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於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以至公爲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祈入衛者，不肯偏用。至於坐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雖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正觀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考。陛下毓德春宫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禄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扳援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爲區處。臣願陛下遠鑑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各使安分而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爲小補。

❶ 「賢」，《尚書》作「能」，下「能」字作「賢」。

唐鑑

太宗正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

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於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虚己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爲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鑑，亦工執藝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則聖德益新，朝政益清，正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

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勑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尚書内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進司，應詔勑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於始也。今之群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寖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原，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爲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曰「應詔敕並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論横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聽，使後省寖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關者大。是敢仰稽太宗致治之要，爲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惓惓。

漢　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之文、武雖曰稍疎，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故立五日之制焉。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祖后、母后於宮中，見之無時。至尊壽皇聖帝之事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二十八年終始不倦。陛下今春過宮者再，恭請者一，人情感悦，歡聲四起。自兹以後，積雨既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閲月矣。都人顒顒，日望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唐正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云云。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還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

大安宮，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爲「車駕此行欲已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下獨處涼處，温凊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寤主聽，垂憲後世。仰惟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旦三詣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去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恐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説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説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吕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藴。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説，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某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某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説卓然。且曰：「自余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

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某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某老矣，如獲希世之珎，屏去它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

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爲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閲世變，蓋有所謂隱、威、莊、閔之《春秋》，❶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威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吴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吴，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説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説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威、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

❶「威」，此避宋欽宗諱改「桓」爲「威」，下「威王」、「威公」、「齊威」等同，不一一注明。

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威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威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伯，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兹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所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録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

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説，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

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社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1]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争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中壽而殁。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採諸儒之説爲之集注，其説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於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嬰，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

[1] 「社」，殿本作「杜」。

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説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黄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指解後序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顔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注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爲行孔而廢鄭，諸儒争辯蠭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於祕閣之藏，爲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爲之説。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

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爲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効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説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啓發，非苟然者。

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祚，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爲之繳進於經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于家，求爲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此説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其禍敗而羞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某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别。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

「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某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説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子長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録》，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某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某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

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

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某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册，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温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虚，[1]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

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黄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它日哲宗面斥黄門，公從容爲解，黄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温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它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

[1] 「包」，原作「色」，據殿本改。

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吴處厚爲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貰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吕汲公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鑑。」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

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絶。公時在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吕俱召，吕又爲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韋之佩乎？

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殁。忠宣與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

復載於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群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爲柱史，許以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於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群，一時才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説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别以内外，救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辯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於義理之正。言議風烈，凛凛生氣。神宗傾聽奬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産然。」是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而當時俛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説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於朝廷之上乎？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某爲序。某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爲之序，而陳後山繼之。使某誦左丞之書則可，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某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田承君晝，天下士也，送别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於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於道。制誥温潤豐美，得中和之氣，而屬辭贍洽，成於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詞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概爲之。執政欲人求一通以塞旨，而上乃獨用

公所草。其後既爲丞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於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皆炳炳如丹。又採長老之論，搢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❶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漢張敞，風概整峻如唐温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君之言可以信後世。某不佞，尚何敢措辭於其閒？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某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禼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某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群，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

❶「祜」，原作「祐」，據殿本改。

鋭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争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膴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娱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侣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訴免，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删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爲，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爲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爲《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於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内，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

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殁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它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裒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

公壯年氣鋭，以布衣自結於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考其歲月，仕宦殊爲留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於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綰州麾，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工之深而致力之精邪！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平生之所安。《聲鏡》《烏几》之銘，可與鄭圃、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爲溢美耳。居閒養痾，爲之校讎三數過，猶未敢以爲盡。方淇水李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爲考之群書，略爲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張載、劉逵爲《三都》之訓詁也。

某先世與公家有事契，且嘗受廛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没，某之願也。公諱邦彦，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見志銘云。制

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既刊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並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於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爲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有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烏白鵲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虚時。文士角立，争奮所長，無不工緻形容，鋪張以爲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其形獒伏，仙家以爲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於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諸公閣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於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翰林學士綦公爲諸生，出藁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爲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閤，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絶一時。首曰：「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馹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既進，天子爲之改容。即日喧傳京師，諸公咸自以爲不及也。

公初起北海之濱，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内艱去矣。建炎二年，高宗駐蹕惟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爲郎。明年輪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闈，召試中書，文不加點，玉音擊歎，即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

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吕忠穆公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强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儷之體，亦復屢變。作者争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引古語，以爲奇倔，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於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還古作，謹四六之體，至于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爲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郄，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爲多焉。

公之薨於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宗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焕手集公文，爲五十六卷，藏於家。某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贅倅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爲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尚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鑾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爲之序。」某曰公之文有傳，

又得託名於不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既免喪而後敢爲下筆，懼不足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濰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序

薌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爲難。苟未見實行，形皃言語，名譽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此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册，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於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多溢惡，以爲難考，然其行事具見於已爲，交游皆出於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

薌林居士向公，實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群，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强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爲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僞楚之變，即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聞者韙之。高宗初開元帥莫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積首賫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積以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於此。及帥長沙，虜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絶，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敓，公肩輿入曹

成賊壘，曉以大義，不敢爲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户籥。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媢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叢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薌林，有船曰泛宅，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疎堂」以寵其歸。

公家東望閤皂，山連玉笥，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閒。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於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於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薌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禄别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摠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薌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於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裒一時名公書尺，刻爲《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概愈著，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

公之曾孫公起爲湖廣總屬，分司九江，

受知於使君袁和叔爕，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僞楚檄藁》及諸賢跋語，它日又將刊家集行於世。某生晚，雖不及拜公牀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於吴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熟聞高風。今又盡得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説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兼備體製，而又能出入内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某庸陋不佞，何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鎖元先輩汪」，下書「薌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諲，字伯恭，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易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虜庭，當干戈俶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況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赫然爲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於宣和二年，紹興二十五年，自祕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

左史再攝西掖。明歲爲真，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吴門。高宗皇帝將行内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册不可輕屬，召爲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爲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施於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某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欲寘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泰陵舊諱，公嘆惜不已，爲引吴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某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公之子二，㮚嘗守峽州，將赴闕，至上饒而歿。椑知餘姚縣，又亡於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某爲序，未及也。其婿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爲言。某方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佃又面以爲請。某何敢當，獨以銜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爲右丞相，謚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謚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静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光燄萬丈，不容贊歎。諸子叔弼兄弟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徽猷閣待制

德孺，則諸孫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鉌銘公之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於自然，不勞追琢。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公也。嘗訪求遺文於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鋟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於詩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爲可惜，然此足以不朽矣。前輩既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皆當傳録，而況於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能傳斯文於其家世，尚勉之哉！公諱懋，德孺其字，自號静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於後？資稟有厚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强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夕奏厠有同舍投繯於梁閒，公時年才十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卧而枕於股上，親撫摩而嘘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群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即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爲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絶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爲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閒，以南宫舍人使契丹，擢左史，

用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紹興，爲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户篋，丐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爲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娱，筆力愈偉。居閒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珏以郎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决科，克繼大門，爲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某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某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藴？以平日慕用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之，昆仲六人，文字爲一門之盛。兄尚書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德壽宫遣中使賜以宸翰，有曰：「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從徽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書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虜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兀术，力陳禍福。虜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虜主前，宣予孝思，使虜感動，俾予母子如初。逆亮方圖南下，令往觀其意，陳前後盟約，聲色俱厲。亮令以繡褥

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爲之惻然。因疏其行事大概賜其後，且見予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概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於時。其歿也，苟得名士巨公爲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才浹日，而斯文出於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臣爲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無以尚兹。史册登載，足以傳無窮矣。某於公三子俱識於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某序之，且曰：「先公蚤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巇，晚遂安逸。其於六藝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宫，奉清燕之閒，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易簀之際，以藁屬耜曰：『爾爲我傳之。』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概，固已具於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箕潁之文，參政上蔡謝公爲之序引，行於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郎省，能加一言於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上記尹京時實在莫府，問勞優渥，遂留爲郎。庀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爲言，誠足以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沖霄之廬，翫雲壑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違工部之請，故爲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謚忠靖，累贈太師。松隱，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詅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爲詩文，名曰《詅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詅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爲「詅，衒賣也」。顔黄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詅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絶人，始爲長沙尉，一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從容泛應，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思；舊學荒凉，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爲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察爲郎而歸。自此三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爲文字官，以展究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於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沉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爲悽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澎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盡出而行於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於江右，視舊殆過倍蓰，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於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

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以至縱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於斯道，隨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獵於山，漁於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藴奧。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録》等書，而知有臨川吴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吴，曰澥、曰鎰，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分嚴陵之符。澥字德深，終太學録。鎰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里中，有醴陵宰吴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於杯酒間，亦是族也。既别去，始得環溪之文一編，翫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與之商榷。既老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謚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爲惜，欲於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齎志以殁，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略求伸於身後，而事未有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於吴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谿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黻王度，❶若以身周

❶「黻」，原作「黼」，據殿本改。

旋從事於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字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灋言》、《中説》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於《易》、《禮》，旁通乎百家，而游藝於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於《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於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爲言之言，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於爲言，閒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蚤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爲言之言。而壽止同於韓昌黎，爲可歎也。唐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於時，徒以序而傳。先生下視愿有餘，環溪之窈而深、繚而曲，又豈減於盤谷？所歉於愿者，特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禮其别圖之。

王文定公内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爲四庫，尚矣。國家中祕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尚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於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翺翔，未始一日去書。及爲天子代言，外制、内制詞旨

温淳，殆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爲人，一時争傳誦之。其後徧歷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某嘗狀其行爲詳。然傳於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知筠州樞與諸季編緝西掖、北門舊藁爲三十卷，俾某序之。某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沐三誦，而後歎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視草之體於魯公，公曰：「蘇長公才氣邁往，不可强追軌躅。少公沈厚爾雅，尚庶幾焉。」某於公之文，不敢輕爲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於長公、少公之閒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實某之姑之夫也。其亡也，某爲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裒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求序於某。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既冠而孤，叔祖宗正少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於科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既而翻然曰：「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爲舉子業，而一意於學。忍貧深居，窮經閲史，手自編緝。及見王紫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儷陳簡齋及子高輩，一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藁。未嘗無爲而作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於

世務。理之所在，無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於無益，廣西論鹽法之不可輕變，其爲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如五穀藥石之適於實用。若其立論，謂翼祖雖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爲名字及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爲後法。風流醞藉，如晉、宋閒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涖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閒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爲人，又不待於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讎校，爲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某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閒。偶未死，不可不爲發其幽光。餘已見於志銘者，不復載。公諱正己，字正之。潛今丞德清，能守先訓，尚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既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争爲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裒以爲《見一堂集》傳於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强，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

形容之美，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某初謁公於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屨，接觴豆於煙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爲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洟汜戀粟，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爲養，尚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掛冠之章，期於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具於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檗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尚多俊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皆有詩聲。又有名璜、字德邵者，平原公之從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頗誕放，耻從進士舉。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恐奪爾曹魁爾。」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矣。」一試果魁惟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脱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公泰然悆、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爲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爲壻，資送特豐，且可得官，擲於地曰：「老大乃復爲此邪？」竟不報。既不得志場屋，蕭散骯髒以終其身。不娶無子，晚從宏智禪師，於言下有省，益耽内典。以其筆耕之餘，買田一

頃，施於阿育王山，使奉嘗我，寫照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爲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却無人賣罩籬。」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邵病革，往候之，問：「向爲文用僧騰客爲何事？」曰：「侯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尔。」出書一囊，乃其遺藁，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爲己作。」平時相忘，方縣惙時戲調尚如此。里人戴伯與權，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諸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盡録，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爲十二卷，俾余爲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氏長慶詩譜》録寄吴門使君李諫議，既爲刊於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爲建寧，當爲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泯没而有傳也，爲序其大概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於世。而因仍埋沈，與草木俱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德邵之集藏於侍御之家，傳於伯與，又因余與諫議而行於世，兹非幸歟？若其詩句之工妙，文體之高勝，出入古今，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檗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删定郎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義高潔，骯髒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怳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於是遂初尤公尚

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爲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於某？」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户，善備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於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渼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於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於世五六十年，得此於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静齋迂論序

静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静者也，幼歷艱苦，與其兄德翁相與爲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爲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舘下，今丞相實從之學。

才翁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爲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汙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力辭曰：「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於科舉矣。」强與之，又不肯仕。爲求祠禄，使藉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不利於春官。遂不爲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於文。錢公秉政，亦不略爲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

約，粗給即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掛，得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清談亹亹，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

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於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曰迟，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於昔。一日俾迟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爲序引。某舊聞才翁之名，贅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相從，欣然莫逆，交情久而罙篤。閒往來都下，飄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歸，有云：「文可演綸詩更工，翛然蟬蜕世塵中。平生不復遇飄瓦，兩脚何妨類轉蓬。彼尚勞心論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閱徧憧憧者，來往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

才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潏水先生，文集行於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虜犯關中，年高且病，乃以爲舊德知兵，强起以守秦州空城，卒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入嶠南，父又卒於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翁詩文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欲返本而不求於末，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謂聖人無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爲詳明。既無科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胸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於明分，則又自其躬行得之，非真

静者能及此耶？余既爲之序，又念才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概以授之。才翁諱黽朋，迨能世其家，今爲丹丘人。

放麑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麑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爲子傅，是出於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麑之稱。至唐陳子昂《感寓》詩始曰：❶「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後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麑子，蓋終身拳拳於此者，其爲人不言可知。始與之同從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於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厨。仲武時時相過，清談繙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老矣，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藳求序，閲其名曰《放麑子集》，讀之慘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芰，於書無所不讀，於詩無所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既不得少見於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牘。若奥篇隱帙，稗官小説，問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於有司。以此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千人而後興。以放麑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中自力於學，效張横渠體，以絶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

❶「寓」，殿本及《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陳伯玉文集》作「遇」。

庶其在兹乎？

風。又聞其三孫頎然有立，興仲武之門者，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群。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之，不爲動，未幾罷歸，卒不偶以死。時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以浼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貲産一不取，與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槿籬荆門，背山俯溪，如世所畫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去則宴坐，老圃老農，尔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德之書、釋老清净之説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進。雖書生舉子以爲難且勞者，爲之不少勌。老成典刑，此尤人之所畏服也。某官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遊息，不出於此。番易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既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閑勝事也。汝爲我序之。」某謝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概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嘗賡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録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某仲兄頊亦同賦，有曰：「但愛窗間冬日煖，不知門外北風凉。」叔祖擊節歎賞，以爲

正得我之意，抑所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躡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邃於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説文解字》略皆記誦。其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爲詳密，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音》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口相授，遇有難字，始爲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首至尾，殆無遺失。」某侍坐最久，粗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於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興，燈前對坐，同讀一書，多至百遍。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秉，骯髒寡合，獨居郊外先廬中，踈財處窘，蹭蹬場屋，年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黄三家詩集，類以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經四寫而後成書，以示某曰：「此吾以適晚境者也。雖若無補，然因此盡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於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我爲無所用心而爲此，吾子其爲我言之。」某曰唯。舊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偷墮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以來，鴈塔不書者至于五紀。從兄編修景山始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少虚同上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又三年而後某繼之。大率群從中入上庠，躡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爲之倡。兄少有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於時。由太學正、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遂已矣。門户不競，可勝歎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稡。平日游戲爲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閒》、《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婿黄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遽鋟之板，而求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尚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餘，又尚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爲文字官。韓退之云：「乃令吾徒掌帝之制。」翻閲此編，爲之於邑。兄嘗以爲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四明樓鑰大防

序

六老圖序

《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蓋一有不順，不得謂之備，一有不備，不得謂之福。世之得福者有之，而備與順者百不一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至於積，則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力，而後慶爲有餘。慶至於有餘，而後能備能順哉！恭惟致政太保大丞相魏公際遇真主於龍潛之日，光輔初政，名遂身退之後，兩鎮巨藩，再專國秉。皇上篤舊學之恩，二紀之閒，所以寵綏其身、榮其親而燕及其宗黨者，無所不用其至。上印綬則賜第於京師，掛衣冠則分湖之一曲，雍容進退，爲國元老。四方之人無不以備福爲可羨，而未知夫備之至也。

始丞相事母齊國太夫人至孝，及見大拜者數年，九鼎之養，回班之儀，照映今昔。凡孝於親者親其身，欲冀望萬一而不可。是生一女五男子，至淳熙乙巳歲，丞相年登八袠，其女兄八十有三，四弟亦皆六十餘矣。一門同氣，咸壽而康，舉觴相屬，朱顔華髮，嬉戲如小兒狀。鄉閭親識歎仰盛事，咸請繪而爲圖。丞相曰：「幸哉！兄弟無故，是吾門之餘慶也。」乃大合樂，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以上方所賜金

帛香茗以侑酒，作爲歌詩，播之樂府。于時風日清美，簫鼓振作。長子禮部侍郎某以次對奉祠，次子都官郎官某入制司議幕，率群從子壻，皆盛服環侍，行酒授饔，躬子弟職，樂飲終日而罷。昔眉山、洛下耆英之集，且有四人同生丙午之歌，然皆合衆姓而成之，無出於一家者。若燕山竇氏稱丹桂之芳，襄陽馬良擅白眉之譽，亦未聞以大耋之年，而全對床共被之樂，而又得燎鬚之愛如今日者。是千載樂事，曾未之有。嘻！兹始可謂備福也已。圖成，適得良工爲之，寫照逼真，烏紗道服，前奉女兄，恂恂怡怡，如欲笑語。雖名位有高下，才業有先後，而温乎其容，薰然之慈，大率相似，識不識望而知其俱爲德人長者也。

惟史氏世有隱德，八行先生又以奥學絶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於世，福慶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絶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薦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闔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剋核事者。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兹乎？人有爲一善而責報於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兹圖乎？丞相顧某曰：「子爲我序此。」某不佞，辭不獲命，謹再拜而書之。

樂書正誤序

樂之壞久矣。自孔子時問樂於萇弘，

學琴於師襄，語魯太師翕如純如之變，記《關雎》洋洋盈耳之美，聞《韶》而忘肉味，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大師摯而下適齊適楚、入河入海，必謹識之。蓋周衰而樂工散亡，一日欲用，則猶可訪求也，聖人之用意深切如此。故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去今又二千餘年，雜之以鄭衛，混之以胡虜，而樂幾亡矣。以祖宗全盛之時，聚天下博洽之士，不惜重費，欲定樂律，以求合於古而不可得。蓋其聲者，樂之本也，不得其本而求其末，取之尺寸，是以度也，求之秬黍，是以量也。未有能吹律而求聲者，而況於今乎？嘗從知樂者得十二律均旋相爲宫之法，益以變宫變徵，而求八十四調，調爲七聲，其説甚備。蓋本出於龜茲，而鄭譯首好之，以傳於世。乃與《周官·大司樂》之説不合，又不可曉。近歲得陳禮部《樂書》，謂《周禮》止以圜鐘、函鐘、黄鐘爲宫，如三統三正，不過子丑寅而止。又謂古無四清聲，痛夷樂之入中國，必欲盡去之，頗與其它論樂者異。閑居無事讀之，盡二百卷。古今之樂曰雅、曰俗、曰胡，器用舞曲，無所不該。其閒重見者亦多，要可謂浩博矣。求其所謂聲者，終不可得。然念其用心之勤，樂家之書，未有此比，而又苦其舛誤，無所攷證。聞建昌陳史君刊此書，與《禮書》並傳，取而校之，賴以改定者甚衆。又亦互有得失，併爲質之經傳而是正之，尚三數百條。會表兄華文閣直學士陳公之子芾爲南豐宰，因以寄之。南豐欲別刊此編，以補郡本之缺，求書其後。老矣，精力日衰，而氣習未除，强爲少年書生事，亦可笑

矣。校書如掃塵，而況拙者。尚望多聞之士增益其所不及，以全此書，使後來者有攷焉，亦區區之志也。

燕樂本原辨證序

樂之失久矣。本朝諸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子學此者益寡，建安蔡季通久從晦菴朱先生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遼絶，而燕樂尤爲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於雅。《唐志》論雅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吕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敘，若以尺寸求之，則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爲之，則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爲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爲圖爲說，而又列律本、正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嘆曰：「爲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於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猶曰黃鍾、中吕、南吕，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尚存，不没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於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此書之作，非一日之積。余雖好之，亦未能遽解。老矣，恐不能自進於此。季通又長余二歲，安貧樂道，壯歲已棄科舉，此志其遂申否乎？季通此行，得一觀頌臺之樂，歸而益考諸書，欲使樂書全備，善矣。然古謂妙解者，猶不如神

解，如萬寳常等人，亦幾於神者，恐非書所能盡。季通用工已深，更加勉焉。必無歉於我，然後可傳諸人。求大樂之書而觀之，尚俟後日。

辨志録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吕伯恭父與某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摹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録》、《閫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毉書，精要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❶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己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某爲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有諸己，則猶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蓺於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於實。善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於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爲《少儀外

❶「而」上，殿本有「擴」字。

傳》云。

復古編序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説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説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於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爲《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尔後楊南仲、章友直、文勛、邵踈、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迹猶班班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吴興張謙中有篤志古道，傷俗學之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數十年，書成於大觀、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爲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某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證精詣，字之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豪釐不貸。讀者説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脩而末重，與人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於世，款識銅字，其體正尔，始知謙中之作，

蓋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巍」字從「委」、從「嵬」，或省「山」以爲「韓魏」之「魏」，謙中爲林中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以爲當作「闇」，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某不能作篆，心顧好之。陽冰新義猶爲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亦無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於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班馬字類序

淳熙壬寅，余丞宗正，同年李聖俞爲簿，暇日以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寖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以叔重之《説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故《誨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睹，婁君之志勤矣。蓋孟堅生於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

泯没。如「堯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垓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於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屬我以序，❶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

西漢會要序

梁王筠論家門集，自言吾門人人有集，以爲盛事。然自永嘉南渡，以至齊、梁，文氣日以卑弱，所謂「聯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者也。臨江徐氏以儒名家，始余讀思叔《左氏國紀》，故中書舍人陳公君舉爲之序，固已甚重其書。後見貳卿彭公子壽爲其表兄祕閣商老求儒榮堂詩，始知其編《北盟録》甚富，史官奏其有益於史筆，遂膺延閣之寵。尋傳其書，知其爲思叔之兄。伯仲皆以詩書發身，晚皆掛冠家居，爲鄉里標表。已而思叔二子，❷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倣《唐會要》之體，爲《西漢會要》一書，疏爲七十卷，目録二卷，總爲十五門，分三百六十有七事。嘉定四年表進，仲冬丁卯，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祕閣。是昆仲父子間，四書俱行於時，俱有益於世用，非止如王氏詞華之比也。三代之餘，治效近古，

❶ 「婁」下，殿本有「君」字。

❷ 「二」，殿本作「長」。

莫如西京。典章文物，立法定制，不惟輝焕周密，其言語亦皆雅馴，非後世可及。然而散於紀傳表志之間，讀者未易識其倫緒。仲祥究心於此二十餘年，無一事不録，無一語無據，條列畛分，秩然有序，開卷一閱，而二百餘年之事歷歷在目。其體專以班氏爲主，又旁取荀悦諸書，參考異同，視古之《文類》，與近時《漢雋》、《博聞》、《六帖》、《法語》、《字類》等書，皆出其上。士夫之好古者，無不欲録而藏之，不患其不傳，顧何待於序引，而求之不置。余既詩儒榮之堂，又銘祕閣之墓，思叔致書，又以此爲屬，爲著其大略。惟老憊不能盡纂述之詳，爲有媿云。商老名夢莘，紹興二十四年登科。思叔名得之，孟堅名筠，淳熙十一年同登第，孟堅今知全州。仲祥名天麟，開禧元年廷試第六人，今爲湖廣總領所幹官云。

歷代帝王總要序

帝王之傳尚矣，鴻荒以來，至于高辛，其事莫得而詳，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司馬遷亦以爲「薦紳先生難言之」。洛陽邵雍爲《皇極經世書》，以爲唐堯即天子位歲在甲辰，推而下之，以迄我宋之熙寧，又略載歲之卦爻以推其政迹，比世之《紹運圖》、《編年通載》、《詮要》等書，最爲優焉。給事中婁公機嗜學如嗜芰，手不釋卷，尤長於考訂，著書不一。始爲資善堂教授，輔導帝子，備竭心思。去國二年，青宫始建，妙柬寮寀，以吏部侍郎召還，首兼端尹。皇太子天資高明，篤學好古，禮待賓友，咨訪不倦，上下三千餘年興亡治亂，固已綱舉而領挈矣。公益思有以補報，取平時所著《帝王總

要》一書，精加潤色，緝成四秩，又備録年號、輔臣，各爲一編。始自唐虞，以至光宗皇帝，凡君道之汙隆，治效之優劣，既書其大略，以至離合割據，餘分閏位，五德之相生，世系之聯屬，靡不提綱撮要。又擇前賢立論精確者，各系世次之末。開卷粲然，如指諸掌。獻于儲扃，俾某序之。某竊窺此書，嘆曰：彼瑶山玉彩之集，皆非此比也。皇太子講誦之餘，垂意閲習，不待徧考史牒，古今歷歷在目矣。況公之持身挺特，論議直諒，凡所著述，皆有依據，亦未嘗苟爲高論以駭俗，故規畫一出於正，無可議者。皇上崇建國本，教以義方。既命丞相爲之少傅，執政大臣皆爲賓客，左右勸講，罔匪正人，公爲之領褒，又以此書日陳于前。此宗社無窮之福也，某何敢贅辭！

温州進士題名序

永嘉自晉爲名郡，宋興六十餘年，人物未有顯者。至天聖初，朱君士廉第進士，邦人榮之，以名其閭。自天聖至今，歷四十有八舉，其上第者凡三百三十有七人。夷考鄉薦之額，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他縣大學、外臺以進，一舉所第，率過鄉薦書之數。而魁南宫者四，冠大廷者再。嗚呼！亦盛矣。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絶學，以倡學者，此邦之士漸被爲多，議論詞篇，類有旨趣。進士之盛，豈其是歟？某濫授于兹，樂儒風之方興，爰攷姓名之高下，歲時之後先，次而書之，刊置學官。又訪其氏族爵里，別爲一編。咸虚其末，以待來者。雖然，程氏之學，大要在知本而敬以行之，

事業文章皆其發也，而禄爵之得喪不與存焉。向以此邦之士，因故家之傳，充而不止，沿流而達于源，其爲盛也，又將有立言者樂爲此邦書之，某也斯拱而竢。

送趙廉州序

趙史君以貴介公子，好古嗜學，自少交名士。寓居東嘉，避遠囂塵，築屋城西偏，環以竹樹，如山中居。擁書數千卷，沉酣其閒。客至則清談終日無倦色，澹若與世相忘者。遇其適意，揚眉抵掌，論兵講治道，咸纚纚有端緒。又自許以有用之才，一時貴人争薦之。錫對便朝，神會氣合，可立致要津，下亦當在蓬萊道山也。自以家貧急養，分合浦之符以歸。且行，顧謂某當有言。某曰：奉太夫人輕軒，遠遊嶺海，撫字之外，惟謹視藥餌。經行佳山水，有詩願以寄我。此外尚何言？然有一於此。昔嘗疑孟伯周去珠復還事，謂明月之胎固靈物也，政苛則去，平則歸，雖知幾士不及，殆史失之誣。觀柳子厚記零陵郡乳穴之復，載穴人之言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且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而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安得不以盡告？」讀之啞然笑曰：是珠還之説也。蓋天之生物，凡世所謂寶者，必在深險之地。劉氏在嶠南，役兵採珠，至縻石於其足而縋之海，使不至其下不止。以是知求珠之難，不止如乳穴之深，一去一來，豈其然乎？史君行矣，自尔或聞合浦之珠日盛，則公之政成而民生可樂矣。當舉巵酒，南

望相賀，以待公之歸。

送王粹中序

粹中力學起家，馳聲上庠，優在舍選，又其問學該洽，其進進未已，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客授歷陽，學子雲集，凡經指授，多所成就。當路諸公非無知己，尚爲江右漕幕之行。君向欲入蜀，嘗爲大篇，後亦爲詩以送歷陽之役。老爲此來，日不暇給，何處有詩？輒效昌黎先生以規之義爲贈。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非必欲求名也，疾吾無是實而致名也。善乎《名箴》之言曰：「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蓋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則名隨之，非可要於鄉黨朋友也，非可以違道而干也。予人以金帛，不足以收也，飲人以酒，不足以得也，惟求其在我者而已。凡得於外者，分毫皆是過分，一切聽之，其求於我者則無止法，所謂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苟進德修業，惟日不足，雖欲逃名不可得也。士之決科，姑以進身而已，所過者化，陳迹俱不足言。世之爲大魁、中大科者，是仕進第一選，後日賢否毀譽皆不係此，場屋之聲亦不足以名世。吾曹相與勉之。愛厚不覺費辭，其所以相期者遠也。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世以醫爲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爲難。仲景一書，千古不朽，蓋聖於醫者也。本朝累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蘄春之龐、泗水之

楊、孫兆、張鋭諸公，未易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人書》，尤爲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爲士而習醫，自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爲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齒鬖鬖，不欲爲私藏，將版行于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爲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于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即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異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爲《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於古典，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子所著可輕訾乎？因併書之。

鄭屯田賦集序

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爲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躬孝友之行，該貫群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於賦。源流李唐諸名公，出入三元、元祐、二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藻思絶人，興寄高邁，間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

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詞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某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粗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歎，一意模倣。先生時猶未第，閒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迥出人上，視瞠若乎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詞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爲韻韻有意，終篇尚有餘味，可以爲法。或有一事切題，既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寘之送聯，如《以禮爲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於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某服膺有素，既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某少作八篇綴于後。此編不惟筌蹄而已，亦不求傳於世，區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之自爾。先生諱鍔，字剛忠，官至屯田郎。嘗爲主上小學教授，近録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法華經顯應録序

西竺之教，其高處至不可思議，有歷劫

贊揚所不能盡。其神通發現，攝魔救苦，雖非人力所及，皆其餘事也。然其教所以盛行於世者，亦賴此爲多。《法華經》凡三譯，而鳩摩羅什所譯舉世誦之，功德效驗，昭然顯著，傳記所載非一。蓋此經實如來祕密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故其神異如此。鄉僧宗曉朝夕誦習，嘗刺血書之。又集古今簡策之言，凡一百五十事，遂成巨編，皆有依據。將版行於世，以助流通。一日訪其所居，蕭然自適，與之語，貫穿教乘。問何以不出領衆，曰：「非所敢當也。」因出此書，求余爲序。余笑曰：「黄面老子本不欲言，大藏所見，與夫龍宫海藏之所祕，無邊無盡，其實本不曾言，況此經之外，見於餘之餘者乎？子既集之，而余又序之耶？」請不已，漫書以授之，且語之曰：「子欲了此而後游方，它日一登寶所，悟明本性，筌蹄且將忘之，而況此乎？」曉曰：「唯。」

聽老語録序

余頃投閒，門可羅爵。有僧以徑山聰老書來求寺記甚勤，再三辭之。不惟與聰無半面，身隱言孫，何能屬文？徑山之名甲于東南，一燔之後，欲興瓦礫爲寶坊，兩宫賜予，檀施山委，舊觀鼎新，又大過之。宜得玉堂金閨之英，爲之登載，顧乃訪老朽於寂寞之濱，何耶？僧曰：「寺倚神龍爲命，率衆致禱，肸蠁昭答，欲以屬公。」余感其意，而爲之辭。晚歸朝行，始與之識，退然老衲也。再相過，忽已亡矣。其徒集六會語刊之，求序。余不能學佛，莫知師之所至。但見臨濟揚岐之下曰白雲端，曰五祖演，曰佛眼遠，皆古德之光明傑特者。遠傳

行雪堂，行傳光晦菴，以及師，其相付囑，又非他人苟然之比。光將示寂，以行所付法衣，集衆書偈以授師。偈曰：「再來毒種，元聰侍者。叵耐吾宗，滅汝邊也。我今高枕百無憂，聽子時檛塗毒鼓。」叢林遂有「毒種」之稱。聚徒説法三十年，自雪峯來此山，法席大振，復成金碧之區。人謂爲國一後身，則師之所得者可知矣，讀者其自參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四明樓鑰大防

記

中興顯應觀記

奉勑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某：「顯應觀爲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爲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已而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千載。臣既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邇奔奏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爲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虜，磁去虜營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肸蠁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於城南，尋徙於西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爲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出右旋，戈鋋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爲崇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爲大神之居。高宗脱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堊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鑑義主管教門公事明

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是誠不可以無紀也。

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正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録》：「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正觀中爲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爲之記，其説略與《實録》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俾詔入覲，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弋編録神之靈迹五十餘條，傳於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者，尤見其本於爲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爲爲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庀此職，宣力於觀爲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啓觀門而許士庶祈禬，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爲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鄉，駢擁竟夕，尤爲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爲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介而

下，相率望拜於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於西湖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摭其始末之實爲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愛於桐鄉。使葬我於桐兮，必它時之奉嘗。繄神之仕兮，于滏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於舊邑兮，歿又冢於其旁。神之既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陵之詔録兮，載顛末之爲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膺紊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於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祐於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敞祠宮之百楹兮，繚千丈之周墻。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灑奎畫以寵嘉兮，粲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一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隲而默相兮，鞏國勢於無疆。上宮掖而下士民兮，藉神休而禬禳。偉明神之英烈兮，夫豈歛惠於一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欃搶而殄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於八荒。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它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戛擊鳴球，以至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

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爲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瞽至三百人，眡瞭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已闕，其觀於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於行道，未始不切切於二者。故問於老聃，問於萇弘。止以《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爲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且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説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大師摯適齊」，至「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亦多不得其説。摯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夫人而能知之。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烏可不求其故哉？

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緐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册。一時鉅公論樂甚盛，卒不可以復古，蓋其本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於尺度秬黍之末，爲可歎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於世，《禮》尚可考，《樂》亦名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歷，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爲勑令所，又街之東則

爲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閲習則列宫架於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勑局中廢，遂遷焉。中爲寅清堂，耽耽夏屋，於是爲稱。法惠既廢爲懷遠驛，又以爲臺諫官舍。勑局再建於寺之舊處，而容臺不移，於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圮，日有覆壓之虞，卿少久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爲主簿，已歎其不可居。既丞胄監，又轉而丞於此。時司農太府俱舍舊以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盗泉勝母，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於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出納之。都下之煩末，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抶，勤者或釃酒以勞。百堵皆興，衆役競勸。始於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内外堅聳，丹堊輝華，於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嘆，謂工於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言飲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濬而澄之，泉甘且洌，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而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撙節之有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勳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脱落，又欲爲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枏復以爲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於某。自念老矣，豈復爲文？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於其間。兹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

君飽學工詞章，沈默静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劇邑

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同寮協力以濟登兹，不自以爲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於爲，而於其尚可爲之中，卒至於不可爲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不能充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它碑，乾道七年黄公鈞爲壁記，謂：「後世以儀爲禮，以器爲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寖非六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鍾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仿佛於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爲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爲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爲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圮，頹垣成蹊，蕘牧無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寺丞沈侯被選來守，仲春行事，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於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按圖籍，斥地之舊，繚以周墻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仆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横列三壝，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爲壇，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爲燎壇於風師之東南壝外，稍高於諸壇。於是悉倣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爲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爲齋潔之地。其途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於

六月朔旦，又六旬有七日告成，靡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某書之。某聞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廩廩乎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閒有欝攸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於神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佩琮琤，豆籩静嘉，神貺昭答，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於是太守王侯承父以書屬余爲記，且曰：「澧之爲州，始於開皇，後雖廢置不一，而柳河東謂自漢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則在唐已爲名郡。國朝建隆四年，始脱僭竊之餘，而爲王土。乾德二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西連施黔，武陵在其前，江陵在其北，爲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户口滋蕃，歲輸米以斛計者十五萬，養禁旅至三千有畸，盛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唱亂，加以劇寇一再攻陷，民居官府蕩爲埃煤，因以饑饉，幾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翦除榛棘，招集流散，僅復城郭之舊，今六十餘年矣。米輸猶不及盛時十一，屯兵餘百人，❶而郡治尤偪小。黄堂之前，重門相去不能尋丈，外逼郡城，又有酒壚相直，纔

❶「餘百」，殿本作「百餘」。

於東偏啓一門以通出入，心竊隘之。訪諸故老，或曰：『酒壚之後舊爲城門，兵燬以來閉塞至今。儻闢而新之，郡之氣且伸，吾民其庶幾乎！』士民援以請，爲告于部使者，始作新門。酒壚既遷，斸其故基，則古甃宛然，言益有驗。節費以爲貲，募民以共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甃城雉，上建華屋，即前日之外門爲儀門，而撤其舊，於是治事之聽始得軒豁寬敞，而前無蔽障，得以挹蘭江之秀，俯仙明之洲。經始於去年十二月庚申，至是訖工，合樂以落之。氣象煥然，頓還舊觀。不敢自以爲功也，要不可以不紀。」

余因爲之太息曰：今之爲郡者，或能以廉白自喜，則於營繕之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不問其事之當爲與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責。若此樓之於澧陽，是可已乎？余與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爲世姻。侯之弟兄皆承清白之傳，侯里居時，恂恂然一長者，而莅官遇事，人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辦治。玆試彤郡，謂將日不暇給，而能振起固陋，興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可記也。又考之地志，是邦有浮丘子採藥之仙蹤，李群玉讀書之遺跡，又楚之申明以忠孝著，晉之車武子以學術顯，皆其郡人也。先是層城横前，重扃壅底，士氣亦因以不揚。是役也，豈惟於陰陽家之言有利於郡，其必有秀士爲時而出者。侯於是時勤撫以致其庶，尚儉以益其富，闢庠序以教之，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寖復承平之盛，而賢能以興，實自侯發之。侯名正功，四明人，承父其字也。

真州修城記

真之爲州未遠也，自唐永淳中，始析江都，置永正縣，南唐爲迎鑾鎮。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以聖像一鑄而成，遂以名州。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建臺，江湖米運，轉輸京師，歲以千萬計。惟揚、楚、泗俱稱繁盛，而以真爲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泰之鹽泝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爲淮堧大郡。佛狸之駐瓜步，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洲，去此無數十里。郡居二者之閒，故亦再罹虜禍。朝廷以保障之未固，屢飭守臣築城鑿池，以爲設險之計。林君伯成興役於前，及四百餘丈，鎮江遊奕統制郭君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欲速，未底于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潘君被命出守，當兵荒饑饉之餘，幾不成邦。既屬以勞來安集之政，又以城築委之。

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摩撫，左餐右粥，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切身之苦，視人之飢，真若由己，食寢爲廢。此意孚于上下，通於幽明，斯民感說，頓有生意。和氣致祥，年穀順成，劭農通商，寖復舊觀。乃大肆其力於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四百六十餘丈，基厚六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七騎，高二十二尺。浚濠五百餘丈，闊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女堞易土以甓，凡鵲臺、砲臺、武臺、角臺、甕城、馬面等，甃結堅緻，金湯之固，巋然與惟揚相爲長雄，足爲邊庭之壯觀。既又興造葺理，自儀門、黄堂凡官府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爲屋二百二十六楹，郡之内外爲之一新。朝家以緡錢

十萬，米七千斛庚費，而所用不貲，不復有請，惟以搉酤之餘及撙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郡之井市與漕臺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欲如瓜洲之城，創爲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余追記未冠時，侍親泊江干，登鑑遠亭，訪之居民，指其前曰：「頃有闤市，悉墊于淵。」江外有沙洲數十里，雖隔皇天蕩之風濤，而激水北來，相侵未已。不數年，問之宦游者，則鑑遠亦爲壑矣。是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不足恃。岸既善隤，不知所止，又何恃也？將爲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歲增葺，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甓出於帥漕二司，而工役則又金陵戎帥任之，以濟登兹。山陽、歷陽大率類此。今是邦城郭雖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隳圮，尚須隨處補葺。又別儲二萬緡，預爲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當知今日之艱難，益加不測之防，則當與揚、廬、和、楚嶺嶭相貫，而掎角之勢固矣。

惟潘氏自紫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延，俱爲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輕財重義，君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解於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日無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稱之。今則江之南、江之北，草木亦知君名。制帥既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論，莫不以爲循良之冠，君則退然未嘗自足也。使守邊者誠心體國，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僚以郡人公言求記，爲書大概，尚勉其成云。君名友文，字文叔，婺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爲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郟鄏，而是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爲椎輪之始。蓋寶元初祕書丞于君房爲宰，以石夫人之廟爲縣學，自爲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爲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於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爲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滎君彝復新之，於今五紀，棟宇寖壞，圮陋不可復支。

永嘉宋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日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侵，愈不暇給。政成欲去，介介若不滿。邑士汪君伋素好爲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於衆，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爲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門兩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爲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歎贊美，以爲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於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争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説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湢廥廩，器用畢備，凡爲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

有自右學登科者，爲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某爲之文，今既崇成，又託以記。

某世居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與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爲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内。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于里人。曰：令尹涓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躡儒科，登膴仕，使吾邑簪纓日盛，爲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爲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蓋庠序所以申孝悌，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於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爲庠序之效，不爲利禄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攷，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悌爲先，此義既明，則凡學於此者，施於家則爲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爲忠臣良吏，蹌蹌濟濟，化及里閭，寖有不負戴之風，幾於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爲是觀美而已哉！

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悃愊無華，三爲邑長，皆以儒術飾吏事。首欲興學，迄於有成，邑人紀之。實某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群舒之地，於今最爲佳郡。灊皖之勝，欲游而不遂，見從宦擁麾而之焉者，輒企慕如登僊然。嘉泰二年，嚴陵詹侯下車，以寬明之資，臨淳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以無事，顧謂寮屬

曰：「官府俱飭，而黌舍不稱，兹不可後。」乃即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於紹興八年，中更繕修，歲久圮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訖役，焕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濟登兹，顧有以紀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書來。余與詹侯俱壻王氏，而侯爲尊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績，而飭以儒雅。澄江既以政最，舶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變巴夷如鄒魯，翁實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它事，而首屬意於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以報之？侯非有望於報也，惟尔父兄相與率其子弟，益進於學，亦因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爲輕重。文翁既祠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嗇夫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瑜以文武才略獨步江湖間，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爲國家用，如前數公，豈非侯之望於斯郡者？尚勉之哉！

黄州貢院記

黄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西峙，武昌、夏口鼎立相望。其在皇朝，王、蘇二翰林，一以州馳名，一以坡自命，皆千載傑特之偉人。竹樓、雪堂，既壞復葺，風流文獻，至今增重。近時郡太守、博士皆不輕其選，秀士亦彬然出矣。建炎兵燬以來，秋賦多附它邦。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陋就簡，寓貢闈於庠校，三載必一毁撤。既非所以作士氣，而學宫寖以頽靡，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承開禧兵戍之餘，日不暇給。首謁夫子廟，歎其弗葺已甚，未皇它務，與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

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又近，不可復蹈前轍，亟相與謀，得驛舍遺址，鳩工調度，分委寮屬，創貢院五十餘楹。庀工於二月丙寅，訖役於五月己丑。重門正聽，考試分位，左右長廊，庖湢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五百萬，米二百斛，悉出於撙節之餘。民不知役，工不告勞，而八十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謂承平殆亦不及，士類歡奮，氣象振發，且請記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來委，且曰：「去中秋才月餘，願即爲屬筆，以慰千里之望。」余爲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月評以長者稱。兩乘貳車，而後試郡。撫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辦如此。高氏蓋名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錢塘，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先侍郎首爲國子司業。豈惟文行經學足以表率士林，馳名京師，規繩具舉，未幾車駕幸學，擢貳儀曹，至今四海尊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爲政凋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學業，以稱使君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靈，實寵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爲孝宗皇帝龍潛之舊。雖宦游不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聳秀，武夷諸山皆非塵境，蓋八州之門户也。鍾爲英傑，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氣節，秋賦動踰萬數，薦送率八十餘人，儒風最盛。學有生徒三百，分十二齋，猶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寶謨閣直學士諫議李公鎮臨以來，治行稱最，百廢具舉，功利及物，不可以

數計周知，而尤篤意於教養。顧瞻府庠，悉加葺治。猶以爲未能甚稱樂育之意，謂晉范甯之守豫章，大設庠序，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心實慕之。乃捐俸錢三千餘緡，度地於學之東西兩隅，廣爲四齋。鳩工於嘉定三年仲冬朔旦，訖役於明年二月之望。脩廊廣厦，翬飛跂翼，名齋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曰「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於官，歛不及於民。增弟子員，又廣田疇，以豐其儲。舉郡之士，歡奮感勵，咸請記之。

公學有家傳，伯仲競爽。公素號博洽，富於文詞，不以自有，乃列致郡博士暨學職諸生三百餘人之請，貽書以屬於某。顧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爲之言曰：諫議此舉，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齋之義，其待學者尤深矣。是四者出於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過於是。道者，百聖之所傳，非可以須臾離。不志於此，則易以流遁，必至惑於異端。德者，誠也。經之言德，必以僞對之，以是決知德之爲誠。據此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苟能依之，形於參倚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可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或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爲可輕，是不然。所謂藝者，非如今之伎藝。禮、樂、射、御、書、數，古所謂六藝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設教，及人之幼少，真淳未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不兼此而能爲全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號爲武事，數亦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學，謂小年所當學，非曰學之細也。灑埽進退，尚由此可以上

達，而況六藝乎？苟能盡力於三者而游於此，則爲士庶幾於備矣。學者其毋忽於名齋之義，勉而進之，以答諫議之賜，豈以科舉利鈍爲吾儒之盛衰邪？

本朝庠校權輿乎睢涣，嗣音乎郟鄏。寶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至慶曆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教授一員，諸郡亦未之有。元豐又賜田十頃。則知是邦之學，國家最所屬意，尤在它郡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是又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皷、南康之白鹿，皆此比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爲學當有幾所，而謂此爲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議及多士之意。若公餘詣學，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某何敢贅爲之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四明樓鑰大防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爲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僊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戒又發明邪正禍福之説，尤爲著明。張南軒已謂無可言者，於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元六年，觀遭火災，祠宇灰燼，巨石皆毁裂，大鍾亦融液不可尋。而公之碑獨儼然，人益敬之。太學甯君居麻姑山下，與觀相望，慕公之爲人，以私財撤而新之，求記於余，又以李盱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雖不識甯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工部尚書何公，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於觀門之西，藏書萬卷餘，以效李公擇山房之舊，因亦與甯氏游。」且促余記之。魯公事業載新、舊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贅詞。獨惟公既親爲《僊壇記》，真有意於神僊之説，故附會者亦衆。姑以爲作尉時或謂「子有金骨，可以爲僊」，又謂希烈使人刺之，公曰：「吾服殷七七丹在頂。」解金帶與之，故得縊死而全其首領。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説。皆方士之言，無所取信，固不必辨。觀公視烈火滿坑，忠憤一發，徑

欲投其中，賊徒捄而得免。當是時，豈暇顧身首之全否邪？因誦平日所聞以授甯君，使刊之以祛世人之惑，亦不失曾、張二公之本意，又與盱江一賦詞旨暗合云。甯君名式，聚族頗衆，又多爲儒。甯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勳業在國史，其祠於廣德，則已具見於内相浮谿汪公之記。兹以祠宇久圮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爲郡博士，徹而新之，求記於某。語之曰：文正公盛德絶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莫甘虀粟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爲一倉官，而築海隄數百里。在桐川爲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齧以養士，去又齧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顔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於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爲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某既爲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爲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某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曆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

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年間，嘗再興於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莆陽吴君泰初新之，起於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復還而有加焉，求記於郡人樓某。某以史諜攷之，公爲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爲文章，率三日一治縣事，垂意斯民，爲之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又刻《善救方》，立縣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於鄞厚矣。觀經游之記，皆爲農田而行，歷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孚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爲政可知。詩文之傳於世，爲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生，某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與之定交，是以教化興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鄞》及《憶東吴太白山》等詩，則又知公之戀戀於鄞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於鄞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爲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於公，不敢忘也。故尸而祝之，以至于今。若吴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於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爲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爲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定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君廣孫求記於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筮之地也。舊有此樓，碎於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考

之，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絶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考矣。公受知於東坡、王荆公，本欲以大科發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藏小録，淮海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而不出一語邪？則公所至，必有詩文，不應於此獨爾。頃游栝蒼，公之故迹，班班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爲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人想見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大海，浮天浴日之波，殆無津涯。大江自東而南，西抵郡城，横陳樓前，潮汐往來，風帆浪舶，尤爲壯觀。北有蛟門、招寶、伏龍之山，南有長山、太白諸峰，一覽而盡得之。此宜公之所甚樂，豈亦有詩文而遺佚不傳邪？公未第前一年，嘗自題其《閒居集》之首曰：「將赴京師，索文稾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豈後來亦嘗取少作而删之邪？陳君元樞之子，宦學有家法，知所向慕，故一官雖小，慨念前聞人而興斯樓。及瓜且去矣，必欲記此。余既喜其意，因又念一時諸公與公同時，秉鈞怙權、富貴隆盛者多矣，由今觀之，雖窮達賢否之不同，同歸於盡。彼或甚達而民無稱，❶至有縉紳所羞道者。公以軼群奇才，爲蘇門上客，賦似屈、宋，詩凌鮑、謝。壯猶碩畫，直欲鞭笞二虜。而困於煩言，陷於黨人，僅得一校勘黄紙書籍，爲正字、史院編修官，遂倅杭州，監處州酒，竄郴及横、雷。坎壈流離，醉卧古藤，一笑而

❶「達」，原作「逵」，據殿本改。

終，亦可悲已。而聲名至今暴白，家有其書，望之如神仙然。其所經行之地，了無片言可尋，猶爲士夫愛慕如此。然則士之立於世，可不知所擇乎？《鶯花亭詩》祭酒芮公國器一章最佳：「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余嘗誦而悲之，因併記焉。

東萊吕太史祠堂記

乾道、淳熙間，儒風日盛，晦菴朱公在閩，南軒張公在楚，而東萊吕公講道婺女。是時以學問著述爲人師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而婺人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

先生爲文靖公之七世孫，自正獻公而下，名德繼起。又爲文清曾公之外孫，淵源固已甚遠。而天資絶人，讀書五行俱下。少從三山林公之奇游，學徒百數，卓然出其上。博極群書，究通千古興亡治亂之變，而耽嗜經學，至忘寢食。年二十有七，禮闈既擢前列，又中博學宏詞科，聲名震于都城。某既忝同登，復媿齊年。意其爲豪俊之士，一日相遇，則頹然似不能言者，殊不稱其名。與之坐而敬焉，不惟使人意消，欽嘆擊服。雖定交於是日，終不敢以友友也。公人館學，某在敕局，又鄰居于百官宅，聽教爲多。亦嘗造婺之寓居，留連夜話，幾至達旦。又六年而再造焉，則公已病矣。嘗爲之歎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直道之行也。」而公已矣。世閒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説，而不流於迂；盡排佛老異端之論，而不至於甚。愛惜士友，

如待子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否，如持水鏡，而不事於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於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於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深，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於聖賢閫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爲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

自建炎南渡，父祖始寓於婺，假官屋以居，其地在光孝觀之側。入仕雖久，而在官之日僅四年，故在婺之日最多。四方學者，幾於雲集，横經受業，皆在於此。晚始買屋於城之北隅，以舊居歸之官。公之亡既二十有七載，是爲開禧之三年，邦之士夫及其門人請於郡，欲以舊居之半爲堂，以祠先生。郡侯諫議李公大異慨然從之，又出錢五十萬，屬掌書記宣君繒經理其事，前增城主簿潘君頤孫實董斯役。郡寮及其門人合力以佐費，庀工之初，相率持牛酒以犒焉。嘉定改元之秋，爲屋纔十餘楹，外門五間，祠室及前軒各三間。又欲前爲一堂，扁以「麗澤書院」，以存公之舊，且爲後來講習之地。後爲遺書閣，以庋平日所著如《大事記》、《讀詩記》、《閫範》、《近思録》、《春秋》、《尚書講議》、《家法》、《祭禮》及它書之未成者，皆可以傳遠垂後，而工費猶未備。國子司業王公介與其同門友生謁記於某，感念疇昔，自以宦游不得日陪函丈，亦不謂公之蚤殁也。老矣，公之墓木拱矣，雖欲一拜祠下而不可得，遂不復辭，而書其始末。將使吾黨之士，自今瞻先生之像，如在左右，毋忘先生之淑諸人者以自勉，且思有以稱賢使君所以風厲振起之意，則先生之傳，寧有既乎！

先生諱祖謙，字伯恭。其季曰祖儉，字

子約，確守素業，能世其家，頃以忠憤上書，貶死江右。主上更化，念其困於權倖之手，贈直秘閣，澤一子。學術操行亞於先生，恐久而泯没，敢牽聯書之。

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

慶元二年，知衢州鄭公若容治行彰聞，浙東部使者合詞以最課表于朝。某月甲子，有旨除直祕閣，改知平江府。自皇帝踐祚以來，垂意民瘼，郡太守以異等效膺不次之寵，實自公始。四方流傳，莫不聳動，而公之名益顯。吴門地大物夥，郡務又十倍於西安。舊嘗聞吴中士夫言：「吾邦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牋書，理財賦，聽民訟，分典之乃可辦治。」雖若戲言，蓋甚言其日不暇給也。公精力絶人，年侵而彊直不衰。今蒙天子親擢，以平日臨事不苟之意，窮日夜之力，以從事於簿書期會，宜視前後數公愈勞，而無頃刻之閒。然下車未幾，而治聲已隨舟車而東矣。一日貽書於某，謂：「郡中自至道以迄于今，更郡守一百五十人，率有繪像，舊在齊雲樓兩廡。紹興末年，洪公樞密以内相出守，嘗建瞻儀堂，而列像其中，范公參政爲之記，今又三十六年。繪事故暗，裝潢寖以隊脱。欲盡圖于壁閒，良工名筆，一開生面，而以舊像庋之閣上，庶幾可久。子爲我記之。」某喟曰：以繪事爲甘棠，固它郡所無。於浩穰膠擾中，公餘豐豫，雍容及此，非身兼數器之才，寧能爾耶？舉此一事，可以知公之政。下轉而上聞，天子之用公，殆未艾也。某祖父宣和中嘗以徽猷閣直學士爲守，遺像在諸公閒。慮其久或失真，謹以家藏寫

照，因託公是正之，併書始末以塞公命。

慈溪縣董孝子廟記

慶元二年某月甲子，慶元府慈溪縣重修董孝子廟成，邑令朱君堂求記於郡人樓某。以傳記圖經參考之，孝子諱黯，字叔達，一字孝治，會稽句章人，生後漢時。家貧少孤，事母盡孝。採薪供養，甘果美味奔獻於母，母甚肥悦。比舍有王寄者，富而不孝。二母各言其子，寄聞而銜之，伺孝子出，苦辱其母。孝子知之，恐貽母憂，默而不言。母既葬，斬寄首以祭母墓，自囚以告有司。和帝釋其罪，召爲郎，不就，以壽終。句章，今之鄞縣也。孝子之母嘗寢疾，喜飲大隱溪水，不以時得，於是築室溪傍，以便日汲，厥疾用瘳。溪在今縣南一舍，故以慈名溪，而又以溪名縣。母反葬於鄞，鄞爲郡太守治所，故州邑與其墓側，皆世祠之，城之祠宇即其故居。先，其母塑像在南郭草堂中，康憲錢公億迎歸于廟。某親訪其墓，宰木猶存，近在城南，豈所謂草堂者耶？晉虞預《會稽典録》亦載其事，但言會赦免，而不言爲郎之詳，然至今鄉人猶稱董孝郎中廟也。吴之虞翻稱其「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内聞名，昭然光著」，以爲會稽英俊之首。唐大曆中，刺史崔殷作碣，徐浩書之，亦云「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鳥。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又載其六代祖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領廬江太守，世爲郡中名族，既不可詳考；又言「環堵已蕪，遺記將落」，意前此必有碑版，今不得見矣。若董孝名鄉，慈

溪名縣，亦謂之董溪，則不可磨也。

祥符元年冬，真宗皇帝封岱禮畢，詔賜號「純德徵君」，或云起於錢康憲之請。夫孝子豈有意身後名耶？發於至誠，自不可揜，生蒙和帝之恩，越九百載而膺章聖之寵。然則隱約之士，可不慕而勉哉！唐神龍中，有張孝子無擇，墓在慈溪之虎胛山，結廬負土，有湧泉芝草之異，仕至和州刺史。比郡中有揚孝子慶，自紹聖至宣和，封股割乳以愈父母之疾者，至于五六，卒旌表其門。孝秀相望，蔚爲義郡，其源流有所自矣。

元豐間，盛君次仲爲令，嘗書董溪事于碑下。建炎改元，林君叔豹祠於東山之陽。紹興之末，户掾董君鄰攝邑，又崇大之，爲前後二殿，前以奉孝子，而處其母於内。今三十五年矣，寖以圮壞。朱君始至進謁，慨然以爲此蓋風化所繫，宜爲先務，顧荒陋如許，是闕典也。君既以儒雅飾吏，剸決如流，縣務畢舉。以政成之餘，一新廟貌，視舊增闢。首捐俸錢，助以餘帑，斂不及民，給工直如私家。人徒見輪奐之美，而不知役，莫不驚歎稱服。又率邑之士夫酌奠以落之。是足以仰贊天子之孝治，而示邦人於無窮，皆可書，故備書之。

嵊縣嶀浦廟記

剡，壯縣也。兩火一刀，自古記之。晉宋名勝，遺跡至多。地以谿名，以谿之山水俱秀也。邑城之北，山圍平野，谿行其中。至四十里許，兩山相向愈迫，剡之水易於暴漲者以此。然水口氣聚，所以爲壯縣也。西曰嶀山，巨石突踞水上，其下曰嶀浦，巖

壑奇聳，尤爲勝絶。溪多積沙，深淺不等，惟此數里間，淵渟澄澈，不知爲幾尋丈。潭在石下，爲群魚淵藪，相傳中有神物，無敢觸犯，亦險絶之地也。上善濟物侯廟貌像嚴毅，夙著威靈，據山瞰谿，稱其爲明神之居。谿通曹娥大江，山爲台、越孔道，舟車所經，無不致敬。吉凶響答，求夢尤應。遠近以雨暘祈禱，蒙賜爲深，時節報謝者相踵，畫像以祠于家者俱是也。駱氏世爲廟史，有吴越時公牒，稱陳長官祠。嘉祐七年鄉貢進士何淹爲給事郎、太子中舍、知縣高安世爲記，亦云侯姓陳氏，爲台之仙居令。始過此，陰有卜居之志，秩滿，舟覆于下，拯之復溺，死焉。自尔顯靈，民遂祠之。天福初有神兵之助，而受此封。然酈道元之注《水經》，出於後魏，已言嶀山北有嶀浦，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盜竊，必爲蛇虎所傷。則廟已古矣。況台州樂安縣五代時改永安，至皇朝景祐四年始改爲仙居，不應石晉之前已有此名。豈侯實爲永安縣令，後人誤承仙居之名邪？正如磁州崔府君，國家奉之甚嚴，《會要》以爲後漢之崔子玉，孝宗《聖德事跡》謂賜名從玉、從爰，蓋以始生符瑞，默契其名，而昭陵《實録》乃謂唐正觀中滏陽一縣令也。幽冥之事，不可究知。傳記亦有謂靈祠間有以剛方之士代之者，惟其血食有素，授職于朝，故封爵之報，與臣子不殊也。建炎虜騎入越，而叛兵欲犯邑境，以神之威，不戰而退。乾道中曾賜香茗之奠。今丞相大觀文謝公布衣時，由丹丘赴南宫，神已告之富貴之期。是舉登科，作尉此邑，事之尤謹。公既登樞筦，修職魏君必大率邑人以加封爲請。慶元改元，賜廟額曰「顯

應」，公之力也。魏君年及八十，爲一鄉之老，既募衆力新其祠，而某之子濂適爲丞，介以請記。惟神之姓氏、事跡著聞已久，濂又能道祠宇祈禬之祥，且將捐私財而刻石，併爲記之。修廟之役，劉令君槃先以十萬錢市材，魏君以宰木助之，周令君悦取以建殿宇。始於慶元四年十一月，成於六年六月，而終始經理者，魏君也。

桐廬縣桐君祠記

荆州多荆，薊州多薊，豫章以木氏都，酸棗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古有隱者採藥求道於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爲桐君。故桐江、桐谿、桐峴皆以此得名，既以爲縣，又因以名郡焉。大谿澄徹横其前，又一谿出天目，至此而會。一山巋然聳於谿之東，林樾秀潤，號小金山。上有祠宇，肖君之像，蓋一方之絶境也。新婺州貳車詹君乂民以書來曰：家本嚴陵郡中，慕桐君之高風，來寓邑下。念古祠之蕪廢，思有以興起之，未能也。邑尉趙君某，公餘爲一新之，士民稱美。思有以登載傳後，求記於余。昔未冠時，嘗侍親過其下，雖甚愛山川之清淑，曾不能登嶁巘以致一觴之薦，徒誦盧公贊元招僊之詞而去之，至今猶屬夢境也。夫所謂隱者，正欲逃名於世。嚴之高士有三人焉。子陵隱於漢，風節最高，而其名終不可泯。方干隱於唐，又以詩顯。桐君不知爲何人，身既隱，而姓氏竟不傳，其殆最優乎？余既喜詹、趙二君之好事，有契夙心，因併書之，俾刻焉。

建寧府沖應周真人祠記

神僊之説，茫乎邈哉，有邪無邪，不可得而知也。以爲無者，謂以秦皇、漢武之力，求之而不得，故以爲必無之，殆未必然。以爲有者，則指傳記以爲信，傳記雖多夸言，然耳目所不及者，非必無之。噫！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洪内相志《夷堅》，言建之周生事，以爲丹欲成而失之，出神往求，而魔又困之，勸家人火其尸，而無所歸。又謂其山淺陋，非神僊所居也。嘉定五年，學士院權直真希元，建人也，爲其里浦城周真人之祠求記於余，且示以真人之弟待制公所爲行狀，及閑樂先生陳公師錫、容臺何博士去非所書。陳、何皆同鄉，始末甚明，始知内相得於傳聞，而未見此三書也。真人天分素高，夙有仙骨，神既授之，又加以真積力久之功。其妻楊氏，文公之孫，亦有隱操，相與枯槁於山林之深。及其垂成，猶未至於形神俱妙、輕舉飛昇之地。則世之謂一有遇而遂羽化者，又難矣。然其精神聚而不散，遂著靈響，水旱有禱，至今猶能惠其里社。里人以其祈禬之明驗聞于府、于監司，以徹于朝，封沖應真人。舊有祠宇，因而興葺，以侈上賜，而真人之名益顯矣。余聞建多偉人，山川孕秀，非他郡比。近閲圖志，武夷之外，名山無數，造化豈故私於一方哉！自有宇宙，融結自然，而秀氣特多，人才方興而未艾，蓋不止神僊道家之盛也。余家于鄞，少有四方之志，而宦游不出温、台，粗窮東南之勝，欲入閩而終不遂。老矣，方乞身以歸，將隱於四明山中。望建安無可到之期，第切悵歎而已。既爲

書此，且囑希元併與前三公之文刻之，此不復具載云。真人名霞，字史卿。希元名德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四明樓鑰大防

記

遺老堂記

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一日衣冠會于黃堂廡下，中有蒼顔白髮、目光瞭然者，心竊敬之。人曰：「此高密郡王曾孫崇道公也。」遲頃，俄揚笏相向，字呼我家少師，問：「於君何屬？」某拱而對曰：「先大父也。」因言在京師時相予游從，如昨日事。祖媿晚出不及知，自尔時時造門聞話言。祖宗承平餘百年，事之廢興，人物之賢不肖，内之朝廷典章，近之干戈轉徙之詳，歷歷言之，嘆擊不暇。若宗正屬籍之盛，它人按圖莫能究，舉以叩之，了辨如響。年踰八十，視聽不少衰。氣節剛勁，門無雜賓，獨以事契故厚我。一日謂某曰：「予家素貧，僑居佛廬，他無所用心，左右圖史，且以永日。近闢屋數楹，取趙臺卿之言，牓以『遺老』，子盍爲我記之？」某曰：「臺卿非公比也。彼嘗詭姓遁身，以逃鈎黨之戹，晚焉著書，亂思遺老，顧豈得已？公以當世宗英，嘗馳驅戎馬間，得虜要領歸報，德齒俱尊，爲趙氏祭酒。名堂之義，不應處此。漢子政自以宗室遺老，言事必盡。今天子廣覽兼聽，無間疏戚，親親賢賢，尤所篤意，間平之懿，迨無遺賢。公於古事今事，問無不知，豈不能爲更生之爲，而以臺卿自處耶？」公

一笑，併以爲記。

會稽縣寬簡堂記

會稽縣治之東，有地三畝所，舊有一堂，以温陵曾魯公嘗爲之宰，名曰「衮繡」。歲久圮壞，知縣事歐陽季思伋撤而新之。前軒後廡，又爲亭三間，以臨河上。巖桂官梅，分植其間，棟宇宏敞，丹堊焕然。經始於慶元四年孟秋，落成於十月之望。求名於余，爲之名其堂曰「寬簡」，亭曰「休心」。且語之曰：「文忠公，君之四世祖也。爲郡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公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之所謂寬者，不爲苛急尒。所謂簡者，不爲繁碎尒。』此士夫均所當法也。君承家傳，爲江右甲族，而今之在仕版者才一二。君仕中都，以才諝自見，諸公貴人薦之朝，來治劇邑，其可不以此言爲法乎？」因爲書其扁，記其説，使刻諸石以自勵，且以示後之人。縣壯而賦重，民爲之困，官不勝繁。君能以剸劇之餘力及此，且再書考矣，尚其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毋忘此言，後來者又能率是而行之，豈惟文忠公之言可寶萬世，邑之民其庶幾乎！或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古之格言也。然今之作邑者，戴星出入，焚膏繼晷，猶恐不逮，寬簡之説，果可行乎？」曾不知爲單父者彈琴而治，宰山陰者晝而垂簾，其必知此矣。故文忠之爲青州、揚州、南京，皆號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間，官府如僧舍。豈非明效大驗乎？文忠之宰夷陵，爲《至喜堂記》有曰：「聽事之

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君於公退之餘，吏散庭空，休心亭中以養吾之神，以待事物之至。惟寬與簡將自此出，本無二道也。

昌國縣學申義堂記

東陽葛容父洪爲昌國令，葺縣庠之講堂，名曰「申義」，求書其扁。余既喜葛君知政之先務，又樂其名之佳，大書以遺之，又欲爲之記。余分教永嘉時，嘗作序齒文以示諸生，其略曰：孔子稱：「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斷斷如也。」説者謂斷斷爲相遜。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洙泗之閒，行者相遜，何以爲魯道之衰？謹庠序之教，何與於道路之負戴者？及究其説，《漢・地理志》云：❶「魯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遜也。」徐廣又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斷争辭，所以爲衰也。」想其盛時，老者晏然，如父兄之役子弟，無復相遜，子所謂老者安之，殆爲此也。孟子亦謂孝悌之義既申，則頒白負戴者，少者自當代之矣。噫！後世教養士子，以科舉得人之多寡爲庠校之盛衰者，與古意遠甚。昌國故甬東之地，民以漁鹽爲業，近歲儒風日興而猶未盛。葛君欲崇教化，以善其俗，一聞余言，則曰：「此名堂之本意也。」始余從弟鏞尉東陽而歸，余啓得人之問，以容父爲稱首。兹爲鄉邑，治聲卓然。又將興學化民，以幾古人之意，誠非

❶「理」，原作「里」，據殿本及《漢書》改。

文法吏所能爲者。齊變至魯，魯變至道，顧不在兹乎？某既爲之記，而命鏞弟題其上。

奉化縣恕堂記

奉川，余鄉邑也。比因掃松，見趙令君，會方禱雨，相與過恕堂上，蓋縣齋便坐且折獄之地也。棟宇一新，而户册不稱，令請改書之，且出舊記相示。因謂令曰：「治獄固貴乎恕，而所謂恕者，非止用於此也。孔門之徒最爲善問，子貢猝然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亦難乎其答矣。夫子不曰仁，不曰義，不及其它，而曰「其恕乎」，兹豈夫子一時姑以應弟子之叩擊哉！蓋其平日踐履之實，故其言藹如，歷萬世終無以易此。又從而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哉恕乎！曰：『違道不遠，』曰『求仁莫近』，一貫之傳，亦曰『忠恕而已矣』。制字之初，以「如心」爲「恕」，大率以我之心如彼之心，則爲恕矣。若彼亦能以其心如我之心，則天下豈復有它事哉！世之言恕者，曰我能臨民而輕其笞箠，追科而緩其節目，是皆恕之一端，何足與言恕之大全也。君子學道則愛人，人能言之。小人學道則易使，則鮮有能説者。此亦恕之説耳。君子役人者也，以吾之心如下之心，安得不以愛人爲務？小人役於人者也，以其心如上之心，安得不易使？且以至微之事言之。令君坐官舍，而有以謁入者，心欲卻之。苟曰：『彼之來亦良難，豈非有急以相投，有事以相告邪？』則吾之迎之也，必不以爲憚。驅車以出謁，欲見主人而不出，心必愠之。苟曰：『安知其家不適有故乎？

姑待之。』則吾之心必釋然矣。推此以往，仁不勝用，寧復有乖争陵犯之患哉！」令君曰：「所未聞也。方欲以記爲請，願徑書坐中語，以詔後之人。」且曰：「邑有吴氏懋者，既以一力葺理牢户，内外俱備，又以其餘材重建此堂，願託名焉。」令君名彦綰，祕閣修撰右司公之子，以清謹守家法，以儒雅飾吏事，明恕而行，終始如一。爲邑中建惠政石橋，分爲雙洞，壯麗絶出，吏民以爲昔所未有。誠信及民，上下響答，此堂其餘事也。

沖和堂記

古有宗法，大宗小宗具載《禮經》，聖人之用意深矣。陽羨周孝侯廟碑後有宗簿、宗尉，溧陽史氏舊有家譜，每一院各有簿、尉之職。蓋是時宗法猶在，意必擇其族之有才力者爲之，若有司然。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爲農者，故譜尚存。自受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詡、吴之翻，凡有名於史者，皆略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上於朝，而名臣爲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它悉類是。聞玉山魯氏有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閥閲，今則亡矣。本朝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絶世譜。蘇老泉之言曰：「情見乎親，親見乎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塗人也。吾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某嘗讀而重悲其言，故族黨雖衆，縱不能與之如同氣，率體老泉之言以待之。山

谷先生文章妙天下，學問貫百家，而至性尤爲絶人。東坡先生薦之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其見於詩，如《食蓮有感》等語，皆藹然仁義之言。於元明、知命，情義尤篤。晚謫宜州，患難極矣，學道純熟，不知有死生之變。與再從弟靖民判官書有曰：「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絫，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其實相去不遠。幸深念之。」嗚呼！此言之發，出於中心，其視群從功緦之親，豈有厚薄之閒？秖此一語，可以睦宗黨，可以厲風俗，可以寬鄙而崇薄。聖人宗法之意，盡在是矣。先生之諸孫犖，既刻之石，名曰「沖和帖」，又建堂於家，仍以「沖和」扁之，皇太子爲之大書，犖又求某爲之記。顧骫骳之詞，何足以發？竊嘗佩服斯言，故勉書之。犖以才業之美，由郎曹宰掾爲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其它在仕籍者，多以治行見稱。故家簪紳之盛，在今日未有如黄氏者，兹非沖和一枝之餘慶邪？

清芬堂記

皇朝以忠厚爲家法，親睦九族，高視千古。高宗中興，收用周宗以强王室，如令時、令詪、子崧、子晝、子湋，皆列之法從，或紹爵郡王，士樽、士籛等又皆極禄位之豐。更化之後，首擢令衿，襲封安定，獨殿諸老，寵眷隆渥。特許非時見普安郡王，倡和動盈卷軸。王聖性高邁，學問夙成，篇章璀璨，屬聯尤工。其閒理趣精深，非若文士徒爲華藻而已。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受内禪，而令衿不及見矣。一子子覺，以御書詩二軸裝潢以進。孝宗復親灑翰墨，題其一

云：「朕在藩邸，令衿以宗室老奉朝請，時有唱酬。子覺今標軸來上，想清芬之如在，復書賜之。」其一云：「此卷皆朕與令衿唱和詩，令衿亡矣，覽之愴然。」先是，祐陵朝諫官江公望以抗直敢言，有重名於時，而又學佛超詣，每謂與吾道合。令衿舊與之相好，得其四書，俱是理到之言，前後名公卿跋語甚衆。嘗以進呈，孝宗又書其後，有曰：「觀江公之言，其利濟方便，超脱生死，佛道蓋如是歟？超然居士果能允蹈，卓爾不群，信乎宗藩之領袖也。高山仰止，聊書卷末。」詩及此跋又書舊諱，至十有一。超然，蓋令衿自號也。子覺之長子伯禽祕藏于家，亦謹題于卷尾。伯禽之子師濟舉以示臣某，敢整冠再拜而讀之，仰而嘆曰：皇乎盛哉！臣子之家，寶先世所得奎畫者有之矣，未有炳曜傑特、昭回之光連篇絫牘如此之夥者也。惟安定天資穎悟，加以篤學，所交多世之名勝，樂善好施，胸次豁然。中間嘗以客得禍，終不自悔。惠人利物，不負公望之言。寓居柯山，臣外祖太府少卿汪思温爲守，與之友善。公望所謂事事方便、物物利益者，外祖蓋終身誦之。後二十年，先臣贈太師岐國公某爲監征，❶公知其貧而廉，貸私錢三十萬，以濟臣家之歸。先臣一介不取，雖已償之，至今懷感，終不敢忘。此固公之細事，敢附見于此，抑使人有以信公之實行也。師濟將取「清芬」二字以名其所居之堂，而求記於臣。臣老矣學落，不能馳騁於藝文之囿。輒直書始末，以著君臣相與之深，庸詔後世，爲安定子孫無窮之榮，且以見前良議論詞采，更相映發，爲一

❶「某」，殿本作「璩」。

時文獻之盛云。

揚州平山堂記

平山堂，東南勝處也。長淮之東，地多堆阜，苟見山處，皆以得名。于台陡山，在它郡何算，自泗上南來者望而首得之，故米寶晉有「第一山」之詠。儀真西北，登高見建鄴諸山，而有壯觀之勝。揚州大明寺，所謂「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千載無領略之者。六一居士一覽而得之，徹僧廬之敗屋，作爲斯堂，而風景焕然，遂名天下。公以爲「占勝蜀岡，❶江南諸山，一目千里」，而王荆公亦謂「一堂高視兩三州」者也。天造地設，待人而發。滁之醉翁，峽之至喜，皆以公得名。而揚又居南北之衝，士夫往來，喜至其下。自堂之成，所謂迷樓螢苑、蕪城九曲之舊，俱在下風矣。公之記峴山亭謂：「峴蓋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豈非以其人哉？羊叔子、杜元凱是已。亭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此堂亦幾是邪？然而物有盛衰，承平才更十七年，而堂已圮壞。直史館刁公約新之，沈内翰括爲之記。紹興末年，廢於兵燬，周貳卿淙起其廢，而洪内翰邁記之。近歲趙龍圖子濛嘗加葺治，鄭承宣興裔更創而增大之。開禧邊釁之起，環揚之境本無侵軼，而庸人債帥畏怯太甚，始以大言自詭，事未迫而欲遯，遽假清野之名，縱火于外。負郭室屋，延燔一空，而堂遂爲荆榛瓦礫之場，于兹數年矣。嘉定三年，寇攘既息，而旱蝗饑饉之

❶「岡」字，原脱，據殿本及《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補。

餘，瘡痍益甚，皇上思得人以鎮撫之。大理少卿趙侯方以閫漕之節，徯次于浙右，遂除右文殿修撰，起帥于揚，遠繼叔祖龍圖之軌。下車之初，日不暇給，簡節疏目，恩威並用，教條井井，軍民帖服。邊鄙既已不聳，而年穀順成，浸復樂土之舊。郡城堡寨❶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❶「寨」下，底本及殿本等俱闕。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四明樓鑰大防

記

雪竇山錦鏡記

雪竇山名天下。自下而升，既至絶頂，而地始平曠，四山又環之，寺據正中，氣象雄秀。二水不知所從來，出山之兩腋，而會于前，徑赴大壑，峭石削立，險不可測，崩空落崖，飛雪千丈，洞心駭目，勝絶一方，此山之所以得名也。繇古以來，登覽之士不知其幾，眩於創見，何暇擬議。紹興甲子，郡太守尚書莫公將來游，乃始發妙意於萬象之表，謂水去太亟，屬寺僧以田爲池，使二流匯其中，寬納而緩出之，則寺當少利。有詩云：「能廢千畦渟玉雪，不妨飛練掛丹梯。」讀者韙之。而四十餘年，十易主人，咸睥睨以爲難。淳熙十一年，足庵鑑公禪師既至，百廢修舉，取莫公之説斟酌之。八月己未，遂興畚鍤。池深一尋，從四百三十尺，廣半之。築隄南西，以便往來。因橋爲閘，視水漲落而閉縱焉。明年二月庚子池成，漪漣拍隄，渟瀅如拭，千巖倒景，空明相映。道俗欣嘆，見未曾有。禽魚下上，咸有喜色。師問名於雪窗張武子良臣，武子曰：「是所謂淵林錦鏡者也。」遂以「錦鏡」名，而謂余記之。

余不能習陰陽家言，然通天下一氣耳，山如人之定形，水如人之脉絡，或瀦或泄，

當適其中。池之未作也，水若建瓴，山之氣與之俱逝而不留。及其既積，則淑靈之氣，得以扶輿磅礴於兹矣。繼自今其必有卓然超徹之士，深藏若虚，出於此山，以振祖風者，豈惟利而已哉！曩嘗一再游焉，間久不雨，水僅相續，蕭索輪囷，固自不惡。惟積雨暴漲，則尤爲壯偉可觀。顧安得每每如許？及今過之，既坐亭上，徐徹三版，水則大至，怒濤迅雷，凌駕震疊，素蜺萬數，哮吼層出，真天下之奇觀也。始惟見寒莎野卉，紛駭相應，少焉，覺兩涯石壁亦爲之低昂不已。此非親至其上，深矉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莫公止謂不妨飛雪之勝，不知此池之成，關機闔開，乃大有功於瀑泉也。

足庵傳洞下心宗，精練刻苦，等慈接物，法施不吝，所向傾動緇白。數主廢刹，皆立興之。壯年嘗出力于此，以辨衆緣。晚座道場，年踰八十，適丁歉歲艱食之餘，他人支傾補壞猶懼不濟，乃於談笑間成此勝事。用錢百萬，外不以謁諸人，内不以費諸帑，傾囊倒篋，一力爲之，信有大過人者。是役也，僧德宣實相其事，妙有智思，規畫多出其手。又得信士單承亮割膏腴以補田之廢，此池益可以久矣。故併書之，以告來者云。

望春山蓬萊觀記

老與佛之學，行於世尚矣，未知孰爲輕重。然以吾鄉一境計之，僧籍至八千人，而道流不能以百，其居財十數，而佛廬至不可數。何邪？蓋嘗聞之歐陽公矣，大略以爲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趍者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浄靈僊之術，其事冥深，不可

質究。故凡佛氏之動摇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且曰：「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明之四山，去郡皆三十餘里，西有湖千頃，一山穹然秀出，此爲最近者，名曰望春。舊有靈波廟，以祠白龍。政、宣間，有陳孜者，始崇以殿，辟道院於東，俾道士馮立權奉香火。祖父少師典鄉邦，因湖之淤，請于朝而田之，歲得穀亡慮四十萬斛。父老以爲德，生立祠其中，又得道士何思遠居之，於是觀宇益興，廊廡略備。思遠澄心鍊氣，得黄老之真風，驅役鬼物，靈迹有不可掩者。嘗之京師，有運船數百千艘，欲絶淮而潮不登，爲作法於其堧，未幾潮溢，歡聲如雷，悉賴以濟。發運使以聞，勑差明州管内副道正。盗發清谿，旁郡山谷間多響應者，祖父大飭守備，郡以無恐，思遠亦有陰助，石記存焉。紹興癸卯，太守莫公將命拜章，禱雨而驗，奏移象山蓬萊觀廢額，手書扁榜以寵異之。其後主者竭力以增益前功。今知觀吴若訥繼胡志清之後，里之巨室厲氏兄弟相與出力興造，又得昝氏創岱嶽行祠於山麓，遂爲一方勝處。由歐陽公之言觀之，諸君可謂能自力而賢於其徒者矣。

某自念生晚，不逮事祖父，嘗拜祠下，冠佩儼然。幼年及識何君，猶記其道貌，能歷歷道祖父時事，使人起敬。吴嗣法於何爲孫行，廑行乃祖之法，以大其居。是爲能負荷者，故與之遊。一日來請曰：「觀之興才六十餘年，懼無以傳遠久，願記之。」應曰：「傳之久不久，正不在記，而況此骫骳之文乎？世之棟宇，有傾民力爲之，欲爲無窮之計，而驟起亟廢，幾不能以一瞬。山

顛水涯，結茅累甓，或遂化爲殊庭。自前古以至今日者，非一也。子以爲今之琳宫蘂館，據名山洞府之勝，霞冠星襹摇曳其閒者，皆固然邪？其創始之初，亦若是而已，又未必能如子之居之壯也。其浸致雄盛者，雖曰有數，亦存乎人爾。揆之世法，又何止棟宇也哉！今蓬萊之興，或作於前，或繼於後，以濟登兹。歸語子之徒，儻能念其勷勤而增葺之，則真可以無窮矣。」吴曰：「正欲記此以示來者。」遂爲之書。

天童山千佛閣記

淳熙五年，孝宗皇帝親灑宸翰，大書「太白名山」，以賜天童山景德禪寺。寺之門甚雄，敬刻雲章，尊閣其上。又於方丈專建一閣，以藏真蹟。實爲禪林盛事，前所未有也。

初，西晉永康中，沙門義興卓庵此山，有童子來給薪水，後既有衆，遂辭去，曰：「吾太白一辰，上帝以師篤於道行，遣侍左右。」因忽不見。自是始有太白天童之名。山在郡東南六十里所，太白一峯高壓千嶺，雄尊深秀，爲一郡之望。紹興初，宏智禪師正覺欲撤其寺而新之，謀於衆。有蜀僧以陰陽家言自獻，曰：「此寺所以未大顯者，山川宏大而棟宇未稱。師能爲層樓傑閣，以發越淑靈之氣，則此山之名，且將震耀於時矣。」覺深然之，乃拓舊址，謀興作，内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務極崇侈。門爲高閣，延袤兩廡，鑄千佛列其上。前爲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游是山者，初入萬松關，則青松夾道，凡三十里。雲棟雪脊，層見林表，而倒影池中。未入寶樓閣，

已非人閒世矣。中建盧舍那閣，尤爲壯麗。住山三十年，其爲久遠之計，皆絶人遠甚。後有慈航了朴，一坐亦二十年，起超諸有閣於盧舍那閣之前，複道聯屬，至今巋然相望。又大築海塗，增益歲入，由是天童不特爲四明甲刹，東南數千里亦皆推爲第一。游宦者必至，至則忘歸，歸而詫於人。聲聞四方，江湖衲子以不至爲歉。皇子魏惠憲王出鎮，一見慈航，歡若平生。暇日來游，顧瞻山林，登玲瓏，坐宿鷺，或累日不忍去，因圖以進于上。會稽郡王太師史文惠公又從容奏請，遂有四大字之賜。瑰奇絶特之觀，無以加矣。

十六年，虚庵懷敞自天台萬年來主是刹，百廢具舉，追跡二老。而千佛之閣歲久寖圮，且將弗支。猶以前人規模爲未足以稱上賜，欲從而振起，更出舊閣及前二閣之上。僉以爲難，師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國僧千光法師榮西者，奮發願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別傳之宗，若有告以天台萬年爲可依者。航海而來，以師爲歸。及還天童，西亦隨至。居歲餘，聞師有改作之意，請曰：「思報攝受之恩，糜軀所不憚，況下此者乎？吾忝國主近屬，它日歸國，當致良材以爲助。」師曰：「唯。」未幾遂歸。越二年，果致百圍之木凡若干，挾大舶泛鯨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師笑曰：「吾事濟矣。」於是鳩工度材，雲委山積。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餘則取於境内之山。始建於紹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載告畢，費緡錢二萬有奇。是歲海莊倍稔，贏穀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於人，見者樂施，以迄于成。凡爲閣七間，高爲三層，棟横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

尺，衆楹俱三十有五尺，外開三門，上爲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爲虎座，大木交貫，堅緻壯密，牢不可拔。上層又高七丈，舉千佛居之，位置面勢無不曲當。外檐三，内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繩。旅楹有閑，翬飛跂翼。周延四阿，繚以欄楯。内爲綺疏，表裏明豁。自下仰望，如見崑閬。梵唄磬鍾，半空振響。徜徉登覽，四山下瞰，河漢星斗，如在欄檻。御書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龍，護以絳綃。高出雲雨之上，真足以彈壓山川，傳示千古。善財童子大裝嚴藏，入見樓閣廣博無量，則不可知，若經行四方，室屋巨麗，殆未見其比也。某奉祠東歸，嘗往游焉。驚歎傑特，目眩神駭，過於百聞。敞請記其事，老矣學落，不能形容，姑紀大概，以表吾鄉之勝。海内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覽此則太白之景思過半矣。

虛庵道價素高，禪子向方，島夷亦聞其名而歸之。加以願力深重，才刃恢恢，巧匠瑰材，成此勝事，觀者無不欽歎。或請飾之，敞曰：「殫力竭財，幸濟登兹。行且謝去，若丹雘華飾，尚有賴於後之人云。」

安巖華嚴院記 代仲舅汪尚書

吾鄉僧刹最衆，奉川一邑凡七十有二，雪竇古道場爲冠，其次則安巖山也。林壑幽邃，非餘山比。出縣治三十里，創於唐之大曆，而廢於會昌。五季漢之乾祐，僧清聳義僊入山求卓庵之地，登高四望，投以一石，誓曰：「石所住處，吾其止焉。」既得之，曰：「此五龍之地，居此者當利見大人。」皇朝乾德，錢氏猶在吴越，聞聳之名，命住杭之靈隱，号了悟禪師，乃以此庵爲四明道

場，爾後寖爲徒弟廢壞。天聖中，有老禪伯，其名上曰居，下與泰陵廟諱同字，久住天童山。邑有汪居士湜，自號和静先生，以其好佛，里人稱爲汪長老，率信士十人，力挽師爲此來。既至，尤與居士契合，遂相與營度形勢，遷立寺基，相去二百步。有蔣宗盛施錢十萬，鑿山平址。汪君鳩合衆力，建寺宇百餘楹，殿堂宏敞，中嚴像設。康定元年，括囊山人志全爲之記，大率稱其地之勝，東接奉川，西連台嶠，南臨滄海，北倚四明。言其興造之速，則曰霜暑不再，金碧相輝。師又自作《十方遺戒》，謂永爲十方宗師説法道場。語論深切，蓋凛然可畏人也。手植松六千本，自葛隩至門約十餘里，亦有《松門記》。三碑皆居士所立，稱爲檀越主，則施財出力爲多矣。慶曆三年，賜「華嚴禪院」之額，外建玉澗、流峽、望春、濯塵四橋，中有釣臺、緑蘿、望海亭，皆爲佳境。距今百六十餘載，間有興作，支傾補壞，視舊不能有所增益。

今住持僧無盡，俗姓汪氏，實居士五世孫也。出或庵體公會下，三住名藍，來主華嚴十年矣。念居士經始之勤，益務興起。族弟智德捨俗爲僧，與之勠力。有蓬道奥山，緜亘三千畝，岡壟險絶，莽爲盗區，僻在此山之西，德之己業也。至是捨入山中，别立一庵，以謹護守。林巒映發，又一勝處。於北名馬跡開廢田八頃，又以衣盂增置三十畝，以贍塔庵。盡公既已重建僧堂、鍾樓等，比舊加壯，創爲舂碓，機輪激水，爲無窮之利，又將增廣大殿、香積。

地之廢興，固自有時。居士植福深厚，厥後族處雙谿爲大家，其興未艾，豈苟然哉！余家久與之通譜，視之猶南阮也。族

子伋與宗黨求記於余，余笑曰：嘗觀白樂天《沃洲禪院記》，謂晉宋以來白道猷始居此山，中間寖荒。大和有頭陀僧白寂然卜築，遂爲禪院。寂然謂樂天爲從叔，乞爲之記。樂天系以詞云：「道猷肇開，寂然嗣興，今日樂天又垂文兹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今安巖大刹，居士建立於前，無盡嗣興於後，又委余以記。余有從子清一，方禮盡公爲師，其於汪氏，又不止如沃洲之與白氏也。因慨然爲書之。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徑山，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絶之地，五峯巉然。中本龍湫，化爲寶所。國一禪師開山於天寶之初，特爲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爲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大丈夫事。繼之以無上，又繼之以法濟，坐鎮群魔，刃斮禪牀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於微時，故吳越絫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内翰蘇公知杭州，革爲十方，祖印悟公爲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跆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宫，高宗皇帝在德壽宫時，皆嘗游幸，就書「龍游閣」扁牓。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絫封神應德濟顯佑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黄金缾罏、祭器之賜，其盛極矣。

然而廢興有數，不可豫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翦去樗櫟，手植杉檜，不知其幾，今之參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峯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禄挻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昔而盡。異哉！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絫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峯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高下奢儉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徹而更之？顧其勢未可。兹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一新之乎？況祖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不毁，開山之菴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身。比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非暫廢而當復大興邪？」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盂爲之倡率，學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於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與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己私。開拓舊址，首於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爲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架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列諸天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以安洪鐘，下爲觀音殿，而以其東西序庋《毗盧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

廣庫堂，葺其土石，置後山巨壑中。開毗耶方丈於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菴於明月池上。爲香水海以沐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内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閲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爲大寶坊。始者蕩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絶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翬飛層疊，迥出於煙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益衆，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瞿踴躍，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大振矣。

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絶景也。爲別峯寶印賦詩，有「百萬椶松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峯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藴矣。」是時新創大閣，丹雘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目也。聰忽以書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契日攜書來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子之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於重望雄文之士，而爲此來，何其舛邪？」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隱栝其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爲盛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謂：「在杲公何足道，而循習齷齪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於興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嚮合，上資國力，廣集喜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兹。是固不可不

記以傳遠，然於師何有哉！　剏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傾于億兆，財施之廣形于千萬，視之如幻，等之於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　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贊歎有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爲然乎？

江州普照院記

余少侍先光禄自洪都舟行，順流而東，過彭蠡，望廬山開翠屏於空外，小泊南康，迫於行役，不及一至山中。歷指五老、香爐諸峯，悵望而行，猶意此生可游也。老矣，遇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圖與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也。住育王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受業普照院之詳。蓋院去湓城之東才十五里，爲邦人游樂之地。昔曇珣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至今有白鹿臺，臺下即此刹。晉義熙中，遠公與十八賢結蓮社於兹山，而於山顛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蓋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面勢殊勝。前横大江，江中桑落洲正與之對，亦爲一古刹。中更兵火，蕩爲榛墟。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結屋，而徒弟普誠與嗣子師瑞、師紹、師義、師卿相與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鍾樓、佛閣、庖湢等處，無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爲有爲功德，出而游方，以一大事爲己任。首住舒之興化，移浮山，遷投子，未幾被命來育王。時佛照光禪師自徑山乞歸，來居東堂，瑞其高弟也。既嗣法席，父子更倡迭和，相爲引重，衲子雲集。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罄衣資，度智

日、智月等十僧，使相其事，爲經久之計，增田以待雲水高人。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既廢而復大興，豈無數邪？瑞公清介孤高，而未嘗爲矯厲之行，道俗歸重，故能一坐大道場至于九年，略無魔惱。已而退居西塔，又復累歲。一日語余曰：「出本無心，住亦隨緣。拙庵既已示寂，吾將歸老於前山。山間素無碑誌，願爲之記，將歸而刻之。」噫！余既無由杖屨相從，以酬素願，縱到山中，勝具亦已無有矣。師之歸，度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爲書其始末，又重爲之憮然也。

魏塘大聖塔記

僧伽本西域人，唐龍朔中始來中國，於泗州臨淮縣信美坊乞地建標，欲爲伽藍，掘得古香積寺石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或言師頂有一穴，窒之以絮。夜去絮，則香滿一室，質明香還，復窒之。萬回異人謂觀音化身也，示寂於長安，以有靈應，遷還泗上，爲之建塔，傳于世久矣。某先祖少師年四十爲守，家傳其顯應事甚衆。陳子充大光，了齋之孫，貳卿之子，與余家有連。比任太府寺簿，余方爲郎，相與尤厚。余既投閒，而子充亦掛衣冠矣，忽以書來云：「先侍郎自紹興十二年南蘭陵解郡組，延平既無先廬，無所於歸，始謀禾興之居。僑寓魏塘大聖院六年，始得今竹橋之宅。院以大聖名，中有瑞像，靈異幾不勝書。蓋自治平、紹聖時屢發妙光，其明屬天，圖志實載之，至今水旱災疫必求於此。祖父諫議嘗因從兄默堂繪像而爲之贊，所謂『一月在天，影分萬水』者也。方寓居時，

祖妣尚無恙，洎吾二親闔門敬奉，皆所親見，久思有以崇事之。老僧清梵戒行堅潔，一夕夢僧伽欲建塔于寺中，既以實告，適符願心。自淳熙六年竭力爲之經理，歲捐百斛以爲助。今將二紀，土木之工悉已就緒。其高七層，塔心相輪以次而舉，指日可畢，願爲我記之。」余方病足，僵卧一榻，酸呻無聊，未能屬筆，隔歲而相促不已。余昔誦韓文公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魁奇」，且有「突兀三百尺」之語。東坡之詩云：「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繞淮甸。」乾道間，以假吏過泗，但有「火燒水轉掃地空」之嘆而已。盤溝小像之在吴門，人猶敬之，不謂殊特之觀乃見於此。子充疏財好施，既以輕視軒冕，不問家之有無，獨於此舉惟力是視，倡率衆施，成此勝事。三請之勤，見於羅爵之門。與世異好如許，余亦不得而辭也。

仰山太平興國禪寺記

仰山，天下之勝地也。雖未曾一至其處，讀韓昌黎之文而知山之有神，閲《傳燈》而知小釋迦之開山。二神蕭姓，釋迦之來，實有靈響。遜山爲寺，又能陰相默佑，招致檀施，以至于今。迦之道愈高，山之神益靈，山之名日以著。環袁之境，旁及四鄰之外，水旱疾疫必禱，而奉香火者尤衆。其詳又見於《孚惠二王集録》。寺興於唐會昌之元，至皇朝太宗皇帝賜以「太平興國禪寺」之額，仍賜御書，棟宇之盛，甲於江右。自迦至今，凡三十有七代矣。嘉定元年閏四月三日，不戒于火，延燔殿堂樓閣三百餘楹，盡爲煨燼。兹豈有數耶？太守寺正余

公謂一郡倚此山爲命，當有以興起之，亟捐金錢三百萬，首建法堂及二王之殿。户部尚書趙公爲建僧堂、三門，且爲之主盟。知隆興府待制趙公前後施錢亦三百萬，作佛殿。住山清公率其徒持鉢四遠，聞者樂施。不數月，佛殿、丈室、香積、廊廡盡還舊觀，而焕然一新，則大過之。嗚呼！又何其神速也。余侯以丞相之弟，平易近民，既已成民，而又能致力於神。尚書歛澤民之惠，袖活國之手，歸而燕居，助成大事。連帥又出俸餘，爲之倡率。清以一衲度寒暑，頃在净慈，孝宗知其名，召對而賜之頌，至今土木形骸，不改故時。四人者相與敬孚惠之靈神，興釋迦之名刹，一廢一興，殆不偶然。清屬予爲記，記其大概云尔。神有二祠，去寺遠者一舍，近者才五里，而寺亦祠之。釋迦諱慧寂，初來自郴。余侯名應誠，尚書名善堅，待制名希懌，清自號簡菴，余四明樓某也。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四明樓鑰大防

記

新昌縣丞廳壁記

余表弟汪履道得中丞新昌，尋前任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爲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於一邑無不當問，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父及吾兄皆嘗爲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於時。是邑雖小，思繼家聲，庀職以來，勉於所事，日不暇給。追科讞獄，凡邑之寄，大府下之縣，必屬令丞，謂之知佐，簿與尉或不與也。侵官固所不敢，敢慢官乎？求丞之職，又自有常平、雇役、經制等緡錢，動以千萬計。境內河渡水利等事固已不勝應，帥垣、部使者萃于越，會邑大夫更易，攝承久之，惟恐無尺寸自見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一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爲當然也。」余讀書莞然，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錢塘縣廳壁記

錢塘古都會，繁富甲於東南。高宗南

巡，駐蹕于兹，歷三朝五十餘年矣。民物百倍於舊，負郭二邑，事體寖重，它郡邑莫敢望。紹興二十七年，有旨錢塘、仁和比開封、祥符兩赤縣，中書擇才授任，秩滿許以陞擢，於是選任又重。仁和乃錢塘之分，故錢塘爲尤重焉。舊治在錢塘門内，尋入景靈禁籞，乃以華嚴僧坊故址爲之，在國庠之西南。邑鉅事叢，才者或病之。紹熙二年，宋君价始至，興滯撥煩，坐以無事，首作夫子廟以崇儒風，建狴獄以清囚禁。因又裒彙前任人名氏，將刻石以記。縣既甚古，蒐考史傳，自宋元嘉中劉道真至吴越羅隱凡十人，國朝張君房而下抵今凡三十九人。具載歲月，亡者缺之，使後有攷焉。君實景文公四世孫，風流未遠，儒雅飾吏，敏於從政，故其施設知所先後如此。某與君素有姻好，喜君之優於仕也，爲之記始末，而又告之曰：「壁記不可無也，然縣令去民最親，賢否不可得欺。彼卓太傅、元魯山諸公著於民心，千載猶不忘，蓋有不待碑而後傳者。君尚勉之！」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徽猷閣待制仇公悆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年，一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户部侍郎趙公子潚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兹選。

於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栝蒼，倦游念歸，遂仕于家。又閱八人，至今吴侯。侯一日謂某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怠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宇，前日支傾拄壞之不暇，今皆焕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不苟，識者多稱其賢。某既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昌國縣主簿廳壁記

昌國明之屬邑，實海中一大島也。以山經地志數家考之，唐開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析越州鄮縣置州，仍置奉化、慈溪、翁山等縣，大率多析於鄮。明今爲慶元府，鄮復爲鄞，翁山即昌國也。大曆六年三月四日，廢於袁晁之亂。故《唐書·地理志》、《元和郡國圖志》止列四縣，[1]曰鄮、奉化、慈溪、象山，而《圖志》於鄮縣云：「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東。越滅吴，請吴王居之者也。其洲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水，多麋鹿。」《圖經》：「翁山，一名翁洲。」《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皆今之縣境也。皇朝端拱二年，始爲鹽場。熙寧六年，部使者以蓬萊、安期、富都三鄉與鄞縣隔海，請置一尉，以司鬬訟盜賊事。王文公嘗爲鄞令，創縣，賜以今名。元豐元年，又割定海縣之一鄉隸焉。初以

[1] 「國」，殿本作「縣」。

邑小憚費，以尉兼簿領之職。隆興改元，海寇猖獗，郡守尚書韓公仲通奏更置武尉，而職始分。邑之未立，一尉獨尊。承平民有餘力，官舍壯麗，它邑無能及者。而簿廳始因草創，久覺弊陋，居者懼將壓焉。累政欲爲，而力不逮。慶元二年，平陽楊君既至，慨然欲一新之。既數月，公勤敏明，孚于上下，嘗試爲之圖。郡造浮梁，邑有餘材，君請得之，捐資調度，邑人相與分材效力，不勸而集。鳩工於三年初夏，落成於十月之乙未。爲廳三間，高廣加於前數尺，階與軒稱是。徙廳右之神祠于左，廊廡吏舍，一切更造。木工一千五百有奇，役夫二千，優與之直，費錢才千緡。父老争持酒幣以犒工役，喈曰：「民不告勞而輪奂如此，何其神速也。」始余官于朝，故人劉閑叟嶠雲以書來，曰：「外子楊正臣欲附計臺一試，望有以惠顧之。」已而中其選，遂登紹熙元年進士第。某也初一見而奇其貌與文，今又益知其才矣。余鄞人也，而未嘗涉海。弟聞出定川鮫門山，水天無際，風帆迅駛，窮日而後至昌國。故雖有寶陀、安期、蓬萊之勝，願游而不果。惟邑人往來，誦楊君之政，至不容口。發軔之初，臨事不苟如此，遠業殆未可量也。邑士請記其實，且曰：「楊君將去，不可以無傳。」故欣然爲書之。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郡縣丞雖不倅，然位高而偪，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余頃贅倅丹丘，問於故給事吴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於材不材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

慶元於今爲輔郡，貳車有三，分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絶境。公宇據其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重建紅蓮閣於前，運使楊公大興廳戺。然二廳皆有題名，此獨闕焉。今董君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寮頗久。樂此邦風土，復乘别駕車以來。既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勸。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錢清鹽場廳壁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爲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吴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邪？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寵，寵各爲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爲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爲三場。場基堆

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爲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户，户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侵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户。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爲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既爲之剔蠹疏源，又間爲之代税輸。三十八户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增九分有奇。廨宇建於崇寧二年，適百年矣。雖頽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鏞爲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爲屋三十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與。居民仰嘆，以爲前未有也。又嘗爲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創兩埭，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去替止三月，以書來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爲取其大概併記之，庶後來者有考云。

池州教官廳壁記

秋浦爲江左名郡，齊山、九華之勝，人物秀發，又有李太白、杜牧之遺風，庠校之興有自來矣。吾甥永嘉盧申之祖臯，力學繼世科，爲郡博士。其行也，求贈以言。申之俊而好文，進學不待勸勉。特以其少孤自立，將爲人師，慮鮮琢磨之益，大書「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以遺之。之官未幾，則聞教育有序，衿佩向風。以書來求壁記，告之曰：「余嘗客授子之鄉矣。學無止法，『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古人之言，其旨

深矣。非真知學者，自以爲足。非篤於教人者，亦不能知困。『惟斅學半』，傅説之説本以勉其君，而《學記》以爲『教學相長』，此又一説也。今之教者不待問而講説，又所從事惟舉子業，雖皆非古之道，然勵志於學，當自知其不足；用力於教，當自知其困。不足與困，子當自知之，非余所能告也。試書諸壁，以銘坐右，且將以告後來者。」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四明樓鑰大防

記

慈溪縣興修水利記

慈溪本以東漢孝子董君得名，溪今在大江之南。江之發源自越，至上亭而分，一貫邑中，一環邑前，已復合焉。縣之西北有水，出群山間，迆而東來，未至縣五里所，抵彭山而入于江。瀕江舊有閘，啓閉以時，遇霖潦則泄之，瀦其餘以備旱暵，西鄉實受其利。又通下流以入縣，水勢朝拱，映帶左右，合於陰陽家言，亦猶它山之於郡城也。昔人創邑之初，爲長溝於井市，横三縱四，其間二者如帶之垂，爲梁於上而通舟於下。堰其南而立斗門於東，呼吸江水，脉絡通貫。按其圖，大概如古澮洫之制。歲久閘廢，水無所蓄，旱則仰潮汐，乍盈易涸，民勞滋甚。縣河淺淤，菰蒲叢生，居民因侵其旁，蓺木築室，日就湮微。雨集則溢溢沈墊，已則汙穢停滀，氣壅不宣，多起癘疫。豈惟不足以供濯漑之須，年來縣一再火，延燔數百家，環拱而莫之救，病又甚焉。

邑無丞，水利之職，簿實司之，蓋有欲爲而不能遂者。會今郡侯岳公方提舉常平事，按行郡邑，首詢利病。縣人合辭有請，廼下其事，使亟圖之。主簿趙君推跡本原，慨然欲復其舊，告諭父老，訓率子弟，莫不勸趍。凡田于西者，畝出錢三百，首建閘於

彭山，先爲長隄以捍江潮。徹故閘餘址，悉以石爲之，長十有一尋，廣四尋，中闕丈有二尺，扃以層版。經始於淳熙十三年之春，秋七月訖事，費錢百六十萬，爲工五千。重築四埭，以障支流。西鄉之利既興，遂修斗門，復捐金錢爲之倡。二者皆堅緻精密，比舊基有加焉。十月初吉，又爲濬河之役。趙君譬曉明白，上下交孚，於是家自爲役，不待程督。愁霖之餘，開霽踰月，若有相之者。盡徹壅蔽，始見故道，穰剔浚治，工不告勞。河廣一丈五尺，深七尺，中間廣二丈六尺，深如之。引西流而灌之，渌波汪瀠，舟楫通濟，又可以溉邑下之田。易去横彴，增重河梁，百年舊觀，一旦復還。如人之身，氣血滯鬱，疢疹隨生。醫巧藥良，道之流通，則舉體和暢，精神自倍。耋稺雜然相賀，且曰：「自今以往，吾邑其庶幾乎！」趙君佳公子也，種學績文，以儒科自奮，天資闓敏，吏事極不苟。二役之興，皆成於同僚協謀，不掣其肘。更選里士之才而公者，以司會計，不使吏與其間。故財不蠹，民不擾，一箠不施而利興害除，可傳永久，咸請記之。

余觀古循吏剖訟解紛，功止一時，惟水利之興，則可以惠民於無窮。熙、豐閒非不務此，然而擾民之害先見，則奉行者之過也。善乎蘇潁濱之論曰：「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興事至此，蓋已甚勞。」皆切中當時之病。恭惟皇上求民之瘼如恐弗及，一以此事委之州縣，而命部使者督課之。是惟無作，作則實利及民，賞不失勞，所在厎績。由今之法良，有司奉行惟謹，而佐邑之賢又有如趙君之整辦，遲以年歲，所濟多矣。後來者尚有

以增緝之哉！趙君名汝積，字商卿，漢恭憲王之裔，熙陵八世孫也。

荆門軍義勇甲仗庫記

文武無二道，有其事則必有其備，古之義也。荆門王史君銖之爲郡也，思不忝於先烈，竭力從事，有聞於時。始至，問民疾苦，皆以財殫民貧、姦豪得志、逋逃爲孽、人不奠居爲言。君曰：「是當有以次第爲之。」汲蒙泉以釀酒，而利入日倍。墾荆榛以爲田，而曠野以闢。括隱户以增官賦，務農功以勸本業。崇飾學校，旌賞孝悌，嚴釋奠之禮，勸獎士子，以興文風，以續先參政之墜緒。鋤治豪强，修飭火政，明賞信令，以制逋卒盜賊之尤無良者。遠斥堠，教義勇，又能鑿頑石，甓通塗，增置郵傳，以便往來。謹邊鎖，絶支徑，申嚴法禁，以謹泉貨。才智有餘，而精力足以行之，諸司咸以最聞，可以少休矣。一卒以狂酲殺三人，捕得，立誅之以聞，上尤嘉歎，以爲無罪可待。威名流聞，姦宄屏迹。載念郡當荆楚之郊，倚義勇以爲重，在尺籍者四千人，顧視所用器甲之屬，名數雖具在，而積久不用，位置無法，率委於郡治廊廡，滯壓朽腐，兵氣不揚。君既親行都試，以作其勇，且曰：「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是非置之高爽之地。民居多茅茨，萬一延燔，則又將埃滅而無餘矣。」乃度基於郡之西北虚曠幾百餘丈，繚以周墻，阻以深溝。計工與材，以聞于朝。有旨下總司，斡金穀以濟其須。淳熙十五年八月庀役，不閲月告成。爲屋若干楹，廳事居中，置樓於門，兩廡翼如也。史君爲政，抑可謂知所先後。

文事武備無有不及者，足以爲保鄣矣。荆門多古迹，義勇之士服習教法，持利兵以賈勇，望當陽之長阪，其亦有慕張益德之横矛拒敵者乎？幕府翰墨之士，登斯樓也，挾清漳之通浦，倚曲阻之長洲，其亦有爲仲宣之賦者乎？史君其進之。

泰州重築捍海堰記

東南隄防，莫盛於淮東捍海之堰。堰在泰州海陵縣北一百五十里，起唐大曆中黜陟使李承。自楚之鹽城，南入揚州，綿亘通、泰之境。不惟蔽遮民田，亭竈附依，尤利鹽事。至天聖初，范文正公又宏大之，徙堰少西，以避海濤之衝。發運使張綸、轉運使胡令儀實主張是，亘一百四十三里有奇，甓其外以爲固，置兵五百人，分列五寨，專典繕修。崇、觀之後，始充它役，乃無一人守者。宣和堤決，壞田三百餘頃。紹興七年，又壞堤幾半。越二年始修成，已不如天聖之堅密。厥後提舉朱冠卿知州事，徐子寅、張子正、魏欽緒皆因壞增修，子寅又請鹽場官分視捍堰，各守其境。淳熙十三年，提舉趙鞏相海所衝曰六澤浦，甓而新之，壯於舊三倍。且栅其外十三里，更創夾堤六里於桑子河。其餘增卑培薄，悉還舊觀。

慶元二年，二邑之民又以病告，謂晏溪河東有土月堰，下臨海洋，了無塗泥爲之固護，地形就下。紹興以來四經移築，民田之墊於海者十五里，衝損海陵堰身六里餘，如皋亦壞十餘處，近益損甚。提舉王公寧覽之惻然，亟命知海陵縣陳之綱相視利害，請移入二里，重增九尺，基厚二丈九尺，面減五尺。又遣捍堰巡檢劉正志量度會計，創

立基址。計三十四里一百九十四步，用工二十八萬。公按圖察之，謂西接范公大堰，若不及今移築，則堰内之田當爲斥鹵，且將浸淫旁入，横流四出，爲害益大。亟以奏聞，且言：「水政臣職也，敢憚改作，所費雖重，撙節財用，銖積寸累，願就兹役，不敢以煩朝廷。」仍及仲春農事未興之時亟圖之。正月甲子剡上，凡再旬而得請。遂以某月某日庀役，至某月某日崇成。既訖事，再招海清兵士百人，分置五寨，興窑燒磚，以爲後日繕修之備。仍檄之綱佾幹辦公事趙不熄董其役，公亦躬爲一行。凡用若干工，費錢米若干，民大感悦，而王公不自以爲功也。告成于朝，遷一秩以寵之。

太守沈公坦走書于某曰：「捍海大堰雖跨數州，而泰之利害尤重。今日所修則全在下二邑，賴賢使者一力爲之。民既不知役，凡我同僚亦皆蒙成而無與，請記之。」某因爲之考圖經舊記而得其實，則作而言之曰：美哉，斯役也！范文正興千載之大利，苟非後之賢者相與扶持之，亦安保其不壞？自兹朝廷之上，皆如今天子之垂意，爲部使者、爲郡將，皆如王公之用心，雖至於無窮可也。某與王公嘗同朝，稔知其文章政事之絶人，試郡永嘉，實繼沈公詹事之後。泰州其子也，治辦有餘，尤爲王公所知。樂其有成，于欲以傳永久。❶某長子濬方以一尉出二公之門，故不復辭而屬筆焉。

餘姚縣海堤記

餘姚爲紹興壯縣，岸大海者八鄉，分東

❶「于欲以傳」，殿本作「欲以傳於」。

西二部，綿地一百四十餘里，舊有長隄，蔽遮民田。孝義、龍泉、雲柯三鄉沙漲土高，無風潮衝決之患。開元、東山、蘭風、梅川、上林五鄉間有闕壞，實爲民憂。其東自雲柯而北，至于上林，爲二萬八千尺。慶曆七年縣令謝景初爲之，王文公記之。今自上林以及蘭風，四萬二千餘尺，慶元二年冬知縣施君宿所築。其中有石隄四所，計五千七百尺者，又其所創建也。邑人求記於余，謝之曰：「令尹之功力固倍於前人，然前有文公之記，何敢爲第二碑？」請不已，則又曰：「文公之文不可及，姑記今日之實則可尔。」

余外祖汪公少師，宣和中嘗爲是邑，修燭溪之湖，建承宣之亭。其後伯父、從兄皆嘗爲之。婦家王氏，自尚書而下四世寓邑中，熟知海隄之爲害，而近歲尤甚。大率歲起夫六千，夫役二十日，計工一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夫力或不均，弊孔百出，故勞費如許，民力不堪。曾不足以支一歲，而又往往蕩去矣。施君始至，問民疾苦，咸以此爲大病。親往視之，詢究利害，乃得要領。選鄉豪之首公强幹爲人所信服者十五人，分地而共圖之。尉曹趙君伯感協力佽助，必欲集衆力以捍怒濤，謀久計，以蘇民瘼。承平時，提刑羅公適、知縣祕書丞牛君嘗以石爲之，今既百年，舊迹遠在海塗中，則民田之侵多矣。先因修築，搜取塗中舊石，創築二千七百尺，用工二十萬三百六十，以蔽東部之田。惟西部三塘以紹熙五年秋潮爲菑，故隄蕩盡，爲害甚酷。乃於謝家塘、王家塘、和尚塘三處度爲石隄，通計三千尺，尤當海水突怒之衝。鄉民趙明、釋子行球董其役，約費甚重，邑不足以供，列

于府、于監司，提舉常平劉公誠之深主其說，首助穀三百斛，益勉爲之。凡所陳請，率應如響。通守王君介、幹辦公事王君柄左右尤力，令得恃以展布。隄高一丈，石厚一尺爲一層，用石至三萬尺。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之士夫與其鄉人助三百萬。工力尤重，費猶未足也。茲事既成，則並海之田始盡可以無虞矣。前者惟知修築，弗思守護之策，隨補隨壞，迄無寧歲。況隄壞有漸，特人事有所未盡尔。冬而起夫，春始興役，因仍粗畢，姑以辦聞，日隳月損，無肯出力。蟻穴猶能潰隄，況秋至潮起，其壞必甚。亟科近隄民夫爲之救捺，農事方殷，青黄未接，安有財力以爲久計？今則四邑官分季臨視，廟山、三山兩寨官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隄苟有闕，即以聞於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後爲之者，豈不相萬萬哉！令猶以爲未也，謂不有以爲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而前功寖隳矣。於是又議建一莊，約爲田二千畝。始得上林海沙田二百三十餘畝，又得東山汝仇湖外之地六百八十三畝。龍泉有桐木廢湖，素不蓄水，得七百四十五畝。三者凡爲田一千六百六十八畝，皆出官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收地之遺力，俱有水源以爲灌溉。募民耕墾，假以資粮，菑畬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利以助費。又將益求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數。築倉於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省重費，民遂息肩。浮土爲千金之隄，斥鹵化膏腴之地，傳之將來，利顧不博哉！劉公又備邑人所請，奏之九重，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乞以此莊之田，依常平法不許它用，仍禁官民户之請，庶可經久。聖天子加

惠田里，諸公相與維持其説，亟下俞音，曾不淹時。令率吏民祗拜明命，刻之堅珉，以詔後人。

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水利等事，遇有急闕，趣了目前。其至誠愛民有不可解於心，而才智足以行之如施君者幾何人？施君湖之長興人，實司諫之子。司諫用不盡其才，齎志而殁。君能世其家，下車以來，百廢具興，飾以儒雅。整辦有餘，銖積寸累，以圖此舉。中間易地之行，咸恐敗於垂成。及其來歸，爲之愈力，百年之害，一日盡除。去歲它邑告歉，而此獨豐，海田幾於倍入。明效大驗，今已如此，宜乎邑人歌舞之。天下之事，害不極則利不興，若有數然。民困已甚，令以深長之思而興民庸，部使者之賢，建白甚明，聖朝勤卹民隱，遂濟登兹，非止人力也。後之人守其成規，隨力補治，雖至於無窮可也。因作爲詩章，命邑人歌之，俾勿壞。歌曰：

舜江之爲邑兮，居越之東。八鄉瀕海兮，水浴日而吞空。古有長隄兮，庯蔽遮乎一同。人力有限兮，海濤之來無窮。濤來如山兮，日相撞舂。一有闕壞兮，葦不可障而泥不可封。民將爲魚兮，良田墊于馮夷之宫。歲有勞費兮，民告于鞫凶。萬五千之緡錢兮，十二萬之民工。惟令之賢而才兮，有尉曹之和衷。築土絫石兮，折彼波臣之衝。矗如長城兮，繚如萬丈之晴虹。部使者主盟於上兮，飛章徹于九重。仰明聖之惆矜兮，朝奏而暮惟人欲之從。墾田倍于千畝兮，藏其收於廩中。禁豪民之侵漁兮，雖巧取而弗容。化斥鹵兮，土膏隆隆。變歉歲兮，爲年之豐。良耜畟畟兮，多稼芃芃。穫之積之兮，將櫛比而墉。崇歌以訊

之兮，樂石是礱。赤子相告兮，永毋忘令君之功。惟後人之勉勉兮，用心以公。視此隄之闕兮，謹爲之彌縫。念經始之囏難兮，尚圖功於厥終。

象山縣渡船記

象山爲邑，海帀三垂。《漢志》鄞有越天門山，《輿地廣記》謂即今之東門山也，唐神龍二年屬台州，廣德二年始屬于明。《元和郡縣圖志》亦言：「本漢鄞縣地，神龍元年監察御史崔皎奏，於寧海縣東界海曲中象山東麓彭姥村置縣。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二說微有不同，而《郡縣志》加詳焉。《志》實李吉甫在相位所上，吉甫嘗爲明州長史，宜得其真。今西北至慶元府水陸一百六十里，中有一渡之險。若由寧海陸行，則回遠倍之，故多以渡爲便。渡實支海，南曰陳山，去邑十五里，北曰東宿，皆潮退而行，中途少憩海口，俟潮登而後善達。舊以小舟往來，多有風濤盜劫之虞。隆興二年，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主邑簿，始創二大舟，颿檣篙櫓，器用畢備。募習於操舟者，月給之，分置二渡，以便行者。晏然如過枕席之上，❶所濟不知其幾，邑人至今歌之。某嘗侍公坐，問何以能辦，公曰：「勾稽之職，安得有力及此？偶郡委以征商事，舊例商賈以錢輸官，以十之二爲導行費。既首蠲其半以惠之，餘分給胥輩，因置鉐篅，而諭之曰：『前日公用有例，今一切不取，爾曹得百金，則以一錢寘其中。』僅二年餘，所積已多矣。因首以修朝宗碶，

❶「過」，殿本作「在」。

又助邑之敕書樓與邑庠，遂以爲此二舟。皆躬自督課，費省而工倍，人樂爲用，故能辦耳。」某爲之三歎。試吏之初，孰能用心及此？今日勳在社稷，豈苟然哉！

公去既久，寖以隳廢，而一舟先壞。間有修治，往往因陋就簡，不可支久。徹舊增新，併爲一舟，行旅不堪濡滯，而私渡出焉，未免復有覆溺者。慶元四年六月，承直郎韓君元禮爲宰，訪問疾苦，耆老首以是告。謀欲遵趙公之法而興起之，鳩工度材，即以八月先造一舟，其長七丈，廣二尋，十一月既成。又以次年之冬葺治舊舟，去朽易堅，❶色色鼎新，幾於改作，至今年二月畢工。修廣之度，視前少殺之，若什器細大，篙師名額，悉循古規。又月委官寮以次提督，用防姦弊。功就而民不知，邑士請紀其事。某以謂趙公濟川之功，未易遽及，今令尹忠憲裔孫，雍容辦治。惟此一舉，仰有以繼趙公之成績，俯有以爲一方永久之利。趙公名遂身退，卜築城中，親見其成，喜形於色，尤爲一段奇事。夫子産以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今前後邑官之賢，蓋能知爲政者。惠及斯民如此，後來者苟能垂意而不忽，二舟之利其有既乎？陳山有驛，以爲賓客行人弛擔之地，將刻石驛中，以詔後人。慨然爲直書之，以補吾里地志之闕云。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❶「去朽易」，原殘，據殿本補。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四明樓鑰大防

記

范氏復義宅記

吴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爲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豪據，爲居宇，爲場圃，僦直無幾，甚失遺意。粟無所儲，寓於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給散之勞。久復圮廢，改寘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齎志而殁。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於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主張是，復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四十八丈，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寖復舊觀。庀役於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愆于素，觀者無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爲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且刻田籍于石，以爲永久之計。

介季之柔續世科於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於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某爲記始末。某不佞，先祖少師收䘏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爲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兹。先工部欲附益之，而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爲之媿歎。是舉也，衍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祐范氏，三子鼎貴，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以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爲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其廢壞，故治平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關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爲此義事，其難如此，而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爲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顧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自力，甚者反爲蠹於其間，則文正諸公實臨之，其聞於有司。曰公元者，蓋今之族長云。

汪氏報本庵記

惟四明汪氏代有隱德，上世葬城南之俞村。某汪出也，嘗隨拜掃，裴回松下，顧

瞻後前。中有一丘隆然，奇峰遥峙，秀水縈抱磬折，面勢岡阜，非若近時積土平田，强爲丘壟，出於人力者比。氣象秀潤，真吉竁也。是爲外高祖大府君之墓。府君以才選爲吏，古君子也。終身掌法，一郡稱平。范文正公、王荆公皆以士人待之，我高祖正議先生爲之志銘，蓋積德之尤著者。是生正奉四先生，而汪氏之衣冠始於此。某生長外家，逮事外祖少師二十餘年，親見孝友之懿，奉墳墓尤謹。遇忌日必躬至墓下，爲薦羞之禮，遂爲汪氏家法。仲舅尚書恪遵先志，不敢少怠，而增潤色焉。俞村之墓，始於十二府君，其子若孫葬於左右者凡十餘所，迨今百七十餘載矣。冢舍三易，歲久易圮。仲舅投閒既久，度不可支吾，乃營基於松楸之東，輟費於伏臘之餘，鳩工兩月而告成。爲堂三間，後出一間，併爲修祀之地。前爲軒，如堂之數，可以聚族列拜。兩廡凡六楹，前又爲門及享亭。以淳熙十二年三月二日奉神座于堂之東室，宗人雖墳墓在遠，遇清明必合而祭者，凡數十人，列于其次，規畫纖悉，一一親授。以板爲障，而平其前，祀則取以陳祭器，臨事可不移而辦。下至庖湢，罔不備具。膽塋舊有田，初出於諸院，其子孫間有之。靡錢五十萬，一力爲生計凋落，視爲己業而私售者，久不能制。於是積絫細微，益以俸入，以元直取之，用供僧徒。歲仍例卷，命族人迭掌祀事。其器用則分任其責，且爲出穀以助，它日尚將益之。庵成，未有名，夢中若有告以「報本」者，公爲之怳然，遂以名之。正奉始卜葬西山，少師兄弟皆從。仲舅大爲墓阡，甲於鄉里。又以外祖母福國之先壟在奉川桃花奥，王氏既不振，亦爲買田建屋，以奉香火。

凡其先冢域，至是無所不備，可以傳遠矣。某既得歸，日侍函丈。一日顧某道始末，使記其詳，以詔子孫。惟我舅氏克振家聲，光紹前人，以燕後葉。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絶人，克勤小物，壯者有所不逮，皆可爲人子法。遂謹書之。後人能不墜少師尚書之意，汪氏之興殆未艾也。

長汀庵記

樓氏自周武王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實始得姓。後有食采於婁者，因以爲氏，或著樓焉。東京雍丘縣即杞之舊，故亦稱杞縣。樓氏以杞國爲郡，而望出東陽。雖聞吾族自婺而遷，不知所始。自某一行推而上之，至八世祖而止。惟曾叔祖二十五助教墓志云：「六世祖自婺遷於明。」是某之九世祖也，又不書其諱。明化院之西南，一山坡陁數十百畮，上世葬埋甚衆，邑人號樓太婆墓，亦不知太婆爲幾世，爲何姓。今墳墓可尋者，七世祖大録葬白水雷家隩。六世祖二評事葬太婆墓山之中，劉夫人葬於西偏，相去數十步，徐夫人葬明化側平地，蓋祖宅之後也。高祖十八正議及陳氏和義郡、朱氏歷陽郡二夫人，曾祖三金紫、永嘉郡夫人翁氏，葬龍潭。先祖三少師兩守鄉郡，首尾五年，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塋下，鄉里以爲榮。少師教授兖州時，祖妣秦國夫人馮氏蚤喪，葬南山。再娶魏國夫人馮氏，先卒，得地於報國山之左，今爲仁濟院。作三穴，以右穴葬魏國，少師親寫「馮令人藏」，扁榜猶存。約它日自居中穴，而遷秦國於左。晚歲有閩人上官仲

恩獻金鍾山圖，得於舒氏，尤喜之。知平江日，病中語諸父曰：「我死當葬金鍾。」比薨，二夫人葬已久，金鍾墓域頗狹，至今三墳相去或二十里而遠。初營葬時，四山皆願求售，仲恩亦勸之。五伯父曰：「人其謂我家乘勢并包，非先志也。」仲恩歎服，且曰：「弟三虎山不可不買，可以爲庵。」其實庵後亦一穴也。少師龍虎二山皆平正如畫，至江而止。龍山之前俯臨沙洲，相傳下有金鍾，曾見光景，今神龍居之，亦聖迹也。俗謂江水一段爲一汀，近金鍾一汀最長，彌勒每浴其中，號長汀子，故地名「金鍾」，而庵名「長汀」。少師薨於宣和五年，至七年歲在丙午而葬，今且八十年矣。

先君銀青卜壽穴於庵之後，荷諸院相從。嘗買鄰山以葬亡弟錧，壽穴正在兩山之間，坐艮向坤，面勢環擁，下直金鍾之洲。前有一峯，錢令公葬其下，號令公尖。爲山五重，惟此峯中立深秀，正與之對。自它處視之，俱不如也。先君以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仲兄嚴州郡治，以次年九月二十日大葬庵之右屋，適在其前。雖不礙前山，而神道門起於谿次，不能相望，爲曲徑以入。是時以仲兄繼亡，無力改造。先妣年已七十有四，亦不敢輕動，因仍幾二紀。嘉泰四年正月九日，先妣不幸棄諸孤，荒迷哀苦之餘，卜以臘月八日丙申襄事。謀之群從，銜哀負土，決意先期移建冢舍。以八十年左支右吾之屋，撤而新之，舊木之可用者十無二三。又遷基于左，半在田間，築疊尤費工力。幸及大事之前粗畢工役，爲屋三十餘間，造石橋三所。材良工緻，庶幾可久。於是始得神道坦平，墓與門直，列植檜，移置石獸等，平揖前山，氣象愈偉。少

伸兄弟夙昔志願，皆祖考陰祐之賜，宗族相成之力也。祖塋松行有干霄合抱之材，然侵耕者多，亦有枯瘁。稍正疆界，又補其闕。别爲屋數楹於外，以爲廥廩。

是役也，雖出於一力，而事實關於諸院。已戒僧徒日謹焚修，以資冥福。若群從及子弟掃松沿幹而至者，自當館穀於此。如挈家寓處，或封寄什器，必至觸汙冢舍，非奉先之本旨。自此幸毋啓此意，亦宜相與戒飭僕使，一竹一木，毋容侵犯，斯有可傳之望。前輩言子孫以仕宦不能自守墳墓，而使人代之，故守墓之人不可待以奴隸，而況庵僧乎？此庵始建，僧希亮主之，三十五年傳其弟子本權，權住三十年又傳妙悟。才三易人，俱善於其事，後來者宜善待之。

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某預考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爲多。竣事，某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某尋丞司宗，方以同寮爲幸，而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無不傷盡。送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闊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某既投閒，明年閲《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召命。同朝五年，寖登館學，上著庭，攝考功，時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來

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其嘗名薦書，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百卷寘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後知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學日盛，爲不亡矣。

子思之論《易》，專究心於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説，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鑑》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過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没也。五年七月癸亥，考功涕泣而謂某曰：「先君子之葬，兄弟尚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生爲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與其家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終」之義豈云小哉！近方爲金華季氏爲《古文孝經詳説後序》，因論古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爲之言曰：「聖人一經，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人之於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作此一經，正欲人之有終也。自天子以至庶人，孝之大小，固自不同。於此復言若孝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者，此則無貴賤之别，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末篇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夫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足手，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簀一

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某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云。」某老退學落，加以病餘，輒拾前説，以慰孝思之切，惟昆仲勉之。

碑

聚奎堂碑

兵部尚書趙師羼謂臣某曰：「淳熙初年，龍集乙未，高宗在德壽宮，先臣和州防禦使贈少師伯驌久被眷顧。師羼由鎖應賜進士出身，德壽喜甚，謂其有子。賜金更新所居，增創一樓，以『榮桂』書其榜。蓋摭孝宗聖製《聞喜宴》詩『桂林争占一枝榮』之句而寵之。慶元改元，師羼卜築吳門之書錦坊，闢堂曰『聚奎』，奉先世前後所藏真蹟。匪惟侈雲漢昭回之盛，抑取竇儼所謂『五星聚奎，天下太平』之義。絫聖崇儒右文，高視千古，蓋天人之符應也。主上誤加獎拔，寖塵禁近。嘗因奏對，以宸翰爲請，上首肯再三。嘉定二年冬，起家長武部，兼天府。明年正月，見于便殿，昧死申言，上又許之。七月甲寅，中使宣諭，拜三大字之賜。未幾，又錫三扁，曰『宗表』，曰『玉輝』，曰『與閑』。鋟鏤髹飾，皆出尚方，恍然從天而下。周章踧踖，感激自誓，思所報稱。移刊樂石，願有以記之。」

臣辭不獲，竊考所元，蓋非一日。國家親睦九族，恩禮兼備，神明之胄緐衍盛大。教養既至，人才輩出。獻詞章，躬課試，承平百年，史不絶書。崇國公世恬好學績文，

有聲前朝。徽皇命翰林學士承旨鄭居中爲志銘，知淮陽軍米芾書丹。其子開府儀同三司嘉國公令畯及從蘇軾、黄庭堅游，刻而龕諸睦親北宅之壁間。嘉國之子通判泰州子笈陪從康邸，最膺顧遇，又見芾所書而愛之。紹興間既得墨本，訪求其後。伯驌與兄浙西路兵馬鈐轄伯駒方賚員筦庫，以近臣召薦，待以家人禮。念其孤露自立，厚加撫勞，勉以温習。賜第都城，俾日趨中禁圖書之府，曰：「於此可觀人間未見之書。」少師老成詳練，歷記舊事，盡瘁職守，褒賞相仍。博洽醖藉，歌詩聲畫，取法晉唐，游戲丹青，深造其妙。德壽怡神物表，密侍清燕，預翰墨之選，直廬邃嚴，且給珍膳。名畫法書，鼎彝款識，攷訂商略，從容畢景，肆筆成書。楷法行草，分賚稠疊。王粲《登樓》及謝莊《月賦》則全而書之，二王、懷素帖則倣而臨之。合作逼真，以少師鑑裁精審，猶不能辨。又雜取唐宋名賢佳句，形諸幅箋、便面者踰十數。持憲近畿，孝宗出内帑緡錢萬嚴飾天慶觀，親札丁寧，示弗勤民之意。神毫睿藻，數以賜焉。廼今奎畫申敚，于以承二祖之休，于以奬聲績之楙。三朝寶墨，萃于私室，光華絢爛，衣被草木，有歷劫贊揚所不能盡者，而臣何足以知此？

雖然，蓋可稽焉。堂以「玉輝」名，則取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之語。樓以「與閑」名，則取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分付與閑人」之詩。而「宗表」之褒，實用唐宰相李勉故事。聖意攸屬，昭然著見。復揭「榮桂」舊題於便坐，植叢桂以環之。始乾道間遴選聘使，擢少師爲副，別授國書議事。虜知其爲宗老，相與歎服。以爲備待時之説歸報，蓋久而後益信。師羃稔承

家訓，力沮開禧用兵之議，以是不合而去。聖化更新，復登邇聯，委寄益隆，俯俞忱請，則所以蒙被簡記者有自來矣。惟昔君臣際會，一字之褒，踰於華衮。今少師父子才美世濟，爲趙氏祭酒，帝筆之儲，盈溢巾衍。有傳家之寶，無登床之嫌。六丁豐隆，呵禁護持，昭示將來，以永無斁。爲子若孫，顧瞻豐碑，齊莊歛袵，仰聖作之淵懿，知忠厚之積纍，盡萬物而不足報，可不勉諸！臣衰頽無庸，方期謝事，跂望斯堂，無由一拜於其下。敢述始末，而爲之詩曰：

煌煌聖朝，親睦九族。有制有恩，克保世禄。信厚振振，麟趾之時。才學自奮，見于設施。於穆少師，相逢盛際。受知高皇，蚤被簡記。源流有來，元祐名臣。賜對入侍，禮如家人。博洽醞藉，翰墨之選。帝筆昭回，溢于巾衍。賜第崇成，有子策名。廼書榮桂，表于家庭。阜陵掄才，輶軒載牽。出奉六條，申畀一札。子克負荷，致身文昌。四尹神皐，如漢趙張。卜築姑蘇，有嚴尊閣。户册狎斿，增賁丘壑。奎壁之光，聚于吾門。顧瞻斯堂，庸侈上恩。是父是子，並膺殊眷。非止爲榮，于以示勸。生子生孫，其報伊何？忠孝一心，永矢弗磨。

王節愍公忠肅廟碑

嘉定四年某月某日，詔爲故樞密節愍王公立廟，賜額「忠肅」，某年某月某日廟成。惟公建炎、紹興閒五使不測之虜，卒執節以死，忠烈顯著，人户知之。大臣欲專和戎之功，不以實聞，故卹典多闕。至孝宗皇帝聞之，始特官其三孫：曰杞、曰枏、曰機。開禧權臣横挑氊裘，三邊俱震，始復求專對

之才，以通好于虜。栟捐軀徇國，爲人所難。母夫人又以節愍之事勉之，張旝三往，終定信誓。祖孫相望，勳在社稷，可謂無負三槐之家風矣。紹熙元年，謚公「節愍」。栟既奏功，擢帥合肥，尋尹天邑。請于朝，求爲乃祖立廟。於是天子嘉歎，且曰：「爾祖葬吴郡，其廟於城中。」栟拜稽首，退而營求。會提點刑獄陳芾攝府事，爲度基於郡之北真慶坊。地周百三十丈有奇，闢門三楹，旁翼二挾以入兩廡，中爲寢堂，敞以高軒，肖公之像，以安康郡夫人陳氏配。命服如禮，鼎俎具列，深邃崇嚴。既足以揭虔妥靈，又啓旁舍以處道流，買田續食，使永香火之奉，可謂備矣。少卿以新廟成，不可無紀，命某碑之。某嘗銘公之隧，若平生大節與夫勤勞機辯之詳，既屢書之，茲不復列。獨著立廟之本末，以詔後世。竊觀昌黎韓公爲廟碑者三：曰烏氏、曰田氏、曰袁氏。烏以重嗣，❶田以弘正，袁以滋，皆以子至將相，寵及上世，非自以功業而得廟食也。以死節而得祀者，莫盛於張巡、許遠之廟。而兩家子弟才智下，後無聞焉。惟節愍公上承三槐之盛，以忠義自奮，風烈昭灼，膺此廟食之寵，尸而祝之。子以死孝而歸其骸，孫又以探虎穴而就功名。既不忝其先，而又增大之，王氏之廟其最優乎？因爲之歌詩，以侑四時之享云：

公之生兮不辰，投大艱兮期殉以身。掉三寸兮驚嚴宸，起布衣兮立登從臣。痛二聖兮蒙塵，出萬死兮氣益振。得要領兮折殊鄰，辯懸河兮機若神。數往反兮就和親，功既高兮遭厄屯。握漢節兮死朝紳，地

❶「嗣」，當作「胤」，此避宋太祖趙匡胤諱改。

震裂兮天霾昏。祀于河間兮秋復春，紹祖烈兮世有人。始雖屈兮終獲伸，墓于山兮祠于城之闉。依琳宇兮輪奂一新，肖公之像兮凛然如存。芳菲菲兮薦苾芬，洋洋在上兮傷不見而不聞。公其訴上帝兮叫九閽，或爲鬼以厲賊兮如張巡。九原有知兮焕絲綸，享廟食兮報君恩，佑爾後人兮傳無垠。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四明樓鑰大防

啓

謝發解啓

決戰文場，喜鏖大敵；策勳計版，幸綴群英。心既歉然，顔之厚矣。竊以真主嗣臨於萬國，宸心經略於中原。正紫髯將軍撫劒之秋，豈白面書生皷篋之日？然用武必有文備，當修德以來遠人。況一士可以止百萬之師，寸舌可以賢五千之騎。搴旗斬將者特匹夫之勇，敦詩閲禮者乃元帥之資。丁字徒知，固難處强弓之右；毛錐可用，當争雄大劒之間。得奇才自足有爲，用真儒必將無敵。爰命郡國選脩潔之士，且使鄉遂獻賢能之書。廣數路以取人材，詔直言以增士氣。將取布韋之賤，以爲將相之儲。草萊期王佐之才，畎畝任天下之重。坐使有志之男子，羞爲無用之塵言。附鳳翼而攀龍鱗，咸起功名之願；擢犀角而拔象齒，始膺藻鑑之求。如某者賦性棗昏，受材樗散。幸家聲之未遠，冀世業之永傳。誓收黄卷之功，益振青箱之學。十載空隨於舉子，一言未售於有司。良弓之子必爲箕，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欣逢不諱之朝，深惜難逢之會。一皷作氣，已爲勝敵之謀；三年不鳴，期遂驚人之舉。及奏功於里選，僅厠迹於行間。雖叨鶚薦之書，猶愧鵬飛之化。沙礫已甘於

在後，駑駘敢望於争先？静惟賤士之拔茅，實賴大人之推轂。兹蓋伏遇某官才高今古，名壓縉紳。久居喉舌之司，卧治股肱之郡。愛民如子，惟忠厚以持心；遇事生風，信精神之滿腹。天子思大夫之國器，布衣求吏部之門生。遂使庸愚，亦與掄擇。某敢不益嚴筆陣，力淬詞鋒？敵無畏於萬人，霸當成於一戰。鵰在秋天之外，已借高風；魚掀春浪之中，更資餘澤。

謝省闈主文啓

薄技中程，豈謂單辭之誤；上恩從厚，猶霑末第之榮。靖言僥倖之由，實自生成之力。德無所報，感不知言。竊惟選舉之公，本朝爲盛；科條之備，今日尤嚴。凡群試於有司，當首遵於成法。未問詞章之工拙，先觀品式之從違。苟有一毫之差，必爲終篇之累。惟時公諱，尤異常規。雖在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爲臣子，當明滸勢秉機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以備入門之問。儻律度之不中，宜衡鑑之弗容。自非詞華驚絶代之工，議論如古人之正，又安得特加拔拭，曲賜甄收？既寬司敗之誅，仍玷主文之選。如某者伶俜無取，坎壈數奇。猥承簪紱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世，而不書鴈塔者幾數十年。幸兄弟之聯飛，喜門庭之少振。願修世學，益大家聲。濫由鄉老之書，來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後期；窮鬼爲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猶有不學之愧；書馬與尾而四者，尚懷譴死之憂。矧明見於條章，乃自爲於鹵莽。深慮布韋之賤，不勝鈇鉞之

誅。敢謂巨公，曲成孤迹。略去片言之失，力收一日之長。委墮甑於道中，已甘絶望；取焦桐於爨下，實賴知音。既援例於先朝，遂飛章於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於錦標，然固已寵踰於華衮。三神山上，人憐不及於鼇頭；千佛經中，自愧得陪於驥尾。退量叨冒，良有寅緣。兹蓋伏遇某官正始名流，開元故老。公車讜議，與秋霜烈日以争嚴；召馹重來，快鳳凰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盟蘭省之中。凡屬品題，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録，盡收天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爲，尤費筆端之造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某敢不痛自激昂，益加詳謹。對千人而不犯，願尚友於先儒；號一莊而復荒，肯下同於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試棘闈，復售綴文之技；庀司槐市，誤叨分教之官。慙無黄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望表，愧溢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皆立，王化尤先。僖公能修泮宫，致一時稱其多士；子産不毁鄉校，蓋千載以爲美談。在西漢、李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衮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而爲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亦必崇鄉黨以厲賢。惟我皇家，歷參古制。開學宫於四海，延師席於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攷之經以察其識，命之賦以觀其材。人寡鑑精，禮優選遴。欲中有司之意，必兼舉子之長。如某者術業

空疎，詞章觳觫。受過庭之教，敢言康鼎之解頤；❶習雕蟲之工，難及温生之叉手。比幸登名於蘭省，夫何困迹於銓曹。念舊學之未蕪，幾此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斂板趍風，咸望非常之遇。顧如孱質，乃與英游。方期六鷁之退飛，敢謂雙鵰之連中？獲離場屋之餘習，復逃州縣之徒勞。載惟永嘉，實名東浙。鰲頭屢占，在紛紛白袍之間；黌舍宏開，無青青子衿之廢。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爲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念得寵之過優，復去家之不遠。無非僥倖，端有夤緣。兹蓋伏遇某官旋斡化權，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於真宰，危蹤尤累於洪鈞。久憐書馬之愆，欲收置於門下；兹試不龜之藥，偶獲與於選中。亟畀除書，實由大造。某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何知於善誘；教然後知困，顧敢忘於自强？庶上副於眷知，以少圖於報效。

回交代李教授啓 冰 以下十五首，温州教授任内。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鱣堂之選，猥繼後塵。荷委貺之荐臨，媿馳緘之已後。共惟某官性天夷曠，才地高明。筆陣推鋒，得雋膠庠之彦；儒林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欲出我門下。倚聞嚴召，徑挹超除。某託契已深，承顏不遠。此非子坐，正慙温故之稱；必有我師，

❶「康鼎」，此避宋太祖諱改「匡」爲「康」。

全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太博啓 信

賓興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摳衣之便。撫躬喜甚，剡牘先之。恭惟某官賦軋兩都，名高六館。文章換桂，❶再登俊造之科；閶闔排雲，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於細氈，褒語寵踰於華衮。先生入太學，方將育天下之英材；廣文獨冷官，何乃爲諸侯之賓客？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雖覺三山之暫遠；雲垂鵬翼，會看萬里之横飛。某少欲傳家，長而懵學。開門覓句，初無齏臼之稱；仰屋著書，空有醬瓿之誚。頃藉鶚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沾於膏馥，要當力踵於步趨。既非中行待我以衆人，方謹舊恩之報；如使西河疑女於夫子，難逃良友之譏。

通太守曾吏部啓 逮

恭審疏寵宸庭，承流侯服。凡居庇幬，罔不欣愉。竊惟左浙之奥區，獨以永嘉爲名郡。人才秀發，接王謝之風流；地望雄尊，控甌粤之衝要。海物惟錯，生齒日繁。屬歲事之多虞，致天災之代有。颶風駕浪，萬衆爲魚。烈火焚廬，一昔而燼。八潦七旱，田野無以爲生；九牧十羊，吏民疲於奔命。闔境告病，淵衷顧憂。正藉虞升卿，爲開錯節；不有龔渤海，誰治亂繩？既入奏

❶「换」，殿本作「攀」。

於明光，諒疾驅於逵道。恭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烋。學自得於家傳，美蓋由於世濟。矧惟我宋衣冠之盛，無如曾氏閥閱之高。閩嶠勳名，藹相門之清議；南豐術業，擅昭代之詞宗。未若于門，卓稱江左。弟兄輝映，競馳雲閒日下之名；門户熾蕃，遂爲澤底崗頭之族。顧如偉望，立上要津。早瞻使者之星，來近長安之日。握蘭密勿，銓衡無同滯之嗟；聽棘平反，囹圄有屢空之效。暫從均逸，亟畀于蕃。將使官府復見於太平，閭里盡銷於愁嘆。報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聽三公之拜。某學不知道，才非瘉人。偶霑末第之名，濫作諸侯之客。敢圖會遇，獲事賢明。歡寒士之顔，願託千閒之厦；順下風而請，敬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啓 濟

恭審榮膺宸誥，起鎮侯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之舊；左符共理，暫爲滄海之行。先聲所加，衆聽皆聳。恭惟某官學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之相，凛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夫於百世之下。韜藏既久，聞望益高。獨由直道以致身，自結九重之知己。紬書東觀，徑躋瀛州學士之聯；典奏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樣。上方修明號令，皷舞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體；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俾代予言，仍參内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於常、楊；近詔誥自爲之文，端欲上規於姚、姒。還直螭坳之秘，進趍鷄戟之嚴。更藉剛方

之資，爲專封駮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於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於去國。坐令時論之推重，惜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之樂。惟永嘉之古郡，寔東浙之奥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出守，肯爲顔步兵之詩；五馬自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愛；阿連客授，尚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之來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於韜略；道傳伊洛，尤仰賴於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邇，豈容皂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某學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厠迹，自憐書馬之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贅。敢恨八年之家食，第慙多士之主盟。好爲人師，真成不韙。此非子坐，日懼弗堪。仰千騎之鼎來，幸二天之在望。飛鴻遵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獨喜魯侯之戾止。

通邵通判啓 範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官冷，幸依芘蔭之餘。念行遂於趍凫，顧敢稽於饋鯉？恭惟某官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井有條而不紊；遇諸盤錯，恢恢游刃以有餘。矧是永嘉，甲于東浙。地望控甌閩之要，人才承王謝之流。正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撫摩彫瘵，振起教條。稔聞五月之政成，盡出貳車之力贊。少舒驥足，不妨風月之平分；入簉鵷行，會見雲霄之獨步。某才非適用，學不知方。雖記問以尚疎，在淵源而何有？謬司芹泮，偶及

瓜時。樂英才而教之，固知非據；事大夫之賢者，尤得所依。

通趙通判啓 公侃

題仲舉之輿，凜先聲於海嶠；開馬融之帳，竊大庇於雲天。仰德既深，遡風知幸。恭惟某官派分銀漢，秀挺瓊枝。撑腸富萬卷之書，落筆掃千人之陣。儒科振藻，仕路蜚英。排錯節於笑談，破大觚於俄頃。歌合江之桃李，邑人猶見於去思；依上幕之芙蓉，府主但聞於坐嘯。眷茲名郡，密邇行都。屬頻年有饑饉之災，況比屋被焚漂之酷。公私窘匱，民吏彷徨。方欣郡政之一新，更喜治中之鼎至。湖樓風月，豈惟景物之平分；春草池塘，會見精神之頓改。來播海沂之詠，佇歸禁闥之班。某才不及中，學非語上。淵源無自，敢謂好爲人師；教導未明，政恐此非子坐。不圖幸會，獲在帡幪。闔境傾心，想望貳車之風采；冷官修敬，預通記室之姓名。

回錢録參啓 佖

久矣向風，恨無半面之雅；茲焉聯事，幸逢三語之英。拜履非遥，捫心知慰。恭惟某官清姿冰潔，奥學淵深。玉斝瓊彝，壓倒千人之筆；牙籤緗帙，讀殘萬卷之書。淮山小試於梅仙，海嶠更煩於阮掾。獄市無擾，求賦池塘春草之詩；❶兄弟聯飛，行繼鵬鶚秋天之武。某家傳雖久，客授何堪。喜聞都騎之來，遂竊靈河之潤。朋緘委貺，

❶「求」，殿本作「長」

驚珠璧之暗投；短牘陳誠，愧瑤琚之匪報。

回瑞安胡縣丞啓

一行作吏，敢興獨冷之嗟；再轉爲丞，喜見真清之彦。高詞先辱，謙德有光。伏惟某官澤底名家，雲閒妙譽。仕途詳練，兩淹黄綬之司；薦口瀾翻，果上金閨之籍。謂宜闊步，徑登要津。稱雨道晴，又聽下邳之論事；哦松掃竹，不妨藍水之風流。預想登仙，由兹假道。某宦游無取，客授何堪。騎氣方來，將快争先之覩；緘書敬遣，少陳未見之心。

回陳司户啓 僖

芹宫客授，慙博士之不治；槐笏宦游，喜參軍之稱絶。聞風久矣，拜賜驩然。某官理窟精深，詞源淵奧。早射廣庭之策，合窺藏室之書。誰謂偏州，乃淹賢掾。俸錢寡狹，固非京兆念珠曹；吏事精明，共看琰之霹靂手。高才如許，迅召何疑？某行遂同寅，庶幾承教。日俟入疆之告，忽驚將命之臨。廣文冷官，雖有聲名而何用；孟公尺牘，但知藏去以爲榮。❶

回前寧海沈主簿啓 興傑　沈在秦師垣館下登弟，後駮放不復仕。

竊伏海隅，久厭斗南之譽；宦游仙里，屢聞月旦之評。首勤車騎之臨門，更有文書之銜袖。勞謙過矣，自視缺然。某官涵

❶「去」，殿本作「弆」。「去」爲「弆」之古字。

泳聖涯，翱翔藝苑。振三都之鼓吹，韻五典之笙簧。漢閤招賢，貴人欲出我門下；堯堦賜第，天子謂入吾選中。一官猶恨於棲鸞，萬里忽嗟於退鷁。雖當邪正初分之日，乃有疑似難明之人。顧得喪苟無愧心，雖聖賢未免流議。沮魯如臧氏之子，能使予不遇哉；於齊主侍人瘠環，好事者爲之也。科第空傳於拾芥，功名高視於浮雲。收還四海之虚聲，自作一鄉之善士。尋伊洛之故步，窮洙泗之遺經。仰屋著書，期立言以俟君子；閉門覓句，推殘膏以丐後人。坐歷十年，事更幾變。沈舟而閲千帆之過，剪翮而看百鳥之翔。公論自明，識者增嘆。紛紛餘子，蠅營雖見於復還；落落高懷，馬喪安知其非福。然而休期難再，大器晚成。毋忘結綬之心，當起據鞍之志。某晚生無似，客授何堪。久懷望履之私，未遂升堂之快。掩關却掃，素欽静退之風；忘年定交，猥及庸虚之子。焉有瓊瑶之爲報，但驚珠璧之暗投。誦廣文官冷之詩，喜遇同襟之客；讀東陽郊居之賦，會求撫掌之歡。

回永嘉徐主簿啓 總

孺子名高，方屈臨於簿領；廣文官冷，乃先辱於緘縢。摛詞粲然，爲禮過矣。伏惟某官學耽八素，識洞九流。提筆以赴文場，前無堅敵；彯纓而遊帝所，自致巍科。精金百鍊而愈剛，良玉三獻而後售。宜在瀛洲之選，往觀藏室之書。俯就鸞棲，尚淹鵬運。高士不爲主簿，雖曰徒勞；君子不卑小官，何妨行志？會聞妙擢，徑上要津。某晚出無聞，散材焉用。黄卷自樂，豈敢好爲人師；絳帳方開，正恐此非子坐。獨幸

佳郡，素多賢僚。康衡鼎來，可共説詩之樂；鑿齒一詣，便勝讀書之功。

回瑞安林主簿啓

宦游伊始，方淹枳棘之棲；客授無堪，徒媿蒹葭之倚。先聲竦甚，華翰先之。伏惟某官人物粹夷，天資爽邁。賫甘棠之笏，自有家風；讀牙籤之書，盡傳世學。小試勾稽之職，倚看趣召之行。某久矣聞名，兹焉同事。高士爲主簿，固知公議之未平；廣文獨冷官，但喜跧蹤之有託。

回平陽李縣尉啓 焕

登漢庭之第，猥繼英游；訪吴市之仙，更逢隱吏。方謹先聲之伺，遽勤華翰之頒。恭惟某官學有本原，辭無枝葉。論議醇正，所得蓋自於名儒；氣貌粹温，不問已知其長者。騰踔合登於要路，酸寒乃就於尉曹。不容警捕之淹，會膺召對之寵。某家傳雖久，客授何堪。逢君子之僚，已伸素願；篤年家之好，尤激義風。

回郡庠職事啓

冷官無取，豈敢好爲人師；佳士有聞，不當列於弟子。伏惟某人性天俊茂，才地高明。玉畢瓊枉，壓倒千人之筆；牙籤錦帙，讀殘萬卷之書。三年已見於驚人，一第何足以慁子。倚觀奮發，自致功名。某久矣聞風，欣於識面。辱貽書之加寵，歎陳義之甚高。喜荷之私，敷宣罔既。

通交代徐教授啓嘉言

讀鴈塔之題，久欽聞望；典鱣堂之教，獲與交承。既慙揚粃之在前，敢俟及瓜而受代。通名伊始，修好在兹。恭惟某官學造聖涯，文高藝苑。評彼處士，孺子宜當爲先；求之古人，有功未見其比。能似鼻祖，今惟耳孫。既已飛英聲於千佛經中，固宜追俊游於三神山上。何爲歷歲，始就泠官？惟此邦餘王謝之風，而多士知伊洛之學。正有資於模範，俾益究於淵源。君子之育英才，是誠所樂；諸公之登臺省，會見同升。某夙昧家傳，偶叨客授。望親庭於咫尺，較吏考之毫釐。日冀先聲，得遂歸歟之志；願瞻清峙，用寬仰止之心。

謝除删定官啓

投誠恩地，倍煩大冶之陶鎔；定法清朝，俾與有司之筆削。密附聲光之末，親承約束之嚴。榮喜交深，凌兢罙甚。竊以國家備百王之制，章程垂萬世之規。小紀大綱，秩然有序。奇請它比，或以滋彰。肆當核實之朝，爰舉久虚之典。宏開書局，共議邦條。上勤元老之尊，坐總群言之首。假删《詩》定《書》之目，以名其官；凡摩研編削之流，可知其選。豈容濫吹，有玷知音。如某者才不適時，資非近道。雕蟲何取，謾成童子之虚聲；書馬有愆，幾作詞場之奇祟。敢歎十年之不調，但知三省以加工。德之不脩，學方圖於爲己；斯未能信，仕豈專於爲貧。乃因客授之行，益究家傳之旨。

力考淵源之所自，務求斆學之半功。抱素志以自憐，庶此生之不苟。竟緣色養，來叩化鈞。璞三獻而孰知，鼠五技而成拙。屬正人之登用，矜寒士之滯留。謂當在藥籠中，必欲出我門下。誦佳句於百僚之上，有味其言；持長綆於千仞之艱，不遺餘力。卒令弱質，亦入化爐。雖知隔仙府之幾塵，猶使及天朝之速化。適承人乏，獲厠英游。自爲之謀，不過於此。兹蓋恭遇某官主盟公道，厚禮人材。翊贊九重，不顯彌綸之用；精白一意，曾何適莫之容。然無私乃能成私，惟不德是以有德。如弟兄之不振，荷造化之特深。之遴顯以文，之亨著以功，敢言競爽；公山用於前，正禮擢於後，實出殊私。某敢不益勵廉隅，進修職業？舉數事以塞詔，何敢自欺；慕國士以報恩，豈容弗勉。

回詹狀元啓 騤

清禁傳呼，喜聞第一之選；長牋委貺，更驚駢四之工。恭惟某官學富三冬，才優六館。馳雋聲於藝苑，承一門詩禮之傳；奉大對於昕庭，爲四海英雄之冠。賢關增氣，里社重輝。盍從臺閣以問津，會見功名之發軔。某頃由殿幕，先揖辭華。待尼父於季孟之閒，愧文衡之非據；舉公孫爲賢良之首，仰天鑑之獨高。敢意謙撝，反爲巽謝。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啓 彦穎 以下九首，通判台州任内。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

適在帥垣之下。依仁有自，稟令無譁。敢修大府之恭，庸効小夫之智。恭惟某官爽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生不欺之心，爲古人有用之學。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去非可麾；卓爾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詞色不以假人，毁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於人主，下以此服於衆心。久爲朝夕論思之臣，遂登夙夜宥密之任。進參政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於儒素；若其酬應之確，了無間於戚疏。苟曰才能，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應意消。故國是不容動摇，而朝列爲之肅靖。坐鎮雅俗，遠追謝安石之賢；共致太平，咸望楊公權之相。既明且哲，善始以終。出殿大邦，寵分祕殿。七州訟理，民亡恨於田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於湖山之外。雖少留於蓬島，曾不遠於長安。會聞袞繡之歸，亟正鈞衡之拜。某登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顧何知於八律；兼官玉牒，曾弗措於一辭。叨陪典領之嚴，倍費生成之造。會聞半刺，許置外員。幸下考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安得此行？望故里以非遥，奉安輿而在即。獲承菽水之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丞而增愧；登龍未遂，尚須假事以有行。愛日方舒，寒威將勁。願爲宗祊之重，益精茵鼎之調。

通吴給事啓 帯

甘泉宿望，久懷睎驥之誠；别乘贅員，喜有登龍之便。敢修柔削，以代先游。恭惟某官命世偉人，爽邦哲匠。才雄萬夫，而持之以正；名滿四海，而取之甚廉。出入

兩朝，周旋三紀。選部賴典銓之鑑，瑣闈高批勑之風。劇寄屢分，外庸尤著。侯邦訟理，民舉安於田里之間；帥閫令行，人自得於湖山之外。掃蠹原而略盡，清狡穴以一空。不惟所去以見思，抑使所居之官大。乃守東山之志，屢賡彭澤之辭。均逸祠庭，猶俾斯人之有望；告歸神武，直將與世以相忘。容與千巖之中，傲睨群物之表。凡煙霞勝絶之地，皆杖屨經行之區。下流水而上青山，固知自適；身赤城而名絳闕，豈得長閑。況資元老之壯猶，將任舊人而共政。丘壑皋、夔，衣冠巢、許，民具爾瞻；股肱蕭、曹，腹心良、平，公其毋遜。某晚生無似，薄宦徒勞。涉筆金科，倏更三載；兼官玉牒，弗措一辭。惟父母之年益高，念菽水之養多闕。偶逢新制，適契初心。得請治中，將遂迎親之樂；强顔員外，未知貳郡之方。幸門墻之是依，信典刑之斯在。使獲附聲光之末，如見古人；儻粗傳土苴之餘，願爲弟子。炎威方熾，仙隱獨清。願茵鼎之茂調，爲宗祊而自重。

通韓運使啓 彦質

伏審拜恩天陛，將漕日畿。龍馬負圖，久寓邃嚴之直；木牛輓粟，允資斡運之才。凡隸部封，舉深抃蹈。恭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赫赫元勳，具載鼎彝之刻；言言餘烈，尚存帶礪之盟。仰昆季之横翔，見門庭之益振。竹樓赤壁，增大江形勢之雄；擕李嘉禾，偉近輔恩威之洽。剔蠹原而俱盡，掃狡穴而一空。齊民欣冬日之温，老吏凛春冰之薄。矧是外臺之重，適當虚席之初。肆求能臣，乃擢賢守。借一州之

歛惠，❶俾列郡以觀風。問津清禁之途，接武昕朝之列。致身自奮，行與嚴徐之褒；活國有謀，小試管蕭之亞。不勞鞭計，坐致錢流。便登簪橐之聯，俯慰縉紳之望。某行能無取，學術尤疎。涉筆刑章，顧安知於八律；與名史牒，曾弗措於一辭。唯親年之益高，念色養之多闕。偶逢新制，求倅偏州。乘鴈雙凫，顧何加於多少；懸疣附贅，適有愧於駢枝。莫知闕決之宜，幸屬按臨之下。願廣萬間之大庇，俾霑九里之餘波。展驥何堪，徒以負丞而興歎；登龍正阻，尚須假事以有行。

回王主管啓 銖

東閤同趍，曾蒙傾蓋；南州半刺，首辱飛緘。詹高隱以非遥，荷謙光之過厚。恭惟某官神鋒秀整，筆力縱横。克紹家聲，善寶甘棠之笏；親傳世學，盡讀牙籤之書。盍上亨途，以攄雅志？依芙蓉於邊徼，俄賦歸來；奉香火於仙都，姑爲自適。正恐精金之價定，不容美玉之櫝藏。某佐郡無堪，登門自喜。屬暑行之疲甚，媿瑶報之闕然。

回寧海湯知縣啓 烈

蝕粟周行，力圖補外；贅員別乘，恩許便親。喜同事之相依，荷貽書之先辱。伏惟某官詞場前輩，聖世名流。棲枳海邦，籍甚一時之望；采芹泮水，盍從三舘之遊？尚爲墨綬之淹，小駐青雲之武。循良所在，

❶「借」，原作「惜」，據殿本改。

章之弗稱。

縱横老筆，歎才氣之增雄；踸踔征塵，媿報

登用可期。惟慕用之已深，喜瞻承之伊邇。

回石司户啓宗昭

聞公子之名，踰於十載；識荆州之願，始自去秋。既服持衡之公，更蒙傾蓋之好。兹來佐郡，深喜爲僚。素知三語之無同，未省千人之小異。荷貽緘之先辱，審沿檄之將歸。喜不自勝，言何能盡？伏惟某官學期于古，用適於今。高掛儒科，振家聲於奕世；首爲户掾，贊郡政者累年。豈容州縣之勞，會登臺閣之選。君既不爲駢儷之諛語，我亦欲言去就之私心。自惟無堪，顧將焉用？三尺所出，四年其閒。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詎敢論古人之懿；往而不返，入而不出，要皆非吾道之中。惟親年之益高，愧色養之有闕。每切望雲之念，懼乖愛日之誠。幸下考之再書，援新制而三請。置之員外，處以治中。豈求半刺之優，正恐負丞之誚。玉川之異自異，或恐未然；蒙莊之才不才，未知攸處。既逢直諒之友，良佩切磋之規。賀下之先，請益爲便。凡此地當知之事，與平生有用之言，不鄙其愚，願悉以教。

回添差錢節推啓慶祖

處以治中，自慙無用；置之員外，所向適同。喜傾蓋之非遥，荷貽緘之先辱。伏惟某官家聲赫奕，性地純明。早聯紳笏之華，未快雲霄之武。六月而息，欲爲擊水之遊；三年不鳴，必有驚人之舉。暫煩婉畫，

來佐賢侯。不移桑梓之邦，徑入芙蓉之幕。會聞交薦，别遂超遷。兹叨佐州，甫及視事。一笑莫逆，俱爲騈拇之流；同官爲僚，尚恃斷金之義。

回寧海方知縣啓 果

附驥同登，恍如昨夢。飛鳧來下，忽聽先聲。方慙佐郡之無堪，深喜爲僚之有託。伏惟某官性資通敏，問學邃深。屬辭甚工，屢得文場之雋；從政何有，寖蜚仕路之英。既通籍於金閨，聊假途於墨綬。惟兹海縣，在四明、天台之間；久矣邑人，有卓茂、魯恭之望。矧叨末契，尤切寸心。辱華翰以過優，愧短章之匪報。

賀明州范參政啓 成大

恭審詔起柄臣，權分制閫。九重前席，方深共政之圖；千里褰帷，暫屈于蕃之寄。山川頓改，號令鼎新。凡屬按臨，舉增抃舞。恭惟某官儒林師表，聖代宗工。英主有爲，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繽綸祕掖，追還盤誥之風；抗節殊鄰，平讋戎夷之氣。威名日著，宸眷洊隆。謀元帥於西南，憺皇靈於徼塞。令行八桂，世稱伏波銅柱之規；澤浸兩川，人服武侯羽扇之略。進參醲賟，光輔太平。遽辭丹陛之風雲，高蹈石湖之林壑。奉身而退，與世相忘。屬名藩弄印之初，喜元老賜環之速。首頒帝綍，併護瀛壖。姑爲試馮翊之行，了無薄淮陽

之志。仰體皇上憂顧之重，俯矜民生凋瘵之餘。叱馭徑行，不待東方之千騎；望塵雅拜，欣逢刺史之二天。傳填撫之先聲，極撫摩之至意。吏民相賀，知有所依。旬月之閒，坐以無事。輕裘談笑，澄瀚海之驚瀾；健筆流傳，播鷄林之佳句。盡消愁歎，倏變謳吟。諒課最之易聞，恐公歸之難緩。台星兩兩，重觀齊色之祥；泰山巖巖，式副具瞻之望。某夙叨鑪冶，久去門墻。贅員于兹，阻奉維桑之敬；賜履之下，實云擊柝之聞。尚爲假事之謀，少遂趨風之願。敢憑慶牘，敷敘勤誠。晝戟靖深，薰絃和暢。祈爲冕旒之眷，益精茵匕之調。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四明樓鑰大防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嫌而易地。事應如響，人以爲神。倍煩致曲之私，益戴不貲之賜。伏念某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與寶牒討論之末，貳職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光範之門，始尋故步；索長安之米，甘作畸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金之諾。屏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被生成之渥。方群才之競進，或絫月之曲留。是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間。雖公府無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隱。范蔚宗謂郭泰爲太，司馬遷以趙談爲同。彼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從兄正有近比，而律經端爲此文。非敢爲循墻之恭，姑以避入門之問。荐勤敷奏，許以徇私。再窺天派之慶源，恍若華胥之昨夢。輕舟浮海，方虞風引於三山；零雨自天，終賴雲興於四嶽。茲蓋伏遇某官聖時間氣，王佐真才。進退百官而坐廟朝，悉從公論；總領衆職而稱上

意，專斡化權。矜鴈塔之舊題，惜龍門之下客。遂由遠外，徑被甄收。某敢不仰首厚恩，服膺高誼？況獲居典領之下，尤得附聲光之餘。譜磐石之宗，益加修纂；圖國士之報，誓竭疲駑。

通温州交代沈詹事啓樞　以下三首，知温州任內。

偃藩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温陵，庸示東諸侯之勸。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閒，再辱五雲之貺。撝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分已超於凡品，心傳自得於遺經。嚅道真，泳聖涯，信師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臺綱，早膺睿獎。洊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寮推商皓之賢，朝望出漢庭之右。粤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凜威名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新。獨瀛壖未識於旌旄，故上意特分於符竹。教條所及，掃狡穴以一空；政務日清，剔蠹原而欲盡。朞年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黄潁川而事不煩，方略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楊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麾之重。佇聞歸奏，别拜褒遷。刺史之爲三公，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用佐中興。伏念某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血氣盛彊之際，不能大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敢爲之志？兹叨郡寄，遽迫戍期。雖懷爲養之私，❶未識牧民之體。仰惟耆德，嘗拜下風。庭内芝蘭，已見朱轓

❶「爲」，殿本作「烏」。

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爲父行。退慙孤遠，敢謂交承？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瞠若乎後，豈奔逸之能追。尚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邃深。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回瑞安吳知縣啓 敦義

朱轓就道，未知郡太守之宜；墨綬臨民，正須邑大夫之助。同寅爲幸，良覿非遥。伏惟某官璧水勝流，桂林秀士。絺章繪句，蚤騰場屋之名；錯節盤根，尤藹簪紳之譽。尚淹闊步，俯就徒勞。已報政於羅川，更字人於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之仁；三異有聞，行應清朝之選。某踈愚自信，憂患何聊。忽爲雙旌五馬之行，欲訪孤嶼中川之舊。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未馳於尺牘，乃先辱於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既。

回沈主簿啓 興傑

別十五年，願復爲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鄭公之鄉。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英詞。伏惟某官厚德鎮浮，高風立懦。蚤勤學殖，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於度外。笑孟嘗之下客，爲羲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耄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鳩杖之扶。乞三老之格言，爲千載之盛事。某頃因客授，獲與英游。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好。拔薤一本，惟

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懼寡聞之貽誚。敢俟及階也，而相師冕；便當從牀下，以拜德公。

回楊祕監啓萬里

某猥自左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職，皆英蘧吹借之私。垂問甚勤，撝謙良渥。再念一登末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入容臺，率以祖名而引避。雖曰周人事神之義，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因脩謝之餘，併發自公之粲。詹依益切，感敘奚殫。

回王原父主簿啓洙

頃傳新作，慙妄正於雌黃；兹荷勞謙，喜再來於尺素。志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幾何，覺詞章之頓進。伏惟某官才由天與，業本家傳。孔鯉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既決世科，寖登宦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爲一時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主，可代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蟲之技小。謂白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如無有。不量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欲補於聰明，抑亦願加於底厲。今則下語俱當，屬聯更工。回念舊編，如出兩手。雖未至飄飄凌雲之氣，然已有咄咄逼人之風。盱衡以觀，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體，不必怪奇以爲高。既不當窘於邊幅之間，又不可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學之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心；此若持衡然，懼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啓 詢伯

澤底名家，素聯枌社；雲間俊譽，未覿芝眉。辱華翰之先臨，喜高詞之創見。伏惟某人天資近道，學力過人。繡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已蜚場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猶怯。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劒而盟者，乃敗北之餘。試看今日著朱騎馬之流，多是前舉點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籌。欲大振於家風，惟益修於賢業。自慚朽拙，莫助掀騰。輒馳緘以附鴈足之還，方洗眼以俟龍頭之選。

回張子宓教授啓 虙 謝作《辨虚》跋

虚以擬元，仰儒先之述作；言不盡意，冀學者之發揮。惟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賾索隱，著書立言。頃尚多於闕文，旋獲逢於全帙。蓋丁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於范太史之家。且言令慈水之時，親曾覩德深之説。既逾三紀，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藴。輒伸末議，具載舊聞。初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欽於絶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盡掩於前功。念其生不得用於時，賴有此可少見於世。況家傳之甚的，實鄉義之所推。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併爲辨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伏惟某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知奥學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儷六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之還；報以瓊瑶，徒媿衛人之厚。

回上虞杜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於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見於二難。琴劒踵門，文書銜袖。大篇見憐才之切，長箋知種學之深。陳義甚高，撝謙似過。有如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虚負於初心，言文章則難追於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顔。尚冀融明，均垂乎照。

回陳勝私先輩啓 屺

謁次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爲侍講之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某人父書素讀，天分更高。盤萬卷於雲夢胸中，巢四松於康廬山上。❶及見開元之故老，尚聞正始之遺音。古事今事，問無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響。稍窺新作，歎温厚爾雅之文；側聽高談，真直諒多聞之友。言誠可用，學有自來。蚤負俊聲，盍是崑山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熟聆慈訓。遭虜兵之肆燬，寓家舍以偷安。荷先正之相求，闢數椽而共聚。窮百家之奥旨，信一代之偉人。

❶「康廬」，此避宋太祖諱改「匡」爲「康」。

三紀以還，尚來過於仲舅；交臂而失，恨不拜於下風。豈謂莫年，得逢賢嗣。自幸無涯之樂，且聞未見之書。游邊忽作於宵征，訪別更廑於夜辱。餘生能幾，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加餐之祝；會從倈籍，或觀破賊之章。

回翟司户啓大正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於四紀；聞孫曾之競爽，曾未識於一人。喜户掾之鼎來，撫衰蹤而自幸。伏惟某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牙籤之舊；仕因三語，密參蓮幕之游。諒無暖席之温，即有交章之薦。杜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屣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風流。

回劉監場啓

客授仙鄉，夙聞俊譽；屏居海嶠，喜聽先聲。知望履之匪遥，荷飛緘之下及。伏惟某官性資純厚，問學邃深。毓秀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爲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之職。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衰蹤，再詹英峙。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幾何；來共一尊，庶笑談之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啓伯鳳

居閑已久，喜逢梅隱之來；投分素深，知是雪齋之子。貽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某官挺秀天支，傳芳祖烈。翩翩佳公子，

禀資固自不凡；顯顯世豪英，游宦已知自立。暫宣威於綵棒，會接踵於青氊。舊識二難，又迎一尉。輕輿徑造，豈惟桑梓之必恭；先壟相望，正爾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謝復官啓 桀

賢者受誣，輿情久鬱；聖恩牽復，公論終明。方深贊喜之私，乃勤言謝之寵。伏惟某官世傳清白，政本廉平。蚤通籍於金閨，旋字民於花縣。方政譽之旁達，俄毀言之上聞。乃以乾餱之愆，重爲白圭之玷。叫閽徒切，欲復鴈門之踦；投匭莫伸，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盡釋猜嫌。首畀故官，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其有之，行遂赴功名之會。比傳邸報，尋辱郵音。荷雅眷之未忘，媿蕪詞之不敏。容容多福，固匪吾人之當言；皓皓易汙，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迨兹告老，亦惟仕者之宜。況平生不敢爲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褒拂，深荷謙勤。及神虎掛冠之年，幸酬素志；若龍馬負圖之直，實出誤恩。方此控辭，未遑敘謝。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啓 文善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貽緘，仰欽友誼。誦高詞而增歎，拊陋迹以何堪。某仕本爲貧，才非適用。數奇命薄，何望寵

榮；年除歲遷，寖踰涯分。積有妨賢之媿，遂叨宰郡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焉之計；逮兹告老，亦惟仕者之宜。奉母九齡，都忘外慕；執喪三載，苟幸生全。偶當納禄之期，始上扣閽之請。平生易足，非敢爲高；今日既衰，固應知止。俞音初閟，遂過神虎掛冠之年；誤寵太優，乃有龍馬負圖之直。控辭弗獲，修謝頗稽。不圖撝謙，俯加贊喜。伏承某官曲崇鄉黨，不倦詞章。能於劇部之餘閒，俯念陳人之末路。予之題品，賁此衰遲。來日無多，但欲堅杜門却掃之志；褒言已甚，詎敢爲驚世絶俗之誇。矧災星之尚存，致宿恙之不已。軒裳俱脱，既無是中有鬼之嗟；藥石弗靈，未見其效如神之速。呻呼一榻之上，荏苒再朔之餘。舊學已忘，豈知雕篆之習；報章自勉，慙非駢儷之工。何足拜嘉，適堪取笑。幸投苦海，毋玷文盟。

回留校理啓元剛

中宏博之科，夙聞令譽；陳治安之策，首見雄文。喜承祕省之異除，乃辱私門之謙謝。摛詞甚麗，陳義尤高。伏惟某官冑出相家，名標學海。牙籤象軸，讀殘萬卷之書；玉斝瓊杯，壓倒千人之筆。始膺妙選，徑上周行。給札北門，大明當世之務；紬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儷之工，尤見淵源之自。惟我宋文體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楊、劉始以藻麗擅名，❶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來爭奮，分派寖差。凡詞采之有聞，或雕鎪之未免。不圖晚景，獲見勝

❶「楊」，原作「揚」，據殿本改。

流。洗末習而一空，視前良而無媿。何有報酬之稱，第知臧弆之榮。

回真正字啓德秀

給札北門，首閱治安之策；紬書東觀，先勤駢儷之文。退視歉然，勞謙過矣。伏惟某官乘珠照夜，衡玉懸秋。宇量弘深，吞雲夢者八九；胸襟宏放，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學。兹更化之云始，以急賢爲最先。落筆萬言，無非當世之務；奏名九陛，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俊軌。雖百家之富，未及於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於祕藏？嗟朽蠹之日侵，亦校讎之幾廢。儻絶意軒冕之進，能垂精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豈惟辯正於訛舛，抑以多益於見聞。遠業罙昌，貴名增重。此時册府，共推爲行祕書；他日玉堂，信可謂真學士。有如衰朽，喜見豪英。頃聞禮闈之言，頗以里俗爲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與之尤深。强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嶽啓蕃

書寄梟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曾觀小字之賦篇。驚二寶之俱來，顧千金其何筭。伏惟某官學耽八素，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猶是趙家之玉。舊傳文獻，不知幾世淵源；時出詞章，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寖廣，慕用良深。恨無半面之恩，忽枉五雲之貺。惟上饒夙名於佳郡，而南渡尤多於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澗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絺繪之王、

揚，爲衣冠之巢、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不圖加念於陳人，使得遠沾於賸馥。某倦游既久，得謝重來。慙共政之無堪，歎妨賢之已甚。屢嘗求去，猶苦留行。陽杲杲其未光，首肅大昕之謁；景翳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來。當血氣之既衰，以筋力而爲禮。心存北闕，欲報未能；日薄西山，不歸何待？況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四儷六之工？猥以蕪辭，妄希雅好。曾不盡意，無以爲顔。

回張伯修結交啓 汝礪

貴賤雖殊，無不須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爲士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勳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則一面傾蓋如故；或至興思，則千里命駕而行。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混去不返，俗子紛紛何足云？倚貴勢以爲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相遇，雖款誠僞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經一死生，因以知情者多矣；臨於利害，賣而取寵者有之。豈能無愧《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悵聖賢不可跂而及，顧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其誰，當今何遜。伏惟某人勃窣爲理窟，慷慨真人英。器大難容，反爲下士所笑；才高無用，直以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與之偕遊；故凡庸才，皆不足爲伍。肯許陳餘之刎頸，未逢范氏之殺鷄。遇無益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唯公琰，威重有守；獨與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

可閒而踈，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陋質，敢厠英游。初期蓮社中，不許謝生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容向秀預其流。畀以雄文，深爲縟禮。咳唾已成珠玉寶，擲地當作金石聲。實昭盛德之過謙，益使小人之不稱。某區區何數，斷斷無他。雖相距一望之遥，恨未諧半面之雅。講聞高誼日久矣，豈若吾身親見哉！將抱季任之幣，而願交於下風；乃盡嘉賓之心，而獎成於後進。某敢不竭愚者衆慮之得，裨上性就學之明。終身無變於炎涼，一節不渝於風雨。仝自仝，異自異，吾懶爲玉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毋作庾中郎語。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四明樓鑰大防

啓 別藁

代賀魏王判明州啓 以下十五首，代先公工部。

恭審顯册中頒，价藩易鎮。任隆分陝，久推大國之王；宗茂强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遠，驩喜一詞。恭惟某官慶席璿源，輝分寶緒。天球不瑑，中全温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爲善深知於最樂，退朝有若於無憑。節旄兼兩鎮之雄，劒佩領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於大名；出殿宛陵，復分麾於東甬。靜練方賡於佳句，昔襦已沸於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江而左，分皇上之顧憂。先聲所臨，疲俗胥慶。未聽教條之施設，已蠲閭里之歎愁。不知官高卑，聳藩維而增聳；弗違顏咫尺，永休聞於無窮。某連蹇孤生，衰頹末路。爲郎粉省，屢陳過輦之忠；假守蓮城，尋竊乘軺之遺。偶緣瓜李之避，苟安桑梓之居。方兹需制幕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二天在望，分甘此日之杜門；廣厦俱驩，尚幾它時之曳履。

代賀史丞相啓 浩

恭審顯膺帝制，榮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權，兼文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某官有王佐才，負宰相器。開天

闢地，際千載之亨嘉；旋乾轉坤，贊一人之号令。聲動四海，禮絶百僚。豈惟屈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自星郎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爲卿，又近重輪之月。惟舊學甘盤，而帝心久已簡在；故爰立傅説，而士論猶以爲遲。進既攀於龍鱗，歸得承於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爲戲，豈若衮衣之榮；太夫人乘輕軒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門地，破四明之天荒。由古以來，於斯爲盛。然而位望益重，身名俱榮。上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復，縉紳冀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問，既至於廟堂；一日萬幾之務，又賴於帷幄。蓋《春秋》責賢爲甚備，而丞相得君爲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投機之會。繼伊周之事業，用堯舜其君民。自然拯中原故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考。某老於州縣，辱在泥途。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而射利。劉尹知己，雖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無已。仰喻恩施，親見盛時。聽白麻於九重，深喜綴鵷行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啓 顒

恭審涣號大廷，晉班左揆。外領幾庭之重，兼提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興周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舊人而共政。蓋功名滿人視聽，故用舍爲國安危。況寢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拔卒，以爲將相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於王室，何以使四方之迓衡；置裴度於巖廊，自足使兩

河之聽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某官正色立朝，精忠許國。自任天下之重，深結人主之知。持論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狡兔三穴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爲重。擢從禁路，處以政塗。獨持文武之權，實行宰相之事。主張公道，興起治功。夫何讒箭之深，至徹凝旒之側。方當名實之總覈，肯容邪正之渾殽？初未辨是非，幾類市中之虎；及大明黜陟，卒麾瓜上之蠅。亟頒賜環，入對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寵衮衣之歸。金甌久覆於姓名，玉鉉正須於調燮。召詞臣於紫禁，都人知拜相之榮；宣大廷之白麻，公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萬口一詞。上方注意於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虞戒禹之辭；爾爲麴蘖鹽梅，膺高宗命説之訓。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無疆之休。益展經綸，以臻康乂。某依仁最久，荷德罙深。一聞成命之頒，百倍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牛溲，願爲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啓 芾

敬趨宸陛，俯聽制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朝廷肅静，宗社泰和。某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胸中之素有不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爲。蓋嘗論古之人，求氣之説。雖霍光之不學，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絶人之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無愧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某官爲國元臣，受天異禀。德行冠四科之首，

真成顏、閔之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迴出王、揚之右。家聲甲于江左，譽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眷知，遍儀華要。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其間。矯矯蛟龍，雖已得於雲雨；喬喬松栢，曾不改於歲寒。極論思獻納之工，見輔贊彌縫之妙。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聖君居九五正位之尊，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責。然而治體未定，國勢未振。雖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而愁歎之聲，尚多於田里。當塗之士，蓋曰欲之而不能；命世之才，獨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獨因遜牘以矢辭。姚崇之説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孝武，端爲一言。凛然有王佐之風，卓爾當天子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人，大似選衆而舉皋、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士夫息奔競之風，上下無苟且之意。富國强兵於歲月之頃，移風易俗於禮樂之中。迓衡之期，拭目以俟。某一介何取，半生無聞。竊郎宿之虛名，將遂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曜，實深賀厦之誠。庶幾幺麼之蹤，與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撫蔣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舊；權分巨屏，姑煩衮繡之行。郵語四馳，歡聲一律。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學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經之文，允謂天民之先覺；舉明主於三代之盛，亶爲聖世之宗臣。於垂紳搢笏之閒，負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國是，振舉朝綱。治已嚮於迓衡，悲遽纏於陟屺。上

方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爲榮。雖眷寵之優隆，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執喪，必待變衰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於張說；而嘉祐之時，獨見於韓公。三人相望，千載同仰。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帥閫之雄。泠然御風，姑少留於蓬島；舉而見日，曾不遠於長安。福及京師，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往分東顧之憂；黄閤白麻，行正左虛之位。某退慙頑鑛，素出陶鎔。迨茲一障之乘，又託十連之屬。治大府而受約束，恨無鳧舄之飛；如厦屋之爲帡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啓 成大

伏審宸庭疏寵，詞掖升華，恭惟驩慶。竊惟中禁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彌綸庶務，論思居諫諍之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關國體，榮冠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某官學眈八素，才似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於鳳闕；秉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於螭坳。比求膚使之行，無出明公之右。戎酋相顧，不知李揆之肯來；士論私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廬而不撓，全故璧以復歸。萬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平生忠信，通行蠻貊之邦。天顔爲開，國勢增重。徑上紫微之直，快吟紅藥之堦。雖儒者最以掌制誥爲榮，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未央。變巧俗而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取卿相，會攄經濟之規模。某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賢侯之範，喜聞内史之除。大厦穹崇，竊自同於燕雀；飛黄騰踏，願少顧於蟾蜍。

代通婺州王給事啓 矙

瀫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闈批勑，屢幸趨風。迨承山郡之流，復竊賓鄰之芘。夤緣有自，欣抃實深。恭惟某官道學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鄭公甘棠之笏，架插鄴侯牙籤之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翠蘭苕之戲；運天池之鵬翼，隘鸞鳩榆枋之飛。蚤登瀛洲，徑躋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亨嘉於千齡。忠若子文，仕無喜，已無愠；情如徐邈，昔非介，今非通。録舊學之多聞，冠近班之異渥。藥階苔砌，方欣星掖之重游；鱸鱠蓴羹，又歎風舟之引去。欲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義甚高，急流勇退。清風八詠，岳牧姑用於詞人；泰階六符，廊廟正資於王佐。某被恩有素，圖報未遑。偶緣瓜戍之先期，已造蓮城而視篆。小侯方事於大國，短札爰具於遥懷。魯之擊柝聞於鄒，敢謂相依於唇齒；楚之餘波及於晉，尚期曲賜於帡幪。燕寢優閑，暑風清潤。願精調於茵鼎，佇入秉於鈞衡。

代謝户部侍郎舉陞陟啓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塗過聽，誤形衮字之褒。一經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寵踰望表，愧溢情涯。竊以選舉之公，今昔攸重。近觀所爲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絶冰壺之清澈；雖萬物紛至，難逃風鑑之毫釐。見誠過於百聞，辟或由於三語。使不言則子幾失矣，觀其眸則人焉廋哉。未有斷然於稠人之

中，舉之于千里之外。自非俊彦，曷稱褒揚？如某者術與世疎，能如命薄。生而多難，天與數奇。斗筲之才，亦何足算；儋石之禄，秪益可憐。半生從事於下僚，再轉爲丞於百里。躬親丹墨，日困粃糠。蔑有哦松而自娱，行矣及瓜而受代。著身卑冗，絶望品題。敢期一昚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據，得之若驚。兹蓋伏遇某官高識絶人，大量容物。繡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屈身而薦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斤，猥及百圍之散。涸鮒已蒙於升斗，群蚊難負於丘山。某敢不益守官箴，深緘薦墨？小人懷惠，藏在寸心；國士報恩，見之它日。

代賀林左史啓 機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陛。故國非謂喬木，賴有世臣；我家再得青氊，是爲舊物。望高位著，喜動縉紳。恭惟某官德度粹夷，道源淵奥。掃千軍於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於詞林，無出右者。結綬丹墀之上，横經朱邸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於日月；從龍從虎，終感會於風雲。起分千里之憂，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學甘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欲親咫尺之威顔，仍典起居之記注。珥螭坳之筆，豈惟富貴之逼人；秉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報國。某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阻奉侯門之珠履。聞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

得人。夏屋渠渠，方託帡幪之芘蔭；夢魂栩栩，恨無羽翼之飛飜。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綍，進拜詞垣。縉紳歆稽古之榮，制誥見代言之體。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某官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奧學，倡諸儒以六經之文；挺特高風，立懦夫於百世之下。秉赤心而自許，箴丹扆以結知。堂堂堅許國之忠，蹇蹇有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龍鱗，雖賁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名重日邊；埋輪擊姦，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珥筆之聯。承親擢於中宸，陟清班於西掖。堦翻紅藥，謝公徒詫於風流；日對紫薇，白傅漫矜於清貴。茲惟盛德，高視古人。首正官聯，用明舊制；大開公道，以塞倖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想聞於風采。究觀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號令一新，固已追蹤於姚、姒；規橅素定，便將接武於皋、夔。某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雀賀，知無風雨之虞；靈丹化而雞犬升，便有雲霄之望。

代謝除提舉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於古栝，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商舶於温陵，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閩嶠庀司，起於元祐。金山珠海，磊砢乎萬寶之藏；犛賮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舡舉颿而過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抑將綏懷，而致聲教之被。是爲遴選，必藉通

才。如某者少也多艱，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郎省，濫吹朝紳。念尸禄之無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郡，逮於二年。布宣詔書，不知萬里君門之遠；施行義役，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閭閻之安静。益勤撫字，以免譴何。聞尚書之履聲，理應退聽；掃舍人之門外，自恨無階。敢謂大鈞，弗遺下體。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榮。仕而爲貧，瓜戍既欣於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或得以苟容。自爲之謀，豈過於此。兹蓋恭遇某官清朝碩輔，名世真儒。雷厲風飛，君臣相遇於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於中興。顧在上引類，自其本心；而爲官擇人，尤爲急務。至如下走，雖曰無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寔出殊私。某敢不俯激懦衷，愈全晚境？慕隱之之節，飲貪泉不易其心；効孔戣之清，罷貨燕無名之費。儻逃瘝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啓 浚

對松而哦，自笑聾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之賢。顧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於既見，齒已幸於相依。恭惟某官性禀中和，家傳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於著鞭；三載陟明，才術已聞於游刃。宣勤勞於蓮幕，通姓字於金閨。方嘉運之鼎來，宜亨衢之闊步。仕擇人而人不擇仕，姑爲金瀨之游；丞負予而予不負丞，應起藍田之歎。學美崔生之博，清推景倩之真。去則行遲，誰非戀父母之國；聞何來暮，其如興民吏之謡。預

想登仙，兹爲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鴈鶩之行；黔突未幾，行矣簉鴛鴻之列。某半生從宦，再轉爲丞。徒甘州縣之勞，反出簿尉之下。笑如櫟之無用，愧若糠之在前。雖舊尹之政必告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於曠瘝；玷或可磨，當益勞於礱錯。

代通蘇通判啓 師德

恭審疏恩玉陛，貳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天而托庇。時方會遇，喜倍倫夷。恭惟某官學殖深醇，材猷敏邵。泉如初湧，共推大手之才；山或可移，難變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相會於半千，閥閱當今之第一。綸綍藹玉堂之譽，鼎彝書鳳閣之勳。惟别乘之多才，信高門之有子。眷言建鄴，今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六朝之風物；弦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雄，甲胄冠貔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賢治中，以佐明太守。疇兹異數，屬我真賢。已騰來暮之謡，更聽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軾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舊。某材如樗散，性若棗昏。猥承弓冶之餘，繆綴簪紳之列。半生從宦，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爲丞，反出簿尉之下。及瓜將代，幸逭前愆；杭葦欲歸，深虞後患。既托帡幪之下，諒寬鞭策之求。雙舄願飛，恨乏仙凫之便；戎幕知穩，果無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仞墻，寓腹心於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爲宗祊，精調茵匕。

代賀鄧運使啓

伏審榮拜帝綸，寵持使節，恭惟驩慶。竊以自江而左，最爲財貨之源；繇古以還，夙號膏腴之地。菽粟有如於水火，山川不啻於金湯。十國爲連，盡承風於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於太倉。矧轉輸於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欲責成於列職，必也使乎；肆圖任於舊人，無如公者。疇茲大任，屬我真儒。恭惟某官望重吏師，行爲世則。志澄清而默斷，用砉騞以無留。元非百里之才，多多益辦；小試一同之地，綽綽有餘。雖儒者當任於謀謨，然利器必更於盤錯。狗盜鼠竊，曾何置於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於才刃。姦鋒逆挫，薦牘交馳。謂割鷄焉用乎牛刀，處別駕始展其驥足。銅章墨綬，聊自樂於絃歌；泥軾屏星，俄平分於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不空，緊實王祥之賴；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由萬家而治十萬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剖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不阿，乃既踣而復振。伯道載米而之吴郡，已爲良守於中興；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之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關内侯，有昔王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歌，江國興來何暮之歎。星隨駿駉，風靡列城。曾未布於教條，已想聞於畏愛。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綉衣，於焉借重。諒未容於煖席，行即膺於賜環。某孱瑣無堪，衰遲有素。半生從宦，敢辭奔走之勞；再

轉爲丞，猶懼曠瘝之誚。久欲執鞭而從轡，未遑持帚以掃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駑策蹇，詎敢自安？含垢匿瑕，不無所賴。雙舄無據，曾莫効於凫趨；大厦既成，徒自深於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采周之舊，式謹次王之書。惟道與時而偕行，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某官爽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扆之眷知，儼使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哉期于無刑；聽訟吾猶人，必也使之無訟。比朞年而報政，與十國以爲春。茂對三朝，倍膺百順。某職卑而宂，道阻且長。賓履躡珠，遥慕篭庭之禮；壽觴浮栢，莫陪進酒之儀。

本册審稿人　楊　忠
本册責任編委　沙志利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
"filename": "MTQyNzA3MT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0718.zip",
"filesize": 144185443,
"md5": "a99ec41e62bc6e85fd09861cbb3111ef",
"header_md5": "3b78ff43d3e624806dd26906968621c8",
"sha1": "c6ba4705f3bc981a5eebdedb3a49cca217f1b705",
"sha256": "d056c8cb6176185ee040e3f3aea78c2ad15ae1f6a9b744094e3427c053716a10",
"crc32": 114364816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81975783,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031,
"pdg_main_pages_max": 1031,
"total_pages": 1041,
"total_pixels": 607104851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